

世界名著傑作選

小說之部

# 世界名著小說選

陳陟編  
經緯書局發行



156

中學補充讀物

# 世界名著小說選

陳陟編  
經緯書局發行

# 世界著名小說選

原價一元四角 特價八角 實價九角

外埠遠省酌加運費匯費

布面精裝另加實洋三角不折扣

編輯者：陳陟

出版者：經緯書局

發行者：經緯書局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交通路口

郵售處：經緯書局郵售部  
上海海甯路高壽里六十七號

經售處：各大書局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再版

# 經緯百科叢書

已出版百餘種尚有種多陸續出版

## 中外歷史傳記

孫中山傳記  
革命先烈傳記  
世界十二科學家傳  
史太林傳記  
甘地傳記  
墨索里尼傳記  
高爾基傳記  
名人、名言、名事  
中國四十年大事記  
中國革命史  
世界各國史  
世界各國政治鳥瞰  
中國七大哲人傳  
列女傳  
武訓的故事

## 歌曲戲劇漫畫

愛國軍歌一〇一首  
歐其名歌一〇一首  
京劇戲考精華(一)(二)(三)  
京劇戲考精華(三)(三)  
京劇戲考精華(三)(三)  
滑稽曲調精華(二)

## 醫藥生理衛生

滑稽曲調精華(三)  
滑稽曲調精華(三)  
社會漫畫  
都市學生漫畫  
漫畫上海  
醫學門徑  
西醫學常識  
西藥常識  
中醫常識  
中學常識  
肺病預防及自療法  
性病預防及自療法  
神經衰弱預防及自療法  
手淫遺精預防及自療法  
婦女病預防及自療法  
孕婦應有的智識  
受孕的原理與方法  
母親應有的智識  
經驗育兒法  
小兒病預防及自療法

內容 容價 充低 實廉 每冊六分 外科 華費 函在 購內

# 年銷百萬餘冊

# 世界名著小說選目次

托爾斯泰：上帝知道的但是在等着……………	一	紀德：田園交響樂……………	一六五
杜思退益夫斯基：農夫馬爾來……………	一〇	米爾博：羣衆……………	一七〇
庫普林：快樂……………	一四	高貝：皇家的聖誕節……………	一七八
科羅連珂：撞鐘老人……………	一七	拉薩爾：狗約……………	一八二
都介涅夫：神父阿歷克舍的故事……………	二三	沙士比亞：中夏夜裏夢……………	一八五
契訶夫：可愛的人……………	三七	沙士比亞：錯誤的喜劇……………	一九七
安得列夫：藍沙勒司……………	五二	王爾德：沒有隱祕的斯芬克斯……………	二一〇
梭羅古勃：獸的先導……………	七一	高爾斯華綏：進化……………	二一五
高爾基：筏夫——一段復活節的故事……………	七九	蕭伯納：空中足球·新遊戲……………	二二〇
迦爾洵：一夜……………	九四	單維爾：婚姻捐客……………	二三〇
阿采巴希甫：革命黨……………	一三	鮑嘉學：住持捉奸……………	二四六
賽甫琳娜：襲擊……………	二一	阿左林：勞働者……………	二四八
莫泊桑：殺父母的兒子……………	三九	伊白涅茲：海上……………	二五〇
都德：賣國的童子……………	四四	莫泊三：瘋婦……………	二六〇
鞞俄：沙葬……………	五三	力器德：流星……………	二六三
左拉：失業……………	五五	潘萊士：禁食節……………	二六五
巴爾薩克：柯老頭兒……………	五九	須萊訥爾：沙漠間的三個夢……………	二六九

顯克微支：願你有福了……………	二七七	潘萊士：沉默的人……………	四一五
阿美尼亞阿伽洛年：一滴的牛乳……………	二八〇	Audoux：未婚妻……………	四二六
哀禾：先驅……………	二八二	柴霍甫：賭賽……………	四二七
賈克·倫敦：失了面子……………	二八五	柴霍甫：接吻……………	四三三
小泉八雲：一個女人的日記……………	二九七	高爾基：消極抵抗……………	四三三
西皮爾雅克：漢蒂額夷的天鵝……………	三〇五	屠格涅夫：唔唔……………	四六〇
武者小路實篤：三封遺書……………	三一五	斯托克敦：美人呢？還是老虎……………	四八六
保加利亞跋佐夫：他來了麼……………	三二四	托爾斯泰：風雪……………	四八九
Jacobsen：兩個世界……………	三三一	高爾基：她的情人……………	五一四
Bojer：斯科伯烈夫……………	三三五	鞏俄：克洛特格歐……………	五二一
康迅思：母親能夠受多少苦……………	三四二	法蘭特立·希勒：不得已的犯人……………	五五三
阿美尼亞阿伽洛年：獄中……………	三五五	法郎士：二年花月的故事……………	五七四
曼殊斐兒：蜜月……………	三六二	都德：知事下鄉……………	五七九
Aidline-Trommer：百分之十……………	三六八	都德：牀邊的協定……………	五八二
吉布林：比米……………	三七六	王爾德：鴛和薔薇……………	五九一
希尼志勒：來森波男爵的命運……………	三八一	菊池寬：無名作家的日記……………	五九六
約瑟夫·赫格夏麥：愛……………	三九九	馬奈：從墳中歸來……………	六一八

# 世界名著傑作選

## 小說

### 上帝知道的但是在等着

托爾斯泰著  
杜衡譯

在佛拉提米爾鎮上住着一個年輕的商人，名字叫伊凡·特米忒利支。阿克西約諾夫。他自已底兩片店和一間屋子。

阿克西約諾夫是一個漂亮的，美髮的，滿頭生鬚髮的人，非常滑稽，并且喜歡唱歌。在年紀還輕的時候，他極喜歡喝酒，喝得太多了，便變得很放縱；但是結了婚之後，他只偶然喝點酒，不再像從前那樣了。

有一個夏天阿克西約諾夫要到尼伊尼市場去，在他和他底家人告別的時候，他底妻子對他說，「伊凡·特米忒利支，今天不要動身；我做了一個關於你的惡夢。」

阿克西約諾夫笑了起來，說：「你怕我到了市場上之後，會去大喝一回吧。」

他底妻子回答：「我不知道我害怕些什麼；我所知道的，不過是我做了一個惡夢，我看見你從城裏回來了，在你除下了你底帽子的時候，我看見你底頭髮非常地灰白。」

阿克西約諾夫又笑了。『這是一個吉兆，』他說。『看我一定會把所有的貨色完全買掉，還會從市場上買些禮物回來送你。』



於是他對他底家人告了別趕着車子去了，走到半路上，他碰見了一個他所熟識的商人，那一天他們便在同一家店棧裏投宿。他們一齊喝了些茶，便到兩回間鄰室那預備上床去。

阿克西約諾夫是不慣於起身得很遲的，並且因為打算在氣候涼一點的時候趕路，天沒有亮便喚醒了他底車夫，叫他預備起馬來。

於是他便走到了客棧主人那兒（他是住在背面的一間茅屋裏的）付清了賬便繼續旅行了。在他約摸走了二十五哩的時候，爲要喂馬料，便停了下來。阿克西約諾夫在客棧底走廊上停留了一會兒，於是他走進了大房，交待要熱起一個茶炊來，又拿出了他底琵琶，開始彈奏着。

突然有一輛鈴聲叮噹的三馬車趕到了那兒，一個軍官走了下來，後面跟着兩個兵。他走到了阿克西約諾夫面前，開始盤問他，問他是誰，是從哪兒來的。阿克西約諾夫完全地回答了他，並且說：「你可要和我喝一些兒茶嗎？」但是那軍官還繼續盤問他，問他：「你昨天夜裏在哪兒？你是一個人呢，還是一個商人做伴的？今子早晨你看見那個商人嗎？你爲什麼天沒有亮就離開了客棧？」

阿克西約諾夫很奇怪，爲什麼這些話他都要問，但是他將碰到的事情都講了出來，於是加上說：「你爲什麼要當我是一個賊，或是一個強盜那麼盤問我？我旅行是爲了我自己底事情，這樣盤問我是沒有必要的。」

於是那位軍官將兵士叫了過來說：「我是這一區底警官，我盤問你，是因爲和你一起過夜的那個商人被人在喉嚨邊斫死了。我們一定要搜你底東西。」

他們走進了屋子，兵士和警官解開了阿克西約諾夫底行李，在裏面搜查着。那警官突然從一隻囊裏抽出了一把刀來喊道：「這把刀是誰的？」

阿克西約諾夫注視着看見從他底囊裏抽出了一把血污的刀，他吃了一驚。

「這把刀上怎麼會有血？」

阿克西約諾夫想要回答，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了，只是吃吃地喊着：「我——我不知道——不是他底。」

於是那警官說：「今天早晨發現那商人在床上已經給人在喉嚨邊斫死了。屋子是裏面鎖着的，並沒有一個別的人在那兒，這把血污的刀是在你底囊裏，你底面貌和態度給你洩漏了出了！告訴我，你怎樣將他殺死的，你偷了多少錢？」

阿克西約諾夫立着誓，說並不是他幹的；說在他們一起喝了茶之後，他沒有看見那個商人過；說他除了自己底八千盧布之外並沒有錢，又說那把刀並不是他底。但是他底聲音是破碎了，他底面色是灰白了，他害怕得顫抖着，好像他真是個罪人。

警官吩咐兵士將阿克西約諾夫縛起來，將他放在車子裏，當他們將他底兩腳縛攏了，將他丟上車子去的時候，阿克西約諾夫畫個十字，哭泣着，他底金錢和貨物是被拿去了，他自己又被送到了最近的村鎮上，在那兒入了獄。他們到佛拉提米爾去打聽他平時的行爲。那鎮上的商人和旁的居民都說，他從前老是喝酒鬼混的，但是現在他却是個好人。於是便審判了他，便被認定是殺死一個從利亞再來的商人，并且搶了他底二萬盧布的人。

他底妻子悲傷極了，不知道應當相信誰底話。她底孩子們都還很小，有一個還是抱在她懷裏的嬰兒。她將他們完全帶在身邊，到了她丈夫幽囚着的那村鎮上。最初他們不許她進去見他，但是再三地請求了之後，她才算得到了官廳底認可，被帶到了他面前。當她看見她底丈夫穿着囚衣，帶着鐐銬，和偷賊們，罪人們關在一起的時候，他暈倒了，過了許久才醒轉來。於是她將孩子們拉到了面前，在他身旁坐下。

了。她告訴他了一些家裏的事情，又問起他所遭到的事情。他將一切話都告訴了她，又問：「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一定要到薩皇那兒去請願，不要冤死一個無罪的人。」

他底妻子告訴他說，她已經送請願書到薩皇那兒去過了，但是並沒有被接受。

阿克西約諾夫並不回答，只是低垂着頭。

於是他底妻子說：「我從前夢見你底頭髮灰白了，這並不是完全無稽的。你可記得你那一天應該不動身的？」她又用手指掠了掠頭髮說：「最親愛的伐尼亞，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你底妻子吧；這畢竟可

是你幹的。」

「連你也疑心我了！」阿克西約諾夫喊着，用手掩住了面貌，開始哭了起來。這時候一個兵走過來說，他底妻和孩子們應當走開了；於是阿克西約諾夫對他底家人告了最後一次的離別。

他們走了之後，阿克西約諾夫記起他所聽到的話，當他想到了連他底妻子也疑心他，他便對自己說：「似乎只有上帝是明白的了；我們只能到「他」面前去求訴，只能從「他」那兒得到憐憫。」

於是他不再寫請願書了，不再懷什麼希望了，只是祈求着上帝。

阿克西約諾夫被判決要受笞刑，還要流到鑛山去。他是被用一條節鞭（俄語作 *knout*，是一條專用來抽打犯人的鞭子——譯者註）來抽打的，在鞭傷醫好了之後，他便和別的犯人一起被趕到西伯利亞。

阿克西約諾夫在西伯利亞過了二十六年罪犯底生活。他底頭髮變得雪一般白了。他底鬚鬚長了，細了，又灰色了。他一切的樂趣都沒有了，他身體屈曲了，他走得很慢了，說得很少了，永遠不笑了，但是他常常祈禱着。

在獄中阿克西約諾夫學會了做靴子，賺了一點錢，他使用這點錢買了一本使徒行傳。在獄中光線好一些的時候，他讀着這本書，禮拜日在獄子中教堂裏，他讀着功課，是在唱詩隊裏唱着詩，因為他底聲音還是很好的。

司獄的長官很喜歡阿克西約諾夫爲了他底和善，而他底同獄的人又敬重他，他們稱他「祖父」和「聖人」。當他他們對於司獄長官要有所請願的時候，他們總叫他去當代理人，並且當囚犯們之間有了爭端的時候，他們總叫他去理直，去判斷這事情。

阿克西約諾夫得不到一些兒從家鄉來的消息，他甚至不知道他底妻和孩子們可還活着。

有一天，一隊新的罪犯來到了監獄裏，在晚間舊的囚犯將那些新的召集了擺來，問他們是從那一個村鎮裏來的，爲什麼被判了流刑，阿克西約諾夫和其他的人一起坐在新來者底近旁，神色頹喪地聽着他們底話。

新囚犯之中有一個又長又強壯的六十歲的人，生着剪得很短的灰鬚，正在告訴別人他被拘捕的原因。

「啊，朋友們！」他說，「我只牽走了一匹縛在車子上的馬，我便被拘捕了，說是爲了偷盜。我說我只備用一用，爲要早一點趕到家裏，然後再放牠走，並且那車夫還是我底一個朋友，所以我說，「這並沒有什麼。」不，他們說，「你偷的。」但是他們却說不出我是怎麼偷的，是在哪兒偷的，我從前確實幹過一件錯事，照法律應當早已到這兒來的了，但是那一次沒有給人知道。現在我却無原無故地被送到了這兒……呵，但是我對你說的是謊話，我從前曾經到過西伯利亞，不過並沒有住得長久。」

「你是從哪兒來的？」有一個人問。

「從佛拉提米爾。我底家是在那個鎮上。我底名字是馬卡爾，他們也叫我賽米約尼支。」

阿克西約諾夫抬起頭來說：「告訴我，賽米約尼支，你可知道一些兒佛拉提米爾地方底商人阿克西約諾夫家底情形嗎？他們可還活着嗎？」

「知道他們？我當然知道的。阿克西約諾夫家很有錢，雖然他們底父親是在西伯利亞；怕是和我們同樣的一個犯人吧，不過你，老爹爹，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阿克西約諾夫不喜歡說起他底不幸。他只是嘆了一口氣說：「我爲了犯罪，在這半裏來已經有二十六年了。」

「什麼罪？」馬卡爾·賽米約尼支問。

但是阿克西約諾夫只是說：「啊，啊——我總是該受的！」他不再說什麼了，但是他底同伴們却告訴了那個新來者。阿克西約諾夫是怎麼到西伯利亞來的，說有一個人怎樣地殺死了一個商人，却將刀一把放在阿克西約諾夫底東西裏面，於是阿克西約諾夫便被冤枉定了罪。

當馬卡爾·賽米約尼支聽到了這話的時候，他對阿克西約諾夫望了望，拍了拍自己的膝蓋喊着：「哦，這是奇怪的，真奇怪！但是你怎麼變得這樣老了，老爹爹！」

別的人問他爲什麼這樣詫異，從前他可在哪兒看見過阿克西納諾夫？但是馬卡爾·賽米約尼支並不回答。他只說：「我們會在這兒碰頭，這真是奇怪的，孩子們！」

這些話使阿克西約諾夫很疑心，殺死那商人的或許就是這個人；因此他說：「賽米約尼支，這事情或許你是聽過過的，或許你從前看見我過？」

「我怎麼會不聽到呢？到處都散佈着謠言，但是年數多了，我已經忘了聽到的的是些什麼話。」

「或許你聽到過這商人是誰殺的罷？」阿克西約諾夫問。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笑了起來，於是回答：「總就是被發現囊裏有刀的那個人殺的！假使有別個

人將刀放在那裏，那麼，俗語說得好，「他沒有被捉住，便不是賊。」囊是放在你頭下面的，別人怎麼會放進一把刀去？他可不是一定會把你驚醒了嗎？」

阿克西約諾夫聽到了這些話，他覺得殺死那商人的一定是這個人了。他便起來走了開去。整整的一夜，阿克西約諾夫老是清醒着。他感覺得非常地不快，各種的幻象都在他心裏起來了。這是他妻子底幻象，正像他從前要到市場上去和她分別的時候一樣。他看見她，似乎她就在眼前；她底面貌和眼睛在他面前升了起來，他聽到了她底說笑聲。於是他又看見了他底孩子，非常地小，正像從前那個時候一樣。一個披着斗篷，還有一個在母親底懷裏。於是他又記起了他自己從前常是——年輕而愉快的。他記起他怎樣地坐在他被拘捕的那客棧底門邊彈琵琶。他在心裏看見了他受笞刑的那地方，那行刑者，站在四周的那些人們，那些鏢鏢，那些罪犯，那二十六年牢獄生活底全部，和他自己太早的衰老。這些思想使他這麼難受，他竟要想去自殺了。

「這些都是那個混蛋幹出來的！」阿克西約諾夫想。他對於馬卡爾·賽米約尼支懷着這麼大的忿怒，他竟渴望着要報仇，就是犧牲了自己底性命也願意。他整夜地祈禱着，但是心境還不能平靜。在日裏他不走近馬卡爾·賽米約尼支去，也不對他看一看。

這樣地過了兩星期。阿克西約諾夫幾夜都睡不着，他是不幸得不知道應當怎麼辦。

有一夜他正在獄中踱着的時候，他看到有一些泥土從犯人們睡着的架床下面滾了出來。他停下來看是什麼東西。突然地馬卡爾·賽米約尼支從架床下面爬出來了，臉上很驚惶似地抬頭望着阿克西約諾夫。

阿克西約諾夫想要不去看他一眼就走過去，但是馬卡爾拉住了他底手，對他說他已經在牆下面掘了一個洞，每天將泥土放在他底長統靴裏，在犯人們要趕出去做工的時候，便將這些泥土丟在路上。

「你不要響，老頭子，你也可以逃出去。假使你多說一句，他們一定要用鞭子將我抽死的，但是我却要先殺死你。」

阿克西約諾夫看着他底仇人，竟忿怒得發抖了。他抽開了他底手，說：「我並不想逃出去，你也不必殺死我，你早已將我殺死了！至於說可要說出來——我或許要說，或許不會，一切照上帝底指示。」

第二天，當犯人被帶出去做工的時候，護送兵看到有犯人從靴子裏倒出泥土來。在獄中搜尋了一遍，便發現了那個地洞。司獄官走來盤問所有的囚犯，要查出掘洞的人。他們大家都說不知道。有幾個知道的也有不肯說出馬卡爾·賽米約尼支來，知道他是會被打個半死的。最後他轉過身來問阿克西約諾夫（知道他是一個公正的人）他說：

「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告訴我，在上帝面前，這洞是誰掘的？」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裝做一點關係也沒有似地站在那兒，看着那司獄官，更不時地瞞着阿克西約諾夫。阿克西約諾夫底嘴唇和手都顫抖了，許多時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他想：「這個毀壞我一生的，我為什麼還要替他庇護？我吃了這許多苦，也得叫他償還償還。但是做使我說了，他們或許會將他打死，或許我是冤枉疑心他的。并且這在我自己有什麼好處呢！」

「好，老頭子。」司獄官又說：「老老實實告訴我，誰在這牆下面挖掘過？」

阿克西約諾夫向馬卡爾·賽米約諾夫瞞了一眼，說：「我不能講出來，大人。上帝底意志是要我不講出來的。你隨便怎樣處置我罷，我是完全在你手裏。」

無論那司獄官怎樣地審問，阿克西約諾夫總不再說什麼。這事情便只能算了。

那一晚，當阿克西約諾夫躺在床上正要入睡的時候，有個人靜悄悄地走了過來，在他牀邊坐下了。他在黑暗中張望着，看見是馬卡爾。

「你還要我些什麼呢？」阿克西約諾夫問。「你爲什麼到這兒來？」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沉默着，因此阿克西約諾夫坐了起來說：「你要些什麼？走開，否則我要喊守衛兵了！」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屈着身體更接近阿克西約諾夫去，低聲地說：「伊凡·特米忒利支饒恕了我罷。」

「爲什麼？」阿克西約諾夫問。

「殺死那商人并且將刀放在你底東西裏面的人就是我。原意想將你也殺死的，但是我聽得外面有些聲息，因此我便把刀放在你底囊裏，從窗口逃了出去。」

阿克西約諾夫沉默着，不知道說些什麼好。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溜下了床架，去跪在地上。「伊凡·特米忒利支。」他說，「饒恕了我罷。爲了上帝底愛，饒恕了我罷。我可以自己承認殺死那商人的是我，你便可以釋放回家去。」

「你說說是容易。」阿克西約諾夫說，「但是我却替你受了二十六年的苦。我現在還可以到哪兒去呢……我底妻子是死了，我底孩子是我忘了。我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馬卡爾·賽米約尼支並不站起來，只是在地上碰着頭。「伊凡·特米忒利支饒恕了我罷！」他喊着，「他們用節鞭抽着我的時候，還沒有像現在看見你那麼難受……你却肯憐惜我，並不會說出來。爲了基督饒恕了我罷。我是多麼痛苦！」於是他開始哭泣了。

阿克西約諾夫聽見他在飲泣，便也哭了起來。

「上帝會饒恕你的！」他說，「或許我還比你壞到一百倍。」說了這些話，他底心輕鬆了，他不再渴望着家了。他再也不渴望離開監獄，只是在盼望着最後的時間底來到。



不管阿克西約諾夫底勸阻，馬卡爾·賽米約尼支承認了自己底罪惡。但是在釋放的命令傳來了的時候，阿克西約諾夫是已經死了。

## 農夫馬爾來

俄國杜思退益夫斯基著  
楊彥勤譯

復活節週的第二天，空氣和暖，天空作蔚藍色，一輪紅日高懸。溫暖光耀，但我的心靈却很陰沉。我逡巡在監房之後，看着強固的獄柵門，數着木條，我不會有心數牠，雖然這已是我的習慣了。這時期獄內也放假，已是第二天，囚徒們不須做苦役了，有的團聚在一塊喝酒，高聲的說笑與爭論，不斷地在各處起來；厭煩的歌聲，令人作嘔；有的圍坐在囚牀之旁，耍着葉子戲，有幾個囚犯，因特殊違法之故，被判決須打得半死的，正躺在囚牀上，蓋着羊皮，以待復原，身上也穿過幾次小刀了。這二天假期來，諸如此類的現象，幾把我弄得生病，我真不能忍受酒徒們的狂呼和騷擾了，尤其在這個地方。這幾日裏，連獄官也不到獄裏來執行檢查的職務，讓那般亡命之徒，一年高興一次，知道不是這樣，那事情恐更要糟的。終究一陣憤鬱在我的心中迸發了。政治犯M君和我相遇，他陰沈地看我一眼，他的雙目一閃，他的嘴唇顫動。『То-та-воes brigands!』（我恨那些強徒！）他輕輕對我說，仍走他的路。我走回獄房，就在一刻鐘前，我好像鬱瘋似的衝了出去，那時六個勇猛的人一起圍住酒徒，脫手新要想厭制他，已動手打他，他們笨重地打他，一隻駱駝許被這樣打法打死，但他們知道這個霸王是不容易打死的，所以他們很安心打他。現在在回來的當兒，我瞧見在室中最遠一角的牀上，干新無知無覺的躺着，幾沒有人氣了。他蓋着羊皮睡着，各人在他的周圍走過，沒有話說，雖然他們穩信他在次晨便復原的，可是如命運和他作對，或許由這樣一打，這人竟死去了。我走到有鐵欄的窗的對面我自己的位置去，仰天躺着，我的雙手擺在我的頭後，眼睛

閉着。我歡喜這樣睡法；一個睡覺的人不受環境煩擾，同時且能做夢和思想。但我不能做夢，我的心正不安地跳着。M君的話「*Je hais ces brigands*」（我恨那些強徒）在我的耳內回響，但爲什麼描寫我的印象呢？此因有時，即連現在，在夜裏常夢到那些時期，我沒有別的夢，更使我心煩意亂的了。或者至於今日，我還不會寫過我的獄內生活的紀述，這是值得注意的罷。我於十五年前寫的死人之家，以一想像的人物作主人翁，他是一個殺掉他的妻的罪犯。我可順便說句，自此以後，很多人便猜想，即連現在還是如此，以爲我是爲殺掉妻子的罪被流徒的。

漸漸地我淪入忘懷，漸漸地在記憶中消失了。當四年獄中生活的時期，我不斷回憶着我的過去一切，似乎在回憶裏我又重新經過那段生活歷程了。這些記憶是自己浮起來的，不是我故意想去回憶牠們的。由某點起，某小事件起，在不值留意的時候，於是漸漸地起來一幅完整的畫，活動而完整的印象。我輒分析這些印象，給與久遠以前發生的事以新的意義，最好者，我輒矯正牠，繼續地矯正牠，那是我的最好的消遣法。在這機緣裏，我驟然以某種原因，想起我的初期兒童時代內一段不值留意的時間，那時我不過九歲——一段自以爲已經完全忘記了的時間；但在那時我特別歡喜回味兒時的韻事。我記得八月時節，在我們的村莊裏，一個乾燥有太陽的日子，天氣頗冷且有風，夏天快要完了，不久我們就要到莫斯科去過冬天，預備整季溫習法文的功課，我很不高興離開村莊呢。我走過打禾場，走下山峽上深深的灌木叢裏去，那是遮着山峽較遠的一邊的，如那樹林一般遠。我靠右方走入樹林中，我聽見有一農夫獨自耕着新開地，大約在三十步之遙的地方。我知道他正耕着峻峭的山地，馬正在努力地拉，時時農夫喊着「上去」，這聲音由空氣傳入我的耳朵。我幾乎全知道我們的農人，但我不知道那正在耕出的是誰。我不管他自誰，我專心幹我自己的事。我也很忙，我正削着硬菓樹的枝條，在做一根打青蛙的鞭子。硬菓樹枝可做很好的鞭子，可是不能耐久，赤楊樹却得其反。我也有興趣捉硬殼蟲及其他昆蟲，我常常搜羅

牠們，有些是很絢麗的。我也很喜歡小小的、靈活的、紅色和黃色的，背上有黑斑點的蜥蜴，但我很怕蛇。幸而蛇比蜥蜴還少。那里沒有許多的葦。要採葦必得到有赤楊樹的地方去。我正將預備離開那里。世上沒有如樹林一般爲我所愛的東西了，因爲樹林裏生着葦和漿果，有昆蟲和鳥兒，有刺蝟和松鼠，有我很愛嗅的潮濕的腐敗木葉的氣味，卽我寫此時，也還嗅到我們的赤楊樹的香氣呢。這些印象將與我的生命而俱存。猝然間，在深林靜默中，我聽見一聲清楚的叫聲：「狼呀！」我連忙倒退回來，心中充滿恐懼，我竭力叫喊起來，跑到新開地上，直至正在耕田的農夫面前。

這是我們的農夫馬爾來。我不知是否在這樣一個名字，但每人都叫他做馬爾來——一個生長林中的、頗強健的、五十歲模樣的農夫，滿口黑棕色的散鬚鬚已帶着灰白色了。我認識他，但先前很少和他說過話。在我喊叫的當兒，他停了馬，當我氣喘喘的一隻手拉住他的犁，一隻手拉住他的袖子的時候，他看我是這樣的驚惶呵。

「有狼！」我喊說，上氣不接下氣。

他抬起頭，不得不四周望了一回，幾已相信我了。

「哪里？」

「有人喊……有人喊「狼」……」我納納地說出來。

「瞎說，瞎說有狼嗎？這怕是你的幻想罷！怎麼能有狼呢？」他喃喃地說，壯我的膽。但我正在全身抖動着，仍緊握他的粗布的長褂，我定已面如土色了。他看看我，面上帶着不自在的微笑，顯在爲我担心。

「呵，你受驚了，唉，唉！」他搖搖他的頭。「來，親愛的……來呀，小寶寶！」

他伸出他的手，忽然摸一摸我的頰。

「來，來呀，基督保祐你來，過來罷！」

但我並不走過去。我的嘴唇正扭動着，我想那特別感動他了。他拿出他的粗厚的黑指甲的，沾着泥土的手指，輕輕地觸摩我的扭動的嘴唇。

「唉，那邊來。」他對我說，帶着一種緩慢的，近於母性的微笑。「親愛的，親愛的，什麼緣故啦？那邊來呀！」

後來我知道並沒有狼，我所聽見的叫聲是我的幻想。不過那究竟是如此清楚明白的，那種叫聲（不但關於狼）我以前也曾想像過一二次，我於是明白牠了。（這些幻覺後來隨年事長進消失了。）

「那末，我要走了。」我說，膽怯帶着詢問的口氣注視他。

「喔，走罷，我當留意看着你去。我當不使狼到你那裏來。」他說，仍帶着同樣的母性的表情，向我微笑。「基督保佑你來，一面跑過去罷。」他走到我站的地位，又走回自己站的地位，做手勢指點我。我走了，幾乎每走十步便回頭一看。我走路的時候，馬爾來總和他的馬站着不動，照顧着我。我回過頭去的時候，總向我每次點頭。我須承認，給他看見我這樣的驚慌，我覺得有些惶恐。可是我仍恐怕在路上碰着狼。直到第一倉舍，已走了山峽的斜坡之半，纔放下心，那里我的恐慌全消失了，我們場園裏的狗佛兒叫克也條的迎面跑來。有佛兒叫克，我更覺安穩了。我轉身，最後一次看馬爾來，我不能看清楚他的面貌了，但我覺得他仍在向我點頭，慈愛地向我微笑着。我揚揚手巾，他向我回答後，催趕他的小馬。「上去」我再聽見他在遠處這樣喊，小馬又拖着犁做工了。

我不知爲甚麼緣故，把全部故事忽然都回憶起來。一絲一毫未曾遺漏。我急在囚牀上坐起，並且，我記得當時覺着自己仍地靜靜地微笑那些回憶的往事呢。我便把牠們溫了一回。

那天抵家的時候，我不會告訴別人我與馬爾來「冒險的事情」。是呀，這是一件近於冒險的事情。但實際我，不久便把馬爾來忘記了。以後我問或和他相見，我從沒和他說過狼或其他的話。現在忽於二

十年後，在西比利亞，我把這場情景回憶得清清楚楚，一絲一毫也未遺漏。所以這定是在我的魂靈裏潛伏着的，固然我已經毫無所知，但一遇需要，就立刻浮現到我的記憶裏來了。我記起那苦農夫溫柔的母性的微笑，他指點我途徑時所表現的走來走去的姿勢以及搖搖他的頭：「來那邊來，你已受驚了。小寶！」我還特別記起他那粗厚的、沾着泥土的手指溫柔的小胆的觸摩我的顫抖的嘴唇，自然無論誰都會撫慰小孩子，但是在那個孤靜的聚會裏，情形似乎大不相同，假使是他自己的兒子，他也不能表示更濃厚的愛情看待我罷。什麼使他至於如此呢？他是我們的農奴，我終究是他的小主。無人會知道他會和善待我過，因此而獎勵他的，或許他很歡喜小孩罷。有些人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孤靜的聚會，在荒涼的田間，只有上帝或許在天上看見，有怎麼深厚的人道的文明的感情，有怎麼佳美近於女性的溫柔，蘊藏在一顆粗魯野蠻鄙陋的俄國農奴的心內，他至今還沒有甚麼希望，連恢復自由的觀念也沒有。這豈非就是公士坦丁亞克沙哥夫所謂我們農民的文德最高點嗎？

於是我跳下牀，在四周看了一看，我記得我驀地感覺能用另一副眼光瞧這輩不幸的人物了。驀地如遇見奇蹟，一切怨恨惱怒完全在我的心裏湮沒了我四周走走，仔細看看我所遇見的各人臉面。那個剃過鬚髮的農人，面上刺有字的，正大聲唱他的粗魯的醉歌，或許就是馬爾來罷，我不能察視他的心了。那晚我又遇見M君，可憐的人，他沒有俄國農人故事的回憶，不能對這般人持別種見解，除掉：「*hais ces brigands!*」（我恨那些強徒）是波蘭的囚徒們更較我要受苦些了。

## 快樂

俄國庫普林著  
沈澤民譯

一個大皇帝召他國中的許多詩人和哲人到他的面前。他把這個難題目問他們：

「怎樣纔是快樂了？」

第一個人慌忙答道：「是這樣，要常常能看見上帝般的臉上的光輝，還要永遠感覺。」  
大皇帝冷冷的說道：「挖去他的眼睛，換一個上來。」

第二個上前高聲奏道：「有權力纔是快樂。您，大皇帝陛下，是快樂的。」

但是皇帝答了他一個苦笑，說：「不相干，我身子害病，可沒有權力去醫好他。拔去他的鼻子，這個光棍，換一個。」

接着上來的害怕地說道：「快樂就是財產。」

但是皇帝答他來：「我很富，却偏是我問這句話。給你一塊黃金和你的頭一樣重，好不好？」

「啊呀，陛下！」

「你應該得的。替他在頸上縛一塊黃金和他的頭一樣重，把這叫化子拋在海裏。」

皇帝焦燥着喊道：「第四個。」

於是有一個人穿着襤褸的衣服，火紅着眼睛，匍匐上前，吃吃的說道：「唉！至聰明的陛下！我盼望的很少。我很餓，給了我滿足，我就可以快樂了，要遍天下去傳揚陛下的仁德。」

皇帝很嫌惡的說：「餵他。他若飽死了的時候，報給我。」

又另外上來了兩個，一個是壯健的運動家，玫瑰紅的肌膚，低平的額角。他嘆息一聲說道：「快樂是在詩才中間哩。」

還有一個是枯瘦憔悴的詩人，兩頰正在發燒，他說：「快樂是在健康中間。」

但是皇帝慘然微笑告訴他們說：「我若有本領交換了你們兩個人的命運，那麼，詩人啊，你不到一

個月就會哀求要才思。而你，海格爾士（古勇士）的化身，就要到醫生那邊去討丸藥請他減輕你的體重。都安穩穩的去罷。還有什麼人？」

第七個身上佩着水仙花傲然的喊道：「還有一個浮生在此。快樂是在太虛之中的。」

皇帝懶懶的傳諭道：「割去他的頭。」

那蒙罪的人立刻變得比他的水仙花更灰白了。他抖抖的說道：「皇帝，皇帝陛下，饒恕我罷！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啊。」

但是皇帝很厭倦的搖他的手，呵欠着柔聲說道：「帶他下去，割去他的頭。皇帝的話是和瑪瑙一般硬的。」

又來了許多旁的人。有一個人只說了兩個字：「女人的戀愛。」

皇帝准了他，說道：「很好。把我國境內最美麗的婦人和女郎挑一百個給他。但是再給他一杯毒藥酒。等那時候到了來報給我，知道我要看看他的屍體。」

另一個說：「我所有的慾望若都能立刻辦到那就快樂了。」

皇帝就很狡猾的問他：「那麼你現在有什麼慾望呢？」

「我麼？」

「是啊，你。」

「陛下……這問題太出我意料之外了。」

「活埋了他。唉，還有聰明的人麼？好，走近些，你恐怕知道快樂在那裏罷？」

這聰明的人——因為他實在是一個聰明的人——答道：

「快樂是在人類思想的可愛」

皇帝的眉毛繃鎖了，他怒聲喊道：「喝！人類思想！什麼是人類思想？」

但是這聰明的人——因為他真是一個聰明的人——只溫然的微笑並不回答。

於是皇帝命令他到地下的監獄裏那邊只有求遠的黑暗，並且沒有一來些外邊的聲音可以給他聽見。一年之後，他變了聾盲的人，並且不能站立了，他們帶他去見皇帝，他回答皇帝：「哦，你現在還快樂麼？」那個問題用下面這幾句話：

「是的，我快樂。在牢獄的時候，我是一個皇帝，是一個富人，是在戀愛之中，我飽食，我飢餓——凡這些都是我的思想給我的。」

皇帝很不耐煩的喊道：「那麼，思想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你好生記着，再延長五分鐘我就要絞死你，把唾沫睡在你這張狗臉上，到那時你的思想還能殼安慰你麼？到那時你在地面上浪費的思想還能殼存在麼？」

這聰明的人坦然回答，因為他是一個真聰明的人說：

「蠢才，思想是不朽的。」

（選自新青年）

## 撞鐘老人

俄國科羅連珂作  
耿濟之譯

天暗了。

一個小小的村莊坐落在松林裏小河旁邊。那時候他滿浸在黑暗之中，天上繁星正閃閃的耀着，薄



霧從地上起來，凝成樹林的影兒，一層蒼白色的煙兒鋪在空曠地上……萬物都靜默着，煩悶着，憂愁着，村莊正悄悄的睡着。

幾所低陋的小屋顯出烏黑的顏色；有一兩處裏邊透着星星的微光；門兒呀呀的響着；惡犬唁唁的吠着，一會兒也就寂無聲響了。有時在黑暗的樹林裏還顯出一二行人的影子來，幾匹馬帶着幾輛車緩緩的過去。那些村子裏的居民個個都預備到教堂裏去迎接春節。

教堂造在村子中央的小山上。那時候窗裏燈火點得很亮，一座又老又高又黑的鐘樓，在蒼黑的天色裏兀然獨立着。

扶梯吱吱的響着……撞鐘的老人米海奇正走上鐘樓，手裏提着一個燈籠，正像天上的行星一般在空中搖搖不止。

老人在扶梯上走着，十分艱難。一雙老腿已經不供他的使用，鞋也破了，眼睛又看不見……老人已到安息的時候，可是上帝不讓他死。葬了兒子，葬了孫子，替老同伴送殯，替青年人送殯，自己却還活着。真艱難啊……他經過的春節，竟不計其數；在這鐘樓上等候着定時，也不計其數。現在上帝又引他到這裏來了……

老人走到鐘樓的上層，斜倚在欄杆上。往下一看：教堂的四圍聚着許多死人的墳，墓老朽的十字架彷彿張着兩手在墓前保護着。上面栽着幾株還沒有放棄的樺皮樹……從那裏送來一陣香馥的微風，直吹在米海奇臉上，越顯出長夜甜靜的神氣……再過一年他又待怎樣呢？能不能再像今天似的走到銅鐘底下，一聲聲警醒那貪睡的良夜還是躺在……那邊墳場的黑角裏十字架底下呢？上帝知道的……他正預備着，也許上帝能再讓他迎接一下春節。米海奇一邊低聲說道：「上帝祝福！」一邊抬頭看着

那滿天的星月，便祈禱起來……

下邊一個人拉着破鑼似的聲音叫道：「米海奇，喂，米海奇！」一個老年的教堂書吏朝鐘樓望着手掌遮着眼，可是終究看不見米海奇。

那撞鐘的老人俯着身答道：「做什麼啦？我在這裏！你看不見麼？」

「看不見……不到打鐘的時候麼？你以為怎樣？」

兩人都看着天上的星兒。幾千個火光在那裏高高的耀着。「貨車」星已經升得很高了……米海奇想了一會：

「不，還須等一會兒……我很知道……」

他實在知道。他並不用鐘表：天上的星兒就能告訴他現在是什麼時候……地和天，白雲和黑暗的樹林，還有河水的光——全於他是很熟識的，很親愛的……他並不白白的活上一世……

他忽然想記那渺茫的過去……記得他第一次會同着他父親升到這鐘樓上來……這是已經很久的了……却如同在目前一般……他那時候還是個皮膚白嫩的小孩，眼睛炯炯有神，習習涼風吹在他的頭髮上……往下一看，人馬房屋都顯得很小，遠遠裏一帶森林，又望着那極目無邊的田畝，真令人心曠神怡。

那白髮的老人瞧着前面的郊原，不由得含笑說道：「那不是還在那裏麼？」

那生命也是這樣……幼年時候看不見他一點盡頭的地方……其實從小到老，從生到死，也不過一剎那的工夫……托上帝的福——應該到安息的時候了。艱難的道路已經清清潔潔的走完，也應當

膏膏黃土的滋味……快了……已經快了

時候已到。米海奇又抬頭看了一會星兒，撐起身來，除下帽兒，祈禱了一下，拿起鐘上的繩子……過了一分鐘，那甜靜的良夜已爲鏗鏘的鐘聲所驚覺……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一聲聲都顯出悲哀沉痛的呻吟……

鐘聲止住了。教堂裏開始舉行禮拜。前幾年米海奇常從扶梯上下來，立在門旁，一邊禱告，一邊靜聽唱歌。現在却還留在上邊。他很勞苦，總覺得有點疲勞。他坐在凳上，一面聽那鐘聲的回響，一面却悄悄的想着：想些什麼？——他自己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燈籠掛在樓上，微微的亮着。老朽的鐘在黑暗裏呻吟着；下邊教堂裏一陣陣吹來唱歌的聲音，繫在鐘心上的繩子爲微風吹着，顫抖不止……

老人垂頭至胸，心裏正生出斷續不連的意念。「正唱聖詩呢！」——他這樣想着，便覺得自己也在教堂裏。十個小孩在那裏唱聖詩，拿烏姆老牧師舉着那顫抖的口音高誦着聖經；幾百個鄉人齊聲唱着，像熟穗迎風一般，發出抑揚高下的格調……鄉人又祈禱起來……許多人他個個都認識，却個個都是已死之人……那不是他父親嚴正的容顏；那不是他長兄同父親站在一起，一面祈禱，一面嘆息；那不是他自己正康健，正有力，正充滿着無窮幸福的希望……這些幸福在那裏呢？……他老人家想着，不由得就發起火來，正好比將燼的火燄一般，反倒光芒萬丈，照見一切過去的生活……不能忍受的勞苦，憂愁和掛念……幸福究竟在那裏呢？他不由得皺着眉頭，偃着背，和他長兄一般，一般的嘆息起來。

那不是他的「年輕愛妻」點着頭站在村婦中間，他實在是極良善的婦人，可是苦也吃得不少，窮困和工作還有他自己說不出的憂愁，竟把那美貌的婦人，生生弄瘦，兩眼發出黯淡的神氣，感着生世

的奇厄臉，上常顯出恐懼憂愁的樣子，絕世容光，消磨殆盡……她的幸福在那裏呢……他們只剩着一個兒子，可是對他的希望和快樂怎能抵擋得住人間的不平事呢……

那不是有錢的仇敵正伏在地上，哀哀的流着血淚！他正跪着，額撞着地，靜默的禱告……米海奇的心又沸騰，又悽慘，許多畫在牆上的神像正冷冷的看着人間的憂愁和不平事……

這些事情全都過去了，全在那裏，後邊呢……現在這裏全是他一人的世界……那黑沉沉的塔上，涼風從黑暗裏吹來，搖動鐘上的繩兒……老人微語道：『上帝審判你們，審判你們！』說到這裏，那白髮的頭不由得俯將下來，眼淚不由得一滴滴流在皺紋的臉上……

下面有人嚷着道：『米海奇，喂，米海奇……你怎麼了？睡着了麼？』

老人嘆了一聲『啊！』立刻跳起身來，說道：『上帝莫不真個睡着了麼？真沒有這樣再可笑的了！』

……米海奇趕緊拉着繩兒，下邊許多人像螞蟻一般的蠕蠕動着；旗子在空中飄揚着，顯着金黃的顏色……教堂周圍忽地起了祈禱的聲音，米海奇只聽見下面齊聲嚷道：『基督從死裏復活！』

這樣潮水般洶湧的呼聲，一句句打在老人的心裏……米海奇斗覺得蠟燭的光顯亮起來。衆人大聲的嚷着，旗子高高興興的飄着，那睡眼矇矓的風兒也高興起來，拉着一羣呼聲，往見已懷裏一揣，便帶着升到高處去……

老米海奇終沒會這樣打過鐘。

他那衰老的心彷彿已經變成已死的銅鈴；那鏗鏘的鐘聲似歌似顫，似笑似哭，一聲聲好像排着隊伍送上青雲去。天上星兒亮亮的照着，鐘樓上的聲兒笑嘻嘻迎將上去，重又笑嘻嘻回到地上……

大「低音」洪洪的喊着，提着那又沉重又強大的聲音，喊道：「基督復活！」

兩個最小的「高音」不願意落在幾位大哥的後邊，也像小孩似的唱道：「基督復活！」

連那老鐘樓也顫抖着，搖動着，微風打在老人的臉上也整着兩翼，輕聲說道：

「基督復活！」

那垂老的心兒已經忘掉了充滿着憂愁苦惱的生活……老人也忘記自己的生活終與那小小的鐘樓相合，也忘記自己是世上孤另飄零的人。正好比爲風雨所打落的老麻一般……他聽見這種似歌似哭的聲音，一會兒飛到憂苦的天上，一會兒降到可憐的地上，他就覺得他正兒孫繞膝，提着他們歡樂的聲音，齊聲唱着，頌揚老人的洪福，這種幸福和快樂他是一生一世不曾享受過的……老人拉住繩子，不由得淚流滿頰，心裏充滿幸福的幻想……

下面的衆人聽着鐘聲，都互相說老人米海奇從沒有這樣高興的打着鐘……忽然鐘聲頓了一下，便止住了……餘音嫋嫋，還在空中繞個不住……撞鐘的老人沒精打采的倒在椅上，兩條最後的眼淚還滴在死白的頰上。

「唉，快上去替換着罷！撞鐘的老人打不動了……」

（選自近代俄國小說集）

## 神父阿歷克舍的故事

都介涅夫作  
效詢譯

……二十年前，那是我的幸運吧，到許多屬於我姑母的區域作了一次併非公事的巡遊。牧師們，我以爲去同他們結識是我的本分，差不多都相像得很好，好像都是同一的模子里作出的一般。但最後，幾乎是在我巡遊的末一個區域里，我卻遇見了一個不同於其他的牧師了。他是個很老，幾乎老耄了的人。若不是爲了那般敬愛有他的教區里的人們之熱誠的懇求，他早就要求交卸他的責任了。我是被神父阿歷克舍（那便是牧師的名字）的兩個特異之點惹起注意來的。第一，他不但阻止人家問起關於他自己的什麼事，他還宣說了那麼許多在他是一點也不需要的话；而第二點呢，則是我從不會見過任何人的面孔是帶着那麼一付憂愁的而且鬆懈了的形容的——那麼一付，如人家所說的，已全然『破碎』了的形容。他的面貌是通常鄉村式的，縐了的前額，小而灰的眼睛，高聳的鼻子，楔形鬚微黃的，日曬的皮膚，但那表情，那表情呵！他那呆滯的眼睛只有倦弱的憂鬱的生命之光；他的聲音也似乎無色彩且少有生氣。那時我得小病，躺了好幾天；神父阿歷克舍常在晚間來，看我——併非來談，而是來玩一種叫作『蠢子』的牌戲，玩牌之可娛樂他似乎比我還要甚些。有一晚，連續玩了許多次的『蠢子』後，神父阿歷克舍是非常地適意了，我開始問起他過去的生活，問起那遺留着他身上的如此明顯的痕跡的煩惱。神父阿歷克舍猶豫了好大的工夫，但終於告訴了我的故事。他一定很歡喜我，否則他不會對我這樣坦白的。

我將用他自己的話試來重述他的故事。神父阿歷克舍說得非常簡樸而且清白一點也沒有什麼教士的或省分的習氣或土語。我會屢次地看出，那些曾經經過了許許多多的事而學得了忍從的各色

各樣的露西亞人表白自家之時正是應用那種言辭的。

……我有美好而明達的妻子（這便是他如何開頭述說的）我深深地愛她我們共有八個孩子，但所有的他們差不多都死光了，當他們還小的時候，我的一個兒子作了主教，不久以前死在他的教區里，至於我的另一個兒子，耶柯夫，我現在就同你說，我送他到鎮的神學院，不久便接到了關於他的最令人悅意的報告：他所有的功課都在全班之首，當他年幼在家的時候，是以他的勤學和謙恭出衆的；有時你整天會聽不見他說什麼話……他老是對他的書坐着，讀他從不惹他的母親或我生些微的煩惱，他老是一個好孩子，不過有時，像他這樣的年紀，他是太過於思索了，所以他的身子很是脆弱，有一天一些奇事由他發生了，他那時是十歲，他在黎明時候離家出去——那是望比得節日的前夜——整個清晨乎都在幾外面，末後他回來了，我的妻和我問他到哪儿去，『我到森林里去散步，』他告訴我們說，『我在那兒遇見了一個綠綠的小老人，他跟我談了好多話而且給了我這個優美的硬殼果。』

『什麼綠綠的小老人？』我們問他。

『我不知道，』他說，『我以前從沒有見過他，他是一個駝背的小老人，他不住地笑，他的腳永靜地立着——而他全身卻像一片樹葉般地綠。』

『什麼？』我們說，『他的臉也是綠的嗎？』

『是的，他的臉以及他的頭髮，甚至於他的眼睛。』

我們的兒子從來沒有說過一次謊，但這次我的妻和我卻都很疑惑。

『你一定因為熱在森林中睡熟，夢見老人了。』

『我不會睡覺，沒有閉一下眼，』他說，『怎麼你們不相信嗎？怎麼，我袋裏還剩着一顆硬殼果呢？』

耶柯夫從他的袋裏拿出了硬殼果來，給我們看。這東西有小小的仁，類似一粒栗子，帶着粗皮，不像尋常的硬殼果。我把牠放起來了，我想拿給醫生看……但，丟了，我嗣後便沒有找見牠。

哦！我們送他到神學院去，而且，如我所已經告訴了你的，他以他的成功取悅了我們。因此我的妻和我都期望着他會有所成就。當他於假日回家來的時候，望着他真是一件樂事。他的面上是有着那才多的善良，你不能在他身上找出錯來。只是他瘦了，他的臉上沒有了固有了顏色。哦，他到十九歲，他的學科差不多都完了。忽然間，我們接到了一封他的信。他給我們寫道：「父親和母親，莫要怒我，容我從事於一種非僧侶的職業，我的心不願作一個牧師的事，我在害怕着這責任。我在害怕着罪惡——疑惑已開始在我的心中煽動了！沒有父母的允許和祝福，我將不敢大膽作任何事體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在害怕着自己，因為我已開始想了許多。」我應當告訴你，先生，我看了這封信後是可怕地憂愁。牠像心中的一根刺，因為我已曉得我將沒有個人繼我之後來代我的地位了。我的大兒子是個道士，而這是一個卻也想脫離教士的職務。那在我也是一種憂愁，因為幾乎有兩百年了，這教區的牧師都是我家族中的人。無論如何，我想去抵禦這芒刺是無用的，這對於他似乎是命定的。他要成個什麼樣的傳道者呵！如其他讓惑疑侵襲着我！我同我的妻商量了之後，我便把這樣的意思寫了給他：「耶柯夫，我的兒子，好好地想一遍吧，思量十次吧，在你決心之前，一種非僧侶的職業是有大困難的，對於我們這一流人是要挨凍挨餓而且挨人侮蔑的！併且，你該懂得沒有一個人會給你以一隻濟助的手的，你記住，莫要過晚地痛悔吧！我的願望，如你所知道的，永是你來這兒繼承我；但如其你真正地疑惑着你的職務，而且你的信心已經動搖了——這可併非是我逼迫你。那是上帝的旨意！你的母親和我併不拒絕給你以我們的祝福。」

耶柯夫覆了我一封感恩的信。「你慰解了我，父親。」他寫道：「我決意把我自己獻給一種學術的



事業——而我也已應允了我；我要進大學作一個醫生，因為我對於科學覺得有極大的志願。」我讀了耶沙（耶柯夫的暱稱）的信，比以先更加憂愁了；而且我不久便又沒有了一個人同我分擔我的悲哀；我的老妻約在那時着涼，死了——是着涼了呢還是爲了主的慈悲把她帶走，我可說不來。我於我在孤獨的襁褓中哭着，哭着——但是沒有辦法。那似乎應是這樣的。我樂於也入了土……但大地是堅硬的呵……牠不願開口。於是我期望我的兒子，因為他曾寄我「在我去莫斯科之前，我將回家看你」這話。他的確回家來了，但他沒有待了多久。某種東西似乎在催促着他；他好像渴望即刻飛到莫斯科到他心愛的大學去。我開始詢問他關於他的疑惑的事，問他什麼是牠們的緣由，但我不能從他得到許多的談話。他的心靈是被一個念頭佔據住了——只此而已。「我要救助我的同胞。」他說。哦，他走了——他幾乎沒有拿什麼錢——什麼也沒有拿，除卻幾件衣服之外。他在他自己的心里是有着大大的信任的。而這併非沒有好的理由。他堂皇地經過了試驗，成爲一個大學生，在私人家庭中授課……他對於希臘文和臘丁文都好。而且，你能相信嗎？他竟寄錢給我。我稍覺得歡欣一點了——併非爲了錢，當然的——我把牠寄回給他而且還責備他。我歡欣的是因爲見他還弄得不錯。但我的歡欣併不會持續多久。

他在第一個假期中回了家來。而——那是奇異的——我幾乎難於認識的耶柯夫了他變得那麼沮喪，那麼悵鬱——點也不能從他得到一句話。而且他的臉也變了——他看來像是老了十年。他往往有一種畏縮的性質，那是真的極細微的事，他都要羞暈，像個女子般地面赧……但如其他抬起了他的眼睛，你會看見他的靈魂是明澈的。可是，現在可不一樣了。他不但羞暈，卻像某種狂野的動物，像一隻狼，併且他總是低着他的眉，看望任何人。沒有笑，沒有候意，有如一塊石頭當我試去詢問他時。他不是什麼也不說便是對我咆哮起來，我開始奇怪他是否——上帝禁阻的——喝起酒來了——或者他是否嗜起酒來了——或者他是否爲了弱於同女人牽涉而陷進與某種擾亂中了。在青春時代，愛的咒語是

有力的而且像在莫斯科這樣的一個大城鎮里一定是有壞的榜樣和誘惑的。

但是，不，一點也看不見那種事。他什麼也不喝，除卻水或小麥酒之外；眼睛一點也不放在美好的女性身上——通常也不大同人們作什麼事。那比什麼都要傷心的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樣信任我了，他似乎淡漠了，好像他是深惡着一切屬於他的物事。我把談話轉到他的學業，轉到大學來，但我卻不能從他得到真確的答覆。他也到禮拜堂去的，但關於那，也有些離奇；無論在哪兒他都是鬱鬱而且含怒，但他在禮拜堂中時看來卻似乎是時時露齒微笑。他就那樣地同我過了六個星期，又回莫斯科去了。他從莫斯科給我寫了兩次信——那在我似乎是從他的信中他好像又恢復了原狀，但描繪一下我的驚愕吧！先生突然在冬深時，恰在望誕節之前，他回家來了。怎麼爲了什麼緣故？我知道那個時候是沒有假期的。

「你從莫斯科來的嗎？」我問。

「是的。」

「怎樣呢……關於大學？」

「我已退了大學。」

「退了？」

「是的。」

「永久？」

「是的，永久。」

「那末，你是病了，呢還是怎麼了，耶柯夫？」

「不，父親，」他說，「我沒有病，不過莫要以你的問話惱我父親，否則我將離開此地，而你將永久不會再見到我。」

耶柯夫說他併沒有病，但我却驚惶於他的面容。他的面頰拖長了，因之骨頭突了出來，他全身都是皮和骨，他的聲音有着一種空洞的調子，有如圓管樂器，還有他的眼睛……仁慈的上帝，什麼眼睛呵！兇狂，不住地亂轉，因之你永不會攝住牠們，他的眉毛皺攏了他的嘴唇，也似乎扭在了一旁……我的心愛的約瑟，我的溫和的孩子變得怎麼了？我可想像不來。他是發狂了嗎？我驚奇着他四處地漂蕩，有如一隻不安定的精靈，夜間併不睡眠，忽而凝視着一個角落，似乎為恐怖弄僵了……那是妖忘的！雖說他曾嚇我說如果我詢問他的話，他將不願停留，然而我是他的父親，我的最後的希望已是粉碎了，我還要保持沉默嗎？有一天，揀選了我的時間，我開始含着眼淚哀求耶柯夫，憑着他的母親來懇求他，「告訴我，你的父親以肉與靈，耶沙，你作錯了什麼呢？莫要毀我，明說吧，暴露你的心吧！你殺害了某基督教徒了嗎？許是那末痛悔吧！」

「唉！父親！」他忽然說（那是在晚間），「你觸着了我的心，我將告訴你這全盤的真實，我不會傷害旁人，但我自己是無望的了。」

「憑什麼緣故？」

「是這樣……」——耶柯夫第一次對我抬起他的雙眼——「因為近月個月來，」他開始說，但他的聲音忽然間斷了，而且他的呼吸開始艱難起來。

「近四個月來怎麼了？告訴我莫要磨難我。」

「因為近四個月來我曾看見了他。」

「他！那個他？」

「怎麼他，他的名字，人在夜間是說不得的。」

我通身變得冷了，而且開始顫抖。

「什麼？」我說，「你看見了「他」？」

「是的。」

「你連現在還看得見他？」

「是的。」

「哪兒？」

我不敢轉我的身子，我們倆都是低聲地說的。

「就在那兒。」他說，且用他的眼睛指點給我，「就在那兒角落里。」

我聚起我的精神來，向角落望去，那兒併沒有東西！

「但是那兒併沒有東西呢，耶柯夫，真地！」

「你看不見他的，但我卻會。」

我又望——還是沒有東西。我突然想起了那個給他硬殼果的林中的小老人。

「他是什麼樣兒？」我說，「綠的嗎？」

「不是綠的——黑的。」

「有角？」

「不，他像一個人，但統是黑的。」

當耶柯夫說着的時候，他的嘴是扭曲着的，因之他的牙齒也露出來了；他如死般地蒼白，他恐怖地向我縮作一團；他的雙眼，牠們好像是從他的頭上驚跳出來似的，但他仍然望着角落。

「那是影子作弄你幻想的。」我說，「是影的漆黑，你把牠當作一個人形了。」

「決對不我看見了他的雙眼，那兒他在顯露着他的白眼珠，那兒他在舉着他的手，打招呼。」

「耶柯夫，耶柯夫你該使勁祈禱；那會打破這妖邪的。讓主現身，而且把他的仇敵解除！」

「我已試過了。」他說，「但那是沒有用的。」

「等等，耶柯夫，莫要灰心；我將燒起香來，我將誦起禱文來，我將在你身上的每一處都灑上聖水。」耶柯夫只是絕望地搖着他的手。

「我不相信你的香或是你的聖水，牠們現在對於我是不值一個大的在我，現在是沒法離開他」了。自從他在夏天的一個可咒詛的日子來到我後，他便成了我常相會的客人，再也沒有解脫了他瞭解那父親，而且莫要驚奇於我的行為——而且莫要磨難我。」

「他是哪一天來到你的？」我問，我還不住地在他身上畫十字。「是在你給我寫信說你的疑惑那時候嗎？」

耶柯夫拿開了我的手。

「容我獨自待着父親。」他說，「莫要叫我發怒，爲了怕那更壞的還要發生，我把手攔在我自己身上併不很遠的。」

你可以想像得到，先生，聽了那「話」，在我是什麼樣的了！我記得我哭了終夜。我怎麼觸怒了上帝呀！該受這樣的責罰我驚奇着。

這時，神父阿歷克舍從他的袋中掏出了一塊雜色的手絹來，搥他的鼻子，而且偷偷地拭他的眼睛。我們在那過後，便有了悲苦的生活！他往下說，我的心靈除了充滿着他要逃跑或者要——上帝禁阻的——對他自己作了某種的危殆之恐怖以外，什麼也沒有。我步步留心他的行動，但我却怕同他談話。在那時，挨近我們住的有一位婦人，參將的寡婦，叫作馬發。沙維斯娜。我對她敬重得很，因爲他是一個和藹而明達的女人，雖然她年青且有動人的容貌。我時常訪她去，她併不因我是個牧師而輕視我。在

我的哀痛和不幸中，不知道怎麼辦。我去告訴了她一切，最初她恐懼了而且十分喫嚇；其後她便開始思索，她默默地坐了好大的工夫，於是表示了要見我的兒子，且同他談談的願望。我立覺即得我應該爲她所望地作去，因爲那激起她的要求的併非女性的好奇心，而是一些旁的東南。當我到了家，我便開始勸耶柯夫說：『跟我去見參將夫人。』他不願聽。『我不去。』他說。『沒有東西會誘引我！我能同她談什麼呀！』他甚至對我大嚷起來，然而我終於勸服他了，把馬駕上了雪車，我領他到馬發沙維斯娜那里去，而且如所安排的，讓他獨自同她待着。我私自驚奇於他會契合得那麼快。『不碍事，我們待着看會發生什麼事好了。』我想。三四點鐘後，我的耶柯夫回來了。

『喂，』我問他，『你看我們的鄰人怎麼樣？』

他沒有作答。我又試了一下。『她是一個品德善良的夫人。』我說，『我想她對你很有和氣的吧？』

『是的，』他說，『她不像其他的人們。』我見他似乎溫良些了，於是我大着膽問起關於他的痛苦的事。耶柯夫的眼睛的模樣像是一根馬鞭了——而他還是什麼也不說。我不再擾他，走出了房子。一點鐘之後，我又走到門口，從鑰孔里望進——你猜怎樣？我我耶柯夫睡着了。他躺在他的牀上睡着了。在我自己身上畫了幾次十字。願上帝賜各樣的福給馬發沙維斯娜！我想，這親愛的婦人是已成功於感化了他的硬心的了。

第二天，我見耶柯夫取他的便帽。我想問他要去哪兒，但是不——不問要好些……無疑的是到她那兒去，而耶柯夫確是到馬發沙維斯娜那兒去呢，而且他待得更久了；而且他第二天又去，而且過了一天之後——又去！我的精神開始甦生了，因爲我見我的兒子有了一番變化——他的臉不一樣了，人也可以望着他的眼睛了——他並不轉避開。他的沮喪依然還在着，但那絕望，那恐懼則已失去了。可是我却難於再有希望了，當一切又歸紛亂了的時候，耶柯夫又變得好似一隻狂野的動物，沒有人可以挨近。

他，他整天地幽閉起來，坐在他的房中，也不再將將參的寡婦那兒去，他得罪了她什麼嗎？我驚奇着，她不許他進門嗎？但是不，我想，雖則他痛苦，他不會大膽作那種事的，而且此外，她也並非那種的婦人。我終於禁不住問他：

「我們的鄰人怎樣了呢，耶柯夫？你似乎十分忘却她了。」

而他決然地對我大嚷：

「我們的鄰人嗎？你是要「他」笑我的嗎？」

「什麼？」我說。

但他緊捏着他的拳頭，十分兇悍。

「是的，」他說，「他以前只不過站在那兒，但現在他却露齒而且笑起來了，滾開！」

他對誰述說那些話，我不知道；我僅只能顛簸着踏出了房子，我是那麼害怕了。只消想像吧；他的臉如銅般地紅，他的嘴流着白沫，他的聲音嘶啞得好像有人在窒塞着他！我出來，覺得全然覺獨了，就在那天到馬發沙維斯娜那兒去……我於大苦痛中見到了她，她原來的面貌改變了，她的的面孔瘦削了，但她不願同我談起我的兒子。她只說一件事，便是，人類的救助是不會有什麼用處的，「你應當禱告神父，」於是她便給我一百盧布，施助我那教區里的窮人和病人，而且重又申說着「禱告。」我的上帝，好像我是日夜都不會禱告似的。

神父阿歷克舍又掏出他的手絹來，拭掉他的眼淚，但這次却是坦然地拭；過了個簡短的間歇之後，他便繼續說他的悲苦的故事。

在那之後，我們是由壞轉到更壞了，好似一顆雪球滾下了山坡；我們曉得谷底是懸崖絕壁，但我們却不能制止住我們自己，而且那是無法隱瞞的；全教區中有了大騷動，因為牧師的兒子犯了鬼人們說

應當稟告當局。而他們是無疑地要稟告給他們的，但我那教區里的人——上帝祝福他們——却為我憂心。其時冬已過，春在來了。主賜給我們那末個美好的春天就是老人家也要忘形的太陽整天照耀着，又暖和又平靜。一種快樂的思想來到了我，我勸耶柯夫同我到浮洛涅契的聖米突羅芳尼去進香。如其那最後的一個辦法也沒有用處的話，我想：「那末唯一的希望是墳墓了。」

哦，有一晚，我坐在門廊的台階上，天空中有一道日落的紅光，百靈鳥在歌唱着，蘋果樹已開了花草已成綠……我坐着，想該怎樣把我的計劃告訴耶柯夫。忽然間的見他走到台階來了，他站着望着，迸發出一聲嘆息，蹲在我旁邊的台階上。我十分驚恐地喜悅，但我沒有說出一個字。而他坐着，望着日落，也在靜默着。這在我似乎是他的心情好像變得溫良些了。他的前額上的皺紋均勻了，甚至他的眼睛也較明亮些了……看來好像眼淚要臨到牠們似的。見他有了這末個變化，我承認我是變得膽大了一些。「耶柯夫，」我說，「聽我所要說的話，且莫發怒。」於是我告訴了他我的計劃，我們如何地一齊步行到聖米突羅芳尼——從我們那兒到浮洛涅契約有一百里路——以及我們倆於日出之前起身前往聖米走去，於春日的寒冷中穿過大道的綠草將要如何地快樂；我還告訴他說如其我們跪在聖者的壇前禱告，也許——誰知道呢——主上必可以饒恕我們，而他也許會復元了，關於這是曾有過許多前例的。想像我的愉快吧，先生。

「很好，」耶柯夫說，他轉過身子，但不住地望着天空，「我同意。我們去好了。」我是喫驚了，「我的親愛的，」我說，「我的可愛的人兒，謝謝你！」他問我：

「我們什麼時候去？」

「明天如其你願意，」我說，

於是我們第二天便起身。我們的背上背着旅囊，手裏拿着棍子，起程了。我們整整走了七天；天氣



什麼時候都是和暖的，那很奇怪！沒有雨，也不太熱；蒼蠅不嚙我們，灰塵也不膩人。我的耶柯夫看來像是一天好似一天了。我應告訴你，耶柯夫在戶外從沒有看見過「他」，但他却覺得他是在他的身後，恰恰在他的背後跟着，或許他的影子會悄悄地溜過他的身旁，這使我的兒子煩擾得很厲害，但這時却沒有發生什麼事；就是在我們夜間停留着的客棧里，他也沒有看見什麼東西。我們併沒有談許多。但我們是如何地快樂呵，尤其是我，我見我的可憐的孩子恢復了生命。我不能細述，先生，我那時所感覺得的。哦，我們終於到了浮洛涅契。我們洗了身，弄得乾乾淨淨，走到大禮拜堂去，到聖者的壇前去，整整三天，我們很少離開大禮拜堂。我們會為我們自己說了多少特殊任務的話呵，我們燃了多少枝的燭呵！一切都順利地完滿地過去；我們的白天是熱誠的，我們的夜晚是恬靜的；我的耶沙好似一個嬰孩般的睡眠。他開始對我隨意地談話，他要問我：「父親，你看見什麼東西了嗎？」其時他微笑着：「我沒有看見什麼。」我要答說：「我也沒有。」他要說：我還要希望什麼呢？我對於聖者的感恩確是無限的。

三天過去了，於是我對耶柯夫說：「好現在，我的孩子，事情都進行得很好的了；這在我們是個快樂的日子。現在只剩有一件事待作；作你的懺悔，而且參與聖餐，然後讓我們憑着上帝的名回家去，好好地休息一下，便在這地上工作，恢復過你的力量之後，我們可以開始想一下，找個職業或是什麼作。馬發沙維斯娜定肯幫助我們那事的。」

「不。」耶柯夫說，「我們為什麼還去煩擾她？我將為她從聖米突羅芳尼座中取一枚戒指。」

我是十分感悟的了。

「着取一枚銀的，莫要拿枚金的，莫要拿一枚訂婚的戒指呵。」我說。

我的耶柯夫面赧了，只是重述着：「我們不應煩擾她。」但他立即首肯了各事。

我們第二天到了大禮拜堂；我的耶柯夫走去懺悔了——他在那前面禱告得多末真摯呵！——然

後他便走去參與聖餐。我站得稍爲遠一點，幾乎難於能夠感覺到我們腳下的大地。天上的天使們還沒有我快樂，我只是望着而且驚奇着那是什麼意思：我的耶柯夫參與了聖餐，但他以後却不去飲酒！他背向的而站着。

「耶柯夫，」我對他說，「你爲什麼靜靜地站着？」

他急速地轉過身子，你會相信嗎，我倒退了脚步，我是那末害怕了；他的臉有時看來是可怕的，但現在却變得野蠻而且駭人，他如死般地蒼白，他的頭髮倒豎了起來，他的眼睛斜睨着……我的聲音因恐怖而不能發出，我想說，但是不能——我幾乎昏倒了。他只是衝出了教堂，我跟着他……他筆直地走到我們夜間在那兒睡覺的客棧去，把他的旅囊放在背上，起身走了。「你去哪里呵？」我嚷叫着。「耶柯夫，你怎麼回事了？站着等等。」但耶柯夫沒有答我一個字，他好似一匹野兔似的跑着，不能追及他。他隱沒了我立即轉回來，僱了一輛車子——我全身都在顫抖着，除却主呵，主呵之外什麼也說不出。而且我還不明白我們所遭遇的是什麼，我起程回家，因爲我確實覺得他一定是到那兒去的。我果然遇見他順着大路在大踏步地走着，離鎮四哩，我追着他，跳出了車子，向他飛跑。「耶沙耶沙！」他站住了，轉身朝着我，但他却把眼睛盯在地面上，他的嘴緊閉着，不拘我怎樣對他說，他却像一根柱子似的站着，人只能看見他在呼吸。末後他又順着路起身走了。我能作什麼呵？我只好跟在他後面艱苦地走着。

啊，那是個什麼樣的旅程呵？先生，我們的歸來之苦楚是正如我們登程到浮洛涅契之歡樂一般，如果一開始同他談話，他將轉回身子，咬着牙有如一隻老虎或鬣狗。我不知道我那時怎麼不會發了狂。終於一夜，在一間農人的燻得漆黑的小屋中，他坐在睡鋪上，攤着他的兩腿，且在環顧着；我在他的前面伏下，哭着對他苦苦地祈求：「莫要即刻殺害你的老父吧，莫要緊逼着他到絕望中去吧，告訴我你所遭遇的事情！」

他把他的眼睛盯住我——雖然直到那時，看來他好像還是沒有看見是誰在他的面前似的——他忽然開始說了，以這末一種聲音，直到現在還在我的耳中響着。

「聽父親。」他說，「你要知道全盤的真實嗎？這就是當我參與聖餐的時候，你當記得的，當那聖餅還啣在我的口中的時候，他「突然站在我的面前了，好像他是從地下跳出來似的（在教堂」之中，在充分的日光之中呵）在我的耳邊低聲說，（他以前從沒有對我說過話）「吐出牠來而且睬了牠吧！——我這樣地作了——我吐出了牠而且踢了牠。所以我現在是永遠無望的了，因為各種的罪咎都被饒恕，而只有那冒犯「聖鬼」的罪惡却沒有。」

說了這些可怖的話，我的兒子倒在鋪上了，而我則已投在小屋的地板上，我的腿在底下軟了下來。神父阿歷克舍靜默了一瞬，把手放在他的眼睛上。

但我爲什麼還再煩惱着你和我自己呢（他往下說，）我的兒子和我們自己的身子回了家，而在那過後不久，他的終局來到了，於是我便丟了我的耶柯夫。在他死前，有幾天，他不喫也不喝——他不住地在房中來回地踱步，反覆申說他的罪惡是不能被饒恕的……但他却不會再見着「他」——他已毀了我的靈魂，「他說，」「他爲什麼還要再來呢？」耶柯夫一倒床，他便沉入無意識中，而且這樣地併沒有悔過，好似一個無感覺的爬蟲一般，他從這個生命過去，到永生中去。

但我可不相信主將施他嚴酷的審判……

我爲什麼不能相信的一個原因是他躺在棺中時看來非常地美；他似乎又變得十分年青，像是我的舊日的耶柯夫了。他的臉是那末純潔而且和藹，他的頭髮捲成了圈形，他的唇上還顯着微笑。馬發沙維斯娜來看他——她也是這樣說，她在他的週身放上了花朵，她在他的心上也放上了花，她還用錢立了一塊臺石在他的墓上。

於是只留着我一個人了。那便是爲什麼，先生，你所看出的我的臉上的大悲苦，牠永不會消失的了。牠永不能。

我想對神父阿歷克舍說一些慰安的話……但我却找不到什麼話來說。我們不久以後便分手了。

## 可愛的人

俄國契訶夫著  
周作人譯

休職佐化郎游來曼涅珂夫的女兒阿倫加坐在屋後面廊下，恍恍惚惚的儘想。天氣頗熱，蒼蠅成羣的飛着，極其惱人，但想到快要晚了，也便覺得愉快。暗黑的雨雲從東方會集，空氣中時常夾着溼氣，一陣陣的吹來。

寄寓在家裏的，露天劇場諦伏黎的總經理古庚立在園的中央，仰着頭看天。他絕望的說道：「又下雨，又要下雨了！日日下雨，仿佛特地欺負我似的。我還不如上吊的好！這真是倒楣！每日的大損失。」他擎起兩手對着阿倫加說道：「阿理喀·綏密諾夫那你看，這是我們所過的生活。這真夠教人哭了。人家盡心竭力的做事，夜裏不得睡覺，困倦的要不得，而且費盡心思，想頂好的方法。可是什麼效驗？第一這班看客全是愚蠢粗鄙。我給他們看最好的小歌劇，風雅的假面劇，第一等的戲子，那但你看他們所要的什麼？他們不懂這些東西。他們只要小丑，要俗惡的東西。其次，又看這天氣，幾乎每晚下雨。這兩從五月十日起，一直過了五月六月。這真是可怕。看客不來，我却一樣的要付地租，與戲子的工錢。」

次日晚上，又上了雲，古庚便又狂笑說道：「好，只管下雨，你淹沒了園，淹死了我也好，將我現世與來世的幸運都消滅也好！讓戲子來捉了我，送去監獄裏去——到西伯利亞——到刑場上去哈哈。」

「哈！」

次日又是一樣的事。

阿倫加不開口，很莊重的聽他說話，有時眼裏流下淚來。到了後來，他的不幸的事很感動了伊的心，伊漸漸愛他了。他是一個瘦小的人，黃面皮，卷髮梳下了蓋在額上。他說話時聲音很低，嘴角扯向一邊，他的面上常帶着絕望的顏色，但他却引起了伊的深而且真的愛情。伊平常總有所愛，是無愛不能生存的一個人。伊最先愛伊的父親——他如今坐在暗屋子裏喘氣——又愛伊的姑母，住在勃良斯克隔年總來一趟的。從前在學效時候，又愛伊的法文教師。伊是一個溫和慈善的女子，眼光很溫柔，身體也很壯健。假如人見了伊顏色如薔薇花一般豐滿的兩頰，白嫩的頸頸生着一粒小黑子，聽人家愉快的談話時候，面上現出的和善真率的笑容，男子便心裏想道：「這到很不醜！」面上也堆上笑來。若是女客，便在談話中間，也不禁突然捏住伊的手，很高興的說道：「你這可愛的人呵！」

伊所住的屋——伊從出世以來便住在這裏，父親寫好了遺書，已將這屋傳付給伊——在市的盡頭，去諾伏黎不遠。每晚或夜間，伊能聽到樂隊的奏樂，花炮的爆裂聲，伊便仿佛覺得這正是古庚在那里同運命爭鬥，正在炮擊他敵人——便是冷談的看客——的濠塹。伊心裏覺着一種愉快的震動，不想睡覺了。清早他回寓的時候，伊輕輕敲着臥房的窗門，從帷後露出面孔和一個肩膀，對他溫和的微笑……他向伊求婚，他們不久便結婚了。他初次走進看見伊的頸頸和肥白的肩膀時，他擎起兩手，說道：「你這可愛的人呵！」

他很幸福，但結婚這一日晝夜都下雨，他的面上仍然留着絕望的顏色。

他們很順遂的過日子，伊常坐在古庚的事務所管理諾伏黎的雜事，記賬目，付工資。他的薔薇一般的面頰，愉快真率的笑容，各處出現，忽在事務所窗口，忽在食堂裏，忽在劇場的背景後面。伊又常常對相

識的人說，劇場是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只有從戲劇人纔能得真正的娛樂，能夠造成文明溫厚的人。伊又這樣說：「但你想看的人懂這道理麼？他們要的只是小丑。昨天我們扮演翻轉浮士德，客座幾乎都空了，但若是凡尼契加和我做粗俗的戲給他們看，我知道劇場一定擠滿。明天凡尼契加和我要做阿爾罕斯游地獄了，請你務必來看。」

凡關於劇場以及戲子，古庚怎麼說，伊也一樣的說。又同他一樣的輕蔑看客，因為他們的無知識與對於藝術的冷淡。伊參與演劇練習，矯正戲子的科白，監督後場的樂隊。有時地方新聞上，略有微詞，伊便看了下淚，跑到主筆的事務所，將這話更正。

戲子對於伊都很願意常稱伊做「凡尼契加和我」或「可愛的人」。伊很憐惜他們，有時借給他們幾個錢，若他們欺了伊，賴了不還，伊只是暗地裏落幾點淚，伊不告訴伊的丈夫。

這一冬季，他們很順遂的過日子。他們將劇場移到市裏短期的租給一個小俄羅斯戲班，或變把戲的人，或本地的戲劇團阿倫加愈加壯滿了，又很滿足的常帶着喜色。古庚却漸漸黃瘦下去，雖然這冬季，他營業並不衰落，他却仍然總是訴說他們重大的損失。他夜裏常常咳嗽，伊便給他每茶或菩提樹花水喝，用香水摩擦，又用伊的溫暖的領巾包裹着他，伊用手掠他的頭髮，十分真摯的說道：「你真是好寶貝，你怎的這樣可愛！」

將近四旬齋的時候，他往墨斯科，招集新班去了；伊沒有了他，便夜裏也合不上眼，整夜的只是靠窗坐着看天上的星，伊自比像那母雞，倘若公雞不在屋子裏，便終夜不安的睡不着了。古庚在墨斯科，因事留住了，寄信來說復活祭那日纔得回家，又加上些關於諦伏黎的指導的話。但在復活祭前的禮拜日夜已深了，忽聽得一種不吉的敲門聲音，似乎一個人槌着木桶，蓬蓬蓬的響。廚房的使女睡眼朦朧，赤着腳踏踏跟跟踏過許多水窪去開門。外面一個人聲音很粗的說道：「開門，有電報。」

阿倫加向來也曾收受過幾回從丈夫發來的電報，但這一回，不知什麼緣由，慌得幾乎發昏了。抖着兩手拆開電報來讀，裏面寫道——

伊凡·彼得羅微支今日猝故。耶獲。禮拜二葬。

電報內正是這般寫着「葬葬」，又這「耶」字也不可解。署名的是歌劇團的前場經理人。

阿倫加哭着說道：「我可愛的人凡尼契加我的寶貝，我的可愛的人我爲什麼遇見了你爲什麼認識了你愛了你你的可憐的傷心的阿倫加如今沒有了你，只贖了一個人了！」

古庚的葬儀，禮拜一日在墨斯科舉行。阿倫加於禮拜三日回家，纔進屋子裏，伊便倒在床上，號陶大哭。連隔壁與路上都能聽到鄰人聽了，都畫了十字說：「可憐那可愛的人，可憐那阿哩喀·綏密諾夫那現在伊將怎樣過日子呢？」

三個月以後，阿倫加從彌撒回家，帶着重喪，很憂苦的樣子。適值有一個鄰人跋西里、安特來支、普斯安跋羅夫也從禮拜堂回來，同伊並着走，他是木商巴巴凱耶夫棧裏的經理。他戴一頂草帽，穿一件白的背心，挂着金表索，很像一個鄉下紳士，不是商人的模樣。他便莊重的說聲調中很帶着同情：「阿哩喀·綏密諾夫那萬事都由天定。譬如我們所愛的人死了，那是命所當然，因爲這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們只應忍耐，願受這苦難纔好。」

他送阿倫加到家，作別去了。這一日裏，伊耳邊只響着他鎮靜莊重的聲音，伊合眼時，便看見他的黑鬚鬚。伊很歡喜他，在他也顯然受了一種深極的銘感，因爲不久便有一個半老的婦人與伊略略相識，走來同伊喝咖啡，纔在桌旁坐下，便提起普斯安跋羅夫說他是一個極可靠的男子，無論那一個女子都願意嫁他的。三日以後，普斯安跋羅夫自己走來，他也不久停，只留了十分鐘，也不多說，但他走後，阿倫加便愛了他——這樣愛他，伊通夜醒着，像發了熱一樣，到早上，伊叫那半老的婦人過來，媒事立刻成就，於是

便是婚禮了。

普斯妥跋羅夫同阿倫加結婚以後，兩個人很順遂的過日子。

他大抵坐在事務所裏，直到午飯時光，隨後出外辦事。阿倫加便替代他，坐在事務所裏，結算賬目，登錄定貨的賬，一直到晚。伊常對客人或熟識的人說：「木材年年增價，價目已經漲了二成，你只試想我們從前單販賣本地的木材，現在是跋西契加須得到摩葛來夫地方販木去了。還有那運費呵！」伊用兩手捧着面頰，像是驚惶的樣子，又說道：「那運費呵！」

伊似乎經營木材生意已經幾十年了，又以爲人生最重要的東西，第一便是木材，又如聽到棟梁桁柱細柱厚板薄板窗格等等字樣，便只在這聲音中間，也有一種極親密的感覺。

伊夜間熟睡時，常常夢見薄板厚板的山，整列的大車，運木材向遠方去。伊又夢見「六寸梁」有四丈高，直立着，排了隊在木場空地上走。柱子梁和板互相衝突發出枯木相撞的聲音，忽而跌倒忽而站起，又堆在別個的上面。阿倫加在睡夢裏發喊，普斯妥跋羅夫溫和的對伊說道：「阿倫加，什麼事了？你快畫十字！」

伊的丈夫的意見便是伊自己的意見。倘他以爲這屋子裏太熱，或生意不旺，伊也是這樣想。伊的丈夫不愛娛樂，禮拜日便只在家裏坐，伊也照樣做。伊的朋友對伊說：「你整日的在家裏事務所裏，你何不到劇場或馬戲場去玩玩呢？」伊便莊重的答道：「跋西契加和我沒有工夫到劇場去。我們沒有工夫做無聊的事，那些劇場有什麼用處呢？」

每逢禮拜六，普斯妥跋羅夫同伊或去做晚禱。禮拜日早上去做彌撒，從禮拜堂回家時，他們並着走，面色很和悅。他們身邊有一種微香，伊的綢衣瑟瑟的響得十分好聽。在家時，他們先喝茶，上等麵包，各色果醬，隨後再吃饅頭，每日十二點鐘，他們庭中，便散滿了蘿蔔湯，羊肉或鴨肉的香味。齋戒日是魚香，走過



他們門口的人沒一個不覺着肚餓的，事務所裏的茶炊總是沸着，客人一到，便拏茶與餅乾請他喫喝。一禮拜一次他們同往浴場，都紅着臉，並着肩走回家來。

伊常對相識的人說：「謝上帝，我們沒有什麼不滿足。我願人人都像跋西契加和我一樣幸福的過日子。」

普斯妥跋羅夫往摩葛來夫買木材去時，伊很覺寂寞，夜裏醒着，只是啼哭。寄寓在他們家裏的一個少年陸軍獸醫，斯米爾甯的間或晚上走來，同伊談天，或者鬥紙牌，伊丈夫不在時便專靠這等消遣。伊對於獸醫說他家事，又特別注意。他娶了妻，已有一個兒子，後來因他妻子不規矩，便分離了。如今他恨他的妻子，每月送四十盧布去養他兒子，阿倫加聽了，嘆口氣，搖伊的頭。伊很覺得他可憐。

臨走時，伊拏蠟燭照他到階下，常說：「上帝保佑你，謝你來替我消遣，願聖母保你健康。」伊說話時，很鎮靜莊重，很有條理，模仿伊丈夫的樣子。獸醫走出門，伊又說：「符拉特彌爾·拍拉安尼支我想你不如與你人夫和解的好。你應該爲你兒子饒恕了伊。你該知道，這小孩子會曉得這事。」

普斯妥跋羅夫回來之後，伊低聲告訴他獸醫的事，和他不幸的家庭生活，兩人都歎氣搖頭，又說及他的兒子，想必爲了不見他的父親，很是悲哀。因爲不可思議的思想的牽連，他們走到聖畫前面跪伏在地，求神賜給他們兒子。

這樣，普斯妥跋羅夫夫婦很不安的，在愛與和合的中間過了六年。

但是，看呵——一日冬天時候，跋西里·安特來支在事務所喝過熱茶，走到院子裏去看發送木材，沒有戴上帽子，因此受了寒，便生病了。他請了最好的醫生診治，但他漸漸沈重，四個月之後便死了。阿倫加於是又成了寡婦了。

伊的丈夫葬後，伊哭着說：「我現在沒有愛的人了。你捨了我去了。沒我有了你，怎能過得這悲慘的

生活呢？你們大家可憐我，我現在只是一個人在世上了。」

伊穿了黑色衣服，掛着長的喪章，帽子同手套一切不用了。伊除却到禮拜堂。或到伊的丈夫的墳前以外，不很出門。伊的生活幾乎同比丘尼一樣了。六個月以後，伊纔脫去喪章，開了窗戶，人家有時見伊同了廚房的使女到市場去買食物，但家中情景如何？伊怎樣生活，沒有人能夠推測。然而人也約略猜着，見伊在園中同獸醫喝茶，他大聲讀新聞給伊聽，又見伊在郵局遇着相識的婦人，便這樣說：「我們市裏沒有正當的牲畜檢查，這便是一切傳染病的原因。大家時常聽到從牛乳傳染了，或從牛馬得了病家蓄的康健也該留心，同人類的衛生一樣。」

伊覆述獸醫的話，對於一切事情，也同他一樣意見。因此可見伊不能無所愛着，經過一年，已在那寓居裏面得到新幸福了。若是別人，這事便要大受非難，但沒有人以阿倫加為非的。伊所做的一切，都極自然。伊同獸醫都未曾對着別人說起他們關係的改變，并且反竭力隱藏似的，但終於無效，因為阿倫加是不能守秘密的。在軍隊裏共事的客，來訪他時，伊來進茶，或備晚飯，伊便和他們談起牛疫，蹄與口裏的病，以及市立屠殺場等事。他非常窘苦，客散之後，氣憤憤的說道：「我從前告訴你請你不要多講你所不懂的事。我們獸醫自己談天的時候，你不要來插嘴。這事真真窘極了。」

伊驚恐狼狽，看着他，問道：「但是，符羅特契加，我說什麼話纔好呢？」伊垂淚，擁抱他，求他不要生氣。他們兩人都很幸福。

但這幸福不得長久。獸醫去了，永遠同他軍隊去了，此時軍隊移了地方——或是到西伯利亞去了。於是阿倫加留下，只賸了一個人了。

現在伊真是只有一個人了。伊的父親早已死了，他的安樂椅放在樓上，遮滿了灰塵，又斷了一只腳。伊漸漸瘦了，容貌也減了。人家在街上遇見伊時，不似先前一樣的看着伊，也不對伊笑了。他的盛年顯然已

經過去，現在是一種不堪設想的新生活正要開始了。阿倫加晚間坐在廊下，聽諦伏黎樂隊的奏樂，花炮的爆裂聲，但這聲音現在已不能惹起心的反響來了。伊眼望着院子裏毫無關心，也無思想欲望到夜裏伊上床休息。所夢見的也只是空虛的院子。伊隨便飲食，彷彿不願意似的。

而且更壞的事，便是伊對於萬事一毫沒有意見了。伊看見面前的東西，曉得這是什麼，但意見却一毫沒有，不知怎樣說纔好。沒有意見，這是如何可怕的事。譬如人看見一個瓶，或是雨或是鄉人趕車，但這瓶是甚麼用的，雨同鄉人是怎麼樣，有什麼意思，却說不出，即使賭一千盧布，也說不出。從前有古庚或普斯安，跋羅夫或獸醫的時候，伊能說明一切，對於萬事都有意見，但現在伊腦裏心裏，正同外面的院子裏一樣空虛。這味真是苦澀，有如苦艾放在嘴裏。

這市鎮漸漸的向四面擴張，路變成街了，劇場和木場的地方，現在是新的拐角新的房屋了。時光真過的快！阿倫加的家却漸漸暗淡，屋頂生了鏽，小屋坍在一邊，院子裏都生滿了酸模與蕁麻。阿倫加也愈變了老醜，夏天伊坐在廊下，伊的心同先前一樣，仍是虛空荒涼，充滿苦味。在冬天時候伊靠着窗坐，望那積雪。有時伊照到春天的香氣，或聽得禮拜堂鐘聲，過去的記憶，幕地上來，心裏隱隱覺得痛楚，眼內滿了眼淚，但這也只是分鐘的事。此後心裏仍是空虛與人生無聊的感覺。黑毛小貓勃里式加靠着伊，擦喉裏呼盧呼盧的響，但阿倫加對於這貓的親暱毫無感觸。伊所要的，並非這些東西。伊要得一個愛情，能夠將伊全人格全靈魂與理性都吸收了去——能給伊意見與人生的目的，能使伊老年的血溫暖過來。伊將貓從衣襟上摔開，很不高興的說：「去，我不要你。」

這樣的過日子，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也無歡樂，也無意見。廚房的使女瑪孚拉怎樣說，伊便依着做。

一日傍晚，七月很熱的天氣，正是趕牛回去的時光，院子裏全是塵土，忽然有人在外敲門。阿倫加自

去開門，向外一看，似乎發了獸：伊看見獸醫斯米爾，留白了頭，穿了文官的服裝立着。伊忽然記起從前一切的事。伊不禁哭了，將頭倒在他懷中，說不出話，昏亂中伊也不覺得他們已經走進屋內，坐下喝茶。伊喜歡的發抖，說道：「荷拉特彌爾·柏拉·安尼，支你怎能到這裏來？」他答說：「阿理喀·梭密諾夫，那我想在此永遠定居。我已經辭了職，到這裏住下，且試辦點事業，而且現在也是我的小兒應該上學的時候了。他是一個大孩子。你可知道，我已經同我的妻和解了。」阿倫加問：「現在伊在那裏呢？」「伊同孩子在旅館裏，我現在正尋寓所呢。」「阿寓所？你爲甚麼不到我家裏來，這還與你不合式麼？我也不要你房租。」阿倫加很興奮的說，便又哭了：「你住在這裏，這家裏便會熱鬧，阿，我真歡喜呵！」

次日，房頂都加上油漆，牆也刷白了。阿倫加兩手叉着腰，在院子裏走來走去的指揮。伊的面上現出從前的笑容，舉止甚是活潑敏捷，彷彿正從長眠裏醒過的模樣。獸醫的妻到了——一個瘦小醜陋，短頭髮，性情躁急的婦人。同來的便是伊的十歲的孩子賽沙，照年紀看來，生得略覺矮小，却很肥壯，藍眼睛，兩頰上有個小窩。孩子一進院子，便去追那貓，屋裏立刻充滿了他愉快的笑聲。他問阿倫加道：「姑母，這是你的貓麼？他生小貓的時候，請你給我們一隻小貓，因爲母親是很怕老鼠的。」

阿倫加同他談天，給他茶喝。伊的心又溫暖，轉來胸中感着一種愉快的痛楚，似乎這孩子竟是伊親生的一般。晚上他坐在桌旁，溫習功課，伊看着他，很是可愛，又是可憐，口裏喃喃說道：「你可愛的人……我的寶貝……這樣一個好的小東西，又這樣聰明。」他高聲讀道：「島是一片陸地，四面爲水所環繞。」伊也覆述道：「島是一片陸地。」這是伊在多年沈默之後，第一次明確發表的意見了。

伊現在有了自己的意見，晚飯時候，伊對賽沙的父母說，高等小學的功課，怎樣困難，但高等小學總比商業學校好，因爲受了高等小學的教育之後，可以就各種職業，如醫生或工程師之類。

賽沙上高等小學去了，他的母親往往在哈爾珂夫的妹子家去，不再回來，他的父親每日出外檢查

牲口有時接連三日不會回家，所以阿倫加似覺賽莎已全然被父母所棄，家裏不要他了，又或時常餓着，伊帶他到自己那邊去，給他一間小房子居住。

賽莎同伊共住了有六個月，每日早上伊走進他的臥房，看他將手墊在頰下，靜靜睡着。伊覺得不忍叫他醒來。伊便悄悄的叫道：「賽申加，好孩子，起來罷。上學的時候了。」他坐起身，穿上衣服，說過早禱，隨後坐下用早膳，喝三杯茶，喫兩個大餅乾，半個牛油麵捲。此時他還未十分清醒，所以稍不高興。阿倫加望着他，彷彿他便要上遠路旅行的一般，說道：「賽申加，你還沒有熟讀那篇故事呢！我爲了你，真不知費了多少憂慮，好孩子，你須得竭力用功，聽先生的話。」賽莎回答說：「呵，請你不要多管我！」

他出門上學校去，一個小小的人戴着一頂大帽，肩頭挂着一個皮包。阿倫加靜靜地跟着他走。伊在背後叫道：「賽申加，」將他叫住，拏一個棗子或一個糖餅，塞在他手裏。到了學校那條街上，他覺得被一個又長又壯的女人跟着，很是可羞，便回過來說：「姑母，你不如回去罷。其餘的路，我自己能走了。」伊站着望他，直等他進了校門，不見了纔罷。

阿，伊怎樣愛他呵！伊從前的愛着，沒有一次是這樣的深；這一次引起了伊母性的本能，伊將伊的全心都消費在這裏，很自然很公正，又很愉快。爲先前所未曾有過，伊爲了這戴很大的制帽，頰上有小窩的孩子，真肯將性命捨去，而且還是歡喜感謝。爲什麼呢？這緣故有誰能說呢？

伊送了賽莎進校，伊心中充滿了愛情，很滿足高興的，回家去了。伊的面貌，這六個月中變了非常年少，滿堆着微笑，人家遇見伊，很愉快的向伊看問道：「阿，理喀·綏密諾夫那早上好可愛的人，你好麼？」阿倫加便市場上，同他們談道：「現在高等小學的功課非常難了，那可是太過了。昨日一年級他們拏一篇寓言，教他熟讀，又要做一篇臘丁翻譯，一個答案，你想這在小孩子真太難了。」伊又接着說教員如何功課與教科書如何，同賽莎所說的話一樣。

下午三點鐘，他們同喫中飯，晚間他們同習功課，又都哭了。伊照料他睡下之後，還在他身上畫十字，喃喃的禱祝，在床前停留許多時光，隨後伊自己睡下，想像着遼遠朦朧的將來：那時賽莎畢了業，成了醫生或工程師，有自己的一所大房子，一輛車，許多匹馬，娶了妻，生了子女……伊一面想着，一面漸漸熟睡了，閉着的眼裏流出淚來，從頰上滾下；那黑貓伏在伊的身邊，喉嚨裏呼盧呼盧的響，有時突然有人很響的敲門。阿倫加驚醒了，氣也轉換不迭，心臟跳得很猛，過了半分鐘，又敲幾下。伊便從頭到腳都發了抖，心裏想：「這一定是從哈爾珂夫來的電報，賽莎的母親從哈爾珂夫來叫他去了……阿這怎樣好呢？」伊全然絕望了。伊的頭和手脚都變了冰冷，伊覺得自己是現在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但再過一二分鐘，便聽得人聲，纔知道原來是獸醫從俱樂部回家來了，伊想道：「好了，謝上帝！」心裏的重擔漸漸卸下，覺得安心了。伊回到床上，心裏念着賽莎，他此時正在隔壁房中熟睡，有時從夢中高聲喊道：「我給你去罷，不要多說！」

託爾斯泰對於可愛的人的批評

民數紀略中有一篇意思極深的故事，記摩押王巴勒召預言者巴蘭咒詛他境內的以色列人。巴勒允給巴蘭許多報酬，巴蘭受了誘惑，到巴勒那邊去，同他上山，祭台上供好了公牛犢和公綿羊，預備咒詛。巴勒等候這咒詛，可是非但不咒詛巴蘭，却祝福了以色列的人民。

巴勒對巴蘭說：「你這是怎樣待我呢？我請你來咒詛我的敵人，你反到爲他們祝福。」

巴蘭回答說：「主傳在我口中的話，我能不謹慎傳說麼？」

巴勒說：「求你同我到別處去……或者在那裏你可以咒詛他們。」（民數紀略第二十三

章第十一至十三節）

但巴蘭又不咒詛，又祝福了，第三次也是如此。

「巴勒對巴蘭發怒，拍手對他說：『我召你來爲我咒詛敵人，你倒三次爲他們祝福。』」

如今你快回本鄉去罷。我意思要尊榮你，主却使你不得尊榮。」（同前第二十四章第十至十一節）

於是巴蘭去了，沒有得到報酬，因爲他非但不咒詛，反祝福了巴勒的敵人。

巴蘭遇見過的事情，在真的詩人與藝術家也常常遇見。他們受了巴勒的報酬——聲名——的誘惑，或爲謬誤的思想所迷，雖然驢子看見天使阻了他的去路（見民數紀第二十二章）詩人却不見仍要去咒詛，但是——看啊——他却爲他們祝福了。

真的詩人和藝術家契訶夫，做這篇可愛的小說可愛的人的時候，便正遇着這樣事情。

著者的原意，確要嘲笑這可憐的「可愛的人」——他用了他的理智，但不曾用了他的心去裁判伊伊最初同着古庚憂慮他的劇場，隨後專心去管木材的營業，又受了獸醫的感化，以爲防止蹄與口裏的病，是世間第一重要事情，末後又勞心去管文法問題與戴大帽子的孩子的事。古庚這姓已是可笑（Kukin）疑是Kukushka（鴉鵲）轉變之字，所以意含滑稽）連他的病證與報死的電報，也都可笑。那莊重的材木商，獸醫，孩子，也無一不可笑。但「可愛的人」的靈魂，與伊能將全生命專注在所愛的人的身上，那種力量，却不可笑，却極偉大而且神聖。

我想，著者方做可愛的人的時候，他的心裏，大約存着一種新婦人的形象，能同男人平等，智力發達，極有學問，能獨立勞動，爲社會出力，縱不勝過男子，也同男子一樣有用，提倡女子問題，極力主張。他寫這篇可愛的人，便是表示一種型式，教女人不可如此輿論的「巴勒」命令契訶夫咒詛那柔弱的順從的，智力不發達的專心奉事男子的女人，契訶夫走上山去，牛犢與綿羊已經供在祭台上了，但他開口說話

時，他反祝福了他想要咒詛的人了。雖然篇中有許多微妙快活的談話，我讀到幾節地方，不能不流下淚來。我見篇中寫伊全心的愛古庚和他一切的意見。愛材木商以及獸醫，以至只贖一身無人可愛時的悲哀，後來用了女性的母性的——在伊一生，雖然未曾經驗——感情的全力，與無限的愛，專心奉事那未來的男子，那戴大帽的孩子，我不能不非常感動。

著者使伊可笑的古庚，無價值的材木商，討厭的獸醫，但愛是一樣神聖，無論所愛的事物是一個古庚，一個斯賓挪莎（Spinoza）一個巴士嘉（Pascal）或一個息勒爾（Schiller）無論所愛的事物，時常變換，同『可愛的人』一樣，或終生不變。

前幾時我在新時代報上見到一篇論女子問題的好論文。著者在這文中，表出一種關於女子的極深切聰明的意見。他說：「女人正要表示她們能做一切的事，同男子一樣；我並不否認，我還承認女人也能做一切男子所能的事。可是為難的是，男子不能做女人所能的事。」這話十分真實。非但在生產養育及兒童教育上如此。男人不能做那最高最善，使人與神接近的那件工作。——愛的工作，對於所愛者全心的奉事：這件工作，凡女人皆能極自然的做去，過去時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倘使女人沒有這種能力，或不去實行他，那時世界不知變成什麼樣子，我輩也不知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們現在即使沒有女醫生，女電報生，女律師，女科學家，女著作家，並無什麼要緊，但倘若沒有母親朋友，幫助的慰藉的人，愛重男性，無形中助成扶持他們的發展，那時人生可真是悲傷了。這樣世上將沒有忠於基督的抹大拉的馬利亞，沒有聖佛蘭西思（St. Francis）的克來爾（Claire），也沒有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俄國革命黨人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起事不成，故名。）的妻子了。杜訶波耳（Dukhobori）（俄國新教派，意云靈魂的戰士）中間，也便沒有那樣的妻子，非但不將伊們的丈夫阻止，却獎勵他們為真理受難。也使沒有那些千萬無名的女人——最可貴重的人，同無名的英雄一樣。——慰藉那懦弱的酗酒的放蕩的



力。男子，這種男子數目最多，也最要愛的慰藉。這個愛情，無論對於基督或古庚，便是女人的重大的唯一的

的思想都有如此力量。這所謂女子問題，真是一個可驚的謬見，多數的女人，甚至有許多男人也被這問題支配，大抵卑俗

的思想都有如此力量。——世間還有比這更正當合法的事麼？

但女人的事業，從伊天分上便與男子的不同，所以女性完成的理想，也不能與男性完成的理想相同。我們承認女性完成的理想不知應該怎樣，但決非便與男性完成的理想相同，却是無疑的了。但現在那種時式的婦人運動的可笑而且有害的進行，却正向着男性的理想一方向走去。

我怕契訶夫做這篇可愛的人的時候，也很受這謬見的影響。

他像巴蘭一樣，本想咒詛，但詩神禁止他，命令他祝福。他祝福了，無意中將這可愛的人披上微妙的光明，使伊成了女人的模範的型式。倘伊要自己幸福，併使運命付給伊的那人幸福，伊便該當如此做。

這小說很優美，因為在無意中顯出他的効力的緣故。

我曾經在一個可以練得一隊兵的大廳上學坐自轉車，廳的那邊有一個女人在那裏讀書。我想我應當留心避開，便將眼對伊看着。我看着伊時，無意的漸漸走近了，伊覺察到危險，急忙躲避，我已到了，將伊撞倒，因為我的注意力集中於伊，所以伊做了心裏所想的反面的事。

契訶夫也做了同樣的事，只是意思相反。他想撞倒「可愛的人」，將詩人的注意力集中於伊，却反將伊扶起了。

契訶夫 (Anton Tshokhov 1860—1904) 本是醫師，初作短篇兩卷，很有談諧趣味。一八八〇年

後，時勢改變，他的作風也變了。雖然仍帶滑稽，却滿篇有一種陰慘之氣。其時亞力山大三世即位，聽了舊黨的話，大行虐政，民氣頹喪，契訶夫所寫便是此時的現象，所以有人說他著作裏的人生是灰色的。他以短篇出名，與法國摩波商（Maupassant）並稱，但是只技術相似，思想實不盡同。他雖悲觀現世，對於將來却有希望，如劇本櫻樹園所說，十分明瞭。所作小說共十六冊，經我譯成漢文的有塞外及戚施兩篇，載在域外小說集中。

這篇可愛的人是契訶夫傑作之一，很得託爾斯泰稱讚，會有一篇批評，這批評也有名，所以一併譯出，附在篇末。著者的本意，大約正如託爾斯泰所說：『表示一種型式，教女人不可如此。』他未必咒詛這『可愛的人』，惟造成這樣的人的社會，總應得咒詛。託爾斯泰是近代大思想家，他的主張可以佩服的極多，但這篇評語，却尚有可商的餘地，必須略略說明。託爾斯泰提倡人道主義，這人道裏面，本只有唯一的道，不能有兩性的差別，若輕輕斷定女子天分上與男子不同，便不免立出兩歧的道來，不能圓滿。南非洲女著作家須萊納爾（O. Schreiner）做的女子與勞動第五章，對這問題也已辯白。我輩雖承認女子生理心理上與男子有多少差異，但不能因此便成別一種人，別有一種天職。愛與生殖這兩件，並非專是女子的事。男子既於這兩事外，還有許多做人的事業，女子也是如此。伊愛男子，生育兒女，此外也還應做人。伊對於丈夫兒女，是妻是母，還有對於人類是個人，對於自己是「唯一者所有」。我輩不能一筆抹殺了伊的「人」。伊的「我」，教伊做專心奉事別人的物品。託爾斯泰說阿倫加是柔弱的順從的知力，不發達的專心奉事男子的女人，在這些德性上，譯者也不覺可以讚美。伊固然可愛可憐，然而世間女人，正不必如此。譬如見一小孩，走不得路，說話也未免清楚，誠然是怪可愛的，但決不望他永遠如此。願他長成了，爲人類的一員。所以譯者對於這篇裏「可愛的人」的態度，是與著者相同，以爲伊單是可愛可憐，又該哀悼，并且咒詛造成這樣的人的社會，希望將來的女子不復如此，成爲剛健獨立，知力發達，有人格。

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樣，做人類的事業，爲自己及社會增進幸福，因爲必須到這地步，纔能洗淨灰色的人生，真貫徹了人道主義。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記。

（選自空大鼓）

## 藍沙勒司

俄國安得列夫原著  
明心譯

這篇藍沙勒司（Lazarus）是安得列夫傑作之一，是討論「死」的全篇，是象徵主義；篇中的藍沙勒司，便是象徵「死」的。篇中寫一切人見了「死」的瞪視，生命的機械便停止了；哲人見了「死」的瞪視，也無所施其知慧了；哲人見了「死」，方知在「無窮」之前，智慧是沒有什麼分別了。祇有超人的力量，抱超乎衆人的志願的人，能毅不被「死」的瞪視所懾，篇中所說的奧格斯德王，便是用以表象這一類人的。我們若單從表象主義一面，看這篇「藍沙勒司」，可說藍沙勒司是表象「死」，「死」又表象恐怖和冷酷——也就是表象一切世上無人道無理性的事。篇中說「羅馬人裝扮藍沙勒司，使他臉上的凶痕變爲和善，青色變爲紅」，但仍不能掩過那雙深沉冷酷的眼光，一節是表象人類雖然用種種物質的形式的奢華來扮飾人生，歌舞太平，而人生之苦痛地方，悲慘所在，屬於「內在的」，「精神的」者，仍是掩不過。雕刻家雖然能毅把美附合到大理石和青銅，但終不能顯出「靈魂」的美，——便是真實的美的本質——雕刻家專誠拜訪藍沙勒司，意思是欲從藍沙勒司看出真實的美的本質，但歸來所造出的像只是脆薄和醜惡。雕刻家是表象造出的醜象，也是表象。安得列夫直告訴我們：人生的實在是醜惡美的都是假做是謊話。這些都是本篇內所含表象的意思。觸處都是，不勝枚舉的。

但我們仍要明白，安得列夫此篇的主意，並不在形容死的可怕，死的可怕不在生命的截止，而在他

的不可思議，謎一般的暗昧，和張在「死」背面的不可透過的黑暗。一言以蔽之，安得列夫是問精神的存滅問題，是問靈魂的有無問題。安氏的著作，討論到各方面的問題，注意點是極廣闊的，參看上面的論文，當可更加明白些。雁冰附識

自從藍沙勒司受了那奇怪的死的束縛三日三夜以後，他從墳裏出來，復活了回到家裏。過了很久，人家纔發覺了他的惡性，以後他的名字竟令人聽了害怕。他的朋友和親人見他復活了，都極高興。他們很柔和的伺候他，極熱忱的照顧他，小小心的替他張羅飲食，製備衣服。他們在極高希望和笑聲極濃之中把他裝扮得極華麗，他身上穿得像個新郎一樣。現在又和他們坐在一桌了，他又吃了，他又喝了，他們喜極而涕，招呼那些鄰舍們，大家來看這死而復蘇的奇蹟。

那批鄰舍來後，也都感動歡欣。遠處的城鎮和鄉村中的人都聞風起來，拜這奇蹟，他們亂哄哄的贊嘆，繞着馬來和馬薩的房子噙噙不息，像無數蜜蜂。

在藍沙勒司面上所有的新樣子，他們都不以為奇，說那是大病和這次大災的遺跡罷了。他死了這許久身子不會壞，顯然是有神力保護着的，可是這保護却不曾完備，面上身上還留着死相，很像美術家雕刻而未完工的石像，隔着一層薄玻璃時所見的模樣。他的印堂上，眼眶下，還有面頰凹中，都有一層土色的厚青色。他的手指也是青的，指甲在墳裏長的長了，指甲下面的青色又轉成鉛色。他的身上，嘴唇上，皮膚上，東一處，西一處，在墓裏水腫了，都會裂開，留有紅而且亮的裂紋，像塗着一層薄透明的泥土一樣。並且他已生的十二分魁偉了，他的身體腫的可怕，還發生一種濕霉的腐屍臭。但是這死屍的濃氣味是附着在他的衣服上的，（看去好像就在他的身上）不久就消散了，身上的紅色裂紋雖不完全消滅，也

平些了。這就是藍沙勒司第二次到人世間的形狀。只有那親見藍沙勒司入殮的人以為沒甚古怪。

不但是藍沙勒司的面容，就是他的性情，雖然衆人沒有吃驚，也沒有引起衆人的注意，看來也變了樣。當藍沙勒司未死之前，他是個疏忽大意的快樂人，他喜歡笑，喜歡作無傷於事的戲謔。因為他性情好，快活而且心平氣和，不做卑鄙曖昧的事，所以主這樣愛他，現在他變的極沉靜嚴肅了；他自己既不戲謔，也不笑人家的戲謔；他偶然說幾句話，都是極簡單極平常和必需的幾個字——那所說的幾個字也都是缺乏意義深淺，差不多和動物表示苦樂飢渴的發聲一樣。這一類的話，便說了一世，不會有人懂得其人心中的愛樂的呀。

藍沙勒司就這樣的坐在筵席上，在他的朋友親人之中——他戴着那副死屍的面相，這死屍在黑暗中受死的管轄已有三天了，他一身的衣服華麗，閃着金光，血紅和紫光；他的容貌嚴肅而沉靜，他已極可怕的變了相了，他已是很古怪的了，可是還不曾被人發覺。這宴會繞着他開下去，衆人一陣一陣的讚嘆，時而溫和時而風起雲湧，親熱的愛的眼光都射在他的臉上，可是那臉還是嚴肅冷淡；朋友溫熱的手撫摩他的青色僵手，音樂大吹大擂的弄起快活的音調，雜着鼓，笛，簫的聲音，差不多像一羣蜜蜂嗡嗡的一羣蝗蟲營營的，一羣春鳥宛轉歌啼，圍着馬來和馬薩的快樂家庭。

二

忽然有一個人揭穿了這層黑幕。他只說了一句話，就突然把這平靜的歡樂打破了，把這極醜惡的真相暴露了。他心裏原沒有什麼清楚的思想，不過是嘻皮笑臉的問道：「藍沙勒司，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們，「那邊」是怎樣一個地方？」衆人聽了這問題都噤住了，一聲不發。他們現在方纔記起藍沙勒司會死了三天，他們滿心好奇，等他回答。但是藍沙勒司一聲不發。

那發問的人覺得詫異，他又問道：「你不願告訴我們麼？那邊」果真是非常可怕的麼？」

他這句話又是口不由心的問出來的。若是他略從心上轉一轉，就決不會問這話，因為就在他說話的時候，他心裏也有些懼怕，早在那裏悻了。大家都不安靜起來；他們都急急的要聽藍沙勒司怎樣說。可是他還是一言不發，嚴而冷，眼睛看着地下。到了這時候，大家纔好像是初次發見，看到了他那可怕的青臉和那討厭的腫胖身子了。桌子上面，放着他的手，這手像藍沙勒司已經忘了似的，大家的目光都釘着他，好像他們所盼望的答案就在這隻手上。音樂仍舊鬧着，不久也停了，那快樂的音調漸漸的寂滅，像破碎的煤火被水澆滅了一般，那笛聲暗了，那鼓聲默了，那箏聲喃喃的，好像他的弦已是斷了，好像這歌曲的自身奄奄欲絕，那簫回了一聲，斷續抖顫的聲響，然後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噲，你不願講麼？」那問的人又覆了一遍，他自己禁不住要多嘴。可是馬上又寂靜無聲了，鉛青色的手依舊放在桌上沒有移動。那手微微的動了，這一羣人歎了口氣，定一定神，把眼光抬起來。却看見這死而復蘇的藍沙勒司的一雙眼光正射着他們，目光一瞬什麼人都射到了，又沉重又可怕。

這是藍沙勒司從墓裏出來之後的第三天。從那一天以後，大家覺得他的瞪視，含着破壞的能力，但無論那種永遠被這瞪視摧毀的人，或是那種方在生命之源的，那是和死是一樣的神秘，都不能立意抵拒那目光，也不能說出那一雙黑瞳人之中所蘊蓄着不動的恐怖究竟是怎樣。他很沉靜很簡單的看着，使人覺得他既不想隱藏什麼，又不想說出什麼東西來。他的眼光是冷酷的，似對於一切生人全然淡漠的；而這許多魯莽人，他們起初繞着他擠在一塊，不注意他，現在却竟聽了這不則聲的魁偉的曾用華麗名貴的長袍拂過他們的人的名字，覺得又古怪又懼怕了。太陽不會停止放光，噴泉也不會停止跳躍，東方的天空照常是沒有雲而且青翠，但是誰會受了他那不可測度的瞪視的，便再不覺得有太陽了，再不聽見有泉聲了，再辨不出他的本鄉的天色了。有時他悲哀的號哭，有時他揪着自己的頭髮，失望的喊

救；可是大概的人，被藍沙勒司的瞪視所中以後，就漫無知覺的暈去，慢慢地銷沉，好幾年之後纔死。他們當着個個人的面前死了，顏色銷褪，憂鬱昏晦，和生在石上的樹木枯死一樣。那些瘋狂號呼的人間，或回復了生命，但是其餘的，永遠不能了。

「你竟不願告訴我們麼，藍沙勒司，你在「那邊」看見些什麼啊？」問的人第三次說。但是這一次的聲音也發暗了；他的眼睛呆呆的看着，顯出一種死灰色的疲弱。一切當場的人，面上也都罩着那同樣的霧一般的死灰色的疲弱了。那批生客呢？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會聚到一處，或是爲什麼都圍着這華美的桌子坐着。他們都不講話了，猶豫不定的想走了；可是他們不能抵抗那散佈在他們肌肉中的疲弱。他們只好仍舊坐着，人人互相隔離，不敢接觸，像黑夜天空裏散佈的點點微光。

音樂隊是僱來吹打的，所以他們又拿起他們的樂器來奏那喜音或悲音了。那音樂還是音樂，永遠是一樣的音調，可是客人們聽了，却很詫異。他們想，這音樂究竟要他作什麼，爲什麼一定要請這一班人來彈那弦索，把氣吹到那小管子裏去，放出這樣的怪聲，那有什麼好處？

「他們奏的多壞哪！有一個說。

音樂隊受人奚落了一陣，回去了，然後那班客人一個一個的辭別，因爲時光差不多要夜了。那冷靜的黑暗裏住他們，使他們的呼吸也輕鬆了些，忽然各人的面前都有一個藍沙勒司的形象站着，滿身有嚴酷的冷光。他站在那邊，板着死屍的青臉，穿着新郎的衣服，華美燦爛，在他的一雙眼睛之中，那冷冷的瞪視的深處，潛蓄着恐怖！他們又不覺都呆呆地立着，化成了石像。黑暗裏住他們，而黑暗之中，耀起了那可怕的鬼魅，怪異的景像，顯出那三日三夜受過「死」的權威的監視的人。他曾死了三天。太陽升起，落下了三回——他僵睡着。小孩子們跳着玩着，澗水流過石頭喃喃的私語着，滾熱的沙塵在馬路上揚着——他死着僵着。現在他又到人世之中了——觸着他們——看着他們——他看着他們啊！從他瞳人

的黑圈之中，竟像黑的玻璃，那不測之深的『那邊』正向人類全體瞪視呀。

## 三

沒有人照顧藍沙勒司了，也沒有朋友親族和他一處住了。只有那偉大的沙漠，裹着聖城，接近他住所的門檻。他進了他的家，新娘一般的睡在床上，把一切的火光熄滅了，沒有人去留心藍沙勒司。一個個都走開了，他的姊妹馬來和馬薩也不得不走開了。馬薩還有好些時不忍離開他，因為伊不知道誰肯來服侍他照顧他。伊哭着祈禱着。可是有一天晚上風在蒼涼之中盤旋，沙沙作聲的柏樹在屋頂上灣着身子，伊靜靜地穿起衣服，靜靜地走開了。藍沙勒司說不定是聽見那門怎樣砰砰的響——那門沒有關得好，所以風吹的只管向門樞上碰響——可是他不會起來，不會出去，不會想看看這是什麼緣故。那柏樹在他的頭頂上徹夜的胡哨，那門徹夜的搖擺不已，讓那冷酷貪婪的荒涼掩入他的屋子裏，直到天亮了纔歇。個個人當癡子一般的防杜他，他們想把個鈴子繫在他腳上，免得驀然碰見他。可是有幾個人灰了臉色說，這法不行，倘然夜間有人在窗前聽見了那鈴聲，豈不要嚇死麼？

他是不顧自身的事的，所以若不是他的鄰人，提心弔膽的給他些東西吃，他或者竟要餓死，也未可知。食物是差小孩子送與他的。小孩子們倒不怕他，也不做出那種對於不幸人的無意識行爲，去笑他。他們對於他是冷淡的，藍沙勒司也冷淡的還答。他不曾表示感謝他們服務的意思，他也不曾拍着那雙黑手，把眼光射進那些明朗的小眼睛中。他的房子經那風雨的蹂躪漸漸要坍了。他的餓羊，早已四散到隣家去了。他的新郎衣服漸漸舊了。這衣自從那個快樂的日子，音樂喧闐的時候，穿上身以後，不曾更換過。據他看出來新與舊，破碎與完好是沒有差別的。燦爛的顏色也都焦了晦了；城裏的惡狗和荒蠻中的荆棘，把這美麗的衣服撕做碎片了。



日間的太陽光一點沒有憐憫的射到一切生物身上，蠟子也要向石頭底下藏躲，熱得發瘋想刺人，他却在那火燒一般的光燄之中一動不動的坐着，他的青臉和蓬鬆的鬚鬚，高高仰起。

那些人還敢和他說話，有幾人問他說：「可憐的藍沙勒司，哪你這樣坐着，看着太陽，覺得有趣麼？」他回答道：「不差，有趣的。」

衆人便自然會想到那墳墓中三日三夜的冷氣一定是極大的，黑暗一定是極深沉的，全地球上沒有穀足的光和熱能把藍沙勒司再暖起來，把他那雙幽闇的眼光再明亮起來了。問話的人嘆一口氣也就走開了。

太陽要落山的時候，平照地面，光紅而紫，漸漸向地平線下退回去了，藍沙勒司就走到沙漠中，向着太陽直迎上去，好像是想追到他。他常常這樣正對太陽走，那些要想跟他看他夜間在這沙漠之中究竟幹些什麼的人，心中都生了個抹不去的印象，偉大的地面紅的背景上有那高而且壯的人形的黑影。日夜的恐怖把他們驅逐開了，因此衆人從沒有見過藍沙勒司在夜間的舉動，不過那黑而偉大的人影映着那紅的背景，那幅印象永遠在他們的腦筋之中燒灼罷了。畜生眼中迷了灰沙，用前腳去揉揉，他們也照着這個樣子蠢蠢地用手去揉他們的眼睛；可是藍沙勒司所留的印象是揉不去的，除非死了。

有多少人住的很遠，他們從沒見過藍沙勒司，只有從傳聞知道他。有些人因好奇而大膽——那是因爲懼怕纔生出來，却又勝過懼怕心的，一日他們忍着心，趁藍沙勒司曝在日光裏的時候，走近身邊和他談話。當時他的形容已變得很好，沒有什麼可怕了。這些拜訪的人起初都咬了指頭心裏暗笑這聖城裏人的愚蠢。可是那短時間的談話告終了，他們回得家裏的時候，他們的神情，凡聖城裏的人馬上都看出，就要說：「又有了幾個瘋子跑去受過藍沙勒司的瞪視了。」那說話的人把手舉起了表示憐憫的意思。

別個拜訪的人又來了，其中有勇敢的戰士，披着丁當的甲冑，他們是不知道懼怕的，還有快樂的少年，他們且笑且歌的作樂。那匆忙的商人，跑進來的時候，金錢噹噹的作響，還有那胸裏驕傲的跟人把手杖倚在藍沙勒司的門上。但是出來的人沒有一個和進去的時候一樣的一個可怕的影子已罩上了他們的靈魂，這舊而熟的世界已換了新樣子了。

那些人被藍沙勒司的瞪視所打擊之後，有覺得願意說的，狀出他們所受的變化，大致如下：

「一切東西眼所見手所觸的都變成空虛的了，輕而透明的了，像是黑暗中的淡影。這黑暗包住了全宇宙。太陽的光線不能驅逐這黑暗，月光也不能，星光也不能，這黑暗像慈母懷子一般的擁抱了地球，把他裹在一個無邊的黑幕裏面。」

「這黑暗透過一切物體，連鐵和石也透進去；於是物體裏的分子，也失去了他們的聯絡一致，變成孤寂了。甚至於穿過分子的心，於是分子的分子又變成孤寂了。」

「偉大的空虛包圍着宇宙，中間不是眼所見的東西填實的，不是太陽，月亮，或星辰，他無邊際的擴張着，處處透進去，把一切互相隔離，物體隔離物體，分子隔離分子。」

「樹木在空虛中散佈樹根，他們自身是空虛的寺院，房子和宮庭在空虛中建築起來——一切都是空虛的；而人在這空虛之中，不休止的動着，他自己也是空虛而且輕浮，像個影子。」

「時間的感覺也不再有了；一切事物的『起』『結』都混成一體，一所房子剛剛在建造，人可以聽見木匠的斧聲錘聲，却早已看見坍塌的現象了，於是有坍塌的所在，都見有空虛。」

「一個人剛剛出世，呱呱墮地的聲中，早已見他頭上有葬燭，立刻他就消滅了；從見有那人和葬燭的地方，立刻又只見一片空虛。」

「人被黑暗和空虛的荒涼裹住了，對着無窮的恐怖，絕望地抖戰。」

那些願意說的人是這樣說。可是那批不願意說的人和靜靜死去的人，恐怕若說起來還不止此罷。

## 四

那時羅馬有個雕刻名家奧來留斯（Aurelius）他用黏土、大理石或是青銅造出「人」和「神」的像，美麗絕倫，人都承認他是不朽的。但他却不自滿足，他說世上還有極高超的「美」，他從未曾用大理石或青銅表現出來過。他說：「我還不能把月亮的光聚起來。」又說：「我還不能把太陽的光聚起來。我的大理石中，不會有靈魂，我的美麗的青銅中，不會有生命。」所以每到月夜，他總慢慢地在路上獨步穿過那柏樹的影，他的白色罩衫在月色之中閃光，碰見他的人往往帶着笑對他說道：「你是在收聚月光罷，奧來留斯？你爲什麼不帶個籃子呀？」

他呢，也笑一笑指他的眼睛說：「這就是我的籃子，裝那月光或日光的。」

這是真的，他的眼中照着「日」和「月」，不過他不能把這光輝傳到大理石上。這件事是他終生的憾事。他是古來貴族的遺裔，他有賢妻和令子，除開這件憾事以外，什麼都不缺了。

藍沙勒司這幽默的流言傳到他耳朵裏之後，他就和他的朋友妻子商議，決定要從長途的水程到猶太去看看這死而復活的奇蹟。他那時正覺得寂寞，他想借這輪遊行蘇息他的疲弱精神。人家告訴他關於藍沙勒司的話，他都不怕。他對於「死」很有過深思的了。他不歡喜「死」，也不歡喜人家「調和生死」的主張。他想在一方面，是美麗的生命；在那方面，是神秘的死亡。人類的幸福莫過於生——享受生命和生命底美。他早有這心思，要從藍沙勒司身上證實這見解，並且還想把他的靈魂也像他的身體一樣回復到生命。這事情並不像是要竟不能成功的，因爲那關於藍沙勒司的報告，雖然那麼奇怪可怕，並不見得就是他的真相。不過是一種對於他的形狀的驚駭罷了。

黃昏時候，藍沙勒司正從石上立起身來，追那將沒的夕陽的時候，這拉羅馬富人，伴了個挾械的奴僕走近他，高聲喊道：「藍沙勒司！」

藍沙勒司看見一個驕傲而美的臉，因名望高而有光彩，還有白的罩衫和寶石，在日光中照耀，鮮明的陽光使那頭和面有些像黯然放光的銅像——藍沙勒司的所見，就是如此。他就很服從的坐了下來，懶懶的把眼光低垂了。

「我那可憐的藍沙勒司哪，這是真的，你不十分好看。」那羅馬人靜靜的說，一面弄他的金鍊子。「我那可憐的朋友哪，你竟是可怕的你，那天小小心的落到死的手裏的時候，你竟不會躲懶。不過你竟和個桶子一般胖，凱撒說過，「胖子也不壞。」我不懂爲什麼緣故，別了這樣怕你。你能許我和你同住一夜麼？天晚了，我沒有住所。」

從來沒有人問過藍沙勒司要和他在一起過夜。

他說：「我沒有牀舖。」

那羅馬人說：「我有些戰士脾氣，可以坐了睡的，我們點個火罷。」

「我沒有燈火。」

「那麼我們可以像朋友一般在暗中談話。我想你該有些酒罷？」

「我沒有酒。」

那羅馬人笑了。

「現在我明白了，你爲什麼這樣憂鬱，你爲什麼這樣不喜歡你這第二次的生命。沒有酒麼？不妨，不喝酒就是了。你知道有些話是和「福流寧酒」一樣，要沁入人腦的麼？」

他把頭略動了動，他的奴僕出去了。他們倆留在裏邊，仍舊是那雕刻家先開口，不過看來那將沒的

陽光已侵入了他的談話了。他們都變了枯白了，灰敗而空虛。差不多是在腳上顫，差不多是在打滑，要倒下去，好像是被『怒』與『失望』的酒灌醉了。黑色的縫隙插入兩人中間——像巨大空虛和巨大黑暗的遠遠的暗示。

『現在我是你的客人了，你不該怠慢我，藍沙勒司！那羅馬人說：『死過三天的人，款待客人的禮節是仍舊要盡的。三天人家告訴我，你到墳墓裏去過三天。那邊一定是很冷的……恐怕你是從那邊纔得到了這不用燈火不喝酒的脾氣。我喜歡有點燈光的。此地黑得這樣快。你的眉毛和額角有一條有趣的線，好像是地震時坍塌的古堡的遺跡。只是你爲什麼穿上這樣古怪難看的衣服呀？我見過你們這兒的新郎，他們穿這種衣服——這樣可笑的服式——這樣可厭的大衫……你是個新郎麼？』

太陽已沒了一個巨大的黑影馬上要從西方來了。好像偉大的裸着的足在沙上沙沙地走。襲人的晚風也從後面暗暗地起來了。

『你在黑地裏看來格外要大些，藍沙勒司，好像你在這幾分鐘之內又長胖些了。你不要是靠黑暗滋長的麼，或者竟是如此麼……我情願有個燈火……一星之火……只要一星之火。我很冷。這兒的晚上是這樣冷的難受……若不是如此黑，我要說你是在瞪着我，藍沙勒司。不差，看來你是瞪着。你是瞪着我罷……我覺到的——現在你微笑了。』夜已到了，一個厚重的黑暗充滿空中了。

『明天太陽再升起來的時候，多好……你知道我是個大雕刻家……我的朋友們這樣稱我。我創造，不差，他們說我是能創造的。可是創造是必須要陽光的。我把生命給冷的大理石。我拿唧唧的青銅在火中鎔，在一個光輝的熱火中。你爲什麼用手觸我呀？』

『過來』藍沙勒司說，『你是我的來賓。』他們走進了屋子。長夜的黑影落在地面上……  
奴僕候他的主人候的倦了。紅日一高，他逕自進房子去看。他看見他的主人和藍沙勒司正在炎炎

日光之下，並肩坐着。他們直直的向上看，默然無聲。

奴僕流着涕高聲喊叫：『主人哪，你惹了些什麼了，主人哪！』

就在這一天，奧來留斯動身回羅馬。他整天是滿腔心思而且沉默，對於一切東西都極留意的攷察。來往的人，船和海洋，像是要回憶些什麼東西似的。在海上的時候，剛巧有大風浪，奧來留斯總不離艙面注視着那翻騰上下的波浪。他一到了家，他的家族中人都被他的突然改變的性情嚇了一跳，但是他喊着說：『我明白了！』

他那長途旅行的塵穢衣服，還沒有換得去，他就動手工作，大理石的唧唧之聲與他的斧鑿聲相應。和他工作得又急切又久長，不和一人接談。後來一天早晨，他宣告成功了，發出命令叫他一切的朋友藝術批判家，都請得來。然後他穿了華麗的大衣，上面閃着金光，炎着 *Byssin*（一種顏色美麗的織物）的紫光。

『這兒是我所創造的一件東西，』他沉吟的說。

他的朋友們都看那東西，他們的面上立刻都罩上了一重深憂底影子。這是一件古怪的東西，是個人眼中從沒見過的東西，然而却不失為一件不能識的新物狀。他們見一個薄弱而拳曲的小枝上，所謂小枝，也不過是個『近似』有一堆一堆拳曲的，奇形怪狀的，不成模樣的醜陋的不可名狀的東西，或從外繞向裏，或從裏繞向外——許多野怪的碎片，似乎有互相散開的意思，而態度又是很柔弱。偶然，在有一個野怪的突出物之下，發現了一個雕刻得極奇怪的蝴蝶，那蝴蝶的翼子薄至透明，顫顫地有欲飛的神情。

有一個人問道：『那古怪的蝴蝶是什麼意思呢，奧來留斯？』

『我不知道』那雕刻家回答。

真情是要宣露的，於是他的朋友之中的一個，平素是最愛奧來留斯的，說：「我那可憐的朋友啊，這個醜的很，非毀去不可。拿錘來。」於是他敲了兩下，把這塊古怪的東西毀壞了，只剩下那奇異的蝴蝶。

從此以後，奧來留斯再不創作什麼東西了。他從此對於大理石和青銅，連他自己創作裏面所蘊着的不朽的美，都絕對的冷淡了。他的朋友們希望再把那從前的靈機注入他的心中，想要復活他那已死的心靈，就領他去看別人的美麗創作，但是他依舊冷淡得很，也沒有笑容來暖他緊閉的雙唇。直至他們和他說了許多美的話頭，他只懶懶地答道：「可是一切這類東西啊——是個大謊。」

到了日間，太陽旺了，他就走進他那佈置得宏富而美觀的花園裏，找到一塊沒有陰影底地方，也把他的禿頭和鈍眼向着那閃灼燒人的日光。紅蝴蝶白蝴蝶繞着飛撲，下到大理石的水池裏，池裏流着跳躍的水，這水是從一個降福的半醉的人羊神像的口內流出；只是他坐了不動，好像在別處地方，那個人的影子，那個人呢，此時正在那沙漠的路口，一動不動的坐在猛烈的日光底下。

## 五

末後藍沙勒司被奧格斯德大帝 (The great Augustus) 召到羅馬。

他們又把極華麗的衣服給他穿，好像他是命中注定該做一世新郎（那新娘是個不知何許人），直至死了為止似的，又好比是個舊棺材，已是破爛，却一重一重的加上金漆，掛上華美的繆絡似的。常時他們引導他走，竟像是個迎親之禮。前導高聲鳴號筒，喝道子，讓這欽差大人走。不料他所過的道路都空虛了。他本地地方的人都痛恨這藍沙勒司可厭的名字，這神妙不測死而復蘇的人，所以一聽見說藍沙勒司要來，就馬上避開。掌號人吹着寂寥的號聲，只有待滅的回聲從沙漠中答他。

於是他們扶他上那最愁鬱最華麗的船，那船是常常在地中海的碧浪中映着影子的。船上裝着不

少人，可是那船却靜靜地像個棺材，那海水在灣曲的船頭上分路走，似乎在那裏悲哀。藍沙勒司寂然坐着，把頭向着太陽，靜聽那潺潺的水聲。遠遠地是那班水手和使臣聚在一堆，像一羣苦惱的鬼。倘使那時風暴猝發，或是疾風破了那張紅色的帆，那船恐怕就要沉沒，因為船上人沒有一個有毅力的「力量」和「志願」來爲「生命」奮鬥的了。有幾個跑到船邊上，急切地注視那碧綠透明的無底深淵，說不定從他們的幻想看見了一個水中女神把粉紅的肩膀露一露，或者一個醉狂歡樂的半人半馬形的海神用他的蹄子翻起水浪。可是這海面却是荒涼沉默的，無底深淵，也是如此。

藍沙勒司在這「永久之都」（指羅馬）中亂走，似乎一切的富饒，一切高大建築的威嚴，一切高貴生活的光輝，美麗和音樂，都只是沙漠中的風的回聲，或是飛揚的熱沙的矇矓影象。車馬滾滾地過去，亂哄哄的強壯的，美麗的，驕傲的人，這城的建造者，和這城市生活的享受者，跑過，歌聲唱出來，泉水狂笑，醉漢高談，哲理醒者微笑，靜聽的時候，女人們珍珠般的笑聲充滿了空中，馬蹄在街道上震響。在這四圍歡聲之中，這厚重的人冰冷靜寂的，在城心裏移過，在一路上放射悲哀憤怒和懷疑的苦痛。誰敢在羅馬憂愁麼？那班蹙額的市民憤憤的問：兩天之內，那嘴快的羅馬人都知道有這藍沙勒司了，知道他是從墳裏忽然復活過來的人，大家都惴惴地避過他。有許多勇敢人預備試試他們的力量，得了他們那無意識的呼喚，藍沙勒司就乖乖的走來了。皇帝因爲國事旁午，把召見的事延宕了，於是藍沙勒司在民間來往了七天。

一個快樂的醉漢紅唇上帶着微笑遇見了他，喊道：「喝酒啊，藍沙勒司，喝酒啊，奧格斯德大帝見你喝酒不會笑麼？」於是赤身的混沌的婦女笑了，用玫瑰葉把藍沙勒司的青手裝飾了。可是那醉漢看着了藍沙勒司的眼睛——他的快樂就永遠消滅了。從此以後他永遠的醉了，他不再喝酒，但常常是醉的，不再有那酒所發生的快樂思想，却被可怕的惡夢蒙住了。可怕的夢境變成了他的破碎精神的食物，可



怕的夢境，將他日夜關在怪異的幻想之中，他不怕那個「死」，却怕那「死」的前驅的顯現。

藍沙勒司碰到了一個少年和少女，他們倆是相愛的，他們的愛情是極甜蜜的。少年臂膀抱住他的情人，用溫柔的口音說道：「你看看我們，藍沙勒司啊和我們來快活罷。天下有比愛情還利害的東西麼？」

藍沙勒司就向他們看了一眼，於是他們一生永久相愛了，只是他們的愛情變為可慘而幽暗，竟像那墳墓上的柏樹把樹根鑽進墳墓的腐爛地方，雖然他們的尖頂，在寂的黃昏，要想上觸蒼天，也是無用。他們被無底的生命力牽合，他們的涕淚攪和着親吻，他們的快樂攪和着苦痛，這些都不過使他們自覺對於靜默的「空無」處於奴隸地位格外明顯罷了。永遠的和合，就是永遠的分離，他們不過如火星一般的閃了一閃，又如火星一般的在無邊黑暗之中熄滅。

藍沙勒司碰到了一個傲慢的哲人，那哲人對他說：「你所能告訴我的，我都知道了，藍沙勒司。你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來嚇我麼？」

但不到一刻，哲人也覺到了：「恐怖的知識」不就是恐怖的「自身」，「死」的「景象」也不是「死」的「自身」。他覺到了，在無窮的眼目中，看出來，智和愚是一樣的，因為無窮不認識他們。於是那知與不知，真與假，頂與底中間的界限消滅了，於是他的懸而無薄的思想中斷了。於是他抱了他那頹白的頭昏昏地喊道：「我不能想了！我不能想了！」

所以在死而復蘇的藍沙勒司的冷酷的瞪視之下，一切承認生命的事，意義和快樂，都燬滅了。羅馬的人民都說放他去見皇帝是很不利的，還不如把他祕密地殺死埋去，謊說是失蹤就完了。於是劍都磨快了，受了人民的意旨來幹這事的少年，宣告暗殺已預備好了，忽然奧格斯德傳諭召見，就此把這殘忍的舉動打消。

衆人雖不能除去藍沙勒司，但總覺得他面上所表出的冷酷底印象應該稍為軟化一些纔好。有了

這一層意見，就喚了許多思想高明的畫家，剃髮匠，和美術家。忙上一夜工夫，裝飾藍沙勒司的面部。他的鬚鬚都修整了。他臉上難看的死青色，都用顏色遮過了。他的手塗了白粉，他的兩頰塗了胭脂。他臉上一條條的惹嫌的在墳墓內生的裂紋都填平了，也塗了色；而且在這光滑的面上細細地畫上善良性質的皺紋和笑容，還有討人歡喜的，和善的，快活形容。

藍沙勒司冷冷的任他們播弄，立刻變成個魁梧好看的老年人了，是個安靜的，溫慈的，兒孫繞膝的，老頭子。好像那講述有味故事的時候的笑容，還留在他的嘴角。溫和的柔順，還藏在他的眼梢。只有那結婚的服飾，他們不敢替他脫去，並且他們不能改變他的眼睛——那黑而可怕的眼睛，裏邊有那不可思議的「那邊」向外瞪視。

## 六

藍沙勒司是不受那皇宮的宏偉所動的。他依舊呆呆地很冷淡。他看沙漠邊上坍塌的房子和這挺拔壯麗的皇宮沒有什麼分別。他看脚下的白石路也和沙漠中的沙地一般。那班華服而驕傲的官兒也，正和空中的「虛空」一樣的不實在。他走過的時候，他們不敢看他的臉，恐怕和他眼中的毒光相觸；等到他重步子的聲音宣告已走過了。他們的頭就都抬起來，他們的眼睛和帶着畏怯的好奇心，趁他慢慢地走進皇宮的時候，細對着這又高又大微微駝背的老人默看。假使單是死的「自身」出現了，人不一定要這樣的怕，因為死只有「死人」知道，活只有「活人」知道，兩者之間是沒有橋樑的。然而這奇異的人竟知道死，並且知道他的人都覺得他是神祕而可恨。「他要殺我們偉大神聖的奧格斯德了。」衆人因怕極就喊了起來，並且咒詛罵他。他却慢慢地呆呆地走過他們面前，一直向宮中進發。

凱撒（即 Augustus Coesar）早已知道誰是藍沙勒司，早已預備見他。他是個極勇的人，他自己

覺得他的權力是不可抗的。所以這回碰到這死而復蘇的奇人，他不願靠旁人的軟弱幫助，人對人，面對面，他見了藍沙勒司。

「不要把你的眼睛釘住了看我，藍沙勒司。」他命令他。「我聽說你的頭足和米杜薩（Medusa）一種怪物，龍類，形如婦人，面怪醜，人見之即化為石。」的頭一般，被你看的人都要化成石像的，但是我要細看你一下，在我不會化石以前我要和你談談。」他用玩笑的精神，掩住他心中真真的疑惑。

他走近，他細細的審視藍沙勒司的臉和他奇特的婚服，他的眼光雖則銳利嚴刻，却被那巧妙的假飾所欺瞞。

「哦，可敬的先生，你的相貌並不可怕。那班人真豈有此理，竟把這樣一個可敬的和善的相貌說得如此可怕，好，我們談罷。」

奧格斯德坐下，一面看一面說道：「你進來的時候為什麼不向我行禮？」

藍沙勒司冷然答道：「我不知道一定要行禮的。」

「你是個基督教徒麼？」

「不是。」

奧格斯德點了點頭。「很好。我不歡喜基督教徒。他們搖動那「生命之樹」，不許他結果子，把芳香的花在風裏吹散。可是你是誰？」

藍沙勒司微微用些勁，答道：「我已死了。」

「我知道的，可是你現在是誰呢？」

藍沙勒司的回答來得很慢。末後他模糊的道：「我已死了。」

「聽我說，客人。」那皇帝疾怒的說，把他一向胸中的所見說出來。「我這帝國是「生命」的帝國，

我的子民是「生命」的子民，不是「死亡」的子民。你在這兒是贅餘的。我不知道你是誰，我不知你在「那邊」見了些什麼，可是你若說謊，我就恨你的謊話。你若說實話，我也恨你的實話。在我的心裏，我覺到「生命」的騰躍；在我的手裏，我覺到我的權力；我驕縱的思想和鷹的飛鷹一般；我的身後，在我的權力保護之下，在我所手創的法律的陰影之下，人都要生活，要工作，要快活。你聽見這神聖的「生命」的調和麼？你聽見那「戰」的呼聲，使人投入「將來」奮鬥進行麼？

奧格斯德很尊嚴的伸開兩臂，鄭重的喊道：「大神聖的生命哪！福降到你身上！」

但是藍沙勒司仍默然不響，皇帝更嚴厲了，接着說：「你在此地用不到可憐的殘餘者，一半被「死」食了，你把衆人裝滿了「愁苦」，使他們嫌惡「生活」。你像田中的幼蟲，食去成長的快樂種子，流出失望和憂鬱的滋膏。你的實話像一個夜行刺客手中的鏽劍，我就要把你當刺客辦，治你死罪。可是我先要看你這雙眼睛的「裏面」。只有懦夫或者怕這雙眼睛，勇敢的人是會激勵向前奮鬥戰勝的。看着我，藍沙勒司。」

起初，神聖的奧格斯德受着藍沙勒司的瞪視，止當尋常的朋友看他一樣，柔和誘惑，溫軟動人。他心裏所預料的不是恐怖，是一種安靜的休息，以爲那邊所住着的「無限」是個可愛的女郎，是個仁慈的姊妹，是個慈母。那溫和的懷抱發生得還要強些，直至他覺到，據他所見，是一個溫唇的氣息，急着要親吻……於是，他忽然覺到，好像有許多鐵骨突出，狠狠一札，在一條鐵帶之內把他縛住了，冷的釘子刺到他的心，慢慢地深入。

「他傷了我了，」神聖的奧格斯德說，臉色漸變灰白；「可是你看，藍沙勒司，你看！」

厚重的門，把「永久」隔斷的，慢慢地開了，從這漸展漸大的門縫中，有可怕的無窮的恐怖，冷冷地靜靜地流進來。「無邊的空虛」與「無邊的幽暗」像兩團黑暗似進來，把日光滅了，把地盤從腳下抽

去了，把天蓋子從頭頂上揭去了。這時，奧格斯德覺得心中冰冷的苦痛停止了。

「看着我，看着我，」藍沙勒司奧格斯德命令他，聲音漸漸發顫……

時間已停止了作用，事物的「起」和「結」碰近了。奧格斯的寶座，那是新建成的，毀成片片了。空虛佔了奧格斯德和寶座的地位。羅馬也潛然燬滅。新的城，在原地興起了；新城也被空虛抹去了。城市，王國和國家，都和虛幻的巨人一樣迅速的倒滅在空虛中間——被那「無窮」的黑肚子吞進去了。……

「停止。」那皇帝命令他。他的聲音已有了些冷淡。他的臂膀軟軟的垂下了，他的鷹目閃了閃光又暗晦了，正和這壓人的黑暗相爭持。

「你殺了我了，藍沙勒司，」他呆呆地說。

這幾個失望的字救了他了。他想到了他的子民，他們的保障就是他。這是一個銳利的拯救，痛苦地刺進他的昏昏之心。他想到他們命中注定要死亡了，他滿心苦痛。他們這時像是幽暗無窮之中的光輝影子——多少可怕接着就像有許多人脆薄的器皿充滿了「生命鼓動」的血和心，那是知道分辨憂愁和大快樂的——於是他很柔和的想着他們了。

於是他的思想和感覺，一刻兒傾向到「生命」一方，一刻兒又傾向到「死」的一方，後來他究竟漸漸地回到了生命的路上，在那痛苦和快樂之中，找出了一個庇護的東西來抵抗那無窮底幽暗。空虛和恐怖。

「不，你沒有殺我，藍沙勒司，」他毅然地說。「但是我要殺你了。去罷！」

暮色上了，神聖的奧格斯德喝酒吃餓極其快樂。不過有些時他的手舉了起來不垂下去，有時他的眼光暗一回，似乎有一個冰冷的恐怖的波浪在他腳下上沖。他是戰敗了，可是沒有被殺，他像個黑影，等他的定數。他在夜間常常被恐怖驚擾，但在日間，仍舊有生命的快樂，和有生命的憂煩一樣。

第二天，由皇帝的命令，用熱鐵把藍沙勒司的眼睛焚去，送他回家。雖是奧格斯德也不敢竟殺死他。

藍沙勒司回到沙漠中，沙漠把蕭蕭的風聲和炎炎的日光迎接他。他仍舊坐在石上，把編好的鬚鬚高高舉着，兩個黑的洞從前是那雙眼睛，呆呆地很可怕的望着天。遠遠地有那聖城，不絕的風起雲湧，可是近他身子的一切都荒涼寂寞。沒有一個人走近那地點，那藍沙勒司神妙不測死而復活度他餘生的地點，那鄰舍久已搬空了。他的受詛底知識，被熱鐵從他眼中深深地逐進他的心裏的，仍是埋伏在那邊；這是埋伏着，是要用幾千隻人所不見的眼睛跳出來射到人身上的，仍沒有一個人敢向藍沙勒司看一看。

向暮的時候，太陽脹成朱色，漸漸變大，漸漸向西方沉下，盲目的藍沙勒司摸索着追上去。他絆在石塊上打跌；他慢慢地爬起肥大而衰弱的身體，又向前追，他那黑魘魘的形狀和伸出的臂膀，背着夕陽的紅幕，像個十字架。

有一次他出去了永不回來。藍沙勒司的第二次生命就這樣告終，那藍沙勒司便是三日三夜睡在墳墓中，受死的不可思議的束縛，然後神奇不測的死而復生的那個人。

## 獸的先導

俄國梭羅古勃著  
周建人譯

室內靜謐而且平安，沒有歡樂也沒有悲苦。電燈點着，四圍的牆壁是似乎很堅實，像堅石似的，不可毀滅的堅固。窗門上有厚實的，墨綠色的，比壁紙更綠的窗幃蒙着，對窗的一扇大門已經門了，並且鎖着。

旁邊的牆壁上的小門也是如此。但在門外，在廣闊的迴廊中和陰冷的客室中，只是黑暗和空虛。有許多美麗的拚欄懷慕着他們的南方的家鄉。

古羅夫睡在綠色的床上。他兩手捧着一本書。他讀他的書，但時時停頓。他迷迷夢夢的想——並且常常只想這一件東西，常常想着「他們」。

「他們」是已經近來了。他早已覺着了。他們却都潛伏不出。他們是已經很逼近了。他們颯颯的環繞着他，差不多是聽不見的，但是好久不在他的前面顯現出來。在這數日之前，古羅夫已看見了第一個他醒來，疲倦的，淒涼的，蒼白的，並且他懶懶的扭着了電燈，去破那天早晨的陰沉。他突然看見了他們中間的一個，微小，灰色，靈活，而且敏捷的，「他」蹣過他的枕頭，吃吃的說了些什麼，便藏匿了。

自此以後，早晨及晚上，灰色的，靈活的，敏捷的，他們總是環繞着古羅夫跑。今日，他已經等他們的出現了。

他的頭時時覺得疼痛。他又時時覺得發冷，忽然又復發熱。隨後從一隅裏跑出瘦長的熱病，而孔黃色而且醜惡，枯樵露骨的手，到他的旁邊坐下，睡在他的身邊，抱住了他，在他的面上接了吻，微微的笑着。這撫愛的而且狡猾的熱病的快速的接吻，和他的頭中緩緩的震痛都使他快樂。

衰弱便流遍了他的四肢。困倦又布滿了他的全體了。但是這都是愉快的。他所知道的，在世上的，人已變了遠隔，不關切而且完全成了不必要。他覺得他只願與「他們」這些安靜的家鬼共在這里罷了。古羅夫有好幾天不出門。他關鎖了自己在這屋中。他不許人去看他。他只獨自坐着。他想念他們，等着他們。

一一

忽然的，而且不意的，這個甜美等候的困倦忽然中斷了。在外邊門外起了很響的叩門的聲音；隨後

又聽得堂中有從容的脚步聲響。

古羅夫正轉過臉向那門口。一股冷風衝入室內，他一寒顫的時候，看見一個相貌奇異而野的小孩。他穿着麻布的衣服，但裸了他的半身，兩臂也赤着。他的身體被太陽晒作棕色。他的拳髮是黑而且光亮；他的兩眼也是黑而且閃閃有光。是一個異常的端正而且美好的面孔，但是這樣的一種美，看去却是可怕的。不是一個和善的臉，也不是醜惡的。

古羅夫見這小孩進來也不驚異。他的心中已有了主見了。他能夠聽他們家鬼怎樣跳去而且藏匿了。

於是這小孩說道：

「亞列司多瑪，昆你已經忘了你的宿約麼？勇敢的人的行爲是這樣的麼？當我在生命危險的時候，你竟自逃了。你約我的事，你似乎不願照行。我找尋你已經這樣長久了。看呵，我現在尋着你正在快樂中過活，沉溺在奢華中間。」

古羅夫很懷疑的，看着這半身裸赤的美麗的孩童，一個模糊的記憶在他的心中醒過來了。長久而且已經遺忘的事，不分明的現出來，他的記憶苦苦的搜索一個解答。這謎語雖然覺得極近而且極熱的，但終不能猜破。

那里是堅定不拔的那些牆壁呢？古羅夫的四週已經起了事端，已經有變故發生了。但是他困在古時的記憶的紛爭中間，所以他不會覺到那些變化。他只是對這奇異的孩子說：

「親愛的孩子，不要含蓄責難，明白簡單的告訴我罷。我應許你的是什麼事情，並且我拋棄你是在什麼時候。我憑了一切神聖的對你立誓，我的良心決不許我去做像你所譴責我的那種卑劣的行爲的。」



這孩子點了頭，發出響朗和諧的聲音回答：

「亞列司多瑪，你本來是巧於詞令的，在行為上也正一樣取巧。如我說你拋棄我在性命的危險之間，這話是並非譴責，並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爲什麼說到你的良心。我們的這個計劃是困難而且危險的，但你爲什麼用遁詞去說他。你用了巧妙的話，又伴作不知道在這太陽未出的清晨裏所出現的事件，你能騙得過什麼人，說你從前不會給我定過約麼？」

電燈變了朦朧了。天花板似乎很暗而且很高似的。在房中有一種草的香氣——但是這是什麼草呢？他的名目從前曾經很甜美的在他的耳上聽到過在這香氣飛舞中間，一股冷氣似乎直竄入房中來。古羅夫立起身來，並且高聲叫將出來：

「我們商量過什麼事？我決不抵賴，親愛的孩子，我只是不明白你方纔所說的是什麼事。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古羅夫覺得這小孩子似乎看着他，却又似乎不看他。雖然這孩子的兩隻眼睛是一直朝着他，但是這眼睛又似乎看着別一個非人世的人。這身子似乎和他的的是相合的，但又並不是他。似乎一個古舊的靈魂佔有了古羅夫，而且將包裹在青春的久經失却的新意之中了。

他的週圍黑了，空氣變得更新鮮而且更冷了。在他的心裏感到一種原始生活的忻喜與樂易。他記得他是住在房屋裏面了。他只見上面衆星在黑暗的天空裏照耀。這孩子又對他說：

「我們計劃去殺那獸。我在這無所不見的天空的視察之下告訴你這件事或者那時你是嚇慌了。如何能不恐怖呵！我們所謀劃的重大而且可怕的事情，在遠的後世當使我們的名字永遠有名譽。」

在這沉靜的夜裏，古羅夫聽到安靜而且和緩的單調的流水聲音。他却看不見這溪流，但覺得是很可能地就在近傍。他們便立在蔓延的樹林的蔭下，並且繼續他們的談話。古羅夫問道：

「爲什麼你說我在危急的時候把你拋棄了呢，我是那種害怕逃走的人麼？」

這孩子笑了，他的笑聲如樂音一般。隨後他發出甜美和諧的聲音答說：

「亞列司多瑪昆，你怎樣巧妙的假作一切都忘記了呵！我却不解你爲什麼學了這種狂狷的脾氣，又爲什麼這樣非難你自己，就是在我自己也並不會單獨想到的。在危急的時候你拋棄我，這也是出於不得已，你除却委棄我在那里，也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救助我，待我提醒你那句神示的話之後，你當不再固執的抵賴了罷。」

古羅夫忽然回憶起來了。這好像是一縷明光忽然的充滿了，在忘懷的黑暗深淵裏了。他很驚而且興奮的叫道：

「他將殺那獸罷！」

這孩子笑了，亞列司多瑪昆轉身問他道：

「你已經殺了那獸麼，諦瑪列台思？」

「用什麼呢？」諦瑪列台思說，「即使我的兩手十分強固，我也並不是那人，只用一拳便能夠打殺那野獸的。我們却不小心，亞列司多瑪昆，而且不拿兵器。我們正在沙上玩耍，那獸忽然的到我們面前，並且用他的重的手掌撲我了。我的命運是將我的生命做了名譽和偉業的甜美的犧牲，但你却留着實行我們的計劃。當那獸撕裂我的無助的身體的時候，你善走的亞列司多瑪昆，正可以跑去，可以拿了你的矛，乘那獸飲我的血的時候，你正可擊他。但是那獸並不收受我的犧牲，我動也不動的躺在他的前面，并且看着他的充血的眼睛，他用重的掌加在我的肩上，將我按在地上，他咻咻的不均齊的呼氣，他很低的吼叫着，但他並不殺我。他只把闊大而且熱的舌頭舐了我的面孔，隨即走去了。」

「他現在在那里呢？」亞列司多瑪昆問。

夜來的空氣覺得濕潤而且平靜，在這中間發生諦瑪列台思的音樂的聲音道：

「他既離開了我，我便起身，但他被我的血腥所引，遂跟在我的後面。我也不知他爲什麼又跟了我走，但我也喜歡他跟在我的後面。因此我可以引他到你這裏來了。你可以取了你所藏的兵器，殺了那獸，並且我也一樣照你的跑去，捨你在生命的危險中間，由你去對待那激怒的獸。祝你的佳運，亞列司多瑪昆呵！」

諦瑪列台思說着，即便跑去，他的白的衣服在黑暗中間祇略略的一閃就不見了。他纔走去，便聽見那獸的可怕的吼聲和他的重的腳掌踏地的聲音。叢林裏的樹葉被左右分開，在那黑暗當中便露出那獸的巨大奇異的頭來，巨大的兩眼閃閃如發光的天鵝絨一般。那獸止住了叫，眼睛看着亞列司多瑪昆靜靜的欠身向他爬來。

恐怖充滿了亞列司多瑪昆的心了。

「矛在那里」他輕輕的說着，即刻轉身就逃了。但那獸在後面很笨重的一撲，咆哮怒吼着，將他抓倒了。

那獸捉住他的時候，一聲大叫震破了夜中的沉寂。這叫聲是亞列司多瑪昆所發的，他當時記起那古舊而且可怕的話，高聲的念了那牆壁的咒語了。

於是那牆壁即在他的週圍豎立起來了。

### 三

那牆壁是很堅固的不可動搖的立着，陰沉的電光照在上面，似乎已將消滅了，房內其餘一切都照常不變。

熱病又來了，并且將乾燥蒼黃的口脣接他吻，又用枯槁而瘦的兩手撫慰他。這一本白紙的無聊的小書依然放在桌上，在綠色的牀上古羅夫睡着，熱病抱住了他，很快的接了許多吻，那些灰色的東西又出來了，颯颯的奔走而且談笑。

古羅夫微微抬起頭來，好似用了許多氣力，并且高聲的說：

「那牆的咒語呵！」

他說什麼？什麼咒語？什麼是那咒語？那是什麼文句？那里有這樣東西呢？

那小東西們，灰色的靈活的在書本旁邊跳躍用他們的尾巴翻轉這蒼白的書頁，并且帶着切切的小聲回答他：

「我們的牆是堅固的。我們住在牆內。在牆內我們不怕什麼東西。」

在這一羣裏，一個形狀特別的，與其他的不同。他是很黑，穿着煙和焰混合的衣服，從他的兩頭裏射出微小的電光，恐怖與喜悅，急迫的現出來。忽然間他離開了羣衆，立在古羅夫的前面，古羅夫便叫道：

「你是誰？你來幹什麼的？」

這黑的東西回答說：

「我……是那獸的先導。你早已在山溪的岸上，棄捨了那諦瑪列台思的裂碎的身體了。那獸已經將你的朋友的美的身體飽啖了——你已喫了那應當享受塵世的幸福的肉體；那人力以上的完成的人形已經毀滅了，一切都已給了無厭的獸的一時的飽滿。血，神異的血，幸福歡樂的神酒，人間幸福以上的酒——現在那里去了？阿呀，永久乾渴的獸飲下去了，止他一時的渴，現在却又口渴了。你遺棄諦瑪列台思的裂碎的身體在山溪旁邊，你忘記了給你的好朋友的約，就是那神示的話也不能從你的心中祛

除恐怖，你現在想你是已經安全，而且他便不來尋着了麼？」

這聲音和言語都極莊嚴。他說着的時候，這班灰色的東西都停了跳；那些小而灰色的家鬼靜聽着獸的先導的話。古羅夫說道：

「我怕什麼獸呢？我已經在我的牆壁上加上永遠的禁咒，那獸終不能鑽通，到我的城砦裏來的。」

在這時候，這班灰色的東西歡喜，又繞着房子很快的走，但是獸的先導又叫起來，他的音節銳利而且莊重的說：

「你不見我是在這裏麼？我在這裏，因為我已經尋着了。我在這裏，因為牆壁的咒語已經死了。我在這裏，因為諦瑪列台思正在等着并且不倦的催促着我。你不聽到那勇敢而且誠實的小孩的哭聲麼？你不聽見那獸的吼聲麼？」

在牆外便聽見獸的可怕的吼聲。

「這獸在不可克服的牆外吼着了。但是這，牆壁用咒語所築，是永遠堅固的，我的敵人是不能進來的。」古羅夫說。

這黑色的東西傲然的回答說：

「我告訴你，朋友，牆壁的咒語已經死了。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還以為能夠救你，那麼，再說這咒語看罷。」

古羅夫發顫了。他真以為咒語已經死了，在他過圍的東西都對着他告訴可怕的消息，因為那牆和牆上的光影都似乎已死而且動搖了。獸的先導說出可怕的語句來了。古羅夫的頭痛了，并且他覺得那熱吻很是疲倦了，那糾纏的愛撫的熱病不息的給他接吻。可怕的語句似乎喪失他的意識一般，於是這獸的先導之在他的前面漸漸的大起來了，直到把電燈都遮蔽了，彷彿一座大的黑影，他的兩腿如火一

般的燃燒着。

忽然間這黑衣從他的肩上下落，古羅夫認得他了——他便是孩子諦瑪列台思。

「你去殺那着獸麼？」諦瑪列台思高聲問說。「我已把野獸帶到你這里來，我把牆壁的咒語毀壞了。神的卑怯的賞賜，那牆壁的咒語。從前曾經助你過，抹殺我的犧牲，並且藏過你的功勳的榮光。但到今日，事情是改變了，這咒語已經死了，快拿你的劍，殺那野獸去。當初我不過是一個小孩，現在我已做了獸的先導了。我已經將我的血給他喝，但他又發渴了。我現在已經引了他到你這里來，你可以履行你的宿約，可以殺他，否則你自己死罷。」

他說完便不見了。

可怕的吼聲起來，牆壁都震動了。室中充滿了冷而且潮濕的空氣。

正對古羅夫睡着的處所，那牆壁裂開了，從那里走進那高大兇惡的怪獸。很獷野的吼着，他走近古羅夫，將他那重大的腳掌放在他的腦上，那無慈悲的指爪向心臟直插下去。可怕的苦痛陡然充滿了他的全身。用充血的眼睛看着他，那野獸伸着頭向古羅夫，用牙齒咬斷了他的胸骨，便動手嚼他的還在跳躍的心肝。

(選自東方)

## 筏夫——一段復活節的故事

俄國高爾基著  
董璧譯

沈重的雲緩緩地渡過江去；牠們漸漸地向下沈墜下來，灰色的斷片好像和暴漲的，渾濁的春潮的水平面接觸在遠方。在浮雲微觸動河水的那兒，好像有一道不可穿越的齊天的雲牆矗立着，阻擋了河

流和筏子的去路。

波濤勞而無功地澎湃着，挖掘着，奮鬪了一陣，迸出輕微的訴苦的聲音，屈服了，對着這牆一直向右後退去——一直退到那新鮮的春夜的潤澤的黑暗迷漫着的地方。

筏子越泛越遠了，這黑巍巍的牆終竟在面前展開，退讓到那塞滿雲層的天空裏去。河岸已經被黑夜籠着，瞧不見了，這一望無涯的河水更遠遠地，遠遠地離開了牠們。

這條江就和海一樣，布滿了浮雲的天，沈重地，潮濕地，哀戚地張在上面。

筏子迅速無聲地在水上前進，從黑暗裏對着牠們泛來一隻汽船，明亮的火星從煙囪裏冒出來。輪葉打着水，劈拍地作響着。

一對角燈漸漸擴大而明瞭起來，桅竿上那盞燈四面八方耀射着，從暗處打來一個神秘的招呼。空氣裏充滿了沈重的機械聲和澎湃的漲潮聲。

「當——心點！」一種有力的沈重的腹音由筏首叫了出來。

筏尾舵旁站着兩個人，一個是筏夫的兒子米特立，淺褐色的沈思而懦弱的二十歲的男子；一個是搖櫓的僕人塞耳蓋，深沈而銳眼有力的人，長一部紅褐色的絡腮鬚，那兩排大而整齊的牙齒沒有被帶着譏朝般的上掀的唇完全蓋住，而露出來點綴着。

「向左邊撥！」洪亮的聲音又從筏首穿過黑暗響了一次。

「我們自家知道！你叫什麼？」塞耳蓋說着氣沖沖地不服氣。

他嘆息着把肚子抵住舵。「哦！你爽利點，咧，米特卡！」

米特立的脚登住濕柱子，無力的臂很吃力似地拖過沈重的舵桿來，嘎嘎地咳着。

「讓開……還要往左邊撥……沒有聽到麼，你們這些鬼兒子！」罵聲狂野地由筏首傳達到後面。

來。

「叫得好！他的兒子在此地管舵——這可憐的孩子連折斷根草桿也不行！他現在把一河都鬧震了……最好你找一個搖櫓的人呵，老東西！你現在只會把你的喉嚨撕破……」最後的話塞耳蓋大聲叫了出來——他的意思可一點也沒有公開出來使人聽得，或者他甚至還希望……

汽船從筏子身邊擦過，機輪激起濺沫的浪花。筏子失了定力，在水上簸蕩，一股細條扭成的濕纜磔磔地響着。

汽船上燈火輝煌的窗俯看着江和筏子，就像一排火眼映在幌動的水面上，成了洞明顫動的點兒，隨着又不見了。

浪凶猛地打着筏子，柱子一上一下地跳躍。站在那兒很吃力的米特立緊靠着舵防跌下去。

「你們看！」塞耳蓋帶譏嘲的口風細聲說，「他怎樣在跳舞！倘使老頭兒看見又會給一頓打……那還要跳舞出別的花頭咧！穩住！向右邊——樣嚷……」

他揮着鋼一般硬的多筋的臂膊搖櫓，把河水很深地掀起了起來……他緊張着全身的力量，帶着諷刺和譏嘲的表情，精神抖擻地屹立在那兒，他的赤腳好像緊生在柱子上一樣，而且好像每一瞬間他都預備好了操縱筏子的方向。

「你看！」他向前窺探了一下向米特立說，「老頭兒和你的瑪爾卡玩得好寫意，哪，這惡鬼簡直沒有廉恥和天良了！你爲什麼不肯開這齷齪的東西，走你的清秋大路呢？米特卡……喂，聽到沒有，米特立？」

「我聽到了。」米特立不十分大聲地喃喃着，他故意把眼光避開不看他的妻和他的父親怎樣在調弄風情。



「我聽到了！你這隻蠢睡蟲！」塞耳蓋哈哈地笑答道：「這對於我可是有興趣的故事了！」他對米特立淡然地表情，接着又說：「這老頭兒——一個漂亮的船長呵！替他兒子娶親——然而他要使這媳婦不忠心他的兒子，這就是公理老流氓呵！」

米特立不做聲，沿河向後望去，那兒也同樣組織着一道密密的雲牆。

四面八方堆積着雲彩；筏子好像沒有游走，只是一動也不動地立在黑洞洞的洪大的潮中；上面深灰色的雲層好像從天上向下沈落，用牠的全重量壓下來阻擋河流。

這江好像一個無底的壑，四圍環繞着高聳天外裹在霧殼裏的山，週圍是淒慘的寂靜；潮水像在期待一樣東西似的——極輕地擊着筏子，似乎有一種柔婉的哀音，憂怯的問語，從這惟一的聲音裏發出來，在夜裏聽去更顯得夜的沈寂。

「現在應該颳風！」塞耳蓋說道：「然而卻沒有，沒有風倒好些——只是要下雨了。」他就像自問自答似地，裝一袋煙在煙斗裏。

自來火閃閃地燃着一種唧唧的聲音從還通氣的煙管裏發出來，熾燃的，忽明忽滅的煙的火光在暗裏照出塞耳蓋的寬大的沈思的臉。

「米特立！」他大聲叫——已經不是先前嘖哩咕嚕的樣兒了，卻是爽亮的譏嘲。

「做什麼？」米特立不十分大聲地答，也老是癡望着遠處，好像他用他的大而充滿了苦痛的眼睛在留心考察一點東西。

「你說一說兄弟——這事情對於你到底是怎樣的，嚇？」

「什麼呢？」米特立氣忿地反問。

「我是說——你的娶婚的事情囉，怎樣？這故事真太滑稽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們一塊兒去

睡覺，是不是哪——事情又怎樣呢？哈哈！

「喂，你們後面的當心點！聲音帶着恫嚇地傳過河去。」

「你看——他這樣在嗥叫，這老騷狗呵！塞耳蓋一邊氣忿忿地說，隨着又轉到他的本題來。」

「哪——說一說嗎，米特卡，怎樣說嗎，事情是怎樣的？」

「讓我靜一會兒，塞耳約蓋——我不是已經向你說了一次嗎！米特立帶着酸楚的語調細聲說，然而他很是寒耳蓋決不肯住手，不逼他，於是他不安地開頭說了：

「哪——我們就一塊兒去睡覺，我對她說：『我不能夠作你的丈夫呵，瑪爾亞，你是個健康的女孩，我是個懦弱多病的人，我不要娶親的——可是爸爸強逼我呵，事情就這樣成功了，我是不高興婦人的，或者你更甚一點，因為你這樣輕佻……是的……可是我不願意作這事，你懂得……這是背倫和罪過……而且以後的孩子們……要在上帝面前才說得清楚呵……』」

「背倫嚇嚇！塞耳蓋諷着大聲說，『哪，她以後說什麼呢，你的瑪爾卡？』」

「我現在應當怎樣做呢？她坐在那兒哭，『這事情到底是怎樣的，使你這樣厭我？未必我是隨便的一個賤貨吧？』——她真臉厚呵，塞耳約蓋，『或者我年紀輕青的去從公公麼？』她又說，『隨你的便，』我向她說，『你走你高興去的地方去，凡和我靈魂反對的事情，我不能作……祖父易王認作這樣事情是個死罪，我倆卻不是畜牲呵。』她儘是哭，她說，『你們把我處女的美麗葬送了。』——她真使我難過。我對她說，『算了罷，瑪爾亞，你自己想寬一點子，或者你最後去出家罷。』我向她，可是她就罵我，『你是個蠢東西下賤的流氓呵！』」

「這不可以說！完全忘神在米特立述話中的塞耳蓋喃喃道，『你真向她說，她應當出家麼？』」

「我確實向她這樣說了！米特立老實的確定着。」

「她就叫你蠢東西？」塞耳蓋尖起聲音來說。

「是……她罵了……」

「那她也對的，兄弟而且她是多麼對！她應當罵你的呵。」塞耳蓋叫着，這次帶着嚴厲刺耳的聲音。「你怎麼可以違犯法律呢？灑灑脫脫地就撇開老婆呢？事情就這樣完了，誰又還在那兒儘反對呢？你這樣糊塗，向她說出這樣的傻話呵！出家，這樣一個傻子呵？這麼一個女孩要的是什麼？出家嗎？現在出些怎樣的人呵！你看此刻事情變到怎樣——一件漂亮的贈品呵！你無原無故地把這女孩斷送了……現在愛人是老頭兒的了……而且你還把你父親引壞了，使他對自己的媳婦種下罪過！你大大地違犯法律了——這是宗醜事呵！」

「法律是在靈魂裏面，塞耳蓋。那對於一切只有這樣一條律則：『凡是違背你靈魂的事情你不要做，而且在世界上也不要做一點惡事。』」米特立馴服地搖着頭答。

「違背靈魂！」塞耳蓋帶着諷刺答說，「這樣事情還不違背靈魂麼？這麼一個人的靈魂裏又什麼真有的呢？什麼叫作靈魂？你先學懂得靈魂是什麼東西——然後才說牠……」

「不，那卻不是這樣的，塞耳蓋。」米特立突然氣忿忿地激烈抗議，「靈魂應當永遠是一滴露珠。牠貯在一個完全精緻的殼裏，你看呵！牠是在內在的深處。假使你好好聽從牠，那你決不會迷誤了。你照着靈魂作事，總是合上帝意旨的。因為在你的靈魂裏就是上帝，一切律則都在裏面，上帝創造了靈魂，上帝把來吹煦在人體裏。人是應當嚴於責己的呵……」

「嚇，你們後面的磕睡蟲，把眼睛睜開！」響亮的聲音渡過筏子傳到他們那兒來。這聲調裏發出活力、健康、精神。由聲調的音響可以聽出叫的人兒，與其說他在罵怠惰的人，不如說他是在表示他的橫溢的快感。

「他怎樣在撕他的喉嚨，這老騷精！」塞耳蓋譏笑着說，銳利地向前面一瞥。「他們又親了一回嘴，這鴿兒們不嫉妬麼，米特立？」

米特立淡然地向前面望去，見舵旁邊有兩個人體擁抱着而且久合成一體，被較明亮的筏首襯出黑暗的輪廓來。

「你真不嫉妬麼？」塞爾蓋又問。

「這干我什麼事？這是他們的罪過——他們自己負責。」米特立細聲答說。

「哦，哦！」塞耳蓋軟了勁說道，又裝滿一袋新鮮的煙在他的煙斗裏。紅色的火星又在暗處閃爍一次。

夜越是黑暗了，漆黑的稠雲漸漸向靜默寬廣的河上沈墜下來。

「你的哲理從那兒得來的，米特立？」塞耳蓋又重新譏嘲了。「這畢竟是遺傳得來的麼？從你父親那兒你是不成功的小兄弟，你父親才是一條漢子，一個真的巨人呵！你看一看他——他五十歲了，然而他還選得這樣一個皇后，一個充滿了精力的女人呵！她愛他——這一點也不用說。她所以愛他很簡單，就是別人也應當愛他呵，這麼一個漂亮的人，真正的國王呵！他工作使人看也高興；他又有錢，又被人尊敬，他是正大光明的嚇——對囉，你呢，米特立，我覺得你是個怎樣的人，你一點也不像父親和母親，倘使現在驟然間這死了的安費沙走在他的面前去，這老頭兒會怎麼做呢？這會是一場大大的滑稽咧，看着這兩個兒，她要逼他老老實實地吐實話呵……她是個很結實的女人，你的母親……對付這老鬼是再好沒有的了……」

米特立用肘托在舵上，默默地癡看着沈黑的浪。

塞耳蓋也沒有話說了。筏首有種乾脆的女人的笑聲，還有種很重濁的次音的男人的笑唱和着。這

對人體被露籠住了。塞耳蓋好奇地向他們窺探那已辨不出的輪廓來。一個高大的個子龐然地立在檯旁，半俯就着距離三四尺遠用肚子抵住第二隻櫓的一個圓小的女體。她用一隻指頭在恫嚇那男子一邊撒嬌般吃吃地笑着。塞耳蓋帶一聲嫉妬的嘆息，把眼光避開那對人形，暗澹沈默地堅持了一頓間又重新說道。

「噫！這人兒的心裏真高興呵！他們怎樣互相親愛！這對於我沒有家室的人呵！我這生裏老實被這樣的女人打動了。我不要她離開我的兩臂，我要時時把她按住……那時看看我怎樣愛她喇……誰也不知道可惜我沒有福接近女人。人說她們不喜歡紅頭髮。唔——是女人們的脾胃不好……而且她們狡猾透了！一輩子充滿了情慾……喂，米特卡，你在睡覺麼？」

「不！」米特立輕輕答說。

「我也這麼想……兄弟，你現在怎樣生活下去？老實說，你完全沒有母愛地孤立着。你心裏當然是難過的了。你要向那方轉？你現在怎樣走到那兩人那兒去笑話了！你正是沒有丈夫氣的漢子，兄弟，人總應當有齒爪呵！他們會拿你來開心的！你能夠抵抗他們嗎？你用什麼抵抗呢？噫——噫——噫！你真是個怪人兒。你現在怎麼做？」

「我麼？」米特立縮成一團答說。「我要走開。我要在秋天頭到高加索去。塞哥，是的——我要這麼做。上帝我一會兒就離開你們了！你們沒有靈魂的人呵！你們都是沒有上帝的人呵！逃開你們——是惟一的救濟法。你們生着爲的什麼？你們的上帝在那兒？上帝於你們只是一句空話……或者你們大約還有基督麼？噫，你們狠毒的豺狼們呵……高加索那兒有別樣的人類；他們的靈魂皈依基督；他們的心充滿了愛，他們爲了救治世界忍耐着。然而你們呢？噫，你們是什麼？你們是嗥叫的畜牲，污濁的民族……是呵，還會有別的人類。我曾經認識了他們，他們叫我到他們那兒去。我就要到他們那兒去。他們給我一本

書——聖書。他們說，「你讀呵，上帝的孩子——我們可愛的弟兄，你讀這真言。」……我讀這書，我的靈魂被上帝重新造了。我就要去。我要離開你們，你們莫有理性的互相吞噬的豺狼。我咒咀你們！」

米特立說這些話時通統帶了苦痛的細聲的語調；他對這沒有理性的豺狼們充滿了鄙視和憎厭。對於那用靈魂醫治世界的人們充滿了戀慕。

塞耳蓋完全駭呆了。他立在那兒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機械地把煙斗拿在手裏。他沈思一會，向四周一看，帶着粗暴的模糊的聲音說：「你們看，他要走了！你還能生氣嗎？唔——是的，你就趕快跑，一直向前去——不然此地會把你完全弄壞了！你只管走，只要還沒有完全變野蠻的時候……高加索那兒到底有些什麼人兒？修士麼？或者老信教徒麼？或者莫落康能（Molokanen）麼？怎樣的？」

可是米特立也同樣的驟然噤住了，就像塞耳蓋驟然憤激起來一樣。他用了全身的力量去搖櫓；蒼猝地嗚嗚兩句似嚇得興奮起來。

塞耳蓋候了他的回答許他——可是枉然，他的健康的，簡單的天性覺得被這沈黑的，死靜的夜壓住。他感覺得有給自己一個生命的記號和突破雲水神祕無聲的沈默的必要。從那兒不時有種輕微的活潑的笑聲刺進他的耳來，他隨着又聽見斷續的叫聲。這聲音在夜的沉靜和黑暗裏輕響，牠的溫暖的春氣從橫身脈管裏嗅起了生的歡娛。

「聽聽米特立——你筏到那兒去呢？當心點——不然老的又要罵了！」塞耳蓋終於開腔說，因為不能再久推這沈默了。米特立蒼猝地把櫓在水裏攪動了一會——現在他歇住，拭去額上的汗，靠住櫓嘆息着回過氣來。

「真奇怪汽船爲什麼這麼少……這麼久我們只遇到一隻，」塞耳蓋接着說道。他看見米特立竟還沒有準備同他說話，他自己給他的問話的答覆。

「許會隨後就來，航行還沒展開，快要展開了。我們不久就在卡桑了——窩瓦河壯麗的流着，牠的寬大的河面上也儘有地方麼？……哪，你這樣站在那兒幹什麼，米特卡？你嘔氣了麼？」

「作什麼呢？」米特立勉強地答辯。

「你真是個怪人兒！你爲什麼不說話？還儘在想麼？算了，這是虧人的呵！哈哈，我當你怎樣一個聰明人！你聰明得不能替自己打主意。」

他哈哈地笑，大聲在沉思的情緒裏咳嗽，又起頭抽煙。他驟然停住，順着再發揮出他的意思。

「老想這是通常人的要件麼？看一下你的老頭兒——他不用儘想灑脫地生活着和你的女人戀愛而且同她一塊兒笑你，你聰明的癡子呵，就是這樣。他們這麼幹，誰也不敢干涉瑪爾卡已經孕着一個孩子在肚裏了——他決少像你。他一定會成一個同錫蘭培脫洛夫一個模型的小巨人兒呵。可是名譽上他要算你的孩子——哈哈！太滑稽了！他要向你叫「爸爸」——實在你可是他的阿哥，不是他的父親呵！他的父親即是——他的祖父呵！一場完全奸詐的事情呵！根本這人民作事太無恥了——怎樣，米特卡？」

「塞耳蓋」一種苦痛的，激動的幾乎是啞噏的細聲。「看基督的面上我請你不要撕裂我的靈魂！不要說話，讓我安靜！我當着基督上帝懇求你，不要這樣和我說，不要激動我，不要從我的肉體裏吸取鮮血！不然我跳下河去，你的靈魂就染了罪過了。不要再久苦我，不然我會搗碎我的靈魂呵！我當着上帝懇求你——讓牠……」

一種痛苦的幽咽的哀聲衝破了夜的沈寂。米特立站在那兒跌倒在木柱上，好像懸在河上的沈墨的稠雲給他一下沈重的打擊。

「哪哪！」塞耳蓋驀然吃驚地叫起來完全駭異地看着他的同伴——一個像被火燒焦了的人兒。

在筏上來回打滾。「你可是太奇怪了……你爲什麼不說……你不願意……說這呢……」

「唔嘈了我這整段的路程……爲什麼儘這樣？我是你的仇敵麼？」米特立激動地說。

「你好奇怪呵，兄弟不是，好奇怪！」塞耳蓋同時茫然地，窘促地說。「未必我曉得了嗎？你看，我可瞧不見你的心呵！」

「我願意忘記這一切——一輩子忘記，你明白麼？這對於我是一件恥辱……一場討厭的苦惱……；噫，你們殘忍的人們！我離開你們，永久離開你們……我不能再久耐了……」

「那你就走！」塞耳蓋怒吼道，聲音響徹了全河，他用刻毒的嘲罵來洩他對於米特立態度的不滿。他驟然停住，失措地看着米特立，好像這幕在他面前串演，他直到現在莫有了解的靈魂劇忽然使他明白了。

「嚇！」錫爾培脫洛夫的聲音在河上傳過來，「你們那兒出什麼事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地作什麼，嚇？」

錫爾培脫洛夫好像正很滿意，在深淵的夜的沈默裏發出他的粗暴的，剛健的男性的次音。他不斷地一聲一聲地叫，潮濕的空氣顫抖着。米特立從新站在槽邊，他的纖瘦的身軀在培脫洛夫雷一般聲音的威壓下更深地屈服着。塞耳蓋爲自己的原故，貫足十足的氣報復這老頭。他不十分大聲地罵他許多刻毒的只有俄文才有的話。兩種音聲冲破夜的沈寂，在搖撼牠，喚醒牠而且互相融成一個惟一的圓滿的音符。一會兒像隻巨大的銅喇叭軒昂的鳴聲，一會兒急轉成一種喉音把空氣完全抖動着。最後凝住而且不響了。又是以前一樣的寂靜。

月光的黃色點兒透過一條雲隙投到洞黑的水上來，不久好像被潤濕的黑暗打濕而消失了。筏子在暗澹的沈默中繼續游去……



錫蘭、培脫洛夫站在一枝前橋旁邊，穿着紅汗衣，廠開沒有扣的領露出強壯的頸和寬大的毛茸茸的肚腹。灰色的髮覆在額上，下面閃着一雙放光的藍眼睛。直掖到肘上的袖子露出他多筋的操櫓的矯健的臂。前身微向前傾，他在注意窺探黑暗的遠方，那兒可以看見一星亮光。

瑪爾卡站得離他三步遠，側向着河流，帶着滿意的微笑，在打量他愛人的寬肩的身體，兩人都無言地完全消融在互相打量中。她跟着他多鬚的臉頰的表情，注視到遠方去。

『只是漁人們點的夜火。』錫蘭臉向她說道：『沒有什麼意思，向前筏罷！』他大聲的叫；他吐出一條暖熱的空氣柱，矯健地把櫓在水裏搖着。

『不要太使力了，瑪爾卡！』當他瞧見她也靈敏地用心駕馭櫓的時候叮嚀道。

她生着一對活潑的黑眼珠和健康鮮紅的雙頰，長得又圓又滿的立在那兒，向錫蘭親愛的微笑着。她赤着足，只着一件長衣，貼着她的緊張的曲線的身材。

『你太過於留心我了！』她說道：『我卻感謝上帝健康的呵！』

『這你是好的……來，吻我！』錫蘭俯向她細聲說。

『那不成樣兒。』她撒嬌地逗他。

他們兩個都不說話，帶着貪饑的眼光互相望着。

筏子下，水和諧地響着。右邊遠處可以聽出鵝羣的叫聲。

搖櫓人脚下毫不覺得擺動，筏子就這樣前進，進到那黑暗預備開始盪平和溶化的地方，和那浮雲露出清楚的輪廓和勻調的色彩的地方。

『錫蘭培脫洛夫！』瑪爾亞輕聲的叫——『你知道那倆在瞎說什麼？我知道，幾乎每句話我都知』

道米特立向塞耳約時卡告我們——他氣得大聲噉泣。塞耳約時卡把我罵了……」

她偵察般看着錫蘭的臉，這臉現在呈出一種嚴厲的執拗和冷酷的表情。

「哪——又怎樣呢？」他簡切的問。

「沒有什麼了。就是我說的這樣……」

「假使沒有什麼了，就不要說什麼。」

「不要立刻這樣生氣咧。」

「生氣向你麼？我想到想了幾次……可是我不能够呵！」

「你這樣喜歡你的瑪爾卡麼？」她挑逗地細聲說，身體曲着向他。

「噫！」錫蘭大聲咳嗽。他的健臂向她伸着，從齒間發出不明瞭的聲音：「不要逗我，你聽到了麼？」

……這兒來……」

她柔軟得像匹貓兒似地滑到他那兒去，軟軟地緊貼在他身上。

「我們的筏子也許又要迷路了。」他吻在他唇下燃燒着的她的臉細聲說。

「够了！」她說，「快要天亮了！那頭有人在看我們呀！」

她想從他身上掙脫，但是他用一隻臂更緊地把她摟着，別一隻臂靠在檣上。

「有人看我們？讓他們看！讓他們大家看我吐他們大家的唾沫！我知道這是罪過——可是和誰相干呢？我就要向上帝辯明。你可沒有當成他的老婆呵——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處分你自己……你說他難過麼？這我知道！可是要我說什麼呢！同自己媳婦戀愛是名譽的麼？就假使你名譽上不是他的老婆……這也是不名譽的那麼，這在上帝面前不是罪過麼？自然是罪過！通通統我都知道。然而我却作了，因為我要這樣作。只要我活在世上，每天都可以死……噫，瑪爾亞，倘使米特立娶親再晚了一月呵那

「一切都不會成這樣了。安費沙死後，我立刻打發媒人到你那兒來——完了堂堂皇皇地沒有罪和恥辱。這是我的錯誤。這錯誤會短我五年的壽，或者更久一點。我會爲牠死於非命——在安甯的死神還沒有來召我以前……」

錫蘭培脫洛夫安靜地，堅決地說着，他的臉上呈出鐵一般的執拗的表情，好像他已準備着向任何人辯論他的愛情的道理。

「哪，好了，你不要苦你自己！我們關於這事已經說夠了。」瑪爾亞細聲道。

她輕軟地掙脫了他的擁抱，回到櫓邊來。錫蘭劇烈地奮着全身的力量動手工作，好像他要竭力把那橫在腹內使他不散的壓力除去。

天開明了。

雲越是透明了，然而他們緩緩地移開，好像不願讓位子給那初升的朝陽似的。河水接受着燦爛的光線的清輝。

「這兩天來他又提這事情了。」錫蘭又開腔說。「他說『爸爸，這對於你不是同我一樣的卑鄙和恥辱麼？你離開她恢復你的理性罷！』——我接着答他：『我的愛兒，假使你愛你的生命，你就給我滾蛋。不然我要一塊一塊地把你撕得和破布一樣。你的道德不會留一指碎片來苦我，我已經教訓過你了。嘴雜種兒呵！』我這樣向他說，他就戰兢兢地叫道：『爸爸，那麼，我錯了麼？』——『自然你有錯。』我說：『你這討厭的蚊蟲呵！你就是我的障礙，因爲你不能擔保你，你就有錯。你是一塊腐肉，一架臭屍，倘使你是健康的漢子，人會把你打死了——可是這也都不夠。人在可憐你這不幸的蟲兒呵！』他就痛哭。『瑪爾亞，人是太不濟了！別一個早已脫開這陷阱了……我們可是就落在裏面了！那又誰知道呢——或者我們還會互相勒死咧……』」

「你說些什麼？」瑪爾亞怯怯地問道，她帶着驚懼的眼光，憂鬱堅決的，冷冷的，百折不回的立在那兒的他。

「我想……倘使他就這樣死了。這就是……他應當死呵！這是最好的辦法！一切都平靜了。我讓我的房屋田產給你的家人，堵着他們的嘴。我就帶你到西比利亞去……或者苦彭。那時你是什麼人？我的老婆呵！懂得了嗎？我們再混得這樣一張婚據……這麼一張紙。我在村裏隨便一個地方開片鋪子——我們就好過活了。我還要向上帝祈禱，恕我們的罪過。我們還要求什麼呢？我們再救點別人的生命——他們就可以幫助安慰我們的良心……怎樣，瑪沙——這樣不好麼？」

「已經好了！」她發出一聲嘆息，閉了眼睛，沈浸在深思裏。他們兩人都無聲了……水聲潺潺地響着……

「他真太不濟了……他快死去，許會實現的……」錫蘭、培脫洛夫喃喃的說。

「我，上帝，你使這事不久就實現呵！」瑪爾亞說着，虔誠地畫着十字祈禱。

★  
★  
★  
春陽的光線透過雲層在水面上閃出虹彩和金色的光芒。揚過一陣風，一切都顫動了。蘇生了而開始微突。雲間的蔚藍的青天也對着在日光裏閃爍着的五色的春潮盈盈地笑着。

雲彩從筏子後慢慢地退回去。牠們在那兒寬廣的河面上組成一塊沈重的、黑暗的東西，好像在沈思早點從那條路逃開這顆有生命的、活潑的、光芒四射的春陽——雲彩們的母視、歲暮的冬風的死敵。航程的前方晴天一碧，日球壯麗地從金紫色的江潮裏直上到蒼蒼的無窮裏去。在只有清涼的晨爽稍可以柔和的春炎裏搖曳出光燄。

從筏子右邊可以看見灰色的高河岸上綠陰垂垂的樹林，左邊是灰白的翡翠綠的草茵被露珠裝

飾着而閃爍。

空氣完全帶了地氣，裏面還攙和着新鮮的草香和松柏樹的脂髓的芬芳。

錫蘭、培脫洛夫望着後面的雙櫓。

塞耳蓋和米特立好像和櫓生在一塊兒，錫蘭在遠處辨不出他們臉上的表情。

他瞬他的日光到瑪爾亞身上去。

她凍着了。立在櫓邊縮成一團，幾乎圓得像個球形。她完全浴在日光裏。忘神地看着前面，她的唇邊浮起一層隱謎的難解的微笑——這也是一個醜婦人用來賣弄風情的微笑。

「把眼睛睜開，孩子們哦……」錫蘭、培脫洛夫貫足十足的氣放出他的有力的，感覺得新鮮的力和沉毅澎湃的聲音。

周圍一切都好像被他的叫聲震動得晃蕩起來。很久了，高的河岸還反應着他的聲調的回音。

柏林 G. Marx 1929

## 一 夜

俄國迦爾洵著  
韋 玉 譯

放在寫字桌上的一個錶，疲勞得不堪的翻去覆來發出那啼噓啼噓的兩種聲音。就是那最敏捷的耳朵，也難將這兩種聲音分別得出來。然而坐在棹邊的憔悴不堪的錶的主人覺得這種聲音，彷彿和一首唱歌差不多。

他心裏思量着：「這是一首不快活的唱歌，即是時間自身的歌，並且顯然還是專為我唱的。因為要

啓發我，所以才唱得這樣的單調。三年前四年前十年前和現在是一樣的。啾啾啾啾，就是再過十年也必定仍然和現在一樣。」

他那憂鬱的目光，向着錢行了一下，立刻又回復了原來的地位，朝空望着，一動也不動。

「在這啾啾的中間，世上一切生活的態度——憂愁和快活，心碎和勝利，怨恨和戀愛——都不得不同時度過去。只有現在，在這深夜裏，全市全家裏所有的一切衆生，都在睡夢中的時候，除却我自己的心房跳動的聲音，和這個錢的啾啾啾啾而外，別無些微的聲息的時候。——只有這個時候，我才覺得造成人生的什麼憂愁，什麼快樂，什麼勝利——一切都不是實在的，因為有些是我曾經和他奮鬥過來。有些居然可以免過，無論屬於那一方面，那理由都很明晰。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人生只有一件實在的東西，就是時間。時間是一往直前的，也不知道感情，也不知道慈悲，那些只有幾分鐘可活的病人，很希望他延長一下，然而他的步趨決不肯稍微展緩一點；那些覺得世間太過於憂苦的人，很希望他如同夢幻一般的度過去；然而他的步趨決不肯稍微加快一點；這樣只能由煞尾方能感覺着的時間。現在我聽得真是明明白白。」

這個可憐的人這樣一面想着，那錶却一面仍舊啾啾啾啾的翻來覆去的唱那永久的時間歌，將他的種種記憶一一提了起來。

「這真是一件奇事，我知道有一種聲音或是談話中的題目，或是詩歌的結尾詞，都可以將若干年前的景況全體提起來。我記得有一次我伴着一個病人，來了一個意大利的按風琴的人，在我們的窗邊站着，正當這個時候，病人將頭垂着，連喘連咳的說出幾句不相聯貫的話來，就咽了氣，同時有一陣樂聲由風琴吹入我的耳裏。從此以後，只要我一聽着這種聲音，立刻我的眼前就出現了一個皺折的枕頭上，面睡着一個蒼白色的臉，或者只要我一看着那裏有喪事，立刻我的耳朵裏彷彿就聽見了一個風琴在

那裏奏着的一般。越想越是可怕，但是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又不得不去細細的想。何以一個鐘的聲音，在許久以前就聽慣了？何以聽着這個聲音，就能夠將我一生的事都提了起來呢？

「這個聲音彷彿是說：『你還記得嗎？你還記得嗎？』我當然記得！並且還記得異常清楚！連那些與其記着到不如忘了的好的事，都記得清清楚楚的。由這些記憶，令我的形容，爲之變色，我的拳頭，也不知不覺的握緊起來，在桌子上重重的擊了一下……這一下却將錶的聲音震啞了，暫時我聽不見他的聲音了；但是這也不過一瞬間的清淨，過了一會，又依然大模大樣，有意和我爲難，不間不斷的響了起來。

「你還記得麼？你還記得麼……」是的，我記得！並不消去追想。我的一生全都記得。全都在我的眼面前一般。這裏面莫非還有甚麼可以自誇的嗎？」

他一個人發出乾澀的聲音，大聲的這樣喊着。他以爲他一生的事都湧在他面前一般。他陸續續續的想起了許多的悲慘的事件，裏面的主人公都是他自己。他又想起了他一生所做的錯誤和罪惡，逐一的溫習了一遍，怎樣也尋不着一點光明的地方出來，並且覺得都記遍了。然後才自己加了一句按語說道：「不特沒有漏了一件，並且除此而外，實在沒有存在的了。」

一個很弱很膽怯的聲音，從他的靈魂的很遠的一角發出來說：「夠了；當真除此而外沒有存在的嗎？」

但是他沒有聽見這個聲音——或許他故意裝着沒有聽見，仍然繼續着責備他自己。

「我已經將我的記憶全體都檢查過了，我的確沒有錯誤——我實在沒有立足之地，沒有出發的地點。出發點——向什麼方向出發？我雖然不知道什麼方向，總之要脫離這萬惡的社會。

過去的種種，沒有一件是靠得住的，全部都是虛僞，都是欺詐。我說謊話，欺騙別人，甚而至於連自己也欺騙過。好像裝空架子的人，到處向人借錢，欺瞞着別人，說是自己有許多的財產——這些財產實際

上雖然不會夢想過，然而他却硬要說是實在的。——我這一生也是這樣自己欺騙自己。現在要結賬了，我要破產了——欺騙上的破產。」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異常緩慢，好像是很得意似的。他却不知道他認定他自己一生是欺騙的一件事，正是在說謊，自己正在欺騙自己，因為他從來沒有貶人如像現在貶他自己的這樣利害。若果是別人貶他，只要有今天晚上他自己貶自己的十分之一的程度，他早已臉紅筋漲起來了，臉紅並不是因為被別人指出事實來發生的羞愧，實在是憤怒。他現在在自己這樣嚴酷的責備着自己，一毫不憐惜，要是別人稍微觸着他一下，他不知道要怎樣的對待呢。

到底他着了迷沒有？

他弄到後來，簡直連說「我是清醒明白的」一句話的勇氣都沒有了。在他的腦筋裏面，却有幾種不同的聲音，在那裏發話，那幾種裏面，究竟那一種是他自己的聲音，他也分別不出來。第一種的聲音，洪亮而且清晰，責備他的話也很明白。第二種的聲音，雖然不甚明瞭，但是糾纏不休和吵鬧一般。有時第一種的聲音都被他壓住了，說道：「爲甚麼要這樣自己責備自己？還是欺騙自己。還是欺騙一切人等。一直欺騙到底的好些。將你自己所沒有的，都在人前裝飾出來，一切的事情就好過去了。」還有一個第三種的聲音，說道：「夠了，當真除此而外，沒有存在的了嗎？」這種聲音說得異常細微，幾乎聽不清楚。並且他也不想聽他。

「欺騙一切人等……將你自己所沒有的，都在人面前裝飾出來……」

「莫非我一生中未曾這樣努力過嗎？莫非我未曾欺騙過別人嗎？莫非我未曾演過這樣的滑稽嗎？果真這樣做去，一切的事情都好過去嗎？結果只不過像失敗的伶人罷了。就是現在我還不能成，我本來面目呢？究竟我果真知道我本來面目是甚麼？我的腦筋真亂極了，實在想不出來。但是並不要緊，我想了



好幾點鐘，覺得我的確病了，口裏說的甚麼，連我自己也不肯信，就是現在我快要斷氣的瞬間，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果真我還沒有死嗎？」

「不錯。」他把拳頭抵着桌面，大聲的喊着。「最要緊是要將這個解不開的死結，一刀斬斷，纔是一勞永逸的辦法。既然這樣，又爲什麼要拖延不做，使我的精神受苦，差不多快要爆裂了呀？已經決定了的計畫，從八點鐘一直坐到現在還不實行，好像是一個石像一般，到底爲的是什麼？」

他急急的由他的皮領大衣口袋裏抽了一隻手鎗出來。

一一

他就坐在那一個地方，從夜間八點鐘一直到了午前三點鐘。

在七點鐘的時候，他離開了他自己住的地方，僱了一個馬夫，乘着雪車，一直跑到市外最遠的一處，那裏有他的一個朋友住着，是一個醫生，今天晚上和他的妻要去遊戲，這是他已經知道的。所以他到這個朋友家裏去，明知道會不着他們，但是他並不是因爲要會他們才去的。他是常來慣了的客人，所以主人縱然不在家裏，也可以進屋裏去，只要進去，他的目的已達到了。

「是的，他們一定許我進去。我只說我要留個字條就得了。但唯願段亞夏不要站在我的旁邊監視着我纔好……喂，老頭子，跑快點！」他這樣催着馬夫。

馬夫是一個身材很小的老頭子，腰也彎了，背也駝了，頸上圍着一塊有顏色領巾，套在外衣的寬領上面，帶黃色的灰色頭髮在那大而且圓的帽底下蓬着，嘴裏面不斷的用舌頭打着聲音，聽見客人催促，纔將馬輕勒了一下，接着又將舌頭打一下，方纔喘着抱怨道：「先生請放心，就快要到了……快跑，你這可

惡的畜牲……那裏來的這樣壞馬！——就要到了，就要到了！他用鞭打了那馬一下，馬只不過把尾略掃一下罷了。『我到很想討先生的歡喜，不過馬房只給我這樣一匹馬，叫我也沒有法好想。馬房的主人對我說，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所以租這一匹老馬給你，恰恰配成一對。年輕的人笑得不得了，不知道和他們有甚麼關係？他們那裏能夠懂得？』

『他們不懂得甚麼？』坐在車中的這位客問着，這個時候他心中正在思量要怎樣纔能使段亞夏不在房裏監視着自己。

『他們不懂得，先生。他們不懂得。他們怎樣會懂得呢？他們又笨又年輕。這地方最老的又只有一個。侮辱年長的人還可恕嗎？我今年已經八十歲了，他們不過才在長牙齒罷了。我會經當過二十三年的兵……哼，你這老廢物，怎麼這樣慢，是凍僵了嗎？』

他又打了他的馬一鞭，但是那馬一毫不瞅睬，他又接着說道：『真是沒有辦法。我又何嘗不希望今年纔二十一歲呢。——快走——你看他怎樣的搖他的尾。』

一家很大的舖面的玻璃窗裏有一架鐘，那鐘上的時針此刻已指着七點半了。車上的客想着醫生和他妻：『他們必定已出門了。但是或許還未出門也說不定。——老頭子，得了罷，不必趕快了。慢慢的走就得了，又並不要急呀。』

『知道了，先生。』老馬夫很快活的答應着。『走得慢尤其好。喂，你這老廢物——』

以後又靜靜的走了一刻，馬夫的膽子漸漸的大了起來，突然轉過臉來向着車上的客人問道：『我要請教你一件事。我們的同伴裏面有一個名叫伊萬的人，年紀很輕，不過二十五歲，或許還不到二十五，不知道究竟爲的是什麼事，竟至自殺了。』

『誰人自殺了？』車上的客人用着乾澀的聲音輕輕的問着。

「自然是伊萬西篤羅夫。他是我們中的一個。是一個很活潑的青年，做事又很勤敏。禮拜一的一天，我們吃過夜飯，就去睡覺。伊萬却不吃飯，就去睡覺。據他自己說，他的頭痛得快要裂開了。我們大家睡着了之後，半夜中，他一個人扒起來，跑了出去。沒有一個人知道。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們起來去套馬，纔看見他掛在馬房的一個木釘上。他把木釘上面懸着的馬具，取了下來，放在一邊，在木釘上面繫了一條繩子……唉，說起來真是悽慘！這個馬夫到底是爲的一回甚麼事，要懸樑自盡呢？怎樣會有這種事呢？真是奇怪極了！」

「爲的甚麼緣故？」車上的客人，帶咳問着，一面將插在毛領大衣裏面的兩隻手顫巍巍的攥緊大衣。

「當馬夫的人，那裏會去想這種問題。現在的生意，這樣的難做。一大早就起來，天還沒有見亮，就得要將車套好，趕了出去。霧又濃，天氣又冷，只有走近飯館裏去，纔能取得一些兒暖氣，至少要把租馬的兩盧布半和吃飯睡覺的錢找來。還能夠有多餘的時候，去想旁的事嗎？你們就不同了。吃着「容易」飯的人，頭腦裏面什麼多堆滿了！」

「吃着甚麼飯？」

「吃着很容易得來的麵包。所以腦筋也就很靈敏，穿着整齊的禮服，飲着茶，在房子裏走來走去。裝滿了一個頭腦的爲非作歹的思想。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我從前當兵的時候，我們的旅團駐在柯克州，那裏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副官，名叫V公爵，我就被派作他的護兵……」

「到了，到了……」車上的乘客，突然大聲叫了起來。「就在這裏，在路燈的旁邊，由這裏等我自己走去。」

「隨便先生想怎樣辦都好。想自己走就自己走。謝謝你，先生。」

馬夫將車折回原路在那風雪之中趕了回去。這位乘車的客人，慢慢的拖着脚步向前走去。十分鐘後到了他希望的那一家的門前。由前面的樓梯，走到三層樓上，在一扇用綠呢鑲的門前止住，門上還有一塊磨得異常光亮的門牌，他將電鈴按了一下。當他站在那裏等候裏面的人出來給他開門，那幾分鐘好像是永久不會完的一般。忽然糊塗起來，一切都消滅了苦惱的過去。馬夫的竊語，真巧極了，逼得他不能不步行起來，以及最初要想跑到這裏來的那一念，現在也都消滅了。他的眼前，只有一扇用綠呢鑲的門，四周用黑帶子圍着，上面裝了許多的小銅釘。除此而外，舉凡世上一切的事物，他都忘却了。

「呀，原來是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先生！」

開門的是段亞夏，手裏執着蠟燭。

「主人和主婦剛纔出去，纔下樓不到一分鐘的光景，你怎樣未曾見着他們呢？」

「出去了，這真是不巧啊！」他用一種很奇怪的聲音說着，段亞夏不由得定着眼睛望着他，面上露出幾分爲難的樣子出來。「我有要緊的事情來會他們。」段亞夏，我想到你主人的書房裏面去歇一下……我可以進去麼？」他很胆怯的問着。「我只要進去一分鐘就得了，想留一個字條給他。」——沒有甚麼妨礙麼？」

他望着她這樣的問着，連大衣和套靴都不脫下，脚也不移動一下。

段亞夏弄得糊塗起來，很悲傷的說道：「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先生，你怎麼樣了？我又沒有……這又不是頭一次，請進來罷。」

「是的，又何必如此呢？我爲甚麼要這樣說呢？她一定要跟着我進去。我非將她遣去不可，叫她到那裏去呢？她一定料得到，或許她已經料着了，也說不定。」

段亞夏並沒有料着什麼，只不過看見這位客人的奇怪樣子，和奇怪的言語，嚇了一下罷了。主人主

婦出去了，房裏只剩下她一個人看守，只要有一個人來陪她五分鐘，她也是極其歡迎的，她將蠟燭放在桌上，在門邊站着。

「走開，走開，求你走開。」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心裏這樣想着。他在書桌邊坐了下來，取過一張紙，不知道要這樣寫纔好，只覺得段亞夏注視着自己，好像是在研究他在想些什麼似的。

「彼得·尼古拉維奇君。」他寫了一個字要停頓許久。「我來訪你，因為一件很重要的事——」  
「這件事就是……」他口裏念着，心裏却在想：「她儘站在這裏，如何是好——」突然大聲說道：「段亞夏，請你給我斟杯水來。」

「知道了，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君。」接着走了出去。

這位來訪的客人，立刻站起身來，用脚尖貼着地面，急急的向着一張沙發走去。沙發上面懸着些手鎗短劍，是這位醫士在俄土戰爭時用過的，他輕輕的將手鎗套子的帶子解下，把手鎗抽出來，裝在他的毛領大衣的插袋裏去，然後又由鎗套上面附着的一個彈藥盒裏面，取出幾粒鎗子來，也裝在插袋裏去，三分鐘後，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將段亞夏給他斟來的水飲乾，又將那張未曾寫過的信封好，回自己的家裏而去。

「這下可以收場了。」他的腦筋裏這樣想着。但是他一到家裏，並不立刻收場。先走進他自己的房裏，將門鎖上，大衣也不脫，就向一張安樂椅坐下，又胡思亂想起來，定着眼睛虛空的望着，先望着壁上懸着的像片，後又望着桌上的書，又望着牆壁上面貼着的紙上的花紋，耳朵裏聽着錶的機械嗒嗒嗒的響聲。錶是他自己原先放在桌上，業已忘却了的。他這樣坐下來，連一條筋肉也未會動一下，一直到了夜深到了本書開始的時候。

那枝手鎗很不容易由那個窄狹的衣袋裏出來，等到取出來放在棹面上，他纔知道只剩下一個子彈了，其餘的全都由插袋中的一個小洞漏了下去，一起都進了大衣的夾層裏面去了。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將大衣脫下，正要去拿一把小刀來，將大衣的裏子剖開，好取出那些子彈，忽然他那乾燥的嘴唇角上，現出似笑非笑的樣子，就不去取小刀了。

『何必還要這樣費力做什麼？只要有這一粒，也就殼了。是的，只要有一顆，就可以使一切的東西永久消滅了。全世界也都一齊消歸烏有，也無所謂後悔，也無所謂不滿，也無所謂自責，也沒有可惡的人故意裝成親切直率——也沒有那種人雖然爲人所鄙棄，但是當着面前，依然還是要去敷衍他們的。這樣一來，也不會欺人，又不會自欺，只有真理，只有真正一無所有的永久真理。』

他又聽見他自己在那裏說話了。他早已不能說是單在想像了，他聽見很大的聲音，在那裏說，所說的話都是他很願意聽的。

『又來了……你死到臨頭了——就連自殺也還是和引用別人說的話一般。你到底是在什麼人的面前，責備什麼人……不是在你自己的面前嗎？算了罷，可以不必這樣了。』他用一種苦痛和失望的聲音，翻去覆來的說着，一方面伸着顫巍巍的手去打開手鎗的彈室，好容易才打開，又將那塗滿油液的子彈，輕輕的裝進彈室裏面去，開鎗的部分也沒有一點毛病，阻礙他的死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手鎗是頂好的軍官用的手鎗，房門是已經鎖牢的，決沒有人能敲進來。

『現在是時候了，亞歷山白特羅維奇！』他將手鎗的把子緊緊的握着說。  
忽然腦筋一轉，想道：『但是遺書怎樣呢？我不能殼一個字也不留下，就這樣死了。爲什麼緣故呢？寫』

給什麼人呢？什麼都消滅了，什麼都沒有了。還和我有什麼相干？雖然這樣我總得要寫，我能殼完全自由將我自己的事情寫得出來，不受旁的事情的累麼？最要緊的，能殼不受我自己的累麼？這是很不容易辦得到的。」

他將手鎗放下，由匣子裏取了幾張紙出來，試了好幾個筆頭，都是壞的，寫不成字，將紙弄破弄污了好幾張才寫成「聖彼得堡，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八七〇……」的幾個字。以下他的手就順着紙上東倒西歪的寫了許多的文句出來，不過祇有他自己才能夠認識得出罷了。

他寫出他自己快要死了，因為後悔一點用處也沒有，所以他死得到還安靜，人生是一個極大的虛偽。無論他實在愛的人或是他並未會假裝過去愛的，那些人都不能殼救他的命，因為凡可以由他們得的助力，他都全用盡了——不然，不然，不是這樣——因為由他們無論甚麼樣的助力，都得不到，因為自從他完全了解他們之後覺得他們一點意思也沒有了，他又寫他對於他自己，真能了解了。他知道他自己除了虛偽而外，別無所有，他一生所做的事，沒有一件是善意去做的，全都出於惡意；他一生之所以沒有做過大錯事，並不是因為沒有做惡事的性質，實在不過是怕人指摘罷了。他又寫雖然這樣，總不至於比其餘那些臨死不悟的人還不如，所以他並不向他們求恕，他對於他們的輕蔑，和對於他自己的輕蔑，完全是一樣。最後寫了一句無意識的話，作為收尾：「請了世上的人們請了你們這些兇殘的怪物。」

除了署名以外，全都寫完了。寫完了之後，他覺得很興奮，熱血一直湧到他的頭上來，好像就要由他那大汗淋漓的額上，迸出來的一般。把手鎗也忘記了，把一死即可免熱的事實也忘記了。站起身來，走到窗邊去將玻璃的護窗打開，一陣冷風吹了進來，外面的雪已經止了，天空一片雲也沒有。街對面是一個白色的花園，全被冰柱籠着，在月光底下，顯得來異常光彩奪目。天邊有幾點星可以看見，內中有一顆比旁的還要覺得亮些，發出一種帶紅色的光來。

「這不是亞屈拉星嗎？」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口裏說着。「自從我見了這顆星以來，不知道已經有許多年了。自從我出了學校以後就沒有見着他了。」

他的眼睛不肯離開那顆星，忽然有一個人穿着一件外衣，拖着半僵的腳，順着路旁急急的跑了過去。接着又有一駕馬車，在那凝硬了的雪地上走來，一個馬夫駕着，上面載着一位，肥大的客人——但是亞歷山白特羅維奇依舊站在窗前，如像石彫的像一般。

「非死不可！」他後來這樣說着，走回桌子旁邊去。由窗子到桌子，不過只有幾步路的光景，然而在他看去，好像走了許多年的一樣。他剛把手鎗拿在手裏的時候，忽然由那開着的窗口，送進來一陣很遠但是很明瞭的鐘聲。

「鐘聲！」亞歷山白特羅維奇驚異的叫着，把手裏拿着的手鎗，又放在桌上，身子向着沙發又倒了下來。

#### 四

「鐘聲！」他重復的說着。何以會有鐘聲？莫非是教堂裏在做禮拜嗎？祈禱的人們……禮拜堂……悶死人的熱氣……蠟燭，衰老的教士米客爾神父，用着悲哀的怪聲音在那裏祈禱，他的助手用着很低的聲音陪着。真令人想睡。由窗口透了些曙色進來。他的父親站在他的旁邊，垂着頭，急急的畫着十字。他們的後面有許多農夫農婦，俯伏着一動也不動……這些不知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太過於久遠了。幾乎如同未曾經過的一般，好像不是他親眼看見過的，也不是在書上讀過的，又不是從別人聽得來的。不然，這些都是實在的事，那個時候的情形比現在還好些。是的，不特是比較說，實在是好多。若果現在也能般那樣，又何至於要告助於手鎗呢？



「完結了罷！」他的耳邊聽見一個微細的聲音說着。舉眼望了手鎗一下，剛要伸手去取，忽然又縮了轉來。

「你怕麼？」那個細微的聲音又說。

「不是的，並不怕甚麼。有什麼可怕呢？但是這個鐘聲！是什麼緣故呢？」

他又望了錶一下。

「這一定是早晨的禮拜。人們都要到教堂去。有許多人覺得去教堂是很快活的。無論怎樣，他們口上總是這樣說的。不惟如此，就是我從前，也覺得到了教堂裏面，就好過點一樣。那些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後來就沒有這種感想了一點也，不會覺得好過了。這才是真理……真理！真理到了這一瞬間，方纔探着。」

這一瞬間好像是不能免的了。他慢慢回過頭去，又望着手鎗。那是一枝政府許可的模範手鎗。是斯密威遜工廠造的。曾經上過一次鏽，後來因為在醫生家裏陳列了許久，光亮了許多。手鎗的後面正對着亞歷山白特羅維奇，所以他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鎗的木柄，和柄上的小鐵環，預備繫索子的。又可以看見裴子彈的部分，和正對着牆壁的鎗口。

「這就是死神了！非將他捉住不可。」

街道上面異常清靜，沒有車子經過，也沒有人行走。沉寂之中，又聽見遠遠的那個鐘聲在那裏響。音波由窗口侵入房裏，達於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的耳裏。鐘聲向着他好像似用一種外國語言一般，告訴他，很重大，很嚴重的事。一聲接着一聲，一直到了最末的一聲，纔由大空中微微的散去。鐘聲的使命就此完了。煩悶的人聽去，覺得除開自己，所不能堪的狹窄世界而外，還有別的地方，覺得自殺是很不可避的。從前的記憶，一片不連一片的湧現出來，好像一種不可抵抗的波浪一般。這一夜之中，他所想到的業已不

少，好像將他一生的事都想遍了，將他自己已經透澈的看出來了。現在他才覺得還有一方面遺漏就是先前他的靈魂用着很膽怯的聲音告訴他的。

## 五

你還記得幼年時代和你父親住在一處很遠很遠的鄉村裏面的時候嗎？你的父親是一個很不幸的人，但是他很愛你，比愛世界上什麼東西還要利害些。你還記得冬天的晚上，和他坐在一起，他心不亂的算賬，你讀你的書，浸着油的蠟燭發出帶紅色的火光來，漸漸的暗澹下去，後來你拿着剪燭鉞將燭心剪下去的事情嗎？那是你的職分，你盡你的職分異常鄭重，所以每次你的父親都由他的大眼簿抬起頭來，用着感動和慈愛的眼光望着你，你也望着他。

「父親，你看我已經讀了這許多頁了。」你一定要這樣說，並且用手將你讀過的頁數拿着，去給他看。

「再讀罷，我的小朋友。」你的父親一定這樣答應，接着又埋頭去清他的賬。他隨你愛讀甚麼，就讀什麼，以為只要你有益就得了。一方面你讀了又讀，也不懂得讀的東西是什麼意義，完全是隨着小孩子的心性，一直讀下去。

是的，那個時代，紅色就是紅色，並不知道是紅光的返射。那個時代，一切的物事都是只有直觀的，那個時代並沒有現成的感覺和思想的容器，人們將感覺得來的一切，都收入裏面去，也不管那容器到底適當不適當，堅固不堅固，他如果愛某人，當然就只知道愛他。

他的眼前忽然湧出了一副美麗的笑容出來。

還有她呢？你不是也很愛她嗎？我可以斷言到底還是在玩弄自己的感情罷了。好像至少現在這一

瞬間，我所說的所想的都是誠懇的。——真不知是怎樣的一種苦痛，就是遇着幸福，好像一點也不似幸福的一般。若果我能毅向時間叫他停住，稍等一會，因為這個時候很好——我還是繼續思想的好——我還是教他止住的好嗎？其後又怎樣呢？接着不得不將時間驅逐開去……但是去想這些事，又有甚麼用處？我要想事情必得要他們真像，決不能去想他們的外觀。

但是所能想的事情並不多，僅有幼年時代在他的記憶裏面，只剩下一些不相連續的斷片，他此刻很熱心去搜尋這些斷片。

他想起那座小房子，他和他父親對面睡覺的那間臥房。想起他父親床頂上罩着的彫刻。每天晚上他睡着了的時候，看着那些窗帘上，現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花鳥，還有許多的面孔。他又想到每天早晨他們用來取煖的稻草的氣味。很忠實的尼古拉斯時常都由外面拖了許多的稻草進來，把過道都填滿了，又整把的塞進火爐口裏面去。在火爐裏燒起來，發出很明瞭的光，那股氣味覺得很受用，只不過略帶得有點辣味罷了。亞勒謝（即亞歷山大）每每在那爐旁一坐就是幾點鐘，但是他的父親總是叫他去飲早茶，飲後就教他的功課。他又記起他怎樣的不懂小數算法，他的父親怎樣的發怒，一面又想方法的極力給他講解。

『我恐怕連他自己也未見得怎樣懂得呵！』他心裏這樣想着。

再後，說是聖書的歷史。亞勒謝頂歡喜的就是這一門功課。那上面都是些可驚可駭的事件，偉大的人物。如像肯（亞當之長子，手刃其弟亞俾爾者）約瑟福的歷史，埃及的皇帝，最大的戰爭，老鴉是怎樣的送食物給預言家艾里季。接着就是一副圖畫。艾里季坐在一塊石頭上面，膝上放着一本大書，兩隻雀嘴裏啣着些圓東西向着他飛去。

父親，你看烏鴉啣着麵包給艾里季呢，但是我們用的吳伽却從我們取一切的東西。

尼古拉斯心裏想像着一隻很馴的烏鴉，長着鮮紅的嘴殼和紅色的腳爪，必定會從沙發的後面橫飛過來，伸長着頸子，想要將牆壁上面懸着的那個光彩的畫額摘取下來。這個畫額上面嵌着一個水彩畫的青年的肖像，前額極其光滑，穿着有肩章的深綠色軍服，戴着一條又高又紅的領，鈕洞上插着一個十字架。這就是二十五年前的父親。

老鴉和這個肖像在他腦筋裏面湧現了一下，立刻又消滅了。

「以後又怎樣呢？後來又想到一顆星，一間草房，一架馬槽。這個馬槽好像很新奇的一般。我雖然曾經在馬棚牛欄裏面，見個不少。但是這種馬槽，却是一種特別不同的去處。」

他們的習慣，研究新約不及研究舊約，那樣子細，也不用那種有插畫的厚書。他的父親常常向着亞勒謝說耶穌的故事，有時還大聲的將那福音整篇的讀給他聽。

「但是無論誰要打你的右臉，你須得連左臉也送給他去。」亞勒謝，你懂得麼？」接着他的父親長篇大論的解釋給他聽，他却不肯去聽，反用話來遮斷他說：「父親，你還記得獨米屠理，伊萬諾維奇，奇理，父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麼？那件事情就是這個樣子。他打了拓馬斯一個嘴巴，拓馬斯動也不動，獨米屠理，伊萬諾維奇，叔父又朝那邊打了他一下，拓馬斯還是不動。我看得替他真難過，竟至哭了起來。」

「是的，我那時的確哭過。」亞歷山白特維奇口裏念着，不由得從沙發站將起來，在房裏面踱來踱去的，口裏還說着「我那時的確哭過。」

他對於他十六歲的時候流的淚覺得很為感動。因為在那個時代看見那些沒有抵抗力的人，在他的面前，遭人虐待，他能夠哭出眼淚來，所以異常的感動。

這其間帶着朝露的空氣，由窗戶外面不絕的吹入房裏來。一股水蒸氣，沖入涼極了的房裏，凝成白霧一般，一座大座燈，上面套着一個燈罩，立在桌上，點得很明亮，但是只照着桌子上面和屋頂的一部分，成了一團閃搖不定的圓形光影。室內其他的部分，都是半明不暗的，由這裏面，可以勉強看得出來有一個書櫥，一張大沙發，許多的家具，壁上一面著衣鏡，鏡裏反射出燈光照着的書桌，每逢他踱過鏡面前的時候，他那高大的身軀，也同時反射出來。他在房裏由這一角到那一角，來回的踱着，這邊走了八步，那邊又走八步。有時走到窗前略停一下，被那寒冷空氣，將他火熱的頭和裸露着的頸胸吹着，只是覺得打噴精神並不覺着清爽。他又繼續着去想從前的那些斷片的事情。他記起了無數的瑣屑事件，弄得異常糊塗，不知道究竟那一件對於他是重要的，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一直到十二歲他父親送他進學校去的時候為止，他的生活都是完全不同的內的生活，他記得那個時代，比較上要算是很好的時代了。

「什麼東西能夠把你引到那半覺的生活上去？那種幼年時代究竟有什麼好處？一個孤獨的幼童和一個孤獨的老人——他死後你自己叫他做一個破壞了的人，你並沒有錯，他的確算得是一個破壞了的人。他幼年時代所能收積的一切好處，縱令算不得好處，至少總不會使他爲惡的那一切性質，被他的年歲很敏速而且容易的破壞完盡了。所以他過的生活，簡直無聊萬狀，只剩下一點無聊的愛情，這愛情差不多完全都用在你的身上。」

亞歷山白特羅維奇想着他的父親，這許多年來，要算是頭一次覺得他愛他的父親了。他很想望就是一分鐘也好，能夠折回頭去，仍舊到他的幼年時代，到那個鄉間，到那間小房子裏，到那個「破壞了」的人的懷裏去，用手去愛撫他，和小孩子鬧脾一樣的去愛撫他，他很渴望那種純潔簡單的愛情，這種愛情只有小孩才能知道，或許就是少數成年人的那一種純潔的性質，也說不定。

「果真事實上決不能夠回復他的那種幸福嗎？不能回復他那種能力去辨別旁人的言論思想的

「真偽麼？有了這種經驗以前，究竟已經有許多年了！口裏雖然說得好像很熱忱很懇切，其實腦筋裏藏着一個蛀蟲，將他的靈魂都吸收乾淨，在那裏說：『朋友，你沒有說謊嗎？你當真知道你現在說些什麼話嗎？』」

「還有一句外面看去更無意識的話，在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的腦裏，湧了出來。『你現在想的你當真想了嗎？』這是一句很無意識的話，但是他很能了解。」

「是的，他想的他當真想過了。他愛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也知道他很愛他。『噯，我若果能夠有真實純正的感想潛伏着，就是只有一種也好。但是外界又是一種這樣的社會，聽見這鐘聲，就令我想起來了。只要鐘一鳴，我就想起教堂羣衆，無數的老弱男女真實的生存。這就是人人應當去的地方，人人應當像孺子愛人的愛法去愛的地方，像孺子……恰如一般所說的……』」

他走到桌子邊去，抽開一隻抽屜，在裏面到處翻尋。發見了一本深綠色的小本書，是他在一個什麼展覽會裏的廉價古董部買來的，放在抽屜裏面的一角上。他很快活的將這本書搶在手裏，將那印有兩行細字的篇頁急急的翻着。那些見慣了的字句，一一都湧上心來。他由第一頁讀起，一氣不歇。他因為要尋一句話，才去翻這本書，現在連那句話也都忘記了。那句話本來是他記得很熟的，但是已經許久就忘却了，等他讀到那裏的時候，到把他嚇了一跳。那句話是說：『除非你變成一個小孩子不可……』」

「他現在好像一切都明白了。」

「我能夠明白這『變成一個小孩子』的話，是什麼意思嗎？就是說一個人第一不可凡百事情都去管，須從自己的心裏，將那個可怕的大腹怪物，反叛的自私驅逐了去。這個自私如像蛀蟲一樣，吸乾了人的靈魂，還要糾纏不休的要新鮮的供給。但是我從什麼地方去驅逐呢？你已經將一切的享受盡了我一生的時間，一生的筋力都完全供應了你的差使。我培養你到了現在，我還是尊敬你。我雖然是很恨

你，然而還是崇拜你，又將許多的犧牲貢獻給你，並且將我所有的一切好東西都給了你，還在你的面前再三低頭膜拜……

他一個頭在房裏踱着，一頭翻來覆去的念着這些話。他的脚步漸漸的不甚穩當起來了。好像飲醉了的人一般，偏東倒西的走着，頭低在胸上，胸堂被氣湧得很高，決不停止一下去揩他那滿面的熱淚。一直走到後來，他的脚再也不肯聽他的命令了，他方才坐了下來，將身子緊緊的靠在沙發的角上。用手將身子撑着將熱火般的頭腦伏在手心裏，哭得如同一個小孩子一樣。這種無力的狀態繼續了許久，但是他業已不覺痛苦了。狂風已過，眼淚如同潮一般的出來，他的心因此得了安慰，一點也不覺得可恥。這個時候，無論什麼人走進屋來，他也決不肯停止他的眼淚，得了這一付眼淚，才將他一切厭惡的感情消滅了去。他覺得你崇拜了這許多年的偶像，還未曾將他所有的一切吞盡。又覺得還剩得有愛情和自制。又覺得只要將這些剩下的東西傾注出來，也還有生存的價值；但是傾注在甚麼地方，他却不知道。到了這個時候，已經無須去審問他的罪狀了。他記起來的那些悲哀和苦惱，都是命運上註定了人生所必要經歷的——在這種純粹的人生悲哀上面看起來，他所受的一切孤獨的苦痛，毫沒有緊要；他覺悟了他應該向這種悲哀走去，將他自己名下所應負擔的擔任下來，只有走這一條路，才能使他的靈魂得安。

「這真是可怕！我不能長久迷在我自己的恐怖裏面和我自己的身上。最緊要絕對的緊要是要將我自己的身子和一般的人生密接着，或是受苦或是享樂，或愛或惡，不可專為一己，只有取進來的從不肯拿些出去，須得要為大家所共通的真理，無論我先前說些甚麼，這種真理總是存在世界上的，無論怎樣想去塞止，這種真理依然還是要在人的靈魂裏面發聲的，的確是這樣的。」亞瑟山白特羅維奇異常興奮的這樣說着，又接着道：「這些事情，一切都寫在這本小綠皮書裏，是為萬世萬萬世而說的。必須要排開自己，滅却自私，才能向着大路口走——」

一個聲音細細的說道：「瘋子，這於你有甚麼益呢？」但是另外有一個聲音，先前很膽怯的，所以並未注意着，此刻發出大聲出來，如雷鳴一般的說道：「閉嘴！他儘責備他自己，又會有什麼益處呢？」

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突然跳起身直立起來。這句話把他激得異常興奮起來。他在世上所經歷過的，無論是勝利也好，婦女的愛情也好都沒有像這樣的興奮過。這種興奮是由他心裏生出來的，由心中分裂成的湧出了極熱的波瀾，潮一般的流到他的四肢裏面去。不到一刻工夫，他那麻痺了的身體，發出如火如茶的生命來。百萬的鐘聲齊奏凱歌，眩目的太陽直射出來，照遍了大地，消滅了……

終夜點着的那罩燈，漸漸黑暗下去，後來簡直熄了。然而房裏並不黑暗。天已明了，安靜的灰色光線，一點一點的射進屋裏，隱隱約約照見了那枝裝彈的手鎗，和放在桌上寫滿了無意識的話語的那張遺書，又照見了屋子中間地板上橫着一個死屍，那蒼白色的面上，表現着一種平安和幸福的神色。

## 革 命 黨

俄國阿采巴希甫著  
愈 之 譯

學校教師恩德生走到學校園外邊，無精打采的立着。遠遠望去五里外潔白的雪地上，掛着森林，宛然一幅淺藍的花邊。那日天氣分外晴朗，陽光映在雪地和園外鐵柵上，放射百種的彩色。空氣光亮而且透明，這種天氣，是只有初春時節纔有的。恩德生立了一會，想到森林裏去散散步，便向那「花邊」的綠上走去。

「在我的一生中春又來了一回了，」他說話時嘆息了一會，從眼鏡裏邊看看頭上的天色。恩德生很有些觸發傷感的詩懷。他走時，反背着兩手，把手仗掛在身上。



他走得沒幾步，便見一隊兵馬在園柵後邊的那路上行走。兵士們的褐色制服，在白色的雪地上，全無光彩，可是他們的劍和馬鞍，却都映射得雪亮。許多彎曲的馬脚，在雪上亂奔，很有些可怕。恩德生起先不懂，他們是來幹什麼的。後來猛然想起他們的營生了。他知道他們幹的不是好事——這不是理性告訴他，是本能告訴他的。有一樁可怕的出乎尋常的事情要來了，而且本能又告訴他，他必得藏過身子，不給兵士們瞧見纔好。於是他轉向左邊，連忙跪下去，在將融的軟雪地上爬，爬到一個草堆旁，伏在後方。那草堆不高，他伸長頸子，便看得見兵士們所幹的事。

總共有十二個兵，其中一個是年輕的軍官，又矮又胖，着一件灰色外掛，腰部扣着很美麗的銀帶。臉龐脹得紅而且亮，和鬚髭上眉毛上又別緻又微白的亮光互相映照。恩德生遠遠望去也極耀眼。他發出時斷時續的破喉音，送到教師藏身的所在，却聽得很清晰。

「我一切都知道，不要受人家教訓。」軍官嚷着他兩隻手托在腰上，眼瞧着忙亂的兵士們中的一個。「我要給你看看做叛徒的結局是怎樣的，該死的東西！」

恩德生的心別別的跳着，心想：「老天呀，有這等事麼？」他的頭不由的冷起來，好像澆了一頭冷水。從兵士當中發出又沉靜又嗚咽却又清晰的聲音：「軍官呀，你可沒有這樣的權力——只有法庭可以判罪——你又不是法官——這顯然是謀害罷了，不——」

軍官怒叱道：「休得胡說！我便可以給你一個法庭。伊凡諾夫，向前走罷！」

他在馬上踢了一下，便騎着去了。恩德生不知不覺的瞧着那馬一步一步緩緩踱去，和跳舞一般。只見馬聳着耳朵，像是細聽聲音。於是兵士們喧嘩鼓噪了一會，隨後分頭散去，只留下三個着黑衣的人，其中兩個生得高大，一個又矮小又怯弱。恩德生望過去看見他的頭髮，生得很稀疎，又看見他的耳朵，紅得和薔薇一般。

這是件什麼事，他現在完全明白了。可是這事情太來得突兀可怕了，他自己想，莫不是做夢嗎？「這等光明美麗的天氣——雪呀，田野呀，樹林呀，天呀，萬物都受春氣的吹噓。可是人們却要被害，怎麼會有這等事呢？不會有的罷！」他這樣的胡思亂想，他彷彿發了瘋，覺得所見所聞所接觸的，都是異樣的事情，而且都是不應該見聞接觸的事情。

三個着黑衣的人在鐵柵旁並排立着，兩個立得近些，矮的一個立得開些。其中有一個——看不出是那個——失望的叫道：「軍官！上帝在頭上呢，軍官！」

那時便有八個兵士趕忙下馬，他們的馬鐙和指揮刀閃爍得可怕。他們顯然有些慌張，是像做賊一般。靜了幾分鐘，兵士排成一列，離黑衣人約莫有幾呎遠，都放平了槍。有一個兵士頭上帽子撞下了，便拾起來戴上，卻沒把帽上的雪拭去。

那軍官的坐馬還在那裏豎着耳朵跳舞；還有別的幾隻馬也豎着耳朵細聽四面的聲音。他們又長又智慧的頭側在一邊，一動不動的站着，向那黑人瞧着。

忽地有一種聲音穿破空氣，「至少饒了這孩子罷，爲什麼要殺孩子，你這混蛋！這孩子做過什麼呀？」「伊凡諾失，照我說的做去。」那軍官大吼了一聲，別的聲音便不聞了。那時他的臉龐，脹張緋紅的，和紅布一般。

隨後便是一齣野蠻可怕的悲劇。那黑衣人當中，那個身材矮小，頭髮稀疏，耳朵緋紅的人發着尖銳的孩子聲音狂叫了一聲，便想搶到別一邊。有兩三個兵士立即把他捉住。那孩子還想掙扎時，便又有兩個兵士跑上來了。

孩子叫道：「阿，阿，阿，阿，我放了，我放了，我罷！」

他那種尖銳的聲音震蕩空氣，宛然像是一隻被宰的豬，還沒有死時的叫聲。他忽然沉靜了，大約是

有人把他打了一下了，因為他的沉靜，很有點突兀，確是禁壓着不能聲張的緣故。於是那孩子被拖到前面，接着便發出一聲響，幾乎把耳朵都震聾。恩德生向後一退，不由的全身顫抖。他看見兩個黑色的尸身同時倒地，火花閃了一閃，皎潔光亮的空氣中噴出一陣輕煙。他看是看得很清楚，但心裏却和做夢一般的模糊。他看見兵士們忽忽的上了馬，對那尸身瞧也不瞧一瞧。他看見他們沿着泥路馳去，槍柄擊撞着馬蹄，跌跌拍拍的響着。

他看完了覺得自己已站在路當中，他不知道自己怎樣從草堆後面過來的，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過來的。他嚇得面如土色，流了一臉濕汗，全身顫抖。他驚恐過度了，身體受着傷，一時頓失知覺。他彷彿生了一場大病，雖然更要惡心些，更要恐慌些。

起初雖然不見一個人影，但那些居民等兵士轉過那條向着森林的道路以後，便都忽忽忙忙的跑到放槍的地方來。

尸身倒在鐵柵旁邊的路上，路上的雪又清潔又鬆脆又平坦，儘自在光明的空氣中發亮。總共三個尸身，兩個是成人，一個是小孩。那小孩伸着長而且軟的頸子躺在雪上。小孩身旁的一個男子向前倒在血池中，看不見臉龐。還有一個乃為偉丈夫，黑色的鬚，又大又壯的臂膀。他挺着偉大的軀幹，躺在地上，兩臂伸在濺滿血跡的雪上，佔着很大的面積。

三個槍斃的尸身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黑色的身子襯着白色的雪地。當他們躺在那條狹小的要路旁邊時，那種靜止不動的恐怖，是沒一個說得出的。那日晚上恩德生在校內小房間裏，不曾像平時一般的做詩。他立在窗口眼看那蔚藍有霧的天空中的灰色月亮，心裏儘着思想。他的思想煩悶，闊澹而且嚴重，彷彿天上的雲降到他腦裏來了。

從模糊的月色中，他看見暗黑的鐵柵，樹木，和空洞的花園。他彷彿看見他們——三個槍斃的人，兩

個成人。一個孩子。那時他們臥在路旁，空虛寂寞的田野裏，死白色的眼睛瞧着遠方寒冷的月亮，也和他活眼瞧着月亮一般。

他想：『這種時代總有一日要來的，到了那時殺人的事絕對不可能了。到了那時，殺那三個人的軍官和兵士都會明白現在幹的是什麼事了，而且更會明白他們因為有所求而殺人，但這所求的東西對於他們——軍官和兵士——和對於被殺的人，一般的需要，而且可貴的。』

他含着淚，高聲莊嚴的說：『對的，那種時代是要來的。他們都是要覺悟的。』說時眼中便迸出一滴淚，平圓的月亮，倒給這一滴淚沾污了。

他心裏對那瞪着眼睛看月亮的三個死人老大的不忍。一股憤氣快刀般的刺破他的胸腔，登時把他佔住了。

末後恩德生定了一定神，輕輕的說：『他們自己並沒知道幹的是什麼呢。』於是這一句老而又熟的話，把他的憤氣他的無名火登時平熄下來了。

## 一

日光明而且白，春色已是很深了。潮潤的泥土到處聞得出春氣。冰雪快融完了，底下清潔寒冷的水到處流着。好多里路周圍的鄉野，望過去全然一碧無際。

話雖如此，在村莊裏却沒有這樣清潔快活的春日。清潔和快活只有村莊外面人跡不到的地方——田裏，林裏，山裏——纔有。村莊裏面空氣却很煩悶，嚴重，恐怖，人住在那裏好像是做惡夢哩。

恩德生立在路旁，一羣沉悶鄙俚不識不知的人衆當中，伸長頸子，看着七個農夫預備着受笞。

那七個農夫都站着正在融化的雪地上，恩德生幾乎不信那幾個人都是他向來知道而且熟識的。

因為他們身上要生出可羞可怕水難洗刷的事情來了。他們差不多已和世界隔絕，所以恩德生心裏所感的他們都感不到，正像他們心裏所感的他也不會感到一樣。他們周圍都是兵士，很倨傲的坐在高大的馬匹上，馬兒點着他們智慧的頭，又把斑斕猥褻的臉孔緩緩的轉來轉去。兵士們很倨傲的向他——恩德生——瞧了一下，他登時覺得恐慌，覺得羞愧，他不能做什麼，也不敢做什麼了。他自己覺得這樣，而且一種冷酷的羞恥心把他禁住了。他好像夾在兩片冰塊的當中，外面一切都看得出的，可是不能動，不能哭，也不能呻吟一聲。

他們把第一個農夫捉來。恩德生看見他那奇異，哀懇，失望的形容。他的嘴唇是在那裏動，可是聽不出說話的聲音。他的兩眼閃爍不定，眼睛裏放出一種微弱的光芒。和瘋子的眼睛一般。他心裏這是顯而易見的，此刻已是不省人事人。

那張臉孔充滿着理性和瘋氣，看去很有些害怕；等到他們把他推倒，伏在地上，看不見臉孔了，恩德生纔覺得爽快些。但是兇暴的眼睛雖然看不見，却又看見他那光赤的背在地上發亮——這又是一種殘忍，羞恥而且可怕的景象。

一個戴紅帽子紅臉孔高大身材的兵士跑上前去，向他的身子看了一會，像是很高興，便很清晰的嚷道：

「好，讓她去罷，上帝降福！」

兵士天馬衆人，恩德生彷彿都沒有看見。他不覺得冷，不覺得害怕，也不覺得羞恥。鞭兒在空氣裏嘩啦嘩啦舞動的聲音，他沒有聽得；那農夫苦痛失望的狂叫，他也沒有聽得。他只看見那人背上的皮肉一塊一塊的腫起來，布滿白色和紫色的鞭痕。光赤的背脊漸漸的不像人樣了。鮮血濺開來，一塊一塊的在潔白的雪上流着。

恩德生心想那人在露天亦着身子遭人家毒打，也許要立起身向袖手旁觀的衆人責問的，他想到這裏，靈魂早已嚇得禁住了。於是他合了眼。等到他張開眼睛的時候，他看見四個着軍服戴紅帽子的兵士又把一個人墩在雪上了。這人便又赤着背可羞可怕而且可惱——這又是一種悲慘背理的景象。接便是第三個，第四個，這樣的挨下去，一直到了末後。

恩德生伸長頸子立在潮溼的雪地上，全身發抖了，口也吃了，雖然他並沒說出一個字來，汗濕透了一身。他的遍體起了一種羞恥的感覺，他覺得他躲避他們，不至給他們捉去放在地上任他們光身痛打，這種行徑委實是可羞。

兵士們聚了攏來，馬兒點點頭；鞭兒在空氣中嘩啦嘩啦的響。光赤羞恥的肉體打得腫爛；皮肉夾着血四處飛散一條一條的縮得和蛇一般。在春日潔白的空氣中，村莊裏只聽得咒罵狂叫的聲音。

恩德生在市政廳的階沿上看見五個人的臉孔，這五個人從前都受過了恥辱的。他連忙把眼睛轉到別處。他想人見了這個，是一定活不成的。

### 三

他們共是十七個人，十五個是兵士，一個是副官，一個是無鬚的少年軍官。那軍官躺在火爐前面，很切心的看着火燄。那幾個兵士正在貨車上修理軍器。他們灰色的身軀在又黑又溼的地上撞撞往來，不時絆着火爐裏伸出來的柴頭。

恩德生着了一件外褂，把手杖帶在背後，走到他們的前面去。那副官，一個有鬍鬚的大漢，從火爐前轉身跳了起來，向着他看。

「你是那個？你做什麼來的？」他厲聲盤問。從他的聲調聽起來，顯見得那些兵士們見了就地人民

都有些懼怕，因為那地方給兵士們殺戮作踐得儘夠了。

副官說：「軍官，有個人在這裏，我却不認得他。」

軍官不聲不響的向恩德生瞧了一瞧。

恩德生很怯弱很勉強的說：「軍官，我名叫米哈爾生。我是就地的商人，現在到村裏去做買賣。我恐怕要給人家錯認，當作是別一個——你是知道的。」

「那麼你到這裏來滋擾做什麼呵？」軍官怒聲說了一句，便迴轉身子不睬他了。

有一個兵譏刺着說：「一個商人須把他搜一下才好，這商人是非搜不可，不要任他夜裏去鬧亂子。」副官說：「軍官，這人形跡可疑，你想把他拿下不更好嗎？」

軍官懶懶的答說：「不，我對付他們麻煩得夠了，這班可惡的東西！」

恩德生站着不說些什麼。他的眼睛在黑暗裏照見爐火，很奇怪的發亮。他短小精悍的身軀，在這夜裏立在兵士的當中，他的外褂，他的手杖，他的眼鏡，在爐火裏發亮，看去很有些怪相。

夜色已深了。空氣漸漸的變成寒冷，叢林的樹頂在黑暗中看去分外顯明。恩德生又走向軍營裏去了。但這時候他却把身子藏過，在樹林底下行走。他後面跟着一羣衆人，挽着樹枝靜悄悄的行動，和影光一般的全無聲息。在恩德生右旁，一個高大的人，手裏拿了手槍，一同走着。

在那小山上冷不提防的現出一個兵士的影子，這地方他們先前倒沒有留心。從將滅的爐火微光中，恩德生認得那兵士，就是主張搜檢他的人。恩德生心中毫不驚惶。他的臉龐又冷又鎮靜，和睡着的一般。兵士們都在爐火周圍伸着身子睡覺；只有那副官不睡，他坐着把頭垂在膝蓋上。

恩德生右旁那高大的人舉起手槍，把機關扳了一下。接便着是一陣耀眼的火光，和一聲震耳的爆裂。恩德生看見那小山上的衛兵擊起兩手，然後坐下把胸膛緊緊的抓住，各方面登時發出許多的火星。

劈劈拍拍響個不休。那副官跳起身來便翻入火中。許多灰色的兵士身軀亂竄，起先都揚着手，後來一個個的倒在地上掙扎着，看去竟像是一羣妖魔。那少年軍官向恩德生身旁經過，揮着兩手，像受嚇的小鳥一般。恩德生好像心裏想着什麼似的，突然舉起手杖來。他用盡氣力在軍官頭上打過去，打得沉重而且有力。軍官兜了個轉身觸在樹上，打着第二下時便坐在地上，手抱着頭和孩子一般。那時有人跑過來放了一手槍，好像是恩德生自己放的。那軍官縮做一團，又把頭盡力的在地上伸直。他的腿抽搐了一會，使蜷曲着不聞聲息了。

槍聲停止了。那些白面孔黑衣服的人黑暗中在兵士們的尸身旁行動，把他們的火器和軍用品都取了去。

恩德生又冷靜又切心的看着。一切都完了，他纔走過去，提起那副官燒焦了的腿，想把尸身從火中拖了出來，可是身尸太重了，他只好由他去。

#### 四

恩德生兀然的坐在市政廳階沿上，心裏思想。他想，他——恩德生——用了眼鏡，手杖，外褂，詩集，怎麼會得說謊，怎麼會得哄騙十五個人呵！他，想這事情，委實是可怕的。可是他心裏却沒什麼不忍，沒什麼羞恥，也沒什麼後悔。他要是能夠脫身無累，他，恩德生，拿了眼鏡詩集，立刻就要走了，再幹他所幹的事去了。他想把他自己考察一下，到底他心裏怎麼樣。但是他的思想太麻煩太嚴重了，不知為什麼緣故，他一想，到那三個睡在雪上的人，用他們毫無光芒的死眼，看那遠方圓整的月亮，他很覺得痛苦。比想起在頭上擊了兩下的被殺軍官，更覺得痛苦。他自己的死呢，他可沒有想到。他彷彿以為一切事情，他早已早已幹畢了。他身上的一件東西早已消失了，現在只贖得一個空洞的軀殼了，所以他只好不去想他。



他們把他的肩胛抓住，忽忽的經過那滿生過蔬菜的花園，在這時候他心裏簡直不能夠造成一種思想。

他被他們領到那鐵柵外面的路上，背靠着鐵條。他把眼鏡擺正了，兩手反背着，挺着文弱肥短的身子，站在那裏，他的頭略有些側在一邊。

臨了的時候他看見前面排着好多枝的來福槍。那槍口有的準對着他的腦袋，有的準對着胸腔，有的準對着肚皮。有的準對着臉孔，那臉上的兩唇正在那裏顫抖呢。他又很清楚的看見有一個槍口起初對着他的額角，後來忽地低下去了。

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好像不是世間的，也不是地上的——經過恩德生的心中。他挺一挺腰，把他的矮小身材儘力伸長，頭仰着後方，顯出很驕傲的樣子。他的靈魂中裝滿着奇異而曖昧的清潔，剛勇，自尊的觀念；一切東西——太陽呀，天呀，人呀，田野呀，死呀——對於他彷彿都是微細，模糊而且不相干的。

槍彈中着胸腔，左眼，肚腹；在他那件潔淨的扣好的褂子上，穿了許多的窟洞。他的眼鏡已打得粉碎了。他發了一聲尖銳的叫喊，轉身旋了個圈子，面向着鐵柵倒在地上；右眼還很大的睜着；兩手張開在地上拖爬，像是要想掙扎起來的樣子。

那軍官——那時候已復了原了——跑上去，用手槍在他頸上狠心的擊了幾下，又放了兩響。恩德生便在地上伸直了身子。

兵士們忽忽的去了。但恩德生還是坦平的睡在地上。他左手的食指接續着顫動，約莫有十秒鐘之久。

襲

擊

賽甫琳娜著  
葉生譯

大約三年以前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的妻子扔棄丈夫，同軍事委員跑到外省去了。那時候人們每天同艱苦的生活奮鬥，祇是關心到爲日常的麵包或夭折的死亡所得的不幸。那失戀的痛苦，足使阿司達霍夫老去多少年，並且改變容顏，像得了重病一般。在他親友方面却引起了侮辱人的驚異，而且還壞些，引起了帶一點溫和的俯就的，對於「聖人」之憐惜心。因此他把這極大的悲愁在自願的家居的幽禁裏隱匿着，不使親友們窺到。偶然的人生的遭際于他，以在家中做事，並且勉強維持生活的可能。他青年時代的一個密友革命以後在司法部裏佔着顯赫的位置。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關於昆蟲學的著作，他並未讀過。在問他：「你這些時候做些什麼事？」以後，纔知道了一切。於是他很堅決而且迅速的在教育部方面弄到了承認阿司達霍夫同志的著作極有價值的文書。

文憑、口糧照和著作酬金使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得到住宅、溫暖和書房內單獨的工作的可能。精神方面有病的人正和狗害病一般，自己能找到醫治的根源。阿司達霍夫用興奮的學問上的工作去抵擋失望。工作幾乎完全吞沒了他對於宇宙的人生慾望。而且近年來外界的情勢更使他的工作順利些。他不必爲預備吃食和收拾住宅等瑣事中斷他的工作。發現了來家做事的女僕。早晨的時間在他是完全舒服的，那時候他不爲任何物和任何人所牽引，一人同自己的學問相處着。腦子在特別清切地做工，手靈便而且堅硬，眼睛十分的銳利。那自信心的快樂的感覺給予他一種創作上的智慧力，簡直是透見一切的力量。

他住的小住宅，窗全朝着寂靜的胡同，裏面三間屋子裏，而且在廚房裏，完全佔滿了對於智識的工作最寶貴的靜寂，正可以聽得出自己的思想來。連別人的呼吸都一點也闖不進到他的寓所裏，去妨礙他用全部的血，全部的腦筋創造智識。他一聽見女僕來上工，用鑰匙開門的聲音，嘆了口氣，萬分不願意的站起身來，緊緊的關上書房的門。他拚命去繼續做工，但是興奮的力量已衰弱下來了。從早晨七點到十一點鐘是他最感到有趣的時間。

從女僕來的時候起，雖然在他的生活狀態下並不大的，却總免不了有的忙亂便闖進住宅裏來了。工作上必須的助手到家來了，有時候朋友中有人來拜訪，他自己也要出門了。但是早晨時候他忙着自己的書桌上去，正和篤信的神父赴早禱一般。很少在這時間有人去妨礙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的這種事情是可以數得清的。他憶起時永遠是皺緊着眉頭。

忽然在一個不祥的星期五那天，在列寧格特城上還搖曳着透明而不正確的，與薄暮相彷彿的，潮潤的晨光的時候，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的寓所裏的電鈴竟大響而特響起來。這昆蟲學家剛剛梳洗完。他衣服穿了一半，站在桌前，精細的手指很謹慎地執着一隻象鼻蟲，在欣然審視它脆薄的鼻子。手抖索了一下，這出人不意的一抖索，幾乎使這希貴的物品掉下地去。阿司達霍夫謹慎的放好到桌上。額上露出微汗，兩腿竟驚怕得軟起來。門前那個人真無忍耐力到淘氣的地步。又是一下電鈴，又是一下。在這很短的時間內按了三下。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生氣得耳朵都紅起來。他怒氣惱惱的開門。一個瘦身材的年輕姑娘，戴着掩到鼻根上的方格男便帽，倏地一下闖進前室裏來了。

她把一隻磨得極破的小皮箱放在地板上，又把一個用皮帶細着的帆布小包疊在上面。

「阿司達霍夫同志，好呀。我有你一封信箱，祇是要找到纔好。糟糕，也不知塞到那裏去了！好了，我用嘴說一樣的，反正是關於我的事情。你好呀。你承認拉手的規矩麼？」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茫無所措而且呆呆笨笨的伸出死白的書生的手來。那姑娘舉起不大，卻極堅實的手很快的握了一下，用迅快得離奇的行動從蓬亂的深鴿色的頭髮上脫下便帽，又脫了大衣，把兩件東西往衣架上一放，便回身向着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傳着，一雙活潑的黑眼珠兒，很客氣地微笑着。他止住身，用死板板的眼神望着來訪的女客。

「喂，你有沒有鹿皮靴子？我的襪子單薄得很，鞋子簡直等於沒有一樣，還沒有套鞋。腳指頭全灣了，凍得要命，這個冬天真討厭！寧格拉特正和我們西伯利亞一樣。」

「你……你從西伯利亞來麼？」

「從什麼西伯利亞來，我是兩年前從那裏來的。現在從莫斯科來，我轉入這裏大學校去。打算請你幫忙設法，可是自己也辦妥了。怎麼走一直走麼？難道你已經喝過茶了麼？」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終於提醒過來，生氣來，帶着特別加重的乾澀的客氣態度問道：「請你饒恕我，但是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請問貴姓是……」

姑娘很注意朝他臉上望了一下。

「難道現在還有人說請問貴姓麼？你知道不知道？你的領子雖然沒有繫好，可是你一望而知總是個中產階級的人。我也不知爲什麼總以爲如果你研究昆蟲，是自然科學家，總是個馬克思派，自然無黨籍的，却總是像馬克思那樣思想的人。」

阿司達霍夫憶起他把上衣一直穿在裏襯衫上面，不由得本能地用手遮蓋着的胸脯，但是爲這一點羞慚的行動更加生氣得厲害些。

「真是從沒有看見過的不害羞的女孩子！」  
他厲聲的說出來。

「請你到底講一講，你到我這裏來究竟爲什麼，並且從那兒來？」

那姑娘擡了擡肩膀，揮搖着兩手。

「讓我暖一暖再解釋罷。這是飯廳麼？啊，喲！一個人住着這些房子麼？這真是不錯！你那裏還用的是火爐麼？怪不得你「全是過去的」。今天你還沒有生火麼？稍爲有一點暖。我總還是脫下鞋子，暖一暖脚，就這麼坐罷。喂，你知道麼？我簡直看不見你，也不知你在這裏，也不知你走開了。你生這裏麼？」

「自然我在這裏。」

「這麼說，你聽我的履歷書罷。名，父名，姓是克萊渥巴脫拉·伊鮑基托夫娜·康蒲連娜。我年二十歲。生身是小資產階級律師的女兒。他在革命以前就死了。我還來不及資產階級化呢。他把我們母女扔下了一個錢，也不留讓我們靠着血汗過活。我的母親就是你太太的表姊。所以要是照世俗的講法，我是你的親戚。」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頹然倒在椅上。用完全可憐的聲音說道：

「我應該對你說克萊渥巴脫拉……對不住，你父名是……」

「同伴們都叫我克萊勃卡，「克萊勃卡」自然這名字我不大喜歡。但是沒有法子，總比克萊渥巴脫拉好些。爲這個可惡的名字我常罵母親。她總是想到埃及那裏去，你說對不對？却叫我一世的受累！我還想舉行「十月禮」題一個名字叫做莫達，你明白麼？國際青年運動就是莫達。就是沒有錢去付這筆題新名字的費。」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狠狠地推動椅子，走到她面前，用冰冷的眼神瞧着她全身，咬釘嚼鐵的一句句說出來：

「姑娘你明白，你的同伴們怎麼樣叫你，在我完全沒有關係。我決不會叫起你來，因爲你必須要難

開我的住宅。你住在這裏……對不住我說句亮話……不但是不方便，而且在我是不願意的。」

那姑娘坐在椅上，斗然轉了一下身子，幾乎掉在地上，却很靈便的站住了。她又快樂又和藹的說道：「這就是叫做體育。無論傾到那個地位都能站得起來。阿司達霍夫國民，這是我對自己說。對你可叫我怎麼說法呢？現在我沒有地方滾去，真是的，不能叫我在街上挨凍呀你瞧，你一個人佔了三間房子，我卻連一個尖角的地方都沒有，而且錢還沒有一個大呢。昨天連一塊麵包皮也沒有吃，今天看來也吃不着的了。」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聽了她這幾句堅決的，在自己十分無趣的，却還很誠懇的話後，重又悵惘起來。

「我並不是立刻趕你……現在咖啡在火酒壺上溫着。隨後女僕就來了……」

「自然你自己要明白，我並不十分願意討你的恩惠。你在我面前簡直是鮑德溫。但是我又冷又餓，所以也無從裝腔作樣。你就要給我啃點兒什麼，那是更好了。」

「怎麼？實在對不住，但是你說出些極可怕的土話……」

「依我看，你說的纔是極可怕的土話。總是『對不住』、『請呀，請呀』的。你知道不知道已經決定出來，我們兩人是互相反對的了。我想快快的同你分離。所以到你家裏來，是因為我母親寄了封信來，叫我到你家裏來，那封信是有的，可是我丟掉了。我們知道我的表姑母已經同你離婚。但這有什麼要緊呢？決不能因為這個就恨上她，還恨上她的親戚們。也許你並不能使她滿足性慾。」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皺緊了眉頭，用警告的手勢打斷她的話頭，忍着怒氣，很輕聲的說道：「我並沒有恨，所以不能留你在家住的緣故，並不因為妻子的背叛，遷怒於你。」

克萊勃卡從圍緊的嘴唇裏噓了一口氣出來。

「背叛……你那些話全是從醬缸裏出來的，說實話，我真不記得我看見過這樣。」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嘆了一口氣，用手指擦着額角。」

「姑娘，你等在這裏，我立刻就穿好衣裳，再去暖茶壺。」

克萊勃卡用手擊起桌子來。

「不許稱呼我『姑娘』，要是『同志』兩個字在你就像嘴唇上長疙瘩那樣不好受，不如簡直叫我的姓——康蒲連娜罷。」

阿司達霍夫絕不回頭，忙忙的走到臥室裏去，闔上門了。

一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記不起在這出生下世的四十六年來，曾對誰感到過毒燄般的仇恨。像對這個克萊涅巴脫拉那樣。除非在嬰孩時代，在記憶力不清的那幾年內，或許能發生這種獸性的、整個的、而且完全無力的恨毒心。也許這是第二次遭受過的悲劇麼？但是在有意識的一生裏並沒有過，簡直的和並沒有過這般痛苦的仇恨。簡直是痛苦的，因為自己完全的無力。怎麼辦呢？叫巡警幫忙，巡警也拿她沒有辦法。而且也不能把口袋裏分文沒有的女孩扔到街上去。他無論怎樣的仇恨，總不夠做這類事情的勇氣。他給過她錢。但是這女孩子的腦筋不但遲鈍，簡直是脫了節。她宣言說：「你知道麼？我並不願意真正的討你的恩惠，我祇要吃你同你女僕剩下來的東西。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反正你並不養狗，也就是往穢水坑裏一倒罷了！我睡在廚房裏，自己有破鋪蓋，整天的不在家。實在說，我有什麼叨擾你的地方，有什麼妨礙你的地方？要是因為我離你兩間屋子遠，還敢呼吸，或是走動走動，你就生氣，那真是貴族的玩意兒了。這種玩意兒非從你身上抽出來不可。人一做了學問上的工作者，你就不應該在他近前呼

吸一口氣，這真是加里皮里的玩意兒！

她臨走時還把門重重的關闔一下。現在一個月快完了，他竟因這一點離奇而可笑的偶然事情生起病來，精神上生起病來。這個克萊勃卡下賤到極頂了，真不明白何以祇要一想到有她，有這個陌生的機體上不痛快的人住在他寓所裏，竟使他不能自由的呼吸起來。

他帶着痛楚期待尖利的電鈴，永遠捺不住的脚步聲，和她在廚房裏喧嘩紛忙的聲音。有時候她白天也跑來一會兒。那時候阿司達霍夫感到一種奇怪的舒適，是怒氣的銳利的爆發使他舒適，但如在一定的時期內回來——那末一種惡毒的期待便像病骨一般整天的刺痛起來。

常有好幾次——克萊勃卡不回來睡覺，他就帶着失望想道：要是她預先通知他都好呢！他就可得閒暇的，和以前一樣的一天了！

阿司達霍夫消瘦起來，食量大減，而且睡覺也驚覺得很。他同朋友們商量了一下，他們全笑起來，回答道：『簡直把這可惡東西趕出宅外，也就完了。』

『也就完了？要是他能這樣纔好！——不能呢。』  
他低着頭，悲苦地思索道：『要我施行強力行動，正和要克萊勃卡做客氣行爲一樣的，不可能辦不到！』

從克萊勃卡強襲的日子起，已經過了長久得痛苦的一個半星期了。在這些受壓迫的，可憐的日子裏，祇有一個早晨是快樂而且新鮮的。昆蟲學的愛好者亞歷山大教習通知他，說他得着一隻珍貴的金色的玉蟲，自己他不能在這幾天內到阿司達霍夫家去，但是知道他一得這個通知，必定急不可耐，所以定於上午十一點鐘到教育館的圖書館內相見。阿司達霍夫慌亂得一路走，一路的跌撲，他的臉色又慌急，又喜悅，正像青年時代忙着去赴心愛而且認爲神聖的女郎的約會的神情一般。他四圍什麼東西，什



麼人都瞧不見。在走廊那裏他幾乎撞到一張沙發上去。克萊勃卡正坐在那裏，低頭看書，不由得擡起頭來，看了阿司達霍夫一下，爲着掩蓋眼神裏突然襲來的膽怯，便皺起眉頭，像武人般挺直身子，頭微向傍邊側着，帶着挑戰的態度。阿司達霍夫一點也沒有看見，飛奔過去了。她舒適地嘆了一口氣，帶着用力的側眠的姿勢，重又鑽進書裏去了。但是在阿司達霍夫回頭走的時候，發現出來的情景是在慌忙中的克萊勃卡並沒有看見他，而他却在下面樓梯那裏看見了她。他生氣的聳了聳肩膀，站在樓梯上面，在等候——也許立刻她就走。克萊勃克正同一個高身男子在最末第二級樓梯上站着。阿司達霍夫祇看見那男子金黃色濃髮的後腦和背脊和穿着那件黑呢大衣。但是克萊勃卡的臉從那男人的肩膀那裏他却看得很清楚。她目不轉睛的望着那黃頭髮的男子。她的兩頰通紅。面色的紅潮和頭髮的黧黑，襯着美麗而且溫和的微笑和兩眼特別的，蕩人的逗笑，越顯得十分嫵媚，並不透露一點粗暴。

這種完全精神上的，奇怪的，甘願犧牲一切的微笑的眼神，祇是墮入戀愛的，具有情感稟性的婦女纔有。它能使女人庸俗而不美麗的臉龐一下裏成爲美麗到天仙的地步。淫蕩得不可收拾的男人中最淫蕩的一個都不會這般看他中意的愛人。在熱力中總攪進些混亂殘狠和羞恥的分子在內。但是女郎在初愛中的女人，在第十次，第二十次以至無論第幾次的愛裏，還沒有經驗，或是已經明白此道的，都能向任何人，傻子，罪犯，光棍，庸夫，凡能使她的血沸騰不止的任何人，贈送這種的眼神。阿司達霍夫的妻子，那溫和的小心的尼娜·尼科拉夫娜，也是這樣的看眼神呆笨，嘴唇潮潤，嫌惡萬分的軍事委員。而且以前也曾帶着這種神聖的傳神態度看過她丈夫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然而阿司達霍夫自從妻子變心以來對於和婦女接近一節非常的嫌惡，而且成爲永遠清醒與不公正的人了。因此克萊勃卡微笑的眼睛引起他心靈裏憎惡的情感，對於女郎更甚的仇視。找到這種地方來逗取樂，擋住了路。最好有人嚇他們一下，四周圍什麼也看不見，互相對看得沒有完了。真是討厭而且彷彿故意似的，恰巧一個人也沒

有從下面上來，在上面的祇有他，阿司達霍夫一人。他很生氣的咳嗽一下，決然往下走去。走近時聽到談話的末尾：

「郭司卡，不要生氣……真是的，不要這樣。我不去。郭司卡，真是的，不必。」

「唉，你真是個有計算的俗人冷血的魚！」

「隨便你怎麼稱呼我，都行我。不生氣你以後你會明白，白唉郭司卡！」

「你瞧着，我不會給你打躬作揖的。你要後悔我沒有你也不會悶死。」

「別這樣說……我是十分，十分的難受。但是我總不去。」

「真是傻子！我總認你是不很迂執的人，但竟是如此好了。不願意，就不必，還找得到別的女人。你瞧，以後可別再黏住我了。再見罷。」

「郭司卡！」

「什麼？念頭活了麼？」

「不——不。」

「既不是，那又何必呢……去你的罷。同你在一塊慢慢吞吞的，真是討厭死了。」

阿司達霍夫已經差不多走近他們身傍子。那黃髮男子堅決的往前走去，迅速的走出門外。克萊勃卡目送他走，後來一下子垂着頭，臉色死白得很，慢慢兒順着樓梯上去了。她的肩膀幾乎觸者阿司達霍夫，但是她沒有看見他。

克萊勃卡晚上在平常的時間內回來了，那時候女僕彼得洛夫娜還沒有回家。她出去開門。阿司達霍夫聽見彼得洛夫娜同克萊勃卡作別後走了。忽然從廚房裏清切地傳來一陣語聲。談話的聲音。那就是克萊勃卡不是一個人在那裏。他走到飯廳去。傾聽起來。年輕的低沉的男子的聲音。

「這是怎麼會事？她竟把自己的雄狗領來了麼？也決定叫他在我的住宅裏住麼？」

是但嗓音彷彿不像早晨阿司達霍夫在樓梯上聽見的。比那黃髮小子的嗓音高些而且尖些。忽然清清楚楚的傳出克萊勃卡那種按捺不下的聲音——

「再坐一會，暖一暖。不用管他，決不會氣裂肚子的。唉，溫卡，我們的事兒不大好，但是不要緊，總辦得妥的。」

聽到一種輕軟而不清切的聲音，像拍肩膀或背脊似的。那客人輕聲的回答些什麼，隨後兩人都不說話了。

到底這是怎麼會事！早晨是郭司卜，晚上是溫卡。這小丫頭真是不講客氣起來了！

克萊勃卡舉止的隨便，說話的無極，十分洪大，而且據阿司達霍夫看來，太「市氣」的聲音——凡此一切常引起他一種對於女郎完全不可有的不乾淨的感覺。原來她真是……不乾淨的呀。如此說來，她繼續在這裏居住一層還不無危險呢。正許出這類事呢，阿司達霍夫感到一種劇烈的心跳和頭暈。

青年在廚房裏坐了不久，克萊勃卡送他出去，關上門，用兩重鑰匙鎖好了。

她一回頭，在飯室門傍看見阿司達霍夫站着，臉色死白而且難看她吶喊的喊了一聲，說道：「你老人家怎麼了？害怕麼？怕什麼？」

他瘋狂般喊道：「我不讓在我家裏做……不許把自己的……自己的漢子領到我家裏來。這裏並不是臺基！」

克萊勃卡張大着眼睛，搖了搖頭，後來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我以為你把他認做強盜了呢。真是的，找到了這樣一個道學家！彼得洛夫，娜對我說，你化錢把達沙買保到手，還小心謹慎的怕長病，怕給養贖費。你知道麼？這纔是不好呢！對於女人無意識的，太不好的。」

態度。你沒有權利對我這樣喊嚷。而且完全是瞎鬧！我對於溫卡並沒有絲毫性慾的衝動，他對我也是這樣……」

「不要臉的，胡鬧的女孩子！用這種極壞的，荒唐的言詞講極祕密的暗味事兒……」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踩着脚，走到她面前喊道：「我再也不願意一天也不願意容忍你在我家裏住了！你聽見了沒有？這真是胡鬧……越過一切範圍的！費心請你離開這裏。明天就離開，否則我要想方法來強制驅逐了！」

克萊勃卡兩頰兩眼全發得通紅。她兩手插到腰裏，也跺起腳來。

「要是你這麼說……我也忍夠了！夠了！既是這樣，我就要奪去你一間房子！背面算兩個人住，其實是一個人去拿張住房命令來看你再驅逐我得了。什麼時候願意，就什麼時候回來。也許真的還要領幾個強盜到你府上來！那怕透一點新鮮空氣進來呢！就是這樣！」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打斷他的話，差不多咆哮起來：

「強盜那一種的襲擊還比這個壞！你把我全搶劫完了，我又不能做事，又不能思想，完全都搶完了！……做完了這些事，不夠你還要……」

克萊勃卡不聽完他的話，也喊嚷起來：

「那怕去講書也好，老是個兒鑽到那些甲蟲跟蟑螂上面去，還要叫人恭維他學者，學者，像你這樣，和地板底下的老鼠似的永遠避着人，真看不起你們這種學者。誰也不會因為你們的學問得到什麼光明和快樂！」

「蠢東西！荒唐的女人！」

難道他竟嚷出這樣的話來了麼？自己都不相信起來。竟到了這種地步！這個女人竟領他到連自己

也快要不知尊重的地步。他舉起抖索索的手來掩着臉。尤其使他萬般的慚愧痛苦，而且對於發火後悔不止的，是因爲克萊勃卡對於他最後極粗鄙的喊嚷一句話也沒有回答。祇是朝他瘋狂發赤的眼睛直望了一會，隨後用極自信的威嚴和力量的特別神情，不慌不忙的回轉身，到廚房裏去了。他聽見她在裏面擡箱子搭鋪，比較安靜些，不帶平常的響聲了。

阿司達霍夫嘴唇抖索着，頭髮鬆亂着，在書室裏踱步，帶着可笑的样子前後顛頓着。

「他在盛怒裏自忘，自然是很不對罪無可道……但……總是這胡鬧的蠢女孩子，總是她把他領到這種狂怒的地步上去的。她不是不識字的，不是從鄉下來的，以前總念過書，現在還在高等專門學校裏讀書。」鑽到蟑螂上面去……「看不起科學，祇知道幾句離奇的肉慾的像牛吼般的，不三不四的話，並且什麼也不承認，再比塊一麵包，一張牀，和那句……那句……完全獸性的話。」我對於溫卡並沒有絲毫性慾的衝動……「再比那些事高尚些的便什麼也不承認了。並且這些現在的人他完全一個也不知道。這些郭司卡啊，溫卡啊，克萊勃卡啊，不是她一人是這樣的。並且覺得連那些流行的話也不是她一人的。如此說來……給誰呢？他全部精心的著作將遺留給誰呢？他們明白的祇是那物質的改善在現在，立刻所給予他們的。他們明白的祇是實用的知識，那業已物質化了的東西。但是思想呢？學問的最高的權利是在對於與他們日常的市場上的定貨不相關的思想的享用。這個對於他們是不值一錢的。即使克萊勃卡並不如他所想似的淫蕩和不潔，但總是總是如何可怕的精神上的空虛呀！」

窗外的黑暗已經模糊起來。阿司達霍夫總還不能安靜下去。不能坐，也不能躺。兩脚在抖索着，他却依舊不停的走路。不，這真是不可能！這對於他是不可能的。她應該明白她自己有錯。無論如何，他應該對於自己的發火先去道歉，然後用比較合適的方法請她離開他的家。他精神上固然是呆笨的，但是他不應該自己對自己，而且還不應該對她，對這種呆笨而下等的女人，當面喊出憎惡辱罵的話來。或許她也

在生氣。或許在哭，不睡覺呢！

阿司達霍夫像蹲在地上似的，很嚴重的舉起步來，從飯廳那裏走到廚房去。他停住步，在叩擊嚴閉的門以前，先聽了聽。因為慌急的緣故血不住的擊到太陽穴裏去，他一下裏還聽不見酣睡的克萊勃卡輕微的鼾聲正在很平均而且安靜的闖進深夜裏同樣平均的靜寂裏去。一聽見以後，他豎起眉毛，悲苦地搖著頭，嘆了一口氣，就從門那裏走開了。

### 三

阿司達霍夫留下一張紙條分咐彼得洛夫娜交給克萊勃卡，自己動身到莫斯科去了。克萊勃卡晚上在廚房裏朗念起來——

「我發怒裏說出些侮辱的話，請你恕我。我自己對於這可怕的人不意的情事也是非常難受。但是我們不能住在一個寓所內，這一點總要請你了解。我可以借給你錢，你到別地方去設法居住罷。我的工作不無多少益處，這自然很難給你講明白，但確是如此，而做這種工作最必須的是心靈上的平衡力。在你闖進我住宅去的時候我就喪失了它了。請你給我工作的可能從速離開我的住宅。我過一星期後回來。」

彼得洛夫娜極表同情的搖了搖頭，嘆了口氣，從一隻大茶碗裏很熱鬧的吸進熱氣騰騰的茶去。後來擦乾了流汗的臉，鄭重其事的問道：「你現在怎麼樣呢？簡直把你趕走他出門時候你儘管住下去，不過你最好找一找房子，等主人回家時搬走纔好。」

克萊勃卡舉着凝想的眼光朝黑暗的窗那裏望了一會，擡着腳跟，也不知為什麼把嘴唇弄成尖管那樣，往空中吹了一口氣，搖了搖身軀，坐到彼得洛夫娜旁邊的凳子上去。

「喂，彼得洛夫娜得啦，我過三天就走。我在這裏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願意把電燈點得太長久，但是我什麼時候用功呢？我連白天都沒有有一點休息……因為這緣故還到溫卡家裏去住過兩次呢。」

「到誰家去？」

「就是到那小夥子家裏去，那天他來了，阿司達霍夫夜裏還因此同我相罵了一頓呢。現在他家裏也沒有地方。有一個朋友，夫妻兩人搬到他那裏臨時住一下，那間屋子還是極小的。」

「你這傻瓜爲什麼離開自己的老親娘呢？你們兩人也總可以過活的！到男人家去過夜是好事麼？難道溫卡養得活你麼？」

「養是養不活的。他在工廠積重物，每天纔掙一塊二毛五分錢。要走很遠的路，常常去得遲。大概人家已把他撵走了。要是同媽媽去住……我很想念書。你知道不知道？常有叫人直想奔到書本上去的事。不念書就彷彿一切都成爲瞎眼的田鼠似的。而且越念下去，吸引人越利害。開頭不念到沒有什麼……現在卻不能不念了！」

「也許有人娶你，那怕是民事的結婚也不錯。要不然，你肚子一大，溫卡把你一扔，你能向他耍些什麼？那時還要念什麼樣的書？」

「我不會肚子大。我同他沒有性交的關係。他是很好的同志。」

「他們沒有得到點甜頭的時候，全是好同志。你不要上當呀！也許你遇到什麼人，照現在蘇維埃的法子把你弄迷糊了，你要忍着點兒。沒有人來保護着你們現在的人。我用好意勸你。」

「彼得洛夫娜，你真是落伍的眼光。保護什麼？我自己就是體育家。祇要有人走近來，我就給他一下子，他乖乖兒就跌到八丈遠去。我不願意發生性的接觸，並不是有落伍的思想，像你似的，嫁個長久的丈夫等等的空虛玩意兒。實在是因爲妨礙念書的緣故。你知道麼？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即使也許……有

了愛情，那是一樣，我自己還是自己的主人，不會倒來倒去的。你怎麼啦！我說了一大套的瘋話，今天很累！」

「你真是累了。姑娘，你要小心……」

「得了，不用再嘮叨了。我不愛這個。你知道不知道？一言爲定！我禮拜五離開這裏。阿司達霍夫禮拜六以前不會回來的。乘他不在家時讓我念一念書，要不然真是沒有地方呀。禮拜五我就走。真好。禮拜五有人給我錢，夠一個多月的吃飯的。」

「什麼錢？誰給你？」

「我賣掉了一件沒有做好的衣裳。是媽媽寄給我的。錢可是借給了一個女孩子。她比我還緊。她不會失信，會還給我的。現在可是殺掉她頭也給不出來。要不然，我早就離開你們家了。最要緊的，要是沒有你們，簡直沒有地方給我吃飯，要是沒有飯吃，走路也走不動，別說用功了。他罵我，我纔管呢！我吃他罵幾句，我能掉幾斤肉下來不能。」

星期六那天阿司達霍夫在書桌上找見一大張很不清鮮，滿是斑點的紙。克萊勃卡在上面寫滿着歪曲不齊，筆體粗大的許多行來，還帶了不少粗忽的白字。

「我已安頓定當，不但住所，連工作也出人意外的找到了。我並不生氣。你在很痛苦的時候，連動手打人都做得出來。自然也許因此自己喫苦，但是膽怯的人動手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我在你家裏住得不好，但並不要緊，我們不是嬌嫩的人。你想我不明白，有我在時你沒有法子做事，那是你錯了。我很明白，並且竭力不攪吵你，但我已是這樣粗大的人，叫我輕輕的總是不能。這也是常有的事。我是習慣了，可是同幾個女孩子在一塊兒用功也是不能。——嘻嘻哈哈的，妨礙着我。要是你同我談一談話，也許我們合得來。我看你很恨我，我也恨起你來了。那時候我冒出那句說你沒有用的



話，可是我知道你很有益處，我是很尊重科學的，我並不愚傻，不過我難以表現自己的思想，沒有時候去讀書深造。也許我們說話很粗，但是你向我們很少談話，因為同我們相處是要有耐心的。講客氣我不會，但是並不生氣你，並且客觀上還恭敬你，因為你是學者，你有很多的工作。我現在依舊覺得你是馬克思派，祇是我不能真正的了解你，因為同你在一個住宅裏住，在我也難於呼吸。我們真是兩路的人。我並不想問你要錢，因為你掙錢並不多，是彼得洛夫娜給我說的，而且你除了自己的學問以外是不會發展的。我很明白這一點。我也是不愛活動，所以找到了一件不妨礙念書的工作。我並不像你想像的那般壞，你是完全還不知道我呢。不過我不會客氣，所以同你周旋，不帶一點虛假的誇耀態度罷了。」

下面顯然是在少許的休息或思索以後，寫着比較直整而且謹慎些的幾個字：

「祝同志安好。康蒲連娜上。」

阿司達霍夫讀完那封信以後，搔了半天額角，咳了咳嗽。他不由得感到解放的快樂，和重又獲得的孤獨生活的忻悅，但是第二天早晨對於克萊勃卡那封信的思想又妨礙他專注到工作上去了。他問道：「這襲擊的女將軍有一層說得很對，就是她說我們不很知道他們，不很知道自己的後代。我們真許是完全不知道。」

他並不承認自己四十六歲年紀已是老人，但忽然顯明的感到自己的時代已經過去，感到一種老人通有的安謐的趨向，就是同在別條嶠谷深淵傍邊走着，穿別樣甲冑，踏別樣步伐，卻是繼續他的事業的，和他同時住在大地上的一條鎖鍊上的人們相親近，相和好的趨向。

彼得洛夫娜來時，阿司達霍夫出來，手持着一張小紙條，對她說道：「我請你到地址查詢處去一趟，打聽克萊渾巴、伊鮑基托夫。康蒲連娜搬到那裏去了。」

他隨後帶着一種奇怪的安甯的情感回到書桌上去。在這一天關於克萊勃卡的歷史再也不妨礙他的工作了。

## 殺父母的兒子

G. Maupassant  
胡適譯

那位律師曾說被告一定是瘋了。不然這件奇怪的罪案又怎樣解釋呢？

有一天早晨，奢托地方附近的一塊河邊草地上，發見了兩個屍首，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都是地方上著名有錢的人；他兩人年紀也不少了，去年纔結了婚。那時這婦人已做了三年的寡婦了。

地方上的人都知道這兩人是沒有仇人的，他們死的時候，並不是被強盜搶劫了的，據死屍情形看來，他們大概是先被人用長鐵鎚打死了，後來才被丟下河去的。

警察的檢驗也尋不出什麼頭緒。河邊有幾個撐船的，也都考問過，也沒有消息。警察都失望得很，正要把這案子擱起，忽然鄉村一個做樹桌的少年木匠叫做喬治路易，綽號叫做「上流人」的，出來到官自首，承認這兩人是殺他的。

隨人怎麼問，他只答道：「我認得這男的有兩年了，認得那婦人不過九個月。他們時常僱我去修理家用木器，因為我是一個很聰明的工匠。」

官問他：「你爲什麼殺了他們呢？」

他答道：「我殺了他們，因為我要殺他們。」問來問去，他只是沒有別的話。

這個少年木匠大概是個私生的兒子，寄養在別處，後來被拋棄了的。他只叫做喬治路易，沒有姓氏。但是他長成時，既有絕頂聰明，又帶一種天生的上流儀表，所以他的朋友都叫他做「上流人」。他做個

櫥桌的手藝，實在很高明，人都說他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深信共產主義和虛無黨的破壞主義，讀了許多慘酷的小說，很喜歡談政治，每到工人或農人開大會時，他總算第一個能動人的演說家。

那位律師會說他是瘋了，律師說，據被告的賬簿看來，死者夫婦兩人會於兩年之中照顧了被告三千上弗郎的生意。他要不是瘋了，怎麼肯殺了這種好主顧呢？如此看來一定是個瘋了的「上流人」，胡思亂想的就把那兩個「上流人」殺了，以為這是對於一切「上流人」報仇雪恨的法子了。

律師得意揚揚的接着說道：「這樣一個無父無母的貧人，人家偏要挖苦他，叫他做「上流人」，這種刻薄挖苦，還不夠使他發瘋嗎？他還是一個共和黨呢，你們還不知道嗎？他的同黨從前的政府也會槍斃了許多，也曾驅逐了許多，如今可不同了，政府張開了雙臂去歡迎他這一黨，他這一黨本來是用放火作主義，謀殺作常事的。那種不道德的學說，現在到處歡迎，可就害了這個少年人了。他聽見共和黨的人——甚至於婦女是的，甚至於婦女——要流剛伯達先生的血，要流葛雷威先生的血，他聽了這種話，自然動心，所以他也要流血，要流那些「上流人」的血，所以我說你們不該懲罰這個少年木匠，那有罪的人不是他，是那市政府。」

法庭上許多觀審的人聽了這位大律師的雄辯，大家紛紛讚歎，都以為被告的案子是贏了。代表審廳的律師也不起來反對他。

承審官照例問被告道：「被告的犯人，你對於自己的辯護還有什麼話要說嗎？那被告聽了問官的話，站了起來。」

被告身體矮小，頭髮作淺黃色，眼睛作灰色，露出一種明瞭鎮靜的眼光。他說話時，口齒清楚，聲音響亮，不消幾句話，便把法庭上許多人剛才所有的成見都變換了。

他說：「官長，依這位律師的話，我簡直是要進瘋人院了。我不願進瘋人院，我甯願死，總不願人家把

我當作瘋子，所以我還是我自己招認了罷。

「我殺這個男的和女的，因為他們是我的父母。」

「諸位且請聽我說完，然後下評判。」

「有一個婦人生下了一個男孩子，把他送到別處去撫養。這個私生的孩子永遠不能出頭，永遠受苦——簡直可說是受死刑。爲什麼呢？因爲有時月錢斷絕了，那狠心的乳娘竟可把孩子凍死餓死，這種情形，那親生的母親可知道嗎？」

「幸而撫養我的那位乳娘倒有點良心，比我自己的母親好的多呢！這乳娘把我撫養長大——其實她不該如此正該讓我死了，你看大城鎮附近村鄉裏那些丟下的私生孩子，最好是凍死餓死，像垃圾一樣，倒了就完了！」

「我從小到大，總覺得身上背着一種羞恥的印子。有一天，幾個小孩子叫我做「野種」。他們在中聽得這兩個字，其實並不懂得什麼是野種。我自己也不懂得這兩個字的意思，不過我總覺得難過。」

「官長，我在學堂裏要算一個頂聰明的孩子。要是我的爹娘不會下這狠心腸把我丟了，我也許成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是的，我的爹娘對於我真是犯了一樁罪過。他們犯罪，我來受苦。他們狠着心腸，我無處伸冤。他們應該愛我的，誰知却把我拋棄了。」

「我難道不曉得我這條命是他們給我的嗎？但是光給這條命有什麼用處？依我看來，有這條命反是一樁大不幸。他們既然把我丟了，我對於他們無恩可說，只記着仇恨。他們對我犯了一樁最殘忍，最無人心，最大的罪惡！」

「一個人被人羞辱了，可以打他，被人搶劫了，可以奪回來，被人欺騙了，可以報復他，被人陷害了，可

以殺他。——但是我被人搶劫了，欺騙了，羞辱了，陷害了，我所受的痛苦比那種人還要深得多。

「我替自己報仇。——我把他們殺了！這是應有的權利。我把他們的快活生命來換他們硬給我的這條苦命。」

「你們一定說我是殺父母的逆子！我爲了他們受了無限的痛苦，受終身的羞辱——這兩個人可以算得是我的父母嗎？他們自己尋快樂，無意之中生下一個孩子。他們硬把這孩子壓下了。不料後來也輪到我來壓下他們了。」

「其實我從前本有意認他們，有意愛他們。這男的兩年前初次到我這裏來。我毫不疑心。他定買了兩件家具。後來我才知道他暗地裏早從本地神甫處打聽着我的來歷了。」

「從此他們常來尋我，照顧了我許多生意，每回價錢都像過得去。有時他和我閒談這樣，又談那樣。我漸漸覺得喜歡這個人。」

「今年春上，他帶了妻子回來。他妻子就是我的母親。一進門，他就遍身發抖。我還以爲他發了什麼神經病。後來他坐下了，討了一杯水喝。他沒有說什麼，只癡癡的看我做工。那男的問他話時，他只胡亂答應。『是』或『不是』。他走了過後，我心想這兩人一定是有神經病的。」

「過了一個月，他們又來了，那女的這回却很鎮靜了。那天他們談了一回，定下許多木器家具。後來我還見過那女的三次，總不會起什麼疑心。有一天，那女的問起我的家世和我小時的歷史。我答道：『我爹娘不是人，把我丟下。』那女的聽了這話，用手抓住自己胸口，便暈倒了。我立刻明白了。曉得這女人就是我的母親。但是我裝做不知，好留心觀察他們。」

「從此我也打聽他們的歷史，才知道我母親剛做了三年寡婦，他們到去年七月才結婚的。外間傳說我母親的前夫未死時，他們兩人早有了愛情的事。但是這事可沒有憑據。我就是憑據了他們先前的隱

藏着，後來要想毀滅的憑據，就是我。

「我靜待了不多時，一天晚間，他們又來了。這一天那女的好像很有點感動，我也未知爲什麼緣故。女的臨走時對我說：『我祝望你事業發達。你看來很誠實，又肯發奮做工，將來你總得娶一個妻子，我來幫助你自由揀一個配得上你的女人。我曾經嫁過一個我不願意嫁的人，所以我深知道這種婚姻的痛苦。現今我有錢了，沒有兒女，自由享受我的財產。我這手裏便是送你妻子的嫁資。』他們說，伸出手來，手裏拿着一個封着的封套。」

「我直望着他，直說道：『你是我的母親嗎？』他退後了幾步，把雙手蒙着臉，不敢看我。那女的扶着，他喊着對我說道：『你瘋了嗎？』我回答道：『我並不瘋，我知道你們兩人是我的父母，不必瞞我了。你認了，我肯守秘密，不告訴外人，我也不怨恨你們，我還依舊做我的木匠。』」

「那男的扶着女的，向門口退下，女的要哭了。我把門鎖了，把鑰匙放在袋裏，對他說：『你瞧他這副情形，你還敢賴說他不是我的母親嗎？』」

「那男的越發生氣了，臉上變色，心裏害怕守了這許久的醜事，如今要豁發了，他們的身分、名譽，都要失掉了。他說道：『你是一個光棍，你想訛詐我們的錢嗎？我們好心想幫助你們下等人，不料反受這種氣。』」

「我的母親不知如何是好，口裏只說：『我們去罷，我們去罷。』那男的走到門邊，見門鎖了，喊道：『你要不立刻開門，我就告你訛詐錢財，捉你到監牢裏去。』我也不理他。我緩緩地把門開了，望着他們出去，看不見了。我那時好不難受，就像我本有父母，此刻忽然失掉了，被丟下了，逼到走頭無路了。我心裏非常痛苦，夾着一股怨恨，一股怒氣，我周身都震動了，實在忍不住這種不平，看不過這種下流的手段，受不了這種羞辱。我那時也拔腳就跑，想趕上他們。我知道他們一定要經過賽因河上奮託車站去。我不久就

趕上他們了。那時天已全黑。我悄悄的跟着他們，不使他們聽着我的脚步。我的母親還在哭着，我的父親正在說道：「這都是你自己的錯。你爲什麼要見他呢？我們現在居什麼地位？這不是發了癡嗎？我們儘可以遠遠的幫助他，何必親自去找他？我們既不能認他，又何必冒些危險呢？」

「我聽了這話，便衝上前去，哀求他們道：『你們你們果然是我的爹娘。你們已經拋棄我一次了，難道你們還不認我嗎？』」

「官長那男的動手打我，我在公堂上發誓，他動手打我。我抓住他的硬領，他伸手向袋裏摸出一把手鎗，那時我的血都冒上頭來，我自己也不知做的什麼事了。我袋裏帶着我的鐵圓規（畫圖所用）我摸出來拚命打下他無數下。那時我母親大喊着『救命呀！殺了人了！』他一面喊，一面來抓我的頭髮；人告訴我打他也打死了，我如何知道那時做的事呢？」

「後來我見他們都倒在地，我也不用思想，便把他們都拋到賽因河裏去了。」

「我的話說完了，請你定罪罷。」

被告坐下來，有了這番供狀，這案子須下多次再開庭判決。案子不久又要開審了，如果我們自己做陪審官，這件殺父母的案子應該怎麼辦呢？

## 賣國的童子

法國都德原著  
黃仲蘇譯

這孩子名叫司當納，他是個巴黎人，身體很瘦弱的，面孔也帶着黃白色，年紀已經過了十歲，有人說他已近十五歲，但是他那弱小零丁的身軀，總叫人不敢相信。他的媽媽已經死了，他的爸爸是個退伍的老水兵，現在看守着禮拜堂旁邊一座小公園。每天夕陽西下的時候，便有許多小孩子看護娘、老太太、少

奶奶同着文雅的紳士常常來到花園裏休息遊玩，却沒有人不認識司當納父親的；並且都甚敬愛這老頭兒。人都知道他那一蓬濃厚粗硬可怕的毛鬍子裏，還藏着一種溫和慈祥可愛的美笑，人要瞧他那種美笑，只須問題一聲說：

『你的小司當納好罷？』就得了。

唉！司當納先生如此寵愛他的孩子呢！他老先生是很有幸福的，每天靠近黃昏的時候，辦完了公，牽着他孩子的手在公園裏散步賞玩些花草蟲鳥，走到遊人坐的椅子旁邊便停了步，和藹可親的同人家說說笑笑。

自從巴黎被圍——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不幸得很啊，種種情境都改變了現狀，司當納父親所看守的公園也關了門，用來堆存煤油，他自己也被派做看護樹林的人，整天都在樹林裏過那種淒涼乾枯的生活，也沒有烟吸，也沒有伴兒陪着，簡直要到深夜，方才回家看看他親愛的兒子。至於司當納呢？他倒還不以這新生活爲苦。

圍困呀在一般頑皮的兒童看來，却是個新鮮玩意兒。還有什麼學堂！還有什麼習藝所。天天放假，小街冷巷，都變作了熱鬧的市場。

這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着玩。他有時候跟隨着軍隊直到城邊牆頭，揀着那裏有好聽的音樂，便直奔過去，在這些地方小司當納是很熟習的，很內行的。他，他知道第九十六隊的兵，軍紀是很不嚴整的；第五十六隊的兵，却又很雄壯的；有時候他看見志願兵操練，他也跟在後面做些動作。

他挾着一個籃子在膀下，混雜在軍隊裏亂鑽。那時正當冬天早上，許多兵黑越越聚著一堆，也沒有燒什麼火，正在同那些賣肉的，販麵包的，抹紙牌。他赤着腳站在水裏頭望着，有些人認識他是司當納先生的兒子，便同他作一種很客氣的談話，並且也問問他的志願將來要幹些什麼事。但是他最歡喜的就



是Partis de bouhon，一種頂出名的賭博。這是英國巡防兵在守城時候最愛玩的。當小司當納又不在城邊營裏，又不加入賭局的時候，你們便可有二十四分的把握去到水莊Chaouan d' Eau裏找他。他並不加入賭局，因為這玩意兒需錢太多了，不是窮孩子玩得起的。站在旁邊，睜開兩個小眼，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就覺得心滿意足了……

有一個賭錢的人，年紀也不過十幾歲，長長的身軀，穿着一件粗毛布的藍外衣，不過帶着一百多個銅元作賭本，這就叫小司當納羨慕死了。他走路的時候，小司當納便聽見有許多很好聽的金銀磨擦聲，從他那藍外衣口袋裏送出來……

有一天他們又在賭錢的時候，一個銅元忽然滾到小司當納的腳下來。那個賭錢的孩子回過頭來低聲對小司當納說道：

『哼！小孩兒，你替我守着這個罷，別叫人拾去了。你要是愛這小寶貝呢，我等會兒告訴你怎樣想法子去賺罷。』

一會兒，賭局散了，那大孩子便引着小司當納到牆角邊頭去談心。原來是約他到普國人營裏去賣報，並告訴他每次可以賺得三十個佛郎。那時候小司當納一聽便很嚴厲的很憤怒的拒絕了他。

自從這麼一來以後，他一連三天都沒有上賭局裏來。在這三天裏頭，就可怕極了，他也不睡，也不吃。一天到晚，如喝醉了酒，吃了麻藥粉，整天的發癡發呆，到了夜裏便看見有一大堆賭具堆存在他牀下，也有幾百個銀佛郎金司開在那裏煌煌的發亮。這種「惡」的誘惑是太利害了，他那裏受得住抵抗得過呢？第四天便又重行來到水莊，便又重行遇着那大孩子，便不知不覺同他談起話來，便無形無影斷送了他的性格，受了他的籠絡……

他們倆在一個大雪天早上動身出發，背著一個布口袋在背上，藏着許多報紙在外衣的裏袋裏。當

他們倆來到佛郎得爾 (Flandres) 城門口的時候，已下了戒嚴令，不許行人隨意來往，那小孩子牽着小司當納的手慢慢走近守衛的崗位，揀着一位紅鼻子面貌很和氣的兵，帶着滿面的愁容，一味的哭聲，向他苦苦哀求道：

「我的好先生呀，你讓我們過去罷，我們的爸爸新近才死，我們的媽媽也還在病中。我們想回家去看看，順便同我小弟在田裏拾些野芋頭作糧食。」

他說着，就裝腔做勢很哀痛的哭了。司當納也就羞愧到了二十四分，低下頭去，抬不起來，那個守衛兵對他們狠狠的看了一會兒，把眼光向那白雪荒涼的大道上一射，說道：

「快過去罷。」說着便分條路讓他們倆走過去，到了倭拜尾里挨 (Aubervilliers) 路上就是那方才哭得很哀痛的大孩子，他現在又嘻開了嘴得意洋洋的笑了。

小司當納糊裏糊塗如同在夢裏一般。在他們跑的時候，他好像看見了許多隨營的製造所攔路的障礙物，堆貨的貯存所，並且許多噴出濃烟的長烟筒，越走越遠，好像還看見有許多軍官披着雨衣，帶着望遠鏡，在那裏東張西望的巡營，那些小帳篷都是深深的埋在白雪裏，帳篷外面還隱隱約約看見一堆堆燒過柴火的灰燼。那小孩子很熟悉路程，要想避過守衛的兵查問，溜來躲去，盡在荒田野地裏奔走。一會兒來到志願軍大本營的所在，那小孩子知道是無可躲避的了，眼看着那條鎖阿松 (Solsong) 很長的鐵路上有許多志願兵穿着雨衣蹲在水窩裏，動都不動，很注意的望着他們。這一次，那小孩子又重行來向他們背誦苦歷史，但是沒人理會他，他正在無法可施，着急到什麼似的，忽然從那鐵路旁邊小車站裏走出一位白髮蒼蒼滿額皺紋的老排長來，司當納一眼望過去，覺得那老排長的身軀氣概都像他的父親，心裏一痛，幾乎流下淚來，祇聽那老排長說道：

「去罷，孩子們，別哭呀，聽着你們的苦歷史，瞧着你們的憔悴模樣，都叫人怪傷心的。你們別怕，我們

可以讓你們去拾芋頭；但是天怪冷的，上屋裏來烘烘火再走罷。他一聽，便好像平地陷溺在千萬丈深的冷海裏。唉，小司當納的發抖，何嘗是因爲天氣冷凍的呢？實在是恐懼啊！實在是羞愧啊！在那小車站裏有幾十個兵團圍住一些將息未滅的小火在那烤小餅乾吃。

他們看見孩子們進來了，便都擁攏在一堆，讓些地方給這兩個孩子坐，又送過些火酒咖啡來，爲他們解寒。他們倆正喝着咖啡，看見一個軍官急急忙忙的走來站在門口，招呼那老排長過去同他說話，只聽他聲音很低的，忽忽講了幾句，便很快的走出去了。

那老排長轉過身來，笑嘻嘻的說道：

「弟兄們呀，我們今夜裏要開仗了，方才得了命令，今晚八點鐘去攻襲普人的營盤，你們大家趕快預備罷，我們神聖的布耳諧（Boirgat）馬上便可奪回了！」

一會兒，那歡笑的聲音，呼喊的聲音，頓時就如同潮水般湧將起來，充滿了一屋子，他們有起來跳舞的，也有唱歌的，也有磨刀的，也有擦鎗的，鬧得翻天覆地，就齊這秩序大亂的時候，那兩個孩子便不見了。他們倆經過了戰壕，就再沒有什麼困難了。直向一條布滿了白色炮眼的長牆走來，當他們朝着牆直走過來的時候，他們走一步，一彎腰，還做出那種拾芋頭的樣子。

「回去罷，不要再上前走了。」這是小司當納常常向那大孩子低低哀求的聲音。那一個呢？豎起了肩骨向前直走。忽然，他們便聽見鎗聲劈拍一響。

「睡倒！」說着那大孩子也很快的躺下臥在地上。

又睡倒了一次，那大孩子便吹了一聲口笛，那邊雪裏頭也回應了一聲口笛。他們倆仍舊彎着腰向前直走，等到走近長牆的時候，便看見有兩個黃鬍子帶着尖頂兵帽的人從戰壕裏頭顯現出來，那大孩子便一蹶跳下戰壕去，站在普人的旁邊，指着他的小伴說道：「這是我的小兄弟。」

這個弱小的司當納被這普兵看見了，就嘻開了嘴，譏嘲冷笑他。走過來就將他一抱，高高直舉到戰壕洞口，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的擺弄他。

在牆的那一面，也有許多高土堆兒，砍倒的樹幹，和掩在白雪裏的黑洞。在每個洞裏也有許多同樣戴着尖頂兵帽的黃鬍子普國兵，一壁仰頭瞧着這兩個孩子走過去，一壁嘻開了嘴，嘲笑他們。

在那一個牆角上，有一座園丁的住屋，隱藏在許多砍倒的樹幹裏。樓下有許多軍士在打紙牌，也有些人圍着一個大鐵盤在喝湯。這些情境都叫小司當納回想到他的菓子和賭牌。

唉！這同法國志願軍營裏的狀況有什麼分別呢？樓上有多少軍官在那裏彈批霞諾開香濱酒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正當兩個小巴黎人走進屋的時候，祇聽一陣狂呼的聲音，怪叫起來，歡迎他們。他們倆將報紙一份一份送給那些普國人，有幾位便酌些酒給他們喝。坡看便和他們倆談起話來。那許多軍官都是板着面孔，很嚴厲的，很傲慢的，不接待他們倆。但是那大孩子，卻不在意，打起他村野的話調，嘻皮笑臉，一味的同他們胡纏鬧着玩耍。小司當納也很想說說話，辨證他不是一個賣國的畜生，但是總覺着一件東西塞住了他的喉嚨，說不出話來。還有一位普國老軍官比較別的人更凶，更可怕，手裏雖然拿着報紙，好像在那裏讀，那雙尖銳的眼光却定定的直射在他的臉上。

他那雙由尖銳而變做溫和的眼光，好像是表明他回想到他自己那個像司當納這般大的兒子了。一會兒他的面色又變了很堅決的態度。只聽他自言自語的說道：

『哼！我倒歡喜死，卻不情願我兒子幹他所做的這種又奇怪又下賤的勾當。』

就從這時候起，司當納覺着好像有一隻手按在他的胸口上，偵探他心裏的狂跳。因為要避脫這個煩惱，他便低下頭去喝酒。沒有一會兒，他四週的環境又都改變了，在那很高的譏嘲笑弄的聲中，他彷彿聽見他那大伙伴在那裏恥笑法國的軍隊，並且遠遠看見他做出許多動作去模

做後援軍的野戰練習，同志願軍的警備操練；後來聽他說話的聲音，忽然低了，接着那許多普國軍官都走近他的身旁，他們的面容又顯出很感受困難的樣子，小司當納走近一聽，原來那混小子居然將志願軍今晚要來襲攻的祕密消息都揭曉了；到這時候，小司當納方才戰戰兢兢立起來，站在椅子上說道：

「不……不……不是的……阿大呀……我不願呢！那一個呢，不過笑了一笑，仍舊報告他的消息，話還沒有講完，那許多坐着的普國軍官，都很嚴肅的站起來了，有一位軍官指着房門凶凶的對着這兩個孩子說道：『E... Is camp 走……快滾！』」

他們接着便打起日且曼話，討論一切。那大孩子一壁搖他的錢袋叮叮噹噹的響，一面便拔起腳來就走。他跑得非常快，好像是個偷了東西溜走的扒手，小司當納低着頭也隨着後面跑了。當他們倆走過從前那個怒目相向的普軍官的時候，小司當納聽見一個很憂愁，很憤怒的聲音，說道：『唉……該死……壞透了，這……壞透了！』」

滿面羞容遮住了他的臉，兩包酸淚擠滿了他的眼眶，溜走出來。經過了戰壕，又重行來到平地的時候，便放開了脚，拚命的直跑回來。

他們布口袋裏的芋頭除送給了普國兵之外，還剩許多，有了這些東西，他們經過志願軍所守的戰壕倒毫無阻礙。軍隊都已預備今晚作襲營的總攻擊。一隊一隊的兵士都靜悄悄在大本營後面聚齊，聽候命令。個個像司當納父親的老排長，是滿面笑容，也在那裏指揮他的部下。兩個孩子走過的時候，他還認得他們，便很和藹的對他們倆一笑。

唉！這一笑，就叫小司當納心裏痛苦極了。那時候他正想喊着說，

「不要上前去打罷，我們已將消息走漏了。」  
那一個便止住他說道：

「你若是講出來，我們倆都得鎗斃咧！」  
恐懼便壓制住了他的發言自由。

走到姑兒樓物(Cournauve)路上，他們倆便走進一間空屋裏去分贓。贓也分得很平均。聽見他口袋裏很好聽的金銀磨擦聲，想着從前所看見所羨慕的 *Partiesde bouchon* 賭博，小司當納就再想不到他的罪惡，顧不到他的羞恥，也不記得他的恐懼了。

但是進了城，過了險要守衛的地方，那小孩子便丟下他跑走了。如今祇剩下司當納這苦孩子，一個人了。他覺着口袋裏的錢往下墮着越重，摸摸他心的那隻手也越壓得緊。在他眼光中看來，巴黎與從前已大不相同了；街上走路的人個個都很嚴厲的對他望着，好像他們已經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在那軍隊鬚髮的鼓聲裏，道上軋軋的車聲裏，與喧嘩的人聲裏，他都聽見有人在喊賣國賊……間諜……的聲音。到最後方才回到家中，倒很僥倖，他父親還沒有回來，他便很快的跑上樓，走到他房裏，拿他犧牲榮譽，犧牲正誼，犧牲國家，辛辛苦苦所賺得的錢，很珍重的收藏在他的枕頭底下。

從來沒有看見司當納的父親這樣快樂，這樣溫良，如同今晚這樣走回家來，因為他得着些省裏的新聞，以及各處的較佳消息。他坐下吃晚飯的時候，一舉頭就看見牆上掛的鎗，便帶着一種溫柔的甜笑，同他兒子說道：

「唉兒呀！你要是個成人的少年，不是就能上前敵去殺普國人麼！」

晚上靠近八點鐘的時候，已經聽見了砲聲。  
這是在倭拜尾里埃呀……他們已經開始攻打布爾諾了。那個多經驗的老軍人，一面嘴裏說着，一面對他兒子笑着。

小司當納的面孔變了紅……黃……青……白各種的顏色，他也疲乏極了，便走到牀上去睡，但是

卻睡不着，砲聲呢，還是震天動地一息不斷的轟着。

他還記掛着志願軍今晚要去襲營，但是消息走漏了，必定要中埋伏，打敗仗。

他又想着那個待遇，他很溫和的，送他到雪地裏去的，對他笑的，並且很像他父親的，那個老排長。接連又想到那些普國兵，虐待的情形，嘲笑的面目，都還在眼前呢！……賣國的代價……同胞血肉換來的金錢，都藏在他所睡的枕頭底下，就是他……一個兵的……司當納先生的兒子……

滿眶的眼淚，滿腹的怨苦，卻不敢哭出聲來。聽見他父親在房裏走路，看見他父親去開窗子聽消息，樓外一陣一陣的角聲，箭聲，吹得很響亮，很雄壯的，還聽見有人在樓下裝束預備出去助戰。這一次戰爭，真是一場大鏖戰呢！他良心上的痛苦……髮怒……悔恨，都一齊兜上心來，揭開了他行為上的罪惡……貪污……詐僞，止不住了，他如泉水般湧的眼淚，放出了他忍無可忍的嗚咽悲聲。「怎樣你病了麼？」司當納父親說着，就回轉身來，將他親愛的兒子望着，等他的回答。這孩子是真不能再支持掩飾了，便從牀上一跳起來，跪在他父親的面前，在這時候他收藏在枕頭下的錢都一齊滾滿了一地。

那老頭子顫聲說道：

「這……這……這是什麼你……你……你偷來的搶來的麼？」

小司當納橫着心，一口氣，便將他如何到普國兵營裏去的，如何走漏消息的，一一陳述出來，他越往下說，便覺着他心裏較為減少些痛苦。他父親越聽他往下講，他心裏越覺着難受，面孔的顏色便越覺可怕。等他兒子說完了，他的頭便低下去，他的兩隻手便掩住了他的臉，痛哭起來了。

這孩子一見這樣情形，便急着喊：

「爸爸呀爸爸！」

那老頭兒卻不理會他，將他一推，彎着腰，將地上的錢一齊都拾起來，帶着很嚴冷的很憤怒的聲音

問他兒子道：

『錢都在這兒麼？』

這孩子很羞愧的也不敢說什麼話，便做了個手勢，似乎告訴他父親錢都在這兒了。

那老頭兒從牆上取下了鎗，背上了子彈袋，裝好了地上拾起來的錢，說道：

『好……算了……我代你去還他們罷。』

他再不多說一個字，也不再多回顧一次頭，一直下了樓，加入了今晚上前敵的後援軍。就從他這一怒而去之後誰也不見他回來……

(選自少年中國)

## 沙 葬

法國魯俄原著  
韓奎章

勃爾登省底海岸邊，時常有個人——旅行的或是捕魚的人——乘潮落的時候，在離岸很遠的沙灘上走。但他走了幾分鐘，忽然覺得有些不便當。腳底下的海灘，好似膠水一般；鞋底上粘着的沙，也簡直和漿糊一般。沙灘十分乾燥，但是人走在上面，等到腳一提起，所印的腳跡，却已被水裝滿了。眼睛裏也看不出什麼變動，只見一片冷僻的平平的海灘；一總的沙都是一般樣子，也分不出那塊沙土是堅實的，那一塊是不堅的。一簇海蟲，在旅客底腳邊飛舞着。旅客向前走去——向着岸邊走——想走近岸邊。他一些也不埋怨有什麼埋怨呢？他只覺得有些不妥當，好像他腳下重量一步加重一步了。忽地里陷了下去，有二三寸深。他一想這不是一條可走的路，便立定了想辨一辨方向。低下頭去看他底腳，已經看不出了，沒在沙中了。他把腳拔出，想旋轉身子向原路上回去。但陷得更深，沙到脛上了，想極力掙扎出險，才向左



邊一竄，沙反擁到小腿；向右邊一跳，沙齊了膝。於是他面上現出說不出的恐怕，知道自己陷在鬆沙中，他的底下，便是人不能走的，魚也不能遊的可怕的去處。他把肩上負的東西拿下來，好如遇險的船隻想減去些重量，快得很，沙在膝面上上了。

他高聲喊救，揚着帽子、手帕，但是沙却把他愈拖愈深了。沙灘這般荒涼，陸地離開這般遠，誰又是著名危險的，近邊又沒有勇敢的人來救他，完了，他處罰葬在沙中了。他受罰這可怕的逃不掉的慘酷的慢吞吞地不快不遲的埋葬，幾點鐘裏，倒也不就結果他，也不妨礙他的自由，也不害他生病，只使他立着，把他的腳向下抽去，隨着他底掙扎叫喊，一步一步地引他下去。這正是好像他要抵抗，反受加倍的刑罰。一邊慢慢地拖他下去，一邊却儘他賞識四周的風景，鄉野裏的樹兒、草兒、村莊上的烟兒、海船上的帆兒、飛鳴的鳥兒和日兒、天兒。

沙葬的一個墳，好如潮水，從地下擁上來的。漸漸地加高，一分鐘也不停。那個可憐的人，想坐一下子，想橫下去，想爬起來，一舉一動，都使他反埋得深了。立了起來，却又深入了好多。他知道是不好了，屈了兩隻手，高聲向着老天求救，但却沒有希望了。

他看沙齊了他底肚子，快到胸前，只剩半個身子在外面了。他就放聲哭起來，伸起兩隻手，狠命地向上掙，指甲向沙上亂抓，想拔出來。兩只臂膊撐住了，想脫離這兒。沙上來了，齊了肩了，到頸上了，只剩了面孔還可以看得出。張開口大喊，沙塞滿了，靜默了。眼睛還睜着，沙遮蓋了，烏黑了。後來額子漸漸下去了，祇有幾根頭髮在沙面上飄着。一隻手露在外面，在沙面上亂挖，抖擻着，顫動着，隱滅了。唉，這是一個人不幸的結果！

(選自覺悟)

## 失 業

法國左拉著  
劉半農譯

這一天早晨，工人們進了工廠，一看四面都是冷冰冰的，黑沉沉的像是充滿了毀滅的悲哀。工場深處，那一座機器已經啞着，伸着它的瘦瘦的臂膀，它的輪子是靜止着。它現在已把苦悶安置在這間屋子裏。在平時，只要它一呼吸，一搖動，就使得全屋子的人物勃有生氣，使得那因勇於做事而粗豪的巨靈的心跳動着。

廠主從他那小房間裏走了出來，帶着愁苦的容顏向工人們說：

「我的孩子們，今天沒有工做了……定貨的信沒有得來，來的都是退貨的信，我只能儘着把存貨敷衍了再說。在往年，這十二月是靠得住的買賣最好的一個月，今年可不同了，連最殷實廠家也有倒閉的恐慌了……無可如何，只得完全停頓。」

他眼看得工人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上都帶着二種馬上要回家的恐慌，兼之以明天要挨餓的恐慌，他僅用一種更低的聲調往下說：

「我也並不快活，我向你們老實說……我的地位也很可怕，或者比你們的地位還更可怕一點。在一禮拜之內，我已賠折了五萬法郎。我今天把工作停止，怕的是不要把亂子愈鬧愈大了。我現在連一個銅子也沒有，回頭十五號到期的債務，不知道怎樣對付了才好……你瞧，我把你們看作朋友一樣，老老實實的說話，半點也沒有隱瞞。說不定就是明天罷，債務公堂的執行吏就要到我這里來了。其實，這也並不是我們的過錯，你們說是不是呢？我們已經奮鬥到底。我很想幫助你們，挨過這樣的一個年頭。可是現在是完了。我已經跌到了地，再沒有麵包可以分給別人了。」

說著，他伸出手來，工人們也默默的伸出手去與他拉着。他們在工廠裏停留了幾分鐘，眼看得工作的器械都已沒了，自己有了拳頭只能空握着。在別天，天一亮，錘刀就嗚嗚的唱歌，槌子就鏗鏘的點板。現在是一切都在破產的灰塵之中睡着了。這已判定了在下一個禮拜之內，就該有二三十家人家挨着餓。有幾個女工，眼眶中都垂下眼淚來。男工們比較鎮靜些。他們自以為有勇氣。他們說：在巴黎總不會餓死。

於是廠主向工人們作別了。工人們看見他回身進去的時候，他的背已在一禮拜之內僵僵得許多了；這亦許是他受了一種很重大的不幸的壓迫，遠遠出於他自己的意料之外罷。

於是工人們一個一個的退出，一個一個都是呼吸停絕了，喉嚨間是鎖結着，心是冷着，像是從一間死人的屋子裏走出去的一樣。那死人，就是那工作，就是那啞着的大機器。它的屍骨正橫躺在那不祥的幽影裏。

一一

工人到了外邊了，到了街上了，到了街旁的走道之上了。他在走道之上走了一禮拜，也沒有能找半點的工。他挨門逐戶的問，願意做粗工，願意做細工，願意做不論什麼事業中的不論什麼工，願意做最重的重工，願意做最苦的苦工，願意做最不顧性命的工，而人家的門，總是閉着。

甚至於這工人願意做半價的工，而人家的門，還仍是閉着。人家不要他，他就什麼工都無從做起了。這就是失業就是那可怕的，替貧民小戶敲報喪鐘的失業。於是一切工業，都給這突來的恐怖停止了；而饑呢，那卑劣的錢呢，也就自己躲藏起來了。

過了一禮拜，什麼都完了。這工人已經經過了最高的嘗試，結果還是空着手，慢慢的走回去，憔悴於

悲楚之中。天上正下着雨。這樣的一個夜晚，一座巴黎城，看上去就像爛泥中出殯的景象一樣。他在大雨中走着，自己也全不覺得有雨；耳中所聽見的，只是自己的飢腸鳴鳴的叫；有時停止一下，也只是爲着要慢一點兒到家。他倚靠在塞因河邊的一個石欄上站着；河裏的大水，正在翻湍着，激成一片遠長的聲音；白色的水沫正在不絕的反湧，湧到了一座橋的樁腳上，就衝碎了。他靠着石欄站了一會，眼看得一股急大的水流，衝着他面前過去，像是對他忿忿的呼號了一聲。於是他自己向自己說：這樣耽延着不敢回去，總不免太卑劣罷；說罷，他就走了。

一會兒，雨停了。珠寶舖子的玻璃窗裏，點着雪亮的煤氣燈。要是他能跑上前去打碎一塊玻璃的話，他只消手一抓，就可以抓得到好多年的麵包了。各飯館的廚房裏，都點起了燈；而且隔着一層白紗布的窗簾，可以看得見食堂中正有許多人在那裏喫着。他放開了步子急急的走，重新從巴黎走向郊外去，一路經過了許多的燻肉舖、豬肉舖、點心舖，經過了那貪喫美食的，到了飢餓的時刻就要誇張富有的巴黎的全體。

早晨，他的妻和他的小女兒都哭着，他答應她們，說到了晚上總可以有得麵包的了。在天沒有黑以前，他再也不敢回去說這樣的一句話，仍舊是騙騙他們的。現在他一路走着，一路自己問着自己：到回家之後，還有什麼話說可以叫她們再忍耐忍耐呢？而且實在也不能再餓了他自己呢？試試還很可以；女人和小孩，可太瘦弱了。

一會兒，他轉着了個求乞的念頭。可是，每當有什麼先生或太太走過他身旁的時候，他夢想着要伸出手去，他的臂膀忽地挺得筆直，再也舉不起來；他的喉嚨也不知不覺的鎖結住了。他呆呆的植立在走上，過路人必須閃身避他；看了他那飢餓得兇野的臉色，還當他是喝醉酒呢。

他的妻已經走下了樓到了門口，她那小的已經睡着，掉在樓上。她已經餓得削瘦，穿的是一件印花布的衣服。她在街上的冰冷的空氣中瑟瑟的抖。

屋子裏已經什麼都沒有，什麼都已拿到了當舖裏去。整一禮拜的沒有工做，也就夠得把一家人家鬧空了。昨天她已把床墊上拆下來的羊毛的最後一握賣給了一個收舊貨的，床墊架子也已賣去。現在所餘下的，只是一塊布，她把它張掛在窗口擋風，爲的是她那小的咳嗽得很利害。

她沒有告訴她男人，早就要想在她自己一方面想些法。可是這失業給與女人們的打擊，比給與男人們的更利害。便就同居的說，已就有許多不幸的女人，她每天晚上，可以聽得見她們的嗚咽飲泣。她也曾碰到了一個癡呆的站在走道的轉角上，又有一個是死了，又有一個是失了蹤了。

她，幸而有的是一個好人兒，一個不喝酒的好丈夫。要是這要命的年頭剝害不到他們身上來，他們也儘可以安樂樂的過活。現在是，連所有的欠賬的信用都被壞完了。麵包舖裏也欠下了賬，雜糧舖裏也欠下了賬，蔬菜舖裏也欠下了賬，害得他連舖子的門口都不敢走。今天下午，她到她姊妹家裏去，想要向她移借一個法郎，不料她一看那邊的景况，也同她自己家裏一樣的悲淒，她就禁不得哭將起來了。於是一句話也沒有得說，她與她姊妹，兩個人哭做了一團，哭了好久一會。到臨走時，她答應她姊妹，說要是她丈夫能帶點兒什麼東西回來，就給她送一塊麵包過去。

她丈夫沒有回來，天上可下起雨來了。可是，她還不去，只是在門框下等着。大點子的雨，直向她的脚上波濤輕小的雨花，透過了她的單薄的衣裳，往裏直鑽。有時候，她覺得不耐煩了，也就不顧得有雨，走出門去，直走到街的盡頭，要看看她所等而沒有看見的一個人，是不是已經到了遠處的堤岸上了。到

她回來時，身上已全都濕透；她把手抹去了些頭髮上的水，仍舊耐着心等着；身上是一陣陣的，被發熱的抖動搖撼着。

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都緊靠着她身旁走過。她把身體縮斂得米小米小的，免得碰着了別人。有許多男人正對着她的臉直看；她有時還可以覺着一陣陣的熱的氣息，從她的頸項上擦過。好像是全巴黎都已經惡化了它的道路，它的泥濘，它的水光，它的車輛的轉動，似乎都要抓起她來，投到水溝裏去。她餓着，她已成了個無可告訴的人。在她對面，她看見了一個麵包司務，她因此不禁又想到了樓上睡着的小的了。

後來，她終於看見她丈夫回來了。他沿着人家的屋邊一路走來，一跛一拐的，像是個無賴漢。她慌忙的投上前去，急切的向他看着，格格不吐的問：

「怎麼樣！」

他沒有回答，只是低下了頭。她就回身轉去，打頭跑上樓來，面色白得像死人一樣。

## 柯老頭兒

法國巴爾薩克(Honore de Balzac)作

譯

「柯里窩老頭兒，是個發過財的人，很愛他的兩個女兒，因為要很光鮮的嫁她們，不惜盡其所有分別贈予了，自己落得很窮苦地流寓在一所學生寄宿舍裏，怕丟她們的臉，不敢去看望。後來病的很沉重，只有同寓的一個少年照應他，少年看出老頭兒漸漸不妥，當急忙叫寓裏僕人去告知他的兩女兒趕緊前來看視。但是只見送信去的人單身走回來。」

辣士帝納失聲道：「兩個女兒一個都不來嗎？讓我寫信給她們。」

老頭兒掙扎着坐了起來，應聲說：「不啊！一個也不會來的，她們各自有事情，沒事還須要睡睡覺呢，她們不來的了，我是知道的。想到死，也想不出孩子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唉，朋友啊！勸你不要娶親，不要養孩子！你生她們，她們叫你死。你把她們弄到世上來，她們却把你由這世上趕出去。不啊，她們不會來的了。我十年前已經想到有今日了，我雖是這麼想，可不敢想居然真有這麼一天的。」

說時，一隻老眼，紅眼腫邊都沒淫有淚，只沒落下來。又說道：

「唉！假使我依然還是有錢的人，假使我仍舊保留我財產，假使我不將自己財產分給她們兩人，她們必定來，必定頻頻地吻我的雙頰。我可以居一間大廈，可以有很講究的房舍，僕役們，和爐火供給我；她們也都含著淚，偕同丈夫及孩子來看我。這都是我所應該享有的。可是一件也沒有。有了銀子，什麼都有了。何況女兒？我的銀子呢？到那裏去了啊？倘使我有財產存留着，她們必定瞻養我，她們必定照顧我，我可以聽見她們，可以看望她們了。唉！我的少年啊，好少年啊，我願意做個窮苦無依的人，人們大都恤老憐貧的，還可望着人們的愛憐啊。不，我願意還是有錢者；我要見她們，有了銀子就看得見她們了。唉！誰想得呢？她們竟有鐵石般的心腸啊！我過於疼愛她們了，所以她們恁般對待我。做父親的人，應該永久是個有錢者，更應該駕御孩子們，如同控馭最惡劣的馬一樣。唉！我可在女兒面前下過跪了！好呀，那兩個沒人心的孩子！她們自以為很正當地恁般待遇我，已經十年了。你可沒知道她們未嫁之先，是怎樣的小心侍奉我啊！——提起舊事，真令人心痛死！——我每人給過差不多八萬金佛郎，她們不應該同着她們丈夫這般的虐待我。從前總是一父親這里來，父親這邊走」地那般親熱們；我的被鋪，也十有九天寄放在她們家裏的。而且我也曾陪着她們丈夫一桌子吃飯，他們也都很尊敬地看待我。我那時好像還有許多財產存留着的样子，爲什麼呢？我沒有將「我所有財產完全都分給她們」的真話告訴她們啊！我想每

個女兒都給過八萬金佛郎的父親，是應該坐享侍奉的。她們雖然也會假小心的侍奉過我；可是那般殷勤，都是爲的我的銀子啊。世界真不好。我自己也看破了。她們設些圈套呵哄我，我也昏天黑地的任她們擺弄到底。她們也還肯承認是我的女兒啊，也還承認我是她們生身之父啊。我尙未曾完全糊塗死。這是我還可以記得清清楚楚的。那雖是爲的我的銀子，可是深深地印在我心坎裏了。我也曾看得出都是些虛假；然而溺愛的糊塗，是沒法可救藥的。我從前住在她們家裏時，沒有再比隨同她們一堆兒吃飯的快活了。我不知道怎麼樣說纔好。記得有些客人們，附着我女婿們耳朶悄悄問道：「上頭坐的那位先生是誰？」「那是有錢的人，財神爺。」「哦哦！」客人們說着，用尊敬闊人們的眼光注視我……我真曾得罪過她們麼？我怎般的疼愛，也儘夠贖我的過失了。畢竟又是誰錯，誰不錯呢？——我頭腦昏亂極了——我現在所受，簡直不是生人所能堪；然而……我的好歐開啊……與我大女兒亞萊達絲第一次說我辱滅她顏面的情況比較起來，可差的遠呢。那時的難堪，真叫我髮指皆裂啊。我那時很願明白是什麼來由，但是思之再三，只明白這世上多我這麼一個人。第二天，我趕去黛芬那里，指望她能藉慰籍我。誰知我不知怎樣又惹她對我生氣。我那時幾乎要瘋狂了。整整八日，不知要怎樣纔好。我不敢再去見她們，怕惹她們，訴怨我。從此便被女兒們擯棄了。哎，上帝啊！你不是知道我受的艱苦和魔難麼？你不是知道我精神上，心坎裏所受的刃傷麼？你怎忍叫我在這風燭殘年，再生生的受今日痛苦啊！我所受過於疼愛的報應，已經受夠了。她們待我的慘毒甚於屠戶，對我愛情的酬報，也算過分了。可也是啊！世間的父親，何以要這般的傻呢？我怎樣的疼愛她們，只落得如今變作了她們的玩物。我的兩個女兒，簡直是我的罪業。她們小的時候，要想買點什麼，首飾啊，珍玩啊，只要待女們一告訴我，我立刻買給她們。想她們好好地酬報我，可恨她們仍舊不斷的批評我不是，居然漸漸的覺得我辱沒她們了。唉，這就是我們做父親的好好地疼愛子女的下場頭。我這一把年紀，還能去學堂從新學做人麼？——唉，上帝！我好難受啊！醫生！醫生！誰把我的頭打



開我或者會比較好受點。——女兒啊！女兒啊！亞萊達絲！黛芬！我要見見她們，叫巡捕去捉她們來，強迫地抓她們來，公道可以幫助我，天理，國法，什麼都應該幫助我。我實在受不住了！父親給孩子們蹂躪在腳底下，那還成個世界麼？這是很明白的，一切社會啊，世界啊，都是尊重父權的。倘若孩子們都不愛父親，那還有什麼世界和社會呢？唉！見見她們，聽聽她們說話就好了；只要看得見她們，無論她們說些什麼，我都願意聽。一聽見她們的語聲，我的病就可以鬆減了。尤其是黛芬，我所願見啊。但是她們來後，請你囑咐她們，不要用她們從前那種冷酷的樣子對待我……歐開，好友啊！你何曾知道拿着金子變作銅的那種難堪呢？自從那門她們眼光中沒我之後，我蹲在此間，恍如陷落在冰窖裏一樣。整天只有耐着愁煩度日子，再愁煩些，也只好忍受啊！我漸自安於忍屈挨罵……我恁般疼愛她們，反養成她們居然侮辱我，父親竟自無顏見女兒們了！我生養她們一場，她們連今天一點半點鐘的工夫，都抽不出來來看我嗎？我好渴呵，好餓呵，心裏燒的好難受呵，她們竟不來送我終麼？我自己覺得，現在已是快死的人了。她們難道不知道腳踏父屍的難堪麼？這般的作踐我，天上還有上帝呢！無論我們做父親的怎樣嬌縱，他總會替我們報仇的！啊！她們會來的啊！來啊！來啊！我的心肝寶貝來吻吻我啊。這是最後一吻了，送你們爸爸的終罷！你爸爸求上帝默佑你們呢！說你們是很孝順的好孩子。你們實在是無罪的人，朋友啊！她們是真無罪的人，請你儘管對世上一般人說，叫你不要因我的緣故，不放心她們。以前種種，都是我的錯，我慣於在她們腳底受鞭笞，是我自己願意這樣的，誰也管不着人世的公理國法，也都管不到這上面來。上帝如果因為我降罰她們，那可算不得正直的上帝了。我自己不懂事，把自己的福利拋棄了。我情願受罪單望她們好。這也難，世界上再好些的秩序和精神，每每為父權所破壞。我是造孽的人，我自然應該受罰啦！我女兒們的惡劣，都是我一人養成的。她們十五歲時，都有車坐游玩好了，要什麼，有什麼，這都是我嬌縱養成的。我因為疼愛，就犯了嬌縱的罪，唉！聽見她們聲音就開心，她們來了，我就可以聽見了。是啊，她們一定會來的。法律

上原有子女親視全殮的一條，法律自會幫助我去強迫她們來；況且只消花幾個車錢就來了，我願意出這個錢。請你寫信告訴她們，說我有好幾百萬銀子家私遺留給她們，是真的啊！我不久便去奧地薩做麵片湯的買賣，照我的計畫，這裏面很有好幾百萬銀子好賺呢。誰也不知這祕訣啊。這並非像小麥和米粉那樣專在運腳上賺錢，哼！麵片湯嗎！其中有百萬利可賺呢。你不可撒謊不說呀！你對她們說有百萬家私好讓她們來，她們雖爲錢財來，我也情願甘受她們的哄騙，畢竟可以看見她們了。我要見我的女兒，女兒是我生的，我要她們來。」那老頭兒不斷的喘着說，並遙擺着紛亂如蓬的白髮，百般作態，做給歐開看。歐開安慰他道：「老頭兒，睡睡罷，我立刻寫信告訴她們，倘若班雄歸後她們仍然不來，我就自己去一踰。」

老頭兒嗚咽應道：「倘若她們仍然不來嗎……那，我可已死了！很憤懣，好憤懣的死去！憤懣是我致命之傷啊！我此生的身世，現在很清白的表顯在我眼前，我真的笨伯，她們並不愛我，這輩子她們也未會愛過我。這不是很明顯的嗎，她們沒來，可見她們是決計不來的了。她們越是來的遲，越是不讓我快快活活的瞑目死去。我現在完全明白了。我這一生的痛苦和煩惱，她們一輩子也沒想到；更想不到我的生死，連我是怎樣的疼愛她們，她們也並沒想到啊！我明白了，她們這輩子不過拿我最傷心的侮辱，來換去我所有的財產罷了。如果她們說，要挖去我的眼睛，我也只好說：「乖乖啊！你們挖罷。」我不是太蠢嗎？她們想世上的父親都像她們的父親一樣嗎；也得仔細斟酌斟酌呢。她們的孩子總會替我報仇的啊。她們肯來是爲她們自己的好啊。叫她們提防着她們將來臨死時罷。這是她們最大的罪惡……去啊！去告訴她們，她們如果不來，便弑父便是畜生了。對着她們，像我這樣喊叫着說：「噲，萊絲，噲，黛芬，快去。看看你父親啊！他從前怎樣的疼愛你們，如今是何等的可憐啊！」……唉，一個也不來。我就這樣像狗一般死去嗎？想不到這孤悽兩字，是我疼愛她們一生的酬報。未免太無人道，太慘酷了，我可要嚴譴她們的死了。」

半夜裏，也得把我自己棺材豎起來，咒罵她們出出氣。噲！朋友！我不該這樣嗎？她們太沒把我當人待了！嗚呼！我說什麼？我不是對你們說黛芬會來的嗎？她是個好孩子，歐閒，你也是個好孩子，你將來可以多疼疼她，將她當作你自己女兒看待，那一個，讓她自己作賤罷。她們的財產，怎樣呢？哦呀！上帝啊！我好難受啊！誰快快把我的頭斫去罷。只要留我一顆心就行了。」

歐閒見老頭兒慄慄縮縮的嚷叫，不禁駭怕起來，急忙叫道：「客利絲多夫快去找班雄，叫他趕忙替我雇一部快車子。」對老頭兒說道：「柯老頭兒，我親自去叫她們，我將他們帶來見你，就是了。」

柯里窩雙眼放光對歐閒說道：「叫巡捕去帶兵隊去武裝的捉她們來，非此不可呀。去啊！去投官府，告法庭，求他們派人擒捉了她們來，我非見見她們不甘心。」

「但是你要申斥她們。」

老頭兒很驚訝地答道：「誰說的呀？你是知道我好愛她們，很寶貝她們的。倘若我能夠一看見她們，我的病必定痊好了……去罷，我的好鄰居，去罷，我的好少年，你真是慈善者，我要謝謝你，可是除了用臨死的口吻替你祝福外，我沒別的可以謝你呀……噲！給我一點東西喝喝，我肺腑燒的好難受呀……放點東西在我頭上，頂好是我女兒的手，一放上，定可以止痛啊，上帝啊，我死了，誰替她們掙產業呢？我還得去奧地薩為她們賣麵片湯去啊。」

歐閒用左手將老頭兒抱住，右手拿着一盞湯喂他喝，說道：「老頭兒，喝點罷。」

老頭兒緊握着歐閒的手說道：「你一定很愛你的父母的，你！你！你！不知道我臨死也見不着我的女兒啊？沒一天不渴，但是沒一天喝的到，這就是我十年以來的痛苦啊……我兩個女婿殺了我的兩個女兒了，是的，自從她們出嫁之後，我就沒有女兒了……做父親的人們啊！快去議院請求規定一條婚姻的法律，最好是，倘若你們愛女兒，千萬不可嫁她啊？女婿們是屠殺女兒的大罪人，他們將她們不論什麼都

刮去了……再不要有婚娶啊！我們生了女兒，臨死反不能見她們的面……定一條父親臨死的法律……這太可怕了！報仇呀！是我兩個女婿禁止她們來……斬却他們啊！定雷士多死罪，定亞薩先死罪，他倆是我殺身的仇人……唉，完了完了！我死也見不着她們了！噲萊絲萊絲黛芬來呀！你爸爸要去……去了……」

「老頭兒，睡睡罷，安靜點，不要胡思亂想了。」

「見不着她們就這麼死嗎？」

「你可以見得着她們的。」

老頭兒很感動地應道：「當真嗎……我見見她們啊！我可以看見她們聽聽她們說話，我死也瞑目了……哼，我還是死的好，活着更難過，何苦來……見見她們……摸摸她們衣角也是好的……唉，我只想摸摸她們衫角，在她們是很不算一回事啊，我可心滿意足了……讓我摸摸她們頭髮……髮……」

說時，老頭兒驀地往後一仰，頭靠在枕墊上，恍如受了當頭一棒似的，他一雙手在被面上亂摸，彷彿撫摸她女兒的頭髮，喘了半天，很命掙出一句道：

「我給她們祝福……福……」

## 田園交響樂

法國 Andre Gide 著  
黎 烈 文 譯

田園交響樂 (La Symphonie pastorale) 是紀德的名著之一。這裏譯出的祇是原著中很短的

一節。

全書的故事說來也很簡單：一位瑞士的鄉下牧師，在一個剛剛死去的窮苦的老太婆家裏，發現了

一個被拋下的盲女。她大約已有十五六歲的年齡，生得很漂亮，不過因為那怪僻的老太婆從來不和任何人交談，她是成了既不會說話，也不會聽話的白癡。牧師當時憑着宗教家的慈悲，不顧自己的女人的反對，把她帶回家裏撫養；並且用了種種方法，啓發她的愚蒙。盲女資質原是好的，既有人循循善誘，便漸漸地成了有思想的聰明的人了。但這兩人却不知不覺地相愛起來，弄到牧師的兒子想和盲女結婚時，牧師竟加以阻撓，盲女自己也不願。不幸的是盲女後來得着牧師的一個相識的醫生的幫助，雙目變明。那時她才看出自己理想的愛人是牧師的兒子，而不是牧師本人。失望之餘，她便故意失足落水自殺了。

緊接着這篇譯文前面的是牧師敘述他在教育這個盲女的中途，遭遇了許多困難，最不易使她了解的是顏色的問題。盲女想不出色與光的區別，她更不懂得爲什麼每種顏色有深淺之殊，各種顏色又可以無窮盡地互相混合起來。恰好那時近處的涅沙忒爾城（Nauhasal）開着音樂會，於是牧師決定帶了盲女去聽，他想使盲女從交響樂中金鼓絃管各種樂器所發出來的強弱不同的聲響，每件樂器所含有的高低互異的音階，來翻悟到各種顏色的差異及其混和的可能程度。

譯者

那天奏的恰好是「田園交響樂。」我之所以說是「恰好」者，因爲大家很容易懂得，再沒有旁的樂曲更能使我希望給她聽到的了。我們離開音樂堂很久以後，哲特律德還是一聲不響，好像沉浸在忘我的境中似的。

「難道你所看見到的真的和這一樣美麗嗎？」她終於開口了。

「你是說和什麼一樣美麗呢？親愛的。」

「和這『溪邊的景物』（*scène au bord du ruisseau*）一樣美麗。」

我沒有立刻回答她，因爲我心想這些不能言說的「和音」（*harmonies*）所描繪的不是現實的境界，而是理想的境界，沒有惡與罪才能有的境界，而我却至今還不敢對哲特律德說起惡罪和死。

「眼睛看見的人們並不領會他們的幸福。」我祇好這樣回答。

「可是我呢，我的眼睛是完全看不見的，但我却領會了聽的幸福。」她立刻這樣叫說。

她一面走，一面靠緊着我的身子，好像小孩子似的，壓在我的手臂上。

「牧師，你覺到我怎樣幸福嗎？不，我並不是有意說着這話使你高興的。你瞧我啦：難道這事在臉上看不出來嗎，當人家說的不是真話時？我呢，我却在聲音裏面分辨得那樣清楚。你記得有一天當我的孀媽（她是這樣稱呼我的女人）責備你毫不體貼她以後，我問你哭了沒有，你回答我沒有；我便叫說：『牧師，你撒謊啊！』啊！我那時即刻從你的聲音裏覺察出你沒有對我說真話。我用不着摸你的兩頰，便知道你哭過了。」她還大聲地反覆說着：「不，我用不着摸你的兩頰——」這使我臉紅起來，因為我們這時還在城裏，有些過路人都回轉身來瞧着我們。可是她却繼續說：

「你不用想法子來哄騙我。第一因為哄騙一個盲女是很卑劣的……其次因為這是沒有効力的。」她笑着補說。「告訴我，牧師你沒有什麼不幸，對嗎？」

我把她的手拿起攔在我的嘴唇上，好像不對她說出，而要使她感到我的一部分幸福是她給我的。

同時回答她道：

「不，哲特律德，不，我沒有什麼不幸。我怎會不幸呢？」

「可是你有時哭泣嗎？」

「我有時哭過。」

「我說過那回以後便沒有哭過嗎？」

「沒有，從那回以後，我便沒有再哭過。」

「你再不想哭了嗎？」

「不想了，哲特律德。」

「並且……從那回以後，你還想撒謊嗎？」

「不親愛的孩子」

「你能夠允許我以後再不哄騙我了嗎？」

「我允許你。」

「那麼請你立刻告訴我，我長得漂亮不？」

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使我狼狽了，因為我一直制止着自己不注意到哲特律德那無可否認的美貌，這更使我難於置答；並且我還覺得她長得漂亮這事是完全用不着讓她自己知道的。

「你何必要知道呢？」我立刻回問。

「這個這是我所担心的事。」她接着說。「我要知道我是不是……這事你們是怎樣說法的呢……」

……我在交響樂裏面是不是顯得過於嘈雜。這事我不問你還能夠問誰呢，牧師！」

「一個牧師是不注意人家臉孔的美醜的。」我這樣盡力辯解着。

「爲什麼緣故呢？」

「因的對於一個牧師，祇要有着靈魂的美就夠了。」

「你是寧願讓我自己以爲很醜啊。」她於是現着一個很可愛的生氣的樣子說；因此一來，我便情

不自禁地叫說：

「哲特律德，你自己很明白你是美麗的。」

她不做聲了，她的臉上現出一種非常嚴肅的表情，一直到家都沒有改動過。

一到家，亞美麗便想出了方法使我覺到她不贊成我這様用去了一天的光陰。她本來可以在事前對我說的；可是她讓我和哲特律德走了，什麼也不響，根據她的習慣聽別人去做，自己却保留着隨後來非難的權利。再則她恰好絕不對我說出什麼責備的話；而她的沉默即是非難，因為她既然知道我帶着哲特律德到音樂會去過，她來問問我們聽到了什麼樂曲，那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這女孩子如果覺得人家有一絲兒關心她的快樂，她不是更爲高興嗎？並且亞美麗也並不是什麼話都不說，但她彷彿祇高興說着那種最不相干的事情，直到晚上，小孩子們都去睡了，我才把她拉在一邊，很嚴厲地問她道：

「你生氣我不該帶着哲特律德去聽音樂會嗎？」我得着這樣的回答：

「你是祇會疼她而不會疼你自己家裏的人的。」

她老是那一套同樣的埋怨，老是不肯理解那正如寓言所說：我們慶祝轉來的孩子，而不慶祝住在家裏沒動的孩子；另外還有使我難受的就是她毫不顧到哲特律德的廢疾，哲特律德是除掉聽聽音樂會之外再不能希望有別的歡樂的。雖說平素這樣忙碌的我，祇有這天托蒙神佑，偶爾得閒，但亞美麗既明明知道我們的孩子各人都有一件工作要做，或是已被事情牽住，她自己對於音樂也是毫不感覺興趣的，就是整天閒着，就是那音樂會開在我們家裏的門口，她也決不會想到去聽聽的，因此種種，她的責備是更沒有道理。

而最使我悲戚的就是亞美麗竟敢在哲特律德面前說出這話；因為我雖然把我的女人拉在一邊，而她却提高了聲音說，使得哲特律德能夠聽到。我這時的感覺是憤慨過於悲苦，停了一會兒，當亞美麗留下我們走了的時候，我走近哲特律德，拿起她那脆弱的小手按在我的臉上說：

「你看，這次我沒有哭呢。」

「沒有，這次是輪着我了。」她勉力對我微笑着說；我雖然見到她向我抬起的那美麗的臉上掛滿



了眼淚。

羣 衆

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譯

選自文學

法國米爾博 (Mirbeau) 作  
修 勺 譯

「啊！老天……啊！老天……救命呀……救命呀……」

羅地甘先生家裏的門突然開了，羅先生立在門限邊，亂着鬍子，歪着嘴，兩腕向空，目光猙獰地喊道。

「啊！老天……啊！老天……救命呀……救命呀……」

此時恰是羅先生每天出外散步的時候。人們看見他這般模樣，都非常詫異驚駭。小市鎮中的生活好像因此驟然緩慢而且停頓下來。大概有什麼奇異的事情發生了。羅先生往常出門，樣子總是極安靜極溫和，極循規的，他往常走路總是極從容徐緩的，總是膝部向外，兩腿相對地分開，成爲同一的角度，步數髣髴都計算過的，而且總是屈着背，和顏悅色，待人以禮的，他此時做出這般狂亂的手勢，裝起這般可怕的態度，容顏如此蒼白，面龐如此瘡皸，人們將說他已被癩魔襲擊了呢。許多隣人，過路者，以及狗，受到猝然的驚駭後，都疾馳前來，集合在羅先生的周圍。

「啊！老天……啊！老天……」羅先生重新喊道，而他的奇怪的，不可思議的狂劇的形容，一分鐘一分鐘的劇烈起來，兇暴起來，令人更加驚駭而畏懼。

於是這邊那邊喊出許多聲音

「什麼……什麼……到底有什麼……羅先生你遇到什麼……你病了麼……到底有什麼  
呀……」

「啊！老天……！啊！老天……！救命呀……！我有……！我的……！啊！救命呀！」  
這種非常的冤訴的叫喊，這種意外的悲痛的呼救，街街巷巷，家家戶戶的傳揚開去，使一切人的臉色突然露出驚惶失措，有如大禍臨頭的樣子。無數驚奇的詢問已經往復於空間了。

「哼……！什麼……！有什麼事情……！他們在那里……！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有一個問：

「有馬戲到麼？」

另一個又問：

「那里火着麼……？」

許多人急急忙忙的出來，報警地喊：

「火着……！火着……！那里火着呀……！」

正在玩耍的孩子們，正在縫紉的婦女們也狂奔出來，眼睛朝天，向屋頂上看去。

「火着……！火着……！什麼地方火着呀……！」

「爲什麼人家不打警鼓？」

「爲什麼我們聽不見火鐘？」

「剎那間，一大堆人，到底不知爲什麼，先後相隨的，聚集到羅先生的門首。」

「但是到底有什麼事情……！不是火着麼……！救火兵在那里呢？」

「沒有見到救火兵咧！」

「沒有見到火燄咧！」

「什麼都沒有見到！」

一個抱着小孩子在臂間的男子喊道：

「然而你們可沒有見到他瘋了麼？」

霎時，四面起來許多聲音，覆誦着：

「是的，他瘋了！……是的，他瘋了！」

「誰瘋了呢？……誰瘋了呢？」

「你們當心！……不要走近去！……要咬你們的！」

「應該拿個袋來丟在他的頭上！……不要走近去！」

「快些找警察來！」

羣衆格外增多起來了，「他瘋了！」幾個字口口聲聲的叫着，傳揚得很遠了。有些新來的人問：

「但是誰瘋了？」

「你們的眼睛盲了的？……你們沒有見他嘴邊流涎，眼睛亂轉麼？」

「誰？……誰？……什麼？……一隻狗麼？」

「人家和你說是羅地甘先生……羅先生瘋了呢！」

「羅地甘先生……羅地甘先生……」

「啊他！……這真奇怪了！」

「不要走近去……」

羅地甘先生第五次扭動他的兩臂，哀痛地叫着：

「啊！老天……啊！老天……我好的朋友們……我好的……我親愛的……」

他即倒在那個由羣衆圍成的半圓圈中，而羣衆也不期然而然的因恐怖而退後了。

先有一種驚懼的喊聲，後即沉默下來。

窪地甘先生兩臂向前，兩脚朝天，大腿貼近階沿，柔軟無力地偃臥在地上，鬚鬚死去了一般。有一聲問道：

——「他死了麼？」

另一聲答道：

——「或許死了罷！」

第一聲又說：

——「你去看他到底死了沒有。」

第二聲再答：

——「是的，我相信他死了……他沒有出血……但我相信他死了……」

一霎時，「死了」二字又傳揚出去了，使一切都挺直頸項，同時向這仆在地上不動的，鬚子沒在次塵中的窪地甘先生的方面瞪視。

於是有一個赤着兩臂，臂上生毛的男子，腰間縛着皮的圍裙，好像是一個製車匠的樣子，離開羣衆，走近偃臥者的身旁，在周圍盤旋一回後，俯身下去，將污黑的手放在他的身上……而且說道：

——「他動……他已動過了……他還在動呵！」

——「好！他既然在那兒動，可見他沒有死或者……把他翻轉來吧。」

——「不怕他的背吧……」

像製車匠的人報告道：

——「他的眼睛轉動……是的，他的眼睛已轉動過了……但現在還在轉動呵！」

「那末，怎樣……倘若他的眼睛已經轉動……我們扶他起來罷……」

「負他進門去。」

「把他放在他自己的牀上。」

「醫生……請一個醫生……快點！」

臂上生毛的人舉起羅地甘先生，極緊的抱住他，嘴裏邪許着，頸部的靜脈因用力而膨脹：

「他多少重呀……老天他多少重呀！」

羣衆又走近來，膽驀然大了，好像得救似的說：

「不要做聲！他說話……他說話了！」

「他說話了！」

「是的，他說話了。」

「他說什麼……把他放在階沿上……你這樣會悶殺他咧……但是你們不要做聲吧，他既

然說話……」

在截然無聲的輕微的顫動中，人們聽見羅地甘先生如奄奄一息似的歎出：

「啊！老天……啊！老天……」

那人把他放在階沿上，解開他的襯衫上的領扣。

「怎樣，羅先生……」

他緩緩地呼吸，睜開雙眼瞪視羣衆，見這許多人都看着他，現出驚愕的神情。有無數大的汗點在他

臉上流着，腰間縛着皮的圍裙的人說：

「噯，羅先生，你病了咧，我們把你抬到你的房間去，我們把你放在你的牀上……」

「不……讓我在這裏……我不願意……」  
 他的牙齒作出聲來，恐懼使他的臉上癢癢，他還喃喃地說：

「讓我在這裏……我不願意到我的房間去……我不願意人家把我放在我的牀上。」

「羅先生這不大合理哪。」

「不……不……我不願意……你們去……請你們去……探探他的心是否還在跳動。」

羣衆中起了一陣喧噪。

「他說什麼……他說他的心……」

「請你們閉了他的眼睛！」羅地甘先生懇求道。

「但是什麼心……但是什麼眼睛……他失了理性了……他發昏了！」

「你們去……你們去……她或許全冷了啊……啊！老天……啊！老天……我，我永不再到我的房間去了……我，我永不再睡在我的牀上了……啊！老天……啊！老天！」

「他瘋了他瘋了！」

「那何消說他當然瘋了我剛纔一見到就說過的。」

「我也是，我也說過這個……這個很明顯的……不一定要怎樣靈活的纔能看出咧。」

那人把羅地甘先生靠在門角上，自己進到屋裏去……過了幾分鐘後，他再出來時，也是目瞪口呆，

「救命呀！拿住兇手！她死了哪！」

「她死了誰死了？」

「羅地甘夫人。」

「羅地甘夫人死了？」

「是的……他把她殺了的！」

「羅地甘先生把她殺了？」

「是的，他把她殺了……她的腦蓋出血……她全身都硬了……」

「救命呀……拿住兇手！」

「你們跑去尋警察來！」

「而邑長呢……邑長在那兒……你們跑去尋邑長來！」

「我們進屋裏去……我們去看看這個吧……她全身都硬了……他把她殺了……」

「一個如此溫和，如此有禮的男子……」

「你們知道她常打他呢！」

「她只把骨頭給他吃呢！」

「她令他睡在地板上！」

「有一天，她將滾湯潑在他的臉上咧……」

「是的……是的……而且她與郵差睡覺呀……」

「拿住兇手……拿住兇手……」

羣衆格外增加起來。大街小巷，家家戶戶的好奇者如潮湧的來了：

「有什麼……人說他把她殺了……」

「警察瞧，警察來了！」

許多警察，臉色紅紅的，跑到了……警長是一個大漢，問道：

「有什麼？你們滾開退去……有什麼？」

「讓警察先生過去！」

「混帳到底有什麼……」

「她死了！」

「她死了……誰死了……你們走開！」

「他把她殺了！」

「他把她殺了……誰把她殺了……退去……但是退開些罷，混帳！」

警察們一面問一面罵，用拳，肘，胸排開羣衆……他們最後達到門限邊了，羅地甘先生仍是瘋狂地在那兒歎息：

「啊！老天……啊！老天……」

羣衆中這邊那邊起了許多命令的聲音：

「拿住他……就是他……他把她殺了……」

「誰？他？在那里，他……」

「羅地甘……羅地甘……羅地甘……該死！」

「是的，是的，該死，該死，該死！」

在這時候，警長看見羅地甘先生極倦的，髻鬚一件東西似的靠在門上……

「是的，是的，就是他……該死……」

但是羅地甘先生以可憐的微弱的聲音歎息道：

「這不是我……却是她呀……她突然倒在火爐……這不是我！」

「誰說不是……誰說不是……羣衆中衆口同聲的喊道：『就是他……我們見到他……』」



她的腦蓋出血……她全身都硬了！

「爲什麼你們要說是我？」羅地甘先生再說……「爲什麼啊！老天啊！老天！」

「不要做聲吧！」警長命令地說。

「你們走開……退去！你們在這兒幹麼，你們……快滾開吧！」

其次，他向跟着他的兩個警察說：

「我們記錄下去……你們去尋醫生來……尋「治安裁判官」(Juge de la Paix)來……

……我們記錄下去。」

「當羣衆正在喊着死的時候，他將他的大手放在羅地甘先生的肩上說：

「以法律的名義我捉拿住你……」

選自小說月報

## 皇家的聖誕節

法國高貝著 (Noël Imperial)  
冠 生 譯

佛郎沙高貝 (François Coppée) 以一八四二年生於巴黎，卒於一九〇八年。畢生致力於詩，以『神龍』(Le Reliquaire) 成於一八六六年，『仇恨』(Les Inimites) 成於一八六八年，二作，執法蘭西近代騷壇之牛耳。餘如『謙遜之人』(Les Humbles)、『散步與家居』(Poëme des s et intérieurs) 亦甚有聲。其詩美妙冲和，不設色絢爛，而邱整自具，尤喜道下民疾苦，里巷間瑣語細故，時人稱爲側陋之詩人。(Le Poëte des humbles) 間爲小說戲曲，亦寄託遙深，不失風人之致。此篇『皇家的聖誕節』卽其例也。

譯者

事。一八一一年聖誕節的前一夜，時候已經十點鐘了；拿破崙纔起頭在兜勒利宮裏，辦理他的軍國大

蠟燭臺上許多白蠟燭的光，被一個金屬的罩罩住了，只照了一張寫字檯。檯子之外，只剩那照相架的框，帷幔的繚絡，和那椅子靠手上所鑲的兩個獅子頭，還隱約露些金光，其餘滿間屋裏，都是黑沉沉的，裝着一種森嚴的氣象。

法國的主人翁，一個人坐在這裏，差不多過了兩個鐘頭。他只管俯倒他碩大的頭顱，伏在那綠羊皮裝釘的軍事地圖上，這頭顱裏面盛滿了一大團的火藥線，還有種種天賣的思想，因此非但長得很大，而且分量也是很重；那個重量和他心裏所要囊括的宇宙，正是相等。

這時候檯子上正揭着一張亞細亞圖，皇帝用他的一隻勁健而且柔軟的手，在一條穿過波斯以達於印度斯坦的路上，點來點去。

『一點不錯！印度從陸路上去麼？有什麼不可以？』他的海軍，既然不濟了，自然只好打從陸路上去。不久你就會看見，在那些萬綠蔭翳的棕櫚樹林底下，有許多金閃閃的老鷹徽章，和無數明晃晃的槍頭；刀，一路照耀着，破竹似的，一直殺進那英國人的中心。這時候，他非但兼有那凱撒大帝嘉祿大帝的勳名，就是那亞歷山大帝的成績，也要被他一個人包羅了。數年以前，在尼羅河裏，已經映了一個騎駱駝的將軍，這時候，你還能夠在恆河旁邊，碰到一個騎保呂斯大象的胖皇帝哩。（保呂斯是一個被亞歷山大帝征服的印度王）那些人頭獅身的怪物，他在埃及國裏，已經見過不少。這時候，他還要到那十臂朝天，妙莊嚴世尊像下，去問他終身的休咎哩。於是那些紫銅色的大漢，都一隊隊跑來伏着，聽他的號令；那些滿頭珍寶的拉柴（印度貴族的稱謂）也都攙雜在他的侍從隊裏，供他的奔走。『歐羅巴的皇帝兼亞細亞的蘇丹！』這一個空前的徽號，居然被他未來的神道碑，開天闢地似的第一次享用。

「橫堵裏忽然生出一塊無邊無岸的俄羅斯，好不掃興！」

但是這又何難？他既然不願意和亞歷山大（俄皇）作那些無謂的周旋，那麼打他一陣敗仗，就完了。想到這裏，皇帝的一隻纖纖玉手，就發風似的去翻他一本綠簿面的大冊子。他馬上看見他的大軍已經進到尼門河（俄羅斯一條大河）了；那些俄羅斯北方的諸侯，正是預備着倒戈相向，要想屢從他去東征呢。

「歐羅巴的皇帝亞細亞的蘇丹！」這個報酬，對於他的懷抱，他的本領，他想想一點沒有過分。

假使創了這樣的大業，沒有一個守成人，也是一件憾事。那個馬基頓王國就是很現成的榜樣；但是他，却無須慮此，因為在這年的三月二十日，他已經得了太子了。想到這裏，皇帝的天顏，不禁微微的霽了一

「叮噹……叮噹！」

「哦！這是什麼聲音，半夜三更，竟會渡到海樣深的皇宮裏來？而且刮耳朵得很，好像那門簾上所繡的金蜂，一齊鼓着翅，在耳朵邊嗡嗡嗡嗡的叫。皇帝側着頭聽了半晌，聽出一種銅器的聲音。」

「哦！知道了……原來是耶穌聖誕……子時彌撒！」這時做教堂裏的鐘聲，差不多填滿了巴黎一城。這些鐘，都是蒲拿巴（就是拿破崙）做國務總理的時候，所重修的。他每次得勝回來，總是借着這許多鐘聲，當他的凱奏。在好幾個月以前，羅馬王（拿破崙太子的封號）誕生的日子，為報答上天的洪恩起見，這些鐘，更是響得起勁。好像那位天老爺，也曉得當今的皇帝是個大英雄，特地賜他一個貴子，來湊他的趣似的。

「叮噹……叮噹……！」

皇帝靜聽這聖誕的鐘聲，不禁觸起他微時的感喟。他記得做孩子的時候有一天，從亞日西教堂裏，

做完了子時彌撒，跟着他一家人，回到一所破敗的老屋裏，大衆圍聚着，喫那栗子的半夜點心。這種情景雖然隔了許多年，還是宛在目前。但是如今他的兒子是怎麼樣了？一個神聖文武皇帝，做他的父親；一個奧大利的亞喜杜（奧國公主的稱謂）做他的母親；自己是個羅馬王，而且還是個候補的世界主人翁；那些栗子點心的滋味，在他的一生，總歸不會再有機會嘗了。

「叮噹……叮噹……」

他儘管這樣想，那外面的鐘聲，也儘管衝着半夜的寒氣，響個不了……忽然起了個念頭，要去看太子了。雙手一拍，那地毯底下，立刻開了一頭秘密門，一個土耳其衛兵，從這門裏鑽了起來，執着一隻蠟燭，臺引導皇帝，穿過彎曲的迴廊，一口氣奔到那東宮裏來。那些乳娘保姆們，都從睡夢裏驚醒，皇帝一一遣開，只賸他一個人，立在那太子的搖牀面前。

那時做太子睡得正酣，一個預備要載皇冕的頭，傾斜着枕頭裏，一半陷了下去；一雙盈盈玉雪的小手，伸出在被窩外面，錯落着；一身白紗的襪襪上，結着綠色的大綬，出落的分外奪目，好像爲將來血流成河的預兆似的。

拿破崙一面出神的看，一面非非的想……他想，那滿朝的糾糾武夫，袞袞大臣，和那些雅各牝來者西（都是當時法國的政黨）平時好不威風，只碰到這個小孩，就免不了在他的搖牀面前，誠惶誠恐的鞠躬致敬……他想，他現在的小掌裏，已經捧了一個聖伯多祿城，不消幾時，那沙漠似的俄羅斯，寶庫似的印度，也要接二連三的獻上來，做他的玩具……他想，他出世到今，只有幾個月工夫，就頂了一個赫赫威嚴的羅馬王的頭銜，恐怕再過幾個月，那些梅革（阿拉伯的市府）的愛彌兒，倍拿來（印度的市府）的拉柴，都免不了要在那羅馬王兩個字上，重重疊疊的加上去了！

「叮噹……叮噹……」

他儘管這樣想，那外面的鐘聲，也是儘管這樣響。他聽見這些鐘聲，如同聽見他的馬隊礮隊輜重隊在日耳曼到波蘭的那條冰雪道上，風馳電掣的進行。

「叮噹……叮噹」

他愈想愈出奇，連外面的鐘聲，也充耳不聞了。——但是他總沒有想到那倍來錫拿的雪，他總沒有想到那滑鐵盧的惠靈頓，他總沒有想到那愛來納島上的一塊崖石，他總沒有想到那潑老梅得神（希臘神話中一個妖怪被上帝幽禁在海島上）正在海上等他的駕臨，他總沒有想到，那秋天的夕陽，照在奧國匈勃鑾公園中的時候，有一個容顏枯槁，而且堆着滿面愁容的少年，身穿白色的制服，胸口掛一塊奧國的令牌，走一步，咳一步，在那些落葉堆裏，踱來踱去（這就是後來的羅馬王）。

他所想的，只是那子孫帝王萬世的基業；只是代那些未來的歷史家打算盤，對於他萬歲之後，應該加怎樣一個諡法？神話中的英雄嗎？……新馬爾斯神（戰神）嗎？……太陽的神（統攝星球的意思）嗎？……

「叮噹……叮噹……」

那些教堂的鐘聲，仍舊繼續的響着，替一個木匠的孩子做壽。這個孩子，從來沒有打過一輛勝仗，從來沒有流過人家一點的血，却安安穩穩做那世界的主人翁，到這個時候，已經一千八百多年了。

## 狗 約

法國拉薩爾著  
劉復譯

現在，如果你歡喜的話，就請你聽我說前天發生的一件故事。是一個鄉村上的小教士，因為他愚昧，被主教敲詐去了五十金元。

這位好教士有一隻狗，是他從小養大的。這隻狗的本領超過了全教區中的一切狗。它能撈起投在水中的手杖，也能把他主人遺忘在別處的，或者有意擱置在什麼地方的帽子啣回家。總而言之，凡是好而聰明的狗所知道的和所做的事，它無一樣不精明。因此，它主人愛它愛得發昏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不小心，也許是受了熱或者受了寒，也許是吃了有害的東西，它就大病了，而且死了。它一直就進了好狗們所進的天堂了。而那位好教士又怎麼辦呢？正對教堂前面，就是個教中公葬場。當他看着他的狗脫離了這一個世界，他就想這樣一隻好而聰明的畜生，該有正式埋葬的權利。於是他就在他們外掘了個坑，把他的狗埋葬在裏面，像一個耶教徒一樣。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墳上豎起白石的碑來，有沒有在碑上刻起哀詞來。所以在這一件事上，我只能默着了。只是過了不久的時候，這隻有價值的狗的死耗，已傳到了鄰村各教區中，再從鄰村各教區中傳到了主教耳朵裏。連它主人用耶教葬禮葬它的流言，也一同傳了去。於是主教就發出命令，要傳這教士到庭。

教士向傳令的律師說：「唉！我做了什麼事？主教要傳我到庭呢？我真不知道爲什麼要傳我，我實猜不出我做錯了什麼事。」

主教差來的人說：「我呢，我也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傳你，莫非因爲你把你的狗葬到了安葬耶教徒的聖體的地方去了罷。」

「嚇！就爲了這件事麼？」教士想。

直到現在，他頭腦中才覺得他做的事過了一點份了。同時，他也在想：這可要預備遭受最惡的惡運了。因爲他的主教，是全國中最貪婪的一個。處在主教四周的人，都在找尋了道路輸運東西去填塞他的慾壑。這種道路是只有上帝能於辯認得清楚的。

教士知道：要是他給主教下了獄，那一筆罰款一定是很重的。

於是他說：「我的錢總是要用去的了，還不如翻過來用的好。」

於是他就應了傳，一直去見主教。主教就在這葬狗的一件事上說起法來，說了大大的一篇法。照他所說，似乎即使那教士否認了上帝，他所犯的罪還可以比葬狗輕些。到說去完了，他就命令把罪犯關到牢獄裏去。

教士聽得人家要把他關到那石頭匣子裏去，真嚇得不知所措了。他就求他的主——那主教——求他先聽他說幾句話。這個請求是答應了。

想來你們都知道在審判的時候，有種種色色的人在旁邊：有執行吏，有告發吏，有書記，有代書，有狀師，有檢察吏等等——他們都歡歡喜喜的聽審這樣一件狗葬聖地的案子。

教士只說了很少的幾句話替他自己辯護：

「主教，我的主要是你能知道我那隻好狗像我自己一樣清楚，你對於我所用的葬禮，就不會覺得奇怪了。因為像它一樣的狗，不但以前從不曾有過，就是將來也決不會有的。」

於是他就開始讚頌他的狗了：「它活的時候是最聰明的，到死也還是最聰明的。它曾立下了而且執行了一個極好的約。它知道你的清苦，你的需要，它把它的五十金元遺贈給你。這一筆錢我現在帶來了。」

他打開他的皮包，取出錢來數給主教。主教爺爺很愉悅的收受了這宗遺產，隨即對於這隻有價值的狗，對於這狗所立的約，對於它主人所用的葬禮，一一加以讚頌，而且證明其為有善意。

(選自法國短篇小說集)

# 中夏夜裏夢

沙士比亞著  
奚識之譯

雅典城裏有一種法律，可以使牠的人民有強逼他們的女兒同着他們所選擇的男子去結婚的權。倘使他們的女兒反對着同她們的父親所選的男子結婚，那麼她們的父親有法律的保障可以處死他們的女兒，但是父親們總不願意他們女兒去死，即使他們有時遇到了這種違抗的事情，所以這種法律很少執行的時候，雖然城中的女子仍舊時常的被他們的父母用着這些法律來壓制着或恐嚇着他們。當時曾經出過一樁事情，有一個老人他叫做 *Fergus*，他真的爲了這些事情到 *Thosous* 這裏來（*Thosous* 是那個時候在雅典城中的官吏）訴怨他的女兒 *Hermia* 反對着他所選擇的 *Demetrius* 去結婚，他是個雅典貴族中的少年，這是因爲 *Hermia* 已經愛上了另一個雅典地方的少年，叫 *Lysander* 的緣故。因此 *Fergus* 請求 *Thosous* 的公正判決，並且懇求他決將此苛暴的法律施行在他的女兒身上。

*Hermia* 辯護着請求原有她所以不服從的道理，是因爲 *Demetrius* 以前已經愛上了 *Hermia* 的親近的朋友 *Helena*，*Helena* 幾何爲着愛 *Demetrius* 的深情所癡迷，但是這些是很正當的理由。*Helena* 用以說明她所以不服從他的理由的，依舊不能感動着這個暴厲的 *Fergus*。

*Thosous* 雖爲仁慈的官吏，但是也沒有權力去變更這城中的法律，所以他祇可寬放 *Hermia* 四天，去仔細想想這回事情，惟在四天之後，倘使她依舊反對着和 *Demetrius* 去結婚，那麼她必定要處死刑了。

當 *Hermia* 從公爵那裏退出之後，她就跑到她的愛人 *Lysander* 那裏去，告訴他，她現在已經陷



入了危險的地位，她必須丟除他，和 Demetrius 結婚，否則她在四天之內，惟有一死了。

Lysander 聽到這個不吉的消息之後，就十分悲傷，但是他回想着，他有一個姑母，住在離雅典不遠的地方，在她住的地方，這條法律是不能壓制 Hermia 了（這個法律是不能擴延至此城界線以外的），所以他提議着請求 Hermia 從她父親那裏，在這個夜裏私偷出來，他就同她到他的姑母那邊去，同她結婚，Lysander 說：『我決定在城外幾哩路的地方等候着你，在這個極樂的樹林裏，在爽快的五月裏的時候，我常常同着 Helena 在那裏散步。』

對於這層意思，Hermia 很快樂的讚同着她設意逃避的事情，除了他的朋友 Helena 之外，並不告訴別人 Helena（少女往往，因着愛的緣故，時常做出，呆笨的事情來）很不正大光明的，竟將這樁事情告訴了 Demetrius，雖然她對於洩漏她朋友的祕密，是一些沒有利益的，但是 Helena 依舊很沒趣的，跟從了他無情的愛人，同至林間，因為她知道 Demetrius 必定要去追趕 Hermia 的。

Lysander 與 Hermia 所預定相遇的樹林，就是名聞於世的小動物仙人，所常愛到的地方。

Oboron 是仙人中之王，Titania 是王后，同着他們所有的隨從的人，都在這裏舉行着半夜的宴會。在這個時候，仙人隊裏的小王帝與小王后，却很憂愁的失和了，在月光濃蔭很快樂的樹林之下，他們再也不能相會了，但是他們依舊繼續有吵鬧，直等到他們仙國裏的小鬼怪們都爬到橡子的蒂裏去，躲避着他們的恐慌。

這個憂愁失和的原因，是因為 Titania 不肯將一個換來的小孩子，送給 Oboron 的緣故，這個孩子的母親，就是 Titania 的朋友，在她死的時候，Titania 就將這個孩子從他的看護人那邊偷了出來，此時她就將他帶到樹林之間。

就是在這夜的晚上，這般情人，都相遇於這個樹林之中，此時 Titania 同着她的宮娥在此散步，在

這個地方，她們就碰到 Oberon 也在這裏，跟從着許多時候他的朝臣。

仙王說：『矯傲的 Titania，我在這大好的月光之下，很不幸的又遇到你了。』王后答道：『什麼妒忌的 Oberon，這個原來就是你呀？諸位神仙，我們快離開他；我誓不與他爲伴了。』Oberon 說：『且慢輕躁的神仙，我豈不是你的丈夫麼？爲何 Titania 要干涉她的 Oberon 呀？快將你換來的小孩子做我的佳僕。』

王后答道：『請你休要胡想，將你完全的仙國也買不到我這個小孩子。』於是她很發怒地離開了她的丈夫。Oberon 說道：『好，你走你的路罷，在天明之前我必定要使你受到些苦楚，因爲你此刻搶白着我。』

Oberon 於是召了 Puck 來，他是他的寵愛的樞密大臣。

Puck (或者有時他叫做 Robin Good fellow) 是一個很精巧的很狡猾的幽靈，他時常在鄰村裏面鬧着很滑稽的戲跳；有時他跑進牛奶房去掠過牛奶，

有時候將他輕巧的身體跳入攪牛奶的器具裏去，當他奇怪的形狀在攪油器內跳舞以後，這牛皮就沒用了，牛奶棚裏的姑娘們就祇得重製過了，他們就將牛乳皮變成白塔油鄉村裏的人可以說，因此沒有好的成功了。Puck 最喜歡在造酒器具裏面去惡作劇，但是這樣一弄，當然麥酒是潑出來的了，有時有幾個相好的鄉鄰，一同想飲着幾杯酒，尋尋快樂，Puck 就時常跳到他們的麥酒杯裏去，變成一只烘過的蟹，當老媽媽去喝酒的時候，他就故意的鉗他們的嘴唇，再將麥酒潑在他們縐着的臉上，不久之後，這個老媽媽，很莊嚴的坐着講一個很憂愁淒慘的故事，給她的鄰居們聽着的時候，Puck 就將這只三腳的橈，從老媽媽坐底下偷了出來，於是這個可憐的老媽媽就跌了下去，因此這般閒談的人就圍住了她，在那裏取笑，他們再咬定着說他們從沒度過這樣快樂的光陰。

Oberon 向這個夜裏遊行的作樂人說道：「Puck請到此地來，去替我尋一朵花，普通婦女都叫他，是無謂的愛；這小的紫紅色花的汁，灑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夠使此人立刻愛上，他張開眼睛的時候，所看見的第一樣東西一部份此花的汁，我要灑在我的 Titania 的眼皮上，當她正睡熟的時候，當她眼睛張開的時候，她必定愛上她所見的第一樣東西了，不論這是一只獅子，一只熊，一只猴子，或者是一只猿，在我未將這種魔力在她的視線上取去以前，我就將我所知道的另一種有魔力的花再去施在她的身上，我須使她將這孩子給我做佳僕。」

Puck 他自己心裏最喜歡惡作劇的，所以對於主人所想的劇嬉十分的贊成，於是他就去找尋花了；當 Oberon 等着 Puck 回來的時候，他看見 Demetrius 與 Helena 剛纔跑進這個樹林來了，他聽見 Demetrius 責罵着 Helena，因她跟着他走的緣故，在 Demetrius 方面說了許多無情理的話，但是 Helena 依舊很溫柔的勸告着他，並且重提着他以前的愛情，和承認愛她都是真心，但是他離開她了。（似乎說着）讓她去受橫戀的野獸的仁慈罷，但是她呢，還是用盡了她的力量，跟從着他跑。

這位仙王對於真心的愛人是十分的友愛，所以對於 Helena 就起了哀憐之心，這個地方，或者就是 Lysander 所說的，他們在月光之下，時常在這個快樂的樹林裏散步的地方，因此 Oberon 一定會經看見過 Helena，當她被 Demetrius 親愛的時候，所以無論如何，這是一定的道理了，當 Puck 得了紫紅花回來的時候，Oberon 就向他的寵臣說道：「你快拿這一部份花去，這樹林裏有個雅典的姑娘，她正愛着一個輕視他的少年，倘使你尋着這個少年睡着的時候，你就放幾滴愛的水在他的眼睛裏，但須想個計策讓她近他的時候放水纔好，如是可以在他張開眼睛看見第一種東西的時候，或者就是他所輕視的姑娘了，但是你須注意着這少年穿的衣服是雅典式的。」Puck 很活潑地允許着擔任去做這件事，於是 Oberon 自己也走到 Titania 的臥房裏去，並不使她看見他走過去，這個地方，她正預

備着要休息了。她的臥房是一個土堤，生了許多野茴香、蓮香花、與清香的紫羅蘭，是在一個金銀花、麝香、薔薇與一種清香的薔薇的棚子的下面。這個地方，Tianan 時常過他一部的清夜，她蓋的東西是很光的蛇皮，雖然這外套是很小的，但是已經很足夠包着這個仙女了。

Oberon 看見她正吩咐着她的宮娥，當她睡熟的時候，她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她命令道：「你們一部的人將麝香薔薇花的毛虫殺死他，一部份與蝙蝠去開戰，將牠皮製的翅膀取來做我的短小的外套；一部份去管理噪鬧的貓頭鷹，使他們不要走近着我，因為他在晚上總是狂叫着的，但是在諸事之先，你們先要唱着歌，使我睡熟。」於是他們就開始唱着這只歌了——

你這花班蛇真會噪鬧，

多刺的刺猬請你們不要出來；

壁虎與蚯蚓都不要胡鬧。

請都不要走近我們的仙后。

黃鶯奏着悅耳的妙歌，

請唱着我們的小兒催眠歌，

睡了，睡了，要睡了，睡了，要睡了。

請不要來傷害，也不要來咒語，也不要來施妖法擾鬧着我們的姑娘。

這樣的良夜，我們唱着小兒的安眠之歌。

當這般宮娥們唱着催眠歌，使王后睡熟之後，他們都離開了她，去工作王后所吩咐的事情。Oberon 於是輕輕的走近 Titania，將幾滴愛的水灑在她的眼皮上，並且說道：——

當你醒來眼睛張開的時候，看見東西

你就將他當作你真心的愛人。

再說 Hermita 因為要避除她反對 Demetrius 成婚的犯罪的死罪的事情就在這夜從他父親那裏逃了出來，當她進這樹林的時候，就見着 Lysander 等在那裏預備領她到他姑母的家裏去，但是當他們經過樹林一半路程的時候，Hermita 就覺得很疲乏了，Lysander 對於這個姑娘是十分留心的看護，這位姑娘因為愛他的緣故，就爲了他拚着她的命，因此 Lysander 就勸她在一塊青草上休息着，等到天明再走，他自己也在離開她不多的地方臥下，他們兩人不久都睡熟了。在這塊地方就被 Puck 所尋到，他見一個美少年睡着在那裏，並且見着他穿的衣服正是雅典的樣子，況且再有一個美麗的姑娘睡在他的旁邊，於是 Puck 決定這個必定是雅典女子，同她的輕視她的情人一定是 Oboron 所命他找尋的人了；這個是理由很充足的，Puck 猜想着，他們祇有兩個人在這裏，當他張開眼睛來的時候，這個女子必爲他所看見的第一樣東西；於是 Puck 也不再加思索的，就將這紫紅花的水放在他的眼睛裏，但是事情竟弄錯了，Helena 剛剛的從這裏經過，她竟然代替了 Hermita 做成了 Lysander 張眼時所見的第一樣東西了，當時愛水的魔力就發生着極大的効力，很奇怪的使 Lysander 愛 Hermita 的情分完全消滅了，此時 Lysander 跌入愛 Helena 的情網了。

即使當 Lysander 眼睛張開的時候，第一樣所看見的東西就是 Hermita，那麼對於 Puck 所鑄成的大錯，決定也無甚好結果，因為 Lysander 愛這個忠實的姑娘之情，已不能再親熱一些了，但是可憐的 Lysander 被神仙的愛符所逼迫，就使他忘却了真愛的人 Hermita，而去跟從在另一個姑娘之後，離開了 Hermita，讓她一個人在深夜之中單獨的睡在樹林之間，這真是一件不幸的遭遇了。

不幸的事情如是的碰到了，這個已經敘述過了，就是 Helena 竭力地追着 Demetrius 的事情，當他很急忙的離開她的時候，但是她不能繼續走得像他一般的快，因為男人比較女人，在長距離的賽跑之

中，總歸要善於走些。Helena 不久之後就看不見 Demetrius 的影蹤了，於是她就在那裏找尋着她，她很傷心地，很絕望地走進了一個地方，這個所在就是 Lysander 睡着的地方，她說道：『Ah！這睡在地上的，是 Lysander 呀！他不是死了呢，或者是睡着了呀！』於是他很溫柔的推推他，說道：『親愛的先生，若使你仍舊活着呢，請你醒了罷！』在這個情形之下，Lysander 就張開他的眼睛，當時這愛符就發生效力了，他立刻對 Helena 用着過分的愛辭向她陳說着他如何愛她如何羨慕她並且說：『Helena 的美麗十分超過着 Hermia 比較起來，真像鴿子同烏鴉比較一般，因為她的親愛的緣故，他就是替她跑到火裏去也是情願的，再有許多表示愛情甜蜜的話。』Helena 知道 Lysander 是他朋友，Hermia 的愛人，他早已很端莊的同她訂婚了，所以 Helena 十分的忿怒當她聽着 Lysander 這樣的向她說着，因為 Helena 心裏想着：『Lysander 必定有意去取笑她的，（這也不能怪其不是這樣想）她說：『這是何故，我生來就要被人嘲笑，並且受衆人的輕視啊！我一些不能得到 Demetrius 的青眼與甜蜜的話，這種苦腦的情形，尚以爲不夠麼？咳！先生，你莫非再要假裝樣子來向我獻媚麼？』Lysander 我想你是一個很正，正實的君子呀！』說了這些話，她十分的發怒，也就走開了，但是 Lysander 依舊跟從着她，將睡在地上的 Hermia 竟然忘却了。

當 Hermia 醒來的時候，她十分的憂愁與恐慌，因為發覺着她一人在那裏了，她於是走向林中去找尋着，此時她也不知道，Lysander 遇到了什麼事情了，又不知道他向什麼地方走的，同時 Demetrius 也因尋不到 Hermia 與他的仇人 Lysander，但是爲了這個沒有結果的找尋，使他也是十分的困乏了，當時適然被 Oberon 看見他也睡熟了，Oberon 已經於查問 Puck 幾個問題之後，就知道 Puck 將這些愛符放錯了人的眼睛了，但是他現在已經尋得了他早先所要尋訪的人了，所以他將愛符水放在少年的眼皮上，這個少年不久也就醒了他第一樣看見的東西也正是 Helena，因此他

也。像 Lysander 一樣說着許多愛的情話給 Helena 聽，但是這個時候 Lysander 也被 Hermia 跟着了（因為 Puck 很不幸的弄錯了人，此時使 Hermia 也輪到跟着她的愛人在那裏奔走。）此時 Lysander 竟然露着臉不躲不避，Lysander 與 Demetrius 二人同時說着他們各人愛 Helena 的情話，但是他們都在愛符的感化力之下啊。

這個驚奇着的 Helena 自己想，Demetrius，Lysander，與他從前相愛的朋友 Hermia 必定大皆聯合起來調笑着她了。

Hermia 也像 Helena 一樣的奇怪，她不知道爲何 Lysander 與 Demetrius 以前都愛她的，現在去愛 Helena 了，對於 Hermia 想起來，這並不是一件調笑的事情了。

這兩個姑娘以前都是很親愛的朋友，現在却發生口角了。

Helena 說「不仁慈的 Hermia，這都是你的指使，令 Lysander 來同我擾鬧與譏笑你，另一個愛人 Demetrius，他時常用着腳來跌我，你是否以前使他叫我仙女，神仙，稀見的人物，貴重的人物，或者說是天神呀？若使你不指使他這樣做法，他決不會真心同我說這些話的，因爲他是很恨我的，不仁慈的 Hermia，你聯絡了男人來取笑你可憐的朋友，你豈望却了吾們從前在學堂裏的友誼了麼？當吾們在校的時候，常坐在一只椅子裏，兩人同唱一樣的歌，做手工的時候，也做同樣的花，做一樣的工作，長大的時候如同同胞的孩子一樣，很少分離的時候，Hermia 這種調笑的舉動，似乎不合於友誼的道理罷。並且也不是女孩兒家所應該去聯絡了男子來取笑你可憐的朋友呀！」

Hermia 說道「對於你發怒的話，我真奇怪極了，我並不譏笑你呀，似乎是你譏笑我呀！」Helena 答道「Ah，真有忍耐，心假裝着莊重的樣子，在我背後就向我擲揄了兩個人，拿着眼睛去說話，開着玩笑，倘使你要有些哀憐之心，莊重一些，有些規矩呢，那麼你就不應該將我如此了！」

當 Helena 與 Hermia 互相說此懷恨的話的時候，Demetrius 與 Lysander 就離開了她們，兩人到樹林之間去爭鬥了，因為他們都愛着 Helena 的緣故。

當她們發見着少年們離開她們了，她們也就分手了，依舊很疲倦地到林間去尋她們的愛人。

當他們去的時候，這仙王與 Puck 都聽着他們的相罵，Oberon 對 Puck 說道：『這是你的忽略。』  
 Puck：或者是你故意去做的罷。』  
 Puck 答道：『仙王，請相信我，這是錯誤；你是不是告訴我，我須認明口這人穿着雅典式的外衣的嗎？但是何論如何，這種事情發生，我是不以為愁的，因為我想這種吵鬧，真是十分有趣的事情哩。』  
 Oberon 說：『你聽着罷，Demetrius 與 Lysander 現在都去尋便利的地方要去爭鬥了。所以我命令你快些去，與一場很厚的迷霧籠罩着今天的晚上，就帶領着這般相罵的愛人們，使他們失迷在這個黑暗裏面，要使他們都不能互相的尋着。你假裝着他們敵人的聲音，罵着他們，讓他們聽着之後，以為是敵人的聲音，使他們跟着你走，你快些去做罷，使他們都跑得疲倦得不能再走為止。當你發覺他們都睡了以後，就將別種花的汁，放在 Lysander 的眼睛裏，當他醒的時候，他就會忘記他的新的愛人 Helena，仍舊去愛着 Hermia；如是這兩個可愛的姑娘們，都可以各人去愛她的愛人了，他們會覺得所經過的煩惱，似乎是一場惡夢了。對於這種事情呢，你必須快些去做，我自己也要去看看 Tiana 已經愛上了什麼東西了。』

Tiana 依然睡着在那裏，當時 Oberon 看見一個村夫靠近着伊睡的地方，村夫正迷落了他的路程，但是現在也同樣的睡着了。Oberon 說：『這個蠢東西，就要做 Tiana 的愛人了。』他就隨手將一個驢子頭套在村夫的頭上，配在他的頭上，似乎是像他自己生出來的一般，雖然 Oberon 很輕的裝了上去，也就觸醒了他，村夫就立起身來，也並不知道 Oberon 怎樣的作弄他的事情，他就向着天仙王后所睡的地方走了去。



Tiarra 當眼睛張開來的時候，這紫紅花的汁就開始作祟了；她叫着說：『Ah！我何以看見了這樣的一個天使了呀？你的聰明，不是像你的美麗一般嗎？』

蠢笨的村夫說：『夫人這是什麼意思，倘使我真的能有智慧去尋一條在這個樹林中的出路呢，我已經就心滿意足的了。』

這迷戀的王后說道：『要出路麼，請不要想着去罷，我並不是一個平常的神仙，現在我十分的愛着你，你快同我一起去罷，我就使着宮娥來服侍着你。』

她於是叫了四個宮娥，她們的名字叫 *Release Blossom*, *Cobweb*, *Moth*，與 *Mustard seed*。

王后說道：『快來服侍這個溫柔的少年；在他立的時候，你們就跳跳舞；在他看的時候，你們也歌舞着，你們要餵他喫些葡萄與杏梅，替他在蜜蜂處去取幾個蜜蜂蛋來，少年你來同我一處坐坐，讓我弄弄你可愛的有毛的面孔，我可愛的驢子，讓我同你可愛的大耳朵接着吻，我可愛的郎君（或作玩物）。』

『*Release Blossom* 在那裏？』驢頭的村夫這樣說着，他對於王后的獻媚不十分留意，反而十分有意於他的新侍從者。

小巧靈敏的 *Release Blossom* 說道：『在這裏，先生。』

村夫說：『請你抓抓我的頭。』*Cobweb* 在那裏？

*Cobweb* 說道：『在這裏，先生。』

蠢笨的村夫說：『*Cobweb* 好先生，替我將那多刺蒺藜上的，紅而溫柔的蜜蜂殺死他；*Cobweb* 好先生，請你將蜂的蜜袋帶給我，請你做事情勿要太粗躁。』*Cobweb* 先生，勿要將蜜蜂袋弄破了纔好；我必定要十分的不喜歡，倘使你將蜜都從蜜袋裏流了出來。』*Miss arad* 先生在那裏？

*Mustard seed* 說道：『在這裏，你有什麼命令？』

村夫說道：『沒有什麼事情，Mustared先生，你幫助 Jansen-Diosom先生來替我抓抓頭罷。』

王后說：『我溫柔的愛人，你想吃些什麼東西嗎？我靈敏的宮娥，將要替你找尋松鼠的積蓄物來了，並且要給你吃幾樣新鮮的硬殼菓哩。』

村夫因為他的頭是驢頭，所以他也還有驢子的胃口，說道：『我甯可吃一把乾豆，但是最好我希望你們都不要吵鬧我，因為我想要睡覺了。』

王后說：『如此你睡罷，我來將你抱在懷裏。O！我真愛你！我何等的愛你呀！』

當仙國王帝看見村夫睡在王后的懷裏了，他就跑到她的面前去，並且責備着她濫用愛於一只驢

子。這回事情她已不能反對了，因為這個時候村夫正睡在她的懷裏，他的驢子頭上也被她插滿了鮮花。

當Oberon戲弄了她一會以後，他又要求她換來的小孩，做他的佳僕；這種要求，她因為被她的丈夫發現了，她的新寵人的緣故，她也就不敢反對了。

Oberon既經得到了這個所久望着要做他侍者的小因之後，他就很憐惜着她的被凌辱的情形，因為他用了他的滑稽手段，就使Titania弄成了這個樣子，於是他就施了些別種花的汁在她的眼睛裏；於是這個王后就立刻恢復了神志，並且自己很怪奇她，自己適然所愛的東西，她說她如何的發着怒看見了這種奇怪的怪魔。

Oberon同時就將驢子的頭立刻從村夫的頭上取了下來，並且讓他繼續着假眼，依舊留着他的笨頭在他的肩膀上。

Obern 與 Titania 現在就完全的講和了，他就告訴了她幾個愛人的故事，與他們吵鬧的事情。一聽以後，她就很願意去看看他們的結果如何了。

仙國國王與王后現在發見這般情人與他們的美麗的姑娘們，都相離不遠的睡在草地之上，因為 Puck 要想挽回他的錯處，所以極力設計將他們弄在一處，他們各人也不知道何以這樣的，他於是很留心他將魔符從 Lysander 的眼睛裏取去了，用了仙王所給的一種解毒劑。

Hermitia 是第一個醒過來，尋到他遺棄她的 Lysander，靠近着伊睡着，她看着他，和奇怪着他突然的反覆，Lysander 也立刻張開眼來，就看見了他親愛的 Hermitia 在他的旁邊，他也已經恢復了他的神志了，這個神經會受着過符的指使，因為他已恢復了神志，就依舊去愛着 Hermitia，此時他們就開始談話着，晚間所遇到的事情，他們疑惑着這種事情或者是真的，或者是他們做了同樣的一場迷夢。

Helena 與 Demetrius 在這個時候也醒了，她很甜蜜的睡了一會，Helena 煩擾與發怒的神氣也平靜了，下去，她很快樂地聽着 Demetrius 依舊相愛的話，她的奇怪真與她的快樂相並了，此時她看出這些愛情都是出於誠意的。

這些可愛的晚上奔走的姑娘們，現在都不是冤家了，又變成了重好的朋友了，所有經過的衝突的話，大皆都互相寬恕了，他們很和平地議論着如何對付現在的地位的方法，這個也就大家讚同了，就是 Demetrius 放棄他要求 Hermitia 的事情，他決定去勸服她的父親，去取銷苛刻的死刑，這是曾經加在她的身上的，當他們很奇怪的看見了 Egeus 的時候，Demetrius 正想爲着友誼的緣故立刻要回雅典，典去調定此事，Egeus 是 Hermitia 的父親，他正要來追回他逃走的女兒。

當 Egeus 知道 Demetrius 不願同他的女兒結婚了，他就不反對她去同 Lysander 結婚了，他允許他們從此時起必須於四日之內結婚，並且須要在 Hermitia 定罪失去生命的時候結婚，在同

天 Helena 也十分喜歡地同着她的愛人 Demetrius 結婚了。

仙王與王后對於這個重新和好的事情，他們是不被人看見的旁觀者，現在看見了情人的快樂結果了，Oberon 造成這樣很好的義務事情，他也得到很多的安慰，所以這般很仁慈的仙人們，決定恭賀着他們將近的婚禮，有着各種的遊戲和宴會，發現在他正箇的仙國之中。

現在我須要聲明一下，倘使讀者反對這個仙人的故事與他們的故事，而發生爭論，以為這個事情是不真的或太奇怪了，請諸位要想着這不過是一個睡着的夢罷了，他們所遇的事情，不過是一種奇怪的幻景，這種幻景，不過是夢裏碰到的罷了，所以希望讀者不要很無意識的來反對這個有趣而無害的 *Midsommer Nights Dream*：

## 錯誤的喜劇

沙士比亞著  
奚識之譯

因為 *Syracuse* 與 *Ephesus* 兩國互相失和了，所以在 *Ephesus* 地方定了一條苛暴的法律，假定倘使 *Syracuse* 的商人在 *Ephesus* 被發現了，他就要被處死刑，除非那人能夠付一千 *Marks* 的贖命金。

*Egeon* 是 *Syracuse* 的老商人，却在 *Ephesus* 的街上被發覺了，於是他就被拘至公爵之處來審問，問着他情願付重的罰款呢，還是接受死刑。

*Egeon* 沒有錢付罰款，所以公爵在他宣佈他的死刑以前，要他將他的一身的歷史講述出來，說明為何他冒險着到 *Ephesus* 城裏來，犯這個不論那一個 *Syracuse* 商人所應受的死刑。

*Egeon* 說，他並不怕死，因為愁悶之事已經使他的生活乏味了，但是沒有再比較沉悶些的事情，

使在他的身上，像命他敘述他的不幸的命運一般。他於是就開始敘述他自己一身的經過，在以下的文字之中：

『我是生長在 Cyrause 地方的，養成了商人的職業。我娶了一個女人，和她很快樂的居住着，當時因為我必須要到 Epithannum 地方去，在那個地方因為商業的緣故，我就居留了六個月。當時，我以為務須再要久居下去，所以我就召喚我的妻子來，當她到了不久以後，就產育了兩個兒子，但是非常的奇怪，他們兩個都是長得全然相同，真是不能互相的分別出來。在同一個時候，就是在我的妻子生兩個雙胎孩子的時候，在客寓裏的那個地方，就是我妻子住的地方，有一個可憐的婦人，也生了兩個兒子，這個雙胞胎，又是互相的很像，與吾的兒子一般。這些孩子的父母非常貧窮，因此我就買着這兩個孩子，將他們撫領大了服侍我的孩子。』

『我的兒子是很文雅的孩子，但是我的妻子十分以為榮耀：她每天要我回去，我却很不願意的贊同了，但是在一個不好的時光，我們上了船，在我們從 Epithannum 駛行沒有一海里的時候，就起了極大的風浪，水手見着沒有機會去救船了，都很擁擠的到小船上，救他們自己的生命，離開我們獨獨的在船上，這個船我們每分鐘以為將被怒潮所衝破了。』

『我的妻不停的哭着，可憐美麗，訴怨的孩子們，他們是不知道怕的，照樣的啼哭着，因為他們見着母親哭了，這個景象使我滿心的替他們擔憂。雖然我自己是不怕死的，那時候我完全的思想是專心設法替他們求安全。於是我將我的幼子，縛在留剩下來桅桿的梢上，這是操航海業的人防禦風浪的方法；另一旁的梢上我縛了僕人的雙胞胎的幼子，同時我又指導我的妻子，如何縛住另外兩個孩子在另一根桅桿之上。她如是的留心着兩個大的孩子，我保護着兩個小的孩子，我們自己就同着孩子也各自縛在桅桿之上。但是為着這個計策，我們反而都散落了，因為這隻船突然衝破在一塊巨石之上，衝裂得

成爲散塊了；但是我們附住在這個細長的桅桿之上，被牠支撐住在水面之上，那個地方，我因爲留心的時候，見他們被一只捉魚船撈了起來，這船是從 Corinth 來的，（依我猜想着）此時見着他們已經很平安了，我就沒有別的可以留心了，祇有與狂浪打擊，保存我親愛的兒子與小僕人了。最後輪到我們被一只船撈了起來，船上的水手們知道是我，非常和善的歡迎着我，幫助我，使我們很平安的在 Sicily 上了岸，但是自從這個淒慘的時候以後，我就永久不知道我的妻子和大兒子都遭遇得怎樣了。

『我的小兒子，現在是我祇存的兒子了，當他十八歲的時候就開始問起他的母親和哥哥，時常請求着我，他要帶了他的侍者，就是僕人，僕人也失落了，他的哥哥，出去尋訪他們，最後我不得不願意的答應了他，因爲雖然我很懇切的希望要聽得我的妻子和大兒子的消息，但是我送我的兒子去尋找他們，我又拚着失落我的兒子了，現在已經是七年了，自從我離開了我的兒子五年的光陰，我都費在周遊各國去找尋他，我曾經遠涉 Circoe，經過 Asia 的疆界，沿海而行，向着故鄉走來，在此地，我就上了 Indians 的岸，但是我很不願意停歇在任何一個地方，在我未尋得這個行蹤不定的人以前，但是今天完結了我一生的歷史了，我想我的死是非常愉快的，倘使我可以確知我的妻子與兒子現在都活着。』

現在不幸的商人講完了他不幸的敘述，這個公爵，可憐着這個不幸的父親，因爲愛他失落的兒子，致使他自己冒着大極的危險，所以說道，倘使這個事情是不違背法律的，他一定很隨意的寬放他了，但是這個法律和他的誓約與威信，不允許他變更，但是當作判他立刻的死刑，像法律上的文明所嚴格規定的，公爵給他這天的時候去試試，或者他能夠借到銀錢來付這個罰金。

這恩赦的日子，Tecon 不以爲是極大的恩典，因爲在 Friens 地方，他不認識任何的人，所以他以爲似乎稍微有一些的機會，或者爲生人能夠借給他一千 Marks 去付罰金，因爲對於救濟方面他

是絕望，也沒有幫助。所以他在公爵那裏退了出來，依舊等在管押的監獄之中。

Argon 以為在 Ephesus 是完全不認識人的。但是正在這個時候，就是他將要失去生命的危險的時候，經過細細的偵察以後，他就想去捉住他的小兒子了（捉住的緣由在後文表明）這個小兒子和大兒子其實都住在 Ephesus 的城裏哩。

Argon 的兩個兒子，除出面部身材完全相同以外，他們的名字也是相同，兩個都是叫作 Antipholus，兩個雙胞胎的僕人也都叫作 Dromio，Argon 的小兒子 Antipholus of Syracuse，他就是老人到 Ephesus 來找尋的他，正巧也在這天像 Argon 一般的同着他的僕人 Dromio 到了 Ephesus 地方；他因為是 Syracuse 的商人，所以也會遭遇着同他父親一樣的危險，但是他很傲倖的遇到了一個朋友，他告訴了他 Syracuse 商人必有的危險的事情，勸告他還是假冒着 Epidamius 的商人，對於這個意思 Antipholus 就贊同着依法辦理，但是他非常的悲愁，因為聽見了有一個他的同鄉，遇到了這種危險，但是他想不到老商人就為他自己的父親。

Argon 的長子（他須叫作 Antipholus of Ephesus，以備與他的弟弟 Antipholus of Syracuse 為別的記號）他住在 Ephesus 已經有二十年了，因為他是個富人了，所以極有力量可以替他父親付清贖命金，但是 Antipholus 完全不知道他的父親，因為當他同着他的母親被漁夫在海中撈起來的時候，他如此的幼稚，所以他祇曉得他是這樣保存下來的，但是不能記得他的父親或母親的事情，這個漁夫就是帶着 Antipholus 與他的母親和僕人的人，將兩個孩子從她那裏帶走了，有意將他們買去（這個對於不幸的婦人真是傷心極了）

Antipholus（大的一個）和 Lysimachus 都被買給了公爵，Methaphon，是一個有名的戰士，他是 Ephesus 公爵的叔父，當他去探望公爵（他的姪子）的時候，他也帶着這些孩子們同去。

Ephesus 公爵也很喜歡年輕的 Antipholus，當他長大的時候，公爵就使他在他的軍隊裏當一個軍官，在軍隊裏當戰爭之時，他顯示着他自己是一個極勇敢的人在戰場之上，救了他的庇護之人，就是救了公爵的性命，因為他報酬他的功績，就使他和 Ariana 結了婚，她也是 Ephesus 的富女，當他的父親到那裏的時候，他正和她居住着的時候，他的僕人 (Dromio 依舊服侍着他)

却說 Antipholus of Syracuse，當他離開了他的朋友，就是忠告他，叫他說從 Epidamnium 地來的人，此時他給了幾個錢與他的僕人 Dromio，命他先帶到客寓裏去，因為他想要在那個地方去吃飯，同時他說，他要散散步，看看城市，觀察觀察人民的風情習慣。

Dromio 是一個快樂人，當 Antipholus 氣悶憂愁的時候，他慣常排遣他自己，利用着僕人的奇怪狀的滑稽與有味的打趣，所以他許可 Dromio 的言語自由，大勝於通常的主僕。

當 Antipholus of Syracuse 遣了 Dromio 出去，他一時立着想到了找尋他的母親與哥哥的寂寞無聊的遊行了，對於他們的行蹤，沒有一個上岸的地方，他可以探聽得一些消息，所以他自己很悽愁的向自己說着，『我真像一滴海洋裏的水，這滴水因為去尋牠一滴同伴的水，也就落在大海之中了，所以吾真是十分不樂，因為尋一個哥哥，竟將我自己也失落了。』

當他正在這樣默想着他無聊的遊行，這個遊行是無利的，Dromio (依他這樣想) 回來了。Antipholus 奇怪着他回來得如此的快，他就問他銀錢放在什麼地方了，其實現在這個 Dromio 並非是他的 Dromio，但是是雙胞胎，與 Antipholus of Ephesus 住在一處的 Dromio，這個 Dromio 就是他向他說的人。這兩個 Dromio 與兩個 Antipholus 依舊十分相像，如 Tegen 說過的，在他們幼稚的時候一般，所以這也不算奇怪。Antipholus 想着這是他的僕人回來了，因此問他為何回來得這樣快。Dromio 答道，『主母遣我來請你去吃飯了，餛飩，熏豬肉，肉都要冷了，倘使你不回家去。』Anti-



pholus 說道：『這個戲謔是不合時的；到底你將錢放在那裏了？』Promio 依舊答着他的主母命他來帶 Antiphola 去吃飯。『什麼主母？』Antiphola 說着。『什麼是你崇拜的妻子啊？先生。』Domio 答着。Antiphola 是沒有妻子的，所以十分和 Promio 發怒起來了，說道：『因為我有時和你開談得太熟了，你就擅敢和我取笑，任意到如此的地步了。現在我是不在嬉戲玩笑的時候了；錢在那裏，吾們都是此地的旅客，如何你敢將你的責任如此任性的行事？』Promio 聽着他的主人，依他想是主人說着他們是旅客，猜想着 Antiphola 和他鬧笑話了，他也很滑稽的答道：『先生，我請求你坐着吃的時候，請讓罷；我沒有別的責任，祇有來帶你去同我的主母和她的妹妹去吃飯。現在 Antiphola 不能再忍耐了，就打着 Promio，他就逃回去了，告訴他的主母，他的主人反對回家來吃飯，他說他沒有妻子的。』

Adriana 就是 Antiphola 的妻子，非常的發怒，因為聽着她的丈夫說，他是沒有妻子的，但是她十分有妒忌心的人，她說她丈夫的意思，所以這樣必定愛上了別的女子，愛得比愛她自己深了，所以她就非常發怒，說着妒忌因反的話，責備着她的丈夫，她的妹妹 Isabella，和她住在一處，現在不生効力的試勸着她，不要毫無證據的猜疑着。

Antiphola of Syracuse 此時跑到了客寓裏，見着 Promio 拿着錢很平靜的等在那邊，他見了自己的 Promio，他又責罵他任意的開玩笑，當 Adriana 跑到他那裏來的時候，她見着他，也毫不猜疑，這是她的丈夫了，她開始責備着他，因為他見着她，非常的冷淡（他是必然如此的，因他以前從沒有見過這樣發怒的女子），於是她責問着他在未婚以前他是何等的愛她，現在他却又愛了別的女子來代替她了，她道：『我的丈夫，現在這樣了，爲了什麼事情我失了你的愛啊？』這個奇怪的 Antiphola 說道：『好太太，你爲何向着我伸訴啊？』這是完全沒有用處，雖然他告訴她，他不是她的丈夫，說着他在

Phosus 祇有兩個鐘點的時候，她堅持着要他一同回到家裏去，Antipholus 最後因為不能夠避免這事情，就和他到他的哥哥的家裏去，同着 Adriana 和她的妹妹吃飯，一個叫他丈夫，一個叫他姊夫，因為一切都是奇怪，他想必定是在夢裏和她結婚的，否則他現在依舊沒有醒了。Dromio 他也跟了他們去的，也是非常奇怪，因為一個烹調的女子，他是他哥哥的妻子，也纏繞着他，因為他是她的丈夫。

當 Antipholus of Syracuse 正和他哥哥的妻子吃着飯，他的哥哥真的丈夫，同着僕人 Dromio 回來吃飯了，但是僕人不肯開門，因為主婦吩咐着不准有人進來的，當他們重復敲門的時候，他們說他們是 Antipholus 與 Dromio 女僕就取笑着他們，說道，Antipholus 正同着主婦吃飯，Dromio 也在廚房裏呢，所以雖然他們幾何將們敲落，他們依舊不準跑進去，最後 Antipholus 非常發怒的走開了，但是很奇怪，聽見有男人同他的妻子在吃飯。

當 Antipholus of Syracuse 吃完了他的飯，他如此的被糾擾着，因為女子依舊叫他丈夫，又聽得 Dromio 也是被烹調的女子纏繞着，他們就假裝着有一些事情離開了她，他們就立刻離開了這所房屋，雖然他十分喜歡着 Luciana，就是她的妹妹，但是十分不喜歡着 Adriana 的妒忌心，就是 Dromio 也不滿意他在廚房裏的妻子，所以主僕兩個都喜歡從他們的新妻子那裏，盡彼等速率之所能的逃去。

當 Antipholus of Syracuse 離開了屋子的時候，他又遇到了一個金匠，他又像 Andriana 一般的誤會了他，以為他是 Antipholus of Ephesus，所以金匠給他一條金鏈，叫着他的名字，當 Antipholus (of Syracuse) 拒絕接受金鏈，他說着這金鏈並不屬於他的，金匠答說，是他自己定的，留着金鏈在 Antipholus 的手裏，他就走開了，此時 Antipholus 吩咐僕人 Dromio，將他的東西都送上船去，不願再逗留在這個地方了，那個地方，他遇到了這樣奇怪的事情，他必定自己想被迷惑了。

這個金匠將金鏈給錯了人以後，他立刻也就被捉住了，因他欠了一筆款子，但是 Antipholus，結着婚的哥哥，剛巧到這個地方來，金匠對於他，他就想着他是他給他金鏈的人了，所以當他見了 Antipholus，就問他要付與金鏈的錢，這是他適然交給他的，這個價目與他因欠被逮的數目相髣髴，Antipholus 却否認已接到了銀錢，金匠却堅持着說幾分鐘以前他是給他的，他們爭辯了許久的時候，兩人都以為自己是不錯的，因為 Antipholus 知道金匠並無金鏈給他，但是因為兩兄弟是如此的相像，所以金匠也決定他曾經將金鏈條給在他的手裏，直等到官員將金匠帶了去下獄，因他欠了債，同時金匠請求官員也捉拿 Antipholus，因為金鏈價值的緣故，所以在他們辯論的結果，Antipholus 與商人兩個人都帶去下獄。

當 Antipholus 一踏去下獄的時候，他遇到了 Dromio of Syracuse，他弟弟的僕人，於是誤會着以為是他自己的僕人了，他就吩咐他到 Adriana，他的妻子那邊去，告訴她將錢送來，爲了錢的緣故，他現在已經被捕了。Dromio 奇怪着他的主人，將他遣回到奇怪的屋子裏去，那個地方，他自己所拒絕的，從那個地方，是他剛剛很急急的要離開，但是他不敢不服從，雖然他此刻是來告訴他的主人，船快要開發了的事情，因他看見 Antipholus 並沒有與他諧謔的態度，所以他就去了，他自己心中十分的怨恨着，他又必須回到 Adriana 的屋子裏去了，他說道：『那個地方，Davusabel 稱作我丈夫，但是我必定要去的，因為僕人必須服從主人的命令啊！』

Adriana 給了他錢，於是 Dromio 回來了，他卻遇到 Antipholus of Syracuse，Antipholus 依舊奇怪着，他所遇到的奇怪事情，因爲他的哥哥是 Egeus 很著名的人物，所以沒有一個人，他在路上所遇到的，不與他招呼，像認識的一般，有許多還他錢，說是他們欠他的，有的請他去看他們，有的感謝着他的恩惠，他們說，恩惠是他使在他們身上的一切，人都誤會着他是他的哥哥，又有一個成衣匠，給

他看些綢緞，是他爲他所買的，堅持着要量尺寸，替他做衣服。

Antipholus 想他一定到了巫覡怪異的國中來了。Dromio 却完全沒有解釋了他主人的幻迷思想，因爲他問他如何能從官吏那裏得到釋放了，官吏是將他帶去下獄的，於是給他一袋的金子，這是 Adriana 送來替他償債的。Dromio 的話說着關於逮捕下獄的事情，又加上他從 Adrian 處拿錢來的事情，這些事情，將 Antipholus 完全的迷惑了，因此他說道：『Dromio 這個人一定發癡了，我們都是在幻景之中了！』他的混亂思想使他非常的驚惶，他喊道：『那個天神能夠將吾們救出這個奇塗的地方！』

現在另外又有一個怪事情遇到他了，她是一個女子，她也叫着 Antipholus，告訴他，他曾經同她在這天吃飯的，問他要一條金鏈，這是他允許給她的。Antipholus 此事不能再忍耐了，叫她是巫女，否認着他曾經允許過給她金鏈的事情，與和她一處吃飯的事情，在這幾分鐘以前，也從沒有見過她的面貌，這個女子堅持着說，他實在和她吃過飯的，允許着給她金鏈的，這個 Antipholus 依舊是否認着，她又說道，她已經給着他一個很有價值的戒指，倘使他，不給她金鏈，堅持着要他將戒指給他。對於這一節 Antipholus 變成十分的猖狂了，又叫着她，女巫，術婦，否認她一切的事情，與她的戒指，從她那裏跑走了，讓她驚奇着他的言語，與發怒的面貌，因爲她以爲沒有別的可以確定了，他是和她吃過飯的，她也曾經給他一只戒指的，因爲他允許着送她一個金鏈，但是這個姑娘遇到了同別人所遇到的一樣的誤會了，因爲她當作他是他的哥哥了，這個都是已婚的 Antipholus 造就了，一切的事情，使她糾纏着小的 Antipholus。

當已婚的 Antipholus 被拒絕進他自己的屋子以後，（這些在屋裏的人，以爲他早已在裏面了，）他就很發怒的走開了，深信着這是他妻子妒忌的惡作劇中的一種方法，這個惡作劇她是其中的主使。

他記得她時常瞎說他去拜望女朋友，他要報她將他關出在他自己的屋子外面的仇，他決定就和這個女子去吃飯，她接待他得非常周到，因為他的妻子（*Adriana*）如此的反抗了他，*Antipholus* 就允許給她一個金鍊，這個鍊他早想送給他自己的妻子；這個鍊就是金匠誤會着，已經給了他的弟弟。這個女子因為如此的歡喜，想得一條富麗的金鍊，她就給了已婚的 *Antipholus* 一只戒子；這個戒指當依她猜想着，將他的弟弟當作他了。他拒絕了，並且他說他不認識她，又如此怒氣的將她辦開了，她想他一定是失去知覺了，她因此立刻決定去告訴 *Adriana*，她的丈夫發狂了。但是正當她將此事告知 *Adriana* 的時候，他來了，他被監獄的人看守着（他允許他回家取錢償債）因為這個錢袋，*Adriana* 由 *Dromio* 帶去的，*Dromio* 已經交給了另外的一個 *Antipholus* 了。

*Adriana* 很想信着這個女子告訴她，她的丈夫發癡的敘述是真的，當 *Antipholus* 責備着她，因為她將他關出在他自己的屋子，於是她就想起如何他在吃飯的時候抗辯着他不是她的丈夫，他從不住在 *Ephesus* 的，迨至這天的事情，因此她一些不疑惑，他一定發癡了，所以她付清了看守人的錢去除了他的罪，就吩咐僕人用繩縛住她的丈夫，將他關在黑暗的房間裏，請醫生來治他的癡病。*Antipholus* 始終急急的喊着，反抗這個瞎說的罪狀，這些事情都是因為他與他弟弟完全相同，致使他這樣的。但是他的發怒更使他們信任他發癡了，*Dromio* 也被累上了同樣的事情，他們也將他縛了起來，也將他帶至他主人之處居住。

當 *Adriana* 將她丈夫禁錮不久以後，一個僕人來告訴她，*Antipholus* 與 *Dromio* 一定解脫了縛住的繩了，*Adriana* 就跑出去要帶他回來，帶領着人，又要去縛住她的丈夫了；她的妹妹也和她一路跑去，當他們跑到他們鄰近的一個寺院的門口，他們就窺見了 *Antipholus* 與 *Dromio*，依他們是這樣的想着，其實又被雙胞胎的兄弟的相像所迷惑了。

*Antipholus of Syracuse* 依舊被迷惑所圍困着，這是面貌相像致使他這樣的。這個金匠給他的金鏈，是套在他的頸上，金匠責備着他，因他否認着有這個金鏈，又反對着清付這項款子，*Antipholus* 申說着，金匠在朝晨時隨便的給了他這個金鏈，從這個時候起，他就沒有再見過金匠了。

現在 *Adriana* 走來了，當作她是她的神經不清的丈夫，他是從禁錮的地方逃出來的人；她帶領着的人，就要使着強橫的手段在 *Antipholus* 與 *Irwin* 的身上；但是他們就逃進了寺院去了，此時 *Antipholus* 懇求着女方丈給他在她的屋裏躲藏。

此時有一個女方丈跑出來盤問着他這個擾鬧的原因。她是個莊嚴可敬的女子，她對於所見的事情的判斷是非常的聰明，所以她不肯急急的拒絕向她屋中請求保護的人；於是她很正確的問着這個妻子，她說她的丈夫發癡了，她說道：『你的丈夫突然的發癡是爲着什麼緣故？是否他在航程上身體受病了？或者是否死去了他的親愛朋友，刺激了他的心？』*Adriana* 答道：『他發癡的原因，沒有這些事情，』或者『女方丈又說着：『他將他的愛情專注在另一個女子的身上，比較在你妻子的身上更勝着些，所以將他變成這般地步了。』*Adriana* 說她已經很久的想到他愛上了別的女子，這個一定是他時常不在家的原因了。但是這個事情，並不是他愛上了別個女子，祇因他妻子的煩擾妒忌性情，有以使 *Antipholus* 離開了他的家庭；（這是女方丈從 *Adriana* 的兇暴行爲上猜想着的）她要問明真相，她又說道：『那麼你應該痛責他這個事情。』——『爲何不勸我是這樣勸他的？』*Adriana* 答着，女方丈說道：『是啊，但是或者再勸得不夠。』*Adriana*，要使女方丈相信，她對於 *Antipholus* 的這樁事情，已經談得夠了，所以他答道：『這個題目是我們談話的時候時常談到的事情，在牀上我就不讓他睡熟，因爲這個懲戒，在台上我就不讓他吃，也因爲這個事情，常我們兩人在的時候，我別樣就不說；在人多的時候，我常常指摘着他。但是我的話是非常的卑鄙與惡劣，倘使他愛別的女子，比我來得深切。』

女方丈從妒忌的 Adriana 處得到了她完全自承的口供，說道：「這個就是你丈夫所以發癡的原因。妒忌女子陰毒的吵鬧，格外比瘋狗的牙齒要死毒；他的清睡被你的漫罵阻止着；他的腦筋自然是脆弱，可以無疑了他吃的肉加上你的呵叱來調着味，不安靜的肉自然是容易消化，這個都是使他患着這個病的緣故。你說他的樂事都被你的喧吵擾得不安了；他如是的禁止，享受夫婦的幸福與娛樂，還有什可以引起他的興趣，祇有沉悶的悲傷與煩惱的失望啊！結果，是由於你的妒忌性情造成了你丈夫的發癡。」

Luciana 本來想替她姊姊辯護，她勸解她的丈夫，是很溫柔的；因此她對她姊姊說道：「你爲何聽着這些話也不答回他？」但是女方丈使她如此清楚的看到她自己的錯處，所以她祇答道：「她已經指點給我應該自己譴責的事情了。」

Adina，雖然羨愧着她自己的行爲，依舊堅持着要她將她的丈夫交付給她；但是女方丈雖然不願接受着人進她的房屋，却又不願交出這個不快樂的人，給這個妒忌的妻子保管，因爲女方丈決定她自己想出好的法子，去恢復他的病，於是她又退居到了她自己的屋子，吩咐將她的們關起來，不接受他們。

正在這個多事的日子，在這天裏面爲着雙胞胎互相的十分相像的緣故，遇到許多錯誤的事情，老 Theaon 的恩赦之日也就過去了，此時太陽快落山了，在太陽落山的時候，倘使他不能付款子，他是被判着要死的。

Theaon 被執行死罪的地方是附近着寺院，他到此地的時候，剛巧是女方丈退至寺院的時候；公爵此時親自到場，倘使有人來付錢，他必定立刻就釋放了。

Adriana 停止了這個悽慘的進事情，到公爵這裏來喊冤，告訴他，女方丈反抗着將她的，神經不

清的丈夫交給她看護。當她正當說着的時候，她真丈夫與僕人，他們已經鬆了綁，到公爵這裏來要求公正的判斷，訴怨着他的妻子瞎加他神經病的名目，將他禁錮了起來，說着他如何斷去縛縛，如何乘着看守人的不備，逃走出來。Adrina 見着她的丈夫，非常奇怪，以為他是在寺院之中的。

Ægeon 見了他的兒子，想着這個兒子就是離開了他，去尋找他母親與哥哥的兒子了，他以為這個可是很穩當了。所以他就向 Antipholus 用了親的情愛之情說着，並且非常喜歡的希望着，現在他一定可以被釋了。但是 Ægeon 十分驚奇了，因為他的兒子完全否認着他，這些事情是他所必有的，因為 Antipholus 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父親，自從他們在小的時候，在海浪裏分開以後，但是 Ægeon 懇求他的兒子認他終歸不能，Ægeon 自己就想着，這個一定是因為他的憂愁與焦悶使他的形容很奇怪，變遷了，所以他的兒子不知道他，否則他一定是羞於認他的父親。在這個卑鄙的情形之中的緣故，正在煩惱之中，女方丈與另一個 Antipholus 與 Dromio 跑出來了，這奇怪的 Adriana 見着兩個丈夫與兩個 Dromio 立站她的面前。

現在這些使他們如此迷惑的事情，都辨清楚了。當公爵見了兩個 Antipholus 與兩個 Dromio，如此的相像，他就猜到這個似乎的奇異，因為他尚記着 Ægeon 在早晨講給他聽的故事，他說道，這些人一定是 Ægeon 的兩個兒子與他們雙胞胎的僕人了。

但是現在更有出於意外的快樂的事情，補充 Ægeon 的歷史；在早上他說着這個故事是悲傷的，在宣判死刑之下的，在太陽落山之間，却變成了快樂的結果了，因為這個可敬的女方丈，又自述着，他是 Ægeon 所久久失落的妻子，是兩個 Antipholus 的母親。

當漁夫帶了長的 Antipholus 與 Dromio 逃走以後，她就進了尼菴，因為她的聰明與好德的行爲，使她最後就變成了這寺院中的女方丈，此時她却爲着不幸的客人盡着她好客的職務，並不知道所



保護的人，就是她自己的兒子。

快樂的慶賀與親蜜的相會在他們父母兒子的久別重逢之中，一時竟忘却了 *Fignon* 的依舊在死罪之下的事情了；但是當他們稍微鎮靜了些，*Antiophilus of Polonus* 將他父親的贖命金付與公爵；但是公爵自願的寬恕了 *Ageon*，不肯接收金錢，於是公爵同着女方丈與她新尋到的丈夫與孩子們一齊走進寺院，去聽這一家人非常快樂的閒談着他們不順利的事情的傲倖結果，這兩個 *Dionio* 的快樂也不可輕忘他們也有慶祝與快樂的相會，各個 *Dionio* 快樂地稱讚着他各個的美貌，因為他們都很喜歡的看着他們自己（像在鏡子裏）的身材和面貌，是如此美麗的現在他的兄弟身上。

*Adriana* 如此受益着她婆婆的好勸告，此後她也不蓄着不正當的懷疑或者和丈夫妒忌了。  
*Antiophilus of Syracuse* 也娶了美麗的 *Luciana*，他是他哥哥的妻子的妹妹，這個好的 *Ageon* 和他的妻子與兒子在 *Eliosus* 住了許多的年數，但是這種糾纏煩惱的事情，並不完全造成將來錯誤的種種原因，但是有的時候，使他們回想過過去的事情，可笑的錯誤或者也有遇到的一個 *Andriolus* 與一個 *Dionio* 被認錯了當是另外的一個，造成快樂有趣的錯誤。

## 沒有隱秘的斯芬克斯

英國王爾德著  
社 衛 譯

一天下午我正坐在「和平」珈琲店外面，在看望着巴黎生活的奢華和鄙陋，正在喝白酒時，驚異着 myself 前那驕傲和貧苦的怪象，忽然聽見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轉身過去看見是麥啓生爵士，我們在前幾十年前同大學之後不會再見過，所以我很歡喜又遇到他，我們便熱烈地握着手，在牛津，我們是好，他是如此地漂亮，如此地豪勇，又如此地忠誠，所以我極喜歡他，我們常說即使他不常說真話，他也仍

是我們中最好的，但我想我們爲了他的直爽却更羨慕他。我覺得他大大地改變了。他現着煩惱驚奇的樣子，好像在懷疑着什麼。我覺得這一會不會是現代的懷疑病，因爲麥啓生是保守黨中最勇敢的，他相信舊約的前五卷正如相信上議院一樣地堅固，所以我斷定這是爲了個女人，就問他可曾結婚。

「我不十分了解女人。」他回答。

「我親愛的吉拉爾德。」我說，「女人是要愛的，不是要了解的。」

「我不相信就不能愛。」他回答。

「我相信你生活上有一個神祕的事，吉拉爾德。」我聲音着，「告訴我這神祕。」

「讓我們去要一輛車。」他回答，「這樣太擁擠了。啊，那裏沒有黃色的車，別的顏色也沒有。——就是那深綠的罷。」不到幾時，我們就馳下了那夾道，向着瑪德萊納前去。

「我們到那裏去呢？」我說。

「啊，你要那裏就那裏。」他回答——「到森林飯店去；我們那裏去喫飯，你可要告訴我關於

你的事。」

「我却要先聽你。」我說，「將你神祕的事告訴我。」

他從袋裏拿出了個銀扣的野羊皮匣，把牠交給了我。我將牠開了。在裏面有張女人的照片。她是纖長的身材，模糊的雙睛和蓬鬆的髮絲，很奇幻似的。她看來好像是有明視力的，穿着華麗的皮服。

「你以爲這面貌怎樣？」他說，「這可是忠實的樣子嗎？」

我細細地視察了一回。我看來這好像是個有隱祕的人的面貌，至於這隱祕的好與不好我却不能說。牠的美麗是一種被許多神祕所塑成的美麗——這美麗照實際上是心理上的，却不是塑成的——那在唇際現着的憔悴的微笑，過分纖巧得不像真的溫存。

「啊，他忍不住地叫着，『你怎樣說？』」

「她是穿着貂裘的，琪瓊康陶。」我回答。「讓我知道所是關於她的事。」

「現在不能。」他說。「要在晚餐以後。」於是使開始談別的話。

在那侍者將珈琲和香煙拿給我們的時候，我又向吉拉爾德提起他的允許。他從座上立起來，在室中走上走下了兩三回，又重坐在那靠椅上，告訴了我下面這件故事——

「一天晚上，」他說，「大約在五點鐘，我正走下蓬路去，忽然街上車子可怕地擁擠着，幾至於斷絕交通。邊道這旁停着輛黃色的轎車，這轎車不知什麼原故很引起我的注意。我走過的時候，今天下午我給你看的這面貌從車中在看着。這立刻就使我迷惑。那一晚我終夜地想着她，第二天也是這樣。我只在這不幸的路上徘徊，向輛轎車中望着，正等着那黃色轎車，但我尋不着我那美麗的相識的女子。後來我就覺得她只是一場幻夢。大約在一星期之後，我正和拉絲泰爾夫人同餐。晚餐是在八點鐘，但在八點半我們還在客廳裏等着。後來僕人開了門進來，通報阿爾洛夫人來了。這就是我看見過的那女人。他進來得很慢，好像是帶着黃色細帶的月光樣子。我喜歡得很，他們却要我請她進來就餐。在我們坐下之後，我十分天真地說，阿爾洛夫人，我想往時我曾在蓬路看見你過的。她就變色了，却很輕輕地向我說，「請不要說得這麼響，你要給人聽見了。」我開始就這樣不好，覺得是很不幸，便任意地談起法國的戲劇來。她說得很少，總用着這音樂樣的低音，好像她怕什麼人聽見了似的。我便熱烈地，愚蠢地陷入了情網。而那環繞着她的神秘，依微的空氣引起了強烈的的好奇心。當晚餐以後不久就離開的時候，我問她：「可否去看她？她猶豫了一會，便環視着可有人近着我們，於是便說：『可以的；在明朝四點三刻。』我請求拉絲泰爾夫人告訴我關於她的事，但我僅僅知道她是個寡婦，在公園巷裏有一所美麗的屋子。我的科學的思潮忽然開始論起寡婦們，就證譯着婚姻上適者生存的道理，我便離了回家去。」

「第二天我正在那時候到了公園巷，但一個管家向我說阿爾洛夫人剛才出去了。我很不樂很驚奇地走到俱樂部去。又籌算了長久，就寫了封信給她，問她可能許我再尋個下午來試一次。好幾天我沒有得到回信，但後來我接到了個小小的字條說她在星期日四點鐘在家裏，後面却還有很奇怪附語：「請你不要再寫信到這裏來，我看見你時會向你說明原因。」在星期日她接受了我她那時十分地動人，但我正要離了她的時候，她請求我暇時再寫信給她，叫我的信寫到綠街惠泰克圖書館轉交諾克斯夫人。「我不能在家裏收信却有些兒理由。」她說。

「這時候我仔仔細細看着她，她總離不了神祕的空氣，有時我想她是處在什麼人權力之下，但她這樣不可近的樣子又使我不能相信。這使我很難作一個決斷，因為她正如在博物院裏看見的那些奇怪的結晶體樣的，忽而清爽，忽而又蒙翳，末了我決定求她做我妻子。我每次看她，有時寫信給她，她總向我隱瞞這無夫的祕密，我實是難受了，厭倦了。我寫信到圖書館給她，問她可能在下星期一六點鐘見我。她回答可以的，我便歡喜到了極點。我是癡愛着她；那時我想不顧她的神祕，我總是愛的，現在我却以為正因她的神祕，我所以如此。不是我所愛的是那婦人自己。這樣的神祕使我困惱，使我瘋狂。爲什麼又遇到這樣的機會呢？」

「那麼你發現了嗎？」我叫着。

「我怕是的。」他回答。「你可以自己評衡。」

「星期一又回到了的時候，我到叔父那裏去喫點心，大約在四點鐘模樣，我就到了馬里拉朋路。你知道我叔父是住在攝政苑中。我那時想到批迦弟里，便抄一段卑陋的小路走。我陡然看見阿爾洛夫人在前面，深深罩着面網，很快地走着。她走到了那街道最後一家，便走上階步，拿出了門上的鑰匙，就進去了。「神祕在這裏了。」我自語着，便快快趕上去細看那屋子。這好像是在出租的地方。在門鋪邊有塊她

落了我的手巾。我便拾了起來，放在自己袋裏。我打算着應當怎樣做。後來我決定我不能去偵查她，於是便到俱樂部去。六點鐘我去看她。她正躲在沙發上，穿着她常穿的那鑲着奇怪的月光石的銀色錦緞的服裝。她是十分可愛的樣子。「我很歡喜看見你，」她說。「我一天沒有出去。」我驚奇地向她凝視着，便從袋裏抽出了那手帕，交給了她。「這是你下午在克姆諾街失落的，阿爾洛夫人，」我很安靜地說。她恐怖地看着我，却不敢拿這塊手帕。「你在那裏幹什麼？」我問。「你有什麼權力可以問我？」她回答。「愛你的人的權力，」我回答。「我來求你做我的妻子。」她將她的面貌掩入了手中，眼淚像潮水似的湧了出來。「你一定要告訴我，」我繼續說。她站將起來，直截地向我臉上望望，說：「麥啓牛爵士，沒有事可以告訴你。」——「你去與什麼人相會？」我叫着。「這就是你的神祕，」她可怕地變成潔白，說：「我不是去與什麼人相會。」——「你不能說真話嗎？」我叫着。「我已說了真話了。」她回答。我瘋了，我狂了，我不知道說了些什麼，但總向她說了可怕的話。後來我急急走出了她家。第二天，她交給我一封信，我將原信開也不開地退還了，便與阿爾考爾維爾動身到挪威去。一個月之後，我又回來，我第一件就在晨報上看見阿爾洛夫人的死訊。她在歌場受了寒，肺上血盈了五天就死了。我那時一人在那裏不看見誰人。我會這樣地愛她過，我會這樣瘋狂地愛她過，上帝啊！我是何等愛這女人啊！

「你到那街上那街上的屋子裏去嗎？」我說。

「是的，」他回答。

「一天我到克姆諾街去。我不能不如此；我在受着懷疑的嚴刑。我叩着那門，有一位樣子很可驚的女人來給我開了。我問她可有什麼房間出租。」先生，」她回答，這幾間客廳是出租的；現在我已三個月不見那位夫人，租金又是欠着，你可以租這幾間屋子。」——「這可是那位夫人？」我說着將這照片給她看。「這是她，一定的，」她叫着。「先生，她幾時回來？」——「這位夫人已死了，」我回答。「先生啊，我

「望她不死！」那女人說；「她是我最好的房客。她每星期給我三個 Guinea's，却只時常到我客廳裏來坐坐。」——「她可在這裏與什麼人相見？」我說。但那女人決定向我說沒有這回事，說她常一個人來，不看什麼人。「她到這裏究竟來做什麼？」我叫着。「先生，她僅僅在客廳裏坐坐，看看書，有時喝點茶。」那女人回答。我不知道說些什麼好，所以我給了她個 Sovereign，就走開了。現在你想想這些到底什麼道理？你可相信那女人說的眞話？」

「我相信的。」

「那沒阿爾洛夫人爲什麼到那裏去？」

「我親愛的吉拉爾德，」我回答。「阿爾洛夫人只是個帶神秘的狂性的婦人。她喜歡幕着面到那屋子去，幻想着她是個女英雄。她隱秘着這一種情感，但她自己却只是個沒有神秘的斯芬克斯。」

「你可真這般想嗎？」

「如有定是如此，」我回答。

他拿了那野羊皮匣，揭開了向那照片望望。「我可奇驚！」他後來這樣說。

文學週報

## 進 化

高爾斯華綏著  
張伯符譯

L. S. 我們走出劇場門來的時候，簡直叫不到一部出租汽車。那時雖是下得有一點小雨，我們只得穿過 L. S. 走去，希望有空車回到 L 的下街來時，可以叫得到一部。一路過了不少的二輪空馬車和四輪車也。有一些停住在街角裏，有些微弱地向我們攬生意，有些連兜攬都不想，可是過路的出租汽車，每一部裏

都是裝得有客的。

我們走到P.C.地方時，實在走得不耐煩了，便叫了一部四輪空馬車，忍耐着坐一回又長又慢的路。從開着的車窗裏吹來一陣南西風，裏面挾着一種變化的香氣，那種就在大都市的中心裏，都嗅得着潤溼的香氣，使那成天守望着千變萬化的都市的人，想起那晝夜不息的大自然，無時不在前進，無時不在喊着「走呵，走呵」！但是漸漸地那馬蹄得得的聲音，那窗子格達格達地的響動，那車輪慢慢的聲響，使我們迷迷糊糊起來，等到我們終於到了家時，我們已快睡着了。車錢本來只要兩仙令，我們站在燈光下面，看定了拿出來的錢，是一個半克龍（值二仙令六便士），然後遞給車夫。在這個時候，我們偶然抬頭一望，那車夫的外貌已是一個大約有六十歲光景的老人，他的臉又長又瘦，他的下巴和下垂的花白鬍子就好像永遠放在他那向上翻着的衣領上面——一件舊的藍色大衣——一點也不動。可是他臉上最注目的，是他兩頰上的兩道凹痕；這兩道痕又深又凹，看起來就好像他的臉都是骨頭做成的，一點肉也沒有。在這裏面，兩眼深凹進去，連光澤都失掉了。他一點也不動地坐着，兩眼注視着馬的尾巴。於是我們中的一個，差不多是無意識地又添上了一個先令。他一句話也不說地拿起那錢，可是當我們轉進庭園的門去時，我們聽見他說道：「謝謝你們，你們救了我的命了。」

對着這麼奇怪的話，我們誰都不知怎樣回答的好。於是我們又把圍門關了起來，走到車子邊。

「生意會壞到這一步嗎？」

「是的。」車夫說。「已經完了——這個生意現在誰也不僱馬車了。」說後，他拿起馬鞭，便想回去。

「馬車生意壞到這一步有多久了呢？」

車夫又放下手來，就好像很高興使它得休息一下似的，於是所問非所答地回答說：「我拉車為生已有三十五年了。」

說了，他又深思地望着馬的尾巴，看來似乎他並沒慣於敝述自己的所想於是我們發了多少問才使他把他的感想全說出來了。

「我並不怨出租的汽車，我並不怨誰。運氣使我們這樣的，就是這麼着的。今早上我別了妻子出來時，家裏什麼也沒有。她昨天才對我說：『最近這四個月，你拿了多少回來呢？』」「一星期算六仙令。」我說，「不。」她說，「七仙令。」是的，她說的不錯，她一一都記在簿子裏的。」

「你真是沒有東西吃嗎？」

老人笑了。在那兩道深凹下去的臉上，他這一笑，真是自有人臉以來，沒有見過的奇怪樣子。

「你可以那麼說。」他說，「唔，結局又怎樣呢？我在沒有拉你們以前，我今天得的車錢，只有一仙令十八便士。昨天我拉了五先令。我租馬車的錢，一天就非要七先令不可。這個價錢也就低了有許多許多。家的馬車行主人都破產而零落了——他們和我們完全一樣的困苦。他們極力地減低價錢，租與我們。你知道，石頭裏是擠不出血來的。」他說到這裏又笑了一笑。

「我也很替他們難過，我也替這馬難過，雖然在我們這三者之中，我相信馬要算最幸福的了。」

我們中有一個低聲地提到公衆。

「公衆嗎？」他說，在他的聲音，含着微微的驚訝。「唔，他們全都僱汽車去了。這也是自然的事，汽車走得快，而時間即是黃金呵！我開了七個鐘頭才得了你們這一筆生意，而且你們那時也是在等汽車。那些租我車子的人，是因為再叫不着更好的了。因而一般他們都是極不高興地坐了上來。自然也有一些害怕坐汽車的老太太們，可是老太太們出錢並不大方——我想大多數的她們也是沒有這個力量。」

「大家都很爲你難過，我們原該想到……」

他靜靜地打岔他的話說：「難過並不買不到麵包呀……我從前並沒有遇着過人，問我這些話過。」



「說着，他慢慢地把他的長臉從一邊移到他一邊，看了我們一遍，又加說道：「而且人家又能做什麼呢？你不能希望他們來支持你，而且他們若開首問你的話，他們就感覺到傷促，我相信他們也知道了。自然像我們這樣的人很多的。二輪馬車的生意，也和我們一樣的壞。總之，我們這類的人，一天一天減少下去了。」

對於這個絕滅，我們不知道是否要表同情，我們走挨近馬去。那馬是一匹膝頭很不靈動的馬，在暗夜裏，看去就好像有無數的肋骨似的。突然間，我們中有了一個人說：「人們就單爲這匹馬着想，也願意看見街上只有汽車，沒有別的乘物。」

車夫點了點頭，指着馬說：

「這個老東西從沒有肥過一點。現在，它的草料也不能使它有精神了。草料的質料雖不很好，可是它已吃得不要吃了。」

「你却沒有吃夠。」

車夫又拿起他的鞭子。

「我想，」他一點不帶感情地說：「現在誰也不能替我找一個別的事。我做這個生意，做得太久了。我的將來就不是監獄，也是養老院。」

他聽見我們說着這似乎是殘酷的話的時候，他又笑了第三遍。

「是的，」他慢慢地說：「對於我們是殘酷，因爲我們並沒有做什麼，應該受這樣的待遇。但是我也知道事物終歸是怎麼樣的一樣東西走來推開了別的東西，於是我們就前進了，我也想過了這一些事——整天地坐在這裏，無論是誰，對於事物應該怎樣怎樣，總得想想的。我是想了也解答不出。我們的終局不久就來了——再不能支持多久。我也不會爲這個終局難過。我的精神已磨得連難過的力量都沒

有了」

「救濟你們的，已經募有捐款了。」

「是的幫助我們中少數的人去學駕駛汽車。但是我這樣的年紀，那又有什麼用呢？我今年六十了，並不只我一個——像我這樣的有幾百呢，我們不適用於駕汽車，這是事實，現在我們已沒有那樣的膽子，要救濟我們，非有巨大的金額不行，而且你說的這話是真的——人們都想看我們的絕滅，他們要的是汽車——我們的時代過去了，我也並不是在作怨言是你們問我，隨便說說罷了。」

第三次，他拿起鞭子來了。

「告訴我，若果你最初只多得六便士的話，你又怎樣做呢？」

車夫向下注視着，就好像被這個問題迷着了似的。

「做什麼也不做，我能做什麼呢？」

「但是你會說過那錢救了你的性命。」

「是我說了。」他慢慢地回答。「那時我心裏正愁悶着，有時由不得你不愁悶，運氣使你這個樣子，一點出路也沒有——那就是使你難過的，我們通常是不去想這事的。」

說了這句話，他加上一句「謝謝你們」，便在馬腹上打了一鞭，那被遺忘了的馬，就好像從夢中被驚起一樣，載着那車夫離開我們去了。

他們慢吞吞地在那樹影之中，走下大路去了。我們的頭上，船也似的白雲，乘着隨季節而氣味不同的長風，迅速地駛過黑暗的天空而去。等到車子已經去得很遠，那風仍把慢慢地走着的輪聲微微地送到我們的耳邊來。

# 空中足球 新遊戲

愛爾蘭 G·蕭伯納著  
傅東華譯

「她死了嗎？」當自由醫院的學習生把韓四家的從葛累旅店路上攙起來的時候，公共汽車的開車的這麼說。

「她身上有你的煤油氣，好厲害的。」學習生說。開車的將她聞了聞。「那不是煤油。」他說。「是木酒精。她剛纔喝過酒了。你得替我做見證說她身上有酒氣。」

「你還不知道你闖出什麼禍來嗎？」警察說。「你把老爺碰死了。」

「噢，什麼老爺？」開車的說，登時面孔從牛油色變成了綠色。

「汽車的後身剛剛撞進馬車裏。」馬車夫說。「我聽見老爺的頭頸喀嚓一下砸碎的。」說着，馬車夫哭了，並不是因他愛他的新東家，是因這突然的死使他這樣感動的。

「是聖潘克拉斯教堂的主教老爺呢？」一個孩子解釋道。

「啊，我的好老爺！」開車的着急非常的說。「我有什麼辦法呢？」他擦了擦額頭又接上說，這是向羣衆申訴的，因為那羣人突然向這事變團攏來，像是一點兒沒有主見。「車滑了呢。」

「要照那樣的速度，是什麼車在這種泥地裏都要滑的。」一個憤怒的旁觀者說。  
於是羣衆之中立刻開始辯論，究竟那汽車是否開得太快，而開車的則熱烈地維持着否定方面，以

抵制葛累旅店路全路上的肯定方面。

韓四家的身上確實是有酒氣。她這麼着已差不多有四十年了，只要是她有兩個辦士可花的時候，她從不會做過一個美貌的女人，也從不會穿過干淨的衣服；這回這擠滿了人的公共汽車打她肋骨上。

滾過去，對於她相貌上造成的差別實在是驚人的小。多一點兒泥污沾上她的衣服，是比她平常穿的衣服壞不到那裏去的，而且從醉了之後還能跌跌撞撞的回家，到醉了之後不能回家，這其間的變化也不見得會嚇人。

至於那主教呢，他是本來沒有一條痕或一點泥在身上的。他一向沒有給人碰着過。他一向孩子般的驕傲，他是一位主教，而把頭頸硬得筆挺，以表示他的驕傲。因此之故，當被馬車汽車掉尾突然停住的時候，那個頭頸就碎了。

韓四家的當汽車向她突然揔來的時候，就弄得驚惶失措。但即不驚愕失措也還是一樣的，她本來心不在焉，所以是無法可以自救的，而且汽車也並沒有傷害她，因若只有一根斷了的肋骨戳着肺部，那是痛的，但當一個不可抵抗的震動毀了你的神經，一個不可抵抗的重壓把你所有的肋骨弄成齶粉，而且拿你的心同肺的肉醬將那齶粉裹起來，那末同情就成滑稽了。如今是事情已經解決，可補救的已無可補救了；暫時的，永恆了，就叫心腸真軟的人，也只得承受這局面，並得細細去想它一番，即使死到臨頭也是難省的。原來即使是最驟然的死，倘比之想像一次——比如說——一千年的經驗那樣倏忽的工作，也要算是一樁長久的事兒。

韓四家的從葛累旅店路上收拾去了，那路就在一座小山的山脚，山上是有一個城市的。那城市很像奧味多在聖潘克拉斯教堂的牧師的客廳裏就有它的一張照片。那牧師每當要想匡正韓四家的，就把她僱去做散工，而每次看見她對於木酒精的嗜好一成不變，就又不免喪氣了。原來她這種嗜好是可以使她把塗傢具的泡力水喝得津津有味，但如果光是白酒那你儘可以不用計數，論打的交托給她，也不要緊除了揮灰塵的時候那相片偶爾要集中在她的眼簾之外，她對於奧味多是什麼也不曉得。原來一個跟班東維爾山這麼不相像的地方，對她是要暗示恐怖和不舒服的。她心裏隱隱覺得，這地方一

定跟天上差不多一般壞，因為她心目中的天，是跟戒酒、潔淨、自制、要講究以及一切種類的恐怖連在一起的。現在她覺得自己實在在上天的路上，所以心裏懷着極大的疑懼，一逕仰面看着它，直至背後來了一個優越的聲音，這才使她嚇了一跳，並且竭力裝出一種蹣跚的禮貌來，這就是那位主教。

「這裏我能在什麼地方找到車軸？」他說，「送我到天門去嗎？」

「我不知道，老實說，先生。」韓四家的說，「我在這裏是個陌生人。」

當她說到「不知道」的一刻兒，主教就已走了過去，再也不理會她，管束自己的路去了。

一小段路外有一匹馬在吃草。韓四家的一看見它，靈魂裏暗暗來了一絲神聖的舒適。雖則許多年來——就是直從二十四歲光景她的最後一絲青春消逝的時候起——她除了木酒精之外對於什麼都沒有興味，可見她天生有一種不可名言的嗜好，就是馬的嗜好，但並不是一般的馬，只是像她說的一匹馬。這是一種無知識的天真的嗜好；可是她之得同新近亡故的阿弗烈·韓四結婚，就是這嗜好替她贏來的。正常地，且因了經濟上的必要，韓四是個趕車人，但論他天性所近的行業，却是個偷盜漁獵的。這位粗野的馬的嗜好者，並不窮到賤不起一匹馬。可是他到底窮到賤不起一所倫敦的住宅，或是一張雙人牀，或甚至一套衣服。然而他一逕都有一個倫敦的住址，他從不會光身子跑到街上來；而且他同他的老婆都從未睡過地板。社會曾經說服他，說住處、牀、跟衣服都是不可少的，不管你賤得起賤不起；因而他就賤着這些了。至說馬也同樣的不可少，那是他的怪癖的信念，所以他一逕養着一匹馬，即使在他於法養他自己的時候，總說多一匹馬是差不了什麼的——甚至說它自己也掙得出錢來。這樣的見解，是人們對於八十馬力的汽車也會有過的哩。

波那維亞·班克斯（韓四老婆的名字——譯者）被他這種怪癖吸引了，原來這也就是她自己的怪癖。她並不費事的誘導了他，以爲一個老婆也跟一匹馬同樣的不可少，而且有了老婆，是同樣差不

了什麼的。於是她就做了韓四的老婆，而且生了十三個孩子，其中有十一個，是因他們的父母要兼顧着馬以致將養不好而夭折的。末了那馬死了，心碎的韓四，禁不得花了四個金鎊從一位紳士的寡婦那里買了一匹壯麗的好種來，那是那紳士才不過三天之前花了二百三十鎊錢買來的。韓四將那貨色帶到家來時，他被它齧了一口，因而他就在那馬被鎗斃的第二天，害牙關痙攣症死了。這樣阿弗烈·韓四就可慘地送了命，做了主張一切生命都一樣的人獸同盟的犧牲了。

當時那馬從草上抬起它的嘴巴，滿不在意地看了看韓四家的擺擺它的尾巴；上前幾步走到一片沒有割過的草地，正要繼續吃它的點心，突然彷彿有一線的記憶振動起來，它豎起它的耳朵，昂起它的頭頸，更注意的看了看她。末了它向她走來，路上只會停過一次步，沒精打采的嚼了幾口草，就說道：「你不記得我嗎？」

「吉卜爾」韓四家的嘆道：「不能是你吧。」

「正是的」吉卜爾道。

吉卜爾的談話是跟巴蘭的驢子那麼樣的。就是說，韓四家的很懂得它說的什麼，就不曾注意到它在沒有發過聲，可是她自己說話也一樣沒有聲音，雖然她也沒有注意到原來在這奧味多樣的地面，談話是完全感應式的。

「我得跑路跑上那塊山上去嗎，吉卜爾？」韓四家的說。

「是的」吉卜爾說：「除非我駝了你去。」

「你不介意嗎？」韓四家的狐疑地說。

「一點也不」吉卜爾說。

「難道沒有一輛車嗎？」韓四家的說：「光背子馬我是騎不來的。我本來就騎不來馬。」

「那末你只得跑路了。」吉卜爾說。「你抓住我的馬鬃我幫着你上去。」

不知怎麼的，他們是上去了，及到將近天門，韓四家的這才問起那是什麼地方，並且問她自己幹嗎要到那裏去。」

「這是天上呢。」吉卜爾說。

「啊主。」韓四家的突然止步說。「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我是從來不想上天去的。」

「真的。」吉卜爾說。「你慍願到地獄裏去嗎？」

「別那麼傻吧，吉卜爾。」韓四家的說。「難道地獄跟天堂的中間就沒有什麼了嗎？咱們不全是聖徒；可是咱們也不全是魔鬼。自然總得有一個地方給那些不太特別的尋常人住的囉。」

「我就只知道這一個地方。」吉卜爾說。「而這一定就是天上。」

「作興裏邊也有廚房的。」韓四家的說。「你別告訴人說我常要有點兒過量，吉卜爾，好不好？」

吉卜爾嗅了滿滿一鼻子韓四家的氣息。「我在聖彼得的下風方面躲一會兒吧。」他說。「那就是彼得。」他向一個帶着兩把十二世紀模型的匙鑰的老年紳士方面將頭一扭，又接上這一句。

那兩把鑰匙分明是做裝飾的分兒多，實用的分兒少；因爲天門大大的開在那裏；而且一塊放在那裏抵住門不讓風吹關的石頭已經帶了青苔，分明許多世紀不會動過的了。這叫韓四家的吃了一驚，因她在人世上做小孩子的時候，人家總說天門一逕牢牢的閉着，又說要開它是得費大勁兒的。

一羣的天使站在車路裏。他們的翅膀，紫的跟金的，淡紫的跟銀的，琥珀色的跟黑色的，以及各種各樣美麗的顏色，使得韓四家的覺得有些可愛。其中有一個拿着一柄刀，刀板就是柘榴色的，島島的火焰還有一個，一條腿打膝蓋以下光着，一條腿穿着涉水的長靴，手裏拿着一支細直的號筒，長得像可以達到天邊，却又同一柄傘一般的靈便。從大門上櫓樓之一的底層窗裏，韓四家的看見馬太馬可，路加，同約

翰都按照古詩穿着長褲子躺在牀上。她看見了那個，知道這真是天門了。再沒有別的東西能使她這般相信。

吉卜爾對彼得說話了。「這個女人是喝醉了的，」吉卜爾說。

「我看也是的，」聖彼得說。

「噢，吉卜爾，」韓四家的責怪他說。「你怎麼可以？」大家都看着她；她就哭起來了。那拿火焰刀的天使將刀從她的眼睛上拉了過去，拉乾了她的眼淚。那火焰並不傷人，且有提神的奇效。

「我怕她是沒有希望的，」吉卜爾說。「她自己的孩子都不肯管她了。」

「是那顆星上的，」拿號筒的天使說。

「地星，」吉卜爾回答。

「我該對他們說什麼呢？」韓四家的說。

天使們都笑了。彼得諄然了。「來吧，」拿號筒的天使說。「她會說雙關話呢。她犯的什麼罪？」

「她說謊而且做賊，」吉卜爾說。

「地星上的所有居民都是說謊做賊的，」拿號筒的天使說。

「我說她竟是地星上人自己說的說謊者同賊呢，」吉卜爾說。

「哦，」拿刀的天使現出很壯嚴的樣子說。

「我不過是減輕你的罪名呢，」吉卜爾對韓四家的說：「省得他們對你要過分的期望。」這才又對彼得：「我所以帶她上來是因有一次禮拜天，天氣很熱，我拖她同她的丈夫上山，還有他的三個朋友，朋友的老婆，八個孩子，一個小娃娃，同三打啤酒，她却下車來跑路上去。」

「你想想你的記性，」韓四家的說。「我難道真的做過這種事？」



「恕我說句不客氣的話，這事是很不像你做的。」吉卜爾說，「所以我到如今沒有忘記。」

「我敢說我從前是傻的。」韓四家的辯解似地說。

正在這時候，那主教到了。他費了大勁才打那些彎彎曲曲橫過大路的小山徑上爬上來，因而終被路途較熟的吉卜爾追過頭來了。

「這是天門嗎？」主教說。

「是的。」彼得說。

「是前門？」主教懷疑地說。「你確實知道這不是做買賣的走的門口嗎？」

「這是大家走的門口。」彼得說。

「這種佈置太奇特了，而且依我的意見，也覺不方便。」主教說，他從彼得轉向諸天使。「列位，他說：『我是聖潘克拉斯的主教。』」

「要是你承認的話，」一個穿法衣的少年從櫓樓窗之一伸出他的頭來說，「我就是聖潘克拉斯本人呢。」

「我是您的主教，所以很高興見您。」主教說，「我對於我牧羣裏的每一個分子都是很親切的。可是暫時我得向您告個罪，因為我在庭上有緊急事兒。列位，對不起！」——說着他就打天使羣中挺進了天門，向街上頑強地大步而去。他只回過一次頭，也不過說了句「最好替我通報一聲。」就又向前去了。天使們都給他楞住了，大家瞪眼睛看他的後背。於是那號筒天使拿起號筒吹起哨號來，先朝天嘟嘟了幾下，這才把號筒向下掃下來，像探海燈的光線一樣。那聲音沿街吹去，吹到主教的後襟；及至第二口吹到時，就把他像一片枯葉一般刮過了一隻路角，一霎時不知去向了。

天使們作了一個莊嚴到羊麗的微笑。韓四家的則不禁大笑起來。「他不是惡作劇嗎！」她指着號

簡天使對吉卜爾說。

「你剛才跟主教進去不好嗎？」吉卜爾說。

韓四家的惶恐地看看彼得（她並不是怕天使，問他她可不可以進去。

「誰都可以進去的。」彼得說。「你當這門是做什麼用的呢？」

「我還不懂咧先生。」韓四家的說。於是，當她怯生生地走近門限的時候，那主教回來了，紅着臉，怒氣沖沖的。

「我在頂大的大風裏全城都走遍了。」主教說。「我可是找不着它。我要問問這到底真是天上不是。」

「找什麼？」彼得說。

「寶座呀，先生。」主教嚴厲地說。

「這個就是寶座了。」聖潘克拉斯說。他那時還仍舊從窗口看出來，面頰托在手掌裏，手掌支在肘膀上。

「這個！」主教說。「那一個？」

「就是這座城。」聖潘克拉斯說。

「可是——可是——」他「在那裏呢？」主教說。

「在這裏當然的。」拿刀的天使說。

「這裏那裏？」主教慌忙的說。說時沉低了聲音，惶恐地四下看着。從這一個看到那一個，末了看到簡天使身上。當時他正坐下來脫掉他的涉水靴，要從裏面抖出一塊石頭來。

「我們就是住在「他」面前的。」拿刀的天使聲音很和諧的說。

「此所以他們是天使。」聖潘克拉斯解釋說。

「你在四下裏找什麼？」已把靴子弄舒適了重新站起來的天使說。「你難道想找到一個戴鏟子帽，穿圍裙，有個鼻子，並有塊手帕兒可以拿來放鼻屁的人嗎？」

主教臉紅起來。「先生」他說，「你是不敬，你是褻瀆，你甚至缺乏良好的趣味。可是我的職業是需耍仁慈的，所以我禁不住要問你一聲，你到到底真算得一個紳士，不再見吧。」說着他從腳上抖落天上的塵埃，就走開去了。

「他不是一個怪人嗎？」韓四家的說。「可是這裏沒有寶座，沒有人，什麼都沒有，我倒是樂意的。這樣才跟王墳更像些。」她看了看他們，心裏很覺悽愴，因為那拿刀天使的聲音裏面，有種東西會使她感覺自己很卑微，甚至慚愧自己的酒醉。他們都回過頭來，很壯嚴地看着她；她差不多又要哭出來，只是她知道她的眼睛給那刀碰過之後，就是哭也無益了；她的眼淚已經永遠的乾了。她拿她的不安的手指扭着她的罩衫——一件可慘的罩衫——的一角；一片靜默，直到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的鼾聲痛心地可以聽到，這才被打破，而那鼾聲就使她無聊地抑看他們的公共小木牀，以及他們頭頂牆壁上的那些像蠅子子點成的花彩文字：「一個碎了的悔恨的心，主呵，你不要輕視。」

「我想。」她說，「先生門當中不知有那一位肯在我進去之先替一個可憐的酒醉了的老傭婦做幾句禱告，她是曾經埋葬過十一個孩子，並且除開她自己之外從不曾跟誰結仇的。」

突然的她昏倒在路中心了；因為那時每個天使都發了一個驚人的喊聲，舉起了他的雙手和翅膀；那刀的火焰泛濫了滿天；那號筒搜索到地角天涯，全宇宙都充塞了了耳的聲調；羣星在光天化日之中都可以看見，並都射過回聲來；其對韓四家的發生的影響，就無異於大大喝過一陣新鮮而悅意的木酒精。

「呵，不要爲我這麼熱鬧吧，先生們，」她說。「人家要當是王后或是塔維斯克區什麼的闊太太呢。」於是她更覺得羞怯，不敢進裏去。拿刀的天使微笑一笑，正要跟她去說話，那主教又回來了，比前更頑強的趨着路。

「列位，」他說，「我已把剛才的事又想過一回；雖則我的理性告訴我，我剛才的言行都並沒有錯，可是列位的觀點是也許可以維持的，而列位的表示方法雖然不適宜，也或許對於它的目的可以有效。我又發見我曾做了一種不可控制的衝動的犧牲，竟至做出連自己也無可原恕的事來，不過不幸是壓制已出於我的自制能力之外的了。」

作過了這番演說，他就扯下他的圍裙，將它搓成一個球，塞它到他的鍘子帽裏去；這才把帽子踢進空中，那帽子等不及落下來，那拿刀的天使就把翅膀一拍，歡呼着騰空而起，將它踢得再高上一英里。聖潘克拉斯是沒有翅膀的，可是單憑着飄浮作用也騰身而上了雲，時間就接着那帽子，正要帶着它飛走，那號筒天使却一把抱住了他，將它傳給那琥珀色跟黑色的天使。這時候，馬太馬可、路加、約翰都已打牀上起來，跟彼得進入上面的蒼穹裏，那其間一方天使一方列聖的一場足球比賽已經進行得十分熱烈，一個球門是天狼星，還有一個球門是太陽。主教對那飛行的戰鬥驚愕地看了一會兒，這才發了一聲喊，一虎跳在空中，確實也跳上了將近五十呎，但當他正要從那危險的高處落下時，他所愛護的那位聖者就撲了下來，將他抓進球場去了。二十秒鐘之後，他的帽子已在到月亮路上的半中間，而天使們的歡呼聲已經小到不過像是鶯鶯叫，同時那班天國球員的形體也小到跟夏天在羅馬城上飛翔的雨燕一般。

現在正是韓四家的偷偷爬過天門去的機會了。當她的腳將近門限的時候，天街兩旁的房屋都親善地在日光中呈現到她的面前，而路上的嵌物細工也像珍寶花牀一般的閃爍着。

「她是死的了，」自由醫院的學生說。「我想我起初攙她起來的時候，她還有一星星生命的；但也

就只是一星星。現在她是死得好好的了——我說這可憐的女人。

——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作——

## 婚姻捐客

英國單維爾著  
仲持譯

單維爾 (Israel Zangwill) 一八六四年生於倫敦，是英國現代著名作家之一。父母是俄國籍的猶太人。單維爾從小在猶太區域 (Ghetto) 的學校內讀書，成績很好。十六歲時和一個小朋友合著一部描寫猶太人生活的故事，名叫「國務總理與畫師」，印成小冊子發行，就很著名。後來他在倫敦大學得了個學位，同時又幹些雜誌上的事情，那時猶太出版業會要求他做一部關於猶太人生活的小說，他便做了「猶太區域的兒童」一書，那部書出版，他立時得了聲譽，以後他便專心從事著作。平生最著名的作品是「猶太區域的兒童」「愛里約的外套」「主人」「黑暗中的行人」。他也做劇本，最有名的是「鎔鍋」。他在著作中描寫猶太人的性格毫無顧忌，而且字裏行間充滿着滑稽忠實熱誠種種質素。這一篇原名叫「猶太區域的玫瑰」。(The Rose of the Ghetto) 含有單維爾作品的種種特質，很可以當他的代表著作。所以我先把這篇譯出來。

譯者 九九八。

有一天雷倍耳忽然想到他應該娶親了。他就到賣糖人薛特謙那里。

那婚姻大捐客說：「我有個恰好的人給你。」

雷倍耳問道：「她美麗麼？」

賣糖人熱誠的答道：「她的父親有一家靴鞋舖。」

雷倍耳切心的說：「這樣應該有一注嫁資給她。」

「當然一注嫁資像你這麼一個溫文的人！」

「你想會有多少？」

「自然那不是一家大鞋舖，可是這麼着，你就能照批發價，得到你的靴。你妻的呢，或者只消皮革的價罷。」

「怎時候我能夠看她？」

「我替你安排好下禮拜六看去。」

「你俾金別要在一個金鎊之上。」

「一個格羅仙（德國小銀幣）也不向你多要這樣一個忠實的女子，你一定會得快樂。她很有鄉下風氣（家風）自然嫁資的百分之五。」

「哼！好，不妨事！也許他們沒有嫁資給她哩。」他心裏想，帶着一種擺脫薛特謙的安慰的意思。

禮拜六那天，雷倍耳去看那女子，禮拜日那天，他去看賣糖人薛特謙。

他恨恨的對薛特謙叫着說：「但你的女子是一個白眼。」

「一件極好的事！」賣糖人說，「一個白眼的妻子，永不能直着眼睛看她丈夫的臉，並且制服他。在一個白眼的女人跟前，誰會長縮呢？」

雷倍耳疑惑不決的接續說道：「我忍耐得住白眼，可是她謙且口吃。」

「阿，倘遇着衝突的事情，什麼事比口吃更好呢？她講話困難，足以使得她比大概做妻的分外沈默。」

你有機會的時候，你最容易約束她。

雷倍耳動了氣叫道：「但是她左脚蹺的。」

「上帝在天裏！你難道不慮得娶一個不能伴你走路的妻子，有多大的好處麼？」

雷倍耳忍不住了。

「什麼，那女子是一個駝背！」他怒氣沖沖的說。

「親愛的雷倍耳，你不能盼望很十分完滿呵！」那婚姻掮客說，悵悵的聳着他的肩膀，張開他的手。但是雷倍耳仍固執已見，露出他的不合理的態度。他埋怨賣糖人，耗費他的光陰，愚弄着他。

「愚人！」薛特謙氣憤憤的問說，那時我給你一個靴鞋作的女兒的好機會，倘你拒却，你就愚弄了你自己了。我敢說她的嫁資，儘夠使你升做裁縫作頭。現在你只好一直受僱下去做一個裁縫匠，三十先令一禮拜。這是頂不公平的。你只消有了幾架機器，你就能自己僱裁縫匠了，而且這些機器現在買起來，這樣便宜呵。

這番話使得雷倍耳躊躇了，他沒有正式打消那談判，便告別了。他的全星期，被疑惑困住了；他的工作，也不確定了。他的粉線沒有平時的準確了，而且他時常不能照準着布裁衣。他的態度失常，後來越發顯露了；那美麗的玫瑰葛林——作主的長女，在同一屋子裏管理一架機器——從一種女人的靈覺，猜知他正在用情。

「什麼事？」她用一種嘲笑的口吻問着，那時候，他們正在咕咕的機聲中間，吃他們的麵包牛酪醬酒等等點心，機器的工役，還沒有停工。

他沈重的應道：「他們正在替我講親事。」

玫瑰嚷道：「親事，你！」她在他的旁邊工作已多年了，單數第二人稱的代名詞也叫熟了。雷倍耳點了點頭，把一嘴的荷蘭牛酪放入嘴裏。

玫瑰問道：「和誰講親？」他略覺羞澀，他將答語滾進瓦製的薑酒瓶裏，那瓶他正嚙在他乾渴的唇邊。

「和李愛華哥維西。」

「李愛華哥維西！」玫瑰氣喘喘的說，「李愛，那靴鞋作主的女兒麼？」

雷倍耳垂着頭——他摸不着頭腦。他不敢和她的目光接觸。他低聲說：「是。」隨後沈默了多時。

「那麼爲什麼你不娶她？」玫瑰問這句話，言外還有餘意。其中含著輕蔑。或者甚至抱怨。

雷倍耳不答。惱人的沈默又占勢力了。過了這一會，玫瑰纔打破了那沈默。

「你可更喜歡我些麼？」她說。

雷倍耳彷彿看見空氣中一個電球，那球爆裂了，他覺得電流正穿過他的心。他頭在震動中，舉了起來，別別的跳着；這樣他的眼睛便瞞到一個臉龐，那臉龐的美麗與嬌嫩，他纔初次發覺。他的老相識的臉龐已隱去了；這是一個甜蜜的，動人的而且微笑的臉龐，也可說是夢想不到的東西。

「嚙是！」他絕不遲疑的說。

「嚙好呵！」她一樣快的接着說。

當那互相了解的當兒，雷倍耳在狂喜中，忘了先前爲什麼不想到玫瑰的可怪。後來他纔記得他是他的主人。

這時候全屋子裏的景象，好像做夢一般，難以解釋。雷倍耳殷勤的把薑酒瓶遞過去，玫瑰喝了一口，帶着一副擔保只有他們倆了解這信約的神情。雷倍耳將剩着的呷去，便弄得醉醺醺了。麵包牛酪的餘屑這時候，便是下酒的甘旨。他們不敢接吻，忽地接了個，弄得他們臉都緋紅了，嘴唇倏的一聲碰着，彷彿報告他們訂婚的碰聲一樣。在這祕密的心理裏，含着一種銳敏的甜美，他們兩人都欲把這消息給裁縫作頭——一個短小嚴厲的老人——知道。雷倍耳的粉線，那日下午，依舊劃得不定。這就可見玫瑰怎樣的用愛情將兩人接合了。



晚上他臨去之前，玫瑰對他說：『你可決定不再娶李愛華哥維西麼？』

『便具有全世界的靴鞋也不。』雷倍耳切心的答說。

『至於我呢，情願失了我自己，不願失了你。』玫瑰說。

成衣作外面的沿頭，光線極微，他們倆的嘴唇在暗黑裏碰着了。

玫瑰說：『不，你一定還未，你還在向李愛華哥維西求婚。你要知道，賣糖人薛特謙可以籠絡你，使你脫不了身。』

『不然，我只見過那女子一次呢。』雷倍耳說。

『是，但賣糖人曾看過她父親好多次了。』玫瑰堅持着說，『因為這樣醜陋的女子，他的佣金總是大的。你今晚必得去向賣糖人說：你心裏沒有進行那段親事的意思了。』

『和我接吻，我倒去了。』雷倍耳答說。

『去，我便和你接吻。』玫瑰果決的說。

『那什麼時候去通知你父親呢？』他問，捏住她的手，這是她的嘴唇之外第二個絕好的東西。

『你脫離了李愛便立時去。』

『但是他肯答應麼？』

『他是不會喜歡的。』玫瑰坦坦白白的說，『但自母親死後——願她平安——權柄便從她的手裏落到我的手裏了。』

『唉，很好。』雷倍耳說。他是個思想膚淺的人。

雷倍耳見那賣糖人正在晚膳。薛特謙端過一把椅子請他坐，可是此外沒有了。他是除開心裏轉別的念頭外，永不肯請客的，而且請客也不過檸檬水和『炸猴肉』(Stuffed monkeys)兩物罷了。

他聽到雷倍耳最後決絕的話，發了大怒——幾乎連肚裏的食物也消化不下——他用一番詰責的話兒訓斥他。

「你意下不是說你要棄却靴鞋作主單，因為他的女兒長着臃腫的肩膀麼？」他不信任似的嚷着。

「不單是臃腫的肩膀——而且是個駝背！」雷倍耳叫着說。

罷。」

「唉！但是妻子不是駱駝呵！」雷倍耳說，帶着一副機敏的神情。

「那麼，一個裁縫匠總不是個裁縫作頭！」賣糖人回嘴說。

「夠了夠了！」雷倍耳叫着說，「我告訴你，即使她開着機器廠，我也不願娶她。」

「後面還有附帶的物事呢！」賣糖人不理會似的堅持着說。

雷倍耳搖着頭，「單是她的駝峯！」他說，含着一陣滑稽。

「摩司孟特生（十八世紀之德國猶太哲學家）也有個駝峯！」賣糖人勸戒他說，

「是，但他是個異教徒！」雷倍耳接着說，他並非沒有讀過書，「而且他是個男子！一個長着兩個駝峯的男子能夠替每一個找一個妻，可是一個女子，既長着一個駝峯，便不再能希望有一個丈夫了！」

「你的舌頭別再出惡言！」薛特謙含怒說，「如果人人像你這樣說，李愛華哥維西要永遠嫁不成人了。」

雷倍耳聳着他的肩膀，提醒他說：「那些駝背的女子，又是口吃，又是眼斜，又是左腳蹺的，常常不得領到天篷（Canopy）底下。（譯者按猶太人在天篷底下結婚）」

「胡說！」賣糖人含怒說，「那是因為他們不來請教我呵！」

走。  
「李愛華哥維西會到過你跟前。」雷倍耳說，「但是她不能到我這裡來。」於是他起了身，急欲脫

賣糖人立時發出讓步的嘆聲：「就這樣罷！我替你另外找一個，那就對了。」

「不，任憑誰都不要。」雷倍耳急忙答說。

賣糖人住了喫，「誰也不要麼？」他叫着說：「但你曾經託我找一個呢？」

「我——我——知道。」雷倍耳格格的說，「但是我已——我已——變了我的念頭了。」賣糖人叫道：「必得有希來耳（古代巴比倫人）那樣忍耐的人，纔好和你講話，但是我仍然要向你拿佣金，報償我的煩勞。你不能中途取消像這樣的定約，不！你對李愛華哥維西儘可遊移不定，可是不該來愚弄我。」

「但是我一個也不要怎麼樣？」雷倍耳沈下臉說。賣糖人注視他，做出一副狡黠的懷疑模樣。「不是我說過後面還有附帶的麼？」

雷倍耳覺得犯罪似的。他大著膽子問道：「但是你眼睛裏看中的是誰呢？」

「或者你眼中也許有了什麼人。」賣糖人直捷的答說。

雷倍耳做出一種偽君子的拖長口吻：「嗚——唔——唔——我大可怪，要是玫瑰葛林——我工作的所在——」他說到這裏就停住了。

「我不怕。」賣糖人說，「她在我的名單上頭。數日前，她的父親，將她托付我，只是要討他喜歡是很難的。便是那女子自己，也不容易，她是很美麗的。」

「或者她等着什麼人。」雷倍兒說。

賣糖人銳敏的耳朵捉住那得意洋洋的音腔。

「你自己已經向她問過麼？」他用恐怖的聲音叱着。

「如果我自己已經問過怎麼樣呢？」雷倍耳傲然的說。

「你欺騙我愛立灰士也欺騙我——我常常知道他是個狡詐的人！你們倆都捉弄我！」

「我沒有這意思。」雷倍兒溫和的說。

「你一定有這意思。你不得擅自幹這事，不經我的手。你有什麼主權向玫瑰葛林議婚呢？」

「我委實沒這意思。」雷倍兒興奮的說。

「你問過她的父親的？」

「不，我還未向她父親問過！」

「那末，你怎麼知道她要嫁你呢？」

「我——我知道。」雷倍兒格格的说，覺得自己似乎是個說謊而且偷物的人。他的腦袋裏旋着圈子；他記不得剛纔遇着什麼事。他誠然不會議婚，他也不能說已議婚哩。

「你知道她要嫁你？」賣糖人回想着重復說：「她也知道麼？」

「是實在的。」他聚然洩漏出來，「我們共同安排這件事。」

「唉，你們兩人都知道了。她父親知道麼？」

「還未。」

「唉，這樣，我必得求得他的許可。」賣糖人果決的說。

「我——我想自己對他講去。」

「你自己麼？」賣糖人恐懼的應着，「你的頭腦難道不健全麼？什麼？什麼！比你從前的錯處益發厲害了！」

「什麼錯？」雷倍耳問惱起來了。

「向女子親自問便是錯。當你們結婚之後，你同她衝突的時候，她時常好塞你的嘴，說你情願娶她。而且，要是你對一個女子說你愛她，她的父親便要心裏想：即使她一點沒有嫁資，你也應當娶她。那麼你將怎樣呢？」他惋惜的嘆氣。

「此外我還要什麼？我愛她。」

「不解事的人！賣糖人輕蔑的叫着，『愛情不會變做機器，買他差得遠呢。你必得有一宗嫁資。他父親有些錢，能夠好好兒拿出來。』

雷倍耳恍然悟了。他爲什麼不要用他的吻兒，賺得物質上的利益。委實是沒有理由。

「如今你若走到她父親跟前，薛特謙接着說，『事實一定是這樣，他連他的女兒也不願給你——嫁資更不必說。末後你徒然因仰望的太高丟一個臉。你從起初對我說，你一個辦士都沒有積蓄，甚至我的佣金，你也須等得到嫁資纔能交付。但是倘然我去，我不至於爭不到一注著實的嫁資——女兒不必說了。』」

「是，我想你也是去好。」雷倍耳切心的說。

「但是我若替你幹這件事，我將向你多要一個金鎊，」賣糖人接着說。

「再是一個金鎊！」雷倍耳驚愕的說，「爲什麼？」

「因爲玫瑰的背是金子做的，」賣糖人正色答說，「而且她臉貌美麗，有許多人想娶她呢。」

「但你時常有你的百分之五，在嫁資上頭。」

「這個比華哥維西的要少了。」賣糖人說，「你看葛林還有旁的美麗差些的女兒哩。」

「是這樣，這件事更容易定奪了。就算五先令罷。」

「愛立灰士是個執拗的人，」薛特謙說。

「十先令最多了！」

「十二先令六辨士再也不能少了。愛立灰士精明得真可怕呵！」

他們彼此爭執着，隨後十一先令三辨士便代表愛立灰士比華哥維西愷齋的貼費。

第二天，賣糖人闖進葛林的作場。玫瑰在他的縫件上俯下身，心頭不住的震動。那時雷倍耳已知道了她，要用間接的方法，把她的事情解決。她對於這齣喜劇，也表示同意。這麼辦，至少可以使得她不受父親教訓的麻煩。

賣糖人莽撞的而且氣喘喘的進了門。他被快樂的情緒壓住了。他的藍色佩帶在他的衣服下綠飄飄的拖着。

他向白髮的裁縫作頭招呼着叫道：「最後，我有一個恰好的人替你找到了。」

「是？」愛立灰士露出不理會的樣子。嗶嗶的說。那個單音，含着意思，彷彿說：「你真的再有臉帶着一個理想的人到我這里來麼？」

「他具備你所願望的品性。」薛特謙用一副抵制那單音的含意的腔調說，「他又是年青，又是強壯，又是和善——」

「他有錢麼？」愛立灰士惡意的插上去說。

「他將要有錢。」賣糖人絕不遲疑的答說，「當他娶了親的時候。」

「唉！」那父親的聲音寬舒了他的一隻腳軟洋洋的擱在踏板上。他在自己的一架機器上工作，並且對於自己付工資當作一件樂事。「他將要有多少？」

「我想他將要有五十鎊，你至少能讓他有五十鎊。」賣糖人仍舊用不明白的話兒答說。愛立灰士聽了搖着頭。

「是，你會願意。」賣糖人說，「當你知道了他是怎麼優秀的一個人。」

雷倍耳臉上，錯亂而且震慄的羞意，變了一種害臊的玫瑰色，因為他由不得聽見了剛纔說的，那時裁縫作頭的機器恰恰停息了。

「那麼，你告訴我，我知道。」愛立灰士接着說。

「你先告我，你願意把五十先令給一個又年青又強壯又勤懇又和善的人，他的志願要自謀獨立，做一個裁縫作頭麼？你曉得怎樣有利益呵！」

「像那麼一個人。」愛立灰士驟然熱誠的說，「我願意給他多至二十七鎊十先令！」

賣糖人低聲呻吟着，但是雷倍耳的心頭夾着快樂的跳躍，一回上爭得了四個月的工作，他有了二十五鎊十先令，誠然可以買幾架機器了，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尤其寬綽哩。他從他的眼角裏射出一道目光，到玫瑰身上——她遠遠兒在着，聲音傳不過來。

「你應許不下三十先令，我白費掉時間說出他的名兒呢！」賣糖人說。

「阿——阿，他是誰？」

賣糖人俯下身子，接着那個父親的耳朵，低聲對他說了。

「怎麼雷倍耳？」愛立灰士動氣的叫着。

「噫！」賣糖人說，「或許他將聽得你的高興，再多要求些。他近傍在着呢。」

「但——是」——困迷了的葛林慌急着說，「我自己曉得雷倍耳。我天天看見他。我不要一個薛特謙替我尋個我曉得的人——不過一個我自己作場裏的工人。」

「你的話一點不着實的。」賣糖人嚴重的答說，「正是天天看見的人，纔知道待他最少。我可擔保要不是我將這事放在你的腦裏，你永不會夢想到將雷倍耳做女婿。來，應允下來！」

愛立灰士淡漠的呻吟着。薛特謙勝利似的接續說：「我想便這樣罷。還是那兒你找得出再好些的人保管你的女兒呢？」

她的父親喃喃說道：「他應該先使她滿意。」

賣糖人見着他漸漸表現出軟弱，便竭力衝了進去：

「他是否願意娶她，還是一個問題。我還沒有對他說起她。我等你允准這個意思。」雷倍耳歎服着耳裏聽到的這些話的口吻的確當。

「但我不知道他將要有錢。」愛立灰士喃喃的說。

「自然你不會知道那到底是怎麼要用薛特謙——指點那些在眼前的事情。」

「但他將要從那里得到這些錢呢？」

「從你。」賣糖人直截的說。

「從我麼？」

「此外還從誰的地方呢？你可不是他的僱主麼？這些錢爲着結婚還擺起哩！」

「他將錢積蓄起麼？」

「他並未將錢花費去。」賣糖人不耐煩的說。

「但是你意下說他已積有五十鎊麼？」

「如果他能夠從你的工資裏積蓄到五十鎊，他真正要做一個財主了。」賣糖人說：「或許是三十鎊。」

「但是你說五十鎊？」

「阿，你自己退至三十鎊哩！」薛特謙回嘴說：「你不能仰望他有錢，比你的女兒帶著的還多。」

「我未曾說過三十。」愛立灰士說：「二十七鎊十先令是我最後說的。」



「很好，這就可做談判的根據了。」賣糖人退讓的說。「我今夜要去看他。要是我現在對他說去，他要看出你是切心的，提高他的條件那就幹不成了。自然你總不介意多答應我一鎊，爲着替你尋求這樣經濟的一個女婿。」

「一鎊士也不再加！」

「你無須着慌，」賣糖人恨恨的說，「除了我誰能勸服他來承受這樣經濟的一個丈人。所以你不会白答應的。」

「也罷。」愛立灰士說，做出疲倦的姿態。他於是又開動了他的機器。

「二十七鎊十先令，」記着，「賣糖人在機輪的聲響裏說着。」

愛立灰士點着頭，把機輪益發搖得響了。

「並且在成婚之前繳付記着。」

機器沒有理會。

「在成婚之前，記着，」賣糖人重複說，「在我們走過天蓋下面之前。」

「去罷去罷。」愛立灰士啾啾的說，做出一種不耐煩的姿態。「全都知道了。」白髮的頭，便一動不動的俯在機器上面。

晚上，玫瑰從她父親探得賣糖人訪問的主旨，並且自認那個意見，是合她的心意的。

「父親，你想他可要娶我麼？」她問，現出諂媚的眼睛。

「不論是誰都要娶我的玫瑰的。」

「唉，但雷倍耳是各樣的。這許多年，他坐在我的身邊，沒有說過什麼。」

「他有他的工作想着。他是個良好而且儉約的少年。」

「這時候，賣糖人正在試着勸他——可不是麼？我料想他要得許多錢。」  
「容易的，我的兒。」於是他移過他暗澹的手，倒她的頭髮上頭。

第二天賣糖人來了，報告雷倍耳在三十鎊之下是不肯答應。愛立灰士爭論得耐煩了，便叫喚雷倍耳過來，恰等他注着神刺粉痕的當兒，初次把這件事對他說。「我不是個計較生意的人。」愛立灰士說着。他便將他棕黃色的手給那少年人。於是一瓶糖酒開了瓶，於是工作停頓了五分鐘，於是全體工人在突兀的興奮中間喝着酒。他們因賣糖人進來，都向玫瑰道賀。可是雷倍耳全身震動了。

正式的訂婚，還有一場更盛鬧的歡宴表示着，末後結婚日到了。雷倍耳閃爍爍的穿着日手裁製的一件對角的大衣，玫瑰在馬車裏踱了出來，鮮花，彩飾，和白綢混做一團。她的後面跟來兩個伴女——她的妹子——三個人兒照耀着那猶太會堂外面擁着看客的地板。愛立灰士戴一頂光輝的高帽，著一領綉邊的胸巾，望去像是長了些。賣糖人走到了，帶來紅色浸透的小「紀念石」(Elsener)裹着在他的臂下。

雷倍耳和玫瑰不是這天唯一的待結合的匹偶，因為這天是「亞茂」(希伯來紀時之名)三十三號——一個成婚的佳期。

可是後來挨到他們了。然而他們挨着了不來，他們的特別的幾個朋友，在看客中間，訝著他們爲什麼錯過預定是秩序。幾個隨着的婚禮行過了，一種細語，開始傳播開來。一種障礙的謠言，漸漸得勢，大家的心理，都很相稱，誠然玫瑰不觸著刺是摘不了的事實，漸漸流露出來，一陣營營的講話與批評聲音，布滿了伺候的羣衆中間。愛立灰士沒有付過錢！

他起初宣告等到行禮之後，他將立時付清這些錢。可是慎重的賣糖人，受了經驗的教訓，要求現付，爲着他的別的當事人，迫得緊了，愛立灰士從褲袋裏拿出十個金圓，遞去還賬。賣糖人輕蔑的拒却，談判

便中止了。新郎的一隊，駐在一間屋子裏，新婦的，別一屋子裏。經過了一回苦痛的停頓，愛立灰士遣了個人去，說先付賬款之半，額外的五鎊，付簇新的英國銀行鈔票，雷倍耳受了賣糖人的教訓與鼓勵，堅定的站着。

隨後起了一陣嘈雜的聲音，——紛紛的議論，朋友們在新郎新娘的兩處，跑來跑去；有的離了會堂裏的座位加入擾亂。愛立灰士却抱着決心——他沒有更多的現錢了。明日第二天，他就要多些。失色而且堅心的雷倍耳，將那些快滑脫了的機器，益發捏得緊了。他那天早晨還未見過他的新婦，因此她的臉龐比較那些機器的形體更景飄渺。多數別的女子，如今成了已婚的女人了，情形漸漸險惡起來。新娘這邊來了可怕的謠言，侍女害了神經昏亂病，新婦因為羞恥與屈辱的情感，將她的花圈扯碎了。愛立灰士着人來說，他將出憑票了賬，可是現銀，他委實多些，再湊不出了。賣糖人教訓使者說：愛立灰士應該從他的朋友中間湊齊這些錢。

短促的春天日子忽忽的過去。牧師見着木版上的秩序，延長了別對新人的儀式，用分外安靜的誠心，祝福他們，可是徒然。這是不可能的。將雷倍耳玫瑰的名目無窮的挨擠下去。最後只有玫瑰剩下做會堂裏拿橘花圈的唯一的未婚女。隨後便是一種嚴肅的停頓的沈默。一分鐘跟著一分鐘的過去，那種沈默漸漸膨脹起來，成了一種喧語聚成的洪聲。末了的婚隊，仍然沒有出現。最後的消息報告新婦暈得極兇，下午光陰過得很快。那牧師離了他的座位，走近天蓋，將他的白結，加力打得緊些，當做結婚的表示。可是他招待他們和旁的一樣。他見兩造這樣固執，激動了怒，他宣告要閉會了。他給那對新人十分鐘的時間；在這十分鐘中間，或者成禮，或者退去。隨後喧聲又起來了，鬧成一片——一種計議與勸解的喧語，從人羣裏出來，五分鐘已過去了一個使者從愛立灰士那里出來，報告他那方面已經挪湊得二十鎊，這是他們最後的出價了。

雷倍耳搖着手；長日的爭持，動了他的心，說起新婦的苦痛的報告軟弱了他。便是賣糖人也已喪失了勝利的確定。再是幾分鐘，雙方的佣金都要滑脫了。這羣人一次離開會堂，他日再要召集到那里怕不容易哩。但是他仍然快活着一個人常常能夠降服在第十分鐘。

到了第八分鐘，營營的饒舌聲忽然低弱下來，快要變了調兒——比方說，人羣裏，裝腔作勢的那種喧擾聲，都掃空了，起了盼望的喃喃聲——這種盼望到了最後衆人纔知道。因為受了多少神秘的磁性，大家都知道新婦自己——可憐的神經昏亂的女子——已親自過來解勸她。唯利是圖的情人。

他的光輝的鮮花與白的垂帶隱約的現到雷倍耳的眼簾，他的心立時溶化在崇拜的中間；他知道他的堡砦要在她第一的眼波第一的接觸坍倒了。這可是還好的戰爭嗎？當他憂悶的感覺清澈了，當她走近他的身邊了，他很驚愕的看見她又是純潔，又是從容——沒有淚痕蒙蔽她臉龐的美麗，她的結婚花圈也沒有毀損的痕跡。

時鐘現出第九分鐘。

她求救一般的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臂上，那時她臉上放出一種光彩——像真德 (Joan D'Arc) 法國之女英雄——鼓舞她國家的那種顏色一般。

『別屈服，雷倍耳！』她說，『別縈念我別輕信人之言，我一生，你切勿家去！』

到了第十一分鐘，戰敗的愛立灰士付清了錢，他們以後全部快活的過日子。

# 住持捉奸

意大利鮑嘉學 (Giovanni Boccaccio) 著  
羅 耀 嵐 譯

你們都知道，郎巴堤那地方有一個以嚴肅清淨著名的尼菴，那裏面有一特別美麗的尼姑，她是貴族出身，她底名字叫伊薩白塔。一天，她和親人們在格子前談話，給一個同來的年輕人迷住了，那人看她很美，又見她流波送媚，心裏也燃起一把和她同樣的愛情之火。他們彼此有情未達，多久，兩下都苦惱異常，過了一些時，愈加情濃，這年輕人想了一個祕密和她會見的方法，得了她底允許以後，他見她不止一次，彼此的安慰都不算小。

他們正這樣地繼續密會，有一天晚上却給一位同伴的女尼窺見了，他們自己一毫不覺得女尼把所見的告訴了許多菴中的夥伴。她們起初想把這事告訴住持，住持在琴尼中很有名，沒有一個不知道她是聖潔的女人，繼而她們又想要是教住持親自去當場捉姦，那將更好，因為可使事情無抵懶的餘地。因此她們絕口不響，只在暗中偵察，好乘其不備去捉住她。

這機謀伊薩白塔並不知道，也沒有注意。有一晚上，她底情人正來會她時，暗中偵察的女尼已知道了，她們見良機不可再失，便分做兩班，一班把守住門口，一班馬上跑到住持底房外，敲門叫她起來。她們聽見了她底聲音，便說：「起來，住持，不要遲延，我們發現了伊薩白塔底房子裏有一個年輕的男人。」

這晚上住持却留了一個和尚在房子裏，她抱他在懷中也不止一次了。女尼們底報告使她心慌，怕她們過於氣急，門都會要打破，她馬上起來了。在黑暗中匆忙地穿好衣服，忙亂中沒有把自己用的叫「詩篇」的頭巾戴上，却把和尚的短褲披着跑出來，隨手闔好房門，口裏說：「這毀壞上帝的女人在那裏。」

尼們作嚮導，大家熱心於捉伊薩白塔的好，都沒有注意到住持頭上戴的是甚麼。走到伊薩白塔

底房外大家打破了房門她們發現那一雙情人正交臥在各人底臂上兩情人臥在那裏恍如青天閉了一聲霹靂驚惶不知所措。住持命衆尼把她帶到教堂。那男人被留在屋裏穿好衣服等待事情的究竟，心想要是他底情人受了侮辱，他將盡他底能力從這些尼姑身上出氣，並且帶她離開此地。

住持坐在堂上，衆尼環侍在側，眼光全射在罪犯身上，她加她以對婦人最嚴重的叱責，說她這種醜行要是給外人知道了這尼菴的令名算是毀了；此外還加以頂凶的恫嚇。羞懼交集的罪人並沒有辯護，她那沉寂的樣子引起了旁人的同情，但是當那住持底口鋒越變越快的時候，這女人忽抬頭瞥見了住持頭上着的東西，那兩端褲腳還垂在左右，她抓住了這一下，心裏勇氣來了，說：「住持，上帝助你，請你先繫好你底頭巾，然後再來說我。」

住持毫不覺得，回答說：「甚麼頭巾，賤女人，你倒有臉同我來開玩笑！你想你所做的事是宜於開玩笑嗎？」

「住持，」這女人又說，「我請求你，把頭巾繫好，然後再隨你便衣來說我。」

許多女尼一瞧住持頭上，住持自己也用手去一摸，大家這才明白了伊薩白塔底意義。住持知道自已也犯了同一樣的罪，又沒法子掩飾，馬上沒了音調，語氣也變了過來，結果說肉的煩惱是沒法抵抗的事了。只要不使外人知道，誰遇了良機，即可以儘量享受。伊薩白塔重新去見她情人，她也回去和尚睡去了。

以後，不管他人底吃醋，伊薩白塔常與她底情人會合，別的沒有找到戀人的女尼，也在暗中分途去尋求她們底幸運。

# 勞 働 者

西班牙阿佐林著  
徐霞村譯

我要用很少的幾行來寫一個可憐人的故事。這位可憐的人第一個特點就是他沒有名字。有的人稱他的時候說「一個人」，有的是說「那傢伙」，又有的人則親熱地叫他「叔叔」。可是，這位可憐人並不是誰的「叔叔」；至於「一個人」，這世界上是有很多的，而至於「那傢伙」呢，全地球的人都可以說是「那傢伙」。這一切都可以使讀者知道，這位可憐人什麼都不是，他沒有一點聲息，他死了也沒有人輕視他，他甚至連名字都沒有。

現在讓我們看他的住所吧。這人住在鄉間。他的家離城很遠。他的房子是十分小，十分簡陋。牠有四面土牆，一張床，幾把椅子，一張桌子和一兩個烹調的案子。房子後面有一個小院子。這在過慣了安適生活的讀者們也許覺得冷硬，不舒服，殘酷；但是那位可憐人却覺得這是既不好又不壞。他祇是漠不關心地活着，也不想有別的東西。

這位可憐人的生活是很簡單的。在日出以前起來，他在日落後兩三小時後睡覺。在這中間，他到田地裏去，他勞動，他掘地，他修樹，他鋤草，他糞地，他割麥，他收穫，他打麥，他種葡萄和橄欖。他耕種他自己所有的兩三片地。他不能磨橄欖以取油，因為他沒有磨，他不能榨葡萄，因為他沒有榨牀。他把他的橄欖和葡萄賣給那些投機商，照了他們願給的價。這位可憐人的飲食是很疏淡的：他祇是吃蔬果，吃番薯，吃鄉下做的麵包，吃葱，吃蒜。一年至多吃兩三次肉。一把核桃或杏仁在他就是最美的盛饌。在工作之暇，這可憐的人便和一個和他一樣可憐人談談話，同時手裏都編着筐子。他所談的事，都是很俗的。他講到天氣，講到雨，講到風，講到霜，講到霰。有時他也想起他在年輕的時候遭遇的一件不關重要的事。這位可憐人

祇對於很少的事情有知識他能從雲的樣子猜出落雨不落雨他大略地知道某塊地或某塊地能出多少穀，以及一對騾子一天能耕多少地，他可以看出一隻羊是不是有病，他認識田裏和山中一切的草和一切的植物，野薄荷，山蘿蔔，拉芳德草，馬若蘭草，羅馬蘭草，甘菊，丹參，尤斯加姆草，油菜，他可以從牠們的落羽，從牠們的飛法，從牠們的叫聲辨出鄉間一切的鳥，鴛鴦，鶴鶩，小鷗，百靈，啄木鳥，鶻，紅雀，白畫眉，守林官，他的政治觀念是很糊塗的，是不清楚的，他有時聽到人講到那些治理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做什麼事，他的道德觀念祇是不加惡於人，盡力工作。

有時，他收穫不好，或是一匹騾子死了，或是他家裏一個人病了，或是他沒有錢納稅，這位可憐人既不悲嘆，也不咒罵，他說：「呃！我們怎麼辦？上帝會出我們於困難。」這位可憐人微笑了，他取出他那裝着污菸的小袋，做了一個煙捲，擺着兩手開始抽起煙來。

這位可憐人已經老了，他的女人也是一個小的老婦人，他們有三個孩子，一個死在古巴的戰爭，還有一個是運輸工人，也死了，碎在兩輛貨車中間，第三個，是一個女孩，非常和氣，有一天，她和她的未婚夫跑到首都去，從此便沒有人再見過她。這位可憐人，有時，當他想起這一切時，便發出一聲嘆息，但是不久他便又高興起來，又微笑起來，照例叫道：「呃！我們有什麼辦法呢？上帝是這樣規定的。」

這位可憐人對於將來沒一點觀念，將來是許多人的夢魘和苦痛，這位可憐人並不去想明天。「每天有每天的難處，」四福音裏說，我們對今天的難處還覺不夠嗎？如果我們去管明天，我們豈不要有兩份難處嗎？這位可憐人祇是沒有希望，沒有欲望地活着，他的眼界祇是羣山，田野，天空。

光明將一天一天地過去，這位可憐人也將死去，或者他的女人將在他以前死去，如果他先死去，他的女人，就要剩下一個人，他的女人也許將到村裏去，她將貧困，她將用她的黃手向過路的人求賙濟，如果他的女人先死去，他也要剩下一個人，他的可愛的安命，他的可愛的樂天，仍舊不會離開他，一個嘆息。



時時地從他的嘴唇間發出來，接着他便要喊道：「呃！我們怎麼辦呢？願一切都隨上帝的意思。」  
 （選自西萬提司的未婚妻）

## 海上

西班牙伊白涅茲著  
 愈之譯

西班牙古代文化，在歷史上是很有榮光的；但是近代西班牙的著名文學家却寥寥可數，和拉丁姊妹國法蘭西意大利比起來，自然相形見绌了。話雖如此，我們却不可忘了西班牙現代的兩大文家：一個是戲劇家愛却蓋萊（Jose Echegaray）一九〇四年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金，一個就是小說家伊白涅茲（Vicente Blasco Ibañez）。有了這兩個人，西班牙現代文學便不覺寂寞了。

伊白涅茲是一個小說家，雄辯地，旅行家，新聞家，又是個畜牧家。一八六七年生於伐蘭西亞（Valencia）。伐蘭西亞是地中海濱的一的城鎮，風景秀美，物產饒富，有句俗語說：「伐蘭西亞是極樂園，今天麥，明天米。」英國寫實小說家哈提（Thomas Hardy）是以描寫 Wosssex 的本地風光出名的。伊白涅茲也是這樣他的小說中地方色彩（Local Color）都很濃厚。最有名的傑作是『小屋』（Cabin）在這一部書中描寫伐蘭西亞的農民生活，真是活靈活現。和『小屋』齊名的，有一部『The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u』是人道主義的小說。現在所譯的短篇，可以顯出他又是一個描寫海景的名手。他更有一部長篇，叫『Maro Nostrum』也是專寫海景的譯者 九、一一、二八

早晨兩點光景，小屋門上有扣門的聲音。

## 「安托尼安托尼！」

安托尼從牀上跳出來，扣門的是他教父——他的捕魚夥伴——告訴他打算要開船了。

安托尼夜裏只睡得片刻。十一點鐘他還和他那窮苦的妻子露菲娜談着他們的事，露菲娜睡在牀裏不住的搖頭。事情再壞沒有了。這樣的夏天！在那年春天，地中海裏金鎗魚（一種大魚地中海出產最多）成羣結隊的也不知有多少。每天殺掉的至少也有五六千斤（原文作二三百 arrobas l'arbois 約合華二十斤以下，均照此改）金錢和上帝福音一般，個個人都賺到手了；譬如像安托尼一類的人，起初不過是個貧寒的水手，因為做這一門生意，暗下裏攢了幾個錢，居然也買得一艘船用，自己的資本，幹這捕魚的營生了。

於是這小小的海港裏登時擠滿了漁船。每天晚上，一大隊的船隻在港口停着錨，擠得黑壓壓的，幾乎沒有迴旋的餘地。船隻增多了，可是魚也漸漸的捉光了。

漁網提起來不是些海草，便是些小魚——只配放在盆上的小魚。那金鎗魚呢，今年都逃向別的路，上去了，任憑是誰，都一條也沒有捉到。

露菲娜見着這種情形，很有些擔心。家裏已沒有錢了；他們欠着麵包店的錢，欠着鞋匠的錢，西藕湯麥斯——是個退職的船主，他放了許多重利的債，向來在村裏獨霸一方的——還時刻催逼着，要他們還五十塊錢（加上利子）的債，這錢借了來是造那堅快的帆船的，爲了這一艘船，安托尼把生平的積蓄都用空了。

安托尼着好衣服，把他兒子喚醒：那兒子是九歲的撐船小孩，他跟着父親到處做活，凡是成人所幹工作，他都幹得的。

「盼望你們今天遇着好運道，」婦人從床子裏邊喃喃的說。「你們在廚房裏去拿了那伙食藍罷。」

昨天雜貨店裏的人不肯賒東西給我。阿，上帝呵！做人不如做狗呵！」

「婆子，靜些罷！海雖然壞，但是上帝也許照應我們的，這不過是昨天的事。有人尋見了一條金鎗魚，追了好多路，據人家說是一條大魚，還不止六百斤呢。想想看，要是我們捉到了他，至少也賣得到七十塊錢呢。」

那漁翁把一切打點好了，便一心想着那條大魚，那魚一定是離了魚羣獨自浮游的，那魚羣和上年一般，依着慣性，同到別的水道上去。

二

許多船隻高聳着顛簸的桅竿，在黑暗中開行。甲板上許多水手的黑影，憧憧來往。桅竿的降落聲，轆轤和繩索的迴轉聲，奪破空中的沉寂。黑暗裏張着帆布，正像好多幅的大幕。

村裏的直街，直通到海岸，直街兩邊豎着許多白色的平房，這時候住的都是些寓公，他們都帶了家眷，從內地到海濱避暑來的。緊靠着碼頭豎着一所又大又怪難看的房屋，裏面燈火通明，和燒着的火爐一般，光線從窗子裏射到水面，閃着一條一條的波紋。

這是一個俱樂部。安托尼向這房屋恨恨的瞧了一眼。屋子裏邊的人怎麼整夜的不睡覺呵！他們一定是在那裏賭。假如叫他們天天清早起來，去賺活計，便怎麼樣呵！

「扯起帆來！扯起帆來！他們都已開船，只剩得我們了。」教父和安托尼拉着繩子，三角式的帆便緩緩升起來，飽漲着風，在空中顫動。

起先那船穩穩的駛過平靜的海灣面上；隨後浪頭捲起來，這船便起首打側。他們已經到了口外，離海岸很遠了。

在他們前面，黑沉沉的無限的天空中，閃爍着無數星兒；他們周圍，暗黑的海面上，一處一處的全是些船隻向遠方隱去，恍惚是無數尖頭的幽靈在水面溜着一般。

教父向地平線望着。

「安托尼，風色有點變了。」

「我也看出是這樣。」

「我們要遇見風浪了。」

「我知道的。但是向前行去罷！我們總得趕上聚在大海裏的那些船隻。」

於是那船便——不向那靠住岸邊的船隻——仍把船頭指着大海駛去。天破曉了。紅色凹陷的太陽，和一個大火漆印一般，在海面放射三角形的強光；海水便和火燒似的蒸騰起來。

安托尼把着舵，他的夥伴站在桅旁，那孩子立在船頭，望着海水。船尾船欄掛了許多的釣線，一端繫着魚餌浸在水裏。那釣線時時動着，提起來便是一條活潑的金光雪亮的魚。可是都是些小魚——沒有別的。

時候便這樣的駛去；船向着前面一直過去，漸漸側轉一邊了，船身跳動着，甚至顯出紅色的船腹來。天氣很暖，安托尼從艙底溜到艙底水櫃裏，喝了一點水。

到了十點鐘，他們已經看不見陸地了。從船尾望過去，只見遠方別隻船上的帆，好像白的魚鱗一般。教父嚷道：「安托尼，怎樣？我們可是到阿蘭去不是？要是一路駛去仍舊沒有魚，我們便在此地還不一樣嗎？」

安托尼轉了舵，那船便變換方向，但並沒向陸地駛去。

他說「現在我們喫些點心罷。教父把伙食籃拿過來。魚兒要是願意來，他們自會得來的。」

### 三

風勢愈猛了，船遇着大浪，不住的打側。

小安托尼在船頭叫道：「爺！一條大魚！好大的魚！一條金鎗魚！」

葱頭和麵頭向船尾滾過來，他們兩人急忙跑到船欄邊去。

不錯，確是一條金鎗魚。一條大腹猛力的魚。漁父們紛紛傳說的恐怕就是這一條了。那魚猛力的游着，只是略縮着尾巴。他從船一邊游到那邊，忽地沉下去，但不久又在水面現出來了。

安托尼喜得臉上發赤，便趕忙取了一條繩子投入海裏，那繩子裏的鈎有指頭一般的粗。

海水顛簸起來，那船便側到一邊，恍惚一個大力的人在船底下拖着，想把船翻轉一般。甲板搖擺不定的像是要和船底脫離關係，甲板上面的人都昏昏的亂滾，桅竿擋住飽滿的帆，格格吱吱的響着。但是那船不久便穩定，仍舊回復原狀了。

那繩子起先很緊張，但立即鬆緩了。他們幾個人拉着繩子，把魚鈎提到了水面；雖然鈎子很粗大，可是已經折斷了。

教父很憂鬱的搖着頭。

「安托尼，那蓄生氣力比我們更要大。由他去罷！我們只斷了一隻鈎子，還算是運氣呢。險些兒要把我們都送到海底裏去了。」

船主人嚷道：「由他去麼？這惡鬼！你知道這東西能值多少呵？現在不是遲疑畏縮的時候。趕上去罷！趕上去罷！」

船換了方向，仍舊回到剛纔激戰的地方。

#### 四

他縛上一隻新的鉤子，極大的鉤子，鉤子上面串了幾條小魚，隨後他又拿了一枝有鈎的篙。他打算等那大魚入了殼，便盡力的擊他一下。這一擊力量許是不小的了。

繩子在船尾繫着，差不多是垂直的。船又搖動起來，可是這次搖動得更利害了。金鎗魚給鉤子鉤住了，他儘力的在鈎上掙扎，把船拉向後面去，那船便在波浪上面發狂的跳舞。

海水和煮沸一般，泡沫和浪花升到水面上，捲成漩渦，好像海底裏有兩個大怪物，正在大戰似的。那船——像暗中有一隻手抓住一般——側轉一邊，甲板上面海水灌入了一半。

船上的人都顛播着跌翻了。安托尼抓住了輪軸，覺得全身幾乎都浸在海裏。嘩啦一聲，船復了原了。那繩子斷了，同時那金鎗魚在船欄旁出現，差不多和水一樣平，他的粗大的尾巴，拍着浪花。阿壞貨！他終於入了殼了！

因為那仇敵是不好玩的，所以安托尼用了有鈎的篙拚命的擊了幾下，刺入粘膩的皮裏。海水登時染成血污，那魚便沉在紅色漩渦的當中。

安托尼這纔定了呼吸。他們已出了險了，魚兒已結果了。這不過是兩秒鐘的鬪爭，但要是再多一息，他們怕都要覆滅了。

他在浸濕的甲板上察看了一回，便瞧着教父；教父那時捧住桅竿的根脚，面色急得灰白，但仍然是很平靜很鎮定。

「安托尼，我想我們是要落水的了。我甚至喝着一口海水。可惡的魚兒！虧得你儘力的擊了幾下，現

在料想不會浮起來了！

「那孩子呢？」

那父親戰戰兢兢問了這一句話，生怕有什麼話回答了出來。

孩子並沒在甲板上。安托尼從艙口爬下去，想在艙底裏尋見他。艙底已經灌着海水，安托尼把半個身子浸在水裏。但在這時候，誰還管得這些呢？他在又暗又狹的艙底裏摸索了一回，除掉水櫃和無用的船具，尋不出什麼別的東西。

## 五

他回到甲板上和瘋子一般。

「孩子呢！孩子呢……我的小孩安托尼呢！」

教父臉急得把筋都抽弄來。他們剛纔不是幾乎落了水嗎？那孩子須是給浪花衝了去，和一塊鉛似的，送到了海底了。但是那漁夫心中雖然這樣想，嘴裏却没有說出什麼。

遠遠的望去，在那船剛纔被浪衝過的地方，有一件黑色的東西，在水面浮着。

「他在那邊了！」

父親跳到海裏，奮勇的泅過去，他的夥伴便放下了帆。

他泅了好些路程，但是他近身一看，看出那東西是他船裏失掉的一隻櫓。這時候他的渾身勇氣幾乎都消失了。

浪花把他身子高高的沖起，他舉起身子向遠處一看，四面都是水。水面上只有他，向他駛來的那隻船，和在那血水當中盤旋着的黑色弧線。

金鎗魚死了……他很注意着他獨養兒子——他的小安托尼——的性命便只換得一條魚！上帝啊！一個人的麵包，應該這樣賺的嗎？

他在水裏泅了一點多鐘，身旁偶然碰着別的東西，便道那孩子在他腳底下了；偶然看見波浪的黑影又道是那孩子在水面浮出來了。

他很願意游在水裏，他很高興和他兒子一塊兒死。但是教父從海中把他撈起來，拘禁在船裏，像尋抗命的孩子一般。

「安托尼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他沒有回答。

「漢子，我勸你不要悲傷了罷！那孩子的死亡地，正是我們一輩子的死亡地——我們自己也是要死在這地方的，這不過是或遲或早的問題罷了……但我們顧活的要緊，你該記得，我們都是窮人啊！」他取一條繩子，打了個活結，便縛住金鎗魚的尸體，把那帶着血跡的魚在船尾繫着。

## 六

風勢很順，但因為船裏正在排水，所以緩緩的駛着。那兩個水手已忘了剛纔的事變，都拿了杓在船底裏伏着，把海水一杓一杓的倒出去。這樣的過了好些時候，安托尼幹着無意味的工作，頭腦便靜了些，也不苦苦的思想了；但是他眼睛裏的眼淚滾滾的流出來，混和着船底的水，倒入海裏，流到他兒子的墓上去。

船的內部重量漸漸的輕了些，行駛的速度便也漸漸的增加了。

現在看見那小小的海口了，在下午的日光裏，照見白色的平房，在岸旁整排的鑲着。



望見了陸地便把安托尼的悲傷和恐怖都喚回來了。

他很悲慘的說：「不知道我的妻子要說出什麼？不知道露菲娜要說出什麼？」

於是他渾身顫抖着，正像勇猛的英雄，到了家裏便不免變成家族的奴隸。

海水從容快活的跳舞着，和歡送一般。陸上的風夾着輕脆歡樂的歌聲，送到船上。這是俱樂部前廣場裏所奏的樂歌。在那邊棕樹蔭下，充滿着許多避暑的先生們所用的彩色念珠，絲質陽傘，草帽和各種華美的衣服。

孩子們着了紅的白的，跳來跳去，追逐着他們的夥伴，或者在地上圍成圈子；團團的旋着，宛然是許多的彩球。

那些漁夫都已聚在碼頭上了。他們見慣了廣大的海洋，所以一見來船，便能夠認識。安托尼却只看見碼頭的盡頭，有一個又高又黑的婦人，獨自站在一塊大石上；她裙子在風裏飄飄的飛動。

## 七

他們已到了碼頭，好像大軍打了勝仗回來，何等的榮耀呵！個個人都想近前去，看看那條大魚。漁夫們坐在岸旁小船上不住的瞠着，很有些眼熱。玩皮孩子，光赤着身子，皮膚曬得和磚石一般，鑽入水裏去，摸那闊大的魚尾。

露菲娜撐着兩手擠開了人羣到她男人那裏；她男人正在垂着頭，沒精打采的受那許多朋友的慶賀。

「還有那孩子呢？孩子在那裏？」

那可憐的男人再也抬不起頭了；他把頭垂到肩胛底下，他情願連這腦袋都沒有，什麼都不見，什麼

都不開。

「小安托尼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呢？」

露菲娜的眼裏冒出火來，她提起了裙裾，抓住他，拚命的搖着，像要把她丈夫吞下去一般。雖然她立即放了手，但又擎起兩臂，很可怕的號哭起來。

「阿，上帝呵……他死了！我的小安托尼死了！他在海裏了！」

「是的，我的妻子。」那丈夫緩緩地昏昏地斷斷續續地說，好像眼淚哽住了他。「我們遇了可怕的禍事。那孩子死了。他和他祖父在一塊兒了。我也有一日要到那邊去的。我們是靠著海吃的，但有一日海也要把我們吞下去……這是無法可想的。我們不能生下來個個都做主教。」

但是那婦人沒有聽得她已經倒在地上，神經感受着劇烈的痛楚，猛烈的頓腳，更赤着又瘦又曬黑了的——和載貨的牲畜一般的——身子，一邊摔着自己的頭髮，一邊又抓着自己的臉孔。

「我的兒呵……我的小安托尼呵……」

左近的鄰人都趕過來相幫她。他們很知道個中情形，他們差不多都有過了這一種經驗的。他們扶她起來，用堅強的臂膀掙住她，起首送她到小屋裏去。有幾個朋友取了一杯水給安托尼，他那時再也止不住眼淚了。只那教父，他抱着獸性的唯我主義，獨自向那些想買大魚的漁夫們，爭論價錢。

## 八

夜色來了。浪花很溫文的拍着海岸，閃出黃金色的反光，

那苦惱婦人失望的哭聲漸漸的遠去了；她那時散着頭髮，由她朋友們攙着，癡癡癡癡的走向家去。  
「小安托尼呵！我的兒呵！」

在棕樹下面漂亮的衣服和嬉笑歡樂的面孔繼續的游行着——這又是一個世界；雖然左近走過了一個不幸的人，演過了一齣貧乏的悲劇，但這世界裏的人既沒有覺得也沒有看見一種勇猛和悅的跳舞，如醉如狂的音樂，很和諧的從波浪上面浮出，含着一種海洋的永久的美。

## 瘋 婦

法國莫泊三原著  
傅 瑞 譯

唐度蘭先生在男爵賴浮府邸的休息室裏對他的朋友說：

「我告訴你們一樁普法戰時的慘事，我的住屋是在哥美奚城外，這是你們諸位都知道的。當普魯士人來的時候，我正住在那裏，我的隔鄰有一位瘋婦，她在二十七歲的時候，沒有一個月工夫，她的父親、丈夫和新生的孩子都死了；她既受了這樣的不幸，因此把知覺失掉了。

「那「死」一次進過屋子以後，幾乎一點不變的就立刻回來，彷彿是知道路程似的。這個少婦受了這許多的悲慘，就臥在牀上發了六個星期的瘋狂。剛到了經過生死關頭的一點，却從瘋狂變做衰靜的狀態了。從那時起，她就一動不動，喫的東西也減等於零，惟有那眼球却還能夠輪動，他們時時想扶她起來，她就彷彿將被殺的樣子拚命呼號，因此他們也就讓她臥在牀上，不過有時候替她洗濯身體，更換襯衣臥褥罷了。

「跟她住着的是一位年老僕婦，這位僕婦有時拿一點東西給她喝，或者給她一些冷的食物吃。至於這樣失望的心裏是怎麼樣？那從來沒有人知道，因為她老沒有說過話，她也許想念那死人罷？她也許天天在那裏做惡夢，對於從前的事情，不能夠清清楚楚的追憶罷？她的記憶力也許像水的固定不流罷？這倒很有點相像，因為她在這樣麻木不仁與世隔絕的狀態中已有十五年之久了。

「在戰事發生後的十二月初上，德人到了哥美奚，我現在想起來還像昨日的事一般。那時候天冷的利害，簡直可以冰碎石子；至於我呢，正害痛風症，躺在靠背椅上也一步不能移動，我聽着了他們整齊用力的脚步聲，就從窗洞裏望見他們經過。」

「他們排成縱列式向前不斷的前進，那一種特別的姿勢，彷彿和木偶在線上行動一樣，後來他們的軍官分派他們在人民家裏寄住，我家裏派了十七個，隔鄰瘋婦的家裏派了十二個，這裏面有一位是司令官，是一個因殘暴躁的人。」

「頭幾天諸事還照常一樣。那隔鄰住着的軍官先有人告訴他們說：「那婦人是害病的。」所以他們也置諸不理，但是不多幾時，那位沒有瞧見過的婦人就激怒了他們了。他們問她害的是什麼病，當時有人說，她自從受了一種可驚的悲慘以後，就老臥在牀上有十五年之久了。這話他們自然不信，且猜想這位可憐的瘋婦是爲驕傲的緣故，不願意出牀，不過想藉此不接近普魯士人，不和他們談話，和不瞧見他們罷了。」

「他執意的要這婦人接見他，他就引入臥房，對着她惡狠狠的說道：「夫人，請你起來到樓下去，好使我們大家見見你。」但是她只翻着白眼瞧他，沒有半句的回答，他就續說道：「我是受不起傲慢的，你自己不起來，我却能夠想出很容易的法子使你行走，用不了什麼幫助。」

「但是她聽了他的話仍舊是一點一動也沒有，有些別的代表他既受了這種冷淡模樣兒，以爲這是她對他的大不敬，所以就冒起火來，臨走時候發狠的說道：「明兒朝上你如果不下樓來……」

「到了第二天這個飽受了驚嚇的年老僕婦，要想給她穿衣服，但是瘋婦就號呼着用力來抵禦。那軍官立刻跑上樓來，那僕婦就跪在他的跟前哀告道：

「先生，她不願意下去，她實在不願意，請你饒恕了她罷，因為她是很不幸的。」

「那軍官雖然是很怒，却也覺得難受，所以也不喊叫他的兵士把她拖出來，但是不久他就笑起來，操着德語下令，隨即有一羣兵士彷彿和抬着傷人的光景，抬了牀褥出來了。這個瘋婦在牀上，却是安然不動，十分安靜的睡着，因為她只要能夠讓她臥着，旁的事就一概不問了。在她的後面，一個兵士拿着一堆婦人的衣服站着。那軍官擦着手說道：「我們看你究竟能夠穿衣服和行路不能。」

「這一羣人就向着伊馬微笑，森林前進過了二點鐘後，他們獨自回來了，至於那瘋婦却從此不見了。他們究竟怎樣處置她？把她放在那裏？這都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雪從白天到晚上不斷的落下來，把樹林和平地蒙得像冰花的毯子一般，許多的狼狽在人家門前往來呼吼。」

「我常常想着那失蹤可憐的婦人，並用了許多方法去探詢普魯士軍官，希望得着一點消息，但是爲了這樁事，我幾乎被他們鎗斃。到了春天，駐紮的軍隊就撤退了，但是隔隣的屋子却仍舊關着，那園裏的徑上長滿了野草。在去年的冬天，那午老的僕婦又死了，所以這樁事，再沒有人想着了；但我却常常想着他們究竟怎樣處置她？她是否已穿過那森林跑了？還是有人尋着了，把她送到醫院裏去了？但是得不到她的消息。總之我的疑惑，終沒有事可以來解釋；不過光陰一天一天過去，我的恐慌心也漸漸地減低了。」

「到了秋天，啄木鳥很多，那時候我的痛風症也好了些，我就蹣跚着身體到那森林的盡頭。我打了四五隻啄木鳥，可巧有一隻打落在滿堆樹枝的溝裏，我就走到那裏去拾，見那鳥正落在一個死屍體旁邊，我覓了就像有人向我當胸打了一拳的一般，立刻想起那位瘋婦來了。在這種凶年別的人也許死在

那林中，但是我也不知什麼緣故，以為那個瞧見的頭，一定是那位可憐瘋婦的！

「我費了許多的猜測，我才明白，因為他們會把她連牀褥棄在這樣寒冷荒涼的林中；她只守着她的宗旨，一手一足也不動，讓她自己滅亡在光厚的雪毯下了！」

「於是豺狼就來吃她的肉，飛鳥就取她牀褥上的羊毛來造巢。我把她所剩的骸骨掩埋了以後，我只祈求我們子孫以後不要再遇見戰爭！」

## 流 星

德國力器德著  
劉復譯

一夕，人靜矣，紐約某小屋中，乃有一老者倚窗外眺，舉其沉默悲慘之眼仰視蔚藍之天，見滿天星斗，色澤皎潔，自東徂西，運行無阻，有如碧波縹渺之湖中，綴以白色之水百合花。老者復俛視大地，地故僻野，荒塚纍纍，因思「彼塚中之朽骨，悉為過去之人，當其未過去時，為善為惡，各自不同，今則不問善惡，悉閉錮於此天然界之土獄中。我命殊塞，獨立無援，然以吾視彼，彼殊不如我，蓋吾雖無援，猶不若彼之甚也。特恐數年而後，吾亦不免步彼後塵，或且反不如彼耳」思之慨然。

老者年事可六十。此六十年中所言所事，不問巨細，可以「罪惡」二字括之。今年老矣，心身交困，靜思往事，不堪回首，嘆息而外無聲音，飲泣而外無動作。人謂老者而貧病交迫，乃一生之大不幸。不知貧病僅肉體之痛苦耳，使有精神上之痛苦，在其不幸且萬倍。

老者當成童之際，其父曾緊握其手，以最誠至摯之聲告之曰：「兒乎，世事浩如煙海，然簡言之，兩途而已。循其一以行，可抵樂土，土美，泉甘，風和，日暖，稻花香中，雜以鳥語嚶嚶，如天使之清歌。其一則為深沓不測之幽洞，草木不生，流毒汁以為水，藏毒蛇以噬人。茲二途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吾兒善自擇之可耳。」

至是，老者仰天長嘆曰：「噫，少年之時光乎，再來！來！噫，父乎！父乎！當父以兩途之說語我也，我實處於兩途之歧點。今則深墜於幽洞之極底，雖欲返至歧點而另入善途，不可得矣。嗚呼！此歧點者，入世之總門也。以吾父在天之靈，其能挈我出此不測之幽洞，而復導我至門畔耶？噫，少年噫，吾父！」

時萬籟都寂，時乎不來，阿父亦渺。

老者復仰視天空，見一輪皓月，運行如矢，喟然嘆曰：「一生幾見月當頭！此運行如矢之皓月，即少年時代所毀滅之光陰也。」旋見一流星，光芒奪目，乃不利那已竄入碧空深處，不可復覩。則曰：「嗟夫！此流星者，其爲余一生之寫照耶？憶少年之時，伴侶至多，彼等咸能以道德自範，以勤勞自勵。迄今同一紐約也，彼等安然處之，同一風燭殘年也，彼等怡然度之。將來同一脫離人界也，彼等歡笑赴之。我則何如！」

已而禮拜寺之洪鐘鏘然高鳴，聲聲入耳。老者曰：「此鐘聲者，殆所以喚醒余一生已死之靈魂，而促余回思往事者耶？嗚呼！往事茫茫，不堪回首。憶及兒時，父母愛我，以我爲可兒也；師長教我，以我爲可兒也；牧師爲我祝福，以我爲可兒也；嗚呼！可兒安在哉？嗚呼！蒼蒼者天也，我父之靈魂實處其上。今我自問，自頂至踵，幾無分寸之肌膚不有罪惡包裹之。我又何敢以罪惡之眼仰視彼蒼，以撻吾父之怒，而貽吾父以大戚耶？」

時月光黯淡，老者淚簌簌沿頰下，下止於灰色之鬚端，瑩然若枯草中之露珠。

「時乎，時乎，少年之時乎，再來！再來！」此老者唯一之嘆聲也。乃未幾而少年之時光果再來矣。蓋前文所述，都非事實，乃一夢耳。此夢中之老者，春秋正富，是日，其父以兩途之說見勸，及夜，遂有此悲慘之惡夢，然亦幸而有此，否則少年之時光一去不來，徒呼負負無益也。

## 禁食節

新猶太潘萊士著  
沈雁冰譯

這是個冬天的晚上。雪拉靠近煤油燈坐着。正在縫補一雙舊襪。她工作不能快，因為她的手指凍得半僵了。她的嘴唇也凍成青紫色。她時時放下活計，在房裏來回走着，想走熱她的一雙冰腳。

牀裏的稻草褥上，睡着四個小孩子——牀的兩端各露出一對小腦袋——蓋着些舊衣服。

有時這一個孩子身子一抖，有時那一個孩子一跳，擡出一個小頭來，悲哀啾啾的聲調叫着「餓呀！」

「靜靜兒睡罷，心肝，靜靜兒睡罷！」雪拉安慰似的說。「爸爸立刻就要回來，帶些精美柔軟的麵包給你們。我總叫醒你們來吃就是了。」

「還有點兒熱的東西罷。」孩子們啜泣似地問：「今天我們還不會有過熱的東西呢！」

「熱的東西也有。」

但是她不能相信自己說的是什麼話。

她擡眼向屋中四下裏一看——無論如何，或者也還賸着一件什麼東西，她可以拿去典當罷……沒有東西呢！只賸得空虛蕭條的四堵牆壁。一個破碎的火爐——一切都是黏溼而且冷冰冰的……爐架上放着一盞舊而毀傷的哈奴加燈，屋頂的橫梁上有一支釘，還掛着一些燈上遺下來的碎片。兩個空牀，沒有枕頭——此外就沒有東西了，再也沒有了！

過了些時，孩子們也都睡着。雪拉看着他們時，心也痛了。



忽然她的一雙哭紅了的眼睛射到門口，她正聽得有脚步聲兒，沈重的脚步聲兒落在那到下層室的扶梯上……洋鐵桶碰在牆壁上鏘鏘的聲音忽而在左忽而在右的也聽得見了。

一線有望的光明現在又浮出在她那滿罩濃霜的臉上。

她把兩腳自相磨擦了兩三次，便跟踉蹌踉立起來，走到門口。

她開了門就從外面進來了一個面色灰敗肩膀廣闊的猶太人，挑着兩個空洋鐵桶兒。

「如何？」她輕聲的說。

她放下兩個洋鐵桶，除下扁擔，然後回答，聲音更低些，「沒有東西——什麼東西都沒有！沒有一個

人肯付錢！明天罷！他們都這樣說。人人總說：明天罷！後天——月頭（初一）給你罷！」

「孩子們已然一天工夫不會吃過一口的東西！」雪拉說時，一字一字的頓出來。「正沒有法子，他們現在是睡着——只能叫他們睡。唉，我的苦孩子！」

他再也忍不住了，就低聲哭泣起來了。

「你哭什麼啦？」她丈夫問。

「咬門達爾呀！孩子們餓極了！她用力——然而無效的——要壓她的眼淚肚到裏去。」

「我們將來怎麼過活呢？」她忍着哭低聲說：「光景祇是一天壞似一天罷哩！」

「一天壞似一天麼？雪拉來，我真替你羞！我們今天此刻比去年此刻已經好得多了。去年我們沒有食物，也沒有遮蓋的房子那時，孩子們整天滾在水溝裏，夜了就睡在齷齪的小巷裏。現在雖然他們還不過睡在稻草上，却已有了一個屋頂遮了他們的頭。」

雪拉抽咽的聲音愈來愈響了。

她現在想起了她那被奪去的孩子了，去年在街頭被奪去的那一個。受了寒，病越來越沉重，到底死

了——死了，好像是死在荒林裏一般——一些幫助也求不到——也沒有一塊地埋他——也沒有一句禱告爲他的靈魂祝福——他死了，只像熄去一枝蠟燭罷了！

他要想安慰她。

「不要哭了，雪拉，不要這樣哭！不要得罪了上帝！」

「唉，門達爾，只要他（上帝）會來救我們，就好了！」

「雪拉，爲你自己身子的緣故，也不要這樣傷心呀！你瞧你已瘦成個什麼樣子！你不知道麼？自從我們結婚以來，於今正是十年哦，誰還會想到十年前你是鎮上唯一的美人呢！」

「而且你呢？門達爾，你不記得麼？你是被人稱做「勇夫門達爾」的，可是現在你是斷做兩段了，你有病了——你尙以爲我不知道呀——呵，我的上帝！」

她放聲哭了，孩子們都在牀上嚇得跳醒過來，又哀號着「麵包，飽呀！」

門達爾突然喊道：「那裏會來這種話！今天誰還想吃東西麼？」

孩子們都吃驚坐起來了。

「今天是禁食節呢！」門達爾接着說，臉兒一板正經的。

過了好幾分鐘，孩子們才聽真這句話。

他們都問：「這是那一種的禁食節呀？」說時快要哭出來了。

便是門達爾的眼也低垂下去，看着地板，他告訴他們，今天早上他讀聖經時，那本「噴達都西」從書桌上墜下去，「因爲這樣」他接着說：「就宣布今天是禁食節了，那怕是吃奶的嬰兒也要照辦。」

孩子們都靜靜地不出一聲，於是他又往下說：「今兒這禁食節也和「阿東納蒙日」的那個禁食節一樣，要從隔夜就開始的。」

四個孩子都從牀裏亂爬出來，赤着腳，只穿着一點兒破碎的襯衫，便在房內各處跳躍，大喊：「我們禁食罷，禁食，禁食，禁食！」

門達爾把肩膀遮住了燈光，免得他們看見了娘的淚珠正在直淌。

「哦，這就夠了，孩子們，這就夠了！禁食節也不是應該跳舞的。到了祝福的時辰，我們方在可以跳舞，叫上帝快活！」

孩子們都回到牀裏。

他們的肚子餓現在忘却了！

他們中間一個小女孩開口唱起來：

我們的上帝呀，我們的主呀……

在高山……

門達爾渾身抖了。

「唱歌麼，也是不應該的，」他說，聲音裏帶着哽咽。

孩子們就靜下去，而且睡着了，跳和唱也使他們疲倦了，只有年紀最大的一個孩子又靜開眼問他

父親：

「爸爸，什麼時候我可以行堅信禮呢？」

「還不會到時候，却也不遠了——再過四年，你一定還要長得高大而且健壯。

「那麼到了那時你也給我買一對禱告披巾麼？」

「自然要買的！」

「再有一個小袋來裝我的禱告書麼？」

「唔，一定有的！」

「再有一本小小的金頭的『西的書』麼？」

「有的，靠上帝的福，你必須向上帝禱告懇求，齊塞爾呀！」

「那麼我就遵守一切的禁食節了！」

「是的，是的，一切的禁食節！」低聲兒加說一句，「世界的主呀，只要不要再有像這一個的禁食節！不要像今天的一個了！」

## 沙漠間的三個夢

南非須萊訥爾著  
周作人譯

我旅行過亞非利加大野的時候，太陽很熱的照着。於是我將馬牽在米母撒樹下，我除了鞍，聽到他到枯乾的叢莽裏去喫食。左邊右邊一切全是黃蒼蒼的土。我坐在樹下，因為熱得利害，沿着地平線的空氣都突突的跳動過了一會，覺得非常渴睡，我將頭靠着鞍，便睡着了。在睡眠中，我見了一個異夢。

我覺得立在大荒野的邊界，到處都是飛沙。看見兩個東西，像是沙漠的運輸動物：一個伏在沙上，伸長了頸子，一個立在旁邊，我看那伏着的，很覺奇異，因為伊的背上有一個重擔，上面積着很厚的沙，似乎已經積了幾百年了。

我很詫異的看伊。一個人在我的近旁，也立着觀望。於是我問他說：「這臥在沙上的大動物是什麼呢？」

他說：「這是女人，就是伊，在伊身內養育人類的。」

我說：「伊爲什麼臥在此地，四面都堆着沙，動也不動呢？」

他答說：「聽着，我告訴你。一直從前，伊便臥在此地。風在伊的上面吹過。最古最古的古人，沒有見過；最古最古的書都說伊從前臥着，正同現在一樣。周圍被沙繞着。可是比最古的書，比最古的人類的記憶更古的「言語的巖石」上，在現今已經破碎的「古俗的硬泥」上，卻曾經發見過伊的足跡和站在伊旁邊的那個生物相並而行。你可知道，現在伊臥在這裏，從前卻曾經同他在巖石間自由遊行過的呢？」

我說：「伊現在何以臥着呢？」

他說：「待我說來，一直從前「婉力時代」遇見了伊，看伊彎身下去哺乳的時候，背膊很寬，所以他的負擔便開在伊的背上，又用「不可避免的必然」的闊帶束住了伊。向大看，又向地看，知道沒有希望了，所以伊帶了這擺脫不下的擔，便臥在沙上。從此以後，伊便臥在此地。許多歲月來了又去，但「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帶，終於沒有割斷。」

我看時，見幾世紀以來的忍耐都藏在伊的眼裏；地面全被眼淚濕了，從伊的鼻孔噴起沙土。

我說：「伊沒有想動麼？」

他說：「有時候，一肢也略略振動，但伊很聰明，知道背了重擔，起立不得。」

我說：「站在伊的身旁的人，爲什麼不離開了伊獨自前進呢？」

他說：「他不能你看。」

我見地上有一條闊帶，從這邊伸到那邊，將他們兩個繫在一起。

他說：「伊臥在這裏的時候，他也應站在旁邊，望着沙漠。」

我說：「他知道自己爲什麼不能動麼？」

他說：「他不知道。」

我聽到一個破裂的聲響；我看時，見縛住伊的背上的重擔的索子已經裂斷了，負擔落在地上。

我說：「這是什麼事？」

他說：「腕力時代」已經死了，「腦力時代」用他手中的刀將他殺了。他悄悄的暗暗的走向那個女人用「人工創造」的刀，將縛着負擔的索子割斷。那個「不可避免的必然」破了，伊可以起立了。」

但我見伊仍然臥在地上沒有動，只是張着眼，伸長了頸子。伊彷彿向着荒野的極邊尋求一樣東西。但他總沒有來的日子。我很詫異，不知伊是醒着還是睡着。我正看着伊的身體發抖了，眼睛裏閃出光來，正像一道日光射進了黑暗的屋裏。

我說：「這是什麼事？」

他輕輕的說：「不要響。伊現在正想着，我可以起來麼？」

我又看伊將頭從沙面擡起，我看見沙上的窪道許多年來放伊頸子的地方。伊向地看，又向天看，又向着站在旁邊的看，但他仍然向着荒野看。

我見伊身體發抖，伊用前足踏着地。血管條條綻起，我叫道：「伊將站起來了。」

但單是伊的腰脅抖了幾下，依然臥在先前的地方。

但伊的頭已經擡起，伊不再將他放下了。站在我的旁邊的人說：「伊還很衰弱。你看，伊的腿壓了這許多年了。」

我見伊竭力掙扎，身上都滲出汗粒。

我說：「想來那站在伊身旁的，一定可以幫助伊罷？」

在我旁邊的人答道：「他不能幫助伊。伊應該自助。任伊掙扎着，等到自強的時候。」

我喊道：「他總不至於妨礙伊罷！你看，他站遠了一點，將中間的帶拉緊，又將伊拖倒了！」

他答說：「他現在還沒有知道呢。伊一動，便將繫住他們的帶牽動了，使他覺得不安，所以他站開了一點。將來終有一日，他能明白事理，知道伊所做的事情的意義，且聽伊再跪着掙扎，那時他便會站近了，很同情的眼對眼的看着伊了。」

伊伸長了頸子，汗粒從身上落下。伊從地面站起了一寸，卻又倒了。

我喊道：「呵，伊還太衰弱，伊不能走這許多年，已將伊的力氣耗盡了。伊將永遠不能動麼？」

他答說：「你看伊眼裏的光！」

慢慢的伊跪着掙扎起來了。

我醒了，從東到西，都擺着荒涼的土，生着枯槁的叢莽。馬蟻在紅沙中上下亂走；日光很熱的照着。我從稀疏的樹枝中間，仰望頭上的青天。我臥着，回想剛纔所見的夢，我又睡着了，將頭枕着馬鞍。在這惡熱中，我又見了一個夢。

我見一塊沙漠，我見一個女人走來。伊到了黑暗的河岸上，那岸很險很高；岸上一個白髮鬚的老人，前來迎接伊，他手裏擎一支曲杖，上面寫着「理性」一個字。他問伊來做什麼，伊答道：「我是女人，我正在尋求那自由的國土。」

他說：「這便在你的面前。」

伊說：「我的面前只有黑暗的一條流水，又險又高的河岸，幾處裂縫，中間滿着沙土，此外不見有什麼了。」

他說：「那邊呢？」

伊說：「我看不見，但我用手遮着眼望去，彷彿見那邊有山有樹，太陽明晃晃的照在上面！」

他說：「那便是自由的國土。」

伊說：「我怎麼能到那邊去呢？」

了。

他說：「這裏有一條路是唯一的。向「勞工的岸」走去，經過「苦難的河。」此外沒有第二條路了。」

伊說：「沒有橋麼？」

他說：「沒有。」

伊說：「這河深麼？」

他說：「深。」

伊說：「河床壞了沒有？」

他說：「是的。無論何時都要防失足，一失足你便沒有救了。」

伊說：「有人渡過沒有？」

他說：「有幾個人試過了。」

伊說：「那裏有足跡，可以指出徒涉的地方麼？」

他說：「曾經有過。」

伊用手遮着眼望去，說道：「我願去。」

了。

他說：「你應該脫去你在荒野裏所穿的衣服；伊門穿了這樣衣服入水的人，都被那衣服拖下水去。」

伊很歡喜的脫了所穿的「古來定見」的外套；因為這已經都是洞了。伊又從腰間解下長久寶愛



的帶，蛾蝶飛出，像雲一般。他又說：「去了你腳下「依賴」的鞋子。」

伊站在那裏，幾乎全然裸體，只留着一件帖身的白衣。

他說：「這衣服你可以穿着。在自由的國土，他們也穿衣服的。這衣在水裏是浮的，而且總是泛着。」  
我見這衣的胸前寫着「真理」一個字，這是白色的，太陽不很照過，因為別的衣服常常將他遮住。  
他又說：「你擎了這杖，緊緊捏住這杖從手中脫去的時候，你便沒有救了。將這杖放在前面尋求你的路；他探不到底的地方，你也不要立足下去。」

伊說：「我預備了，讓我去罷。」

他說：「不——且住，這是什麼——在你胸前的。」

伊默着。

他說：「解開，給我着。」

伊將衣解開，靠着胸脯有一件小東西，正在飲乳，額上的黃色卷螺髮緊帖了胸前，他的兩膝抵着伊的身體，兩手捧住了乳房。

理性說：「他是誰？他在那裏做什麼？」

伊說：「看他的小翅子——」

理性說：「將他放下了。」

伊說：「他睡着了，他吃奶呢。我想帶他到自由的國土去。我帶了他很久很久了，還是一個孩子。到了自由的國土，他會變了成人了。我們可以同走他的大的白翅子，可以蔭庇我了。他在沙漠中只是切切的對我說一個字道：「情愛！」我希望到了那邊他或者會懂得說「友愛」了。」

理性說：「將他放下了！」

伊說：「我想帶着他——我的一隻手抱着；那一隻手，可以和水奮鬥的。」他說：「將他放在地上，你到了水裏，你會忘記戰鬥，只想着他了。將他放下。」他說：「他不會死的，他見你放了他，他將展開兩翼，自己飛了去。他將比你更早，在自由的國土了。將到自由的國土的人，見有從岸上伸手來援助伊的，這第一個便是「愛」了。他那時已是一個成人，不是孩子了。在你胸前，他不會與旺放下了他，讓他長成。」

伊從他嘴裏取出乳頭；他便咬伊，血流到地。伊將他放在地上，又包好了傷痕。伊又彎身下去，撫牠的鬍子。我見伊額上的頭髮，變了雪一般白。伊從少年變成老年了。

伊站在河岸上邊伊說：「我爲什麼走這樣遠路，到沒有人到過的地方去呢？呵，我很孤獨，我真是全然孤獨了。」

那理性，那老人對伊說：「靜！你聽到什麼？」

伊仔細的聽，說道：「我聽到足音，千千萬萬的足音；又都向這面走來！」

他說：「那便是跟着你走來的人的足音。你引導前去，造成到水邊的一條足跡！你現在立着的地方，被千萬人的腳踏踏，不久要成平地了。」他又說：「你見過蝗蟲，他們怎樣渡河麼？第一個走下水邊被水沖去了，於是第二個又來，於是第三個，於是第四個；到後來，他們的死骸堆積起來，成了一座橋，其餘的便過去了。」

伊說：「那些又怎樣了？」——他們首先下去，被水沖了去，以後還是一無所聞；他們的屍首，連橋也造不成。」

他說：「沖去了，以後還是一無所聞，——算什麼事呢？」

伊說：「算什麼事——」

「他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他說。

「他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伊說：「但從這我們的屍首造成的橋上，有誰過去呢？」

他說道：「全人類！」

於是那女人緊緊的捏住了那支杖。

我見伊直向着河的暗路走去。

我醒了；在我的周圍全是下午的黃的日光了，落日的光照着乳白的叢莽的枝條，我的馬站在旁邊，靜悄悄的喫草。我轉過身來，見千萬馬蟻在紅沙裏奔走。我想現在可以走路，下午稍爲涼快了。但我又覺得渴睡，我仰臥着又睡熟了。

我又見了一個夢。

我夢見一處地方，在山上，有勇敢的女人和勇敢的男人，攜手同走。他們眼對眼的望着，彼此都不害怕。

我又見女人也都互相攙着手走路，

我便問旁邊的人道：「這是什麼地方？」

他說：「這是天上。」

我說：「在什麼地方？」

他說道：「在地上。」

我說：「什麼時候纔實現呢？」

他說道：「在將來。」

我醒了，我的周圍都是落日的光；太陽落在小山上，愉快的涼氣散布在萬物之上；馬蟻慢慢的回家了。我向馬走去，他仍然立着靜靜的喫草。於是太陽落到山後去了；但我知道他明日又將起來。

## 願你有福了

波蘭顯克微支著  
周作人譯

(選自夢)

有一回，在光明的夏夜，聰明而且偉大的克利須那入了冥想，又說道：

「我以前想，人是地上最美的所造物；但是我錯了，現在我看見那蓮花，被晚風所搖蕩，他一切的生  
物要美多少呵！他的花瓣正向着月的銀光開放！——我不能將我的眼睛離開他。」

「是呵，在人類中間沒有這樣的東西！」他歎息着重複說。  
但是過了一刻，他想：

「我——一個神——爲什麼不用了我的道（Varta）的能方，創造一個生物，使他在人中正，如蓮  
花的在花中呢？這樣使他爲人與地的喜悅罷，蓮花，你變形爲一個活的處女，立在我的前面。」

水波微微的顫抖，正如被燕子的翼所觸着；夜色愈加明亮，月在天上照的更爲強烈；夜畫眉叫的更  
響，但又忽然的沉靜了。於是那個法術完成了，在克利須那的前面，立着一個人形的蓮花。

神自己也驚異了他說：

「你本是湖中的一枝花，以後你便成爲我的思想的花，你說來！」

那處女低聲說起話來，正如蓮花的白的花瓣，受着夏天微風的接吻的時候，切切私語一般。

「主呵，你將我變成生物，但是你吩咐我在那里居住呢？主呵，你要記得，我還是一枝花的時候，每遇

見風的呼吸，我便顫抖，收斂我的花瓣。主呵，我怕霖雨和大風，我怕雷和電，我還怕太陽的灼人的光。你吩咐我爲蓮花的化身，所以我還保存着原來的性質，現在我怕那地及地上一切的東西。」

克利須那舉起他聰明的眼向着空中的星，暫時默想，隨問道：

「你願意在山頂上生活嗎？」

「那裏有雪和寒冷，主呵，我怕呢。」

「那麼……我將在湖底爲你建一所水晶的宮殿。」

「在水的深處有大蛇和別的怪物游行，我怕呢，主呵！」

「你喜歡無邊的大野麼？」

「呵，主呵！旋風和雷黎踐踏過大野，有如野獸的羣。」

「那怎麼辨呢，化身的花哈在邊羅拉的洞窟裏，住着神聖的隱士們。你願意遠離世界，住在那些洞窟裏麼？」

「那裏是黑暗，主呵，我怕呢。」

克利須那坐在石上，用一隻手支着他的頭。在他的前面立着那處女，顫抖而且害怕。

這時候，朝陽的光已經漸漸的照到東方的天空。湖水，棕櫚和竹子，都似乎鍍了金色。在水上所蓄蘊色的鸞鷺藍的鶴，白的天鵝在樹林裏有孔雀和孟加拉雀都合唱似的發出鳴聲。此外又伴着綳在珍珠貝殼上的絃索的音和人的唱歌聲。克利須那從默想中覺醒過來，說道：

「這是詩人伐爾密基在那里禮拜太陽的初升了。」

過了一刻，遮住那些葛藟的紫花的帳幔已被推開，伐爾密基在湖邊出現了。

詩人見到化身的蓮花的時候，他止住了奏樂。珍珠貝殼慢慢的從他手裏滑下，落在地上；他的兩臂

挺直的垂在兩旁；他無言的立着，彷彿那偉大的克利須那已經將他變成一顆水邊的樹了。

神見詩人對於他的創作的這種驚歎，他很喜悅，說道：

「伐爾密基你覺醒且說來！」

於是伐爾密基說道：

「……我愛……」

這是他所記得的唯一的話，也是他所能的唯一的話了。

克利須那的顏色忽然光明起來。

「可驚異的少女，我現在替你在世界上尋得一個適宜的住所了：你住在詩人的心裏罷！」

伐爾密基又複述道：

「……我愛……」

品一般。全能的克利須那的意志，神性的意志，漸使這少女向着詩人的心。神又使伐爾密基的心透明，如水

清明如夏日，平靜如恆河的波。少女走向爲伊豫定的聖殿。但是伊向着伐爾密基的心裏更深深的

一看的時候，伊的顏色忽然變了蒼白，恐怖包圍了伊，有如冬天的冷風。克利須那驚詫了，他問道：

「化身的花便是詩人的心，你還怕麼？」

「主呵！少女答說：『你吩咐我在那里居住呢？在這個心裏，我看見帶雪的山頂；水底的深淵，充滿

着怪異的生物；大野以及旋風和電雷；邊羅拉的黑暗的洞窟。所以我又怕呢，主呵！』

但是和善而且聰明的克利須那答道：『化身的花，你安心罷。倘若在伐爾密基的心裏有孤獨的雪，你便爲春天溫暖的呼吸，將使他們融

化；在那里有水底的深淵，你便爲這深淵裏的珍珠；在那里是大野裏的沙漠，你便去播種幸福的花；在那裏是邁羅拉的黑暗的洞窟，你便爲紅的日光——」

這時候，伐爾密基纔回復了他說話的力，接下去說：

「而且願你有福了！」

## 一滴的牛乳

阿美尼亞阿伽洛年著  
周作人譯

在B村裏，只有一家還沒有睡覺，是夫婦和他們的很小的小孩。

天氣很冷。這幾個窮苦的人，只是發抖。那母親竭力將破爛布片去遮蓋小孩的裸體。伊苦心的想用了這些，將他漸漸冷下去的身體溫暖轉來。但是無效這些布片不夠包裹可憐的母親絕望了，只能彎着身子蓋在他上面；想保護伊的兒子不要吹風。

那父親在這時候，用了沒有表情的眼睛，看著周圍進行的事情。忽然似乎蘇醒了，脫下他破碎的長衣，蓋在小孩上面，於是自己成了完全赤背了。

無限的大悲哀，奪去了他們寒冷的感覺了，

「阿母，一滴的牛乳。」小孩忽然叫喊起來，張大了眼睛，隨又合下。他們兩個人互相望着，後來忽然哭了。

妻說，「你去敲人家的門看，是一個基督教徒——去求乞一滴的牛乳給生病的小孩。」

「半夜裏那里去呢？大家都睡了，誰肯給我們開門呢？」  
于是又是沈默；只有蟋蟀在洞裏低聲叫着，小鼠咬他的食物；冷風接連的從裂孔裏吹進，噓噓的叫。

「一滴的牛乳！」小孩又叫了說，張開眼睛望着他的母親，隨又合下。

兩人又互相望著，眼裏滿了眼淚。男人這回並不說話，擦去眼淚，深深的呻吟，站起，掣了他唯一的武器——一枝細小的行杖——和牛乳瓶，走了出去，就是他原來的狀態——半裸體，也沒有帽。

那里去呢？月亮用了他的冷光照着全村，但他能尋到一個認識他的人麼？他暫時忘記他爲什麼站在这里，而且夢想已經將他送往那里——往他家鄉的小舍，親愛的田野去了。他又看見他那小小的瑪爾太（*Marta*）與紅面頰的那梭（*Naso*）。

所有死的人們也都在那裏休息着……

「一滴的牛乳！」這聲音又在他耳邊響了起來。他發抖了：現在必須去尋牛乳了。

他走到一家門口，裏邊住著一個老年的寡婦。他站在門旁，想道——敲呢，不敲呢？倘若有人出來侮辱他呢，而且他不是外鄉人麼？

「一滴的牛乳。」這句話逼迫著他。這是他小孩的最後的希求了。他忘記了恐怖與羞恥，便去敲門。敲門的大聲和狗的合叫，一齊聽見了。

他又敲了一回。末後，院子裏出來了一個老女人。伊問道：「誰呢？」

外邊答應說：「小祖母，是我——阿美尼亞人，基督教徒，外鄉人。看神的面上，請你開門！」

老女人開門，看見一個不戴帽的赤背的男人，嚇的大叫，急忙關了門跑進去了。

他在這時候纔知道自己的裸體和可怕的形象。

他又敲開壁的門。一個男子來到門口。

他對男子說道：「我是基督教徒，從渴血的地方逃來的；我的小孩正在垂死的苦痛中，想得一滴牛乳。請看造物主的面上，給一點罷……：在去年現今的時光，我們也有許多牛，但現在一切都沒有了，而



且非常需要一滴的牛乳。」

這請求十分動心，這形容又很悲慘。那村人擎了一瓶牛乳給與他。這不幸的人急忙向家走去。他擎了這樣難得的無價的液體，同寶貝一樣的珍重。他用了他困倦的兩足的餘力向前飛奔。但他在夜的寂靜中間忽然聽出他妻的傷心的叫喚。

他幾乎跌倒了。那可怕的悲劇的末齣，現在顯然已經完結了……

他的妻只是哭著，拔自己的頭髮在伊的膝上永久安靜的睡着。那個小小的人——他在這被詛咒的世界，活過的日子雖然這樣少，却是看見感覺，又擔受過這許多事。

但那月光仍舊是明晃晃的照着這一切惡運的不幸的事情。唉，你有什麼東西不照的呢……

（選自現代小說譯叢）

先

驅

芬蘭哀禾著  
周作人譯

二人同役牧師家，一爲童，一爲婢，男牧馬，女則供家事。臨食，共案而坐，必交相謔，顧次則循序以至鬪。主人夫婦謂小偶殊不相稱，正如人言，不管犬之與貓也。第每值夜漁，或相將刈稻束芻，則室家之心亦與漸長。嘗遠至荒林，擇沼畔一區爲將來茅舍地。荒林固無所惜，特需闢治之耳。今日亦揚蕭瑟之處，可以轉爲田疇，而溪邊原隰，則鬱成草地，第使能築茅屋一椽，斯善矣。顧二人傭值殊儉，且治地必更得一馬一牛，以是而二人婚事亦爲之遲遲未遂。惟年來情愫益密，將來希望日益光明。二人暇時恆自計其積蓄，當更歷幾時資斧始得足也。人殊不意此兒女心中乃懷大希冀得自由，別立家室，以二人居牧師家，頗極安適。

百無所慮，有食有衣，顧不知二人之心，蓋向荒林久矣。

一年夏日，二人云將辭役。村人聞之，咸來勸沮曰：「荒林之中，冽寒爲虐，汝徒自招負債耳！不數年，女兒將繁，而村中丐者亦已足矣。」顧二人籌畫是事，已垂五年，其心既決，牧師遂爲之布告婚姻。至秋，乃皆辭去。

是年冬，二人尚居旅中。微勒方在林間經營茅舍，間或作工，牧師家。安尼則臂助主婦，爲之縫織。次年五月，乃舉婚禮，其資皆主人所贈。牧師則出其家之巨室爲舊僕合婚，逮二人別去，牧師立窗後望之，至不復見，搖其首曰：「且任少年試之，究何得者！且荒林爲物，非兒女資斧所能闢者也。」雖然，芬蘭之林，乃信以如是資斧闢治，而牧師之言亦誠也。

吾儕村中少年，乃送舊友甯其新居，又遍游林中，消此永日。林木翳如，色作新綠。入夜，歸新舍而舞。室中地版猶未帖合，梁末參差出於屋角。田疇雖分，荒穢未去。惟坡陀之上有新麥作芽，雜木株間，其色嫩碧，而稻田一區，其上尚積枯木。安尼就地燃炬火，又初次取牛溲乳。吾與微勒，其坐石上，觀新婦趨作夕照中，時尚衣盛服，微勒計將來之事，意氣甚盛，曰：「如吾儕不病，冽寒不至者，斯可矣。」已而復言，如先得吾心者，曰：「吾知此處沼澤實爲寒氣之巢穴，然使人能奮力，吾將闢林廣之，更啓一地以納陽光……今當薄暮，或小覺陰寒，第至明年夏日，可復來一相視也。」

次年夏，吾不之訪，又次年亦然，蓋忘之矣。一日返家，乃詢其近況。吾父曰：「彼輩漸至負債。」吾母益之曰：「且安尼亦病矣！」

數年後，吾已爲學生，當時秋假，乃攜一銃一狗入鄉游獵。一日爲十月曇天，吾行林中，忽得鳥道，其狀頗稔。微雨漸下，犬奔走吾前，忽乃怒鳴，繼之以吠。時聞前路有馬蹄聲，及路隅，則馬首已見，駕二木之間，木端著地，轅間結素帛，縛樞橫木上。微勒徒步從其後，爲之扶掖，狀若扶犁，顏色憔悴，兩頰色皆慘白，目光黯

然。吾呼其名，乃識我。吾問之曰：「若所將何物耶？」答曰：「吾死婦也！」吾曰：「死耶？」曰：「然，死矣！」吾復問之，盡知其事。冽寒，負債多子，婦遂病，終以積勞而殞。今載之就窆，而道路滋惡，第能支持抵禮拜寺，斯已幸矣。有時馬出路畔，就枯葉欲得草食之。微勒則擊其羶，叱之曰：「荷荷！」馬飢欲得食，憔悴之狀，不亞其主，視之殆如槁骸也。已而微勒別去，注目視柩木端，曳沙徑而過，作二小溝。

吾進至澤畔，見其地已掘一溝，顧工方及半，遽已中輟。吾循舊路直至茅舍之外。離後有瘦牛微鳴，一豕呻吟場圃中，園門啓而未閉。場中有虛榻，死婦之衾則被於籬上。梁木參差如故，窗間玻璃昏暗，檻上置楊木小匣，植金鳳華已槁矣。顧微勒在此已闢地一小區，凡稻田一帶，廣二畝餘，有秧田廣可一畝。第至是時，其力已竭，彼伐木去之，轉亦楊之林，使成平地。而其後松林陰黑，狀若崇垣，不可以過。人力遂亦不能，休止矣。吾立廢墟間久之，大風怒號林中，過吾耳畔，拂銃口作異聲，如人哀泣也。

今也第一先驅者已盡其職，不能復作矣。精力耗亡，目光亦銷，其骸當日自信之氣亦不復存矣！行必有第二人繼之興起，受其舊居，或能稍得佳運耳。蓋以事已較輕，當其前者非復浩蕩荒林，未經人治。既得舊舍爲之庇，又取前人耕地播而種之，則今茲山中茅屋，異日必爲饒富之田家。歷時既久，漸成村落焉。

顧孰有遐念前人，以所有資斧少年精力首闢此地者耶？二人皆兒女耳，且又徒手以至是也。雖然，芬蘭之林乃正以如是資斧闢爲田疇。假使二人留牧師家，一爲御者，一爲待兒，固當終身晏安，不遭憂患。惟惟荒林且永久不開，而文化曙光亦莫由入矣。

每見田中麥秀禾穗，就黃人當常念先驅者之烈。特吾儕不能樹碑臺上，爲之記念。蓋言其往事，如事者則既千萬人，而姓名皆不聞於後世也。

## 失了面子

賈克·倫敦著  
張夢麟譯

一切都完了。斯賓可長途跋涉，經過了許多艱難困苦，像一隻鳩似的，向着歐洲大都市的老家飛去，可是到此，離家比前更遠的俄屬亞美利加，旅行告了終局了。他坐在雪地裏，兩手向後細着，等着受慘虐的苦刑。他好奇地，向着面前的一個巨大的哥薩克兵注視；那人扑在地上，爲痛苦呻吟着；蠻人的男子們，已把他苦夠了，纔把他交送女人們去；可是女人們的刑罰，還比男人的要殘酷，聽他的喊聲，也可以知道了。

斯賓可看着，忍不住戰慄。他並不是怕死。從華爾沙起，一直到奴拉多止，在那條艱險的旅道上，長久之間，他都是把性命提在手裏，也不知冒了幾多危險，不至於向着僅僅的死而戰慄。但是他卻非常反對殘酷的苦刑。這使他精神難過，也並不是對於他非受不可的苦痛，乃是對於受苦時，臉上不免現出可憐的表情。這真使他難過極了。他知道到了那時，他也一定要向那些蠻人所告，懇求，哀願，甚至於和大伊凡與及在先死了的人們一樣的哀求。這太不好看了。要死，就要死得勇敢，爽快，臉上帶着笑容，嘴上說着談話——噫！這纔是死的態度。但是要失了自制力，精神要被肉體的痛苦弄得難受，顛倒，要和猴子似的哀號，哭叫，要變成最下等的禽獸一樣——噫！那就是最難堪的地方了。

逃呢，是完全沒有逃的機會了。從一起頭，當他在夢想波蘭獨立的惡夢時，他就已是運命的傀儡了。從一起頭，在華爾沙（Warsow）聖彼得堡，在西伯利亞的炭坑中，在關沙加（Kamsaku）毛皮強盜的船上，運命已漸漸把他騙到這一條末路上來了。無疑的，在這世界的基礎上面，已爲他刻下今天的這條末路——爲他那樣的好人，那樣的敏感，那樣的勇毅，他的神經，沒有一次在皮膚的下面保護過，每天都

在冒險；同時是夢想者，詩人，藝術家。在他未做夢以前，運命就已決定下，他那一身的顫動的神經質，要在禽獸似的野蠻人中過生活，臨了，在這暗夜似的遠國，世界化外的沈沈荒土上，斷送性命。

他嘆了口氣。在他面前那一大堆，原來是大伊凡——大伊凡，那個巨靈似的大漢，那個沒有神經的，鐵鑄的人，那個從哥薩克兵，變成海盜的伊凡，他就如水牛一樣的鈍感，神經組織低下得普通人感覺苦痛東西在他一點也不覺得好，沒有神經，讓這些奴拉多（Nulato）的印度人，會從他那顫動的靈魂根上，替他將神經找了出來。他們的確地真做了人，像受了那麼的苦刑，居然還在活着，也就出於意外，得很大伊凡現在在受沒有神經的罪，他差不多已經綿延了兩條命的時間了。

斯賓可覺得自己，像伊凡的痛苦，再長也受不了。爲什麼大伊凡還不死呢？若果他那叫聲還不停住，他可要瘋了。可是若果真正停住了時，他的受刑時期也就到了，而且還有牙卡崖在那裏候他，此刻都已在預想着向他猶笑了——牙卡崖僅僅是前星期，他纔把他攢出寨子去的人，在他臉上，還有幾下狗鞭子的傷痕，無疑的，牙卡崖一定替他留下了更有味的刑罰，更有趣的收拾神經的東西。嚶從大伊凡的叫聲聽來，這一下怕又厲害得很。一羣蠻人彎身向他看視之後，拍手大笑的後退。斯賓可眼見最慘酷的事，在他面前行了，忍不住瘋狂似的大笑。印度人都張望着，不解他爲什麼發笑，但是斯賓可自己卻制止不住。

這不行。他極力地自制住，癢癢的驚悸也漸漸退了。他勉強地拿別的事來想，他就重記他一生的經過。他記起他父親、母親，和那條有班紋的小馬，又記起小時教他跳舞的法國先生，他還偷了他一本舊破了的伏爾德爾（Voltaire）的詩集。他從新又想起巴黎，陰慘的倫敦，歡樂的維也納和羅馬。他又想起了那一羣狂熱的青年，他們也和他一樣，同在夢着波蘭的獨立，有獨立的波蘭政府；在華爾沙，有獨立的都城。嚶這就是他們長途的起點，現在只有他一個人僅存了。他一個一個的，從在聖彼得堡受死刑的兩

個算起，數着已死了的志士。一個被獄卒活活地打死了。一個在西伯利亞血腥的流道上，走了無數的歲月，被哥薩克兵的虐待和毒打，終於在道旁躺下了。無論什麼時候，遇着的，都是野蠻——野獸一般的野蠻。其餘或死於疾病，或死在炭坑中，或死在毒鞭下。最後剩下兩人，逃出來時和哥薩克兵爭鬪死了。只有他逃到關沙，利用了假旅券，和死在雪地裏的旅人的錢。

他的經過，除開野蠻而外，沒有什麼。在幾十年中，空自藏了繪畫、劇曲、政治的天才，處處，時時，都在野蠻包圍之下。他的性命都是用血換來的，他們都完全死了。他爲搶一張旅券，殺了那個旅人。他爲證明自己是有教養的紳士，一日中和兩個俄國軍官決鬪。他爲加入毛皮強盜團裏，又去殺人來做證明。他不能不去贏得那個位置。因爲在他背後，橫互着從西伯利亞到俄國的千年古道，他不能從這面逃走。唯一的路只是在面前這一條，經過柏林、海峽的荒寒的海水，到亞拉斯加。可是這條路，從野蠻地，更引到野蠻地來了。在朽爛的毛皮賊船上，人們因爲吃物，因爲飲料，又因爲不停足的暴風雨，都變成野獸了。他從關沙加東渡了三次，三次都經過了若干艱險困苦，又和殘存者轉到關沙加來。逃走的路再沒有了。他不能從逃來的路走了去。因爲鞭笞和炭坑，在那裏等着他的。

於是第四次，也是最末一次，他又從關沙加東渡了。這回是和那些最初發現「海豹島」的人們一塊。但是他沒有同他們回去，在關沙加狂熱的酒宴上，共分在島上得了的皮毛。他發誓再不回關沙加了。他知道要達到歐洲這些親愛的大都市去，他非向前進行不可。因此，他爲等別的船，就一個人留在沈暗的孤島上。島上的伴侶都是斯拉夫族的獵人和俄國的探險家，以及蒙古、韃靼、西伯利亞的土人。在這個新發現的島上，他們又和土人們開了一條血河。那不願供給皮毛的土人，他們都把他全村殺了。可是他們又轉而被船員們殺盡。結果只有他和一個芬蘭人是全體中的殘存者。他們兩人，就在這荒寒的孤島上，寂寞地忍着餓，過了一冬。到了春天，天幸來了一隻毛皮船，纔把他們救出。千載一遇的機會，他們幸而

遇着了。

可怕的野蠻時時都在包圍着他。他發了誓不回關沙加，只好從一隻船，又換到他一隻，就這麼地，輾轉換船，最後換到一隻南極探險的船來。這隻船到亞拉斯加爲止，沿路遇見的都是野蠻人羣。每次在險島巉崖下停船時，都有一次血戰；再不然，就是海上的暴風雨。不是颶風狂吼，船要破沈，就是土人吶喊着，臉上畫着花臉，坐着小船來，嘗海船上火藥的血腥味。船一直向南方進行，已經快過加利弗利亞的神州 (Myth-lard) 了。這個地方，傳說就是從墨西哥血戰來的西班牙的冒險家的所在地。他對於這些冒險家，很懷着希望。假若從此逃到他們那裏，以後就很容易辦。——費過一年兩年，不算什麼。——他就可以到墨西哥，再坐一隻船就可以到歐洲去了。但是實際去看時，一個西班牙人都沒有。有的還是不可通過的牆壁——野蠻。岸上住的市民，仍是畫着花臉的野蠻民族，把他們都從岸邊擡上船去了。最後，一隻小船被蠻人砍斷，海員都被殺死，探險長纔換了原定計畫，把船開往北方去。

又過了許多年了。米克洛維斯奇要塞築成時，他曾在德彭可夫底下當過軍官。他在庫司柯庫林 (Kuskokurim) 住了許多年，兩次夏天，——都在六月——他曾設法當過科策部海峽 (Kozzebue Sound) 的頭子，在那個時候，這裏正是各種民族聚集起來貿易的地方。在這裏，可以找得出西伯利亞的班鹿皮，有帶奧米第茲 (Diomedes) 的象牙，有北冰洋的海象皮，又有很奇怪的石燈，這是從各蠻族間輾轉而來，誰也不知出在什麼地方。並且有一次還有一把英國製的獵刀，斯賓可知道這裏，正是學地理最好的學校。因爲此地聚集的人，有從諾爾蘭 (Norland) 來的愛斯基莫 (Eskimos) 人，有從昆蘭 (Kingland) 來的，有從聖洛倫斯島 (St. Lawrence Island) 來的，有從韋爾士親王岬 (Cape Prince of Wales) 來的，有從巴羅角 (Point Barrow) 來的。這種地方與其他很多的地名，距離都是以日計算。

這些貿易的蠻人，都是從廣遠的土地而來，可是貿易品中，如石燈鋼刀之類，輾轉交易，更來得廣遠了。斯賓可對於他們，有時蹂躪，有時取笑，有時又施賄賂。凡是從最遠最遠的地方來的旅人，或者奇異的蠻人，都要帶到他面前來。這些人的談話中，有種說不出想不到的危險，有野獸似的敵愾的蠻人，有深不可通的深林叢莽，有高山峻嶺，可是為每一個人的口中，都有一羣白人——藍眼，金髮的白人，像惡鬼似的爭鬪，到處搜求毛皮的消息。這些白人是望極東極東面去，也沒有見過他們，不過是互相傳述出來的消息罷了。

這裏雖可當個地理學校，可是課程卻很難。因為誰也不能從各種奇異的方言中，從那些低能的頭腦中，學習地理。蠻人們的頭腦，真是暗黑至極，把事實和寓話，混為一起，他們計算途程，用「睡眠」(Sleep)來算，途中難走，睡眠的夜數也就加多了。

最後，終於來了個消息，使斯賓可鼓舞起來了。在極東有一條大河，這些白人就住在那裏；河名叫岳康(Yukon)。米克洛維斯奇要塞的南部，也開了一條大河，叫葵巴克(Kwilkpak)。一般的風傳，都說這兩條河，即是一條。

斯賓可轉到米克洛維斯奇，要塞來了。費了一年功夫，他組織了一團遠探隊，上葵巴克河去。於是來了一個半俄國人馬拉可夫，他是一隊從關沙加來的，最野蠻凶狠的蒙古人的冒險隊長。斯賓可就做他的副佐，一同循着葵克巴河的彎曲的大三角洲走去。先在北岸的小山上住了許久，然後用皮製的獨木舟，裝滿了貨物和軍用品，每天和滾滾的激流抵抗着，走了五百多哩。那河最窄處也有二英里，寬處約十英里，深可數尋，水流每點鐘五個 Knot，真是陡峻極了。馬拉可夫想在奴那多築寨，斯賓可主張再望前進，但是他即刻和馬拉可夫的提議同意了。因為嚴寒的長冬已來，還是在奴那多等候的好。到了明年初夏，河冰解凍之後，他再一個人上葵巴克河，以後就一路做工到H.B.公司的所在地去。馬拉可夫並不知



道岳康河和葵巴克河是一條水，斯賓可也沒有告訴他。

於是他們開始建築寨子了。這是一個強迫的工作。寨子的木牆和印度人的呻吟嘆氣相應和着，高上去。鞭子不住在他們的背上打着。施刑的就是由哥薩克兵變成海賊的大伊凡。印度工人中有受不了私自逃走了的，可是攔回來時，就帶到寨子面前來，綑住，使他和他的種族知道鞭子的効力。兩個經不住打，都死了，其他的成了殘廢，剩下的得了教訓，不敢逃了。

寨子成立時，已是雪花飛舞。於是又到了搜集皮毛的時候。印度人受了命令，要他們拿出很多的皮毛來。鞭子和拳頭，仍然繼續着。又怕他們逃避，於是拿他們的妻子小兒等來當人質。用皮毛盜纔想得出來的方法，待遇得慘酷極了。

他們種的都是血種子，現在可到了收穫時期了。寨子被印度人燒掉，火光中，皮毛盜有一半和蠻人爭鬪被殺，一半就捉來受殘酷的苦刑，一個個都先後死了。現在只剩斯賓可一人——也可說斯賓可和伊凡兩個，如果那躺在雪地裏哭叫的東西，還可以說是伊凡的話。

斯賓可看見牙卡崖在向他發笑。——那是牙卡崖無疑的了。鞭子的傷痕，還在他臉上掛着。斯賓可並不責備他，可是不高興，想到牙卡崖要如何來收拾他。他想去向酋長馬加馬克哀求，但是他自己也知道無用，他又想到掙脫繩索，和他們奮戰而死。這樣要死得快一點，但是他掙脫不開。皮革的力，比他強多了。想來想去，忽然被他想出一個法子。他就示意命馬加馬克去找一個懂得土話的翻譯來。

「呵，馬加馬克。」他說了。「我不想死。我是個大人，物這麼死了，未免太糟蹋了。老實說，我並不會死。我和這些腐肉不同。」說時，他輕蔑地拿腳指撥動着面前那一堆呻吟的東西，以前曾是大伊凡。

「我太聰明，死不了，你看，我有一樣絕好的藥，只有我纔知道。既然我不要死，我就拿這個藥，和你們交換吧。」

「是什麼藥呢？」馬加馬克要求着說。

「很珍奇的藥。」斯賓可躊躇了一陣，好像不願把這秘密宣露出來的樣子。

「我告訴你吧。只消把這藥塗了一點點在頸上，頸項就變得如石頭一般硬，如鐵一般硬。無論什麼兵器都砍不下來。最鋒利的刀，遇着他也成無用。骨做的刀只好變成泥漿。我們帶來給你們的鐵刀會把口子弄鈍。你拿什麼東西和我交換這個藥的祕密呢？」

「我饒你的命。」馬加馬克由翻譯回答了。

斯賓可嘲弄地笑了笑。

「並且，你一生可以在我家裏當奴隸。」

波蘭人更嘲弄地笑着。

「把我的手脚解開，我們再談。」他說了。

會長下了命令。斯賓可鬆了手足之後，他卷了一支紙煙點着。

「這些都是廢話。」馬加馬克說，「世界上並沒有這樣的藥。不能有一把刀的口子，比什麼藥都要厲害。」

會長非常輕信，但是他還是躊躇着。他曾經見了毛皮盜行了許多邪術，所以他又不敢完全不相信。

「我饒你的命。但是不要你當奴隸。」他說了。

「還要比這個更好的。」

斯賓可非常冷靜。他就像在講一件狐皮的交易似的。

「我的藥是最偉大的藥。曾救我多次了。我要一個穩車，和拖車的狗；還要你的六個獵夫，保護我出米克洛維斯奇要塞過去一站。」

「你非住在此地，傳授我們你的一切邪術不可。」會長命令了。斯賓可聳了聳肩，默着也不說話。他不住向寒空中吐着煙子。他又好奇地看看那個哥薩克兵現在怎麼樣了。

「你這一條傷痕！突然馬加馬克指着波蘭人頸後說了。那頸項後面，明明現出一條刀痕，是他在關沙加和人爭鬪的記念。」

「你那藥靠不住，刀口還是比藥要強得多。」

「那條痕傷是一個非常強力的砍的。」（斯賓可一面想）「比你還強。比你最強的獵夫還要強。比他都強。」說時，斯賓可又用足去觸着哥薩克兵——一個最淒慘的光景，已經昏過去了。可是在他那四分五離的軀體上，生命還在附着，好像捨不得走開似的。

「並且，那天的藥性也非常弱，因為在那裏沒有其中的一種藥料。我看你們這裏到多得，在這裏配出來的藥，一定很強。」

「我就讓你去。」馬加馬克說。「轎車和狗，和六個保護你的獵夫都給你。」

「你答應得太遲了。」他冷靜地回。「答你不即刻答應我的條件，你已觸犯了我的藥。你看，我現在我還增加要求。我要一百張海豹皮（馬加馬克哼了一聲），又要一百磅乾魚（馬加馬克點頭答應，因為乾魚很多又賤），我要兩個轎車——一個我坐，一個裝皮和乾魚。而且我的鎗也要還我。若果你不願意這個價錢，再隔一會還要漲呢。」

牙卡崖向馬加馬克耳邊悄悄說了幾句。

「我怎麼能知道你的藥有效驗呢？」馬加馬克問了。  
「那很容易。第一我到深林中去……」

牙卡崖又向馬加馬克耳邊說話。馬加馬克露出疑色，不贊成。

「你可以拿二十個獵夫留住我。」斯賓可又繼續說。「你知道，我先得去採集藥料——樹皮草根，好來製藥。然後等你把兩個轎車帶來了，裝好我要的皮毛和乾魚和鎗，又把六個獵夫一一的吩咐了他們的職務之後——等你什麼都預備好之後，我纔把這藥塗在我的頸項，把頭放在那木頭上。你可以命你最強的獵夫，拿斧頭在我頸上砍三次。你自己也可以砍三次。」

馬加馬克張開大口，一句一句將這皮毛盜的最新奇而神祕的邪術的話，吞進心去。

「但是第一要緊的，」波蘭人忙又說了。「是每砍一次我非又再塗一回藥不可。你那斧頭，又重又鋒利我要圖謹慎。」

「你所要求的，都一切答應你。」馬加馬克連忙承認着，喊了出來。「去採你的藥料吧！」斯賓可極力掩住他的歡喜。他這注下得非常危險，不能有一點空頭。他又傲然地說了：

「你太遲慢，我的藥又生氣了。爲解除這個觸犯，你非拿你的女兒給我不可。」

說時，他指着一個女兒——非常不健全的女子，一隻眼斜視，滿口硬硬的狼牙。馬加馬克發怒了，但是波蘭人一點不動，泰然自若地，又卷了第二支紙煙抽着。

「快些答應。」他又威嚇他。「不然，我又要再加要求。」

一時兩下都相對默然。北國陰慘的景色，已從他面前消去，他又記起他故鄉和法國來了。他看着那狼牙的女子時，他記起了另外一個女兒——一個跳舞的歌女，他青春時代第一次到巴黎時認得的。

「你要女子幹什麼？」馬加馬克問。

「和我一塊兒到河裏去。」斯賓可一面批評似的向女子望着。她可以替我做一個良妻，並且和你的血族相混，也是值得我這藥的一個榮譽。」

他又記起那舞女來了。嘴裏哼着她以前教他的一首戀歌。他又重新溫過一遍他的舊生活。可是是一種第三人的客觀的過去。他看他的舊時的歷史，就好像是在看別人的生活似的生活。突然會長的聲音，把他的回想打斷了。

「就照你說的辦。」馬加馬克說，「女兒就同你一塊到河那面去。但是我要親自來砍你三次。」

「但是每一次，我都要另塗一回藥。」斯賓可連忙回答，臉上做出生怕他不許的顏色來。

「每次讓你塗一回藥。這些就是監視你的獵夫。去到深林中採你的藥料來吧。」

馬加馬克見斯賓可這麼貪婪，深信他藥的價值。若沒有真正的奇藥，一個將死的人，也不會這麼敢然站起來，老婆子似的做容易吧。

「並且。」牙卡崖等斯賓可和獵夫們走進深林之後，又悄悄地對會長說：「你把藥學會了時，你很容易再殺掉他。」

「但我怎能殺他呢？」馬加馬克辯說，「他的藥可以保護他呀。」

「他總有一個地方沒有塗着藥。」牙卡崖回答了。「我們就從那個地方入手。也許是他的耳。很好，我們就一枝槍從左耳穿到右耳去。也許是他的眼睛。他那藥一定很強，不敢塗在眼上。」

「點頭說，『還是你真聰明，牙卡崖。若果他此外再沒有邪術，我們就殺掉他。』」

斯賓可並不費時間去找尋藥料。他就將隨手的東西採了一些。如像松針、楊柳樹的內皮、樺樹條與及許多苔果。這是他命獵夫們從雪底下掘出來的。此外還有一些凍了的樹根，就把他的藥料配全了。他就和他們一塊回到天幕裏來。

馬加馬克和牙卡崖蹲在他側邊，留心他放在熱水中的這些藥料的種類和分量。

「這藥第一非先放苔果不可。」斯賓可又解釋給他們聽。

「而且，呵！還要一樣東西——要人的一個小指頭。牙卡崖把你的指頭砍下來。」

牙卡崖連忙把兩手藏在背後，苦着臉望他。

「只要一個小指頭。」斯賓可又催他。

「牙卡崖把你的指頭給他。」馬加馬克命令了。

「這裏附近的指頭多得很多呀。」牙卡崖指着雪地裏那一大堆受苦刑死的屍首，不平地說了。

「但是要活人的指頭纔行。」波蘭人又反對說了。

「我會給你活人的指頭。」牙卡崖走到哥薩克兵的身邊去，砍下一個指頭來。

「他還沒有死。」他說把血淋淋的指頭擲在波蘭人的足邊。」而且還是一個很好的指頭，有這麼粗。」

斯賓可拿來擲在火中，一面開始唱歌——一首法國的戀歌。但是他卻慎重其事地，唱來助着製藥。

「沒有我說些歌詞，唱在藥裏，這藥完全無用。」他解釋給他們聽。「這歌詞是藥中頂緊要的部分。你看，已經製成了。」

「把你這歌詞慢慢說了出來，我好學。」馬加馬克命令了。

「等着，等試驗之後，等你的斧頭砍我的頸子三次之後，我再教給你這幾句歌詞的秘密。」

「但是假若這藥不靈驗呢？」馬加馬克很擔心似的又問了。

斯賓可發怒地向着他。

「我的藥沒有不靈驗的。但是，若果真不驗了，你可以照他們那樣處置我。就像你砍他那樣，也一塊一塊的砍我。」他指了指大漢伊凡。「這藥已冷了。我就拿來塗在頸子上，一面我還要念咒語。」

他莊嚴地，唱起法國革命歌中的一節，同時把藥完全塗在他的頸項上。

一個驚呼，打斷了他這個動作。那巨靈的哥薩克兵，他那龐大的生命力，最後一次又復恢復過來，已經跪起來了。他在雪地裏，用力攣極地展轉着，印度人看了，不住大笑，驚呼，也有喝彩。

斯賓可看着，異常難過，但極力壓住他的昏眩，裝出發怒的樣子。

「這不行。」他說，「把他斷了氣，我們再試驗。你，牙卡崖，你去斷了他的氣。」

牙卡崖把這事做了，斯賓可又對馬加馬克說：

「記着，你要用力砍。這不是小孩子的遊戲。你把斧頭拿起來砍那木頭看看，讓我好知道你砍得像個丈夫。」

馬加馬克依他的話砍了二次，非常適切有力，把樹木砍落一大塊下來。

「很對。」斯賓可向他周圍成了半圓的野蠻人望着。這樣子，真像他自從在華爾沙被俄國警察擒了以後，一直到現在，包圍着他的野蠻牆壁的徵象。

「拿起斧頭來，馬加馬克。我要躺下了。我把手舉起來時，你就砍，用盡力砍，並且留意着，不要有人站在你的後面，藥力很強，斧頭也許從我頭上跳起來，從你手中滑了出去。」

他看見了那兩隻橇車和狗。上面載着皮毛和乾魚，他的鎗放在海豹皮的上面。路上保護他的六個獵夫，站在橇車兩旁。

「女子那裏去了？」波蘭人問。「把她帶上橇車後，我們再試驗。」

這事辦了之後，斯賓可躺在雪地上，拿頭放在木頭上，就像玩疲了的小孩子就睡似的。頻年來生活的淒涼慘苦，他也真疲了。

「我笑你，和你的氣力呵，馬加馬克嘍！」他說了。「砍，用力砍吧。」

他舉起手來。馬加馬克輪起斧頭，——一枝劈柴用的闊斧，明晃晃的鋼刀，在冷空中，閃着一道寒光，

在馬加馬克的頭上略停一停，即向斯賓可的赤頸上砍了下來。一下肉和皮清清楚楚地分開，斧刃的餘力又深深鑽入下面的木頭中去了。驚嚇了的蠻人，看着他的頸，離開冒血的軀幹，跳了幾尺遠，落下。

一時沈靜非常。大家都茫然不解是什麼一回事。漸漸地，他們明白了來。這裏原沒有什麼藥，這皮毛盜騙了他們了，只有他——在那幾個人中，只有他逃掉了苦刑。這就是他玩這個玩意的目的了。即刻一陣哄笑，起在空中。馬加馬克垂着頭，非常慚愧。毛皮盜愚弄了他了。在他的人民前，他失了面子了。蠻人們仍繼續大笑着。馬加馬克轉背，垂着頭，走開了去。從此以後，他知道人家不要喊他做馬加馬克，都要叫他「失了面子」了。他這一段恥辱，要隨着他一生。每次蠻族們春天在一塊捕魚，或者夏天在一塊貿易，這段故事，一定要在幕火之下，談來談去，如何那個皮毛盜，經「失了面子」一擊之下，就平和的死了。

「誰是『失了面子』？」他預先好像聽着一些高慢的初出犢兒，這麼發問。

「哦，『失了面子』麼？」回答也一定是這麼看。「他在未砍去毛皮盜的頭之前，曾經是馬加馬克。」

六月十六日夜（留）

## 一個女人的日記

英國小泉八雲著  
L E O 譯

最近有一本難得的原稿到了我的手裏——是十七張狹長的軟紙，用絲線裝釘，封面寫着美麗的日本字。這是一種日記，裏面載着一個婦人結婚生活的歷史，是那婦人自己記錄的。那作者已經去世了。這本日記是在她的針箱裏發見的。

那把原稿借給我的朋友，答應我翻譯，其中值得發表的東西，我欣然的利用這絕好的機會，便把平民中間一個生活簡單的婦人的思想感情，喜樂悲哀，用英語傳達出來——恰和她自己從未想及外國



人也會看到她那感人的日記而極坦白的記錄着的一樣。

但是爲尊敬優美的她的幽靈起見，我的利用原稿是竭力的不使她感到一點痛苦的。——假如她還活着，能夠讀我的著作，有幾處我以為是神聖的便刪節了。有些便是加了註釋，西洋的讀者也難領會的關於習慣和「地方的信仰」的瑣屑的事，我也省略了。至於人名自然是變更了。除此以外，我是盡我的能力緊依着原文的，——除却不能充分直譯的地方，一句也沒有變易。

除了這本日記裏記述着的或是暗示着的事實以外，作者本人的履歷，差不多無從知道。這個婦人是最下層社會的人。從她那日記裏看來，她似乎直到三十歲相近纔結婚。她有一個妹子是比她早幾年結婚的。這種與習俗相背的情形，日記裏並沒有將理由說明白。原稿中間夾着一張小照相，一看這照相，決不能稱這位作者相貌好，但是那臉上却也有一種羞怯的優美的表情。她的丈夫是一個公共事務所的「小使」，正差使是值夜班，工錢每月十圓。這婦人爲補助家用計，在製煙廠裏做過紙煙。

從原稿看來，這婦人一定是在學校裏讀過幾年書；她能夠把假名寫得很清楚，但是中國字，她學的不多，所以她的日記很像是小學生寫的，然而寫的却精巧，一點沒有錯。日記裏所用的是東京語（市民的通用語），習慣的語句很多，却毫無卑俗的地方。

這個日常生活如此困難的可憐的婦人，竟會辛辛苦苦的寫出這一種在她大抵不要給人家看的東西來，這是什麼道理呢？有的讀者恐怕不禁要問罷。如有這樣的讀者，我將教他知道古代日本的一種謔言，說是文學的創作是解除悲哀的良藥。我又將教他明白便是最下層社會中間的人們，遇着悲感或

是歡喜的當兒，也還做着詩這一層事實。這本日記的後半是在淒寂的病中寫的，我想她那時所以寫日記大都爲着淒涼難耐的當兒，收斂自己的思想罷。她臨終時，元氣早就沮喪了，這本日記的結末幾頁大都顯示着心對於衰弱到無望的身體的最後奮鬪罷。

原稿的封面題着 Mukashi-hanashi (『往昔的話』) · Mukashi 這個字，講到幾百年前的事實時，作『久遠以前』解，講到一個人的過去時，作『往昔』解。這里當然是後的意義了。(日記中(一)以內者是小泉八雲加入的註釋或字句。)

## 往昔的話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一八九五年)晚上，對面人家的男人走來問道：

「就是爲着府上大令愛的事，給她許配人家，不也好麼？」

於是回答道：

「給她許配固然也好，可是嫁女的費用，一點沒有預備呢。」

對面人家的男人說道：

「但是，不要什麼費用的，你肯不肯把她許給我說着的人呢？這個人是很穩實的，年紀三十八。我想

大令愛怕是二十六罷成了親倒好呢……」

「不是二十六——她二十九歲了，」這樣的回答。

「啊啊……那麼，還須再到那方面去說呢？會過了他，來和你商量罷。」

說着那人出去了。

次日晚上，那人又來了——這會子和岡田氏的妻同來——他說道：

「那方面是滿意的——如果你肯親事就可以定了。」

父親答道：

「兩人都是「七赤金」，性情是相合的；我想不至於有什麼沖剋哩。」

媒人問道：

「那麼明日就行「見合」好麼？」

父親說道：

「我想百事都有個緣的……那就請你明天晚上到岡田家裏來會我們罷。」

這纔雙方答應結親了。

對面人家的人要我次日晚上同他到岡田家裏去；我覺得心中惴惴，便說只要同母親兩個人去就是。

我同母親走到那家時，「柯契拉愛」（“Kochira”）這些話便迎着我們，然後（我的未婚夫和彼此第一回見禮。但是我似乎覺得很羞愧，看也不能夠看他。

隨後岡田氏對並木氏（夫的姓）說道：『我看你在家裏沒有人可以商談商談，古話說“*Yon wa isogoe*”（「善事趁早辦」）你還是趁早決定罷！』

回答的話是：

「在我是很滿意了；不過我不知道那方面覺着怎麼樣。」

「如果承蒙看得起，我是可以的……」我說。

媒人說道：

「那是算數的了，做親的日子幾時呢？」

〔並木氏答道〕

「雖然明天我也在家裏，十月初一這個日子却更加好些呢。」

但岡田氏便說道：

「並木氏值夜的時間，家裏沒有人，是免不得記掛的，我看日子還是明天好罷——可不是麼？」

我當初雖然覺得似乎太急促，不一會却想到了次日便是大安日，因而我承諾了；於是我們回家了。我告知父親的時候，他似乎不很高興，他說太急促了。至少應該寬緩三四天纔是。他又說「方角」不利，別的事又都不順手。

我說：

「但是我已經答應了；現在不能夠要求改日子了。家裏沒有人的時候，倘若有賊進來，委實也是非  
常可憫的事呵！至於「方角」不利，我便是因此而死，也甘心的，我死在丈夫家裏是應當的哩……」停  
一會我又說道，「明天我沒有工夫訪問後藤（她的妹夫）去，現在就須去一趟。」

我走到後藤家裏，我一見他，便覺得心裏要說的話，怕敢確切的說出。我只隱約的對他說道：

「明天我須得往陌生人家去了。」

後藤立刻問道：

「你就要出嫁罷？」

遲疑了一會，我終於回答道：

「是的。」

「新郎怎麼樣呢？」後藤問。

我答道：

「如果我能夠仔細的看他，看到心裏有什麼意見，我就不會拉母親同去了。」

他說道：「阿姊那麼何必去會見他呢……」他又用了非常愉快的聲調添說道：「恭喜你，恭喜你。」

我說道：「無論怎樣，就是明天的事了。」

於是我回家了。

擇定的吉日到了（九月二十八日）。我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做，不知道如何來得及預備。雨是下了好幾天了，道路很泥濘，我愈加覺得吃苦了——幸而還好，這一天沒有雨下來。我在好些小物事須得去買來，而我不能儘管教母親替我辦事情，因為母親年紀大，走不大動了。所以我大清早就起身，一個人走出去，備辦各種的物事。然而待到一切舒齊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

於是我須得往理髮所去理髮，往浴室去洗浴——這些事都是費時間的。待到我回來換衣裳的時候，並木氏這里還不見差人來，我有些心焦起來。我們晚飯剛吃畢，那邊的使者便到了。我匆匆的向大家道了別，於是出門去了——永遠離開我的家了。我同了母親先走到岡田氏的家裏。

在岡田氏的家，我連母親也不得不分別了。岡田氏的妻照顧着我，陪了我，我走往船町地方，並木氏的家裏去。

「三三九度的盃事」平安的行過了，不知不覺的到了「御開」的時候，客人們便都回家去。

這纔只剩了我們兩個人，第一回在一處悄悄的面對面坐着，我的心房劇烈的搏動，我覺到紙筆表達不出的一種異樣的羞恥。

我這時的心情，委實只有那懷念到初次離了父母的家庭而做陌生人家的娘子的人纔想像得到哩。

隨後吃飯的時候，我覺到非常的惶恐……

兩三天之後，丈夫前妻的父親來看訪我，他說道：

『並木氏真是一個好人兒——一個規矩着實的男人；但是他在小事情上面，却也很仔細，很容易因一點小錯處就動氣，你還是用心體貼他的心意罷。』

我從起頭注意着丈夫的脾氣，便知道他真是一個很嚴緊的男人，我於是決定着凡百事情，永不違拗他的意志了。

十月初五日，是『回門』(“satogari”)的日子，我們兩人初次一道的出去，路上順便去訪問後藤。出了後藤家，天色驟然轉惡了，雨下了起來，我們借了一把紙傘，當作『相合傘』用，雖然我恐怕先前的鄰居看見我們這樣的並排走，覺得很不安，不久也就到了我的母家，照例的應酬了一番，在那邊的時候，雨幸而止住了。

同月初五日，我第一回同他到戲館裏看戲去。我們走到赤坂演伎座，看了山口一座的戲劇，

十一月八日，我們赴淺草寺並參詣御酉樣。

——是年十二月，我給丈夫和自己做了新的春天的服裝；我初次覺得這等工作真愉快，我初次覺得很高興。

二十五日，我們赴東大久保的寺，在那邊庭中散了一回步。

二十九年（一八九六）正月十一日，往訪岡田。

十二日，我們兩人在後藤家作客，頗覺有趣。

二月九日，我們兩人往三崎座看『妹背山』。路上不期的遇見後藤氏；他便和我們一同去看戲。回家的時候，不幸下着雨，道路泥滑的很。

同月二十二日，我們兩人在天野拍了一張照相。

三月二十五日，往春木座看『鶯塚』這齣戲。

——這個月裏，我們（兩親，親戚，朋友）本來約定，大家一同去『看花』，然而到底沒有去。

四月初十日，上午九點鐘，我們兩人出外散步。先詣九口招魂社，繼赴上野公園，出公園後往淺草參詣觀音樣，又參詣亦門踪樣。我們本來打算環繞淺草奧山，但後來想到還是先吃飯的好——我們便走往一家飯鋪裏去。正在吃飯的時候，聽得叫喊的聲音，我們以為外面有什麼吵鬧。其實這片喧聲，却是因一家小店失火而起的。火迅疾的蔓延開去，街上的小屋大都燒着了……我們不久便出了飯鋪，走到淺草公園看各樣的景物。

（下面是作日記的婦人所作的小歌）

Imado no watashi nite,

Aimata koto mo naki hito ni,

Fushigi ni Mimize-Imari,

Kaku mo futa ni naru nomika,

Hajime no omoi ni hikikaete,

Itshika-kokoro mo Sumidagawa,

Tsugai hanarenu miyakodori,

Hito mo utayameba wagami mo ma'a,

Sakimidare aru dote no hana yori mo,

Hana ni mo mashita sono hito to,

Shirahige-Yasniro ni naru made mo,

Sotogotashi to inorinanjii

(譯意) 渡過了今戶渡，在『稻荷』出乎意料的遇着了——一個從未看見過的人。一見面我們便請同夫婦了。我的心撇開了當初的漫想，便如隅田河一般澄清了。現在我們真是像雙宿雙飛的『都鳥』一般，人家也該羨慕呵！看着滿岸的花的樂趣，還不如長與比花還愛的這個人同住，直到進了『白鬚廟』為止呢。但願我們這樣的偕老呵！

……我們過了吾妻橋，趁着汽船到會我兄弟寺裏看開光，我們所求着，願我們兄弟姊妹之間永遠的友愛和睦。晚上我們回到家裏時，已經七點多鐘了。

——同月二十五日，我們走到『Rokumono-no Yos,』去。

## 漢蒂額夷的天鵝

俄國西皮爾雅克著  
魯彥 譯

「哲人巴夷蘇隔第在什麼地方？漢蒂額夷的天鵝在什麼地方呢？」蒲魯汗問他的朝臣。「爲什麼



我看不見本國的光榮與尊敬他在什麼地方呢，那快樂的淚，安慰的微笑，良心的光——哲人巴夷蘇隔第，漢蒂額夷的天鵝在什麼地方呢？」

那些在蒲魯汗幕中的貴人和名人們都垂下了頭，不敢看一看他們的王，彷彿他們覺得自己有罪似的。確實的說他們只是怕這不好的消息引起蒲魯汗的憂傷和不悅。

「爲什麼你們都不做聲？」蒲魯汗威嚇似的皺一皺眉問。「爲什麼，你們沒有一個人肯說實話？本來，要那些人說實話是可笑的——那些要代替我的眼，我的耳，我的手，可以更容易利用我的聾盲和衰頹的人們……只有哲人巴夷蘇隔第對我說實話，現在却看不見他了。」

於是老人和青年人的頭更往下垂了，仍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個字。那時却戰戰兢兢的前來了美女芥鐵。蒲魯汗的最愛的女兒，跪下一膝，說道：

「父親恕我大膽，我願將別人不敢說的事情告訴你……」

灰色的可汗的眉毛伸直了，可汗的面上的皺紋消滅了，威嚇的可汗的眼睛忽然喜悅的看着：難道有對美女芥鐵發怒的人麼？

「說來，芥鐵我的羚羊。」

「父親，哲人巴夷蘇隔第早已變了態度，變得你認不出來了……他不再作那全漢蒂額夷所唱的可愛的歌了……是的……哲人巴夷蘇隔第自閉在幕中，什麼地方也不出去了。他自悲傷以來已有半年，他的妻子們眼珠都突出來了……有人污損了漢蒂額夷的太陽，所以太陽躲藏在雲的後面了。」

可汗復顯出了雲一般的面孔，命人召哲人巴夷蘇隔第，美女芥鐵又站在絲簾的後面。當那拖着灰色長鬚的古老的哲人進來的時候，芥鐵輕輕的撫着金製的堅琴，唱着巴夷蘇隔第所作的最美麗的歌：

你的笑用玫瑰花閉住了。

夜鶯的歌唱的顫聲。

躲在你的懷中了……

全漢蒂額夷裏面沒有一個人比芥鐵唱得更好聽。衆人的面孔都更喜悅了，蒲魯汗微笑的看著着人。那些貴人和名人們如蒲魯汗的鏡子一般也微笑了。只有哲人巴夷蘇隔第站在可汗的面前俯視着眼，灰色的睫毛上懸着許多淚珠。

「哲人巴夷蘇隔第，漢蒂額夷的天鵝，你有了什麼事情了？」蒲魯汗問。「誰也看不見你……也許，你有了什麼憂愁了麼？也許你的衣服穿舊了麼？也許你的牲畜遭了什麼不幸了麼？也許你不滿意我了麼？」

哲人巴夷蘇隔第抬起頭說：

「我一切都滿意蒲魯汗，我一切都有，甚至比一個人所需要的還多……如微塵在陽光中一般，我沐着你的恩寵。」

「也許，你的心冷了，哲人巴夷蘇隔第，必需再有一雙新的羚羊的眼睛，使你心中青春的愉快重生罷？」

「呵，蒲魯汗，我有七個妻子，七個美女，青春的愉快於我已儘夠了。」頭髮都灰色的哲人帶着苦笑回答說。

「那麼你需要什麼呢，巴夷蘇隔第？請你說，不論什麼我都可以代你做到……你高出於我，因為我現在雖是可汗，明天也許被蟲吃掉，假使你死了——你還遺留着你的可愛的歌……可汗是很多的，巴夷蘇隔第却只有一個。」

「蒲魯汗，我請求你，叫美女芥鐵不要再唱我的歌……叫其他的女孩們也忘記了我的歌。當鳥兒

坐在樹枝上無思慮的唱着歌的時候，他是不知道冬天將來，看不見鷺鷹將來捕他的。我的冬天已經來到了，我的鷺鳥已經在我的頭上翱翔了，我已覺着他的翅膀的風聲了。」

「難道真的，人們中最聰明的你，忽然怕起死來了麼？」

「不可汗，我不怕死，我怕的是，爲什麼我活得這麼長……從前我的甜蜜的「輕率」唱着歌，我的不知足的心尋找着新的愉快。但是從現在起再沒有歌唱了……我久已深入於科學的書中，深入於那智慧的海中，我愈入得深，愈覺得用歌兒作惡得多。我用他們的甜蜜的聲音欺騙了青年和老人，我允許了他們虛渺的快樂，我用玫瑰花的香氣薰醉了他們的靈魂——然而我們的生命祇是在空中飛過的鳥兒的飄蕩的影……存在着許多悲哀與不幸，困苦與疾病的海——我却用了一滴甜蜜的毒藥安慰着自己和別人。現在我的歌喚出了我的煩悶了。蒲魯汗，我聰明的書愈讀得多，愈看見我自己的不聰明了……請許我離開你罷，可汗！我想到外國去找那些終生在默想和思慮的偉大的神聖的人去，他們懂得人生的真義，我願去求教。這便是我第二個的請求……」

蒲魯汗沉思着，歌人巴夷蘇隔第和漢蒂額夷的光榮與尊敬，使他悲哀了。這一隻天鵝飛走了以後，還有什麼呢？然而哲人巴夷蘇隔第既是這麼的變了態度——游行也許於他是一劑良藥罷。

「好哲人巴夷蘇隔第，就照着你的願望。」蒲魯汗同意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便到什麼地方去，是須要回來啊！在你遊行時，漢蒂額夷內不唱你的歌了，去罷，尋求真理去，而且帶來給我們……」

一

漢蒂額夷的地方很廣，但在這裏面，哲人巴夷蘇隔第認不得一個比他更有學問的人。他急急預備行程，載了三駱駝長途的應用品，帶了十個僕人，到鄰國秋巴拉夷于爾去了，因爲那邊住着一位有名的

哲人杜由柴克

整整的走了三星期，才到了疆界。漢蒂額夷和秋巴拉夷干爾已開戰數年了。他們毀損了城牆，弄得住人的地方和沙漠一般，殺死了千千萬萬的人，囚禁了千千萬萬的人。機運改變和戰爭停止的時候，祇有在軍隊完全失了實力，軍需品用盡的時候，公衆的困難便使他們不得不和平幾時。可汗們都互說親善，同時却暗暗的預備戰事，好突然的襲擊。所以當哲人巴夷蘇隔第的旅隊到疆界時，守疆界的兵隊立刻捉住了駱駝和巴夷蘇隔第，說是秋巴拉夷干爾的馬夷長克可汗的俘虜。他們直接將俘虜送給可汗。馬夷長克可汗知道了那是誰，爲什麼哲人巴夷蘇隔第來到他的境內，他便給了他許許多多的贈品，而且許他走去。

『你的歌是，哲人，到處給你開闢了幸福之路了。』馬夷長克可汗說，看見有名的歌者，於他是很幸福的。『我如有你的才能，我便不做可汗了。願上帝賜你的福。回來時請不要忘記來看我們。』

哲人巴夷蘇隔第再往前走。他將穿過那危險的饑野了。在那里，商隊常被野盜所劫，於他也是一樣。第三天，哲人的旅隊被強盜們圍住了。他們綁了僕人，開始解那包裹。哲人巴夷蘇隔第並不阻當，只是靜靜的看著他們工作。這使強盜們起了驚異了。

『你不可惜你的東西麼？』他們問。『你是誰呢？』

『我是從漢蒂額夷來的哲人巴夷蘇隔第。』

『是漢蒂額夷的天鵝麼？……』

強盜們的手垂下了。他們又裝載好了行李，放了僕人，什麼都沒有拿讓這位光榮的歌者過去。

『我們祇劫商人和富人。』他們不安的說明給他聽。『卽拔漢蒂額夷的天鵝的一支白毛的人也該死的……你的歌給你開闢了幸福之路了。』

當他們的旅隊開步時，有一個強盜唱起來了。

你的笑用玫瑰花閉住了。

夜鶯的歌唱的顫聲

躲在你的懷中了……

又是這一隻歌，這又使哲人巴夷蘇隔第悲哀到靈魂的深處，回憶到過去的無知，那無知便到處追着他，如影隨形的一般。

「呵，都是我的咒咀！」哲人巴夷蘇隔第想，閉着眼睛。「我的歌彷彿黑影似的追着我哩……」

饑野後便是荒山，那里住着杜由柴克。費了許多的艱苦，旅隊纔到了名哲所住的深谷中。山中掘成的洞穴便是他的住所，他們在山泉的旁邊找到了那位隱士。他正在這里沉思着，哲人巴夷蘇隔第走近了他，向他行了一禮。

「哲人杜由柴克，我從遠處來，是要求你的指教，是要喝你的智慧之泉。」

杜由柴克，睜着百歲的眼睛驚異的看着他，嚴厲的說：

「智慧不能用駱駝載去……智慧不需要華美的衣服。你僅僅徒然的費了你的時間……」

巴夷蘇隔第在杜由柴克處過了兩天靈魂的交談，他將他自己的生活統統給這位隱士聽。他以前如何的年青，如何的飄零孤苦，怎樣的因歌才在漢蒂額夷成了榮譽的哲人，蒲魯汗怎樣的將財富和光榮撒在他的身上，他自己對於全漢蒂額夷所唱的歌又怎樣的驕傲，他後來又怎樣的深思到以前爲什麼活着的問題覺得大錯了，覺得將騙人的影當做幸福了，老得頭髮焦黃的百歲的杜由柴克注意的聽着後來說：

「你的壞運是，呵，巴夷蘇隔第，因爲你外表尋找你的幸福，如給你漢蒂額夷所有的牲畜，金子，衣

服及所有美麗的女人，你就大大的滿足了……但是你並不能同時騎十隻馬，穿十件長袍，飲食十人所需的茶飯，你的「富」如牛鞭一般的壓着你……呵，還有——你爲什麼需要這些駱駝，僕人和物件呢？一人走路，祇照顧着自己，難道於你不更輕快麼？」

「你是對的，杜由柴克。」巴夷蘇隔第同意的說。「不幸我以前沒有想到。」

他將所有的東西分給了僕人，許他們回家去。

「巴夷蘇隔第，你還沒有統統做完哩。」杜由柴克說：「請到西派國去罷，那邊住着最聰明的哲人烏魯姆齊啊羅夷——他會指教你一切的。」

從漢蒂額夷國到秋巴拉夷干爾國，哲人巴夷蘇隔第走了三星期，從馬夷長克處到杜由柴克處，他也走了三星期，但是從哲人杜由柴克處到哲人烏魯姆齊啊羅夷處，他竟步行了三個月。他祇穿着一件最輕薄的駱駝絨的衣服，那種衣服本是最窮苦的牧童穿的。他背上背了一個沉重的包裹，裏面裝着必須的食物。路很難走，過了山有樹林，過了樹林有汪洋的大河，但是巴夷蘇隔第仍往前進，甚至欣幸這件事情，因爲賴杜由柴克的話，他棄却了過剩的擔子了。的確，一個人本只需要這麼一點，他却爲什麼要這許多的駱駝，僕人，和行李呢？

一百二十歲的哲人烏魯姆齊啊羅夷，住在自由的天空下。他長了許多毛，看來客的時候，須先分開又長又重的眉毛，鬍鬚一直拖到兩膝上。破衣服中露着又黃又瘦的身體。

「願上帝賜福與這位最聰明的哲人。」巴夷蘇隔第說，深深的向他行禮。

他將一切的事都告訴了烏魯姆齊啊羅夷，如告訴杜由柴克一般，而且還加上說，除了富外還有對於女人的熱情的愛壓迫着他。是的，巴夷蘇隔第不能放過一個美麗的面孔，他做了美麗的歌，就是爲的引誘烏黑的眼睛的。他有七個美麗的妻子，當她們年青的時候他就愛上了。有什麼比女人的青春的開

花，比女郎的美麗和烏黑的眼睛的謙和的矚視更好呢？……現在他是老了然而女人的美還仍燃燒着他的情慾的青春的火。這乾渴苦了他一生，總是不能滿足。

「你吃什麼，巴夷蘇隔第？烏魯姆齊啊羅夷嚴厲的問。垂着眉毛。

「凡我可以得到的，我都吃」……

「我們罪惡之慾的火因食物而起的。不要吃肉，不要用香料和酒罷。那火便會自己消滅的。一個人應該將身體消磨在工作，節食和默想裏只有那時你纔近了真理。吃豬肉的人，自己也成了豬。嘗一嘗血的人，他便成了殘忍的人了……一個人不能愛七個女人，假使他照着我的話過活。女人是什麼？騙人的東西罷了……那是同第一天的夜一起過去的。看一看老年的女人罷——她的美那裏去了，你替那作歌的又那裏去了。不過我還未到完滿，巴夷蘇隔第……請到卡士恩國去罷；在那邊，大河的旁邊，大哲人愛爾古達兒隱居着。從他那邊，你會知道一切的。」

哲人巴夷蘇隔第苦惱的哭了。柱由柴克烏魯姆齊啊羅夷都看見了他的心的底，告訴他真理。呵！他一生中負了多少的虛偽，罪惡和淫樂，用了歌唱燃燒着別人呵……巴夷蘇隔第將包裹丟入那夜間有野狗嗥叫的山坑裏，赤着脚，僅僅手中拿着一根杖步行的往前走了。

### 三

從烏魯姆齊啊羅夷處到愛爾古達兒那里，哲人巴夷蘇隔第走了三年。他受了好多的苦，好多的危險呵……他須走過許多崎嶇的山和深密的樹林。他的衣服早已穿舊，而且拖掛着如破布一般。在那縫中露出着又黃又乾的身體。他的腳滿是深深的傷痕。然而哲人巴夷蘇隔第一切都忍受着。要達到那最完全的人那里，聽他最後的智慧和話。他如野獸一般以野果樹根和草充飢，完全忘記了酒肉和甜菓的

滋味。有幾次，他孤獨的病倒在樹林中，死心塌地的等待着死的來臨——但是上帝却給他英雄的行爲以成功的酬報。那時是第三年末的時候，已是春天的時候，一切都開了花，四面都歡喜。哲人愛爾古達兒住在大河吉吉的岸邊，哲人巴夷蘇隔第喜歡得哭了，當他遠遠的看見憩息在碧綠的吉吉河兩岸中間的明亮的水的時候，那地方最美麗，我們只能想像。

「願上帝賜福與哲人愛爾古達兒！」哲人巴夷蘇隔第說，走近了棕葉作成的天幕旁。這時，從裏面出來了一位精神閃爍的老人，面色美麗，衣服清潔，身體堅強，這種的老人自然是哲人巴夷蘇隔第所想不到。

「你疲乏了麼？你餓餓了麼？你乾渴了麼？你需要衣服麼？」愛爾古達兒連連的問，和藹的微笑着：「這裏有吉吉河，你去喝一點而且洗一洗身體罷。」

「我是從漢蒂額夷來的哲人巴夷蘇隔第。」巴夷蘇隔第慌亂的說。「我的綽號是漢蒂額夷的天鵝……」

「那麼做那歌的巴夷蘇隔第就是你了。」

你的笑用玫瑰花閉住了……

「呵，我喜歡看見你，漢蒂額夷的天鵝，請允我洗你的受傷的腳，請允我給你穿上新衣，請允我如吻愛客似的吻你，你的可愛的歌如少有的馬兒飛到遠處一般也飛到我這里來了。」

他們走向河邊，哲人巴夷蘇隔第渴望的跳入了又清又溫的水中，愛爾古達兒微笑的看着他。巴夷蘇隔第止了乾渴上岸的時候，愛爾古達兒驚異的問他說：

「這畢竟爲什麼，漢蒂額夷的天鵝，你原已乾渴得要死了，却竟喝不盡這一江之水？」  
巴夷蘇隔第以爲是對他取笑，回答說：



「當我們乾渴的時候，都以為爲全海之水也不能使我們滿足的緣故。」

哲人愛爾古達兒和藹的笑着，又指着岸上啃樹木的山羊問道：「你以為爲怎樣，漢蒂額夷的天鵝假使山羊天天來吃這株樹的最新鮮的嫩葉，這株樹還能好好的長大麼？」

「不，他將乾枯了。」

哲人愛爾古達兒又笑了，巴夷蘇隔第便深思起來。

他們這樣的過了三天，哲人巴夷蘇隔第已休息轉來，更新鮮起來，換去了破布似的衣服，穿了清潔的衣服，他想不到他此來的目的，只等愛爾古達兒開口，但是愛爾古達兒假裝着，彷彿他早已等待巴夷蘇隔第來似的，喜歡看見他，如見兄弟一般。在第四天，愛爾古達兒纔說道：

「漢蒂額夷的天鵝，你可以立刻回家了，你已休息轉來，已養得強健，你的身上已穿了新的衣服，我以前不願意使你難過，所以不會對你說，實在你耗費了這許多時間，受了這許多艱苦和危險都是徒然的，引你到這里來的是要「成爲比別人更好」的欲望和驕傲。回家去，唱你的歌去罷……每一滴的眼淚，凡爲你的歌所拭乾的，每一快樂的微笑，凡爲你的歌所招致的，——是這樣的幸福，是連可汗也不敢幻想的幸福呢……是的，引你到這里來的是你自己不曾注意的驕傲心，他掩蔽了你的明亮的眼睛，世界便於你是黑暗了，你信賴你的「謹慎」，但他實是最兇惡的僕人，他急急忙忙的對你提出，你還沒有時間去企望的事情。我們的幸福存在一天，人生的真義也就在我們的良心裏了。人生是這樣的簡單，哲人巴夷蘇隔第——他的意義完全不在你吃什麼，你穿什麼。凍餓的人僅僅爲着凍餓的問題，他便不能成爲更合理了。」

「這些我都明白了，哲人愛爾古達兒，我部和你同意。」巴夷蘇隔第回答說。「但是在死前，我們的

「一生什麼也沒有，怎麼能睡得熟呢……沒有什麼道德，沒有什麼智慧，沒有什麼光榮和美從絕滅界挽救。」

哲人愛爾古達兒欣然的笑了。

「漢蒂額夷的天鵝，你怕的是那沒有的東西……死存在的時候是在你只想你自己的時候，死不存在的時候是在你想他人的時候，這是多麼簡單的問題呵，漢蒂額夷的天鵝……果熟墮地，——難道這真是死麼？」

因這寥寥的幾句話，巴夷蘇隔第的靈魂發光了，他懂得了哲人愛爾古達兒沒有說完的話：他是受老年的衰弱的恐嚇，心中的光明被老年的衰弱所熄滅了……

十天後，漢蒂額夷的天鵝回家了，他的新的歌如春天的鳥兒似的飛過了全國，他唱着勞動者的幸福的歌，唱着善心的人和愛人的幸福幸福的歌，唱着平民的幸福的歌……在野外的牧童，在鋤旁的農人，在紡花車邊的女郎，在火爐的周圍取暖的老年人，都回聲似的唱着那些歌。

馬明西皮爾雅克 (D. Mamin Sibirjak) 的大略的介紹已見前篇『給海蘭的童話』中。這篇係據費先 (Andreo Kiser) 博士的世界語譯文重譯 (載在一九一〇六月份的 (Lingvo Internacia) 承盛國成先生借我世界語本，感謝得很。譯者附誌。

## 三 封 遺 書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  
湯 鶴 逸 譯

我想你看見這封信時，必以為我已經死去，但我今雖未死，卻不想不死，故與你寫這封信。今熱度甚高，脈搏已越過百書，頭腦全失了集中力，以此要請你原諒我這封信寫的多不得要領。

我和你有種種想說的話，以在遠方，很覺困難，你又有公事在身，不能請到這邊來。我這封信，實瞞着我的妻，偷偷寫的。妻在家時，是不能夠寫，故越發有不得要領的處所。

老實說，我瞞着我的妻，另外愛了一個女子，我和她二人之間，已有了一個男孩。這事，要請你恕我先前沒有對你公開，至為甚麼沒有對你公開，因為我想我尚能生存，留待後來。今據醫師的話，似乎生存於此世，已不能一月了，我原不怕死，重以頭腦已經昏憒，更不能明瞭的感着死的這回事。

但是我實不想死，因為我一死，便有五人陷於不幸第一，就是我的妻和我的兩個兒子；此外的兩人，就是我想託你的那個女子和她的兒子。

我已經將你告知了她，實際並打算將這封信也託她，等我死了，同時用掛號信寄給你，先把這封信預存在她那裏。

我的妻，我想有人善為我照料，又我的作品，能夠賣時，雖吃版稅，也能夠生活。

但是送這封信給你的那個女子，除去完全求助於你，別無他法，你責備我沒有對妻公開，竟和她發生關係，我也甘受，但望你不要責備她，並不要笑她以清淨身，竟深信男子，一至於此，你很知我，我也不想多所辯解。

我的心願，只希望你於某程度以上，不致使這個女子——T子的運命，有所不幸。若是她有想去的地方，儘管任她去，我很望她能夠和好男子結婚；但在那時，我的兒子，要求你收養。

若是她和處也不想，想專心教育她自己的兒子，為一生的事業，那末我要求你成遂她的希望。我信你定能承諾她二人的事，我想就此安心，故爾奉託。

無論如何想，除去託你以外，別無良法，我想若能夠在我生時，得着你的承諾的回音，我應是如何的安心。但我覺着，我尚能夠生存，若苟能夠生存，很想自己收獲自己所蒔的種子，但仍從心底信託你。

我對你有多少想說的話，我想到生前你對我的友情，實在感謝不盡。我失意你，時常來寬慰我，我沒錢用，求助於你，你從未有一回露出不願意的顏色。

此外，我的妻想也可託你的罷？你若能夠，也希望你的助力。你或者要笑我一面另愛一女子，一面又說這樣的話。其實我的妻，我也很愛她，我對我的妻，不知要怎樣的感謝，要怎樣的謝罪纔好，又想深深的呪詛愛了妻以外之女子的自己。但是想到了子的事，又實在感謝子，知道子怎樣的愛我，信我，爲我受苦，說到此處，只想跪在神前。

我願誰都不致有不幸的事，我是壞人，或是有背你的意志的人，我只想求你恕罪，不要賜罰。

我歡祝你的家庭幸福，迴顧我過去所經過的，我已不後悔了，因爲這實屬不得已的事實，故不想另謀別法，只想使我的妻，不致寂寞，但終不能忘情子。

我內心常覺着若於妻以外，不遇着可愛的女子，那是幸福；雖遇着而不爲他個女子所愛，也是幸福；而遇着可愛的女子，又爲那個女子所愛，這個男子，尤其是幸福。實在說，我遇着子，於我是過於幸福了。以前又能與那樣良妻結了婚，更是過於幸福。我也知道我若不遇子，將能作成怎樣幸福和滿滿的家庭。我對家庭，甚然滿意，亦屬事實，但一旦遇了子，這事於我也算良緣，我對妻守着秘密，雖覺對不起她，但我妻因此得幸福度日，我卻深以爲樂。

自己或廚不淑的丈夫，亦未可知，但你恐不致疑及我，對我妻的愛情，我想到我妻，常感激涕零，我真不配爲兩個清美的女性，慇懃護持以至今日，而二人又同時爲我祈禱事業前途的順利，並爲此而長時順從。

你或者對這事，感着不快，但罪在我，就祇在我罷了！因爲罪與不罪，已與我無關，我祇願信我者，不致有不幸的事，爲我生子的，不致有不幸的事，我爲這個，雖任何事體，亦想去幹，但不料死來得這麼早。

我在未死前常打算爲二人少爲準備些能夠生活的金錢，但當時總爲其他的用途，接連的用上，結果每致一文無餘。T子雖決非濫費的女子，但我一死，其次日恐就沒有金錢的來源。T子的雙親都已無存，雖有近親，亦久音信不通。雙親之內，母親死於七八年前，父親亦於三四年前下世。T子於她父親在生的時候已和我相知，互相愛悅，產子之時，實在她父親死後約一年間。

實際上我今尙屬未死之身，但無論如何未死之身，若一旦死去，那便窮了，而可以放懷將這樣事奉託的，就祇有你，希望要原諒我這種恣意的付託。

我只想使知我愛我，信以一身相委的T子，不致有不幸的事，她雖遇艱難險阻，亦不致有不幸的事，并想她所生的兒子，亦不致有不幸的事，又想她二人或沒有不幸的事吧！以此我只歡欣的受領，這爲運命所授與者。

T子自身打算怎樣去做，又怎樣做去纔好，我都無成見，得你的扶助，我實在高興，又想能夠深信這個而死去的我，實在是幸福。不騙你說，我只靠你，深知道你也不是不死的人，卻想把你當作不死的人看。人類生命原屬無常，我從利己的意思上說，很希望你長生，你若長生，若能與我以勞動的餘地，很想去勞動。此事於已死的我想是不能做到，但因已死，或者能做到亦未可知（此處的話似含有「冥報相貽」的意思）。我常願你事業前途的順利，實際說當今的世上，實屬不安的世上，只靠金錢的世上，或者特因爲金錢不像人要死，故金錢的世上，得長長繼續下去吧！

憂心不已兼之發熱頭腦也弄壞了，甚至憂心，亦不能痛感，像我生來頗好自用的人，或者過於憂心，於我也好。

此外我的兒子的教育，望你和T子商量後定奪，惟對本人的內在生命，須一切聽其自便爲宜，并望精密他的頭腦，活潑他的元氣，強壯他的身體，毋使不遂其生，使他做任何事體，都不要緊，只望充分的使

他做自己愛做的事，及不爲空想所誤的實事。若是他毫無特質，只教他能夠樹立本分的素樸生活，成一個誠實的爽快的男子，那我就歡喜無量。我別無所希，只繫望此子。我想他能定給我做些事業，將成爲比我偉大的人。

此外，我怕沒有那樣的事吧。那事，就是「子」萬一已經懷孕，并託你善爲將護，不是生男便是女，若是男孩，望你和教育他哥哥一樣的教育他；若是女子，那就聽「子」的自便爲宜，只希望她成一個能夠以自己負荷自己運命的女子。總之，凡事除去靠本人內在的自命力以外，甚麼都無能爲役，故只望你生長他們這種自力。

再想說的話，好像多如山積，繼思也沒有甚麼，因爲我的一切事，想都得邀你的洞鑒。

次再問候你的太太，我很尊敬你的太太，并感謝她從來種種的厚愛，這封信，觸你的目的時候，恐我已不在此世，雖很想見你一面，而道路過遠，已經到不得不交付這封信的時候了。

願你一家幸福，事業順遂，此外更望爲一切生人祝福。

此處應寫「再會了」，但我却不願意寫，不寫算了。吧！我今只繫望在兒女身上，歸到應歸之途。我的文學事業，過於貧弱，今已無收回之暇，但我現在這樣的頭腦，那些事，只得聽他了！

我的父親是一笑而死的，我今也想一笑而死。運命先生，今是我的同志了，祝你的幸福，萬事咸宜。我想「子」將於這封信外，另外寫一封信寄你，那個望你即刻賜他一個回信。話無盡時，就此完結罷！

「子」！我今尚不打算死，又因有你們在那裏祈禱，或者能夠得活；但是人是甚麼時候死，是不能曉得的，故我想總是預先準備的好，望你看見這封信，萬不要過於傷懷。

我因現正高度的發熱，重以寫這封信，熱度越發激增，故只寫瑣事，而其餘的，祇得聽諸天命；一心只

想用寬暢的精神，靜求攝養。

老實說；這回或者要死，以三十七歲的年齡，遂辭此世，是我從未想到的。我原想使你的運命，達到無上的歡欣，並成爲我妻無二的良友，我并打算至少活到七十八十，眼看着孩子們，都成爲壯好的男子。我以前曾和你時時談到死的事，那個實因爲想高興知道你是怎樣的愛我，及你是怎樣的心志堅定的女子，其實並沒有想死的意思。

我實生存於未生之前，以此常有雖死猶生之感，即使現在死去，必在何處，仍能生存。

「子我感謝你信實我，又感謝你給我生S，我今已不能報你的愛，我想S定能替我報答；S將來定能成一個壯美的男子吧。」

同封所帶的信請你等我死了，送給我常說的住在宮崎的A，那個人，就是我所託的人。

你尙年青，不致遠背無二的知友。最後的哀怨，萬一A若拒絕，那麼，我在此世，再不見有可信的人了。此後，你就祇有聽諸指導你的運命。那時望你對我的妻和我的友人，一切明言，并望你在運命之前，大膽的奮鬥，我想「死」的覺悟，於你是應該有的。我甚望S爲你所養育，我又迷信S的内部生命，無論遭逢怎樣的運命，定能夠往前去生長。我非不信你的愛，但又深信造化的惡戲，例如我一方愛我的妻，又使我愛你。這種惡戲，說不定不臨於你。我實怕你不幸，故時時望你幸福。

這封信收到以後，望你裝做我的故鄉的遠親和未亡人的樣子，來訪我家，并拿些甚麼土產。

全身發熱，頭腦也弄昏惘了，很想見你的面，又想使你和我的妻，成爲良友。從未教你和我妻見面，真是幸事，只一想到你一心依靠着我，我恨不願意說謊。但因總不想犧牲一人的幸福，并想得你多少的援助，故除去這個別無方法，并打算設法和你相見，故說了你，求你加以原恕。

會了面時若爲機會所許，自有種種要說的話，卽不如此，只見面得聽見你的聲音，那也好，我實想你想爲我善理一切。

不覺寫了這些多餘的話，今日所想寫的，實不是這樣從容不迫的事，頭腦倦了，稍歇再寫罷！我想，待遇着你，真是天與的幸福，以此，我深願一切的人都不致有不幸的事，特願你不致有不幸的事。但話雖如此，就事實上說，我若死了，你立刻將成不幸，但運命神的操縱，是我們所不能曉得的。

甚麼是幸福，甚麼是不幸，更爲我們所不知。運命的神常開拓於我們所未想到處所，像我纔想的我若一死，你便不幸，那是妄自尊大的話，也未可知。

總之，望你到甚麼時候，都不要絕望，絕望便是第一的罪惡，特如S，若成爲易於絕望的男子，那便沒法，你務必快活的生活，并健實的生長，爲運命所賦與者。

此後你每月從A領取金錢，切不可以此便懷着卑屈的心情，因爲A不是那樣的男子，你當拿着應當領取的態度去領取，但須以恩報恩。我想A的一家，或沒有不幸的事罷，若萬一有了，那時S如果成了一個爽快的男子，須當報他的恩，卽使A家境况如前，亦當用別的方法去報答他。總之，你務必素樸的去生活，又務必高尚的去教育S。

凡兒童爲物，原以自己的內在生命力去生存，若沒有內在的生命力，雖如何致力，終無所成，故兒童也有不聽話的時候，應當詳細考察他的資稟，不可不順他的資稟所長去教育他，若濫加譴責，使他卑屈性成，是最不可。

A住在東京，很好，若住遠了，那便困難。一切的事，若屬你一己的力量所不能解決的，皆望和A相商。我若能默佑，當然想默佑你們的幸福，請你務必保重你的身體，你從此責任日重，應用堅決的心志去生活。



我想對你謝罪的事，不知有多少，諒你定能加以原宥罷！爲我計，你與我相依的這種歡喜，真是如何強烈的歡喜啊！

我深深感謝授你於我者，而又深深感謝他使S<sub>1</sub>躍出於大地，S<sub>1</sub>是我的希望星中的最大者。我昨日突然想起你的腹中，或又萌芽另一個生命，這怕是個夢罷！不定靠得住，但這個或成爲開於希望之野最美麗的花吧。

我何故是這樣的樂天家，雖在這時，猶想感謝造物之神。

我深信爲我護持你們的那個人，故很爲安懷。試一閉眼，常覺着有禪光在環繞着你們，望你信你自己的運命去生活。

既將我的樂天的天稟，克己的性質，和你的優婉，忍從，淑靜，都遺傳在S<sub>1</sub>身上，我深信S<sub>1</sub>的運命，應沒有甚麼舛錯吧。

怕沒有像我這樣幸福的，無價的歡欣，幸福，希望，愛，皆給環繞着我的一生。  
深深感謝……

我兒啊！

你雖說出生不明，決不可因此便抱悲觀。

生在像我這樣幸福的家庭，前輩又皆屬品行方正的人，又像你母親那樣純潔的處女，生下了你，應知你生於此世的因緣，實較他人深厚。

你恐不至恨及你的雙親，把我們當作不名譽的人；你定能愛我們罷！

我很切望，特望愛你的母親此外，并望你感謝直接或間接爲長育你，出了勞力的人們。

既已生在此世，望你務必珍重的體味這個「生」的事實。

我信生長於你內部的生命，并信你具有能夠生長我生所不能生長於此世——的力，我生前雖不能看見你成功，死後或能守護你，你應當想着你的心，當純潔的歡悅的時候，也就是我的心歡悅的時候，萬事不宜戚戚，不要用腦於無用之業，須用之於有用之途，自己保重你的身體。

你任做何種事業，我都歡喜，只務宜從正面發育自己，徹底的忠實於自己的事業，並徹底的搜求忠實的事業，無論何種事業，只要直接或間接有益於人，那就是好的。

但是這些事情，你的內在的生命力，應較我詳知。

生了你，我們真不知是怎樣的歡喜，望你將這種歡喜，使之成爲最有根據的事實。

若你對人生沒有愛感的時候，望你同情於以同樣的運命，生存於地上的運命，并加以愛護，而你務宜多量的歡欣這「生爲人」之事實。

我翻閱我一生的傳記，今將翻到最後的一頁了，而你卻將從此翻開最初的一頁，滿載着希望的手啊！

深思，大膽，兼沉靜的翻開你的頁吧！

寫些甚麼在那個上面，那就靠你的自力了。

我不怕翻到最後的一頁，因爲在那裏，正開着最大的希望的花；我蒔的種，雖然微少，終必在何處發榮滋長，我的遺體——兒子們，正燃着熾烈的希望。

望愛你的異母的兄弟，至於愛的長養方法，那就悉聽於你，並望愛你的死父笑而承受你父的專擅的要求。

生的這回事，應有不樂之時，但希望的星，終在何處輝耀的。望你於運命所許的範圍內，成一箇堂堂

正正的男子，如釋迦，耶穌，孔子及其他。就做人說，都是正正的去生活，望你不要畏縮一切，時時想慕着那些生氣活潑的人，以作自己的模範，努力去建築自己。

愛兒啊！ 寄自懷着希望而死亡的父 二三，一一三〇。

一九二五，八二二，譯於西山

## 他來了麼

保加利亞波佐夫著  
雁冰譯

這一天的濃霧是凡忒倫（地名）交秋以來不常見的天。融化為冷的水汽，把村裏的矮屋全都罩沒了。泥濘的街道裏滿是喧囂和紛擾。疲馬拖着的轎車，裝載軍火的牛車，牲畜御者——全都擠在一處。把介在那兩家酒店中間的那些街道封鎖得密密的沒有一些空兒。而那些新召集的後備兵夾在這亂堆裏快跑，也有穿軍衣的，也有穿羊皮馬甲的，但他們大都戴着破氈做的帽子。許多排的槍彈從他們的肩頭掛到腰間，閃閃地發光。他們的來復槍口裝飾着細木條，他們的背包挑在槍刺上。

濃霧浸着的，疲勞而且泥污的他們一遍一遍地唱那……『快樂的配乞甘尼』這是他們的稱號。酒店的門前，有一羣喫驚的農夫和旅客，瞪着眼，看這一批拖泥帶水的英雄。在那大酒店的前面，攢聚着一大堆的婦女和小孩子，皮膚都凍得紅紅的。他們聚在這裡，又是來送凡忒倫的兵開到所非（保加利亞的京城）去抵禦塞爾維亞人。

「喂，艾凡柯，那邊是喬治夫的兒子呢！」

「你看，那個是藍格爾啊！」

「唉，伊凡，你的母親在這裡！」

許多花球兒急擲到這些走過的兵士們手裏，伴着淚珠和半嗚咽的幾聲珍重。

「媽媽，這就是哥哥了！」一個白面紅唇的女郎高聲的喊。

「司托音哥哥呵！」一個八歲大的男孩子也喊了，他站在女郎旁邊，伸手指着那些兵。

「宋南呵！宋南呵！」那母親哽咽的叫着。

一個健壯的黑眼睛的少年從進行的隊伍裏跳出來了。他抓住母親的手吻了一下，親了親妹妹和弟弟的前額，從近旁一個女郎的手裏接過兩支花球來，一枝向胸前一藏，一枝揷在左耳朵上，——便又風快般跑開，追上他的同伴，唱着跳向前去了。

「再見，我的兒呵！」那母親喊叫。

「司托音，」那女郎叫着，幾乎不成聲了。

他們的呼聲被周圍的紛攪聲蓋住。司托音早混在大隊中看不見，而那大隊也消失在灰塵的雲裏了。司托音的母親站着直望大軍去的方向，他的妹妹將衣角蒙住了臉兒。

終於那含淚的母親回到家裏了。她開了舊木箱，從一堆汗衫和單衣底下，取出一枝蠟燭來，她點着這枝燭，供在聖像前。她跪在像前許久許久。

那晚上她得了一個夢。

她看見一片極大的雲，有一枝兵馬正走進這雲裏去，而這一枝兵裏，就有她的司托音。忽然雲裏放出雷聲來了，天吼了，地震動了。司托音陷入雲陣中，不見了。母親采娜從夢裏驚醒來。房裏是黑而陰慘。房外有北風的哀鳴聲。那就是戰殺的聲音呵！「我的上帝，保佑他啣聖母呵，保佑我的司托音啣！」

第二天清早，她找着彼得老爹問道：「彼得老爹，做夢看見雲頭，主什麼？」

『采娜呀，雲有兩種，一是變成雨的，一是消散了的。你夢見的是那一種？』她把夢裏見的事都告訴他。老彼得沉吟了半晌。他明明記得他的詳夢書裏沒有這樣的雲，但是他看見采娜滿臉驚惶，兩眼死釘住他，所以他柔聲答道：『不用着急，采娜這是個好夢。這片雲主你將接到司托音的來信。』那老婦人立刻喜氣滿面了。

六天後，她接到一封信，是押送塞爾維亞俘虜來的一個兵士帶來的。這封信正是司托音寫來的，她急急趕到牧師家裏，請他念給她聽。

那信上寫的是：

母親：我寫這封信，報告我平安無事，並且我們已經打敗塞爾維亞人了。光榮呀，保加利亞萬歲呀！我身體很好，藍格爾也好，迪謀得叔父也很好。他亦有信給他母親了。

我把我的腰帶忘記在支凡坦諾尼家裏了，恐怕被那些孩子們弄壞，請你替我去拿回來罷。明天我們要在特拉古麥夾道邀擊那些塞爾維亞人，將來我回家時，可以送一件尼西的土物給克娜。寄上利弗（錢名）一個，備你的零用。告訴拉度爾旭，我回家後，教他吹哨成放槍聲的法子。祝你安好。

你的恭順的兒子司托音。

代我向彼得老爹請安。我要送他一支塞爾維亞的來復槍，可是沒有使人帶給他。塞爾維亞槍火力極足，放的遠，可是瞄頭不準。母親，再替我向司托揚卡問好。

采娜快活到說不出話來，她帶了那封信跑到司托揚卡家裏。但是最活的却是聽得他哥哥預先允許教他吹哨方法的拉度爾旭。

當采娜急急的從街上奔回家時，她看見一隊新來的俘虜，有一個保加利亞兵在後押送。她乍見時以為這個兵就是她的兒子司托音。然而不對，她正想走過去問這個兵可曾帶了（她兒子的）什麼消息來，但是那些塞爾維亞俘虜引動了她的注意，她看見塞爾維亞人，這是第一次呢。

她低聲兒對自己說道：「呵，上帝，這些就是塞爾維亞人麼？怎的，他們看來像是些良善的人呀……他們的不幸的母親……請等一等，孩子們！」

她跑進她家裏，隨又出來，手裏拿着一瓶威士忌酒，押送俘虜的兵士和善地微笑，喚他們立停。

「媽媽謝謝你！」困頓的俘虜們說，烈性的酒使他們暖和一些了。

「而且也還剩一點給我呢，好運氣，老媽媽呀！」那個保加利亞兵喜的大叫，當他喝了瓶裏最後的一滴。

「都是上帝的信徒呀……那麼他們爲什麼要廝打呢？」老媽媽采娜目送這一隊人再走他們的路程，心裏這麼想。

休戰條約簽字了。

耶穌聖誕節近在眼前，出征的兵士們準備回家來度這些休假日。已有一批回到凡忒倫了。但司托音不在他們中間，並且沒有消息講到他的近狀，焦慮和不樂充滿着母親采娜的心。她守在門口，看着長的白晝一個一個滾過去。爲什麼沒有人來叩門呢？藍格爾早已回來了，迪諾夫的兒子彼得也已回來了，司他麥托夫家的兩個孩子也都在家裏了，但是他們都不知道司托音的蹤跡。他們曾經見過一面，可是以後就不知道他的去向了。采娜心裏悶悶的覺得不妙，她在家裏做她的工作，呆呆的提不起興致。

「母親，提梅特表哥來了！」克娜在門首喚她母親。母親出去和他道喜。

「歡迎你回家來了，提梅特。你知道司托音在那裏麼？」

然而提梅特也一無所知。

「恐怕是派他到尾亭去了罷。」提梅特寬慰似的猜度着，因為他見老采娜變得什麼似的。「恐怕他是打從別條路回來了。」

「唉，上帝，我可憐的孩子落荒在那里了啊！」母親嘆口氣說。

她從自己家裏出來，走到司托揚卡那裏，她的心不住的跳。她料來司托揚卡一定會告訴她，說已經得了司托音的消息，說他正在路上，要趕到家過聖誕節。但是司托揚卡竟默默的沒有話，並且她的兩眼都已紅腫了。

第一聯隊凱旋了。村裏人全都興奮起來。街道中央，正對老采娜的家，人們豎起了兩根木柱，相對的立着，一條微彎作工形的木版橫架在兩柱頂尖，把兩柱連結牢。人們從山上採了許多松枝，網在那兩根柱上；而在那橫木版上，他們釘着一塊特地到柏柴迪克去買來的橫匾，大書着「歡迎勇敢的英雄們」。於是又裝上許多三色的國旗。這就居然像一座凱旋門。

得勝回來的軍隊就從這門下長驅而過了。

「也許他還要過幾天纔得回來罷，恐怕他是扣定日子要在聖誕節前夜到家罷。他為什麼肯在異鄉過這個大節呢？還有兵士來呢？還不會到盡頭呢。他知道家裏有多少人忍着心痛等他咧。」

第二天清早采娜到教堂裏去。她把司托音寄給她的那個利弗兌成零錢，買了些蠟燭，在每個神像前點一枝。她回家時臉上帶着喜氣了。

「明天方是聖誕節前夜呢……還有一天的時光哩。」她自己安慰的說。「聖母帶他來，使我快活呀。」

克娜跑進來報告，又有一個鄰人回來了。

「你總是把別人的消息來報告我。」采娜厲色的責備她，「去迎接你自己的哥哥，照別人的樣子。」  
 「我亦要去呢。」拉度爾旭喊着。於是這兩個孩子直奔舖滿了雪的街上，並且沿着大路走到山脚下。

采娜站在門口等候。

一陣冰風吹過山腰，使得山上山下白成了一片。黑的鷹和老鴉，掠地而飛，或停在光禿的樹枝頂上。到伊乞底麥斯的大路的兩旁，攢聚着一堆一堆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子，都等着歡迎回來的兵士們。因為直到此時，陸續還有兵士回來，單身的或是結伴的，走個不住。克娜和拉度爾旭挨上前去，趕過他們的頭。他們倆要想比衆人先看見司托音，先向他歡迎。雖然雪風吹得他們的眼盲，他若來時，他們準能立刻認識他。

他們倆走到山頂，那里的風大得可怕。兩個渾身是雪的兵士，遠遠地閃出在山坳邊了，却不是他。

克娜問道：「還有兵上這條路來麼？」

「我們不知道，你等候誰呢？」

「等候哥哥。」拉度爾旭回答。

那兩個過客自去了。

克娜定着眼睛向兵士們來的方向看住。天氣冷，他們倆都發抖，但是他們的哥哥正要來呢。他們一定要在這里等着，因為如果不等，母親就會罵他們，而且如果不等着，哥哥同回去，母親就要哭了。

幾小時的時間過去了。這兩個孩子站在那里，定的一動也不動。風更加勁了，雪遮滿他們，但是他們不肯移動一步。忽然克娜心跳起來了。一隊馬兵在山坳裏看見了他們，有這樣多。她的哥哥一定也在內了。她屏着氣等他們。馬隊漸漸近來，喧囂地爬上山來，很快地走過去了。克娜叫着押隊的兩個騎馬的



兵官抖着聲音問道。

「老總哥哥就在來麼？」

那兩個兵官勒住了馬，詫異的看着她。

「誰是你的哥哥？」他們中間有一個問。

「司托音，哥哥，司托音。」拉度爾旭不耐煩地喊着，他聽這兩個打扮齊整的兵官說不認識司托音，覺得出奇而且覺得是受辱了。

「那個司托音？」兵官又說一遍。

「凡忒倫的司托音。」克娜急接口說。

兵官和他的同伴交換了幾句話，問道：「你的哥哥是騎兵麼？」

「他——他——」可憐的女孩子不知道怎樣回答。

「他不是和我們在一處的，我的孩子。」

「你不如回村裏去，在這里，你要凍死了。」別一個兵官加進來說。

於是他們催馬趕上那大隊去了。

克娜眼眶裏漲滿了淚珠，拉度爾旭也是如此，他們開始哭了。他們的手和腳早已麻木，他們的嘴唇凍得發青了。此時這條大路上，直到村口為止，已經沒有一個人影兒。先前那些來歡迎回家的兵士的人們，早已回去，因為風勢實在太凶。只有剛過去的兵士們的歌聲，還時時有一二句吹到這兩個孩子的耳邊。克娜和拉度爾旭於是慢慢的下山要回村去。

天是黑下來了，克娜和拉度爾旭在路邊去，不說一句話，想着他們的母親這時還在門口等候罷。三匹馬拖着的一輛馬車隆隆地從後面趕上來。

「還有兵來麼？」但馬車在而前掠過，而且在黑暗中不見了。

只是風雪的陣頭愈來愈密愈大，似乎是回答克娜和拉度爾旭的問話。這風雪的陣頭是從西方來的，從那戰場來的，在那里，在畢洛特附近，葡萄園裏，司托晉的墳上，雪已經積成了堆。 婦女雜誌

## 兩個世界

丹麥 J. P. Jacobsen 著  
伍 蠡 甫 譯

「在他之前，北歐文學還不曾有過這樣善用文字來繪成圖畫的。」

——勃蘭兌斯

薩爾沙河怎樣好使人們愉快呢？在它的東邊岸上，是一個十分黯淡窮苦的村落。冷清得出奇。

緊緊貼近水邊，有許多破房子，就像一堆可憐的叫化子，爲了身上沒有擺渡錢，都被河水攔住，只好呆立在岸上，把殘毀的屋角一個靠着一個。還有一排排的支柱，伸出灰色的水面上，它們給河水浸漬腐朽，得不成樣子了，却被這羣叫化子用作拐杖來支撐自家的身體。黑暗無光的窗洞，嵌在門頭上，屋頂蓋着草，這又好像叫化子們長眉之下，露出悽淡的目光。然而薩爾沙河的西岸，却有一片一片的青草地，映着遠處金黃的墟煙，草地上造了好多房子，有單獨一所的，有兩所併在一處的，一齊散布在和悅的空氣下。對岸上，叫化子們蹙額皺眉地朝西望着，深含憤懣的神情。在這化子一般的房子裏，看不見一些光亮，只有使人沮喪的暗與靜。河水不住地慢慢流去，一路上嗚嗚作響，像似厭棄生命，要忘懷一切，才能安慰了自己。

太陽正在落下去，蟬聲開始，空氣裏充滿清脆的調子，對渡臨水的蘆葦輕輕拂動，微風起處，又吹散

了婢嗎。

不知有多少年了，她害着苦痛的疾病不問是走路或是躺下來，她不會得到過安寧，她不知向有多少「聰明」的女人請求診治。她又幾番浸洗在「聖」泉裏，但是終究沒用處。最後，她於一個秋天到聖巴沙洛漢去朝拜，在那裏一個瞎了一隻眼睛的老頭子勸她把一束薄雪草一塊碎玻璃一些小麥墳頭上的鳳尾草她自家的頭髮，以及棺材上的碎木片都綁在一起，遇到渡水而來的年青美健的女人，便舉起這一捆東西，擲了過去，那末，她許久不好的疾病一定可以離開自己，轉到這年青女子的身上去。

照樣捆成的一些東西現已在藏在她披肩的下面了，沿着河流第一出現在她面前的是一隻小船。因再走到門頭的廊上，小船靠得這般近，她可以看見船板上面的六個客人，他們都很陌生，以前不曾看見過。船頭上站着一個人，手裏拿着笛子，船尾坐着一個女人，望着撐船人的動作，在她身邊還有一個青年男子，不住地注視她。船中間，三個客人呆坐着。

病婦人俯下身體，向欄杆外面望。她臉上每道皺紋收緊起來，一雙手放在披肩下。兩個太陽心的血跳動得格外快。她的呼吸似乎停頓，她鼻孔顫動，兩頰泛紅，眼睛張得好大，等候小船的到來。

從薩爾莎河的上游不多遠，一葉小舟搖過來。

東岸破屋的一個窗洞裏伸出一個瘦弱婦人的臉，俯視這小舟。她舉起幾乎可以透明的手掌，遮在她的眼睛上，因為落日的光芒正照着舟尾的水渡，就同一面金黃鏡子閃耀一個舟影。

婦人白蜡般的臉色也在暗處顯露着，好像黑暗本身也有光。人們在漆黑的夜間可以看見海洋裏翻騰着白浪頭，所以也能看見黑屋子裏婦人的白臉。她的一雙眼充滿了畏懼，正在那裏找尋着什麼，懶得張開的嘴裏含了非常懦弱的笑容，但她向外突出的額頭上印下垂直的皺紋，這又在她全部的面容上添了一重決心，失望的決心。

小村裏教堂的鐘開始慢慢地響了，

她轉過身子，背着夕陽，前後搖晃她的頭，要避掉徐徐送來的鐘聲；這當兒她又好像響應那持續的調子，低聲說道：

「我不能再等了。我不能再等了。」

但是鐘聲還是往下響。

她好生煩惱，在廊上來回地走。失望的影兒更加深深印在他的臉上，她的呼吸也比前沉重了，就像一個人不能不流淚，可是哭不出聲音。

船上客人們的說話已經可以聽見了——有時候很清楚，有時候又像悶着的鼓聲。

「快樂」內中一個說：「完全是邪教徒的觀念，你決不能在新約聖經裏找到這個字。」

「那末濟渡呢？」另外一個問。

「不，你們且聽我的意思。」又是一個說：「空想的譚話常會離開題目太遠了；我們還是回到我們最初所講去上面吧。」

「那末很好。還講希臘人吧……」

「那講希臘人，還得先講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有些什麼事情呢？」

「一些也沒有，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原故腓尼基人總是不曾引起人們的注意。」

現在小船正對着房子，在剛要駛過去的當兒，船上有一個人點火，吸他的雪茄煙。火光閉了幾閃，照着船尾的女人，她正仰望黑暗的天空，處女的鮮豔的臉上含着笑容，朱唇開着明晰的雙睛，放射癡迷的表情。火滅了，一件東西落在水裏，濺起水花，輕輕的一聲可以聽到，小船就此駛過去。

又是一年了。兩岸上罩着濃厚的黑雲，太陽落下時，染作血紅的顏色，在雲間重又映在深黑的水面上。一陣清風吹過原野，蟬聲沒有了——只剩潺潺的河流和簌簌的蘆葦。遠處來了一隻船。

這老婦人走到河邊……她一年前向着少女投擲那一捆的東西，隨即昏倒了，有強烈的感情——或者還有鄰近新到的醫生——給她的病起了變化。有好幾月，她的病漸漸好起來，終於完全恢復她的康健。她最初每當意識着重來的康健心上就有一番的沈醉，但是這沈醉却不長在她，又漸次地沮喪，憂鬱不安，充滿着失望，因為她總是難忘那一晚間船上坐着的年青女人。她彷彿看見這女人跪在她的腳下，哀懇的目光向她望着。後來這幻象消失了，然而她很曉得它仍舊存在着。這年青女人會不住地呻吟。接着靜默一下子，然而不久又會湧現在她眼前，到了一年過去的現在，這幻象却又一直不離她，慘白消瘦的臉上嵌着一雙大得離奇而又充滿驚異的眼睛，總是對準了老婦人。

今天晚上她站在河邊，手裏拿着一根棒，在軟沙上畫了好個多十字，還不時抬起身子聽聽寂然的周圍；她隨又彎下身去畫十字。

忽然間，鐘聲又開始。

她當心地畫完最後一個十字，丟開棒兒，跪下來禱告。接着她就走到河裏去，直待河水齊了她的腋窩。她雙手抱攏來聽着身子沈進黑水裏。黑水捉住她，把她拖向深淵去，水跟着又同平時一樣地流沈重。陰慘，經過小村經過田野——流開去了。

船重又靠近了。以前大家幫同搖船的一般青年都在船上，要作蜜月的旅行。他坐在船尾，她站在船中心，披上一個灰色的大披肩，頭上戴了一頂小紅帽……身子靠在那短而無帆的船槓旁，嘴不住地低唱。

他們駛過這房子。她很高興，向掌舵的人點頭，望望天空，唱起歌來；她靠着船舷，仰看那浮過的雲影，輕曼的歌聲伴着勝利的快樂。

文學

## 斯科伯烈夫

挪威 Johan Bojer  
伍 孟 甫

斯科伯烈夫是一匹馬。

教堂的鐘聲在一個禮拜日的早晨傳播開來。那黃銅激發的語言不會喚醒將死的大路，瞌睡的農場，却用嚴肅的調子散入了一個教區。鐘聲響了又響，直待天空都是反應。

街上漸漸有了黑的人影，他們徒步或騎馬，齊向教堂去。老頭子們喘着氣，走過去了，一手扶住拐杖，一手拿帽子，大衣脫下來在腋下，穿了灰色平常的褲子，褲腳都塞在光亮的靴口裏。婦人們慢慢走着，帶了披肩和聖詩，用香水手帕遮着鼻孔。小山和田野繞着一個湖，漿手搖划子，輕輕拂過水面；在兩山合處的水中，更有掛帆的艇子，遠遠山上的牛好像連吃草都停止；牧牛孩子把羊角貼近嘴唇，使勁吹了幾聲，送到山下家人的耳邊。在當時，禮拜天是宗教節，又是假日。

這很多年來，我每次回溯以往，常有一個明晰的印象，以為當時的世界滿是陽光和綠色的森林。大樹頂上高聳出來深褐顏色的教堂，好像不是一座沒有生命的建築；一些超越自然的東西圍繞着它，它曉得它在世上所應曉得的一切。它度過好幾百年的歲月，它親眼看見過許多死者的生前，那些人活在世間的時候，和我們一樣地踏進教堂裏。繞着它的是墓地，裏邊盡是木頭的十字架和石板，傾斜的碑碣，樹在墳頭，四周滿長着野草，我們都曉得的很清楚，教堂裏下級職員時常割這草去餵牛，所以我們如果

碰巧走到他家去吃一杯牛乳，我們就像似吞了死者的靈魂，每一口都有漠然存在的德行。

我們一羣的男孩子喜歡學着那些年長的，也站在教堂的外面，打量進出的人。我們只看外表，這是他們所曉得的。跛脚的人經過我們一番的看，覺得他自己很微小，連忙躲到人羣裏；花花公子接連感受我們一半客氣一半不客氣的眼神，美貌的婦人低下眼睛，微微地笑。我們青年人要從人羣裏找到值得崇拜的英雄，一天長大了，就好學他們。比方說，那位新先生，走起路來總是很驕傲，一件粗簡的衣服鈕緊了扣子，領帶白色，帽頂很高，還有一柄傘。他至少比農人高一級。這是無疑的，我們不久也要進師範學校了。我無論怎樣總是這末想，直等城裏來了一個殺牛的，這念頭才轉換。殺牛的穿了一身藍色厚絨布的衣服，罩上一件白背心，掛着金錶練硬的袖口，雪白的領圈，一頂草帽。他真是一個驚人的東西。有了他這個榜樣在眼前，我們便毫無困難地決定，我們年紀夠大的時候，要做殺牛人的徒弟。

在我們白晝夢中走過去的，還有一些是貴人。我們的眼睛初次遇到城裏一位律師，那時的情感却也很緊張。他才真是尊貴咧！就連他的鼻子都有極好的裝飾——一副金邊眼鏡。我們的慾望飛出一切的藩籬，我們受了較高教育之後，不論希望是如何，却很想我們所得的學問能夠一旦幫助我們的摧毀幻象，捉到現實，個個都戴上金邊的眼鏡。

在這當兒，斯科柏烈夫來了。斯科柏烈夫乃是一匹馬。有好幾個禮拜，小馬蹄帶着消息，傳送到教區的各處。羅彼得已經買了一匹壯馬，它不僅是匹馬，還是一個與人趣味的東西。六個人把它從船上牽到岸上。只有一人能夠單獨駕馭它，那就是羅彼得。這匹馬時常只用後腿來走路，就在睡覺的時候，也不住地哀鳴。它十分兇猛，已經弄死過好幾個人。它叫做斯科柏烈夫。你們可猜得出他們餵它什麼東西吃？不是乾草，也不是糠，乃是混合鷄卵牛乳沙糖和火酒的飲料。另外還加上一點麥酒。大家都是這樣講。羅彼得和馬在同一個槽裏吃這糧食，咀嚼的聲音很大。他們倆都需要與奮劑。

現在回到那個禮拜天——我們站在教堂的門口，望着教區，有些兒不耐煩。羅彼得却向教堂這邊來伴着他的就是斯科柏烈夫。

從山谷裏來了許多車子，一輛輛轆着車輪，向前緩進。這一長列經過每個路口，總收入一點生力軍。最後竟像結婚時候的遊行。那一天，我們目不轉睛望着過去一匹匹的馬，並且先打量一番這啞不做聲，一味聽受鞭笞的牲口，再看車子裏面的人。一個命定的世界在我們的檢閱下向前進。這許多畜牲肥的，瘦的，倦了的，興奮的，年老大肚長頸的，突起背脊的，負重前趨，每步都得把頭向地上一伸的，這羣過着很好歲月的畜牲證明世間是有豐厚的收穫和銀行的存款。且看那匹專爲生殖而被人們養活的牝馬，牠生下不知多少匹小馬，母子却不能不離開，牠高抬腦袋，用母親的眼睛巡視世間。你再望去，隨在都可看見一匹匹的小馬，腰裏的毛都沒有修齊，整走在傾斜的山路上，車子的重量壓住了，週身都是汗，有幾匹還只這末小，你看了會聯想到老鼠。又來了一匹栗色的，年紀很大了，兩眼水汪汪，膝頭在發顫，它四下地望，好像要問爲什麼沒有「安息日」。你也不要忽略那些善意批評的小牝馬，它們懂得虛榮之中還有虛榮，然而就在它們的身後，年少荒唐的時髦的異性正向着世界嘶鳴。再看那邊，又是一匹栗色馬，鬃毛已被割去了。爲什麼這馬的肚子上盡濺着污泥，要解答却也不很難。它從一處山那邊來，今天一大早，它就走得過一塊一塊的沼澤，穿過小溪和小河，才來到山下的教區。直到那裏，它的主人才改乘一輛出租的車子。它得再有一番難過的日子，方始可以回到山上的家裏去。我們講了這末許多遊行隊的話，但是羅彼得得怎樣呢？斯科柏烈夫又在那裏呢？

最後，在遊行隊的尾上，一個人漸漸走近了。他還在農舍的那一邊。但是不要緊，他的脚步很敏捷，正在向前進。幾百隻眼睛都集在他身上。

教堂的鐘又響了，好多匹馬都已卸了鞍轡，一齊繫在大的秦皮樹下；它們站在那裏，頭都埋在乾草



的口袋裏，一面吃中飯，一面茫然地望着四周圍，忽然間它們抬起頭連那些瘦骨頭頂露骨的老馬也設法彎着自己的頸項，一齊朝着街上望。

彼得進來了。斯科柏烈夫進來了。

牠在一輛笨重的車前，走得很快，蹄上的長毛不住顫動，馬鬃好像起伏的波浪，掛在它的頸項上，兩眼發火，兩條紅帶飄在它的耳朵邊，它抬頭吸那輕快的風，向四周傲然地一顧，接着仰首長鳴，聲裂穹蒼。——你們得相信我的話，這聲響就像一陣的鼓舞，使四面的山谷都起回音。彼得坐在車子裏，鬆鬆地握着韁繩，他很溫和，年紀不到三十五，闊肩膀，有精神，脰上生着鬍子，嘴邊露出笑意。他的太太坐在他旁邊，然而真是不幸，年紀要比他老得多，她一切都衰萎了，她的紅頰，眼，嘴邊，她說起話來帶着哭聲。至於彼得，凡是美的東西，他都一味地癡愛，連不屬於他的，他也愛。每當斯科柏烈夫向牠的親屬嘶鳴時，彼得也向着人羣中他所認識的好朋友發笑。斯科柏烈夫忽然停住，不向前進，立刻就吃了一下鞭子；它要後退，又吃了一下；於是它邁步直奔教區羣衆緊跟在後面，我們一堆孩子像飛鳥似地追隨着。

眼看着彼得把斯科柏烈夫從車上卸下來，引到馬廄裏，就同看馬戲一樣。自然，彼得因今天很得意；這匹馬一定已經增長他的尊大，他自家那套灰衣服刷得真乾淨，他那頂帽子硬挺得和先生的一樣。他一雙光亮的靴子不時高舉搖晃在空中。人羣看得出神了。不一會兒工夫，像有魔術般的這匹馬就從馬廄的那扇門出去了；也沒有隔多久，彼得又出來，擦去手上的馬毛。他走向教堂去，一路當心他一雙光亮的靴子，不要濺着泥。大家都跟在他後面，彼得上了階石進了教堂。大家還跟着他，彼得檢了一個位子坐下來，打開一本聖詩，開始唱歌。大家也仿效他，歌聲響極了。

不過，今天這一天，我們這般孩子總忘記不了去守望馬廄的那扇門。這門關得好緊；我們不曉得斯科柏烈夫就會怎末樣，如果彼得把門關得鬆一點。我們聽得斯科柏烈夫搖那頭絡，鏗鏘地響，又聽得它

的蹄子踏在地上，這當兒，我們覺得一陣陣的凜寒竄進我們的背脊骨。講起這些事情真可怕！我們一聲不響地站着，大家手拉着手，說話的聲音低得很。

今天在馬也是個非常的日子。繫在秦皮樹下的牝馬不想吃東西，呆立在那裏，彎彎頸子，只想把自己變得年輕點，剛才有兩歲。牡馬和割去翠丸的馬今天也撞到了仇人，仇人眼裏滿露着驕矜。你想他們就會忍耐得住嗎！他們狠狠的蹴地，叫起來激動了空氣，好像要向四周一齊挑戰。

末了，鐘聲又響。教堂裏的人都出來，他們大都不想把自己的馬繫在樹底下。一會兒院子裏擠滿人，爭看彼得怎樣把斯科柏烈夫從廄裏牽出來。

他走近了。大家眼睛對着他，他信步過來，和教堂的那位下級職員講說，好像當他也是一個不免於死的人。然而，彼得已經學會牧師在講壇上所常用的姿勢。

人們漸漸散去。一個特別謹慎的人，先從院子中間拖開他的車子。女人們避在馬廄的搭腳板上。這板本來是個比較安穩的地方，但是人人却都極願看見院子裏的一切行動。

羅彼得開了廄門，就此不見了，裏面送出一陣聲音，頭絡搖晃得發響，笨重的馬蹄踏在地上好像擂鼓，再隔不多一會兒，一個黑的身體跨在門檻上。斯科柏烈夫向着四面大吹戰號，彼得被播到空中，落下來正是院子外面的空場。女人們都叫起來。年老的男人連忙逃出去，帽子向着左右飛。彼得和斯科柏烈夫開始繞着這院落又跳又跑。斯科柏烈夫打着鼻息，滿口都是沫，流到身上去，它不肯再把自己套在那輛車子上。後脚站起，四蹄向着空處亂蹬，橫豎地瞎撞，同時一雙亮靴子也表演着種種奇異的姿勢。這種樣子好像只有天的意思才能做得出，否則也只能從夢裏遇得到。咄嗟之間，院落裏一輛車子也沒有，一個人也沒有。這院子已變成一個跳舞廳，專爲着彼得和斯科柏烈夫。羅彼得向斯科柏烈夫叫喊，斯科柏烈夫向着天空和彼得叫喊。這跳舞繼續着。後來，斯科柏烈夫好像要到教區和牧師夫人談閒天，但是彼

得走在它前頭，光亮的鞭子重重地踏在地上，所以斯科柏烈夫只能把欄杆折毀了幾根。羅彼得臉紅了，斯科柏烈夫也已過身是沫了。女人們發抖地說：「啊，啊！」

斯科柏烈夫終於被放在兩條車杠的中間了。韁繩鬆了的時候，它使用後腳撐着身子。要想人立起來，然而鞭子又落在他的頸子上——這話你們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它很服從地套在車子上，那時候地震還沒有終止。彼得現在已經曉得勝利屬於他了；他的手放在遮泥板上，跟着他太太跳上車子。斯科柏烈夫の後脚又站起，兩眼放火光，口沫流着，然而鞭子一響，第二個剎那間，全景化作一陣輕煙，沿着農莊逝去了。

我們還呆立在這裏。其他的男人們開始很不好意思地拉緊自己的馬。於是也就不再有什麼可看的東西了。

自從這天起，斯科柏烈夫成了全個教區很有影響的一份子。講句老實話，彼得和斯科柏烈夫每次疾馳過市的時候，共同表示着一種強烈的個性，引起羣衆的注意。並且他們流動的態度，也影響到這些羣衆了。老實的農夫們好好地餵他們的馬，很小心地牽到曠野去散步。他們駕着車子，比了前敏捷，經過街上，他們說出來的話也添了一些幽默，他們朝着天空，面着大地，不時地發笑，他們的意念也比以前勇敢些。每到了禮拜天，羣衆站在教堂外面，讚嘆斯科柏烈夫和羅彼得，一股新生的力好像在表露着自己。人們親眼看見什末是動物的精神感覺到獸性的蠻力也具有相當的崇高。他們認識了肌肉運動的姿。他們開始明白生存不是僅僅罪惡和苦悶的混合，宇宙間的生存有其自身的光榮。

再過些時，羅彼得漸漸注意到自己的服裝。他喜歡讀讀書，帶條白領圈，走到教堂附近，總是用手帕來擦去自己的鼻涕。他摹仿地方官吏說話的習氣，他很曉得自家和斯科柏烈夫是當地引人注目的一。對於是他慢慢感到他有一種責任，也就是有一種志願，要作羣衆的模範，我們假使講句老實話，那末不

光是我們這羣孩子時常這樣說，「上帝啊，幫助我們，使我們將來長大了，個個都像羅彼得。」就是一般成年人也在那裏摹仿他。「你也照着羅彼得的法子刷你的靴子。」一個人會向另外一個人說。「你帶着白領圍，這也很像羅彼得。」他們彼此都會這樣講。本來只堪提高馬肉種類的斯科柏烈夫，現在却變成一種精神力，變成全個鄉村的教育機關了。

羅彼得不是十分運氣好，他不和斯科柏烈夫在一起的時候，便感不到快樂。他獨自工作的時候，也不覺得有什末興趣。只有跟在他的知己後面，一同走到街上，或者同往教堂做禮拜，彼得方始很得意。大家謠傳他甚至於睡在馬廐裏，又說人和馬彼此都慢慢地相像了。斯科柏烈夫遇到同類嘴角上微微一笑，羅彼得在教堂裏遇見好朋友，喉嚨裏也會像馬鳴似地作響。

羅彼得的際遇原本不很好，也不會十分引起旁人的忌妒。他喜歡一切美的東西，別人家美的東西他也愛。他每當遇到困難或陷入窘境，樣子非常的可憐。這時候，他就到教堂裏去領聖餐。有好幾次，我們看見他來了，駕車的不是斯科柏烈夫，而是一匹老牝馬。他那位臉上都含酸味的太太用披肩裹了身體，坐在車上，車子的左邊是教堂的小職員，跟着車子走，右邊是彼得，頭低下來。在這樣的一天裏，他便一心聽講道，兩手合着眼睛，絕對不敢望一望女人們的位子——再過一會，他就走到壇前，參與聖餐禮。他這般悔過的參拜時常引起人家的譏笑。「彼得又來這末一次可憐的冒險了。」大家常要說。

隔了一兩天，他和斯科柏烈夫沿着大路一直衝去。他滿肚子高興，不住增添美的欣賞，然而他這種行為漸漸引起一方面的譴責。他的太太定要把斯科柏烈夫放逐出去，但是他那裏肯依，因為他和斯科柏烈夫已經有了這樣的交情。

就在這時候，教區一帶添了許多匹高視闊步的黑馬，車輪滾在街道上，比以前的都要快得多。像馬一般高興的叫聲布滿全鎮。男人們抬起頭，歡悅的眼睛望着周圍，女人們大胆地笑出聲來，小孩子們重

又覺得跳舞的快樂。

但是斯科柏烈夫年紀還不大。一天晚上，它忽從馬廐裏逃出來，跑到山裏去找它的同類。這些同類到了夏天，就在山上吃草。

羅彼得出來看見馬廐空了，他大聲叫喊；顯然地，他疑心惡運已在他的額上印下符記，他很聰明，料定他的伴侶逃到什末地方去；在這一天的裏，有許多人親眼看見彼得在山裏找馬，學着斯科柏烈夫的叫聲，喊他的知己，有時還用好聽的話去引誘。

最後他找到它了。斯科柏烈夫站在山腳下的沼澤中，身子只齊到彼得的頸子。牠如此使勁要解脫自己，它前腿都折斷，骨頭碎凸出來。蒼蠅堆在它的眼睛上，不停的刺取使眼睛流血。

彼得摘了一把草，揩拭他友伴的眼睛，又給它一個生雞蛋，一點麥酒。有一會兒的工夫，他讓眼淚滾來，然而最後他也沒有別法，除掉拔出他的劍。

自從這天以後，彼得只駕着車子，緩緩地走在街上。他的頸低下來，他的鬚髮變成灰色。

現在他是一個老年人，但是他的服裝還比他一大部份的鄰居講究些，他還照樣地影響着當地。有人向他提到斯科柏烈夫，他的兩眼就要模糊看不清。「是的是的，」他回答，「斯科柏烈夫不像其他的馬，牠真正是個中學校，牠教我們一兩樁事情。」

## 母親能夠受多少苦？

(Kion La Patrino Povas Suferi?)  
 李 妃 白 胡 天 月 譯  
 比 利 時 康 迅 思 著

康迅思 (Hendrik Conscience 一八一二—一八八三) 是十九世紀比國的大文豪。他的名聲，和梅德林克不相上下。這一篇也是他的代表著作，一九一二年經比利時的 Frans Scholofs

譯成世界語，由比國世界語會出版。一九二〇年比友 Engue Naegts 郵贈我們。

六月十三日譯者誌

一八四一年一月的最後一天，天氣大冷。盎凡爾的街路都被冬景籠罩着，只有潔淨的白色在那裏發光；雖然還沒有像白羽毛的雪花盤旋空際，供人家玩賞，那雪子已打着關上的玻璃窗，颯颯地響，尖利的北風又嗚嗚的刮着，中產階級的人家，都圍在火爐旁，不敢出門。

這天是星期五，朝晨九點鐘，許多過路的少年，都快步奔跑，要想得些暖氣，小康的人都遮了臉，工人只用手臂抱住了他們的身體。

在那時候，有一個婦女慢慢的在店鋪街上走。伊常在貧人家中來往，對那沿街的居民，情形很為熟悉，心裏常常替他們悲傷。綢的袖管，中間襯着軟棉，罩在伊的嫩臂上，剪絨的帽從頭上罩到頰邊，但是那雙頰已因冷空氣的鼓盪，微顯紫色。圍巾圍住伊的頸，雙手藏在手籠中間，那位女郎似乎很富有，立在家門前，正預備進去，忽見另一女郎，是伊認識的，從遠處走來。伊便立在那貧家的門前，等到伊的女友走近了，伊笑迷迷的對伊說：「挨豆拉，好呀，你身體怎樣？」

「很好你呢？」

「感謝上帝，我是康強而又快樂。」

「爲什麼……我看天氣不大好呀。」

「是挨豆拉，但我從床上起來只有一點鐘，已經訪過二十家貧戶了。親愛的挨豆拉，這種災難，要撕碎我的心了。餓凍病，死，我也不忍說了。唉，我覺得我有幸，因爲我家還富，做好事是很快樂的。」

「安娜，怪不得人家說你善哭！我瞧見淚痕還在你眼中發光呢！——不要這樣感傷。貧人在這冬天，也不見得什麼苦。你看許多施捨的東西，煤呀，麵包呀，山芋呀，樣樣都有。甚至昨天我也犧牲了五十法郎。」

所以我可以對你說，分散我的銀錢，比自己到那些醜陋人家好得多哩。」

「挨豆拉，你那裏曉得貧人的景況。我請你不要因為那些不好的乞丐，便推想貧人也是這樣，乞丐把求乞算手藝，他們還有意裝作污穢的樣子，撕破他們的衣服，表示苦惱，使人家可憐他們。同我來，我領工人你看，他們的衣服沒有撕破，他們的居處也不甚醜陋，他們不開口求乞，只僅僅感謝和祝福。你就會看見凶惡的饑餓，在他們的容貌上——在小孩手指間的黑麵包已堅硬如冰，母親的淚，父親的絕望；唉，倘你省到那種痛苦的啞戲，就不會僅僅給些銀錢就算了事了。你也許看見那困苦的小孩連躍帶走的上來，鉤住你的衣服，母親要合着掌對你笑，父親作不言的感謝，或用露出骨頭的手，握你的精緻的手，還用熱淚灑到你手上——到那時，你也要揩拭幸福的淚，挨豆拉，就是你不肯出錢，看了他們，無論那樣，你也要軟化的……挨豆拉，看呀，在那時，銀錢實在是刺心。」

當安娜用深沉的感觸和中肯的聲音，描寫那種戲劇的時候，伊的女友沒說一句話。伊女友的感情完全穿進伊中心。當時，安娜瞧伊，伊方纔在手籠中取出手巾，去揩眼淚，淚已滾到伊的頰上了。

伊說：「安娜，看呀，我同你去訪貧人，我袋中的銀錢頗多，我們今天多做些好事罷。唉，我碰見了你真是有幸。」

那仁慈的安娜看着伊的女友，知道已把伊感動了。於是挨豆拉跟了伊，跑了許多路，走進較遠的一所屋裏，這屋伊知道是貧人住的。

那位仁慈女郎站立的門內，是一家貧苦的家庭。四面光禿禿的牆壁立在那裏，做悲傷和忍苦的證人，好像對着社會含有仇恨的意識。空氣和街上一樣冷，火爐中有一片破舊器具在那裏燃燒，時時發出稀薄的火燄，似乎很不願意。屋中央的床上，臥着個不滿一歲的病孩，黃色的小臉，瘦弱的小臂，深凹的小

眼，大約「司託依文盤」（當時盎凡爾的墓場）不久就要把他接收去了。一個年輕婦女坐在小孩旁邊的一塊石頭上，雙手掩住了眼，伊的衣服是綢的，可是顏色已褪去多時，面上卻沒有縫補的痕跡，顯然不像是向人乞憐的。

伊常常發出刺心的歎息，面上估滿了淚點，時時用指尖把他彈去。但是因為病孩微動，伊便戰兢兢的抬起頭來，對着這病孩哭，憔悴的雙頰上露出可怕的样子。隨後伊又拉條破被蓋上小孩的手臂，又跌在石上絕望的哭。

室中頓時寂靜；只有雪子對着窗上玻璃，悉索作響，北風呼呼的吹個不住。

那婦女已經像睡着的樣子，坐在石上，病孩不動，伊便不抬頭，并且似乎不哭，因為淚點不再在伊指尖上發光了。——室中好像墓場，已給死人長睡，永不會再開了。

忽然發出微弱的聲息：「母親親愛的母親，我餓！」

呼喊的是一個五六歲的男孩，他在廚房的角上，要想吃麵包。他抖顫得像瘧病在他身體上賽跑，還聽得他的牙齒打戰的聲音。

難道母親沒聽得他的呼喊，還是伊不能成全他的請求？伊不回答，不動的坐着。頃刻間室中又毫無聲響；但不一刻，那男孩又喊起來了：「親愛的母親，我餓，快給我一塊麵包吧！」

那一次伊抬起頭來了，因為小孩的聲音很尖利，好像用刀割了做娘的心腸似的。憂鬱的火照在伊的眼中，絕望的命運完全顯了出來，伊流淚答道：「親愛的約兒，靜些，上帝的愛我的苦孩子，我自己要餓死了，——實在家中沒有食物。」

「唉，母親，我腹痛……唉，麵包！」

那孩子這樣哀求，面上顯出餓而暗黃的顏色。母親忽然立起，像要做絕望的舉動；伊戰抖着身子伸



手到被下面，拿出半塊硬的小麵包，跑來給那小孩。

伊說：「約兒，我原想把那塊麵包做麵糊給你生病的妹妹吃的；但我想，伊終究不要吃了，無罪的小孩……」

伊說到這句，因為心痛得很，就不說了。約兒見了麵包當做幸福的明星，面上的筋肉便顫動跳起來，兩手向前，拚命的拿那麵包，像黃狼捕鼠一般。

婦人又到病孩前，瞧了一眼，又跌在石上。

小孩說不出的快樂，把麵包放在嘴唇邊，先吃了一些，忽又停下，看了一陣，又吃，吃去一半，便不再吃。立起來，慢慢的走到婦人跟前，搖伊的手臂，把伊喊醒，把一小片的麵包給伊，又用可愛的聲音說道：「親愛的母親，那是我剩給瑪妹妹吃罷。我仍舊覺得餓，但是父親快回來了，那時我可以得到牛油麵包，母親不是麼？」

那貧苦的婦人把兩臂抱住那好孩子，放在伊的胸前，一會兒伊又將他推開，仍舊像從前的憂鬱，約兒靜靜的走到妹子的病榻前，吻伊的小臉，說道：「瑪妹妹，你只有睡！」——轉過來，他仍舊坐在地下。

當時那個慈善的女郎立在苦人家的門前，看伊女友跑來。

過了一點鐘，那貧苦婦人從悲傷的夢中醒過來，伊也餓，也覺得肚中叫餓的聲音，痛苦鑽進伊的心腹。但伊坐在凶惡的床邊，忽見那小孩呼吸大了，死了，那時伊還會想到自身的痛苦麼？不，凡是做母親的，不論有錢或無錢，到這時候，決沒有別的知覺，只想跟着伊的小孩同去罷了。

窮人大概知道的。

在十點鐘時，那婦人和那男孩都被秘密的悲傷縛住，婦人忽從石上立起，那男孩也從屋中走出兩人同時喊道：

「哈，約兒，父親來了！」

「哈，母親，父親來了！」

快樂的微笑現在他們面上。他們聽得車子聲音已到門口，便跑出來歡迎他們所盼望的人；他們立在門前，那男子先進室中。他拍去肩上的雪，約兒拉了他的一手，像要領他到室中最深的地方去。那男子另把一手交給他妻，用深沉憂鬱的眼睛看伊。後來說：

「脫婁司，我妻，我們苦極了，今天我帶了淡菜車從早晨起在鐵路上，沒有得到什麼；我們怎樣才好呢？看呀，脫婁司，你信我，你願不願我死？」

男子絕望的說話是發洩憤激的痛苦的，他至此已忍受不住了。他的頭不敢豎在肩上，他眼睛釘在地下，他拳頭握緊，手指發響，神經都收縮了。

那婦人忘了自己的痛苦，又明白伊丈夫的苦處，把手臂放在他頸上，歎息着答道：「唉，沙司，靜些，不要再說那個了。但你實在無罪，爲什麼我們要受苦？」

男孩喊道：「父親，父親我餓了，現在我有牛乳麵包吃麼？」

那句話又使那男子一驚，他的肢體發抖，他的眼光發狂似的看着苦求的小孩。約兒反怕起來，大哭，逃到裏面去，在那邊又喊父親道：「唉，親愛的爺，我不再，我永不再……」

男子走到床邊，用尖銳的眼光注視小孩，伊還抬起半開的小眼對着父親。他喊：「脫婁司，聽，我再不能忍了，完了，那件事體當然要發生了。」

「發生什麼事？上帝呀！你什麼？」

男子的心裏頭大受打擊，停了一歇，纔平安；想到那樣的恐怖，他向他妻呼喊，他握住伊的手，憂鬱的說：「脫婁司，我妻，你知道我們結婚後，我常工作，並沒一天不曾留心你和我們的小孩。我辛苦了十年，難

道還要？求乞麼？我應該沿門去討麵包麼？脫妻司，那是我一定不能做的……寧使我們都受飢餓和患難而死。看呀，我想到這樣羞得面紅耳赤，求乞麼？不，還有一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得到些食品。我妻，真真使我心痛，我到星期五的拍賣所中賣去我的淡菜車，以後或在工值上提出些銀錢，再購新的罷。等過兩點鐘，我可帶食品來給各人吃。」

單單只有一輛淡菜車，那個良好的工人又要用他去換麵包，他因家貧賣去車子，原不是椿可驚的事。婦人心中雖不高興，但爲小孩起見，也不得不應允了。伊答道：

「是呀，到拍賣所中賣去車子。因我們的約兒餓得腸都要絞斷了。我自己也不能再立起來，那無罪的小孩，還臥在這裏……唉，你是天上的小天使了，親愛的小孩！」

伊的淚珠又從伊的眼中滾出來了；男子見了大抖，又握緊雙拳。但是他定了精神，仍絕望的出門去。一歇後聽得車子聲，急速的推去。聲音立刻便聽不見了。

白鷹街上拍賣所的前面，放着各色的器具物件，其中有一輛兩輪小車，形式和手車一樣；因爲載淡菜最合式，所以在盎凡爾都叫淡菜車。遠處立一男子，似有異常的憂愁，手臂絞在胸前，他的眼光屢次從淡菜車上移到叫貨人過了一歇，那絕望的男子把脚在地上亂蹬，表示他沉痛的思想，但他看到器具，又是憂鬱，一件一件輪到他，似乎叫他得着每天的麵包了。

他正在絕望中間，兩位女郎忽忽的經過拍賣所內，中一個已經看見那工人面上痛苦的情狀，便叫伊的女友停在白鷹街的角度上，問道：

「挨豆拉，你不見那個人的面上有點愁容麼？」

「親愛的那一個？」

「在此，看呀，他蹬着腳，手臂圍在在身上。挨豆拉，他人定是貧人了。」

「安娜上帝知道外貌和實際未必一定對的。」

「挨豆拉，我不知道的。真貧苦的人常帶着容易看出的記號。唯有惡劣和憤怒是不容易看出的。親愛的，我並沒說謊，那工人是做了冬天的犧牲了，看呀，他的衣服這樣不整齊，我們走去問問他能！」

兩女郎走近那男子。可是當他們近他的時候，他剛正和別一男子談話，那人似乎也是工人，像他一樣，用手攔在他肩上，說道：

「沙司，你說天氣那樣冷不冷來，你一同走麼？我請你一杯酒。」

那憂愁的工人用力在他手下卸脫了他的肩，不答話。那人吃了一驚，向了他的臉，眼不轉瞬的瞧着他，喊道：「沙司，朋友，什麼事？」

他沒有回答。兩個女郎漸漸近前，聽得他們所講的困苦。

他長歎一聲，好久說不出話，未後纔說：

「革爾託，聽呀，你不是說酒麼？但教我飲白蘭地還不如死。朋友，你知道我怎樣悲傷……」

那句話說了出來，革爾託覺得自己十分難受，要想說一句嚴肅的話，眼中已包着眼淚，他握了他苦同志的手問道：

「沙司，我的朋友，爲什麼脫墓司死麼？」

「革爾託，不是那個。你是我的朋友，我可以說給你聽。革爾託，你知道不知道我永沒有懶惰過，我可以向上帝去說。但現在，現在完了……我的脫墓司，是良妻，唉，兩天伊沒有吃，我的約兒，餓得絞腸，我們的媽兒死了……伊母親的手因飢寒而乾枯了。唉，革爾託，我何曾想到這個地步，我還想自殺。革爾託，你難道求乞麼？」

「求乞麼？不能，一定不能，我還生着手呢。」

「噢，我也生着手的。可是我的患難弄到這個地步，我們賣盡了除在這裏的淡菜車外，我們什麼都賣盡了。革爾託賣了他讓我們吃些酸麵包。上帝願這樣，就這樣——叫貨商人快來了，我可以帶些麵包給我妻和小孩了。」

「他在此地了！沙司，你常住在店鋪街麼？」

「是。」

那叫貨人帶着他的椅子過來了，他在這困苦的工人站立的地方高聲喊道：

「買主，過來！淡菜車的買主過來！」

那工人微笑。

兩女郎低低的說及那件事，似乎使他們快樂。

叫貨人又喊：

「我定淡菜車的價三十法郎！三十法郎！——二十五法郎！那像新的，很便宜呢！二十法郎！」

一女郎點點頭，叫貨人又喊：

「二十法郎，一個買主，二十法郎，沒再有人了？」

別的人也要想買那小車。可是女郎情願增價，叫貨人又轉向別人用心看買主的表示：

「二十一法郎！」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二十七法郎——沒有人，沒有人，再沒有人好，就算罷。」女郎向叫貨人的助手說話，他轉過身去向着屋內高聲喊道：「付款了！」

那工人立在叫貨人的屋中，放出憂愁的眼光看那淡菜車，他帶了銀錢要回家去，那時一個女郎又說：

「好人，你現在做什麼事呢？」

工人一想便答道：「小姐，你要什麼？」

「我們要想雇人把淡菜車送回家去。」

「小姐，我很可憐，我不能做這件事，我有件極緊急的事要做呢！」

安娜是很慈心的，因此比伊的女友更明白貧人的苦況，伊便立刻對工人說：

「我們要到店鋪街去。」

「小姐，那我可以因我也照那方向走。」

他從散在地上的器具當中把淡菜車拖出來，跟了兩女郎，他們跑得很快。酸苦的心痛擠住他的胸膛，因為他現在替別人推着自已的小車。可是他用了所得的錢也可措乾他愛妻的眼淚，所以也未必不可安慰呢！他帶着悲傷受了女郎們的吩咐停在一家店前，但是停不多時，又向前行，因為女郎們留在店內不久，他們購了許多物料：一袋山芋，兩三塊麵包，幾束木柴，安娜自己小心的放上一把水壺。

到了店鋪街，那男子問他們淡菜車推到那裏。

安娜故意說：「再走，很遠哩。」

他違了命令停在一小門前，那處安娜熟悉的，和他朝晨要想進去的地方真是一樣的。那男子脫了

眉恭敬的請求。「小姐，我求你們，肯讓我進去一歇麼？」得了允許，他便推門進去；兩位女郎跟他一同到了室中。

安娜和伊女友都顫抖着。顯在他們眼前的景象，和死神一般的可怕。一個年輕婦人坐在床畔，一動不動的俯在石上，焦黃的臉，緊閉的眼，藍色的嘴唇，把頭擱在床沿上，似乎生命已經離開似的小孩，拉住他母親衰弱的臂，當他父親和兩位女郎進來的時候，他便喊：「親愛的爺，我餓——有一塊麵包麼？給我一塊麵包罷！」

那男子沒有留意，挨豆拉和伊的女友進來，便跳到婦女前，絕望的喊叫，拉住伊的頭髮，發生不能連續的聲音。

他哭着喊：「脫婁司，唉，親愛的脫婁司……：困苦的婦女！上帝呵！恐怕是……：死了……：因餓和冷而死了麼？我們不當在世界上麼？」

他一面喊，一面用手擊桌子，便提起一把刀。安娜看見了他的舉動，忙着呼喊，一邊跳上去抱住他的頸，用盡氣力在他手中把刀奪去。

伊喊：「你的良妻沒有死！快去賣葡萄酒來！」

伊給了錢，他便急急的出門，像箭一樣的快。

安娜用臂抱住那個可憐的婦人。伊的衣袖和剪絨帽已被那婦人的惡衣服疊纏了。可是仁慈的女郎並不介意。伊的行動宛然是個看護婦。伊照着耶穌的命，對臨死的婦人，像姊妹一般的替伊服務。在袋中摸出一隻橘子，把橘汁滴在婦人的藍色嘴唇上，誠心誠意的磨擦伊的手。伊見那母親的眼開了，便快樂得呼喊起來。

當那時，挨豆拉卻沒有注意到那個餓孩的母親，因為伊聽得有小孩微聲呼喊，便到淡菜車上拿了

水壺和麵包給他，又投幾片木柴到爐中。

約兒見了麵包，眼睛不再轉動，又要吃牛油。挨豆拉使自己在桌上拿起刀來，把麵包切了片給那小孩。伊說：「我的小孩，好好兒吃，你不會再餓了。」

約兒快樂非常，拿着牛油麵包，吻伊的手表示感謝，又用活潑的眼光照着挨豆拉。挨豆拉忍不住了，背轉身去拭眼淚。

同時那母親開了眼，看着他們，又見小孩正在吃食，心裏很快活。伊便說幾句話，感謝仁慈的女郎。不久伊的丈夫回來了，見他妻復活，便把酒放在桌上，跳上去抱住伊的頭頸，樂極而哭，又幾次吻伊，又抱伊在臂上，似乎怕伊再死。他不停口的喊：「親愛的脫婁司，我的良妻，你還活着麼……現在沒有什麼事了，我已賣却淡菜車得了錢，我們得到食物了，安心罷上帝呀，看我，雖在困苦中間，終究像天使一樣的快乐……是，脫婁司，我起初以為在地球上永不能再見你的面了！」

安娜拿了一杯酒跑上去，倒在那病婦的嘴裏。伊正喝着，那男子驚駭的看着安娜和伊的女友。安娜的女友同了小孩立在較遠的火爐旁，捲起衣袖說道：「我的小孩，暖暖你的手罷，快些吃你的牛油麵包，我還有別的給你。」

那工人如夢初醒，現在只有向兩位女郎看。

「吃，吃，吃，說道：『小姐們，原諒我，我還未曾謝你們的幫助，救活了我的妻呢。你們這樣好，肯到貧人家中，我要一千次謝你們！』」

安娜高聲答道：「好人，我們知道你們受着餓受著冷，你們受這樣痛苦，不去求乞，你真不愧為用血汗換麵包的榮譽工人。有這種志氣，自然會得到報酬。你們不至於再有災難了。」

伊雙手放在桌上，又說：「這是銀錢，門口有山羊、木柴和麵包，樣樣屬於你們了。就是淡菜里，你也沒



有賣去用他去賺些每天的麵包罷。願你們常常自愛，不要求乞；倘然凍餓再來尋着你們，那張紙上有我的名字和地址，我就做你們的助手和女友。」

安娜說，他們聽室中呼吸聲都沒有，一切都靜了。但工人的眼中和他妻的眼中以及各人的眼中都不覺有眼淚傾倒出來。他再不能說話，僅依次細瞧兩位女郎，顯出驚駭之狀。他似乎不能相信他所聽見的話是真的。安娜說完了話，痛心的母親伏在地上，哭泣，膝行上去，拿住安娜的手，用眼淚揩擦，便喊道：

「唉，小姐，你們能得善終了！上帝因此要酬報你們，你們到我家來，真像天使，你們從死中救我！」

安娜問道：「母親，現在你滿意麼？」

「唉，好小姐，現在我們都有幸福了……看我們小孩也在火爐旁跳躍！就是死在床上無罪的小孩，倘會說話，也要祝福你們，感謝你們！」

安娜聽得那句話，便走去，看那死孩，料想真是餓死了！伊向挨豆拉用頭做一暗號，叫伊出去；伊覺得小孩還未死，抬起小孩的頭，吻伊的面。等到女友回來，安娜便走到門口，要想出去，又對他們說：「好人，安心罷，過半點鐘醫生就到你們這裏來了；母親，你可以親眼見伊長成哩！」

真幸福的微笑同時現在那工人夫妻的面上。

他們倆送到門口，不斷的說祝福和感謝的話，直到不看見那兩位女郎為止。

安娜和挨豆拉都沒有話說，他們到了販牛場，心中很美滿，很感動，他們就有話了。安娜道：「挨豆拉，告訴我，你看見的貧人，和我們平日意思中的一樣麼？」挨豆拉答道：「唉，不，我遇了，你很快樂，我似乎聖物抬高了，我患難不再嚇我了；你不見我把那個小孩放在膝上吻他麼？這樣靈美的小孩，我實在愛他。」

「困苦約兒，他看見你出來，也在小眼中流淚……哈，我愛，告訴我，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大的幸福麼？那般好人因餓而死，他們抬起手臂到天上求主幫助，我們到他們處，真像天使一樣，他們跪在我們面前也。」

像跪在天使面前。天使報告他們，他們的祈禱有效了，他們在我們中間祝福上帝，感謝上帝。唉，挨豆拉，我們社會的生活可以算得輕浮空虛了……各人的眼淚都在罪孽中買出來……」

挨豆拉說道：「不要再說罷。我已明白。唉，現在我願每天和你去訪貧人，做些好事，神聖的好事！」

他們到了花八根街，轉過街角便不見了。

## 獄 中

阿美尼亞阿伽洛年著  
沈 澤 民 譯

半夜，難堪的沉默在獄中踞臨着。獄卒沉重而勻整的步聲時或可以給人聽見。這個牢房的塔上的小圓洞，映着上面的天空，顏色看來很黑，他們像死人的眼。

獄官的房裏亮着燈光。有兩個人對面坐着，中間的桌子鋪着一張紙。他們兩個人，一個是獄官，一個是助手。他們用鉛筆指着那些明天要拖出去正法的囚徒們的名字。

克——嗶——嗶——嗶——嗶——

「又來了！」獄官說，把鉛筆在桌上一擡。

「什麼？」他的伙伴問。

「一個新囚徒，拖了那些纏不清的鐵鏈，他成日成夜的打擾我。」

「他爲什麼鬧出這些聲音來？」

「爲什麼誰曉得？那個「夏烏爾」（Ghaur，土耳其稱外教人，含有輕蔑之意）狗一刻不停的走來走去，使我不得安靜。鬼幹了我這種行業，我來了這許多年，總是聽不慣——那種詛咒的聲音。」

克——「啞——啞克——啞——啞——啞——啞！」

這一回那聲音更響了。『我受不住！』獄官狂叫起來道。『我再也受不住了。昨天夜裏，我連眼也不會閉，因為他。』

助手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什麼？煮爛了的母雞也要笑的，假如你說狼反怕羊，你暴跳如雷有什麼用呢，教他不許響就是了。」

是了。

「教他不許響說來倒容易。」

「教他睡覺。」

「他不睡，你怎樣呢？」

「要他睡有什麼法呢？那不是麼？」他指着牆上排的一排排的繩結。（打人用的鞭子，以前俄國用的。）

「惡念的光從他的眼中透出來。」

克——「啞——啞克——啞——啞——啞——啞！」

地咬他的嘴唇，離了房間。他向那發出那聲音來的牢房走去，開了那圓洞窗，他暴叫道：

「你「葛烏爾」狗，再不許振動那些鏈子了！安靜點！」

「我簡直不曾動過。」裏邊有一個聲音傳出來。

「爲什麼你只管鬧出這樣的聲音來呢？」

「爲什麼是那些鐵鏈——他們自己要互相打擊。」

「你爲什麼要動呢？」

「那麼叫我做什麼？」

「睡覺！睡覺！否則我要——」獄官並不把他的話說完全。

「睡覺——說說倒容易，」那囚徒想。「保障人類自由的人怎麼能睡覺呢——假如人家活葬了他，並且一點沒有希望？」

這個「海陀克」的心是一座火山；牢房是狹隘的，鐵鏈是笨重的。鐵鏈的鏗鳴是專制主義的丟臉的歌，自有時間以來，在牢獄裏響應到現在了。

獄官去了。囚徒靜立了一回，轉了那個念頭，然後又走動起來。他沿牆很小心地，很細步地，想要輕輕的走。於是鏈子唧唧不息的振破這長夜。

「這個痞子進來有多久了？」助手問。

「三天以前在都不拉格蓋爾捉到的。睡不着覺的人，一定沒有好結果。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誰，從那里來的。」

「他要上——那個去麼？」

「什麼？你是說絞架麼？當然——假如他們判決了！」

他們默然了。這不是一個閒談的適當題目。所以他們各自默想了許多，却不說話。沉默被鐵鏈的突然一振而驚破了。

「只等到天亮罷，你「憂烏爾」的狗！」獄官喃喃的說。「等着罷！」

助手起身道了晚安，出去了。

曙色已開，囚徒們被發給早餐的時刻到了。

「現在要你長眠，「憂烏爾」！」獄官喃喃的說，端着滿碟的食物，走到他那騷擾的囚徒的房前。他



人了。他們是法官們，公堂律師們，公堂會計們。而獄官也在內，同他的助手一起。

「我不會幹。怪不到我。」獄官只顧對自己微聲說。法官轉身向那囚徒說道：

「你是A——從A——村來的？」

「不。我不從A——村來。」

「K——是你的朋友麼？」

「我不認得他。」

「你殺了G——麼？」

「是的，他是我的仇敵。」

「你帶了兇器到S——那裏麼？」

「不。我不會帶什麼兇器。」

那獄官的助手，直到此時總是帶着淡淡的神氣聽着。忽然走到法官身邊，附耳說了些話。於是，等那法官做了個手勢之後，他走到囚徒那邊，對面立着，並且很近。

法場上開始肅靜了。人人知道將有異常的事出現，一切的眼光都集中於這面對面立着的兩個人。這不是相對擺着的兩個面龐，却是四隻眼睛……四道光。旁觀的人都彷彿恐怖似的打寒噤。有些事要出現了，一些異乎尋常的事。他們仍然瞪視着，眼對眼。他們眼皮也不瞬一瞬，嘴唇也不動一動，眉毛也不皺一皺。沒有聲音從他們嘴唇裏洩漏出來。沒有一句話說出口來。他們儘看着，儘看着。一個是拖了鐵鏈的，却迸出正義的震怒。一個穿着土耳其長官的制服，然而却抖戰着。

那囚徒退後一步。鏈子鏘然一響，他轉身開去，做了一個輕蔑到萬分的手勢，使那一個覺得一個寒噤。一直沿背脊戰慄下去，不覺失聲吃吃的道：

「我——我——認識你你是A——」  
「是的。」那一個答道。「你是我的朋友。」

朋友用在這里是怎樣的一個字！這個字現形了，像巨靈般聳峙在助手的前面。他看見自己渾身赤裸裸的卑賤。他看了他自己的外表而戰慄。呵——曾經灑了多少血，他換得制服上這些燦然的鈕扣。他不知不覺去摸着一顆。這一顆是冰也似冷的。他連忙縮回他的手。他曾經和這個爲自由而死的英雄做假朋友，有許多年，又有多少像他一樣的人曾被黑暗而遭害。他摸着他的佩刀，又縮回手來，然後再看了看他那老友，他那從前的同爭自由的夥伴的鐵索，那一件好些呢？土耳其長官的佩刀好呢，還是殉自由者身上嚙嚼的鐵索好呢？這個問題，他只以爲已經解決了的，但現在又躍然而起了。

是夜間——一個陰鬱的夜間。不安寧的風在漆黑的天空下盤旋。助手動身到監獄裏去。獄官有事喚他。他的脚步沒有平素那樣的矯捷。黑暗的天色是不愉快的那風也正是一般。他心裏只管想着他不要想的那些事。那天早晨，A——爬上絞架去的時候，他曾怎樣想要竭力躲開，但不會辦到。那囚徒好像在找尋他。現在給他找到了。他又看着他，正像在法場上時一樣的看着他。那時他要在身死以前把那怨毒與輕蔑的一眼烙在他的腦筋上呢？那邊——黑暗中，他前面——有熊熊的兩點——眼睛呵。他不能上前了。他立定了。他們是他朋友的一雙眼睛。活像的——正是那麼大。要上前去麼？他想了一回，把眼睛閉上。再睜開來的時候，那兩個眼睛仍看着他——反而更大了一些，並且更含着別種的神情。他跳起身來狂奔。兩個眼睛不見了，只有一個貓在他前面蹤跳而去。他自笑他的膽怯，但是脚步却比平常加緊了些。

終於走到監獄的空場前了。他呆呆的向那早上絞人的場所窺望。他也爲那個人一定已經掩埋一

切事都沒有了。不料他看見那屍體正在黑暗裏放光。風吹過他的時候，那些絞架嗚咽不已。這個聲音被風帶入了那無盡的空間，助手低了頭拚命的跑，但是跑近那些絞架的時候，他的一雙腳却一步比一步更重。早上那陣寒慄又澆過他的全身了。終於他抖瑟瑟的走到了獄官的房間裏。房中光線明亮。那邊至少有着一個人類。獄官並不抬起頭來，他正在沉思。於是大家默然無語。

「現在你睡得着了。」助手提醒他，想打破這難堪的沉默。「現在那鏈子不響了。」

「嚇你不聽見麼？」外邊在風聲之上，絞架蕭蕭的聲音，清清楚楚的送過來。那是一種哀傷的單調的聲音，是一種偉大的催眠歌，來撫慰這英雄的死者。

「爲什麼不會埋葬他？」

「我喚你來就爲的是這個事。明天早晨，你去解他下來埋了罷，因爲你是他的朋友。」

助手不作聲。這真是故意嘲弄了。無論如何不能答應他做這件事。助手心裏暗暗的想。

獄官把頭垂下去，他的眼睛隱在黑影裏。助手慢慢站起身來，拿起洋燈，移到獄官顫慄的臉前。獄官勃然大怒，仰起頭來，劈手奪過那盞洋燈，在地板上擲得粉碎。

「你庸懦的奸賊——他是你的朋友！」

房間裏漆也似的黑了。幾十隻明晃晃眼睛從四面八方射過來，愈幌愈大。這是可怕的；他想要走開。但是他找不着門。他祇是團團的打轉。最後，他絆跌在門上面了。他小心的開了門，伸出一個頭去。外面是一樣可怕：黑暗，風還有絞架的嗚咽。呵——那是種什麼聲音！他刺到他骨髓裏面，使他痛苦。高高的在上面，是那死人。遠遠在風裏搖盪。到那裏去好呢？他決定拚命的跑，但是只跑了不多幾步，却有一件東西逼着他抬起頭來看。那邊，前面在黑暗裏，是兩個明晃晃的腫脹了的眼，一條一條的血從裏面淌下來。他的腿酥軟了，抖着想回獄官的門去，又聽見那獄官喃喃的說着：



「庸懦的奸賊！」

助手轉身再逃。但是這一次，風擋了他的路。他抬頭一看他自己，正闖在絞架中間。現在那死人好像不怒了，那雙眼很同情的向下對他看。那嘴唇說道：「朋友，朋友！」

他蛇似的在地上屈曲爬行。然後熱狂似的匆急，堅好了梯，登上去，解鬆繩結。屍身落在地下了。他急忙把原繩的結向自己頭上一套，把自己吊在空中。在那含怒的風聲裏，有一個人奇怪的呃逆聲夾在裏邊——然後這聲音沒有了。兩個死人互相看着，一個在地上，一個高高的在黑暗裏搖幌。

阿伽洛年 (Awotia Akaronian) 於一八六六年生於俄羅斯波斯土耳其三國交界處附近的伊提爾村 (Izmir)。他曾在有名的阿美尼亞修道院讀書，畢業後當過十年教員，直至阿美尼亞學校被土耳其禁止，方改業新聞記者。以此會到瑞士及高加索。

他的著作頗多，是個出名的作家；在他的同族的作家中，他是新派。此篇從 *Underwood's Kamour Storie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中譯出。同集尚有他的一篇卻綺已譯載去年小說月報九號。這兩篇都是描寫土耳其人虐待阿美尼亞人的故事。又新青年某號有周作人先生譯的一滴牛乳。把這三篇合看，大概可知阿伽洛年的作風了。

## 蜜 月

英國曼殊斐兒 (Katherine Mansfield) 著  
查 白 波 譯

他們從紐帶店出來時，一個自己的御者和一輛他們也稱為自己的馬車已在一棵大樹下等着了。多幸運！不是幸運還是甚芬萊緊握着她丈夫的手臂。自從到外國後，這種事情似乎是常常碰着的。他也這麼想麼？可是喬治却立於路旁的一端，舉起他的手杖，高聲的在喊：「嗨！」芬萊對於喬治這樣的喊車

夫有時覺得好不過意，可是駛者們却從未介意過，所以她這也不會錯誤的罷。肥胖，好性子，笑咪咪的，他們收藏了他們在讀的新聞紙，移開了馬身上的棉花被，預備着聽從主人的命令。

「喂，喬治扶芬萊入車後說：『我們到那裏養着蝦的地方去飲杯茶如何？你喜歡去嗎？』」

「有些可怕罷。」芬萊說，很動情的她向後倒着，心裏奇怪爲甚麼喬治作事的方法總是多麼動聽。

「好——好——」他在她身傍說，『去罷。』他愉快的喊，他們去了。

他們去了，車走的又快又輕便，在大樹木鬱蒼的和黃金色的影子底下，經過有檸檬和新鮮的咖啡香氣的狹小的街道，又是一個噴水泉，鄉婦們都擎起了水壺，停着話看着他們的背影，轉過一角便是咖啡店，內有桃色和白色的傘，草色的桌子和紺青色的吸水瓶，再過去便是海灘。一股又輕又暖的風從無涯的海上吹來，吹在喬治和芬萊的身上，在他們呆着看眩目的海水時，那股風好像是停着似的不肯去。喬治說道：『好快活是不是？』芬萊夢寐似的說，自從外出後，芽萊每天至少這樣的說二十遍。『想起來不是很好奇嗎？我們在此地是孤獨的，離了無論那一個，沒有人來叫我們返家也——也沒有，除了我們自己，人來吩咐我們做什麼那麼？』

喬治對於『奇特』一字已很久不用言語來回答了，祇去接她一個吻。現在他握住她的手，把牠塞在他的衣袋裏，緊壓着她的手指，說道：『當我是孩兒的時候，我常在衣袋裏放一隻白色的小鼠。』

「是嗎？」芬萊說，凡是喬治所做的她都有濃厚的興味。『你喜歡白色的小鼠嗎？』

「自然。」喬治說，很散漫的入海洗澡的階段，有些頭在搖動，他朝着那裏看，忽然間他幾乎從坐位上跳了起來。『芬萊！』他喊，『那裏有個人在洗澡，你見嗎？我並想不到人家已在洗澡了。這幾天中我真坐失機會了。』喬治對了那張赤紅的面顏，赤紅的臂膀睨着，戀戀不捨的。『究竟！』他囁囁的說，『明天無論什麼事都不能阻止我也到那裏去。』

芬萊的心沉下去了。地中海中可怕的危險她聞之已有多年了。那完全是一個死的阱網。美麗和陰險的地中海。他們兩人之前牠（地中海）圍繞的伏着，雪白絹樣柔的蹄掌擊着海岸上的小石而復去……可是在她結婚之前她早已打定主意決不做一個干涉丈夫娛樂的女子所以她祇輕輕的說道：「我想在波浪中非得很機巧不可的罷，是不是？」

「呢，那我可不知道。」喬治說：「人家對於海的危險不過亂說一番罷了。」

他們在陸地的一邊走經過一道高牆爲開花正盛的向日葵所遮掩。芬萊的鼻子豎了起來。「呢，喬治，她透了氣，那個香味實是美呀……」

「高聳的別墅，」喬治說：「你看你能從棕櫚樹中間看牠。」

「那不是很大嗎？」芬萊說，除了她和喬治能居住的地方外她似乎不願對什麼別墅看的。

「倘使你住在那裏久一些，你會需要多數的人同住，」喬治答道，「非如此是怪難熬的。我說，牠是有爆裂性的，祇不知是誰的莊子呢？」他推了推駛者的背。

懶惰和常笑的御者全無思慮的答道問他的時候他總這麼答，那是一個富裕的西班牙家族的財產。

「許多的西班牙人住在這海岸上，」喬治解釋道，復又向後仰着，靜寂着，直到他們轉了一個角，看見了那個白骨似的旅館兼菜館旅館前面有一個臺地，面臨着海種着傘形的棕櫚排着桌子，他們過去後，從臺地裏從旅館裏，走出了許多侍役來迎接，歡迎喬治和芬萊，惟恐他們避了過去似的。

「外面？」

呀，他們當然得坐在外面。那圓滑的經理，活像一個魚被裹在上衣裏，輕輕掠了過來。

「這一邊，先生，這一邊，先生。我有一張很好的小桌子，」他喘着，「恰恰配你們二位先生，在那個角

上這一邊。」

喬治似乎十分惱煩了，芬萊用力裝着一副似乎情願在驀生人中間過一輩子的形像，隨他走去。

「就是這裏了，先生，你們在這裏一定會很安適的。」經理說着好話，把桌上的花瓶取開了，重又把牠置上。那種放法好像從天上掉下一朵花來似的。喬治却並不立即坐下。他早就明白這批人，他不是被人捉弄的。這批人頂喜歡把你急的要命。他伸手入衣袋中，鎮靜的對芬萊說道：「你看怎樣？你喜別的地方麼？那一端如何？」他對那一端的桌子點了點頭。

怎樣才算做一個老出門的人？芬萊從心腑中佩服他，可是她需要的却是像人家一般的坐下了看風景。

「我——我喜這個。」她說。

「就這樣罷。」喬治匆促的說，他差不多坐在芬萊的正對面，很快的說道：「一杯茶和巧克力克糖。」  
「是是。」經理說，他嘴的一張一閉似乎預備着再去冰水似的。「燒麵包不要嗎？我們有些很可口的燒麵包，先生。」

「不要。」喬治簡略的說。「你不要燒麵包嗎？要嗎，芬萊？」

「不要，謝謝你，喬治。」芬萊說，心願那個經理快些走開。

「茶來的時候，太太或許要看那些在水槽裏的活蝦。」他皺了皺顏，佯笑着把食桌抹布舞動的好似一片魚鱗。

喬治的臉變成石樣的了，他又說了一遍「不要。」芬萊伏在桌上，解下了她的手套，當她抬起頭時，那個男子已去了。喬治把帽子取下，撫着頭髮向後抹。

「謝謝天。」他說，「那東西去了。」這批外國東西把我纏昏了，祇有不理他們才能把他們打發開。

去像剛才我所做的，謝謝天！喬治重又嘆息，他動火的這般利害，倘使不帶一副惹笑的形狀，芬萊一定要以為他也和她一般的在怕那個經理了。因之她於喬治起了一陣急烈的愛，她的手放在桌上，棕色的偉大的手她是很熟悉的。她希望拿過一隻來緊緊握住。出於意表之外，喬治却明白這意思，他斜倚在桌子上，放他的手在她的手旁，並不對着她看，說道：「芬萊親愛的芬萊！」

「呀，喬治」在那個至福的剎那間，芬萊聽到了一個叮叮噹噹的聲音和一陣輕輕的亂彈。她想快要舉行音樂了，可是音樂也行，除愛情之外，什麼都不害事。輕微的笑着，她望着他輕微的笑着的面龐，是這麼的一個幸福的感覺，她真願這樣的對喬治說：「我們住在這裏罷——我們現在住的所在——在這小桌子邊，這裏是完善的海也是完善的。住下了罷。」但她的眼却嚴肅起來了。

「良人」芬萊說，「我要問你一件異常重要的事情，你要回答我呢，答應我呀。」

「我應你」喬治說，倒沒有芬萊那樣嚴肅。

「那是」芬萊停頓一會，向上下望，「你覺得」她說，溫和的，「你現在完全了解我嗎？實實在在了解我？」

在喬治覺得太煩了。了解他的芬萊，他發了一陣高聲的兒童的薄笑。「那是一定的。」他用力的說，「爲甚呢？有什麼事嗎？」

芬萊覺得他還沒有充分了解她。迅速的，「我的意思是這個。人家常常，即在彼此相愛的時間似乎不能——太難說了——了解彼此，完全全的了解，他們似乎也不要了解。那太可怕了。他們把最重要的事情誤解了。」芬萊受驚的，「我們不至於罷，喬治我們是不至於的。」

「決不會罷。」喬治笑了，當他適要告訴她他如何愛她的小鼻茶房送了茶過來，音樂隊也開始了。那是一管笛，一只六弦琴，和一隻凡亞林，奏的很不壞，芬萊覺得如她不小心一些，杯子和碟子都會生翼。

飛去似的。喬治吃了三粒巧克力克糖點心，芬萊二粒。有味的茶——「沸湯之蝦」（茶名，實在意思不明，譯者）喬治在音樂中，雖這麼喊牠——的確不壞，及杯盤收去了，喬治吸着紙煙，芬萊膽量爲之一壯，她敢對人家直望了。最引她注意的是樹下的音樂隊。那奏六弦琴的肥人好像一張圖畫，吹笛的黑人把眉毛豎起了，好像他在怕從笛裏出來的聲音的。奏凡亞林的側隱於樹林之中。

音樂和起首一樣快的停下了。那刹那她才注意出一個高長而有白髮的老人，立在音樂師們的旁邊，很希奇地，她才沒有注意着他，他戴了一個很高而發光的領結，縫孔中已變爲青色的上衣，一雙十分破舊的有鈕靴子。他也是個經理嗎？他不像一個經理，可是他立在那兒，向着桌子出神，想一些完全奇怪的心思，他是誰呢？

忽然，芬萊看的很仔細，他把手指摸了摸他領結的尖端，輕微咳了幾聲，斜對着音樂隊，樂又奏起來了。粗暴的，疏忽的，充滿着火的熱情的音浪，飛揚於空中，復聚集於那個靜寂的人物上，他握住了手，仍是一副遠離的相貌，他開始歌唱了。

「天呀！」喬治說，似乎大家都同樣的驚駭，甚至吃冰的孩子也把匙高舉於空中，凝視着那個老人，除了一薄弱的聲音，一個聲音的記憶，西班牙的調子，什麼都聽不到。波動着，歌唱着，唱着高吭的調子，又低下去，似乎在哀求，在乞物，在懇願，聲調變了，又低了下去，沉了下去，牠知道人家不歡喜牠。

將完時一個孩子發出了一陣笑聲，除了芬萊和喬治誰都大笑。生命也是這樣的嗎？芬萊想。有些人是這麼的悲慘和苦惱。她對着那綺羅的海看，海越着陸地，似乎在相愛，天上現着黃昏前的光明。她和喬治有權力這樣的快樂麼？不很殘酷嗎？必定是生命以外的東西把剛才那些事情變成可能的。那末那是什麼呢？她轉向喬治。

喬治却和芬萊所感不同。那個可憐的老童子的聲音，一方說起來雖是可笑，可是，天曉得，凡事的開

始是一樁何等可怕的事，好像芬萊和喬治也是這樣。喬治也呆望着那個光明和有生氣的海，他張開了口好像要喝牠似的。沒有比海還能使人覺得安適強爽的東西罷。那裏是坐着芬萊他的芬萊，向前憑着溫溫的透氣。

『芬萊』喬治叫她。

她轉過身來，這樣的一副柔和的、驚奇的眼光使喬治覺得，即使給他二辨士之微，他也必跳過桌子去把她同過來。

『喂』喬治說，很快的，『我們走罷，好嗎？回到旅館去罷。來，芬萊心肝，去罷。』

樂隊又奏。『天呀』喬治幾乎呻吟似的。『在那老怪人再作鴨鳴之前離去此地罷。』不久後他們走了。

## 百分之十

猶太 Elbert Aidlme-Trommer 著  
仲 持 譯

那是兩個字——平易、簡單的字，其意義我沒有懂得，而且那兩字像一把尖銳的刀似的，一向掛在我的頭上，自從我剛纔六歲年紀——什麼兇惡不祥的東西，正潛伏在這短的成語的聲音裏，在我看來，這兩個字，似乎時時拚着一個說不出的恐怖的名字，那種恐怖是在長的冬夜半暗的孩兒房裏，擺布在孩子的幻想上的。有些時候，那兩個字代表長身材而且發嘎聲的警察官，那街上頑童們所怕的人，他們一見他近來，就散走了。

我年紀還小，沒有懂得那兩個字，兼且，那有這樣奇異的旋聲——*Disint Prozanlov*——「百分之十」——當真我四歲上就學習了讀書寫字，現在七歲上，我已經能夠讀一本書，便是信也會寫了。這都

是母親教我的。然而我還不會精通數學的玄奧，又懂得不得百分之十的意義。雖然這樣，有一樁我是可以斷定的——「百分之十」——一定是什麼壞的不中入意的東西。

我漸漸的長大起來，聽得父親和母親把這個更加多講了；時常是已經在牀上時，我給從餐室或客室裏傳過來的這「Dusiat Protzenov」（「百分之十」）兩字的聲音醒過來。有一晚，我再也遏制不住了，我從牀上跳出，跑進那屋子裏，父親和母親正在那里喝茶，兩人吃驚的看我：「百分之十」是什麼？我問。

一副悲哀的微笑，蓋了他們的面孔。母親拍拍我的頭。父親便說道：「回到牀上去。明天我們告訴你。」「不現在告訴我——我想知道。你們怎麼不告訴我呢？」然而他們對於他們的決斷是堅定的，我只好回到牀上去。

第二天，我只是囉唆着要求一個對於我那問題的回答，直等到母親解釋說，他們正在商議，送我到學校裏去，說他們要我進國立（Gymnasium，中學）說這是很困難的事，說到這里，我插上去說道：

「怎的，爸爸不是儘夠有錢結我買制服麼？」於是在我的幻想裏，織起那深綠布的美麗的制服，帶着輝耀閃光的鈕扣，那鑲金帶的軍帽和軍人的大衣，我見過中學校的學生著的。又是一副悲哀的微笑，現出在母親的臉上了。隨即她解釋道：在我們的城裏，計有八萬的戶口，可是對於孩子們只有一個中學校——一個 Gymnasium——這裏面收容四百個學生，而且這四百中間，猶太人只可以有四十個。俄羅斯的法律是這樣的——在一個猶太人進中學校之前，必須收納九個琴泰爾。這便是「百分之十」的意義。說到這裏，我又插嘴道：

「怎的，嬖嬖，在我們的城裏，猶太人不是比俄羅斯人要多麼？難道猶太人不可以聚攏來，買幾張書桌，放在學校裏給猶太孩子讀書麼？」因為沒有回答，「我接下問道，而且爲什麼他們只應許十個琴泰



爾裏夾一個猶太人呢？」

「因為我們是猶太人——」

「猶太人與琴泰爾有什麼不同呢？」

然而母親不耐煩起來，不再願回答這問題了。

「別的時候，我告訴你。去玩要或者去讀書罷。這里，拿格林的神異故事去。」於是她交給我一本裝釘美麗的書，是我的叔父所贈的。雖然很不滿意，我也順從了，走到客室，在一把搖椅裏安了身——可是我不能夠讀。有什麼不讓我讀似的呢。「因為我們是猶太人……」

秋帶着淒涼多雨的日子來了，那時候，人不能在露天裏跑來跑去玩耍了，而且同着秋，來了一個教師，給我預備 *Gymnasium* 的入學試驗。在俄羅斯沒有一個公立學校可說，所以便請了一個私家教師來給我做中學校的預備。下年的夏季，我打算進 *Gymnasium* 的預備班去了，而那程度是高的——人須得經過四個演草的數學試驗，和俄羅斯語的試驗——默寫、文法、誦讀。我的教師頗是嚴厲，除却禮拜，每天恰到四點就來了。他是一個瘦弱的戴眼鏡的人，臉頰凹陷，而且發音這樣的奇特。在我看來，他似乎常常惱着什麼人，至少惱着我。無疑的，我給他儘多的原由，使他不喜歡我，因為讀神異故事，或者海底奇譚，比學習文法規則和那里，怎樣，何以用 *Yah* 這字代替 *Yeh*，以及怎樣心算十三乘十二，不是有趣的多麼？

而且——阿喇——我的功課時常是沒有預備，而且，阿，用著怎樣顯然的經蔑，古甯先生從他眼鏡裏睨視我呵！

教導了幾禮拜之後，他陳訴於我的父母。我似乎不會有多大的進步了。於是父親和母親叮囑我多

用些功，對我提起「百分之十」來，警告我，定須比別的誰家孩子都預備的好些，因為只有五個空額給猶太孩子而至少有一百個將要去應試。他們又告訴我，對於俄羅斯境內的猶太人的唯一救濟，是讀書經過中學校，隨後進一個大學獲得一種職業。猶太的有職業的人們，要比未受教育的普遍猶太人，多得一些自由和幾種權利。我這小腦子在這魔鬼——「百分之十」——的影響之下，又降服了。於是我更其熱誠的用起功來。於是即使稀罕的微笑，古寧先生似乎也是高興的。

春到了。和暖的微風從南方吹來。多瑙河裏的冰碎裂了，廣闊的流水，剛從束縛裏解放出來，流得更快了，彷彿要補足那損失了的時間似的。在我們的院子裏，有好些水淖和泥潭，阿消磨這些美麗的日子，在露天裏，而離開文法和數學和懸念的試驗，和大可咀咒的「百分之十」，這是怎樣的不可抗的引誘呵！

夏來了。荊球花在步道的旁邊開着，但是我，一個八歲的猶太人，卻將我所有的日子，消磨在讀書上。頭許多時日裏，只有一回，我得到休息那時我們便坐車到市立公園去，那舊公園是卡塞林大帝的時代，她的恩寵波雪金親王所建造的。那是古舊而且荒蕪，充滿着高大的樹——橡樹和楓樹——到處有一棵白楊，而且幾乎在各枝上有一個老鴉的窠。

「你明天的功課預備好了麼？」母親問着。我們忽忽的回到家裏。我整晚的思索着，多少箱茶葉，兩盧布一磅的，是莫斯科一個某商人所買進以及多少磅的糖，十六戈貝一磅的，是那人所賣出。

夏快要完結了。到八月二十日，試驗的日子，還有兩禮拜。古寧先生更其更其，嚴厲起來了。他天天捉弄我，背了許多回書之後，他確定着對我的父母說，我不但預備到預備班，連一年級的課程，也預備到了。試驗的前一天，他叮囑我當我叫去背誦的時候，不要驚慌，總要像一個成人的樣子。他重又還問我一回，他出了頂難和頂易誤會的問題，然而我都成功的避脫了他的陷阱，尚且回答的使他十分滿意。

大清早，我張開眼睛，屋子裏還是暗黑，我重新睡去了一刻，但是父親到我牀上來了，拍我的肩膀，說道：「喂，起來，七點鐘了。」

我跳起來，起首穿衣。我是激動到早餐都懶喫了。我穿了那套新的水手衣服，特別爲節日而做的。我將一枝筆桿，幾個筆頭和一瓶墨水放在袋裏——在 *Gymnasium* 裏，他們是不供給什麼的。未後我舒齊了。父親和我便動身往學校裏去。

「神保佑你！」母親低語着，當她吻我的時候。她的聲音裏面，有一種奇異的震顫，我一仰視，便見淚珠在她眼眶裏了……

走了半個鐘頭，我們到得 *Gymnasium* 一所高大，白色兩層的房子。我們從總門口進去，穿過幾個迴廊，走進一個長而且闊的廳。有一分鐘光景，我迷失了。大大小小年齡不等的孩子們二三成羣的跑來跑去，笑着，戲弄着，爭辯着，喧囂與騷擾使我迷惘了。我們遇到好幾個父親們帶着他們的兒子。他們中間有的是我們所認識的。我們彼此應酬了一回，當我們孩子們住了講話時，我留意到我們的父親們用着很不像朋友的眼色，面面相覷；我雖然年青，却也忖到這緣由——我們有這許多，而空額只有五個。

從一個邊門，一個長身材結實的人走進來，有我這點年紀的一個孩子陪着。他們是琴泰爾，而那父親顯然是鄉間來的一個地主。他問我的父親，預備班的試驗在那里舉行，於是兩人興奮的談起話來。

「阿」那俄羅斯人說：「我見你也是帶你的孩子來的。」

「是」我的父親答說，但這時候，那人瞧見了一個熟人，對我父親道了歉，便走去了。我們的羣中，有人說道：

「他們受試是容易的，琴泰爾們有——他們不知道什麼「百分之十」的條例，於是一聲歎息從他胸中發出來。」

我昇預備完全的，興奮的急盼着試驗開始。終於一個穿政府的制服的人從校長室裏出來，便報告道：「凡是應預備班的試驗的，都向這路走。」

我走着這條路時，我聽到父親的急遽的低語：「不要害怕。」玻璃的門在我後面關了，我便覺到自己在一間又長又闊有八個大窗的屋子裏朝了們，在屋子的上端，站着一個講壇，這上面是四把椅子和一頂桌子。許多的書桌分四排放着，幾乎佔滿了屋子，在一個空角裏，講壇的左邊，一個照相掛着，前面有一盞偶人的燈。右邊，一個大的有框的尼古拉帝二世像，我就一張書桌坐下，給異常的環境弄得迷蒙了。有幾個孩子，分明是和課堂慣熟的彷彿同在家裏一樣，起了一陣喧擾，忽然間我們後面的門開了一片聲音命令着：「站起來！」

我們站起來，三個教員進來，威嚴的走向講壇。沒有一點聲響聽得，除却他們的脚步。隨後其間有一人說道：「有誰讀」我神父「罷。」

一個孩子踱到前面，誦着祈禱。別的基督教孩子們做着十字。我覺到，也許只有我覺到，琴泰爾的孩子們的敵意的眼色。他們定然認定了我是一個猶太人了。我這樣的想到：「他們定然留意到我沒有做着十字哩。」於是我滿臉都紅了。

「坐下罷。」我們坐下來，於是點名了，我們每人應道：「到！」每人的聲音都不同，這似乎是很有趣

的。其次便是默寫。我激動到這般田地，連那些我知道怎樣拚法的字都忘掉了，我所寫字也不大清楚了。終於這項試驗完畢了。我們把抄簿收去。隨後一個數學上的問題指定給我們。阿歡喜呵——這恰是一禮拜之前古寧先生和我自己演過的問題。這是一個容易的問題。這時候我安靜了些，後來我正要抬頭的時候——我覺着在我下位的那琴泰爾孩子，扯我的袖子道：

「等一會子，不要繳進去。」他低聲說。「先讓我一抄罷。」

「自顧自罷。」我向後低聲說。他正要再說時，一個教員在我們近旁出現，便對我說道：

「你不知道你們是不准偷看的。」

「但我沒有。」我想辯護我自己。

「阿阿你這種醜態的猶太人的勾當！如果我再給我撞見了，你出這課堂去！」

迷蒙而且嚇壞了，我再也不作一聲，竭力的想不聽見我鄰坐的憤怒的低語：「阿，你這卑鄙醜態的

猶太人！」

終於數學的筆試也完畢了。於是口試開始了。他們先呼叫琴泰爾的孩子們。阿問他們的題目好不好。容易呵！我的考取的希望回來了。這些題目，我是個個都能夠回答的。而那些傻孩子躊躇着，而且還要答出愚蠢可笑的話來。然而教員們帶着鼓勵的微笑向他們看，用着暗示幫助他們。教員們到底是很好很和善的罷。

然而這里，一個猶太孩子，叫到黑板近旁去了。他們叫他做一個乘法的練習題。他開始計算道：

「三九二十七，我們先寫七，把二記住……」

「是。」一個試驗員打斷說，「但你怎麼將手放在袋裏的？」於是那孩子從容的態度失掉了。他便斷續的咕嚕了一回。

「算了罷，阿拉瑪微支。」

阿拉瑪微支是一個九歲的孩子。這是他第二回的應試，他們似乎有點難不倒他。題目一翻一個的對他問去，但他迅速的回答出來，於是我看見教員們點着頭表示贊許。

「很好，算了罷。」他們中間的一個說，於是又快樂又高興的，阿拉瑪微支回到他的位子。

「五名。」我的鄰坐對我低聲說，而我高興起來，很覺得意，因為一個猶太人得到了最多的分數。他之後是幾個別的人，但他們誰都遇不到成功。最後我聽見叫我的名字了。我向前去，他們教我讀使很滿意的這麼幹了。我回答了文法上的問題，解答了黑板上的題目。

「那就夠了。」一個教員說，但別一個止住了我。

「等一會子，告訴我們，五十九乘五十九是多少。不是在黑板上——要用你的腦子算出來。」困迷了我，注視着他們，古寧先生從未教過我那個。反而，他告訴我這樣的題目，常常是向那應二年的試驗的孩子們問的。幾瞬間過去了，無窮的苦悶的瞬間……

「噯，是多少，小孩子？」我聽到一片嚴厲的聲音，卻並不回答。

「你噁了麼？將眼睛直對着我看。」我聽見相同的聲音喊着。我舉起我的眼睛來，那試驗員用他的凝視刺穿了我——於是我自覺到我是命定了……

我並不獨自兒淒涼着——好幾百的猶太孩子們，低低的彎下頭，慢吞吞的走回家去。我羞着臉走到家裏，羞着臉向古寧先生看。我看出他自己有點覺得不安呢。

「誰想得到他們會教他心算出五十九乘五十九的？」我聽見他用抱歉的聲口告訴父親。然而沒有人埋怨他，也沒有誰對我說什麼不和善的話，而且這沈默的同情感動我比最嚴厲的叱罵還要厲害。我老早上牀了，但是不能睡熟——我在這一天裏經過了太多的刺激了，而且從隔壁的屋子裏傳來

嘆聲，而且——這，我聽見低聲說着的，莫非又是可咀的「百分之十」麼？

我的眼睜最後合了的時候，夜是很深了。我的睡眠很不安寧，我看見一個奇幻的夢景。數字們打旋在我面前做着圓舞。那零暫時在我前面停住了。這是這樣好玩的數字——圓圓的，下面是短脚而且他張開那闊大的嘴巴，對我嘲弄着笑着。別的數字們加入了，便叫喊道：「五十九乘五十九——百分之十！」我一驚而醒，記起昨天自己的事情來，於是眼淚哽塞了我。我將頭躲在枕頭裏，哭起來了……

## 比 米

吉布林著  
君 韋 譯

因為一個關在鐵籠裏的猩猩，就引起我們這故事來。這晚天氣很熱，我同亨斯不來脫門拖了我們的被褥到船頭去，我們經過這猩猩的時候，他就跳了起來，好難聽的亂叫。他是從馬來羣島捉來的，現在要帶到英國去給人家。先零看一看。在這四日中，他不住的叫喊，用力扭那籠子的鐵檻，一個印度水手沒有當心，走到他的面前，還險些被他弄死了。

不來脫門停在鐵籠面前說道：「我的朋友呀！你若有點暈船就好。你們自負的心太重了。」那猩猩就懶懶的伸出他的臂來，誰知他竟衝在那德國人的胸頭，在他綳的睡衣上，撕了一塊下來。亨斯不在意的退後一步，順手取了一個香蕉，剝去了皮，送給那猩猩（他正在撕那塊綳）。嘴裏說道：「太自負了！」後來我們到了船頭，在許多睡着的印度水手中間，鋪下被褥，想在這裏吸些海風。這時海面很平靜，不過船經過的地方，稍稍有些波浪。離開我們幾里，有一陣狂風，因為我們能看見一點電光的微光。船上的牛，被天熱和猩猩的臭味，惱得一陣一陣的叫不住。他叫的聲音，和那守船的人每點鐘應對船長號召的聲音，一樣高低。船上汽機的聲音很清楚，起灰的機器也是不停的做那種怪聲。亨斯點了一枝雪茄

烟，在我的旁邊躺下。這時我們就開始談天了。亨斯的聲音和海水平一樣溫柔，他的經驗也和海水一樣無邊。因為他一生的事業，是在世界上跑來跑去，替德國和美國商人採集各種動植物和人種學的標本。我眼睛不住的看著他的雪茄烟，耳朵聽著他的說話，直到我差不多要睡着了。那籠裏的猩猩，被樹林中自由的夢吵得狂喊起來，好像一個在油鍋地獄裏的靈魂。他并且很兇的在鐵檻上亂抓。亨斯道：「若是他覺時在外面，我們兩人可活不成了，他叫得利害呢。我要使他馴服。」

猩猩安靜了一歇。這時從亨斯的嘴裏發出一種蛇叫的聲音。那聲音幾乎使我跳起來。猩猩聽了這聲音，立刻停住了他的亂抓，并且嚇得發抖。

亨斯說道：「可是這個能使他安靜。當我在馬貢探瓊替柏林人搜集小猴子的時候，我學了這個法子。在這世界上，無論什麼東西，都怕猴子，祇有蛇却是猴所怕的。所以我學蛇叫，他就不敢動了。他們自負的心太重了，這是猴子的習慣。——你可是睡着了？你可要聽我講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但是你一定不信的。」

我道：「這世界上沒有一個故事，我不相信的。」

他道：「若是你已經學了相信，你就得了許多好處了。現在我要試試你的相信看。好，當日我在那羣島上搜集小猴子的時候，——那是一八七九，或是一八八〇年。」他朝南指著那新奇尼亞說道：「就是在那裏暗暗的所在。我的上帝啊，我情願捉活鬼，不情願捉那小猴子。他們若是不咬斷你的手指頭，他們就生了思鄉病死了，因為他們的靈魂不完全，并且他們自負的心太重了。我在那裏差不多有一年工夫，我認得一個人叫做柏差倫。他是法國人，一個很好的人，一個生物學家人家說他是一個逃犯，但是我只知道他是一個生物學家，別的我也不管了。」

「他常常叫樹林裏的野獸，那野獸就來了。我說他是一個阿昔昔的聖法蘭昔斯搬到這裏來。他笑



着說。他從來不在魚面前傳道的。（按法蘭昔斯是十三世紀的一個很著名的修道士，他有時在動物面前傳道給他們聽。）

「他這個人很會使野獸降伏。他家裏養一隻像那邊籠裏一樣的野獸——一個極大的猩猩。那猩猩想他自己是一個人。柏差倫做小孩子的時候，捉他來的。他們從小在一起，好像一對弟兄。他也有一個房間在那屋裏——一個房間不是一個籠子。他也有床，也有被，晚上也去睡覺，早上也起來。他和柏差倫一塊兒吸烟，一塊兒喫飯。有時他們還手牽手的，一同散步（那個形狀實在可怕）。有時柏差倫和我打趣，他就靠在椅子上大笑。他不是一個野獸，簡直是一個人。他同柏差倫說話，柏差倫明白他的話。他對我很恭敬。不過若是我同柏差倫說話太久，沒有給他說話，他就用他的大爪，把我拖開，好像拖開一個小孩子。他不是一個野獸，他是一個人。這事我還認得他不到三個月就明白了。柏差倫也明白的。比米——就是那個猩猩——也知道我們的脾氣。他像一個人，嘴裏常常啣着一枝雪茄烟。」

「我住在那裏一年。有時在那島上，有時在別的島上；有時收集猴子，有時收集蝴蝶和蘭花。有一回柏差倫對我說，他要想娶親，因為他找着一個很好的姑娘。他問我這個娶親的意思可好。我沒有回答他，因為這是他的事，並不關我的事。他後來就去對那位姑娘求婚。她是一個半種的法國人，生得實在好看呢——你有沒有火給我點一點雪茄煙？——她實在生得好，不過我說：「你可曾想到比米麼？他看見我和你說話太久，尚且把我拖開，他要怎樣待你的妻子呢？他一定要把她撕得粉碎。若是我做你，我就把那比米的皮裝滿了乾草，送給你妻子做婚禮。」在那時候，我已經知道猴子的這種用處。柏差倫道：「你意思是把他一槍打死了麼？」我說：「他是屬你的。如果是屬我的，這會他早已死了。」

「這時我忽然覺得比米的手指頭在我的頸上。我的上帝！我告訴你，他用他的手指頭說話，他那指頭能般做無論什麼字母。他放他毛刺刺的手在我的頸上，他把我的下頰側轉，對我的面上望着，要知道

我可明白他的意思，像他明白我的意思一樣。

「柏差倫道：『你看他這樣擁抱你，你還說要殺他。你到底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條頓人。』」

「但是我對於比米，像大冤仇一樣。他的手幾乎殺了我。以後，我看見比米的時候，我身邊帶着一枝手鎗。他有一回碰着我的手鎗，我也開起來給他看，要他知道那手鎗是裝滿鎗子的。他也明白這手鎗的用處，因為他看見過人家打小猴子的。」

「後來柏差倫娶了親，他忘記了比米。比米獨自在海邊跳來跳去；他裏頭有半個人的靈魂。我看見過他跳，我也看見過他手裏拿着一根樹枝，在沙泥中掘洞，好像掘墓。所以我對柏差倫說：『千萬殺了比米。他妒嫉得要發狂了。』柏差倫說：『他一點都沒有發狂。他很愛我的妻子，聽她的話，并且還給她拿拖鞋。』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的眼睛對他的老婆看一看，她實在是一個好看的女子。」

「我對他說：『你真的想你知道這猴子的性情麼？因為你不給他說話，他要發狂了。他再進這屋子的時候，千萬把他殺了，因為我看見他眼睛裏有一種殺氣——一種殺氣。』這時比米來了，他的眼睛中的殺氣一點都沒有了。他真是刁滑。他還跑過去給她拿拖鞋。柏差倫對我說道：『難道你九個月中就比我十二年中曉得他的脾氣還多麼？一個孩子可會殺老子麼？我養他到現在，他是我的孩子。你下次別再同我和我的老婆，說這種沒意思的話。』」

「第二天，柏差倫到我家裏，幫我做些裝標本的匣子。他告訴我，他的妻子和比米一塊兒在花園中，我就趕緊做完了我們的匣子，說道：『我們一起到你家裏去喝一口茶罷。』他笑着說道：『走罷。』」

「他老婆并不在花園裏。柏差倫大叫比米，比米不來。他叫他的老婆，他的老婆也不來。他就去敲她的臥室的門，那知道那門已鎖住了。他對我看了一眼，他的臉色像紙一樣的白。我用我的肩膀打碎了門。我們就看見屋頂破了一個大洞，日頭的光，照在地板上，地上堆得甚麼東西似的。那裏有柏差倫的妻子。」

我實在告訴你，那個地方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算一個女人。我們所看見的，不過地上一堆的皮。我看見這些東西，心裏着實難過。但是柏差倫再看地上和牆上的東西，再看看屋頂，他就一回高一回低的大笑起來。我就知道他是發狂了。他不哭，也不祈禱，他站在門口自己一個人癡笑。後來他說道：「她自己關在這裏，比米將這屋頂撕壞了，這是一定的。我們把這屋頂補好，在這裏等比米罷。他一定要來的。」

「我告訴你，我們把屋頂補好在屋裏等了十天工夫，我一兩次見比米從樹林裏遠遠的走近些。他不敢來，因為他知道他自己做了壞事。第十天，比米走來看，柏差倫叫他。比米一縱一跳的跑來，手上的毛又黑又長。柏差倫笑着說道：「好好。」他的聲音就像打碎玻璃杯的聲音。比米走前來，柏差倫非常好聽的給他說話。他又一個人獨自笑起來。三天裏頭，他故意和比米親熱，因為比米不許他碰他的身子。後來比米和我們一塊兒吃飯。他手上的毛，破血黏得又厚又濃。柏差倫給比米甜酒，喝到他醉了，後來：」

亨斯停了，去吸他的雪茄。

我接道：「後來怎樣？」

他道：「後來柏差倫空手殺了比米。我到海邊去散步，因為這是關係柏差倫的事，與你沒相干的。等到我再來的時候，比米已經死了，柏差倫躺在他身上，也快死了。他還是一回高一回低的笑個不住。他覺得很滿意的。你們都知道猩猩的力氣，和人的力氣的比較，那是七和一的比，但是柏差倫用上帝給他的能力，殺了比米。這個真真可算是一個異蹟。」

籠子裏的猩猩，又大叫起來。亨斯道：「哈！這個朋友還是這樣自負。不要鬧！」

亨斯便又學起蛇叫來，叫了好久，我們就聽見那猩猩在那籠裏大抖起來。

我問道：「但是你為什麼不幫助柏差倫？你為什麼讓他死呢？」

亨斯伸直身子，預備去睡，嘴裏說道：「我的朋友，看見那間屋子和屋頂上的洞以後，連我都覺得活

着沒趣。何況柏差倫，他是她的丈夫呢。睡罷，明天會。」

## 來森波男爵的命運

希尼志勒著  
林微音譯

這是一個五月溫暖的黃昏，在克萊勒·海爾扮演「夜之后」第一次重演的時候。那使那歌唱者幾乎脫離了歌劇院兩個月的情形是誰都知道的。理查·柏登布魯克王子在三月十五日從馬上跌下來受了傷，而在病了不多幾小時以後——當那個時間克萊勒從沒有離開他的身邊——便死在她的懷抱中。克萊勒的苦楚嘗是這樣地劇烈，以致起初人們擔憂着她的生命，後來擔憂着她的心思，直到最近，擔憂着她的聲音。這個最後的擔憂證明了是完全像那別的兩個一樣地無稽的。在她來到觀衆之前，時候，她受到了一個友誼的，期望的祝賀；可是在她演唱了第一支偉大的歌曲以後，她的親密些的友人們能接受她的疏遠些的熟人們的慶祝了。在四層樓上，蕃尼·靈該寨小姐的那張稚氣的紅面孔上放射着快樂的光輝，而那上層的常客又向他們的伴侶同情地笑着。他們大家知道，蕃尼，雖然她祇是一個馬利亞喜爾夫的雜貨商的女兒，是屬於那孚衆望的歌唱隊領袖的更密切的一圈的，她常被請到她的家裏去喝茶，而且嘗秘密地愛着那死了的王子。在換幕之間，蕃尼向她的朋友們說明克萊勒是聽從了來森波男爵的意見，才選取那「夜之后」做她的初演，覺得那暗色的服裝會最密切地符合她的情緒。

至於男爵，他佔的是貴賓席——第一排中間，照例在那通道上——而以一種溫雅的可是幾乎痛苦的笑領受着他的熟人們的祝賀。今天各種的回憶在他的腦中奔跑着。他大約在八年前碰到克萊勒，在那個時候他在供給着一個嬌弱的紅髮少婦的藝術教育，並在赴一個愛承斯泰因歌唱學校的晚間表演，因為在那里他的扮演迷娘的被保護者正作着初次公演。就在這晚上他看到了而且聽到了克萊

勒，她在那同一幕中唱着斐林。她那時候是二十五歲，無所屬的，不虔敬的，他全然忘卻了迷娘，卻從那達利·愛承斯因太太的介紹認識了斐林，便向她宣說他的心，他的勢力以及他的地位都在聽她使用。在那個時候克萊勒是同她的母親一個郵政高級職員的寡婦一起住着。她在跟一個年輕的醫學生戀愛，她常同他喝茶，並在亞爾塞伏斯達的他的房間中閑談。她不聽男爵的猛烈的求愛，可是她的性情給來森波的殷勤弄軟了，她變成了那學生的情婦。男爵她沒有把這個事實瞞着他，回到了他的紅色的被保護者那里去，可是保留了她的同克萊勒的相識。在每一個有最細微的機會的假日他送給她花和糖果，他還會到那郵政職員的寡婦家裏去作一個偶然的形式的拜訪。

在秋天克萊勒在德的摩爾訂定了她的第一次的契約。來森波男爵在那個時候依舊是政府的一個官員——利用了他的第一個耶誕假期到她的新住處去訪候克萊勒。他知道那學生已變成了一個醫生，而且在九月已結了婚，他便有所希望。可是克萊勒永遠誠實的，在他們見面後就立刻通知男爵。其時她已同那皇家劇場的唱次中音者發生了溫柔的關係，結果是來森波不能帶走德的摩爾的別的回憶。祇有一次在市公園中的柏拉圖式的散步，和一餐在劇場餐室中的伴同了幾個男男女女的同事的晚餐。然而他重游了德的摩爾幾次，喜悅於他的審美的關於克萊勒的相當的進步，並還有希望着下一季，因為那唱次中音者已經在漢堡簽訂了合同。可是這一年他又是失望的，因為她覺得自己不能不接受那名叫路易·維耳哈真的一個荷蘭批發商人的要求。

在她的第三季，在克萊勒被召去就一個德勒斯登皇家劇場的位置的時候，男爵不顧他的青春，拋棄了一個很有後望的政治事業，也移到了德勒斯登去。現在他每晚同克萊勒和她的母親（她關於她的女兒所有的事件都是全然地無分的）一起消磨着……他又有着新的希望，可是不幸地那荷蘭人有一個不愉快的習慣，就是在他的每一封信中都宣說着他下一日要到來，向他的情婦力說着她的四

周給一隊偵探包圍着，還偶然地以最痛苦的形式，死恫嚇着她。要是他對他不忠實的話，可是因為他從不來，而且克萊勒漸漸地開始陷入一個極度地神思不定的狀態中，來森波決定了不管代價怎樣高，要結束那事件，他便親自離開了德的摩爾去執行他的事務，使他駭異，那荷蘭人宣說他對她寄這些惆悵的情書，僅僅出於獻殷勤，而在事實上能解除他一切以後的負擔，是再好也沒有的事了。他得意地回到了德勒斯登，而把那愉快的會談的結果告訴了克萊勒。她誠懇地謝了他，可是那第一次更進一層的溫柔卻猝然地給避開了，那使得男爵驚異。在不多幾個簡短的探求的問句以後，她終於向他供認，正當他不在的時候，卡葉坦王子又為她抱了一種強烈的熱情，而且宣誓說他要傷害他自己，要是他不被答應的話。最自然的是她祇有終於被逼得讓步了，藉以免除皇室和全國陷於不可言說的慘境中。

隨帶着一顆合理地破碎了的心，來森波離開了那城市而回到了維也納。他在這裏開始利用他的勢力，而他的不斷的努力成就得不好算小，因為他替克萊勒弄到了下一年在維也納的歌劇院中歌唱的聘約。在一個很成功的作為客串的登場以後，她從十月起開始了她的契約，而那她在初演的晚上在她的梳裝室中所得到的男爵所送的華貴的花，似乎表示着懇求與希望兩種意思。可是那仁愛的保護者，那在那次表演以後不安定地等着她的人，是又一次地知道他來得太遲了。那金髮的演習導演——他在作曲一方面也不是不重要的——在近來這幾個星期她在跟着他學習的，已被她賜與着特權，那她無論為着人世間的任何東西都不能侵犯的特權。

自從那時以來七年過去了。那導演以後是克來門·羅德威爾先生，那莽撞的紳士騎者羅德威爾先生以後是那音樂隊師芳森·克羅狄，他常在他所指揮的歌劇中參唱得那樣響，以致沒有一個人能聽到別的聲音；音樂隊師以後是阿爾班洛通尼伯爵，一個在紙牌中輸去了他的匈牙利的產業，後來又在下奧地利亞贏回了一座宮殿的人物；伯爵以後是以得加·威廉先生，曲辭的作者，他為它們付了很

好看的價錢譜成音樂，編成悲劇，他爲它們租借劇場上演，並作成詩，他以最美麗的式樣，以首都最笨拙的，最精選的紙印行它們，以得加·威廉先生以後是一個叫做阿美杜斯·邁爾的紳士，他除出了年齡十九與很美麗以外什麼都不是，他除出了一隻能以頭倒立的狐狗以外也什麼都沒有，而在邁爾死以後來了那王國的最雅緻的人物，理查·柏登布魯克王子。

克萊勒從不把她的事件看成一樁秘密，從初到終她保有着，一所簡單的中等的屋子，祇是時常地轉換着主人。她被聽衆特殊地眷愛着。高尚些的人們喜歡她，每星期日來做彌撒，一個月懺悔兩次，在她的胸前掛着一個壓邪的教皇祝福過的馬頓娜像，而且從沒有不先祈禱了上牀的。很少有一個慈善市場，她不在其中做一個售貨員的，貴族的太太們以及猶太經濟圈的太太們，要是她們能陳列她們的貨物在克萊勒的同一個貨攤中，是很喜悅的。她對那些在劇場門前徘徊的年輕的醉心者們總是有着嬌媚的笑，她把那些浪費在她身上的花分散在這些耐心的羣衆之間；有一次在那花被遺留在她的梳妝室中的時候，她用那很適合她的尖銳的維也納語說：『我的靈魂，要是我沒有遺留那生菜在我的房間那里，明天下午來，孩子們，要是你們要來拿。』於是她上了她的車子，伸她的頭在窗外，喊道：『還有一杯咖啡呢。』

蕃尼·靈該寒是那敢接受這個邀請的，不多幾個人中的一個。克萊勒同她隨便談了談像公爵夫人般有禮貌地問到她的家庭狀況，她這樣地着迷於這個活潑而壯健的女孩的閑談，以致她逼她隔不久再來。蕃尼接受了她的提議，而不久就在那藝術家屋中獲得了一個尊貴的位置，她以不太接近維持着這個位置，不管克萊勒對她怎樣隨便。這些年來蕃尼有幾個人向她求過婚，大半是馬利亞喜爾夫區域中的製造商的年輕兒子們，她常同他們在跳舞會中跳舞的。可是她拒絕了他們大家，因爲她一絲不變地堅持着愛那在那時是克萊勒的戀人的無論誰。

三年多來克萊勒對柏登布魯克是真實的，祇是用一種比她愛他的前任們更深的熱情；雖然森波從沒有十分絕望，不管他的失望，他開始在嚴肅地驚異着他所期待了十年的幸福究竟會不會開花。常常地，在他看到什麼人開始在失寵的時候，他會離開了他的別一個愛人，使得他在無論什麼時候，有無論什麼際遇，都是準備好了的。他在理查王子突然地死了以後也做了那同一件事。可是這一次，他是由於習慣而不是由於深信。因為克萊勒的痛苦似乎如此地過度，以致每個人都以為她現在會永遠不再感到生的歡樂了。每天她坐車子到那墓場上去，放在那死者的坟墓上。她失去了一切穿顏色鮮明的衣服的趣味，並把她的手飾鎖在她的寫字桌的最用不到的一角。對於她的永遠離開舞臺是費了最懇切的訴辯才說服了她。

在她的第一次重現，那是這樣燦爛地成功了的，以後，至少她的外生活是，上了它的平常的軌道。以前的一班較疏遠的朋友們現在又重聚着了。那音樂批評家本哈德·斐斯泰因出現了，他的背心上，或者菠菜的或者番茄的斑點，依照着昨天的菜單而抱冤着——很使克萊勒明顯地不高興——同事男的和女的和導演講到路求和基里斯當，理查王子的兩個柏登布魯克氏又一房的堂兄弟，她使自已像以前那樣最不能調解而可尊敬地忍受被求愛的苦楚。一位法蘭西大使館的紳士和一位奏鋼琴的波希米亞青年音樂家被介紹給了她，而在六月十日她第一次重到了跑馬場。可是在路求王子，他是偏好詩的說出了它的時候，祇有她的心思是醒的，她的心依舊沉在睡眠中。是的，要是她的一個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冒着最細微的暗示的險，說人世間有什麼像溫柔或者熱情的東西的話，笑的最後的蹤跡便從她的面上不見了，她黯淡地向前凝視着，偶或她還會舉起她的手，彷彿在抵抗着什麼，一個似乎對有的人在所有的時間，所用的姿勢。

接着在六月的下半月適有一個名叫息草·爾奧斯的歌唱者從北方來唱特利斯丹。他的聲音清



楚而有力，即使不特殊地高貴；他的體格幾乎是大得超特的，並有某一種飽滿的趨向；有時在休息的時候，他的面孔會十分平庸的，可是他一開始唱他的鋼灰色的眼睛會由一種神祕的內在的火放着光，他似乎以他的聲音與他的閃視掃蕩着一切同他在一起的人——尤其女子。

克萊勒她的空閑的同事們坐在公司的包廂中，似乎祇有她依舊不動情。翌晨在導演的辦公室中，息革·奧爾斯被介紹給了她。她對他講了不多幾句關於昨天的表演的友誼的，可是幾乎冷淡的話。在同一個下午他拜訪了她一次，不等到被請來，森波男爵和蕃尼·靈該塞也在場。息革同他們喝了茶。他講到他的雙親，他們住在挪威的一個捕魚的鄉村中；他講到一個在遙遠的峽江中上了一隻白的游艇的英吉利人怎樣發現了他的天才的故事；他講到他的妻子，一個意大利人，她在他們的蜜月死在大西洋上，而被沉在海底裏。在他走了以後，其餘的人沉默了好一回。蕃尼在很小心地查驗着空茶杯；克萊勒坐在一只鋼琴的邊頭，而支她的臂膀在那關了的蓋上；男爵是沉默地，憂慮地，浸入在那問題中；就是克萊勒爲什麼，在講到息革的結婚旅行的時候，忽略了那個奇特的姿勢，這姿勢自從王子死了以後，她常用來排除一切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熱情的或者溫柔的關係的暗示的。

息革還以主角的地位唱了柄格夫里與羅恩格麟，每次克萊勒都不動情地坐在她的包廂中。可是那歌唱者他除了那威公使以外，不大同什麼人合得來，卻每天下午都在克萊勒的家裏出現，不大碰到蕃尼·靈該塞小姐在那裏，而永不碰不到男爵。

六月念七日的特利斯丹是他的最後一次的表演。克萊勒不動情地坐在公司的包廂中。次晨她同蕃尼坐馬車到墓場去，而放了一個碩大的花圈在王子的坟墓上。同一個晚上她舉行了一個宴會，以祝賀那歌唱者，因爲他後天要離開維也納了。

朋友的一圈完全聚集了。每人都知道息革爲克萊勒所懷着的熱情，像平常一樣，他流利地，激動地

講着。此外，他講到怎樣當他這次到這里來，在船上，一個阿拉伯女子，嫁給一個俄羅斯大公爵的，從他的手的紋路預言着他不久要經到那他一生的最致命的時期。他全然相信這個預言，而迷信以乎比僅僅使他他自己覺得有趣還要深一層。他也講到那一般地都知道了的事件，就是去年，在他一在紐約登岸以後，他是到那裏去履行一個客游主角的合同的，就在那一天是，就在那一點鐘，雖然他不得不付一個嚴厲罰款，他趁了另一條船回到了歐羅巴；而這一切就祇爲在碼頭上有一隻黑貓在他兩腿之間奔過。他確然有每一個理由相信這種在不可思議的預兆與人的命運之間的祕密的關係。一晚在倫敦的卡芬特花園中，在上舞臺去的以前，他忘卻了低訴某一個他的祖父所遺傳下來的小呪語……而他的聲音突然消失了。一夜在一個夢中，一個有翅翼的穿着薔薇色的緊身衣的天使顯現在他的面前向他宣說着他的中意的理髮師的死……而確實之至地，次晨發見這個可憐的人已自縊了。還有，他總隨帶着一封短的可是很重要的信，這是在布魯塞爾的一個心靈學會中那死了的歌唱者，卡尼利亞·盧丹的幽靈給他的；它用流利的葡萄牙文預言着他注定了要成爲舊的與新的世界的最偉大的歌唱者的。他今天講到這一切事情，而在那寫在格力恩武德家的薔薇色的紙上的，幽靈的信正從手到手地傳遞的時候，一個潛勢力流動在整個的屋子中。可是克萊勒自己並不怎樣變換她的表情，祇是不時冷淡地點點她的頭。可是來森波的不安達到了一個高的密度。在他的銳利的眼中，那在來臨的危險的徵象變得更加清楚了。第一件要說，息革，像克萊勒以前的戀人們一樣，當晚餐時對他已變成了一個公然的連繫。已請他到他的在摩爾德的峽江上的地方去，而且更用到了「我說，老朋友」和「聽着，老孩子」的口頭禪。還有，在息革對她說一句話的無論什麼時候，蕃尼·靈該塞會混身震顫着，她會交替地變得白與紅，在他用他的鋼灰色的大眼睛望她的時候。而在他講到他的迫切的離別的時候，她開始柔軟地哭泣着。可是甚至現在，克萊勒依舊是冷靜而嚴肅的。她很少次回答着息革的焦灼的閃視，她對他講話也並

不比對別人更生動；而在她最後吻她的手而以似乎在祈求，在應許，在絕望的眼睛望着她的時候，她自己的眼睛依舊陰沉，她的容貌也不動情。來森波以不信任與憂慮觀察着這一切。可是在黃昏已過去，而每一個人在走的時候，男爵卻經驗到了些出於他意外的事。分別時他是最後一個握克萊勒的手，可是當他像別人一樣預備走的時候，她緊緊地握着他的手，卻向他低語道：『再回來。』他不知道他聽對了沒有。可是她又緊握着他的手，而把她的嘴唇幾乎湊到了他的耳朵，她重說道：『再回來，我在一小時以內等着你。』

幾乎發暈地，他隨同別的人一起走了。他同蕃尼伴送息革到了旅館，而彷彿從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他傾聽他的關於克萊勒的謔語。然後他領蕃尼。靈該寒在夜的柔冷中在靜寂的街上走向着馬利亞。喜爾夫而從一朵雲的後面。他看到那愚蠢的眼淚在從她的紅的稚氣的面頰上滾下來。然後他坐一輛馬車回到克萊勒的家。他看到一個燈光在從她的臥室的窗帷中四射着。他看到她的影子滑過她的頭顯現在窗帷的旁邊，在向 he 點着。他未嘗夢想着她是在等他。

翌晨來森波在普拉特騎馬。他覺得快樂而年輕。他覺得這個遲延完成的願望一定包含着一些更深的意義。他的昨晚的經驗是最神奇的驚異，然而它們未必更深於他的同克萊勒以前的關係的頂點。他現在覺得這是不不能不這樣發生的，並在替最近的與遙遠的將來作着計畫。『她會存留在舞臺上多久？』他想。『也許四五年。那時，可是不會更早，我會娶她。我們會一起住在鄉下，離維也納不遠，在聖，也許成者在朗茲。我要在那裏買一所小房子或者照她自己的意思造一所。我們要很隱退地生活着，可是常常要去旅行……到西班牙，埃及，印度……』他在這樣地向他自己作着夢，放鬆着他的馬，在他經過厄斯達得草原的時候。然後他從霍下達利疾馳回來，而在普刺特斯登上了馬車。他停在夫薩替店門前而送給萊勒一個華麗的黑薔薇花束。他照例獨自在他的士發堡地的室中用他的早餐。餐後

他便躺在靠壁長椅上。他滿充着一種對於克萊勒的強烈的渴望。一切別的女子對他有什麼意思？她們是一個紛擾，什麼別的都不是。他預先看到總有一天克萊勒也會同樣對他說：「他們一切對我，是什麼？你是我所愛過的唯一的男子，而且是第一個男子。」……而躺在靠壁長椅上，眼睛是閉了的，他讓他們整個的一串滑過……確然，她在他以前一個人都沒有愛過，而總是愛着他，也許，在別的人們的每一個的中間！

男爵穿好了衣服，然後從那熟悉的街道向她的家出發，慢慢地，彷彿在多享受幾秒鐘，在他們的會面之前，在跑馬場有許多的散步者，可是那季候是可注意地臨近着它的終結了。而森波快活着夏天要來了，他會同克萊勒去旅行，同她去看看海洋或者山……他竭力壓止着他自己以防在他的迷醉中喊了起來。

他停止在她的家裏的前面，並在望着那窗子。那下午的大陽光從它們反射着，幾乎射得他眼睛都張不開。他上了層樓梯來到了她的房間前，便按了鈴。沒有一個人來讓他進去，他再按鈴。沒有一個人來。森波現在注意到在門上已上了一個鎖。那是什麼意思？他跑錯了地方？她在門上並沒有名片，可是在那鄰室的門上他照常看到「俄備斯德腦·奧來斯科維」無可否認地他是站在她的房間的前面，而它是鎖起來了。他趕速下樓，而打開了那管門人的房間的門。那管門人是在半暗中坐在牀上。一個孩子是在從那地下室望着街道，又一個是在用一個梳子吹着一個無意義的曲調。

「海爾小姐不在家。」男爵問道。

那女子站了起來。「不男爵先生，海爾小姐已走了……」

「什麼！」男爵叫道。「可是自然。」他立即地接着說，「她大約在三點鐘走的，是不是？」

「不男爵先生，小姐大約在早上八點鐘走的。」

「到那裏去……或者那是，她是直接地到——」他胡亂地說，「她是直接地到德勒斯登去？」

「不，男爵先生，她沒有留出地址。她說她到了那裏會寫信的。」

「原來是的，是的，很對。自然……多謝。」

他旋轉了身，又來到了街上。他止不住向後望着那屋子。那傍晚的太陽現在在那窗上反照得多麼不同。一個夏天的傍晚的沉重的鬱熱遮滿在這城市上。克萊勒走了……爲什麼……她逃開了他……爲什麼她要逃開他呢……他起初想到歌劇院去。可是他記得那季節是在後天結束了，而在這最後的兩天克萊勒在那裏什麼事情都沒有。

所以他到了靈該塞家所住着的馬利亞喜爾夫街七十六號去。一個老廚子出來應門，而有些不信任地察視着這個愚拙的拜訪者。他要那廚子去叫靈該塞夫人。「蕃尼小姐在家嗎？」他用一種他不能自主的興奮問道。」

「有什麼事？」靈該塞夫人猝然問道。

男爵介紹了他自己。

「哦，原來如此。」靈該塞夫人說。「男爵先生高興進來嗎？」

他走進了那廳堂，便又問道，「蕃尼小姐不在家裏嗎？」

「男爵先生願意再進來一些嗎？」來森波跟隨着她，便走進一個有藍絲絨的木器的半暗的低室中，而窗上掛着同樣顏色的絲織窗帷。「不。」靈該塞夫人說，「我們的蕃尼不在家。小姐帶了她去過她的假期了。」

「那裏？」男爵問道，凝視着一張掛在鋼琴上的狹邊金鏡框中的克萊勒的相片。

「那裏？那裏？我不知道。」靈該塞夫人說。大約在早上八點鐘海爾小姐親自到這裏來，而求我讓蕃尼

隨她一起去。她正是請求得這樣美麗——我真不能拒絕她。」

「可是那裏……那裏」來森波堅持着。

「那我的確說不出。蕃尼一等到海爾小姐決定她要到那兒去就，就打電話給我，也許早到明天早晨或者後天早晨。」

「哦」來森波說，讓他自己坐下在一張在鋼琴前的籐條底的小方凳上。他沉默了幾秒鐘，然後他突然站了起來向靈該塞夫人伸着他的手，請求她寬恕那他所使她生出來的麻煩，便慢慢地走下了那舊屋子的黑暗的階梯。

他搖搖他的頭她是很謹慎的，一定……比必要的更謹慎。因為她已可知道他是不會強求的。

「我們要到那裏去男爵先生？」車夫問道，來森波便注意到他已坐在那敞車中好一回，祇是在向前凝視着。隨着一個突然的衝動，他答道：「到布里斯士旅館去。」

息革·奧爾斯還沒有走。他關照了請男爵到他的房間裏去，他熱誠地接待他，並提議他們在一起過這他在維也納的最後一晚來森波已經給息革·奧爾斯依舊在維也納的事實深切地感動了的，而這個加添的和愛感動得他要出眼淚。息革立即開始講到克萊勒。他請求來森波盡他所能地對他講講她，因為他完全知道那站在他的面前的男的乃是她的最老的而且最親的朋友。所以來森波坐下在一隻衣箱上，而講着克萊勒他能講到她於他是安慰的……他幾乎每件事都告訴了那歌唱者，除出了他覺得一個紳士所不便講的事實以外。息革傾聽着，並似乎很動情。

在用晚餐的時候，那歌唱者請他的朋友就在那天晚上同他離開維也納，而伴到他的在摩爾德的產業去。男爵是奇異地感動着他暫時並不接受，可是答應在夏季之內去拜訪他。

他們一起到火車站去。「也許你會以為我是一個蠢物。」息革說。「可是我願意再經過她的窗前

一次。來森波偷望了他一眼。也許這是一個欺詐……還是這是那歌唱者的無可疑的最後的證據？在他們到克萊勒的家時候，息革向那鎖了的窗擲了一個吻，然後他說，「對她提到我。」

來森波點點頭：「我要告訴她在她回來的時候。」

息革驚異地望着他。

「她已經走了。」來森波附加說。「在今天清晨走的——沒有說再會——可是那在她常事。」他加着那謊語。

「走。」息革重說道。便墮入了沉思中。他們兩人都沉默着。

在火車開出以前，他們像老朋友般彼此擁抱着。

那夜男爵在牀上哭泣着，那是一件從孩子時代以來所沒有發生過的事。他那同克萊勒所過的歡樂的一小時似乎在給悽慘的風浪打擊着。他覺得昨夜她的眼睛像瘋狂般發着光。現在他看得很清楚。他注意到她的邀請太迅速了。柏登布魯克王子的影子對她依舊有它的影響，而來森波覺得他終於佔有了克萊勒，祇就是永遠失去她。

幾日來他在維也納四處跑着，整日整夜都不知道怎麼纔好。新聞紙，打牌，騎馬……這一切以前的稽磨他的時間的方法現在對他絕對沒有意思。他覺得他的整個的生存明確地倚靠着克萊勒，而且甚至他的同別的女子們的事件都祇做了他對於克萊勒的熱情的反省。那城市似乎給一層連續的灰色的霧遮蔽着。在他對人講話的時候，他們的聲音被壓制着；他們便奇異地，甚至叛逆地，凝視着他。一晚他坐馬車到火車站，而半機械地賣了一張易士爾的車票。他跑進了在那裏的熟人們的中間，他們無心地問起克萊勒，他的回答是激怒而無禮的，結果他不得不有一個決鬥，同一個與他毫無關係的紳士他昏沉地站着，聽到那鎗彈吹過他的耳朵，向空中放着，而在那決鬥後半小時就離開了易士爾。他上提羅

爾，上恩加丁，上柏泥斯高地，上日內瓦湖。划着船，散着步，爬着山，有一次睡在一個阿爾品牧人的茅舍中。總之，他想把每天過得使他知道過去的日子像知道以後的日子一般少。

一天早晨他收到一個寄來的電報。他用他的震顫的手指打開它，而讀道：『要是你是我的朋友，守你的約而立刻到這裏來。因為我須要一個朋友。息革·奧爾斯。』他立刻相信個電報的內容是與克萊勒有些關係。他如他所能地馬上整理了行裝，其以最早的機會離開了亞斯，那時候他剛巧在那裏。他經過慕尼黑直到漢堡，而趁了那會帶他經過斯達完格而到摩爾德的船。他在一個晴朗的夏天的傍晚到了那裏。那行程似乎永不會完結的樣子。他對於風景全然不領悟。

近來他還不能記起克萊勒的歌唱，或者甚至她的容貌。可是在他看到那站在那岸上，穿着白法蘭絨的衣服而戴一頂白的便帽的息革的時候，他似乎就在昨晚還看見過他的樣子。不管他的紛擾，他從甲板上笑着以答息革的迎候而在他走下那木板的時候也是很鎮靜的。

『爲答應我的邀請，我謝你一千元。』息革說。然後他簡單地接着說：『現在我什麼都完了。』

男爵嚴重地觀察着他。息革樣子很慘白，而兩太陽穴旁的頭髮已顯然地變成了灰色。他在他的臂膀上搭着一件深綠的格子呢外衣。

『有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來森波問道，僵硬地笑着。

『你要知道每件事情。』息革說。這使男爵感到息革的聲音並不像它慣常那樣飽滿。他們坐在一輛小而窄的馬車中，在沿着美麗的海向前駛去。二人沉默着。來森波不敢問。他老是凝望着水。它幾乎是靜的。他有着一個數波浪的奇怪的幻想，可是又覺到這是不可能的。繼而他望着天空，而星似乎在慢慢地落下來。終於他想起一個歌唱者是在這個人世間的什麼地方。名叫克萊勒·海爾——可是那並不是很重要的。顛簸了一下，馬車停在一所給樹木圍繞着的樸素的白的屋子的前面。他們在面着



海的洋台上用餐。他們由一個面孔魯鈍的僕人侍候着。他的容貌在他斟酒的時候變得明定地不祥的。在他們的周圍點着燦爛的北方的燈。

「好」來森波問道，「在一個突然的，不耐的感覺襲到了他的時候。」

「我是一個完了的人了。」息革說，向前凝視着。

「你是什麼意思？」來森波失聲地問。「我有什麼能幫你的忙？」他機械地加着說。

「不大。我沒有想到。」他便凝視着檯布、欄杆、園棚架、街道、海……凝視着空虛。

來森波心裏變成麻痺的了……種種的念頭穿進了他……能發生了什麼？克萊勒死了……息革謀殺了她……然而，那是不可能的……他在那裏，坐在他的前面……可是他為什麼不講下去……而突然地，被迫於極端的憂慮，來森波呻吟道：「克萊勒在那裏？」

那歌唱者慢慢地旋向着他。他的有些沉重的面孔發光了他似乎在笑——除非它是月光的反應。無論如何來森波覺得在這時刻那對着他坐的人，那兩手插在袋中地向後靠着，腿伸展在桌子的下面，而在面上有着這個掩蔽了的表情的，這個人再像 Pierrot 也沒有了。那件綠格子呢外衣是掛在欄杆上，而對於男爵在這時刻好像是一個親愛的老朋友，可是這件可笑的呢外衣同他有些什麼關係也許他在做夢……他是在摩爾德·奇怪之至地……要是他是聰明的話，他僅要從亞斯打電報給那歌唱者，「發生了什麼？你要我做什麼呢，Pierrot？」他便突然重又問着，雖然更有禮地而且更耐心地，「克萊勒在那裏？」

那歌唱者點了幾點頭。「當然，整個事情都是牽涉她的。你是我的朋友嗎？」

來森波點了點頭。他感到了一個輕微的戰慄，一陣和暖的風是在從海吹進來。「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我做些什麼呢？」

「你記得我們最後相見的那一晚嗎？男爵我們一起在布里斯士吃晚飯，你還同我到火車站去。」來森波又點了點頭。

「自然你不能懷疑克萊勒·海爾同我同車離開維也納。」

「我也不比你懷疑得更多。」息革繼續說。「我並不看到克萊勒，直到翌晨我們坐在那裏吃早餐的時候。她同勒尼·靈該塞坐在餐室中，在喝着她的咖啡。從她的舉動的樣子，我以為我們純然是偶然碰到的，這並不是偶然。」

「講下去。」男爵說，觀察着那綠格子呢外衣，它在輕柔地搖曳着。

「她後來向我供認這並不是偶然。從這一個早晨起，我們一起耽着，克萊勒·蕃尼和我。我們住在你們奧地利亞的一個迷人的小湖上。我們佔着一所在水與樹林之間的寂寞的屋子，隱遁着其餘的人類。我們很快活。」

他講得這樣慢，以致來森波幾乎要發狂了。

「他爲了什麼帶我到這裏來？」他想。「他要我做什麼？她向他供認了，那又與他有什麼關係？他爲什麼這樣堅決地凝視着我的面孔？我爲什麼在摩爾德同一個 Pietro 坐在這裏洋臺上？這不僅是一個夢，到底也許我是睡在克萊勒的懷抱中，也許這具那同一個夜！」——他便勉強地用力張大的他眼睛。

「你肯爲我報仇？」息革突然問道。

「報仇……爲了什麼發生了什麼事？」男爵問道；而他覺得他自己的言語彷彿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

「因為她已毀壞了我，因為我是完了。」

「向我解釋到底。」來森波用一個生硬的聲音說。

「蕃尼·靈該塞是同我們在一起。」息革繼續說。「她是一個好女孩，你想是不是？」

「是的，她是一個好女孩。」來森波答道，而突然在他的面前看到那有藍絲絨的木器和絲織的窗帷的半暗的屋子，幾百年以前他嘗在那裏同蕃尼的母親講過話。

「也是一個很愚蠢的女孩，你想是不是？」

「我想是的。」男爵答道。

「我知道這樣。」息革說。「她並不懷疑我們是怎樣快活。」他便沉默了好一回。

「講下去。」來森波說，而且等着。

「一天早晨克萊勒依舊還睡着。」息革又開始說。「在早上她說總常常睡得很遲。可是我是在樹林中散步。突然蕃尼奔到我的後面來。「你必得逃走，奧爾斯先生，再遲一會就來不及了。趕快開這裏，你十分危險。」奇怪之至地，起初她會什麼別的話都不對我說。可是我堅持着，而不久知道她意思是說有那一種的危險在恫嚇着我。啊，她以為我還能被保全的，否則關於它她一定會什麼都不對我說了。」

那在欄杆上的綠格子呢外衣膨脹着像一張帆，那在桌子上的燈稍稍搖曳着。

「蕃尼告訴了你什麼？」來森波問道。

「你可還記得？」息革問道。「我們在克萊勒家做客人的那晚上，那同一個早晨克萊勒同蕃尼到了那墓場上去，而在王子的墓旁她向她的朋友供認了那可怖的事情？」

「那可怖的事情？」男爵在戰慄着。

「是的——你知道王子怎樣死的？他從他的馬上跌下來，而此後大約活了一小時。」

「我知道。」

「除克萊勒以外沒有一個人同他在一起。」

「我知道。」

「他除她以外不肯見任何人。而在他將死的時候他說出了一個呪詛？」

「一個呪詛。」

「一個呪詛——克萊勒，王子說，「不要忘記我，要是你忘記我，我在墳墓中會不安息的。」——

「我決不忘記你。」克萊勒答道。——「向我啫呪，說你決不忘記我。」「我啫呪。」——「克萊勒，我愛你，而我必得死！」

「我在講。」息革說。「我是在爲蕃尼講，而蕃尼是在爲克萊勒講，而克萊勒是在爲王子講。你不明白我嗎？」

來森波神經緊張地傾聽着。他似乎能聽到那死王子的從那封蓋了三層的棺材中出來而鳴響在夜中的聲音了。

「克萊勒，我愛你，而我必得死！你是如此年輕，而我必得死……而什麼別人會在我以後來……我知道這個那是定會發生的事。——什麼別人會抱你在他的懷抱中，而同你一起快活……他不該——他不敢——他不敢……我呪詛他。你聽見嗎？克萊勒，我呪詛他……那在我以後吻這兩片嘴唇的，擁抱這個身體的第一個人——願他的靈魂腐爛在地獄中……克萊勒，天聽一個將死的人呪詛……當你你自己——當心他……他是定命了進地獄的，在瘋狂，災害與死亡中禍禍禍！」

息革從他的嘴重發出了那死王子的聲音的，已站了起來。他是站在那裏碩大而肥壯，穿着白法蘭絨的衣服在向那清淨的夜中望着。那件綠格子呢外衣從欄杆跌進了花園。男爵覺得他自己在可怖地

凝凍着。他的身體彷彿變得僵硬了。他要叫喊，可是在他張開他的嘴的時候卻沒有聲音出來。在這時刻他是在愛承斯泰因夫人那音樂教師的小室中——在那裏他曾第一次看到了克萊勒。一個站在舞臺上的 Barrot 宣說道：「有這個呪詛在嘴唇上的柏登布魯克王子死了，而……聽着……那在懷抱中抱過了她的可憐者，那會在他的身上完成了這呪詛的遭難者是我……我……我……我……」

於是那舞臺砰礮一聲地崩潰了，而在來森波的眼睛之前沉入了海中。可是他一言不發地，向後倒在他的椅子中——像一個傀儡。

息革跳了起來，在呼着救兩個僕人進來了，抱起了那無知覺的人而放在他一張在桌子邊的圈椅中，其中的一個奔去請醫生，別一個去拿來了水和醋。息革擦着男爵的前額和太陽穴，可是他依舊不動。於是醫生到了，便開始他的查驗，時間並不經得長。末了他說：「這位先生死了！」

息革、伊爾斯很紛擾。他請求醫生作着一切必要的安排，便離開了那洋臺。他經過了客廳，上樓到了他自己的臥室，點了燈，便急速地寫着：

「克萊勒我在摩爾德得到了你的電報，後來就離開了那裏。我要供認我並不相信你；我以為你想用一句謊話來鎮靜我，寬恕我——我不再懷疑了。來森波男爵在這裏。我要他來的。我不問他什麼問題，因為既是一個高尚的人，他一定不肯向我實說的。我有一個巧妙的意見，我告訴了他那死王子的呪詛，反應是驚人的，男爵倒在他的椅子中，當場便死了。」

息革停止了寫，他變得很嚴肅，並似乎在沉思着。於是他置他自己在室之中央，而提着他的歌唱的聲音。起初的是有些胆怯而隱匿的，可是它漸漸地高了起來了，最後變得彷彿從波浪回聲過來般有力了。——一個滿意的笑經過在息革的容貌上，他透了一口深的氣，他又回到了寫字桌，便在他的信中加入着：「最親愛的克萊勒寬恕我——每件事又都是可愛的了。我在三天內要同你在一起……」

## 愛

選自現代

約瑟夫·赫格夏麥著  
陸上之譯

到底命運還算慈祥的，他對自己說，他不願把「慈祥」兩個字和妻子露拉的死放在一起；不過的確還有比露拉和他自己更重要的那便是在他的心目中認為最重要的賽麗娜·特萊·約翰·克來脫明白自己對於賽麗娜抱着這樣的感覺，已經有六年之久。在這六年裏面他倆一向彼此傾慕着。現在，忽然地，露拉死了。他們得到了自由。這對於約翰可算是覺察了一個可喜可驚的事實，心頭感到抑壓不住的愉快，可是他立刻盡力止住了這種念頭。這是不正當的——露拉葬了祇一個星期，就是給賽麗娜知道了，也不免感傷的。

究竟約翰爲自己着想，賽麗娜是他整個的生命，唯一的責任。一切都出之於愛。愛賽麗娜所賜給他的，別的不算，至少是讀書的習慣和超出淺近的日常生計以外的思想；他讀了不少關於戀愛的書，並不是小說和故事，而是比較用嚴肅的態度用來研究愛情的書卷——科學的、生理的、社會的書。

約翰·克來脫以爲賽麗娜在他心中所造成的情緒是個偉大的熱情，很少活着的人甚至會經過的人能夠懂得愛情的真義。約翰至少能夠確定，愛不是一般胸懷狹小、拘謹平凡的人們所能得到的；愛，祇能在像賽麗娜一樣的女人身上，像他自己一樣至誠的人身上，才能存在。

他在他那座長長的石屋後面的平台上站着。面前的青草地向下傾瀉成凹形。那處有樹，樹間又有溪流。時間是春天，四月底。在黃昏時刻的光線中，可以望見黑簇簇的紫蘭和一流青水，天青得很溫柔。草地的低處，青蛙奏着急促而動聽的歌。這時約翰沉思着，蛙的響聲便是愛的響聲。忿忿，這是天下唯一

最有力、最普遍的生的衝動。一切社會上的形式、宗教的條件、婚姻的習俗，真是比不上它的。

約翰坐在一張舒適的椅子上，黑漆的鋼橘色的座墊——露拉買了這一套平台上的傢俱，不到一天，她便進了醫院——他點上一枝煙，離開晚餐還有一小時，女兒埃別迦兒不會回來，他決定在這樣孤寂而耐人尋味的時機中，也不必去穿什麼衣服。約翰看得很清楚，目前情形是非常難的，一方面對於露拉之死要表示坦白的惋惜，另一方面對於賽麗娜的關係又要確切的承認。兩者之間，對已對人都得維持一種令人欽佩的平衡。萬幸羅克·特萊（賽麗娜的丈夫）也經死了。要隨時同賽麗娜結婚是沒有阻礙的。到了秋天，他倆可以靜悄悄地，用簡便的禮節完成婚禮，或許兩人一同到西印度去。

以前，他曾經同露拉到過古巴；不過，那次可說是失敗的。露拉竟會不喜歡哈伐那，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都會使他不舒服。她終於生了病，可是她並沒有怨言——她是從來不會出怨言的。約翰懂得——她祇是暗中忍痛，至多微微地流露些幽默的情緒。現在情形不同了，老天事情將變到怎樣地步呢！

約翰回過來想到了愛。他真怕這愛的力，愛的美，愛的勇氣。賽麗娜的勇氣。不過同時他們已是很幸運，能得逃過一切不體面的驚奇和暴露。現在最多不過是猜疑多大的運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向能夠支持着露拉對他的信任。這多少是露拉所得到的報酬。

這句話倒使他不安起來。他心理中，把這話變成——事情的不發現，保持了露拉的尊榮。是對了。這事根本不需要使她傷心。約翰明知道要做也可以這樣做。爲了賽麗娜，他可以犧牲妻子和女兒，自己的地位和前程這是愛。但是，僥倖的是命運省了他這會事和其他的麻煩。社會與宗教的可厭，約翰對自己說，是在他們切實的反對愛。他們所主張那些矛盾的條件和德行的標準是不可能的嘗試。

婚姻，社會與宗教合併的產物，尤其是無聊。他知道這一點，因爲他用過二十年誠懇的精力，想達到一個完美的，成功的婚姻。他一向不是放蕩不羈的人，也不是一個容易變成不忠懇的丈夫。比起一般的

丈夫來，他已是相反的了。

還有約翰是一向專心於他的事業的——他是在達來華省裏做律師，逐漸高漲的聲名造成了他規矩的行爲與自尊的心理。他一向痛恨着卑鄙的感情的。

後來——在維都利亞騎獵總會裏的餐席上——賽麗娜永遠的改變了他。約翰·克來脫本來很輕淡而愉快地認識了她許多年，不過這種的認識已是淡了，幻滅了在沒有從她眼睛的深處，忽然地發現她熱烈的可愛點以前。從他的新的學識方面看，與其說愛情是心靈結合的完成，還不如說是化學的力量。愛他知道，不但是人類機能之一，而且是一種藝術。

而他同露拉的關係並不是一種藝術。露拉對於愛情是始終覺得神祕的。她天真地活着。她天真地死了。壯健的，靜靜的，冷冷的一個細長的女子，有美的手和大而淺色的眼兒。他現在明白這種慢性的悲劇是基於雙方的愚魯和不同的化學性。他懷疑這樣的錯誤是否可以修正的呢。賽麗娜與西印度祕密而公開的權利。約翰決定在十月裏結婚。露拉死後第六個月。

約翰·克來脫記得人類生命是在熱帶中開始的；後來冰世紀降臨，把地球上其他各處的生物都毀滅了，結果人仍舊回到熱帶。這正像賽麗娜和他——從冰世紀的社會退到了熱烈的現實。愛，回到了兒時的家鄉。明天晚上他又要和賽麗娜在一起，這是葬事過後的第一次。賽麗娜爲他布置好，教他在深晚到她的住所去，那時不怕有人來打斷他倆的談話。

想到不久便要看見她，使他失掉了清晰的理解力。現在，她是屬於他的了；而他是她的；用不到偷偷摸摸的守祕密，也用不到怕人發覺而感到不安。最後，他用不到怕露拉了。

半夜他忽地醒來——正是二點鐘——那句話還在他的意識裏奇怪地響着。約翰·克來脫不明白爲了什麼，他要怕露拉——一個知趣而幽默的女子，他向來未曾懷疑他或要求他使他麻煩。約翰承



認和露拉同居是十分自由的。他一向承認着這種自由是份內的；而現在他倒疑惑這樣絕對的完整的個人自由，是否是普通婚姻中應有的一部份。他會否相當的尊重露拉對於一切的猜疑所抱的超然的態度？

約翰清醒着，心內忐忑不安。四月的天氣是非常的暖和，他開亮了牀邊的燈，爬起來抽上一枝煙。臥室是有趣的，簡單而大。那邊經過他的浴室，是露拉的臥室；不知不覺地他走了進去。

他看見他的眼睛是在黑中慣的。她那張單人牀上白而空空的，平而低的棹子，長的椅。她時常在這裏休息的，一直到最後的一刻。約翰覺得他的四週靜得奇怪。當然她對自己說既是沒人住，該是幽靜的。不過這不單單是靜，包着他的是一種無希望的，永遠不會恢復的沉寂；無有中止的死靜。他四週的空空得同宇宙間的空一樣。約翰又不禁感到寒凜，雖然夜是暖和的。他把滿室開得明亮，可是寒凜還是寒凜，沉寂還是沉寂。

他覺得，真正的原因，是在提及了露拉。他便無理由的怕。這種怕，約翰確切地明白，是出於避免使她感傷的心願，思及以往，使他感傷是時常可能的事。這當然要使他不安了。而同時，提及了妻子，他又含着些憤怒。他的辯護是，露拉既是這樣一個妻子，損傷些她，也是意中事。那樣的感覺近來已經多少消滅了。消滅的程度和他對賽麗娜戀愛的密度成比例的。目前，當然一切怕懼的理由都沒有了。他不再能夠使露拉傷感，而她呢，至少也避去了愛情與生命間的衝突。

約翰很敏銳地覺察到，他不再會聽到露拉的聲音。她的笑聲也給死所停止了；忽然地，從成年以來還是第一次，他看到了死是真實的，是每人逃不過的災難。在一個比較短短的時期內，他會死，他對於賽麗娜的愛必然死；賽麗娜也會死。一陣的寒慄，人生完全不過是這樣冰冷殘酷的一會事。他不信任身後

有什麼天國或地獄，他的智慧，約翰想，是高出那些的。

是的，死便是結束。死對於露拉已發生過，而她已经很勇敢的對付過來了。約翰忽然離開了露拉的房間，走到餐室裏痛快地喝了一杯斯各區酒。酒再加上對賽麗娜的回憶，使他暖和了許多。

飲乾的杯中又添上一半的威士忌酒，他無意間踱進平台。空氣一點都不動。約翰仍舊回到飯前坐過的椅子上。小鳥在下面尖脆地叫着。貓頭鷹拍着他呆笨的翅膀。白天，晚上，地球的表面一會兒向着太陽，一會兒又轉過來背着太陽。睡眠與清醒，祇是一樣東西，跟了吸引力在軌道上打圈。沒有別的意義。

約翰四週的沉靜，慢慢地深刻化。他的心好像在無邊無際的空間，可以用光年來估量。光每秒鐘走一千九百萬英里，那麼，一億萬光年，一億萬一億萬的一億萬，約翰想到這裏，不覺駭怕起來。他便撇了開去，回過來想賽麗娜·特萊，但是他的想像中再也構造不出她底模樣來。這時刻，反而露拉的影子比較真切些。仔細算來，他也並沒有怎樣使露拉不快——他一向是一個好的丈夫。而且，在他倆共同生活六半的時間中，他是十分忠實的。他供給她無窮的奢侈品，鮮花，美服，珠寶，僕役，還有汽車。

她的死，是自然的死，與他是無關的。他對於賽麗娜的熱情，並沒有屈辱了她，也並沒有使她不快。可是約翰·克萊脫又不明白，到底她對於這件事知道了多少？猜中了多少？一定極少。約翰確定，甚至於一點沒有。賽麗娜是個世俗的，率直的女子。她會直爽地在露拉面前承認，她是喜歡他的。

賽麗娜早養成了這種坦白的態度。他會問露拉：『你可以讓約翰陪我去吃飯麼？』她又曾經打過電報給約翰，問他到波士頓去的時候，可否順便去孟德斯脫來住一天。『這對於露拉方便麼？』她又爲了羅克·特萊的小小的遺產而向他徵求意見——但是這不是尋常的。

一切都是撒謊。約翰無意間轉到了這個念頭。約翰自己也不覺驚異起來，怎麼這苛刻兩個字會加在賽麗娜身上，不過他又回想到，撒謊是必需的。他倆共同向露拉撒謊，是爲着保護露拉，爲露拉的好處。

否則事情更不堪設想了。

在露拉面前說謊是非常容易的，有時她竟會暗示他種種方法去和賽麗娜會面，使他要說謊也無從說起。在她病得一天一天沉重的當兒，她慫恿他教他到比較快活比較有趣的地方去。「你爲什麼不去看看賽麗娜在家不在家呢？」他現在覺察，她對於賽麗娜從來沒有表示過一些意見，而且也從來沒有單獨的去看過賽麗娜一次。

知更鳥唱了一曲美麗的歌，天同時也微微的發白了。約翰·克來脫喝乾了杯中的威士忌酒，便回到室內。窗外的樹林裏充滿了鳥的歌聲。這是愛。約翰對自己說是愛的定律。他的腦子，他的身體，此刻已是十分的疲倦了。一些精力都沒有他，自己覺得不再是一個年青的人。白天的光線已經照耀到屋子裏，外面的鳥兒們「愛」的慶祝噪得更其刺耳了。最使他覺得這種可憐的喧鬧，還是停止的好。

露拉的影像，在黑暗中和她這樣的接近的，現在卻退去了。不久他便要和賽麗娜會面。念頭一到，到自己的女兒埃別迦兒，便打斷了他對於這件事情的快慰。埃別迦兒和她母親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她是有着一付邏輯的，冷靜的頭腦，和他早年初次在事業上得到成功時候的頭腦一樣。正確而冷酷，像一部好的機械。不過那時他還不懂得愛情。那時還沒有認識賽麗娜。他可以同樣的解釋埃別迦兒——她是一向有禮貌的。她對於賽麗娜是特別的客氣。他覺得奇怪，爲什麼賽麗娜不十分喜歡他的女兒。他對於露拉的態度是嚴謹的，而對於埃別迦兒則隨意的批評。

★

★

★

★

★

約翰·克來脫從他的事務所回到家，時候很早——還不到三點鐘——他看見女兒埃別迦兒已經在他特別爲露拉所設備的一間小小的吸煙室內。看她那種不耐煩的情狀，曉得她已經等了他好久了。約翰踏進室內，她便站起來，一個清瘦的姑娘，十八歲，生着一付蒼白而動人的臉，一雙手比較她母親

的更爲細膩。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來，」她說。「我正在念羅素所寫的一本書。這個作家似乎很抱着希望的。」

約翰在她的對面坐下。「爲什麼不呢？」他裝了愉快的樣子反問着。「人同生命，是不能永久守舊的。世界的確是在進步，埃別迦兒。」

她的態度暗中帶着十分懷疑的意味。他並不要討論什麼社會學。「我不知道，」埃別迦兒率直地說，「你肯不肯把娘的東西都交給我處理全部的東西。」

這樣含着敵意的口氣中說出這樣合理的要求，真使他驚異。「當然可以，」他尖刻地答覆。「有什麼不可以呢？不過她的東西你預備怎樣去處理呢？」

「說出來，恐怕你要詫異的，」她告訴他。「我想把她所有有用的東西捐給婦孺醫院。其他的我要變賣了，把錢充作失業的濟金。」

約翰暗中驚異他女兒心腸的硬，——埃別迦兒談到了變賣她母親的衣服竟絲毫沒有遺憾或感動。「你母親假定活着的話，一定也贊同的，」他容納了她的意見。「不過我終覺得太早罷，太實際了一點，可是我明白，現在是實際的時代。」

「假如母親要這樣做，那麼一定要做得早些。我要離開此地了。」埃別迦兒回答他。「她的珠寶，埃別迦兒接着說，「都在鐵箱裏，我當然都交給你。」「我想，」她躊躇地說，「你總不會把娘的東西給特來夫人（賽麗娜）動用的。」

約翰·克來脫不覺驚駭起來，向他注視了一會，又把視線移到別處去。他明白，他必須立刻鎮定自己的態度。埃別迦兒的臉此刻冷酷得同她說的話一樣。「我不懂你的話，」他說，「我想不到你對於特

來！夫人會發出這種不可想的言論來。你可能告訴我，你怎麼會想到，我要把你娘的珠寶送給她？

「豈但珠寶，別的你尚且送給了她。」埃別迦兒說：「我是真不知道，這事情要弄到怎樣才好？」

這樣說來，她對於他的戀愛，全部都明白了。賽麗娜之所以慚惡原來她也爲了這一點——賽麗娜本是神經靈敏的，早覺着埃別迦兒是反對她的。

「我要你明白。」約翰嚴厲的對她說：「我對於特萊夫人的態度，不是你能干涉的事。你這種行爲，祇因爲你死了娘，才能得到寬恕。不過，即使如此，你也不能太放肆。你方纔說起的珠寶，是完全屬於你的。」

「我不要。」埃別迦兒短促地說：「這些東西會使我想許多不快的事件。」

約翰·克來脫登時充滿了殘暴的好奇性，難道露拉也曉得他同賽麗娜的關係嗎？難道露拉比他意料中的更深入，更沉默嗎？他覺得他非得弄明白不可，但是他又不能去問自己的女兒。

「你說過，你要離開此地。」約翰掉了個題目：「那麼，你到底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呢？假使你不厭我多問。」

「到紐約去。」埃別迦兒回答：「到哥倫比亞大學。我有一個機會在麥陸小姐的學校裏當圖書館的管理，所以在夏天我先得去讀幾個學程。」

「很好。」約翰讚同着：「那麼對我說，你需要多少錢呢？」

「一點也不要。」她說。

約翰·克來脫發怒了：「那有這種道理，你這種心理簡直是荒謬。」

「我不要「你」的錢。」她特別指明。約翰受了這樣一個無可言喻的刺激，才明白她女兒對他說的話，是完全出於一種存心的，入骨的痛恨。「假使辦得到的話，」埃別迦兒接着說：「我決不做一個悲慘

的女子，給人家拋棄，像母親一樣，我決不把我全部的生命送給任何人，我決不想達到高尚或不自私。我既然有這樣的見解，我就不能夠開頭就接受你的情分。我有我自己的生路。」

約翰覺得還是對她小心些的好。「你既是這樣的不講情理，我也沒有什麼話好對你說。祇希望你不久會回心轉意的回到我這兒來。」

「永遠不會的。」她告訴他。「現在娘已經死了，世間再沒有第二個人，能使我回心轉意的到他那裏去。我也不再會愛隨便那一個。假使會，我想我一定要自殺，因為自殺總比戀愛來得容易些。」

「戀愛的收獲是什麼？」她問。「我可以告訴你——是給人家遺忘，是給人家漠視，是給人家欺騙。後來你疲乏了，病了，你就被給人家拋棄。我陪娘一夜又一夜的坐着，當她孤單單的，老是不快活的時候，我並不去計算，除非到了最後的一刻。但你是一切的禍根，我心頭的火這樣的大，恨不得把她殺掉。試想，娘的千萬美點獲得了什麼。一個神聖的幽默完全浪費了。」

「同時，我也可以告訴你這一點。」埃別迦兒接着說。「我已經訂過一兩次婚，我已經不是個「好女子」；我相信你是這樣說法的。可是我也不是「壞」。我從沒有放浪過。所以，我很明白我所說的是什麼。」

「荒謬極了。」約翰·克來脫又這樣說，他覺得身體好像生了病。埃別迦兒自己親生的女兒，會做出這樣沒廉恥的行爲。試想，她還不滿十八歲呢。

「所以謝謝你的好意。」她說。「你我之間是沒有情義的了。」

「這樣說來。」他裝着莊嚴的架子說。「難道你想脫離家庭了嗎？」

埃別迦兒笑了。「家庭！」她回答。「誰的家庭——娘的還是特萊夫人的？那一個家庭，是「你」的家庭。」

「你給我離開這間房子。」約翰命令他的女兒。她便站起來，經過了他的身傍，向門外走。他順手抓住她的臂膀。「埃別迦兒，」他忍不住要哭出來，「你的親母到底知道不知道這件事？」

「你的意思，是不是問，她在你的背後有沒有講過什麼話？沒有。」她回答他。「沒有。沒有。沒有。娘，你該曉得，是不情願與聞你的事。她到死也不來麻煩你的。所以你的一切她完全祕密地藏在心頭。還好，我是知道的。我可以告訴你。這可以省掉我許多事。」

「你太年輕了。」他嚴厲的對她說，「你那裏懂得你在講些什麼話？」

「假使到現在我還不懂。」埃別迦兒回答他，「那真太不行了。太行不了。要曉得，我從娘那裏，從你那裏，還有從那個婦人那裏，已經明白了許許多多了呢。」

「給我滾出去！」約翰對她嚷着，「我不准你再提這件事。」

「放心。」她對他說，「假使我再會談起什麼事，那一定不會是我的錯誤。」

祇剩他一個人了。約翰發覺他的額上都是汗他的手，又濕，又冷，忽然覺得混身沒有勁。他坐了下來，埃別迦兒他的女兒，也是露拉的女兒，她一定發了瘋。他不懂怎麼像埃別迦兒這樣瘦弱的身軀中，會隱藏着犯罪的心理和不健全的思想。

他不能夠想像將來這輩年輕的人，會要變到怎樣的地步；簡直沒有東西可以減輕他們生活上，心理上的醜惡。就是姑娘們也早已沒有了廉恥。埃別迦兒這種女孩子那裏會懂得愛？愛情是需要仁慈的，心腸，深刻的了解和勇氣。這些她觀念中是沒有的。祇有像賽麗娜那樣的女人才會夠得上一個清白的熱情。

他坐在賽麗娜的小小的會客室裏面——其實比更衣室大得不多——向她注視着。他想，世間再

★

★

★

★

沒有第二個女子會比她更動人，更迷人。她有着一個銀白中帶着棧色的頭髮，銀白中帶着棧色的眼兒，一張寬闊的嘴和尖削的臉。賽麗娜特別的美點是她的身體，滿是曲線。約翰發現賽麗娜一舉一動裏面，都有着一個顯明的，逃不過人家眼睛的美。

「我不相信。」賽麗娜說，「你會在我們沒有準備分手之前便回去。不久，連這一點也用不到了！——你永遠不會去約翰啊，你永遠不要離開我呢。」

「永遠不。」他對她說，「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約翰不相干地想到，好久好久之前，他也說過這樣的話，念頭忽地轉到了已故的露拉身上。不過，天下的事都有個結束的。他一面撇開了露拉，一面把他所有的希望中的計劃講給賽麗娜聽。她仔細地聽着。

等他說完了，她便贊同道：「好的。我同你在十月裏結婚好了。用不到再遲。對外的宣佈儘可慢些。若是你的事務可以安排得下，我想不必太早的趕回來。」

約翰也同意，依他的心思，他永遠不想再回到此地來了。尤其是現在埃別迦兒在外面已經有了職業。賽麗娜·特萊問她有什麼職業。約翰告訴她：「先到哥倫比亞大學讀幾個學程，再到麥陸小姐的學校裏去當圖書館的管理。她已經去了。他們都知道她而且很賞識她的。」

「有人賞識她？」賽麗娜說，「這真是大可感激的一會事。我很明瞭。埃別迦兒——每個女人都會明瞭的——而要我賞識她，便是個疑問。埃別迦兒缺少着一個少女的忠厚，我恐怕，她的經驗已經太廣泛了一點。」

夠奇怪，賽麗娜這樣的態度使他無形中感到不安。約翰開始隱瞞他女兒的地位和行爲。他反覺得埃別迦兒所抱的這種輕視人生的觀念似乎也有可以佩服的地方。

「算了。」約翰不想再和賽麗娜討論下去，「我們也不必去干涉她，她也不會來干涉我。現在她用



自己的錢，有自立的能力。其實，也是很有趣的。」

「對於她，並不。」賽麗娜申明着。「埃別迦兒的錯誤，簡單而致命的錯誤是在她冷酷的性格，現在有許多女子都是這樣的。」

約翰幾乎要承認，若是整個的考慮起來，他不能把所有的錯誤推到女孩子們身上。「男孩子們也不見得好。」他對賽麗娜說。「我所看見的，像公事房裏的那般人，或是和埃別迦兒在一起的，都很壞。沒有一個能弄得到足夠的錢來好好的養活妻子，維持一個完美的家庭。而且他們也並沒有這樣的心願。這般青年對於結婚的好處，和建築在戀愛上的家庭生活，都抱着很浮淺的見解。」

「我們何必一定要多講埃別迦兒？」賽麗娜不合理的問。「我們還是繼續討論我們自己的問題吧？」

★  
 「一座住宅在加利卡海的旁邊。」約翰對她說。「我倆站在平台上。從棕林裏可以望著海。平台上倒掛的都是花海的聲浪和花的香。夜間，吹着貿易風，還有滿天熱帶的星光。早餐，在院子裏吃，旁邊噴着清泉。波羅漿，五味酒賽麗娜，我們不求榮華，但求清靜。那時我倆時刻在一起，和世界脫離了關係。那裏我們可以聽到從非洲過來的原始音樂，那裏我倆真是逃過了社會的冰世紀。」

★  
 他想，這句話是一句特別有效力的話。當他這樣的對賽麗娜講的時候，這浪漫的字句裏面，總是充滿了美麗的情緒。但是，現在，雖然說了這句話，美麗的情緒卻並不跟上來。他的想像，他的腦經都像沈重的。疲乏的。他真是麻木了。他覺得棕林的風景，花的香味，實在不是生活上的要素。他所合意的，早餐，還是雞蛋和醃肉。海，對於他也並沒有好處。那些，不過是他同賽麗娜的生活中一個含着詩意的部份。她迷濛的眼兒對他微笑着。「他所講的一切已經抓住了我。」他一動也不動。

「我看你疲乏了，」她說。「我明白，而我又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說，我不大喜歡看你這個樣子。我想我可以總幫你些忙。關於——關於你家庭裏的事。假如可以使你比較方便些的話。」

她的提議使他暗中驚怕起來——要賽麗娜去管露拉私人的財物是不行的。「親愛的，多謝你，」他回答她。「我們不情願麻煩你的。埃別迥兒會得去管。她對於她娘的事是很專心的。」

「怎樣又提到了埃別迥兒呢？」賽麗娜愉快地說。她站起來，走到那張擺滿了杯壺、冰水、的小棹子的旁邊倒了兩杯威士忌酒。

約翰·克來脫，帶着滿腔心事，喝着酒。最後，賽麗娜又回到了她的椅子上。他嘴唇上給她印上的口印使也感到不安的心緒。他是沒有情感的了。賽麗娜的確是美的。她好像是一個捏亂了的影子。

★

★

★

★

一切都是他的錯誤，他真是不可原諒的愚笨。他發覺，賽麗娜是慣着要人家不斷的當心的。她要求這樣。露拉可就不同，她可說是一向沒有要求過什麼。她是一個冷靜的時常帶着微笑的女子，而且有着——一雙美麗的手。她的臉裏可以看出深刻的苦痛和哀憐。做她的男子是有自由的權利的。

而賽麗娜時常警告他，說他們一旦結了婚，他是沒有自由的了。她申明她需要他生命的全部。賽麗娜這樣過度地表示她濃烈的情感，是愛情的佐證。他一向引為快慰的，而現在，他覺得混身的疲乏。他真情願回到那一間空屋子裏去。

「你儘一個人想心事。我也不樂意的。」賽麗娜告訴他。「好像你離開我很遠似的。使我無從知道你心裏在轉些什麼念頭。」她撲到他那裏一個香的溫暖是重量。「你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他回答不出，祇好吻着他。一個出他意料之外的長吻，吻到他氣也透不過來。「我在想你呢，」約翰祇好撒謊了。他可想再繼續他更含詩意的想像——夜裏，海花兒。花准在一個死靜的女人身上。百合花，

——紫丁花——露拉。一枝的紫丁花——斷了——死了。露拉在一具棺材裏。重重的泥掩上去。

賽麗娜立起身來，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約翰很明白她在不耐煩了。

『我要回家了。』他對她說。『呆呆的也使你難受得。』賽麗娜，我祇是疲倦。想起了埃別迦兒也放不下心。她不要我的錢。她——祇有很少的錢——在紐約不曉得怎樣過的。』

她忽然地釘了他一眼，他的話給她的目光打斷了她也不作聲。

『明天，一塊兒吃飯好麼？』他走近她身邊問。

『我不知道。』他回答。『你要去你自己決定好了。』賽麗娜·特萊再也不讓他親她的嘴。她用驚人的力量把他推開。她的嘴，真像石像上的一點紅漆。她是絲毫沒有人性的。

★

★

★

★

深夜裏，將近落山的月亮在一片薄雲裏透着光芒。草地上的蛙聲噪得十分的熱鬧。約翰仍坐在那平台上。他背後的住宅寂靜無聲。這種空空洞洞的環境——（於他的年齡與精神是很適合的）——撫慰着他，使他得到安靜。他毫不反抗的想到了晚年。他覺得人生的每個時期都有它的報價。年青奮鬥的時期已經夠長了。那個時期實在太光明。光明的集點太集中，是難以長久忍受的。譬如樂觀主義。希望與信實間的衝突，是祇屬於青年時代的。克服世界的力量，改變世界的力量，也祇是少年時代的力量。然而那種的需求，那種的信仰，不久就要消滅的。人到中年，約翰現在明白，一切都不同了——那時理智代替了情感。

他，約翰·克來脫，已經過完了他中年最好的時光；轉眼晚年就在面前，晚年的樂趣是在回想，是在完全的解脫。用這樣的眼光看人生，他覺得生命有它固有的平衡與自然性。用不到外界的幫助和解釋。而且生命有它很大的尊嚴和確然足夠的目的。

更深的謐靜開始包圍了他。安靜的心中又想到了他與露拉的婚姻。這件事也好像走着自然的軌道，一個圓圈給死鎔接了。約翰最後方才明瞭，結婚的真義和他實現經驗中所產生的那些昏亂、懷疑、錯誤的觀念是不同的。婚姻這件事原來比他想象中的來得簡單些；它不過是一種親屬的關係，內中含着簡單的了解，而有很大的用處，很大的美。以前他對於婚姻對於露拉所要求的實在太過份了，這許多無聊而空泛的要求，弄糟了他倆的共同生活，而他最不幸的習慣乃是無緣無故的發脾氣，表示令人難堪的優越。

真的，他私下覺得，他一切都高出於露拉；他的事務（在法庭上腦力的交戰）自然要比她那些瑣屑的事情來得重要得多，她也承認的。約翰記得露拉是一向鼓勵他這種優越的自信的。現在他愈相愈覺懷疑起來。他到底是不是比她好，比她有用？這種比較到底有什麼固定的標準？

他祇能夠用各人的品性來做標準，貞潔，然而他並不比她貞潔；而她的品性卻比他更深刻，更誠實。他真懊悔當初沒有這樣的告訴她，使她可以看到她自己的美點，但她一向太忙了，忙着他自己為重要的事，那裏顧得到『了解』與『公平』。

而現在，在他心裏盤着的倒不是那些無聊的感觸，而是公道。露拉的幽默既是這樣地動人，她或許有着一種悟解，一種報償是他所不知道的。那麼他根本可以不須對她抱歉。在他的懷念中，她已經失掉了她的個性，她變成了一個主義，一個正直的主義。露拉的品格並不會給生活所降低，反而可以說她是逃過了墮落。

一個圓圈給死所鎔接了，安定了。他十分的妒嫉她。約翰的唯物觀中，對於一切事物所抱着正確的見解，都似乎不能成立。大體上，這種觀念是不能滿足他的了。他覺得，他有其他的需求。在他的理解力之外，盤旋着一種不同的『詩』與『美』的概念。好像是一件超然的、可愛的、冷清的、明亮的東西，他幾乎

抓住了它。

月亮已經下沉了，蛙也靜靜的。

約翰忽然地發覺他是暫時的忘記了賽麗娜。這又使他不安起來。他對自己說，她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賜給他快樂與愛情的是賽麗娜。真的，賽麗娜帶給他一切的真實。愛究竟是生命中最大最普遍的需要。

他把這句話反複的說了幾遍，可是他自己也不能夠相信了。這裏面含着好聽而不真實的聲調。不如說，愛是一種耽溺倒較為好些。數千年來，愛一向給當作悲壯的至上的美，每一首偉大的詩都建築在它的上面的；——這當兒清夜中忽地來了一個嘲笑的聲音，把他驚醒了。——他不禁也出聲大笑起來。他以前對於愛的信仰，原來是個無稽的信仰，一個大可譏刺的錯誤。——愛本是個創造的衝動，而現在給文化弄得變成了破壞的病症。當然，青春的時代，自有它最簡單的形式，一個適當而並不美的片斷；但是一過這個時期，愛情便成為致命的傷害。譬如對於他自己，愛便是一個不尊嚴的話柄。是一服毒藥，把他思想的力量良心的安全都損傷了，或者甚至於毀壞了。

他現在懂得埃別迦兒回答他的那一句話：「露拉是明白一切的。」約翰也明白的認識了一切。他在椅子上再也不能支持着自己的身體，他的肩膀向前陷落，他的頭垂到了胸前。愛情害了他，敗壞了他。他憤恨着自己的愚魯，他憤恨一切的習俗聯合起來，欺騙了他。

他必須立刻振作起來。賽麗娜和她銀白而帶櫻色的頭髮無以滿足的朱唇，又回到了他的心中。約翰提醒自己，十月裏要與她結婚了。那還不如殺掉她的好比較妥當些。

殘殺與戀愛是時常相近的愛情，瘋狂與暴行這三者原來是一體的。但是他並沒有在艱苦中再去犯罪的衝動。事已如此，再也逃不過。一到十月，他便得和賽麗娜·特萊結婚。他預料到這事情也不致

於怎樣的難受。因為他不能希望，他的思想能夠時常維持着目前的超越，男子的本性與心理並不是這樣的。

他也不能夠責備賽麗娜；她生命的慾望是難以抑止的。賽麗娜戀愛，原來都是人類殘酷的公敵；而同時全人類卻又要搶着去得到它。所以如果把戀愛和婚姻道德混在一起，那麼它破壞的力量便更其大了。現在他方才懂得露拉那種幽默的精神——那原是她用以抵抗一切下等的墮落的手段，護己不損人的武器。如此她纔可以避免嫉妬——把嫉妬化成了隱痛就是說，把痛苦硬硬的控制住。

賽麗娜·特萊便沒有這樣的需要；她的力量，恰巧相反。是好像一把燒不盡的狂火，永遠為戀愛所驅使着。賽麗娜的力量比他大，而露拉的力量比他們兩人更大。

他很快活，露拉已經脫離了一切困難的責任。而他自己的情形卻是十分的為難。他再也跳不出圈子；因為他明知道，他對於賽麗娜的需求與慾望是要回來的。假的青春的慾火，在衰老以前要爆發的最後的一把火，還在他裏面蘊藏着。

約翰慢慢地踱進了當初露拉住過的房間。「再會罷，」他對着空屋子說，「再會。」他等着，可是沒有回音。她已經死了，留給了他無數的恩惠中一個最後，最大的恩惠那便是「了解」。

## 沉默的人

潘萊士著  
汪侷然譯

在我們的這個世界裏，朋且之死是一點也沒有留下印象的。沒有人能夠告訴你朋且是誰，他是怎樣活着的，他是怎樣死了的。他是心碎而死呢，還是力竭而死？還是在沉重的負擔之下壓死的……誰知道呢？或者說不定，他是餓死的哩！

假使有一匹拖車的馬倒在路上了，人們也許會顯出更多的注意，報上也許會刊出新聞來，好奇的人也許會上百上千的從各處到那個地點去，去看看這匹死馬，去考察考察發生這件事情的地方。但是假使我們這個世界裏的馬是多得和人一樣，有幾百幾十萬萬的時候，那末便是拖車的馬也不會榮膺這種殊典了！

朋且在沉默之中活着，在沉默之中死去，像一個影子似的，他在地面上經過。

在他行割禮的那一天，他們沒有喝酒，亦沒有碰杯祝福，在他行堅信禮的時候，他也沒有洋洋洒洒的演說。他過着他的日子，只是像海灘上的一粒渺小灰色的沙子，在幾百萬個和他相同的東西中間，而常風吹起了他，將他帶到海底彼岸去時，也沒有人注意到這件事。

在他活的時候，溼的泥土不會留下他的足跡；在他死了以後，風吹側了那塊立在他墳上的木板；掘墳穴的工人底老婆在離他的墳很遠的地方找到了這塊木頭，就用這塊木頭蓋了一罐馬鈴薯……如今是，朋且死了三天，連那個掘墳工人都不能夠告訴你朋且是葬在哪兒的了。

假使朋且墳上是一塊墓碑的話，那末百年之後，也許有會有一位古物學家來發現出這塊碑，而朋且底名字在這個世界上就會再有人提起了。

他只是個影子；他在不論那個人底心裏都沒有留下關於他的印象，他在不論那個人底腦裏都沒有存下關於他的回憶！

他沒有留下遺產，亦沒有留下承繼人；他在活的時候是獨自一個，在死的時候也是獨自一個！

要不是因為塵世底煩囂，也許有人會聽見朋且底四肢被他的重擔所折斷的聲音；不是因為塵世勞苦底繁劇，也許有人會有功夫去注意到朋且底神情，也許有人會看見朋且（他到底是個凡人）眼睛暗澹無光的走着路，兩頰很可怕地縮了進去；也許有人會看見朋且，即使肩上不背着東西，他的頭

亦是彎下看着地面的，彷彿他在活的時候就已經在那里找尋他的墳墓了！倘使世界上的人是像拖車的馬那樣地稀少，那末也許有人會問道：「朋且怎樣了？」

當朋且被送往醫院去之後，他在一間地下室裏所佔的一席地並沒有空着，——因為有十幾個像他這樣的人早已在等着他這一點地方，這時他們就在他們中間，把這一點地方拍賣給一個出價最高的人。當他從醫院裏的吊牀被送往驗屍所去時，二十個可憐蟲已經在等着睡他那個牀了。當他離開驗屍所時，他們送進二十個人去，這二十個人都是被一座坍倒的牆所壓死的……誰知道他能在他的墳裏安眠多少長久呢？誰知道有多少人已經在等着他這個小土堆呢？靜寂地他生到這個世界裏來，靜寂地他生活着，靜寂地他死去，更其靜寂地他葬在土裏。

但在那個世界裏可不是這樣在那里，朋且之死是鬧動一時的！

救主底號角底鳴聲傳遍在七重天之間：「沉默者朋且死了！」翼最寬廣的最偉大的天使們都在天上飛來飛去，彼此呼說道：「朋且已經傳到最高法庭裏來了！歡欣的呼聲是震動天堂了！」沉默者朋且！大光榮——沉默者朋且！

眼光閃爍金翅燦爛的溫柔小天使們，用了他們的穿着銀鞋的輕捷的腳，歡歡喜喜地跑到朋且身邊去。小天使們底簌簌翼聲，叮叮鞋聲，以及紅色鮮唇底愉快笑聲散遍在天庭裏，一直傳到至尊寶座，所以連上帝也知道沉默者朋且來了！

天父亞伯拉罕站在天門邊，伸出右手熱烈地歡迎朋且到大國裏去，而他的蒼老的臉上呈露着非常和藹的快樂笑容！

但，天上的這種隆隆之聲是什麼？



這是一把純金打的椅子，兩個天使推到天堂裏來給朋且坐的！  
 這個閃電般的東西又是什麼？

這是一頂金冠，上面鑲着最貴重的寶石；他們現在正將這頂金冠拿進來。這也是給朋且的！  
 「怎麼？他還沒有受過最高法官底審判呢？」幾個聖靈這樣問，頗有妬羨之意。

「哦！」天使們答道，「那不過是形式罷了，便是檢察長也不會找得出沉默者朋且底壞處呢！這一場審判祇須五分鐘就行了。」

因為受審判的不是別人，是沉默者朋且呀！

小天使們在空中抓住朋且底靈魂，向他奏了一段悅耳的歌曲；天父亞伯拉罕和他握手，彷彿他是一個老朋友。他聽見說：天堂裏已經準備了一個寶座，給他坐，一頂寶冠給他戴，而且在最高法庭裏不會有人說得出他的壞處。——當朋且看見這些聽見這些的時候，他嚇得目瞪口呆，正和他在下界的時候一樣，他的膽量不夠，他害怕，他確信這一切必定是一場幻夢，否則就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他是做慣幻夢，遇慣錯誤的！當他在下界的時候，他屢次夢見自己從地上拾起金子，一大堆一大堆的金子；可是等到醒來之後，卻發現自己比以前還要窮，屢次有人在錯誤之中向他笑，或是對他說一句親切的話，然而當他們一發現他們的錯誤時，他們就立即輕蔑地走開去了……

「這不過是我運氣好！」他想。

他就站在那里，他的頭俯着，他的眼閉着；他恐怕這場幻夢要消滅，恐怕他醒了之後他自己在一個毒蛇猛獸的山洞裏，他不敢發出一點響聲，不敢動一根眼睫毛，因為他恐怕被他們認出他是另外一個人，而被他們丟到地獄裏去。

他發着抖；他既沒有聽見天使們底賀辭，亦沒有看見他們爲他舉行的慶祝。他亦沒有回答天父底熱烈的問候，當他被帶到最高法官之前時，他甚至忘記了對他說一聲「早安」。

因爲朋且已經嚇得不知所措了。

後來不由自主地站在最高法庭裏了，這時候他更加害怕得了不得。地面是純白玉和金鋼鑽做的，「我的腳站在這種地板上！」他嚇得人都僵了，「也許他們要接來的是一個有錢人，是一個 Rabbi（猶太的法學博士），是一個聖人，誰知道呢？……他一來時我可就完結了！」

他嚇得糊塗了，裁判長大聲喊道：「沉默者朋且的案件！」他都沒有聽見。裁判長將證據文書遞給辯護士，說道：「把這文書讀出來，但是要簡單！」

朋且覺得這一間屋子都旋轉起來了。他耳朵裏闕闕作響；可是在這闕闕的響聲之中，他能夠聽見辯護士口中所吐出的音調優美得和梵亞琳底歌聲一樣，而且是愈聽愈清楚。

「他的名字和他本人很適合，正如巧妙裁縫底衣裳適合優美的身體一樣。」

「他說什麼？」朋且問他自己。這時他就聽見有一個不耐煩的聲音打斷辯護士底話道：

「請不要用譬喻！」

辯護士續說道：「他一生一世從來沒有發過一句怨言，不論是對於上帝或是對於人憤恨的火星從來沒有在他眼睛裏燃燒過，他從來沒有舉眼向天做自私自利的禱告。」

辯護士底這幾句話朋且一個字也不懂。他又聽見那個粗厲的聲音打斷辯護士底話道：

「請不要講究詞藻！」

「約伯 (Job) 舊約中的人物，是堅忠耐苦者的模範——譯者——雖然比朋且還要幸運些，可是他還

沒有忍受到底——」

「我要事實、確切的事實！」裁判長格外不耐煩了。

「到了第八天他行割禮——」

「請不要用寫實主義」

「行割禮時的外科醫生是一個庸醫，他不能制止血——」

「說下去！」

「然而他沉默着，」辯護士繼續說道。「他到了十三歲的時候他母親死了，來了一個晚媽，連在這個時候他都是沉默的……我不是說一個晚娘麼？其實應當說是一條蛇，一個惡毒的貞女麼……」

「到底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說我？」朋且這樣想。

裁判長斥責道，「暗罵旁人的話請一概略去。」

「她給他吃一點點東西都不願意……她給他最陳最霉的麵包吃，把骨頭給他當肉吃，而她自己卻喝牛乳喝咖啡——」

「閒話少說」裁判長呼道。

「但是她卻很願意用她的指甲去抓他，所以他的青紫的皮膚從他那襤褸污穢的衣服裏顯露出來……在冬天的時候，在最冷的嚴霜裏，他常常赤了腳替她去劈柴，雖然他的手太小太軟弱，而柴太粗斧頭太鈍……有好幾次他扭傷了他的手，有好幾次他凍壞了他的腳，然而他沉默着，便是在他父親面前——」

檢察長笑道，「那個醉鬼！朋且聽了這句話，嚇得骨髓都冰冷了，

——他也從來不口不出怨言，」辯護士結束了他那句話，再接去說道：「而且他總是孤另另的

一個人沒有同伴，沒有朋友，沒有學校……從來沒有一件新衣裳，從來沒有得着自由的時候——」

「告訴我們事實！」裁判長又呼道。

「後來他的父親有一回喝醉了酒發酒瘋，在夜裏抓住了他的頭髮，將他丟出屋外去，丟到大風雪裏去；連在這個時候他都是沉默的他，沉默地從雪地上爬了起來，在雪地上跑過去，隨便他的腳帶他到什麼地方……在這些時候他仍然是沉默的……就是在餓得最厲害的時候，他也只用他的眼睛去求乞。」

「後來，在一個陰寒昏眩的春夜，他走到一個大城市裏。他溶化在這個城市裏，如同一滴水底溶化在海洋裏；可是在那一夜他睡在監獄裏……但是他沉默，他不問他們這一切事情底原由。出了監獄之後，他去找尋最艱難的工作，可是他依然沉默！」

「找尋工作是比工作本身還要艱難，何況他又是沉默寡言的。」

「他浸透在冷汗裏，壓倒在最沉重的擔子下面，他在空空的胃起着最劇烈的痙攣時，拚命地工作着；然而他沉默着！」

「他——上澱滿了陌生人底污泥，他受盡了陌生人底唾棄，他負了重擔被人從人行道上驅入街中，夾在馬車貨車和電車之間，死神無時無刻不對他眈眈而視，然而他沉默着！」

「他從不計算他要背多少磅的東西，纔能得到一個『格羅新』(Groschen) 約值一角錢的銀幣，要費多少次的口舌纔能收到他的工錢，他從來不計算他自己的惡運，或是旁人底幸運。他是沉默的！」

「他甚至於不高聲索取他的工錢，像一個乞丐似的，他站在僱主底門口，他的眼睛顯出餓狗般底祈求。『下次來！』聽了這句話，他就像一個沉默的陰影似地走開了，以便下次來索取他的工錢，而且

要比以前更加沉默的來索取！

「有時他們欺騙他，不將他應得的錢給他，或是給了他一個假的錢幣，這時候他也是沉默……他總是沉默的。」

「天啊，我相信他們真的是在說我哩！」朋且這樣想。

「有一次」辯護士喝了一口水之後，接下去說道：「他的生活裏起了一個變動……一部橡皮輪子的馬車，馬溜了韁了，從他身邊衝過……車夫倒在路上，頭碰裂了……這些受驚的馬嘴裏噴着白沫，蹄下冒着火星，好似一個火車龍頭，它們的眼睛閃爍着，好似黑夜中的熾炭——而在車裏，坐着一位紳士，已經嚇得半死了。」

「朋且止住了這些溜韁的馬。」

「這樣地被他救出危險的紳士是一個慈善的人，他並不忘記朋且給他的恩惠。」

「他把他那死了的車夫底職務給朋且做，於是朋且做了馬車夫，不但如此，他還給了朋且一個妻子；不但如此，他還給了朋且一個孩子……然而朋且依然是沉默！」

「他們說的是我，他們說的是我！」朋且這樣地喃喃自語着，他越聽越相信了。但是他到現在還沒有舉目去看一看那位最高法官的勇氣。」

他再靜聽辯護士說下去：

「當他的恩人破產了，不能付他工錢的時候，他沉默着……當他的妻逃走了，拋下一個吃乳的嬰孩時，他沉默着……」

「十五年之後，這個孩子長大了，能夠自立了，他就將朋且趕出屋外去，這時候朋且還是沉默着。」

「他們說的是我，他們說的是我！」朋且很高興地這樣說。

辯護士格外柔和格外悲傷地說下去：「後來，他的恩人和別人算清了賬目了，可是欠朋且的工錢他卻一文不還，便是在這時候朋且也仍是沉默的……後來他的僱主又乘了一部橡皮輪子的馬車，駕車的馬又是其狂如獅的，這部馬車碾過他身上，便是在這時候他也仍是沉默的……」

「他永遠是沉默的！他甚至不肯告訴警察，傷殘他身體的是誰。」

「他連在醫院裏都是沉默的，——醫院是許人哭的。」

「後來醫生因為得不到十五個格羅新的醫費，不肯治療他，院役因為得不到五個格羅新的酒錢，不肯替他換紮帶，便是在這些時候，他也仍舊沉默着！」

「在臨終的痛苦之中他是沉默的，在死神行近他的時候他也是沉默的……」

「他沒有說過一句怨天的話，沒有說過一句怨人的話……我說完了！」

朋且又混身發起抖來，因為他知道律師說過之後檢察長就要來說了。誰知道他要說些什麼呢？連朋且自己也記不清他一生的事情，因為在前一分鐘發生的事情。他在下一分鐘就忘記了。律師使他記起了過去的事情……祇有上帝纔知道這位檢察官要翻出一些什麼舊案來……

「法庭諸君！」檢察長大着嗓子銳聲說——

但是他突然停住了。

「法庭諸君！」他又說了，可是這一次的聲調顛了許多。他又突然停住了。

最後，他的聲音柔順得和牛油一樣了。他說：

「法寔諸君！一向是沉默的，我也要沉默了！」

一個沉靜的停頓。然後他聽見一個新的、柔和顫動的聲音說道：

「朋且！朋且！我的兒！這幾個字都溶解在他的心裏，好似琴弦底諧音一般。『我最親愛的兒！』朋且！心底感傷極了，他哭得眼淚汪汪……他現在很想張開眼睛來看看，但是他的眼睛已經被眼淚糊住……他從來沒有這樣舒服、這樣痛快的哭過……『我的孩子，我的朋且！』……自從他的母親死了之後，他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親熱的聲音，這樣親熱的說話。」

「我的孩子！」最高法官說，「你一向受着痛苦，而且是沉默地受着。在你全個身體上，沒有一個肢體沒有一根骨頭是沒有一塊傷痕，或是一點血漬的……在你靈魂裏，沒有一處不是流着血的……可是你一向總是沉默着……」

「下界的人們不了解這些事情，也許連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可以發出一聲喊，而這一聲喊能夠搖動及立可（Jarcho 巴力斯丁之一都會——譯者）底城牆，能夠使這些城牆傾倒，連你自己也不知道你這隱祕的權力……」

「下界的人並不獎賞你的沉默，但那個世界只是一個欺誑的世界。在這兒的真理的世界裏，你將得到你的獎賞！」

「你的行為不必在這兒受裁判，你的價值不必在天平中去秤。拿你所願意得到的！天堂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朋且第一次舉目去看。他被各方面的亮光照得眼睛都花了。各種東西都是燦燦發光的。神光底光線在他底周圍閃動，從牆上，從器皿上，從天使們和裁判官們底身上，發了出來，無窮限底太陽！他垂下他那疲乏的眼睛。

「真的嗎！」他又懷疑又害羞地問。

「確確實實的！」最高法官回答說。「我最確實的告訴你，一切都是你的，天上的一切都是屬於你的！你選吧，你願意拿什麼就拿什麼，你不過是拿你自己的東西——」

「真的嗎？」朋且又問，不過這一次聲音堅決了些。

「真的，實在是，真的！」他們從各方面回答他，使他相信。

「既然如此，」朋且笑說道，「我願意每天有一個火熱的大饅頭，上面塗着新鮮牛油的！」

法官們和天使們都慚然垂下他們的眼睛；檢察長底鬨然大笑聲震天庭。

十八，四，二十九，上海。（留）

潘萊士（Moris）是被認為新猶太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家的。他的作品極為沉鬱，很能感動人；有時含着寓言和象徵的意味。「沉默的人」很可以表現他的作風。

## 未 婚 妻 (Liancoo)

Marguerite Audoux 原著  
金 魯 章 譯

假期之後，我回巴黎去。我到車站的時候，火車上已坐滿了旅客。我在各輛車上都尋找遍了，想覓一個座位。但找來找去，只在最末一輛車裏，尋着一個空座；并且上面還放了兩個雞鴨籃子，裏面的雞鴨，不息的伸出頭在窺探。我遲疑了半天，才決定進去。我正想在這些擾攘的旅客中，尋找這籃子的主人。有一個穿農夫衣服的人，對我說：

「小姐，請等一會，我就把那個籃子拿下來。」



我於是便把放在他膝上的果籃拿了下來，他這纔立起身來，將雞鴨籃移在座位底下。鴨子很不願意，我們由他的鳴聲中可以知道雞子低下他的頭，好像被侮辱了似的。農夫的妻子，叫着他們的名字，和他們談話。

當我坐下的時候，鴨子也安靜了。坐在我對面的一位旅客，問農夫的雞鴨是否帶到市場去的。

「先生，不是的。」農夫這樣的回答，「我帶給我兒子的，後日他就要結婚了。」

他臉上表示着很光輝的樣子，四面裏看着，很像要人人都知道他現在是非常幸福的人似的。一個老婦人，背靠着三個枕頭，坐在火車的一隅，她一個人佔據了她兩倍應佔的地位，口裏抱怨着農夫，在這一火車裏，只有他有這樣的一個好命運。

火車開行了，問他雞鴨的那個旅客，展開了他的報紙，在這時候，農夫又和他攀談起來：

「我的兒子，他在巴黎一家商店裏作事，他將要和一個青年的女郎結婚，也是在商店裏作事的。」

旅客將報放在膝上，一隻手還拿着，靜聽了一會道：「那個女郎很美麗嗎？」

農夫說：「我們不知道，我們還沒有見過她呢。」

旅客說：「真的嗎？那麼倘若她是很醜，你恐怕也要不喜歡她了罷？」

村人回答道：「那也許她是很醜的，不過我們仍是歡喜她，因為我們最痛愛的孩子，願意娶一個貌醜的妻子。」

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年青婦人接口道：「還有，若是她能令我們的菲力歡喜，一定也能叫我們歡喜的。」

她轉過來看着我，在她的小圓臉上，溫和的眼光，表示着笑容。從她的外表看去，我絕不相信，她能有。一個行將結婚的兒子。她問我是否到巴黎去。當我告訴她是的時候，坐在我對面的旅客又說起笑話來。

## 賭 賽

俄國柴霍甫著  
謝頌羔譯

這是黑漆漆的秋夜。那個老年銀行家正在自己的書室裏往來踱着，心裏回憶那十五年前的一次宴會，那晚有不少的上等客人到會，正是濟濟一堂，談諧百出。那些客人們講論到那死刑，當時就有幾位文人和新聞記者以及多數的人，不以死刑爲善良的方法。在他們看來，這種方法未免過於陳腐，不應在信仰基督的國家中施行，又是極不道德的。有些客人老實不客氣的主張：終身監禁足夠了，何必用死刑。

『我卻不和你們同意哩。』那主人說道：『我自己是不會經歷什麼死刑或終身監禁，但是，一個人也可以在他心中預想，所以在我箇人的意見看來，死刑比終身監禁要來得更道德，更有人道；死刑不過犯人立刻死去，但是終身監禁卻使他慢慢的死去。一個是在幾秒鐘內把他處死，一個卻費好多年的工夫，把他的生命不斷的吸取去了。到底那一個是更有人道的刑法呢？』

『他們都是一樣的不道德。』一個客人插嘴說：『因爲他們的宗旨是一樣的，都要除滅人的生命。國家並不是上帝，何可任意的除滅人所不能回復的生命。』

在客人中有一位青年的律師，年紀不過二十五歲。有人問他的高見怎樣，他說道：

『死刑和終身監禁都是一樣的不道德。如果定要叫我選擇一個，我自然歡喜第二種的辦法，因爲貪生惡死乃是人類的天性。』

此後衆人又互相討論起來了。那個銀行家在那時還是比較年輕，性情也燥烈，聽了這一番話，不禁突然大怒，用手在桌上擊了一下，朝那青年的律師厲聲責問道：

『這是謊話！我敢和你賭賽二百萬塊錢，你在監獄裏斷不能蟄居五年之久。』



外界完全隔絕，又嚴定那律師必須住足十五年，從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一月十四日二時起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一月同日同時為止。如果他有一些違背條約的地方，在限期前二分鐘私行走出，那銀行家就不賠償——那二百萬圓的東道！

在監禁的第一年中，從那律師的條子的字面上看來，他已經感到十二分的寂寞和煩惱，從他居住的邊廂裏日夜的常傳出鋼琴的樂聲。他並拒絕了煙酒。他曾寫道：酒能激刺慾感，那慾望確是囚徒的大敵。再說冷清清的獨自喝着美酒，未免太掃興味，況且吸了煙，又弄得通室煙霧瘴氣把空氣弄污，在這一年中他所閱讀的，都是一些娛樂的小說，如愛情、冒險和喜劇一類的東西。

在監禁的第二年，那鋼琴之聲已不再聽聞了。那律師只想專讀文學書籍。在監禁的第五年中，不料又聽到樂聲了，他竟喜歡喝起酒來了。那些監視的人們說他一年到頭只知吃喝睡覺。他亦不再讀什麼小說書本。有時他在深夜裏坐起，不知寫些什麼，只見他不停地寫着，一到天亮，便把牠撕得粉碎。好幾次他竟至嗚嗚的私下哭泣。

在那第六年的後半，那囚徒又開始狂熱地讀起各國的文字、哲學和歷史了。他很下苦工研究，弄得那銀行家很難供給給他充分的書籍。在這四年中，訂購的書有六百冊。正在這狂熱的當兒，那銀行家收到了一張字條，上面寫道：『監獄先生啊！我現用六國文字寫這幾句，請你給那些專家看看。如果當中沒有一個錯處，我求你在園裏特開放一槍。我一聽到那槍聲，便可知我的努力不是徒然了。古來各國的天才雖然所講的方言不同，然而他們都抱着同一的熱望。唉！我現在能通曉各國的方言使我滿心快樂了！』那囚徒的熱望果真滿足了！在那園裏聽到銀行家所發的兩次槍聲。

後來到了第十年中，這律師時常端坐在他的桌旁，一味的讀那新約聖經。那事反而使那銀行家希奇起來。一個人在四年之中，能閱讀五六百本精深的書籍，現在竟費去一年的工夫，專門閱讀一本書籍，

既不深奧，又不厚大。他讀完了那本新約後，又去研究各種宗教史和神學咧。

在他監禁的最後兩年當中，那囚徒竟終日的讀書起來，而且沒有一定的目的。今天研究自然科學，明天又去誦讀拜倫和莎士比亞的詩歌了。他時常開字條出來，同時索取一本化學，一本醫書，一本小說和哲學或神學的論說。他讀書的情形，活像一個在海上破船碎片中游泳的人，爲了要救自己的性命，所以只得東抓西拉的忙亂着。

那銀行家回想到這兒，他又自付道：

『明日在十二點鐘以後他好恢復自由了。依照那合同，我必須付給他二百萬塊錢。如果那樣，我只好傾家蕩產了，也要宣告破產永無翻身的希望了……』『從此我……』

十五年前這銀行家有數百萬的家財，連算都算不清楚，現在呢，他不敢最問問自己，到底他的家財能不能抵消債款，交易所股票的買賣，冒險的投機，和自己的揮霍，都使他的事業日漸衰微，這樣一個勇敢有爲而又自信力極大的巨商，一旦竟變做一個平平常常的銀行家，對於市價的漲落，竟不時的抱着戰慄的態度。

『那可詛咒的賭賽，』這老年的銀行家自語着，同時他緊緊地握住自己的手，表示很失望的樣兒……『那人爲什麼不早些死去呢？他還祇四十歲呀！我的家財將要被它完全吸收去了。他可以從此安享生活，自由投機。我呢，只好眼看他享福，自己反而做了乞丐。他反每日對我說：『我很感激你，爲了我生活的安逸。現在我可以調濟你一些錢！』那樣是太過分了！那惟一避免破產和羞辱的方法只有叫那人早些死去。』

時鐘正報三下，那銀行家靜心聽着。住在那巨屋裏的人都已入睡，只聽得在窗外有枯樹的悲鳴聲。

他一聲也不響的從自己的保險箱裏，拿出那已有十五年不曾開過房門的鎖匙。後來又披上他的外衣，竟從屋裏出去了。那座園裏全被黑暗和冷氣籠罩着。這時雨又下得很大，一陣潮濕的刺骨的烈風在那兒吼着，吹得那些樹木不能安定。那銀行家不時用勁睜大眼睛，仍然一些兒也望不見，什麼園地呀，白石像呀，邊廂呀，樹木呀——一切的都隱藏着。在走近那邊廂的當兒，他兩次呼叫那守夜人，但是不會有一些兒響動。那守夜人明明的已躲避這陣狂風大雨，或者早已熟睡在樹下和花房裏了。

『如果我竟能勇敢地達了目的，』這老人自忖着，『那守夜人，必定首先處於嫌疑的地位。』

在這黑漆漆的當中，他摸索着向前走，經過了石階，大門和邊廂的外廳，然後再沿着甬道摸索前進，同時燃着一枚火柴。那兒沒有一個人影兒，除了一張空牀和屋角一架黑漆漆的鐵竈。那通到囚室的門上封皮，還不曾毀滅。

那枚火柴燒完後，那老人不禁全身戰慄着，同時向那座小窗口裏窺探一下。

在那囚室裏正朦朧地點着一枝洋燭。那囚徒自己正坐在一張桌旁，只露出了他的脊背，頭髮和一雙手。在桌上，兩把椅子上，和旁的地毯上，散亂着許多已被翻閱的書本。

十五分的工夫已經過去，但是那囚徒仍舊一些兒不動。這諒必爲了那十五年的監禁，使他學得一些靜坐的工夫。那銀行家用手指在窗外彈動幾下，但他仍然茫然不動。那銀行家然後偷偷的把門上的封條撕去，放他的鎖匙在小孔裏。那生鏽的門鍵居然隨手開了，同時發出一種軋軋的粗俗的鐵聲。那銀行家只等待那室裏的動靜。不料過了三分鐘工夫，裏面仍然沒有絲毫的動靜，於是他就決定進去了。

一個人冷清清的坐在桌旁，已不像普通的人樣了。這不過一具枯骨，頭上長着和時式婦人一般的捲髮，和一臉參差的鬚鬚。他的臉色慘黃得和黃泥一般；兩頰下陷，背脊已消瘦，手上也沒有兒肉，只一張黃皮，包在幾條骨頭外。他的頭髮都已變成灰白，只看他的一副老態，終不會使人信他還只有四十

歲呢。在那張桌上，鄰近他頭旁，還有一張紙，一眼望去，上面已寫好不少的小字。

『可憐的人呀！』那銀行家自忖道，他已入睡，諒必正在夢見那二百萬塊錢呢！我只要把這個半死的蠢物推倒在牀上，然後用個枕頭把他悶死。就是經過極精密的查驗，也看不出什麼害死他的痕跡。但是現在要先讀讀他的字句。

銀行家從桌上拿起了那張紙，念道：

『明天半夜十二鐘點後，我可以恢復自由，和外人來往了。但在我離開這兒，得以重見天日以前，必須寫下幾句給你。依我自己純潔的良心，在那無所不知的上帝面前，我敢對你直認不諱，我現在輕視了一切的自由，生命，康健和你書裏所說的世間的幸福。』

『用了十五年的工夫，我已深究了那人間的生活。果然我不能親眼看見世界和人類，但是在你的書本裏，我可以喝着芬芳的美酒，歌唱着好的詩句，在樹林裏打鹿和野豬，戀愛了女子。那些美麗得和空中的安琪兒一般的女子，乃是那些天才的詩人用幻想構成的。她們竟到夜裏過來探望我，在我的耳邊親密地講述那些奇妙的故事給我聽，使我幾呼麻醉了。在你的書本裏我竟得登哀你伯露斯和白蘭克的山頂。又從那些山峯的頂上，望見了清晨的日出和傍晚的彩霞，把那些天空、洋海和山脈，都染成紫紅的美色。我又抬頭望見在那半空的雲端裏，有閃爍的電光不時的亮着。在我的面前，滿目都是樹林、曠野、湖澤和城市。此外又聽得那些天使歌唱的聲音和那牧場神吹簫的曲調。我的手觸到那些妖魔美麗的雙翅，他們正飛翔到我這兒來報告上帝那兒的消息。』

『……在你的書本裏，我把自己墜入深淵，表演奇蹟，拆毀城垣，宣傳新的宗教，征服了世上的王國……』

『你的書本果然增加我的知識，使那幾世紀所傳下來的人類奇妙思想，一概裝入了我的一個小

腦海裏。我自知已比你們聰明多了。」

「但我輕視你的書本，又輕視一切世上的幸福和智慧。那世上的事物沒有一樣不是空虛的，脆弱的，幻象的，正和那海市蜃樓一般的假相。你雖然可以自傲，自以為有智慧，有美貌，但是死亡一到，萬物盡歸烏有。你的後裔，你的歷史，你的千古芳名，終有一日和地球一同毀滅，如火山的渣滓一般。」

「你真是愚蠢，已走入歧路了。你竟以假為真，以醜為美。如果你看見那蘋果樹上和橘子樹上結了青蛙和壁虎，或玫瑰叢裏放射惡劣的汗臭，你就要表示驚奇了；所以我也對你表示驚奇，只因你把那天堂去交換了世界，我也不想來諒解你的意念。」

「只爲了要使你明白，我對於你賴以生活的金錢，表示輕視，我自願放棄那二百萬元的進款，從前我當牠如樂園一樣，現在我已看做糞土了。我要故意在那訂定的期限前五分鐘，把那合同違犯了，於是喪失了我對於這筆巨款的權利。」

那銀行家念畢了，就把那張紙放在桌上。他竟吻着這個奇人的頭額，開始嗚咽的哭了。他從來不會這樣的輕視過自己，就是在他投機失敗以後，他也不會這般的懊喪。他轉身回到自己的房裏，倒在牀上，但是他仍然很覺煩惱，淚球兒不斷的流下來，使他不能入睡。

次日早晨，那可憐的守夜人跑來見他說：「我們親自望見那律師從窗口裏跳到園中，後來又走出那大門外，片刻後已不見了。」

那銀行家立刻帶領幾個傭人，趕到那兒，竟證實了那囚徒的逃亡。他順手拾起那律師寫的那張放棄權利的宣言；只爲了要防止外人的謠傳，把那張證據牢牢的鎖住在自己的銀箱裏了。

## 接吻



五月二十日晚間八點鐘，開往戰地去的N後備混成旅的六團人，在墨斯特奇基地方紮住，預備過夜。有些軍官，在大炮的旁邊忙個不了；有些又在教堂的空地上，聽那軍需官的指揮。大家正在忙亂到了極點的時候，從教堂後面的方向忽然有一個穿着常服，騎着一匹怪馬的人跑了出來。那馬是黑灰色的，小馬，頸子很長很雄壯，尾也剪得很短，跑起來的時候，並一直向前，時常都是側着身子，腳如同跳舞，好像是有人鞭着牠的一般。馬上的人跑到了這些軍官們的面前，把頭上的帽子脫了一下，說道：

「鳳拉白克中將請各位先生立刻過去吃茶。」

話未說完，馬已轉過頭去舉起那跳舞般的腳步，側着身子，向後退了去。傳命的人，把帽子再舉了一下，一會兒的工夫，就連着他的怪馬跑得影也不見了。

軍官們各回他們自己的帳裏，去換衣服，口裏面抱怨着說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別人已經想睡覺了，鳳拉白克才來請吃茶。吃茶是什麼味道，我們已經領教過的了。」

這六團的軍官們的腦筋裏面，都很記得清清楚楚的。去年操練的時候，和一個哥薩克旅的軍官，也是這樣被人家請了去吃茶，請他們的主人，是一個伯爵，從前也做過軍官，就住在這近處。這位又慫慫又誠懇的伯爵，款待他的客人異常周到。勸酒勸肉，固不消說，臨了還不許他們回那鄉村裏面的陣營去，硬要留住他們就在他家裏過夜。這種種的款待當然是再好沒有了。但是這位老年的軍官，因為有了這些青年的客人，與致大發起來，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太陽都出來了，他還在暢談他少年時代的那些軍官們的逸事，或是引着他們到他家裏面的各處去遊玩，或是拿許多貴重的繪畫，古老的彫刻，以及罕有的鎗支出來給他們看，或是把許多大人物親筆寫的信，讀給他們聽。一方面這些已經疲勞達於極點，軍官們只得一面看着聽着，一面在袖口裏打呵欠，一心只想着去睡覺，好容易等到主人放他們去睡覺的時候，已經太晏了。

這個鳳拉白克該不至於是這一類的人？無論是與不是，除了硬着頭皮去走一趟之外，實在沒有別樣法子。軍官們把制服挽上，週身刷整清爽，才一齊走出營來，去尋鳳拉白克的住宅。在教堂附近的十字街口，打聽明白，有兩條路好走。一條由下面走——轉過教堂後面，走到河邊，順着河岸走，就到北園，兩旁都排列着許多的樹木，由這裏就可以一直到他的家裏了；還有一條路是由上面走——由教堂前面，順着大路一直走去，約莫離這個鄉村有半英里的遠近，就可以到他家的倉庫地方。軍官們決定了走上面的一條路。

他們一頭走着，一頭想道：『這個鳳拉白克到底是誰？絕對不會是駐札卜勒弗那地方的騎兵隊的司令官罷！』

『不是的，那個不叫做鳳拉白克，單叫做拉白，沒有這個「鳳」字在上面。』

『今天這樣的天氣真好哪！』

走到了第一座倉庫的地方，那條路就分作兩股：一股是直的，前面被那蒼茫的暮色遮掩着，還有一股分向右邊，是去主人住宅的正路。他們轉向了右邊這條路後，說話的聲音也低了些。路旁兩邊都立着許多的石造的倉庫，屋頂全是紅色，樣子又笨又難看，很像鄉下地方搭的篷一樣。這些倉庫的前頭，已經可以看得見正房的窗戶裏透出來的光了。

一個軍官說道：『這個兆頭到還不錯。我們的「獵犬」在我們裏面，要算是很有本領的了，他一定可以嗅得出那房裏面有些什麼頑意等着我們呢。』

在前面走着的盧拜可中尉，是一個又高大又強壯的人，雖然是一根鬍鬚也沒有（他已經在二十歲以上，但是不知道因為什麼緣故，他那又圓又肥的臉上，還沒有一點鬍鬚的影子），但是因為他有一種特別的技能，無論隔多少遠，他都可以預言有沒有婦女在場，所以他在這個旅團裏面，很有一點名

聲，他聽見後面的同僚問他，就回過頭來答道：

『是的，裏面一定有女人，我的本能覺得一定是這樣。』

他們走到了大門口，鳳拉白克已經站在那裏迎接他們，他的丰采很美，年紀有六十歲，身上穿着常服。他和他們握着手，表明他歡迎的意思，又請他們原諒他沒有預備留他們在他家裏住夜。因為這兩天恰恰有兩個姊妹帶着些小孩子，又有幾個兄弟，和一些鄰近的友人來看望他，把房屋都占滿了，一間空屋也沒有，所以不能留他們。

主人和客一一都見過了，他滿臉雖然都是笑容，但他的心裏，決不像去年那位伯爵的歡喜。今夜招待他們，也只不過爲的是一種社交上的禮節，不得不如此，並沒有旁的理由。軍官們一頭走上鋪着很軟柔的地毯的樓梯，一頭聽主人說的話，就覺得今晚請他們來的理由，不過是恐怕不請就不周到罷了。看見僕人們忙着在下面大門口和上面的客堂裏面點燈，就覺得好像他們帶着不安進了這個人家的門，把這全家的和平都攪亂了。房子裏面，主人的兩個姊妹，和他們的小孩子們，主人的弟兄，鄰近的客人都聚在那裏，大約不是因爲家裏有什麼祭祀，一定就是有重要的事件發生，這種時候，忽然添進了十九個一面不識的生客，怎麼會受歡迎呢？

軍官們走到客堂的門口，就看見一個身體很高滿面慈善的老年夫人，眉毛長得很濃，臉長得又長，樣子和那畫上的歐哲尼皇后差不多。笑起來又誠懇又有威儀，向着客人表示了她很歡迎他們的意思，又請他們原諒不能留他們在這裏住夜。向着一個客說完了，又向第二個說去，每換一個人，她那臉上的笑容，立即消去一次。由這些地方看來，就足以見得她幼年的時代，不知道曾經遇過若干的軍官，所以現在見着他們，一點興趣也沒有，今晚招待他們來，不過是出於她的身分和地位使然，並沒有旁的用意。

軍官們進了食堂，看見男男女女約莫有十來個人坐在一張長桌子的一端，有一羣男子在椅子背

後被雪茄煙的濃霧籠罩着，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裏面立着一個瘦長的少年，口上長着紅色的鬚鬚，在那裏大聲議論。說話的時候總帶着些英文裏面的齒音。再由這一羣人看過去，還有一間點着燈火的房間，那裏面的蒼白色的家具，隱隱約約可以看得出來。

中將勉強做出很歡喜的樣子，大聲說道：「諸君人數太多了，要一個一個的介紹，實在辦不到！不必拘什麼形式，就請各位自由談話罷。」

軍官們有些擺起一副正正經經的面孔，有些裝成勉強的笑容，覺得都很不自然，好歹各人把頭點一下，然後坐下喫茶。

他們裏面最覺得不舒服的是廖波威——一個體格很小的軍官，帶着一副眼鏡，肩膀很抽斜，一片鬚子像野貓一樣。他的同僚們或是擺正經面孔，或是假裝笑容的時候，他那野貓般的鬚子和那眼鏡，好像是在那裏告訴旁人說：「我是這個旅團裏面最害臊，最拘禮，最不出色的人。」當他初走進這個屋子，坐上桌子的時候，他的眼睛裏看不見一個人，也看不見一件東西。屋裏那些人的面孔，他們穿的衣服，白蘭地的瓶子，杯子裏面出來的蒸汽，天花板側邊的彫刻的花紋——全體都混成一塊，成了一個印象，使他生出一種驚異的感想，和要想把頭藏起來的願望。好像一個教書的先生，第一回走上演壇，看見在他前面的一切東西，只能模模糊糊的認識（在生理學上說起來，這種視而不見的狀況，叫做「神盲」）。隔了半會兒，才漸漸的覺得慣了，看東西也可以看得清楚，他然後才注意去觀察周圍的情景。凡是一個怕臊而又未曾到過交際場中的人，第一覺得的就是無論對於什麼事，一舉一動總是不如旁人——換句話說，就是總覺得旁人的膽子非常之大。鳳拉白克，他的妻，兩個年長的貴婦，一個穿着淡紫色衣服的女子，一個紅鬚子的少年，好像是鳳拉白克的幼子，相貌長得很聰秀，他們好像早就有了準備的一般，等着這些軍官們才一齊坐下，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大發起議論來，令這些新到的客人，也不能不加入裏面。

那個紫衣的女子主張說是從前的砲兵比騎兵步兵都好得多，鳳拉白克和年長的貴婦卻極力的反對她。接着又彼此交談了一會。廖波威其注意瞧着那個紫衣的女子，看她對於那些一點也不熟習並且又沒有趣味的問題，那樣的熱心去辯論，又看見那裝假的笑容，在她的臉上時來時去的。

鳳拉白克和他的家族，很巧妙的引起軍官們去和他們議論，一方面很注意他們的孟子和他們的口，留心他們大家都在喝茶沒有白糖殼不殼，又問他們何以有些不肯吃點心，何以有些不肯喝酒。廖波威其愈注意看，愈注意聽，愈覺得由這種毫無誠意，但是訓練極熟的家族，很受了不少的感動。

喫完了茶，軍官們都到客堂裏來。盧拜可中尉的本能，的確沒有騙他。裏面有許多的年青女子，和許多婦。這位『獵犬』中尉立刻就走到一個最年輕，頭髮最美，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子旁邊去，側着身體向着她，好像靠在一把目不能見的軍刀上面一般，一頭笑，一頭聳着肩膀，高興得了不得。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好笑的話，只看見那個女子很客氣的望着他那圓肥的面孔，有意無意的問道：『真個嗎？』若果這位『獵犬』中尉稍微聰明一點，由這些一點趣味也沒有的『真個嗎？』就可以推知她並不願要他跟在她後面的了。

鋼琴彈奏起來了；滿座的單調和無聊全都驅逐出窗外去了，人人都忽然想着現在還是春天，是五月裏的晚上，人人都覺着薔薇，丁香，和白楊的嫩葉發出來的各種香氣。廖波威其喝了不少的白蘭地，頗覺有點酒意，再受這音樂的激刺，暗暗地向着窗子外面偷看了一眼，口邊微微笑了一下，然後才專心注意去看那些婦女們的舉動。薔薇，丁香，白楊的香氣，在他看起來好像並不是由園裏吹進來的，都是由這些婦女們的臉上和衣服上發出來的一般。

鳳拉白克的兒子，伴着一個骨瘦如柴的年輕女子，在屋內跳舞了兩週。盧拜可三兩步跳近了那紫色的女子，好像似一陣旋風一般把她捲了去。大家都跳舞起來了。廖波威其立在門邊，和那些沒有加入

跳舞的在一起觀望。他自從有生以來從沒有跳舞過一次，也從沒有一次把他的臂，放在婦女們的腰間。他看見一個男子能毅將手圍在一個一面不識的婦女的腰間，又把肩膀拿去承受那女子的手，真是快活得了不得，不過他不能設想他自己去做這個男子罷了。一陣陣不由生出羨慕的心來，覺得他的同伴有勇氣，做出這些事來都像很自然的一般，一方面不免自慚形穢起來，覺得自己太膽怯，生來的一個圓肩膀不得人意，又是一個長腰，一片野貓般的鬍子，都是令他自己大不滿意的。好在這些感想到不是現在臨時發生的，若干年前他已經覺悟了，所以現在看見他的同伴跳舞和高聲的談話，並不去嫉妬他們，只覺得受了一種感觸，不由自主的哀傷起來。

音樂又奏起四隊跳舞的曲來了。鳳拉白克的兒子在這個時候來邀兩個未曾加入跳舞的軍官去打彈子。他們答應了他，一同走出客廳外去。廖波威其無事可做，也就隨着他們懶洋洋的走了出來。由這間大客廳走進了一個小客廳，又走過一帶玻璃天窗的窄狹迴廊，由迴廊走進了一間屋子，裏面有三個睡眠迷離的僕人，見着他們進來，趕快由椅子裏跳了起來。接二連三的又經過了許多的屋子，他們方才走進一間很小的屋，裏面安放着一張彈子臺。然後他們就打起彈子來了。

廖波威其除打過撲克而外，一樣遊戲的東西，也未曾學過，只好站在臺子旁邊，有意無意的觀看他們，只見他們穿着不扣紐子的衣服，手裏拿着球桿，走來走去的打彈子，口裏還時時說出些不能了解的專門術語。

打彈子的人沒有一個來睬他，只時時有人用手拐來推開他，或是無意中球桿碰着了他的時候，才回過頭來向他說一聲『對不住！』頭一盤還沒有打完，他已經生厭了，覺得自己在這屋裏，不特一點用處也沒有，並且還妨礙着別人，覺得還是到客廳裏面去的好些，於是就走了出去。

在回去的路上，出了一件岔事。才只走得一半路的光景，他忽然覺着走錯了路。他明明記得路上應

當遇見那三個睡眼迷離的僕人，但是走錯了五六間屋子，都不見着那三個人的影子。曉得是走錯了路，才折轉回頭走了一刻，又向右邊轉灣走去一看，是一間又小又黑的屋子，來的時候並未會由這裏經過的。在這裏站了一會，然後下了決心，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只要遇着有門就開，如是走進了一間非常黑暗的屋子裏，正當他們的前面，又是一扇門，由那門縫裏透出一線的光出來，隔着門可以隱隱約約的聽得見隔壁奏着一種單調的馬赤爾加曲的聲音，這間屋子也和客廳一樣，窗戶全都放開，滿屋都是白楊丁香和薔薇的香氣。

廖波威其站着躊躇了一會……正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聽見一陣腳步聲和蟋蟀蟬的衣履響聲裏面，夾着一個呼吸都不敢出的婦人聲音，細細的叫了一聲『好容易才得……』接着就覺得有兩隻又柔又香的婦人的手膀攙住了他的頸項，同時聽見一個接吻的響聲。但是和他接吻的人立刻發出一聲怪叫，跳了開去。在廖波威其想起來，這叫聲好像是很嫌惡他的一般。他自己也幾乎要叫了出來，三步併作兩步趕快向着那有光亮的門邊跑去。

他到了客廳裏面的時候，他的心還在跳，他的手還在顫，恐怕人家瞧得見，他只得把兩手都藏在背後最初的時候他羞得要死。生怕全客廳裏面的人都知道他剛剛被一個女人攙住和他接吻。心裏面一路顫着，一路拿着不放心的眼光四處觀察，看見那些人跳舞着談論着和從前一樣的平靜，他才一心不亂的去迴想他有生以來從未經驗過的新感想。在他真是莫名其妙的了。他的頸項剛纔被一對又柔軟又香的手膀攙着，好像似塗了一層油脂的一般；在他那左邊的腮上，挨近他那鬚子的旁邊，被那不知誰何的人親過一下，覺着一陣一陣起了又冷又麻的感覺，好像似滴了一點薄荷水在上面的一般，他愈用手去擦那塊地方，這又冷又麻的感覺愈更明白；由頭到腳他全身都發生了新奇的感覺，愈愈利害起來……他很想站起來跳舞，發出大聲來說話，跑進花園裏去狂笑……他已經完全忘記了他自己是一

個圓背，一點好處也沒有，長着一片野貓般的鬍子，一副面孔一點特長也沒有（這是有些婦女批評他的面孔的話，他無意中聽得的。）鳳拉白克的妻由他身邊走過的時候，他一點也不客氣，大大方方的向她微微笑了一下，她不覺立住腳，臉上現出一種發問的樣子出來。

『我真喜歡你們家裏的園亭呢！』他一面說着，一面將眼鏡放在正當的位置。

中將的妻一面笑着，一面告訴他，這個房子是她父親的產業；接着又問起他的兩親還活着沒有？在這軍隊裏有了好久？怎樣長得這般瘦？又問了好些旁的話。等他一一回答完後，她才走了開去。自從經過這一番酬答，他面上的笑容，尤其覺得比平常和氣多了。他以為他周圍的人，都是些異常華美的。

到喫夜飯的時候，無論拿什麼東西來，他就喫什麼，喝什麼，旁人說的話，一句也聽不見，只是想細細領會他剛纔遇着的那件事情……這件事又神祕又像小說一般，但是也並不難解釋。一定是那個女子或是嫁過人的年輕婦人，和人約在這間暗屋裏面密會；等了許久還不見來，神經不覺興奮起來，所以把廖波威其錯認作她的情人，因為他在那暗屋裏面摸不着路，站着躊躇不決的樣子，好像似在那裏等人的一般……這是廖波威其自己下的解釋。

他一面細細的觀看屋內婦女們的面貌，一面心裏想道：『那麼，這個女子，究竟是誰呢？一定是年輕的了，因為帶了年紀的婦女，不會和人密會的。由她那蟋蟀蟀的衣聲，她的香水的氣味和她叫喚的聲音判斷起來，一定是一個少婦，決不是未嫁的女子……』

他的眼光在那紫衣的女子身上停止住了，他覺得這個女子很有動人的地方；一雙很優美的手，一副很聰明的面孔，和着能使人快樂的聲音。廖波威其一面看着她，一面很希望那個不知誰何的女子就是她，不是別人……但是她那笑法，很有點不自然，有時在她那長鼻上面，笑出些皺紋出來，看去好像帶了點年紀似的。他於是又將他的眼光轉到那個穿黑衣服的美貌女子身上去。這個女子更要年輕



些，更要質樸些，更要天真爛漫些，額，顏也很動人，端酒盃的態度也很有體節。廖波威其又希望那個不知誰何的人就是她。但是他立刻又一轉念，覺得她的臉長得太平了，於是又把眼光移到她隔壁的一個女子身上去。

他一路看一路想道：「這樣一個一個的去猜，真不容易，若果能彀將紫衣女子的手臂，加上黑衣女子的額顏，和坐在盧拜可左邊那個女子的眼睛，那就……」

他將這些地方，在心裏面一一的結合起來，造成了一個幻像，希望這個幻像，就是和他接吻的人，但是在桌上實在尋不出來。

晚飯喫完，軍官們個個都心滿意足的向主人道謝告辭。鳳拉白克和他的妻又再向他們道歉，說是不能留他們在這裏過夜。

「今天遇着諸位，真是快活極了。」鳳拉白克說着這句話，他那態度是很誠懇的（大約一般送客時候的客套話，總要比迎接客人的時候來得誠懇些高興些。）我很希望你們回來路過這裏的時候，再到我們家裏來不必行立正的禮了！你們向什麼地方去呀？你們想從上面那條路去麼？還是穿過花園由下面的這條路去近些。

軍官們都走進花園裏去了。才從光明和熱鬧的地方出來，覺得園裏格外的黑暗冷靜。他們全體一聲也不響向着大門走去，人人都有點醉意，都覺得很快活，但是經這園裏的黑暗和冷靜一激，不免都略爲思索起來。或者各人所想的，都和廖波威其是一樣也說不定。不知將來能否有一天，他們也和鳳拉白克一樣，有這樣一所大房子，又有家族，又有花園——也可以招待客人，雖然也沒有十分誠意，然也總可以使得他們的客人醉飽而去。

大家走出了大門之後，立刻議論起來，並且聽見些不相干的事，也都發出大聲笑將起來。他們順着

小路，向着河邊走去，到了河邊就順着岸走，遇着岸邊的小樹林，池塘，和水邊的楊柳，他們就邊將過去。河這邊的岸，和岸邊的路，已經很不容易看見，至於河那邊的岸，直是被那黑暗的夜色遮蔽得蹤跡全無了。黑暗的水面上，東一點西一點反射出來的星光，被那水映着，在那水面上或上或下的顫動——只有這一點東西，方能斷定河裏的水流得異常迅速。一點響聲也沒有。對岸野鷺鷥的淒涼的鳴聲，和河這邊樹叢裏面夜鶯的轉聲互相喚應。好像他們走近來，也不去理會他們的一般。他們跑到樹叢邊去，打動樹枝，那夜鶯還在這裏唱。

他們都一齊贊歎起來道：「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我們就在他的旁邊，他一點也不理會！真是一個怪物！」

那條路的盡頭是一個山坡，遶過教堂的圍牆，就到了大路。軍官們走上山坡來，很覺疲勞，就在這裏坐下來，把紙煙點着慢慢的歇息。河對岸忽然看見了一點朦朧的火光，他們正愁沒有事做，就拿這火花作成問題研究起來。有人說是那裏紮的軍隊裏面放出來的。有人又說是由人家窗戶裏面放出來，說七說八議論了許久。廖波威也瞧着這火光，但是他心裏覺得火花也在看他，並且還向着他擠眉擠眼的好像似知道他那接吻的事件一般。

回了住紮的屋裏，廖波威其急急的脫下衣服上牀去睡。盧拜可和墨次廖可夫中尉（是一個很和氣，不多開口的人，在這裏面，要算很受過高等教育的軍官，時常都帶着一本小說走，只要一有空閑，就去讀他）也是住在這間房裏。盧拜可把衣服脫了，在房裏走來走去的不歇，好像一個未曾滿足的人的樣子，又叫人去買皮酒。墨次廖可夫上了牀，放一支洋燭在枕頭旁邊，專心專意的去讀他的小說。

廖波威其把眼望着那煤煙薰黑的樓頂，心裏想道：「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他的頸項還彷彿是抹着油的一樣，他的嘴邊還覺得又冷又麻，好像似滴了一滴薄荷水一般。那個

紫衣女子的肩膀，那個黑色女子的額顏，和那纖腰、衣服、胸前懸着的首飾，都一件一件的浮上心來。他很想把定心神，專去想這些幻影，但是都好像是在跳舞一般，一下又散了，一下又出來。隨便像什麼人閉着眼睛的時候，總覺得眼前是一塊廣大無邊的黑暗的背景。廖波威其心裏想像的幻影從這暗黑的背景消滅去了的時候，他耳邊忽然覺得聽見一陣腳步聲，衣服的聲音，和接吻的聲音——就覺得起了一種異常激烈的快感。他正在快樂的時候，就聽見剛才叫去買皮酒的人回來，報說沒有買處。盧拜可暴怒起來，又在屋裏走來走去。

『好東西，你看他不是是一個笨貨？』他先向着廖波威其說了，又走到墨次廖可夫的面前去說。『一個人連皮酒都買不到手，還成人麼？真是一個渾蛋！你說是不是？』

墨次廖可夫的眼睛並不離開他的書，只是口裏答道：『當然這裏買不出皮酒來的。』

盧拜可恨恨的說道：『哦，你以為買不出來麼？只要你有本事把我放在月球上面，我也立刻可以找得着皮酒和女人出來！我立刻就去尋點來給你看。若果尋不出來，我就算一個騙子！』

他費了許久的工夫，把衣服穿好，靴子也登上了，一聲不做把紙煙吸完，然後才走出去。

走到外間房子裏，口裏說道：『拉白克，谷拉白克，混賬東西通睡着了。我到不怕一個人出去呢。廖波威其，你出外去散步不散步。』

沒有人答應他，他只得又走回來，慢慢的把衣服脫下，上牀去睡。墨次廖可夫嘆息了一聲，將書放下，把燭吹熄。

『唉！』盧拜可嘆息着，在暗中燃了一支紙煙。

廖波威其把鋪蓋扯來將頭蒙住，把身子彎攏來，預備想將沖散了的幻影再集合起來。但是再也沒有成功。沒有一會兒工夫，就睡着了。他只記得最後的思想，覺得好像有人用手摸着他的臉，覺得異常的快活。

——這是有生以來最可怪又可笑，但是最快樂的事。這個思想就入了夢也還沒有離開他去。

到他醒來的時候，他頸上的油脂的感覺和嘴唇上面的薄荷的涼味，通消去了，但是那快活的况味，還是和昨晚一樣。他的眼光注在窗上，被朝日照得金光燦爛的框子，他的耳靜靜的聽着街上行人的腳步聲息。有人就靠着窗邊在外面大聲說話。說話的人是廖波威，這隊中的隊長，名叫勒伯德斯奇，他此刻才趕着本隊和他的兵曹在那裏說話，聲音異常粗大，好像隨便什麼時候，都會狂叫的一般。

他叫着道：『還有些什麼事？』

『他們昨天替馬釘馬蹄，將一個鐵釘穿進了一匹馬的蹄子裏面去了。後來他們拿些泥土和醋給他敷在上面，把他牽過一邊去了。阿鐵耶夫昨天喝醉了，中尉把他綁在一架空砲車的前面。』

兵曹接着又報告加破夫把喇叭的新帶子和掛帳篷的圈子忘卻了，昨晚軍官們跑到鳳拉白克家裏玩了一夜。說話當中，勒伯德斯奇的那副紅鬚鬚的面孔，由窗上露了出來。他那副近視眼，集中在屋中那些睡眠迷離的軍官們的面上，向着他們問過後，接着又問道：『沒有什麼岔事麼？』

盧拜可一頭打呵欠，一頭答道：『有一匹馬，因為換了一個新頸環，將他的頸擦傷了。』  
隊長嘆息了一聲，又思量了一會，然後才大聲說道：

『我要去探望亞歷山大耶夫、古拉阜夫那。一定要去的。回頭再見罷。今晚一定可以趕上你們。』  
再過十五分鐘，旅團全體出發了。經過那些穀倉的時候，廖波威其向那右邊望去。只見那些窗戶的百葉窗，全都關閉着。那裏面的人還未醒過來，是無疑的了。那個和他接吻的女子，也當然還在睡着。他默忖她睡着的情形，很廣闊的寢室的窗戶，由窗戶上可以看見外面樹木的綠葉，早晨的新鮮空氣，白楊丁香薔薇的香味，一架牀，一張椅子，椅子上面放着昨晚發那嚶嚶聲的衣服，一雙拖鞋，一個錶放在桌上——這些東西都可以明明白白的想像出來，但是她的相貌，她那很動人的睡裏的笑容，是最要緊

的東西，卻彷彿如同水銀由指縫中漏出的一般，再也不想像不出來。走了半英里路之後，回轉頭來，看見那黃色的教堂，人家，河流，都被那日光照得很明亮的；河的兩岸的綠色，水中映着天空的青色，再加上東一點西一點被那日光映出來的銀色，煞是好看。廖波威其再將墨斯特奇基的再後的景色望了一下，覺得好像是和他很親愛的人分別一般。

面前橫着的大路上，除了每日見慣極其無聊的景色而外，別無他物。路的兩旁通是些麥田，裏面有些白嘴的烏鴉，東飛西跳的。向前望去，是一片塵土和些人的後面，向後望去，也是一樣的塵土和人的額頭。在頂前面走着的是四個帶着指揮刀的先鋒。接着後面是歌隊，歌隊的後面是些騎着馬的喇叭手。先鋒和歌隊好像出葬隊裏的火把手一般，動輒忘記了和後面走着的人保持一定的距離，只知道盡力的向前走去，時時都脫了節。廖波威其跟着第五隊的第一架大砲走，所以在他前面走着的那四隊，他都可以完全看得見。要是沒有軍事上的知識，這樣長的隊伍看上去，彷彿又複雜又不可解，不知道一架大砲的旁邊，何以有那許多的人圍着？又何以用那許多的馬牽成那樣怪的一個網子？好像真是很可怕很輕的一般，但是在廖波威其看去，通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一點也不稀奇，他知道何以每隊的前頭，有一個騎馬的強壯砲手。何以名叫砲手。砲手的後面可以看得見第一隊，接着就是第二隊。他又知道，他們騎的馬在左邊走的叫一種名字，在右邊走的又叫一種名字。——真是無聊極了。騎馬的後面接着兩匹用車轆繫着的馬。其中有一匹的上面，坐着一個兵，背上還有昨日積下來的灰塵，腳上有一片又笨又怪的木片。廖波威其很知道這塊木片的作用一點也不覺得可怪。騎在馬上的人，像機械一般把鞭子揚起來，時時高聲的叫喚着。那尊大砲更是難看。前面橫着許多麥殼，用一塊帆布蓋着，砲身的全體，懸着許多袋子和兵士們的背囊，好像是一個無害於人的動物，周圍不知爲什麼緣故好像被許多的人馬回繞着的一般。他的下方跟着六個跑兵，一面搖着手，一面進行。大砲的後面，又有些砲手騎兵，用車轆繫着的馬，這些

東西的後面又來一架大砲，也同先前的一樣，很難看，很平常的。第二個的後邊，跟着第三個第四個的來；第四個的近傍，仍然有一個土官，和其餘的一切東西。這個旅團一共有六個大隊，一個隊裏面有四座大砲，全體走起來，扯長有半英里遠，最後面走着一個怪物，是拉行李車的驢，名叫馬加，是一個土耳其的隊長帶來的，將那長有兩隻長耳的頭垂着慢慢兒走，好像是在那裏思索似的。

廖波威其前前後後看着這些人的後面和額頭，覺得一點趣味也沒有。要是在平常的時候，他早已打起瞌睡來了。但是今天卻不然，因為他的腦子裏面已經被那又新奇又快活的感想充滿了。當全隊出發的時候，他也曾想到這種接吻，只可作一件很祕密的趣事看，實際上不過是很小的事罷了，要去認真起來，那就傻了。但是到了現在，他卻向他自己的邏輯宣告獨立，一心不亂的去夢想起來……一時想着他自己是在鳳拉白克的客廳裏，站在一個女子的旁邊，那個女子的樣子，和那紫衣的女子，以及黑衣的女子都很相像。一時他閉着眼睛，好像又是在另外一個不知誰何的女子旁邊，她的容貌極其模糊，簡直看不清楚。在這夢境裏，他不是和她娓娓的清談，就是用手撫摩她，靠在她的身上，又想着有了戰爭，和她分離，離開了又和她再遇見，同着他的妻他的兒女在一處吃飯……

『慢步走！』每次下坡的時候，隊長都發這樣的口令。

他也跟着喊這『慢步走！』的口令，但是很怕因此把他的幻想冲破，不得不又到現實的環境裏來。他們經過幾家大地主的房屋，他從他們的牆上望進去，看見他們裏面的庭園，大概都有很長的兩排樹木，下面鋪着黃色砂石，周圍種着還未長成的樺樹……一個人每逢才由夢境出來的時候，總希望看見些什麼可以悅目慰心的事，他現在也是這樣，很熱心希望着，能夠看見那些砂地上面有些女子的足在那裏走，並且還希望無意之中，清清楚楚的看昨夜和他接吻的那個女子一眼。這個思想在他的腦子裏來回盤旋着，再也不會忘記。

走到正午的時候，後面將近那行李車的地方，忽然吶喊起來：

『隨便些！向左看！』

旅團長坐在一架馬車裏，前面用兩匹白馬牽着，走到第二隊的近旁，口裏面叫出些旁人不能了解的聲音。有幾個軍官和廖波威其騎着馬跑到他的面前去。

旅長一面將他的那雙紅眼睛一開一閉的擠了兩下，一面問道：『有什麼人害病沒有？』

得了回答之後，這位瘦旅長稍微思量了一下，就向着一個軍官說道：

『你們隊裏的第三座大砲的騎兵裏面，有人將護腳的套子取了下來，懸在大砲的前面，真混賬極了。非嚴加譴責不可。』

他舉起頭來望着廖波威其說道：

『我看你們那前面的帶子未免太長了。』

又說好些絮絮叨叨的話，旅長才望着盧拜可很很的恨了一下，說道：

『你今天好像不高興的樣子，你是不是愛上了盧蒲霍夫夫人了？嗟，諸君，他是愛上了盧蒲霍夫夫人呢。』

問題中的這位夫人，是一個很高又肥大的婦人，早已過了四十歲了。這位旅長和別人不同，對於強壯的婦人，特別的喜歡，並不去管她的年紀，以為他的軍官們，也和他有同樣的嗜好。軍官們聽着他這樣說，大家都笑了一下，表示他們的敬意。旅長覺得自己說了又有趣又帶譏諷的話，歡喜得了不得，哈哈的一笑，用手拍了馬夫一下，然後向着軍官們行了一個禮，馬車就揚揚而去了。

廖波威其眼睛望着旅長車子後面起的灰塵，心裏想道：『我現在所夢想的好像不能實現的一般，其實也只不過很平常的事罷了。隨便什麼人都從這裏面經驗過來的……就是這位旅長，他也曾經戀』

夢過，現在不特結了婚，並還有了兒女。瓦特爾隊長何嘗不也是結了婚的麼？雖然他的頸項紅得難看，腰又很短，但是他的妻還是一樣的愛他……薩爾曼諾夫又俗又悍，然而也有一段豔史，結果還是結了婚……我和旁人還不是一樣，早晚雖說不定，終久應該和旁人有同樣的經驗，才合道理呢。」

想到他和平常人是一樣，他的生涯也應該和平常人的生涯一樣，就不覺歡暢起來，精神也添了幾分。他隨便他自己的高興，任意想像他那不知誰何的情人，和他自己的幸福，對於他自己的想像，一點也不加以拘束。

夜間軍隊到了駐紮的地方，軍官們各歸自己的帳篷裏，廖波威其，墨次廖可夫，盧拜可，圍着一個箱子坐着吃夜飯。墨次廖可夫吃得一點也不忙碌，一面細細的咀嚼着，一面讀他那一本放在膝上的小說；盧拜可口裏東扯西拉的說個不住口，一面不住手的拿着皮酒瓶子向杯子裏面傾，廖波威其的腦筋被這一天的夢想弄得絲毫的餘地也沒有，一句話也不說，只得悶着喫啞酒，連喫三杯，就覺稍微有點醉意，忽然發生一種不能抑壓的欲望，要想將他的所感，告訴他的同伴。

『在風拉白克家裏，我遇着一件很奇怪的事。』他故意裝成毫不介意的樣子，說話的聲音也故意帶些滑稽的口調，接着又說道：『我曾經跑去，看他們打彈子，你們是知道的。』

接着慢慢的將他接吻的事，詳細細說出來，說完之後，帳篷裏面的人，大家都不做聲，也覺得真不可思議，何以僅僅只消這一刻兒的工夫，就說完了。他還以為非說到明天早晨，決說不完呢。盧拜可從來一句真話也不說的，聽見他這一件事，當然不肯相信，並且發出幾聲笑聲來。墨次廖可夫將眉毛縐成一片，眼睛仍然注定了膝上放的小說，口裏說道：

『這是一件怪事，真奇怪極了……名字也不叫一聲，就把一個男子抱住……恐怕是神經上有點異狀罷。』



廖波威其也贊成道：「是的，一定是神經病。」

盧拜可裝出一副驚疑的樣子，說道：「我也有一次，遇見這樣的事。就是我去年到柳弗諾去的時候。……我買了一張二等的車票，跑上車去一看，車上擠得滿滿的，那裏還能睡覺。我當時拿了半個盧布給車上的茶房，他就把我的行李提着，領着我走進別一間房裏去……我睡下去後，把氈子扯來蓋在身上。……天氣已經很黑暗了。停一會兒工夫，覺得有人在我的肩上敲了一下，接着就覺得我的臉上有有人在那裏出氣。我把手膀掀了一下，摸着了一個人的手拐……把眼睛靜開來一看，大約是一個女人。眼睛是黑的，嘴唇皮紅得來和金魚一樣，鼻孔一開一閉的——一個胸口高高的聳起和汽車前頭的緩衝機一般。……」

墨次廖可夫聲色不動的插口說道：「請你告訴我，胸口是什麼模樣，我還可以領會，不過在那黑夜裏，你怎樣能看得見她的嘴唇呢？」

盧拜可竭力的替自己辯護，說是墨次廖可夫一點想像的才能也沒有。弄得廖波威其甚麼話也說不出來，只好走去睡了，賭咒不再向人談論自己的秘密。

軍營的生活，又開始了……一天一天的過去，天天都是一個樣子。這些日子，廖波威其的感情，思想舉動都帶着些戀愛的色彩。每天早晨他的衛兵遞水給他洗面，和他將水管打開淋在頭上的時候，他總覺得他的生涯裏面有一種溫暖快活的况味。

到了夜晚，同伴們談到戀愛和婦女的問題，他一定走攏去用心的靜聽；那個時候他的面容和一個兵聽着旁人談論他從前親身經歷過的戰事一樣。要是軍官們隨着那個獵犬——盧拜可——出去喝酒的時候，廖波威其也陪着他們同去，但是總覺得不高興，彷彿是犯罪一般，暗暗的向着那個不知誰何的女子請罪……其餘有空閑的時候，或是沒有瞌睡的晚間，想起了幼年時代的情景，最親近的父母，一

定就會接連想到墨斯特奇基那匹怪馬，鳳拉白克，他那和歐哲尼差不多的夫人，那間暗黑的屋門縫透過來的燈光……

八月三十一的那一天，他同着軍隊又折轉回去，這一次卻不是全體，只有二團人同行。途中他總是恍恍惚惚的，好像是要回家鄉的一般。他很想再看見那匹怪馬，那個教堂，那些沒有誠意的鳳拉白克的家族，和那間黑暗的屋子，那時常欺騙着了迷的人的聲音，向他說道，這回去一定可以遇着她……他心裏煩擾不堪，不知道怎樣解決這些問題？怎樣才會遇着她？他應該向她說些什麼？她到底忘記了和他接吻，沒有縱令再壞也只不過遇不着她罷了。就遇不着，他也可以走進那間黑暗的屋裏去，追想從前的遭遇，也就不虛此行了……

到了黃昏時候，地平線上已經看見那很熟識的教堂和那些白色的穀倉了。廖波威其的心不覺鼓動起來……在他旁邊走着的軍官，向他說了些什麼，他一點也不會聽見，把一切的東西全都忘卻了。專心不亂的，看着前頭的河流，房頂，鴿籠，鴿籠的周圍有許多的鴿子在落日的光中不停的飛着。

他們到了教堂，靜候營裏的布置的時候，他時時刻刻都在等候教堂後面有個人騎着馬跑出來，請他們去喝茶，但是……布置的命令都下完了，軍官們忙着到鄉村裏去，那騎馬的人還不見來。

「不久鳳拉白克總會聽見農夫告訴我們來了，那時候他一定會來請我們的。」廖波威其一頭走進小房子裏，一頭這樣想，不懂得他的同伴何以點起一枝蠟燭，何以衛兵們忙着安放燒熱水的壺……他心裏覺着起了一陣很痛苦的不安。睡了一會又坐起來向窗外望出去，探望那個傳令的人究竟來了不會。那知道仍然一點影響也沒有。

他睡下去半點鐘又坐起來，心裏的不安再也抑制不住，只好走出街去，信着腳步向教堂走來。教堂近傍一個人也沒有，天色也是暗黑的……將要下坡的地方，有三個哨兵，站成一排，看見廖波威其走來，

他們都向着他行禮。他還了禮後，就順着那條極熱的道路走下坡去。

河的那一邊的天上，滿佈着淡紅色的雲彩；月亮升起來了；兩個高聲談着話的農婦，正在園裏拔取白菜；園後有幾間暗黑的小房……河這一邊的各種東西，和五月間的情景完全一樣：道路、樹林、河邊垂着的柳，一點也沒有變。只不過少了那不怕人的夜鶯，和白楊青草的香色罷了。

廖波威其走到園門，停下腳步望進去。園裏面又黑又沉靜……除卻最近的幾株樺樹的枝葉，和路傍少許的拱木而外，什麼也不見，其餘一切的東西，都成了一片模糊、模糊的暗黑色。他墊着腳尖去看側着耳去聽，等了一刻多鐘，還是一點聲音也聽不出一點燈光也看不見，無可奈何，方才拖起腳來折身回去……

走到河邊，看見中將的浴房和掛在小橋欄杆上的浴衣，露出一片白色……走上橋去，稍微躊躇了一下，不知不覺的用手摸了那浴衣一下。覺得那些衣服又粗又冷。埋下頭去看那水裏……水流得很急，經過浴房的柱腳，衝出一陣一陣的響聲。將近左邊的岸，反射出紅色的月亮，被那小小的波紋衝成無數的碎片，好像似要把他衝開的一般……

廖波威其一面看着流水，一面心裏想道：『真蠢極了！何以一切的東西，都這樣的蠢笨呢！』自從他拋棄了妄想，那接吻的事件，他那急不能待的感情，模糊模糊的希望，以及現在的絕望，種種事情都透徹了然了。至於中將差的人沒有來，和他沒有見着那個不知誰何的女子，一點也不足奇怪，反轉要是遇着了她，到才真是奇怪呢……

河裏的水滔滔的流着，不知流向何處，也不知爲什麼緣故，和五月間的時候一樣。五月裏的河水流入長江裏，再由長江流入大海；由大海變成水蒸氣，昇入空中，又變成雲化爲雨，降了下來，或者現在他面前流着的，就是同一的水也說不定……到底是爲的什麼？因爲什麼緣故呢？

世界的全體，人類的一生，在廖波威其的眼裏，不過是一種不可名狀毫無目的的笑話罷了……由水面擡起頭來，望着天空，想起他的命運偶然被一個不知誰何的婦人纏繞着，想起夏天的夢想，覺得自己的生涯極其乾燥，極其無聊，一點色彩也沒有……

他回到他的房裏，一個同伴也沒有見着。護兵告訴他，說是「鳳拉白克將軍差了一個人，騎着馬來，請他們全體去喝茶去了……」

一瞬間的工夫，廖波威其的胸裏，起了一種快樂的感覺，但是立刻他就將這感想消滅了，上牀納頭便睡，好像和他自己的命運鬪氣，故意反對的一般，不肯到那中將家裏去。

## 消極抵抗

高爾基著  
愈之譯

一個心地和善的人打量着應該怎麼才好，臨了他決定道：

「我今後不用強力去抵抗罪惡了。我要用忍耐來克制他。」

這人可不是志行薄弱的。他決定了以後便安心忍耐着。

伊格蒙 (Igenon) 下面的人聽到了這事便去報告伊格蒙道：

「在治下的百姓當中，有一個人忽地變了怪模樣。他不活動，也不說什麼；顯然他是想欺瞞上官，想裝作沒有他一個人的樣子。」

伊格蒙生氣道：

「怎麼誰敢這樣？快把他帶過來。」

那百姓帶了過來，伊格蒙便下命道：「把他搜一下。」他們在他身上搜檢了一會，凡是值錢的東西，

像錶，結婚的金戒指之類，都抄了去。他們把他口中鑲着的牙齒也拔了去，因為那也是金質的。他們又把他的新帶子解下，把他鈕扣割去，隨後報告道：

「都搜過了，伊格蒙。」

「搜到了什麼沒有？」

「沒有什麼；只不過幾件與他不相干的東西，我們已給他除下了。」

「在他頭上呢？」

「頭上大概沒有什麼了。」

「那麼快叫他進來。」

那百姓走到伊格蒙跟前；從他提着中衣的那副神氣，伊格蒙一見便知道他對於生活的一切磨難，都已有準備了。但伊格蒙想嚇他一下，嚇得他靈魂都飛去，便大聲猛吼道：

「吓，百姓，你來嗎！」

那百姓卻很鎮靜的進來，回答道：

「是，我把整個的「我」都帶到此地了。」

「你現在所幹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伊格蒙，我沒有幹什麼。我不過想用忍耐來戰勝一切罷了。」

伊格蒙聳起身子，怒吼道：

「阿，還敢說「戰勝」嗎？」

「是，不過想克制罪惡罷了。」

「休得胡說！」

「我不是說你。」

伊格蒙不相信，又說道：

「要不是我，你說的是那個呢？」

「是我自己。」

伊格蒙喫了一驚。

「且慢。你說罪惡到底是什麼意思？」

「罪惡就是抵抗。」

「你敢說謊！」

「天知道我不說謊的。」

伊格蒙出了渾身的汗。

他看着那人心裏細想：他到底爲着什麼呀；想了一陣又問道：

「你要些什麼呢？」

「我不要什麼。」

「真的不要什麼嗎？」

「不要。只請你准我去教導人民都忍耐着學我的樣就是了。」

伊格蒙咬着鬍子重又細細的想。他的靈魂常在幻想裏尋開心。他喜歡在土耳其浴中噴噴蒸氣，發出肉慾的快樂之聲。總而言之，他是最喜歡尋生活的快樂的。只有一件事他不能容受，便是無禮和反抗。要是見了無禮或反抗的人，他便顯出一種手段來，使什麼東西都軟化，使抵抗者的骨肉都變成肉醬。但是當他並不忙着享樂，忙着殘殺百姓時，他便喜歡幻想，幻想全球的和平，幻想靈魂的超渡。

他慌慌張張的向那百姓瞧着說道：

『還沒多時，你的思想是和現在相反的，現在爲什麼變到這樣呢？』

說到這裏，他的心腸軟下來，嘆了口氣說道：『這是什麼來由？』

那國民答道：『這是進化。』

『對的，兄弟呀，我們的生活都是這樣的。起先是這樣，末後又變到那樣。我們從這邊換到那邊，不知道那一邊好，我們簡直無從挑選。』

於是伊格蒙又嘆了口氣，因爲他知道人總是愛祖國的。那時各種危險思想都在他頭腦中經過，他想：

『看見一個百姓柔順而且平和，委實是快意的。但要是個個人都停止抵抗了，那不是把我們每日的開支都削減了嗎？不是把我們的旅費也節省了嗎？我們也許失了賞金……不，他不見得全不抵抗罷。這混蛋也許是裝作假惺惺，要把他試驗一下才好。用什麼法子對付他呢？叫他做一個誘人犯罪的間諜呢？他那副神氣又不像，他的個性的缺乏，便戴了面具也看得出的。此外他的口才顯然不見得好。叫他當一名劊子手呢？他可沒有多大的氣力。』

臨了他想着了，便和手下的人說：

『把這快樂的人派到第三區消防隊裏，叫他去掃馬廐。』

照這樣辦了；那百姓很勤奮的掃馬廐，連一句話兒都不說。伊格蒙看着，見他那種忍耐的樣子，便有點感動了；他對於那人便漸漸的信任起來。

『但要是個個人都是這樣那便怎樣呢？』

經過短期試驗之後，他把他叫到衙門裏，請他抄寫一份摺報收支費項的公文。那百姓遵命抄着，而

且並沒做聲。

伊格蒙感激得甚至迸出眼淚來了。

「不，他雖然文雅些，卻不是沒有用的。」

他把那百姓叫了來說道：

「我相信你了！你去，去傳導你的真理罷，不過要把你的眼睛張開些。」

那百姓走到市上，又走到商場上，經過大鎮，又經過小鎮，不論那裏總是說：

「你們做什麼？」

衆人見了他那種非常柔和的神氣，和他的人格，不由的都信任他。他們把所犯的種種罪惡都向他表白出來，甚至於最隱祕的思想都宣洩無遺。其中有一個想要偷竊，又想避免刑罰，有一個想詐欺人家，又有一個卻只想誣蔑別人，他們都和純粹的俄國人一般，只想避去生活的責任，現成的享受好處，卻又想把一切的義務全忘卻了。

他和他們說：

「呵，請你們不要這樣罷，因為有人說：『生存不過是受苦，但是苦痛是從欲望來的，所以要消滅苦痛，須把欲望消滅了纔好。』讓我們停止欲望罷。沒有欲望，一切罪惡便自然而然的消滅了，這是千真萬確的。」

衆人自然歡喜。這話好像合理，而且是極簡單的。於是他們遇到應該反抗的地方，都屈伏了。他們都覺得解放了。

後來經過了多少時候，卻不會知道，只知道到了末後伊格蒙覺得四周都變成平和，他有點怕起來。可是他仍舊裝作勇敢的模樣。



「這班混蛋都是假裝的。」

但這時候，那些蟲兒卻始終不絕的完成他們的自然義務，繁殖得非常衆多，他們的活動也漸漸的放肆起來。

「何等寂寞呵！」伊格蒙心裏想，一邊把身子搖了搖，又把軀身搔了一遍。他把一個順從的百姓叫來。

「過來，快把我身上那些討厭的東西除去。」

他回答道：

「我做不到。」

「爲什麼呢？」

「我做不到，因爲這些東西就算討你的厭，但他們究竟也是一種生物，而且——」

「我要在一分鐘內把你變成死屍。」

「隨你的便罷。」

一切事情都是這樣。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他：

「隨你的便罷。」

可是他要想請他們幹些事情，登時覺得非常煩難了。伊格蒙的宮室一塊一塊的倒壞了；這是鼠兒咬壞的，鼠兒把案卷都吃了去，因此中毒而死。伊格蒙自己也頹唐得不堪了。他睡在榻上，照舊夢想他過去的情景。過去的生活何等快活呵！那些居民想盡方法，要想反抗命令。有幾個非判決死刑不可，死刑執行之後，便好擺着餅和酒，大張筵宴了。或者一個百姓到別處去做新事業；那是非得去禁止他不可的，這麼一來，便好支一注旅費了。有的時候他向上峯報告，他所管區域內的居民已給他殺盡了，他總可以得

到特別賞金，而且還可以記一次大功。

伊格蒙夢想着過去，但是他的鄰人——別部落的伊格蒙——卻照着老法子，依舊的生活着。居民依舊竭力的反抗伊格蒙。到處都是亂轟轟的。那些伊格蒙呢，奔到這邊，奔到那邊，沒有一定的目的。他們以此爲有利可圖，所以都覺得很有興頭。

於是伊格蒙忽地想着了：

『天啊！我上了那百姓的當了！』

他跳起來，在所管區域內，跑來跑去，見了人便推着搖着，嚷道：

『起來！醒過來！快起來罷！』

可是全不中用。他抓住了他們的衣領，衣領是朽爛了的，一抓便破了。

伊格蒙氣憤勃勃的大嚷道：『惡鬼，你們做什麼？爲什麼不看看鄰國？單看中國罷。』

那些居民卻都毫無聲息的匍匐地上。

伊格蒙恨着嚷道：『啊，上帝怎麼得了啊？』

於是，他祇好仍用欺騙的手段，他彎下身子，附着一個居民的耳朵說：

『啊，百姓，祖國快要滅亡了。這是真的，我可以宣誓。祖國總究竟是神聖的，現在可是很危險了。快起來，趕快抵抗才好。他們已經說過了，一切都可以自由活動。百姓啊！』

但是那垂死的百姓只呻吟道：

『我的祖國在上帝手中。』

還有其餘的呢，卻毫無聲息，簡直同死屍一般。

伊格蒙很懊喪的嚷道：『可惡的聽天由命者啊！快快起來。一切的抵抗都許可。』

說道：

其中有一個，從前是一個好漢，以打落人家牙齒出名的，把身子略擡了一擡，向四周看了一看，於是

「我們還要抵抗什麼呢？已經沒有好給我們抵抗的東西了。」

「但是那討厭的蟲兒不是該抵抗的麼？」

「我們慣常了，也沒有什麼了。」

伊格蒙說得辭窮了。他憤恨得什麼似的起來大吼道：

「朋友，什麼事情我都應許你們，快救救你們自己；你們喜歡怎樣，就可怎樣做罷；什麼事情都許可，那怕是自己吃自己。」

仍然是平靜和寂寞。伊格蒙眼見得一切都已完結了。

他號啕大哭起來，熱淚從頰上淌下；他把頭髮撕下，向他們大呼：

「百姓們呀，親愛的朋友呀，怎麼得了呀？難道我自己反抗不成？你們想想看：從歷史看來，不得不反抗；替國家設想，更不得不反抗。你們看，我一個人反抗是不行的。我連警察都沒有，那些警察已給蟲兒吃了。」

百姓們祇閃閃眼；好像便是把他們都用火柱刺着，他們也決不道一個字的。

因此他們都在寂寞中死去；伊格蒙十分絕望，到最後纔死去。

照此看來，可見得便是忍耐，我們也要有一個分寸纔好呀。

唔  
唔

屠格涅夫著  
愈之仲持譯

在莫斯科一條偏僻街上，有一所歪斜的灰色房子，露着白色柱子和洋臺，這裏邊住過一位寡婦太太，用着許多的底下人。太太的兒子在聖彼得堡政府裏幹差使，女兒也都已出嫁了，伊出門日子很少，只獨自兒住在那邊，度那淒涼寂寞的餘年。伊生活上的白晝——陰黑沉悶的白晝——早已過去了，但到了黃昏，更加暗黑，簡直比夜裏還暗黑得多呢。

在伊的底下人當中，頂出色的人物，要算是管門人仇老森。他生得很魁偉，身材比尋常人足足高過十二英寸；而且生就是鬍子，又是啞巴。他本來住在鄉下，是老太太——他的主人——帶他到城裏的。他在鄉下獨自住着一所小草舍，和他兄弟分離，種田度日。在這位太太的佃戶當中，他付租錢，算最有信實了。他生成一副異常的筋骨，一個人能做四個人的工作。他的兩臂做起工來，如飛的一般。他在田裏做工，真來得好，看他把蠻大的臂膀，擡在犁上，像是自己能把田土耕開，用不着可憐的馬來幫忙了；當收穫的日子，他用着勇不可當的氣力，舞動割稻的鐮子，像能把小赤楊樹都連根批下似的；或者拿着一支打稻的棒，有二碼多長，如飛的舞弄；他肩胛上面長方形的堅硬的筋肉，一起一落，和一根槓杆一樣。他悶聲不響的做工，更顯出一個莊嚴的神氣。他本是一個出色的農夫，要不是他有生成的殘疾，不論那個女子，都願意嫁他的……但現在他們把仇老森帶到莫斯科去，替他買了一雙靴子，縫了一件四邊嵌鑲的夏衣，和一件羊皮的冬衣；更給他一把掃帚，一把鐵鏟，派他當一名管門人。

他起初很不喜歡他的新生活。他從小住在鄉下種田慣的，因為有了殘疾，差不多同人類社會隔絕；他從小至大，又啞又健，和一株樹生長在肥沃的泥地裏一樣。現在把他送到城裏，他不知道要有什麼了，又是苦惱，又是慌張，活像在草地裏嚼草慣的一頭少壯的牡牛，忽地被人家裝入鐵路車裏，蒸氣和煤烟向胸前噴着，汽笛嗚嗚的吹着，車輪隆隆的震着，自己的身子好像風馳電捲似的過去，那裏去呢？——上帝知道罷！仇老森本來在鄉下種田辛苦慣的，所以對於現在所幹的事情，真是輕而易舉了；每天

不消半個鐘頭，便可把他的職務幹畢；餘多的工夫，只是挺着身子，站在天井裏，張開口望過路的人，像是想把他的無聊的光景告訴他們，或者突然跑到偏僻的所在，把手中的掃帚和鐵鏟，遠遠的擲開，便仰天倒在地上，一動不動的睡了幾個鐘頭，和關在籠裏的猛獸一樣。可是什麼事情，人總會得慣的；仇老森住在城裏，後來也慣常了。他做的事情，是很細微；他的全部職務，就是打掃天井，每日汲兩桶水，到林裏斫柴，給廚房裏和屋子裏用，日間看門不讓閒人進來，夜間守夜。這幾件事，他都很熱心的幹着，這倒必得說明的：天井裏永沒有一片木屑或一點灰塵。遇着陰雨天氣，他駕着車去載水，那匹老馬走不動路，他便自己用肩胛扛着，不但把水車推着，便連那馬也推着走了。他在林裏斫柴，斧頭閃動有光，把木屑向四處飛散。至於看門呢，不用說，更是很能稱職了：有一天晚上，他捉了兩個賊，便把他們頭對頭的撞了幾下，這麼一來，竟可不必送警察去了；自從出了這件事，鄰居的人個個都很尊敬他；有的時候，還有幾個不熟識的人——並不是強盜——想要進去，看見了這樣的一個管門人，便慌張起來，對他搖搖手，叫喊幾聲，——還以為他能聽得的。仇老森和其餘的用人，都不十分知交，——他們是很怕他的，——可是都很託熟；他把他們當作同伴看待。他們裝作手勢和他講話，在傳達主人命令的時候，也是這樣，他都懂得；可是他也懂得他的權利，因此吃飯的時候，沒人敢坐在他的坐位的。仇老森的脾氣，是很嚴厲，很有點道學氣；什麼事情他都喜歡有秩序；那怕是雄雞，也不敢在他跟前打架，要是這樣，他們的禍事到了！他便捉住他們的腿，向空中旋了十個圈子，隨後向四面擲去。天井裏本有一羣鵝，鵝是稱爲最高貴最安分的鳥類，因此仇老森很尊重看顧他們，時常把食物飼他們；就是他自已呢，這一副神氣，也很像一隻雄鵝。他在廚房的上頭，造了一所小閣，裏面的佈置，都由他自己酌定。牀子是用橡樹板做的，用四根粗大的樹木當作牀腳，——真是一張結實的牀子，裝一兩噸貨物上去，也不會得彎曲。牀底下放着一只堅固的木箱，牆角上放着一張一樣堅固的小桌，桌旁是一只三只腳的椅子，這椅子不用說是很結實了。仇老森時常拿來當作頑物。

的。這所小閣，是用鎖鎖着，鎖的形狀，和長麵包相像，不過黑些；仇老森常把鑰匙繫在腰帶上，他不喜歡別人走進他的小閣裏去。

這樣的過去了一年，當一年將終，仇老森身上，生出一樁小小的事情。

這位老太太——仇老森的主人——是事事都照着古法辦的。伊屋子裏養着一大班的底下人，單是洗衣婦、縫衣婦、木匠、裁縫、女裁縫等，此外更用着一名專做馬具的人——這人也會當獸醫——一名給下人看病的醫生，一名專給主人看病的家庭醫生；更有一名鞋匠，他名叫客批頓，葛里摩甫，是一個憂鬱性的醉漢。他把自己當作受傷的動物，生活是全無價值的，他自己說是在彼得堡受過教育，很該住在莫斯科這種荒野的地方；他喝醉了酒，時常拍拍胸膛，說是爲心裏憂鬱，纔用酒來消悶的。因此有一日，他的女主人和總管高列賴——是一個眼睛又小又黃，鼻子像鴨嘴樣的人，從這兩件事，便可看出他是有一點權勢的人——談起他的事，在前一日晚上，客批頓又喝醉了，倒在街路上，他竟變壞到這般地步，所以太太提起這事，心裏很憂慮。

老太太想了一想，忽然說道：「高列賴，要是我們給他娶了親，你想怎樣？他也許安靜些麼？」

高列賴答說：「太太說的可不是麼？他是應得娶親了，這實在是一件極好的事情。」

「是的，可是誰嫁給他呢？」

「噯！這可由太太的便罷，不論怎樣，他總該有這一樁事；他可不能再遊蕩過去了。」

「我想他喜歡泰底娜罷。」

高列賴本想回答，但他終於把嘴唇閉得緊緊的。

太太抓了一把鼻煙聞着，很興頭的說：「好！讓他娶了泰底娜罷，你聽見麼？」

高列賴應了一聲「是」，便走了出來。

高列賴回到他自己的屋子（小小的房間裏面放着幾只用金屬包圍的櫃臺）裏，先把他的妻子遣開，坐在窗下細細的想他的主人的不提防的命令，真弄得他十分爲難了。他終於立起身，命人把客批頓叫來。客批頓來了……但在他們兩個交談之前，我們須得略講一講：究竟客批頓所要娶的泰底娜是個什麼人？老太太的命令，爲什麼弄得總管這麼爲難呢？

泰底娜是上面講過的洗衣婦之一（因爲伊是一個有經驗的洗衣婦所以專叫伊洗上等的麻布）是二十八歲的婦人，瘦小的身材，美麗的頭髮，在頰上有一個黑子。左頰上的黑子，俄國人當作不吉之兆——苦命的表記。泰底娜呢，果然沒什麼好運道。伊從年紀極輕的時候，便受人家虐待，一個人做二個人的工，不知道什麼是感情，穿着很襤褸的衣服，賺很微的工資。親屬呢，伊可說沒有一個，從前有過一個叔父，是一個燒飯司務，住在鄉下，全沒用處，還有幾個叔父，都是農夫——伊的親屬，就是這幾個罷了。有一個時候，伊生得很美麗，但不久美貌就過去了。伊的性情，是很柔弱，也可以說是懦弱。伊把自身看作一錢不值，候着別人呢，伊便慌的要命。伊只想着怎麼能把工作趕早做好，永遠不同人家講一句話。雖則女人不大見着伊，但伊聽到女主人的名字便會發震。仇老森從鄉下來的時候，伊見着這樣的大人物，嚇得幾乎死去，想着一切的方法去迴避他；有時從屋子裏走到洗衣房，不得已遇見他，伊便閉着眼，急急的跑過。仇老森起初並不特別注意，後來伊走過的時候，他總是微笑，後來很驚異似的瞧着伊了，到了最後他兩隻眼不再離開伊的身上了。他這麼注意着，是爲伊的和善的面貌，還是爲伊的怯弱的舉動，誰能說得出呢？因此有一日，伊悄悄的從天井裏走過，手裏很小的拿着一件漿過的伊女主人的短掛……忽然有個人很有力的在肘下捉住伊，伊回轉頭嬌聲啼喊；立在伊後面的正是仇老森。他蠢蠢的微笑，發了些聽不清楚的聲音，又掏出一隻人工做出的的尾上翅膀，上鑲着金箔的雄鷄送給伊。伊待要不受，可是他這東西強塞在伊手中，搖搖頭，走開去了；隨後又回轉頭，噉噉的又說了些像是很親昵似的。從那日

起，他給伊沒有平安了；伊走到那裏，他也就跟到那裏，微笑，噤噤咕咕的說，裝裝手勢；或者在他襯衣內解下一根帶放在伊手裏，或者替伊掃去前面的灰塵。可憐的婦人，伊簡直不知道要怎麼纔好。闔屋子裏立刻都知道管門人的詭事了；嘲笑，戲謔，諷刺，都送到泰底娜這邊來。仇老森那邊呢，是沒人敢取笑，他是不喜歡取笑的；就是在他眼前，衆人也不敢向伊多講話。伊願意不願意不必說，伊總覺得伊已在他的保護之下。一切聾啞的人，都是多疑的，仇老森也是這樣。他們對他或伊笑一笑，他便要起疑。有一日午膳時候，一個管衣飾的婦人——泰底娜的上峯——把泰底娜罵了一頓，罵得伊哭了。仇老森即刻起身，伸出蠻大的手放在管衣飾婦人的頭上，很兇惡的向伊瞧着，伊嚇昏了，把頭一直垂到桌上。這時大家一聲不響，仇老森纔又拿着瓢匙，吃他的菜湯。「看啊！這聾鬼這林裏的妖精！」這邊衆人纔低低的說，管衣飾婦人便立起身走進女僕房間裏去了。更有一次，仇老森瞧見客批頓——就是上面談話中講起的客批頓——和泰底娜低聲講話，講得太親近了些，他便向他做手勢，領他到了馬車棚內，在牆角拿起一根柴棒，向客批頓裝作欲打的樣子。客批頓雖沒被打，也已嚇得够了。從此後沒一個人同泰底娜說一句話。仇老森雖做了這些，可是於他全不相干。那天管衣飾的婦人，垂頭喪氣的走進女僕房間裏，伊把報仇的計劃想得這麼巧，就是那一天，仇老森的粗暴行爲，傳到老太太耳邊了。可是這位古怪的老太太，祇笑了笑，沒有別的，有幾時候，還要侮弄管衣飾的婦人，逼着伊重說他怎麼用着蠻大的手把你的頭變下去；這樣的講過，到第二日，總是賞仇老森一個盧布。伊把他看作強健而又忠實的管家，所以十分賞識他。仇老森雖是怕懼主人，可是也想主人給點恩惠，所以他正預備着請求主人把泰底娜嫁給他。總管應許過給他一件新衣，他想祇要有了新衣，便可去見主人，卻不防在這時候，他的主人忽然立意把泰底娜嫁給客批頓了。

現在讀者好想到高列賴和女主人交談之後他心裏的煩亂了。他坐在窗下想：『我們的太太寵愛



着仇老森是一定的了。」——（高列賴很知道這層情形，他看待仇老森很寬厚也是這緣故）——

「但他總是一個不會說話的蠢物，我可不能在主人跟前說出仇老森引誘泰底娜的情形，況且真的他是個很古怪的丈夫。但從他方面講呢，要是那惡鬼，上帝恕我，一聽到他們要把泰底娜嫁給客批頓了，他一定會把屋子裏什麼東西都摔碎，快救我的魂靈！他是沒道理可講的，因為他是這麼的一個惡鬼，上帝恕我的罪，沒有人能制服他……救我的魂靈罷！」

客批頓進來打斷高列賴的思路。這荒蕩的鞋匠走了進來，兩手放在前面，向著近門的牆壁的突角，很大意的踱進來，右腳跨過左腳的前面，擡頭，彷彿是說：『你要什麼？』

高列賴對着客批頓看，把手指在窗檣上敲着。客批頓只把眼睛微微一斜，但並沒有輕蔑的神氣，不過露着牙齒，把手撫着四面蟲起的頭髮說道：『阿，我進來了，你有什麼事嗎？』

高列賴說道：『你真是一個討厭的東西！』停了一響，又說道：『一個討厭的東西，決沒有錯的了。』

客批頓只是抽動着他的小肩膀。他心裏想道：『請問你可是比我好一些麼？』

高列賴盛氣似的說下去道：『你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身上還像個什麼呢？』

客批頓細細的察看他的破碎的破衣，和補綻過的褲子，並且在他快要爆裂的靴上，特別注意的看了一番，在那鞋頭裏他右腳很文雅的套着的一隻上，尤其注意。隨後他又把他的眼睛對着總管看，他說：『好麼？』高列賴說：『好好你還說好麼？你的樣子活像那老惡鬼，上帝恕我這麼說罷，你委實是像的呵！』

客批頓很快的霎着眼。他自己又想到：『你儘着辱罵我，你喜歡罵，由你罵去罷。』

高列賴說：『你又在那裏喝過酒了，你又喝酒了，可不是麼？喂過來，回答我！』

客批頓答說：『對的，我爲了身體虛弱，才去喝酒的。』

高列賴說：『爲了你身體虛弱……恐怕他們太不管束你罷；而且你也曾在彼得堡做過學徒……你學得的本事真不少呵！你不過白吃你的麵包罷了。』

客批頓說：『高列賴，安特來克，講到那件事，只有上帝可以判斷我，更沒有一個別的呢。他也知道我在這世界裏是怎樣的人，並且我不是白吃着我的麵包。至於你所講的喝酒一層，上帝也不會責備我的；他使得我有這種嗜好；可是他便離開我了，當我……』

高列賴接着說：『當你倒在街上像一隻鵝的時候，唉！你真是一個放蕩子！但這不是我要同你說的。我另外有幾樁事情告訴你。我們主人……』他講到這裏，停了一分鐘又接下去說：『我們主人的主意要給你成了親。你聽得麼？伊估量你娶了親，或者可以安分點。你懂得麼？』客批頓說：『我自然懂得的。』高列賴說：『那就好。就是我也想著這麼辦，總可以把你變好些，但是……這是太太的主意。好麼？你願意麼？』

客批頓露着牙齒笑。他說：『高列賴，安特來克，娶親這件事，無論對於那一個，都是一件非常之好的事情；至於我呢，我自然是十分願意的。』

高列賴說：『那很好，一個人自己說過願意的，一定可以算數的了。只是還有一件事』說到這裏，他提高了聲音，『太太給你揀了的妻，卻是個不湊巧的女子。』客批頓說：『爲什麼呢？伊是誰，可以給我知道麼？』高列賴說：『就是泰底娜。』客批頓說：『泰底娜麼？』他睜着眼，從牆旁略略走開了點。高列賴說：『啊，你爲什麼這般模樣？難道你不中意伊麼？』客批頓說：『高列賴，安特來克，你說我不中意麼？伊可也够好了，一個勤於工作而且正派的女子……但是你自已總也很知道的那壞人，那林裏的野人，那山上的怪物，他跟着伊，你總知道……』總管用不耐煩的聲音，遏住他的話道：『夥伴，我知道，我全都知道的，但是那邊，你想……』客批頓說：『但是，高列賴，安特來克，我總得顧着我的性命呢！因爲他要殺我，上』

帝鑒臨，他要，他要抹殺我，和蒼蠅一般；因為，他有一個很利害的拳頭——因為，請你留心看着他，有怎麼一個拳頭，因為，他不過有一個拳頭，像米寧波柴克的。你看他是一個鬍子，他打人的時候，自己並不聽見打得怎麼利害！他揮舞他的大拳，彷彿他忍着似的。而且沒有方法能平靜他，為什麼呢？高列賴，安特來克，你自己總也知道的，他是一個鬍子，而且又沒有靈氣，同我的腳跟一樣。因為他是一種野獸，一個偶像，高列賴，安特來克，而且他簡直是……一塊木頭，如今我要遭着他的毒手了，那怎麼好呢？這是一定的，我的性命快要完結了；我曾幹過放蕩行為，曾又受過十分委屈，曾被摔打着像瓦罐一樣，可是我終竟是一個人，不是個不值錢的罐呢！高列賴說：『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說開去了……』鞋匠很熱誠的繼續說道：『主我的上帝末日在何時？何時，阿，上帝我是一個苦惱的壞人，一面受着無盡磨難的苦惱的壞人，怎麼一個生活，怎麼一個生活，我會經過，來想一下子罷！當我年幼的時候，我做學徒，天天被德國人打；後來年稍長了，又被本國人打，現在年紀已成熟了，你看怎樣我又……』高列賴說：『吓，懦怯的東西，你為什麼爲着這個說了這許多話？』客批頓說：『高列賴，安特來克，怎麼難道挨打我不該怕麼？就是一個紳士，他私下雖可以責我，可是當着衆人，依舊要同我說好話的，而且我終竟是一個人，但是你看，現在我和誰商量去呢……』高列賴不耐煩似的打斷他的話，說道：『不要說下去了，你幹你的事去罷。』客批頓才移轉身子，搖搖擺擺的走出去了。

高列賴在他後面喊着說：『然則要是你不爲着他，你也應許麼？』客批頓答說：『我表明我是合意的。』說着，便出去了。他始終不會放棄美妙的辭令，甚至於在頂困難的地位。

總管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好些時候，才說道：『好，叫泰底娜來。』

幾秒鐘之後，泰底娜輕輕的走上來了，在門口站着。伊用嬌脆的聲音說：『高列賴，安特來克，有什麼吩咐？』總管很注意的看着伊說：『啊，泰底娜，你喜歡嫁人麼？太太已給你選了一個丈夫呢。』伊吞吞吐吐

吐的說：『是，高列賴，安特來克。伊選定給我做丈夫的是誰呢？』高列賴說：『客批頓，那鞋匠。』泰底娜說：『是，先生。』高列賴說：『他是個放蕩的人，這是的確的。可是太太把你嫁他，也正為此呢。』『是，先生。』  
 『只是還有一層困難……你知道那聾子，仇老森，他曾看上了你。你看怎麼你會迷着這樣的野人呵！但是你看，他將殺你，很像呢，他是這麼一個野人……』他將殺我，高列賴，安特來克，他將殺我，一點不錯。』  
 『殺你……啊，我們倒要看看此事的究竟。你說他將殺你是什麼意思？他有殺你的權利麼？你自己告訴我。』  
 『高列賴，安特來克，我不知道到底有權利沒有。』  
 『怎樣一個婦人呵！我想你總沒有應許了他……』  
 『你要問我的到底是什麼呢？』總管靜了一回兒，高聲說：『你是一個柔順女子啊，這是對的。我們將來還有話和你說，現在你出去罷。』  
 泰納寫（泰底娜的呢稱）我想你決不會不從命令的，那是當然的。』  
 泰底娜轉了身對着門柱略略定了定神，便出去了。

總管心裏想道：『或者我們太太到了明日，把這件婚事全都忘卻了，那麼我現在是白擔憂的了！至於那無禮的人，我們必得把他捆起來，倘若他竟那麼樣了，我們必得報告警察去……』說到這裏，他高聲喊他的妻道：『烏斯丁耶，快把紅茶燉起來，我的好寶貝……』這天泰底娜，全日沒有走出洗衣房來。伊起初哭起來了，隨後揩去眼淚，照舊的去作工。客批頓同他的朋友——一個面貌沉悶的人——逗遛在酒店，直至深夜；他對朋友詳細說着怎樣他同一個紳士住在彼得堡長久了，那紳士很是正經，不過太嚴厲些，此外他還有個小小弱點，就是太喜歡喝酒，至於對女人呢，他並不顧忌什麼。他的沉悶的同伴只答應着『是』。末後他說他爲了一樁事情，明天要去自殺了；於是他沉悶的同伴便說是睡覺的時候了。他們這才很肅靜的各自分散。

高列賴所料的第一着，竟不會實現。老太太心裏很記着客批頓的婚事，甚至夜裏，和陪伴的人談的，也只有這件事，那陪伴的人專於夜裏伊睡不熱時，給伊遣悶，並像值夜班的車夫一般，白晝睡覺的。次日

早晨，早茶後，高列賴到了伊跟前，報告家務時，伊開口就問道：「客批頓的婚事怎樣呢？一切進行都沒有錯麼？」他答說現在正在料理着；又說今天客批頓要過來謝太太的恩典呢。老太太這幾天身上不十分好，伊不能夠多料理事務。高列賴回到他自己的屋子，便召集了一個會議。這件事當然是要嚴重討論的。泰底娜方面當然是沒有什麼困難；可是客批頓卻當着大衆宣言，說他只有有一個頭顱可以失掉，沒有兩個三個……仇老森現出頑強的臉孔，向各人注視，兀自不動的在女僕室前的階上站着，彷彿正猜疑着。此中總有幾種誤謬的計劃要對待他。他們會集了。其中有一個老廚子，綽號退爾叔，人家都很敬重他，很喜歡和他商量事情；雖則他們從他得到的結果只不過這幾句話：「這沒有一條好好的計策了一定的，一定的。」

當下衆人因客批頓太慌張，擾亂安寧，便把他鎖在雜物間裏；隨後把這問題鄭重的考慮起來。用武力解決，當然是容易的。但是上天呵！這麼辦將惹起騷亂，女主人要不高興的——這很可怕！他們到底怎樣辦才好呢？他們想了又想，最後想出一個方法。他們曾經多時觀察，知道仇老森耐不住和喝酒的住在一塊……當他坐在門口，有幾個人走過跟前，喝醉了酒，腳步不穩，帽子側在一邊耳上，他常常做出憎惡的樣子，回身便走。他們議決了，教泰底娜裝做酒醉，搖搖擺擺的走過他跟前。那苦惱的女子拒絕多時，可是他們終於把伊勸服了。伊也見到要脫離伊的愛慕者，只有這條路。伊便去了。於是他們把客批頓從雜物間放了出來；因為這件事總是於他有關係的。那時仇老森正坐在門口石上，用鏟子在地下畫着……從每個壁角後面，每處窗櫺後面，許多人覷着眼睛看他……這條計的成功，居然出於預料之外。仇老森看見了泰底娜，他起初也同平常一般的點頭，發出恩愛的不清晰的聲音；隨後他細細的看看伊，丟了他的鏟，跳了起來，走上伊跟前，把他的臉緊接着伊的臉……伊在恐慌之中，益發搖擺了，反閉了伊的眼……他用手臂抱住了伊，把伊飛旋着橫過道地，走進剛才會議的屋子，把伊推到客批頓的身上。泰底娜幾乎暈

過去……仇老森站着，對着伊看，搖搖他的手，笑着，就重步出去，直到他的小閣裏……以後的二十四個鐘頭裏，他沒有從這小閣裏走出一步。馬夫安得卡後來對人說，他從牆壁裏一道裂縫，看見仇老森坐在牀上，他的面孔，伏在手裏。他時刻發着和緩單調的聲音，他謳着悲腔，就是閉着眼睛，前移搖擺，又動盪着頭，好像御者船人，唱哀歌時的模樣。安得卡見這情景，覺得忍不住，於是他就離開牆縫了。次日仇老森從小閣裏出來，他身上並無特別的變更，可以看出。不過他似乎更加頹唐了，把泰底娜或客批頓一點也不睬着。那日晚上，他們兩人走到女主人的跟前謝了恩，一禮拜後，他們便結婚了。在那行婚禮的一天，仇老森的行動上也沒有什麼改變。不過那天他從河邊回來，沒有載了水，大約他已把桶在路上摔碎了。還有那晚，他在馬廐裏拚命的洗擦馬身，他的鐵拳，掣着馬腿，從這條到那條，把那馬風吹草似的旋了起來。以上這些所講的都是那年春天的事。那年過去了，在這一年中，客批頓變了個沒希望的醉漢，而目無論幹什麼，他都絕對沒有用處了，後來他同着新婦，坐了貨車，被遣到鄉下去了。在他起身的一天，他裝出變好的樣子，宣言他此後總要長住在家裏，無論他們叫我到那裏去，甚至於世界的末端；可是後來他失了主意，又混到無教育的人羣中去了，末後他竟弄得這般頹廢，甚至自己的帽也不會戴了。當客批頓起身的時候，一切都已準備好了，那些鄉民已把韁繩纏在他們的手裏了，只等着叫聲『上帝保佑』就要動身。仇老森那時從小閣裏出來，走上泰底娜的跟前，交給伊一條紅紗手帕，當做臨別贈品，這條手帕，他在一年前替伊買來的。泰底娜從前度着不幸的生活，並不覺得什麼，到那時想起前情，忽然制不住自己了。伊迸出眼淚，當伊在車裏坐下時，伊和仇老森接連接了三次吻，正像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向伊示意，將伊直至城堡，並在伊車旁步行了一會兒。可是他到了克里米溪，他忽然停住了，搖了搖他的手，使沿着溪邊走。

天色漸漸夜了。他兩眼看着水，緩緩的走。忽地裏他看見近岸的泥潭裏，彷彿有什麼跳着。他俯下身

子，見一隻小小的黑白相繼的狗。那狗雖百般用力，總跳不出水外；他把他瘦而且濕的小身子掙扎着，跌着，索索的抖着。仇老森細細看着那厄運的小狗，便用一隻手拾了起來，放在懷裏，大踏步急急的向家奔來。他走進他的小閣裏，把救起的狗放在他的牀上，用他的厚外衣蓋着，先跑到馬廄拾了稻草，再到廚房裏拿了一杯牛乳。他很當心的摺起那件外衣，鋪開稻草，把牛奶放在牀上。那可憐的小狗出世還不到三禮拜，他的眼睛也不過剛纔會開——兩隻眼睛似乎有點大小，也不知道這樣從碗裏舐食，只是抖着身子，震着眼睛。仇老森用兩個指頭提着他的頭，把他的小鼻子浸在牛乳裏。那狗忽然很貪饞的舐起來，嗅着，搖着身子，呼着氣。仇老森儘着伺候他，隨後忽地裏大笑起來……他通夜的服侍他，替他蓋衣服，替他揩乾身子。最後他覺着很疲倦了，便在那狗旁邊，靜而且快樂的睡熟了。

仇老森將護着他的小東西，就是做母親的養育孩子，恐怕也夠不上他的當心。起初伊——因那狗後來看出是一隻雌狗——是很瘦弱而且醜，可是伊漸漸的強壯而且美觀起來，伊虧着伊的保護人，不懈的愛護，過了八個月的時候，伊竟變成了一隻很美麗的獵狗，長的耳朵，粗大捲旋的尾巴，很靈活的。大眼睛。伊是專門依戀着仇老森的，永沒有離開他一碼以外的時候，伊時刻搖着尾巴跟了他走。他也給伊取一個名兒——凡啞巴都知道他們的不清晰的鼻音，很足以使別人注意的。他便叫伊『唔唔』。『屋裏面的僕人都喜歡伊，也叫伊『唔唔』。伊是很伶俐，同個個人都和好的，可是單單愛着仇老森，仇老森方面呢，是非常疼愛伊的，要是別人撫弄伊，他就老大不高興；還是他怕着別的事情呢，還是妒忌——上帝知道罷！伊常常早上弄醒他，掣着他的外衣，伊常常把馬韁在嘴裏嚼着，替他牽來那匹載水的老馬，伊和那馬是很友愛的。伊常常鄭重似的同他到河邊去，伊常常管理着他的掃帚和鐵鏟，而且永不許誰走進他的小閣裏。他特地為伊在小閣的門上挖了一個洞，伊似乎覺得只有在仇老森的小閣裏，伊才算得完全的女主人，真正的在自己家裏；伊箭也似的奔了進去，伊常常現出一副很滿足的神氣，在牀上跳着。

伊夜裏一直不睡；除非是有充足的原因，伊永不亂叫。伊並不像那些愚蠢的家狗，彎了前足蹲着，把鼻子在空中吸氣，從沉靜的中間，看見星就叫，常常總得接連的叫三四回。伊從不這樣的唔唔的清脆細小的啾，要只沒有什麼理由，或是生人走過籬笆近旁，或是什麼地方有可疑的聲音，是永不出聲的……真的，伊是一隻上上的管家狗。那院子裏還有別一隻狗，是一隻褐色斑點的櫻色老狗，名叫華耳夫，但是他永不脫去鍊索，甚至在夜裏，也是這樣；而且他衰老到了這田地，也不盼望自由了。他常常盤起身子橫在狗舍裏，僅僅發出昏沈沈的，幾於無聲的叫，叫的時候很是直捷，彷彿他也自知那叫聲是無效果的。唔唔永不走進女主人的屋裏去；當仇老森擄了柴木走進上房去的時候，伊常常在後面停留着，在石步上很不耐煩的等候他。只要門輕輕一響，伊便豎起伊的耳朵，把頭左右旋着……

這樣的又是一年過去了，仇老森仍舊盡着他管門的責任，他對於他的命運很是滿意，可是忽然起了一陣意外的事情……有一天是晴朗的夏天，那老太太同伊的一般隨僕在客堂裏走來走去，伊興致很好，伊笑着說趣話。伊的隨僕也跟着笑和說趣話，可是他們總覺得沒有特別的樂趣。那些隨僕很不喜歡女主人有高興的時候，因為當伊興致好的時候，伊一定要人人都有同樣的興致，要是有一個人臉上沒有愉快的表示，伊就要發怒了。而且伊這種驕然的高興，是永不延長的，立時就會變成一副嚴厲沉悶的神色的。那天伊早上起身興頭很好。伊撮紙牌，得了一張四內夫，那張牌是希望滿足的意義（伊每天早上常常以紙牌卜伊的命運）。伊所喝的茶，似乎滋味特別甘美了，因此便把那司茶的女僕褒獎了一番，賞給伊兩個辨士。那位太太在伊皺皮的嘴唇上現了一回甜蜜的微笑，在客堂裏踱着步，走到窗口。窗外是一個花園，在正中的草地裏，一叢玫瑰花的下面，唔唔蹲着很忙的鰓骨頭。太太見了伊忙叫道：『上帝賜福我們呵！那是什麼狗？』那侍僕被老太太一叫，便着了慌了；這種慌急的樣子，是處下屬地位的人的普通情形，那些人很不懂得當着上峯呼喊的時候，應該做出怎樣的表示。



那侍僕便抖着說：「我……不……不知道，我猜想這是那個啞子的狗。」

太太打斷伊的話道：「這可不是一隻可愛的小狗嗎！吩咐他們把狗帶進來。他得了這隻狗好久嗎？怎麼我從前永沒有見過呢？……吩咐他們把這狗帶進來！」

侍僕立時奔進了廳裏，喊道：「孩子孩子！把唔唔立即帶進來！伊在花園裏。」太太聽着喊聲，說道：「那麼伊的名兒叫『唔唔』了；好一個出色的名兒呵！」侍僕進來和着說：「啊，極好的確趕快去，可得朋。」司得朋是一個身子結實的少年人。他的業務是供奔走，那時聽着叫喊，便急急的奔進花園，張着手想捉住唔唔。可是伊從他的手指中間活潑地滑脫了。伊豎起尾巴，飛也似的逃到仇老森跟前，他那時正在廚房裏，揩淨水桶，把桶豎起翻下，像小孩子玩的鼓一般。司得朋在後面追趕伊，在伊的主人足邊捉住了伊。可是這靈敏的狗不願意一個生人觸着伊身子，伊一個跳，就跑去了。仇老森看着這麼情形，微微一笑。末後司得朋站了起來，很是驚訝，急急的用記號給他解釋。女主人要把這隻狗帶進去。仇老森微微吃驚，他叫着唔唔，把伊拾了起來，遞結司得朋。司得朋把伊帶進客堂裏，在雕鏤的地板上把伊放下。老太太用很和善的聲音叫伊過去。唔唔在一生裏從未到過這麼宏麗的地方，那時很覺驚慌，伊向門一跳，可是善於奉承的司得朋把伊曳回了，伊便抖了，急急的過去，靠住牆壁蹲着。

太太說：「唔唔，唔唔，過來，到你主人這邊來，蠢東西……不要怕。」

那些侍僕重述伊的話道：「來，唔唔，到你主人跟前來，過來！」

唔唔很不安寧的四面望着，仍然不動。

老太太說：「拿點東西給伊吃，伊怎樣蠢呵！伊不要到伊主人跟前來。伊是怕什麼呢？」

一個僕人用怯弱和順的聲音壯着膽說：「伊還沒有和你貴人十分慣熟呢。」

司得朋帶了一碟牛奶進來放在唔唔前面。但是唔唔連牛奶一嗅也不嗅，仍然抖着，依舊四面看着。

太太說：「唉！你是怎麼一個蠢東西呵！」伊走到伊身邊，俯下身子，想去撫弄伊。但唔唔突然回轉頭，露出牙齒。太太急縮轉伊的手……

接着便是短時間的靜默。唔唔發了一種顫細的哀叫，彷彿伊會得訴苦和辨解似的……老太太怒着臉，回轉身子。那狗突兀的動作把伊吃了一驚。

全屋子裏的侍僕都叫着說：「唉，伊不要敲了你麼？可有敲着麼？上天禁住伊呢！唉！唉！」（唔唔一生裏從未敲過人。）

老太太變着聲音說：「帶伊出去，好壞的小狗！怎麼一隻狠毒的動物呵！」

隨後伊慢慢的轉了身，向內室裏去。侍僕們很畏縮的樣子，彼此相看。他們正將跟着伊去；可是伊停住了，冷冷的向他們定着眼睛，對他們說：「這是爲什麼？我沒有叫你們呢。」說着，便出去了。

侍僕們絕望似的對司得朋揮手。他抱起唔唔，立即奔出門外，把伊恰恰丟在仇老森的足旁，半小時後，屋子裏便非常之靜，老太太坐在沙發上，面色比起雷的雲還要黑些。

小小的事情——在你們看去——有時竟可以惹得誰也不得安寧！

那天晚上，太太怒氣冲冲，伊沒有和誰交談，也不要紙牌，伊過了一個很壞的夜。伊覺着他們給伊的香水，和往常所用的兩樣了。伊的枕頭有了肥皂氣息，伊教管衣服的女僕，把被褥遍嗅過來——伊真是煩亂極了，整夜的轉輾反側，沒有交睫。次日早上，伊比往常早一個鐘頭便吩咐他們把高列賴叫來。

高列賴慌忙跨進內室，心裏很是擔憂，女主人開始說道：「請你告訴我，那整夜在我們天井裏叫的是什麼狗？那狗弄得我不能安睡！」

他斷斷續續的說：「一隻狗，主人……什麼狗，主人……或者是那啞子的狗。」

「我不知道還是啞子的呢，還是誰的。只是他弄得我睡不熟。我奇怪我們養這許多狗做什麼！我要

問你：我們有一隻管天井的狗，可不是嗎？」

「啊，是的，我們有的是叫華耳夫。」

「好，那麼爲什麼多養呢？我們要許多狗做什麼？這不過擾亂秩序罷了。屋子裏沒有管束——所以他們這般胡擾。而且啞子養了狗做什麼呢？誰允許他在我的天井裏養狗？昨天我在窗口望，看見這狗在花園裏橫着，嘴裏拖了許多醜醜的東西進來，在那邊我還有玫瑰花種着呢……」說到這裏停止了。

「從今天起，把他攆出去……你聽得嗎？」

「是，主人。」

「今天此刻你去！我下次再叫你聽你的報告。」

高列賴去了。

他走過客堂的時候，把一張桌上的叫人鈴移到別張上，這就算是維持秩序。他輕輕的在客堂裏揪了揪鼻涕，便走進外廳。外廳裏一隻櫥上，是司得朋睡着，他的一副神氣，彷彿是個戰場畫片裏的戰死兵士，他的兩腿伸出在大衣後面，那件大衣是當作毯子用的。總管把他一推，低聲教訓他一番計策。司得朋應着的聲音，是在笑聲與呵欠聲的中間。總管去了，司得朋起來，着上外衣和鞋子，走了出去，站在石步上。不到五分鐘，仇老森來了，背上擱着一大捆木柴，那不分離的唔唔伴着他。（太太曾吩咐寢室和內室裏必得時時生着火爐，便在夏天也不能間斷。）仇老森斜轉身子，走到門口，用肩膀推開那門，同他的重負蹣跚進了屋子。唔唔和往常一樣，在後面停留着等候他。於是司得朋機會到了，驟然抓住伊，像老鷹抓住小雞，把伊揪到地上，用兩臂把伊裹了起來。他甚至帽也沒有戴的，捧着伊跑出天井，飛也似的跑到市場。隨後他立時便尋得一個買主，他把一個先令賣給他，對他說至多總得把伊繫着一禮拜；於是他立時回來了。回來的時候，他飛也似的跑，向右面遠着天井，從後面一條街上，跳過籬笆，進去天井裏。他怕敢從大

門進了，因為恐怕碰着仇老森。

然而他夫免過慮，仇老森卻沒有在天井裏。當仇老森出了屋子，他立時覺着唔唔走失了。他永不想到伊有忘了等候的事情，他於是跑上跑下。找尋伊，用他自己的方法叫伊……他奔上小閣，奔上堆草臺，跑到街上，這條路又是那條路……伊終於找不着他，轉身向別的僕役，做出頂失望的手勢，問他們可會見伊，指示伊離地上的高度，用手形容伊的模樣……他們有幾個委實不知唔唔的下落，只是搖搖頭，有幾個是知道的，便對着他嘻嘻的笑，當件應答。那時候總管做出很嚴重的神氣，開始呵責馬夫們。於是仇老森出了天井，向右奔去。

他回來的時候，天已暗了。從他疲乏的面色，不健全的脚步和污塵的衣服看去，也許猜想他已跑了一半莫斯科了。他默默的對着女主人屋子裏的窗口站了一會，做出找東西的樣子，向石步看，那邊正有一羣家僕聚集着。隨後他轉身去了，重又發出他不清晰的聲音叫着『唔唔』。唔唔沒有答應。於是他去，了，人人在後面看他，可是沒有一個微笑或說一句話。到了次日早上，那饒舌的馬夫安得卡在廚房報告，說那啞子呻吟了全夜。

第二日仇老森整天沒有出來，這樣，他們不得不差馬夫波達替他載水，那馬夫對於這事，當然是不很願意。太太問高列賴，伊的吩咐，可有遵辦。高列賴答說已遵辦了。次日早上，仇老森從小閣裏出來，從事他的工作。隨後他進來吃午飯，吃罷，又出去了，沒有向誰招呼一聲。他的臉色，向來是頑強呆板——凡聾啞皆是這樣的——如今似乎變成石頭般了。午膳後，他又出天井去，可是不久他就回來了，一直走上堆草間。夜色來了，是一個晴明的月夜。仇老森橫在草堆上面，很重的呼吸着，不絕的左右轉側。忽地裏他覺得有什麼拉着他的外衣的下截。他吃了一驚，可是沒有豎起他的頭，倒把眼睛閉得更緊了。然而又是一回拉，比前更加利害；他便跳了起來……在他的面前，是唔唔，伊頸上圍着繩索的一頭，伊旋着身子轉

着頭。一種愉快的延長的叫聲，從他不會說話的聲帶裏衝了出來。他捉起唔唔，在兩臂膀間緊緊的抱住。伊舐着他的鼻子，眼睛，鬚鬚，頃刻間都舐遍了……他略略站起，想了片刻，便從堆草間很當心的爬了下來，四面一望，沒有人看見。他心裏很是滿意。他很平安的到了小閣。仇老森前曾猜想，他的狗總不會自己走失，一定因女主人的命令拿去了；奴僕們前曾用手勢對他解說他的唔唔會把伊齧過。所以他現在決定了用他自己的計策。他先，把一塊麵包餵了伊，抱了一會，把伊放在牀上，隨後他默默地想着，費了一個整夜，儘着思量怎樣把伊藏過，才是最妥。最後他決定了日裏把伊留在小閣裏，他不過時刻去看伊；夜裏才帶伊出來。他把門上的洞用舊外衣塞住，次日早上，天還沒亮，他已在天井裏了，彷彿他一點沒有經過什麼似的，甚至——真率的詐人呵！——他仍是一副憂悶的臉孔。唔唔很能體會主人意旨，怕洩瀉風聲，也不叫號。可是實際上，屋子裏人人卻都立時知道唔唔的狗已回來了，但因為同情於他和伊，而且也許一半因為怕他，他們也就不讓他知道他們已發見秘密。總管搔着頭，失望似的搖着手，彷彿是說：『好好！上帝施恩給他，只要女主人別得知呵！』

可是那唔唔子從未顯示過這麼大的力量像那一天。他把全個天井收拾得乾乾淨淨，用自己的手把雜草拔得一根不剩，他又把撐住花園籬笆的樁子，根根都搖過來，試試殼堅固沒有，便不假幫助的把那些樁子都推進泥裏去。總之他工作得這樣出力，甚至女主人也注意他的熱心。在這日中間，仇老森兩次偷偷的進去看他的囚徒。到了夜間，他同着伊在小閣裏橫下睡覺，只在夜裏兩點鐘，他才帶伊出來至新鮮空氣裏轉一趟。他同着伊在天井裏走了好些時候，才轉身回來，忽然聽見一種縹緲的聲音，在靠後街的籬笆後面。唔唔聳起耳朵，嗚嗚叫着——走到籬邊，嗅了一嗅，便尖銳而且響亮的大叫起來。因為籬外幾個醉漢想着夜裏在籬下安身倒很適合。恰當那時，老太太正發過『神經抽痛』，睡得很熱，這種抽痛，在晚飯過飽後，伊是時常發作的。驟然的狗叫聲驚醒伊，伊的心跳着痛着，便暈去了。伊呻吟着說：『女孩

子，女孩子！」那受嚇的女僕們跑進伊的寢室。伊在抽痛的中間揮着手對他們說：「阿，阿，我快要死了！」又起來了，那狗又……阿，請醫生去，我快要死了……狗，狗，又阿！」於是伊把頭向後一仰，這常常是一種急暈的表示。他們飛奔着去請醫生，就是家醫哈立頓。這位醫生精於脈案，他的全然資格就在穿軟底靴。他在二十四點鐘裏常常要睡十四個鐘頭，剩下的時候，他時時嘆氣，並時時替老太太配合藥水。那時候這位醫生立時跑上來，用燒着的烏毛燻那屋子，見老太太張開眼睛，便立時端上一面銀盤，上面擺着一杯名貴的藥水。老太太喝了藥水，便又開始帶着眼淚訴怨那狗，高列賴和伊的命運，宣告伊是一個苦命的老女人，人人都棄絕伊，無人憐着伊，人人願望伊死。同時不幸運的唔唔繼續叫着，仇老森無法使伊離了籬笆。「那邊……那邊……又是！」老太太呻吟着說，重又翻轉眼白。醫生低聲對一個女僕說了一番話。伊跑進外廳，搖醒司得朋，他跑去喚醒高列賴，高列賴火急的吩咐着全屋子裏的人都起來。

仇老森轉頭四望，看見亮光和黑影在窗子裏動着，心裏便起了一種麻煩事情將至的靈感，於是抱起唔唔，跑進小閣，把自己關在裏面。幾分鐘後，五個人便來搥門，可是覺着有門抵住，也就停住了。高列賴在恐怖的心境裏，跑了上來，吩咐他們都在那邊等着，一直伺候到天明。於是他又跑到女僕室，他經過一個老女僕立波，立別瑪拉——他因伊的幫忙，常常去偷茶葉糖和別種什物在帳上舞弊——的轉達，傳話給女主人，說那狗不幸又從別地回來了，明天就要把伊殺死，請女主人別發怒，別記念這件事。老太太或者也不會立時就要靜，但醫生因為着忙，把原定十二滴的藥水，給伊吃了足足的四十滴。強烈的安神藥水起作用了，不到一刻鐘，老太太便平安而且酣熟的睡去。那時候，仇老森臉色蒼白的，橫在他的牀上，把唔唔的嘴巴緊緊的捏住。

次日早上，太太遲遲醒來。高列賴等候着，直至伊醒，可以發出最後攻擊仇老森的堡壘的命令，而且他又準備着自己去迎合可怖的怒潮。可是怒潮沒有起來。老太太橫在牀裏，叫最年長的侍僕過去。

伊用低弱的聲音開始說：『立波，立別瑪拉』——伊喜歡玩弄下屬的僕人；不必說，屋子裏人人當這種時候都是極端的不舒適了。——『立波，立別瑪拉，你看看我的地位去，親愛的，到高列賴安特來克那邊，對他說幾句話。他可真能爲着他主人的安寧和生命，捉到那惡狗麼？我想起了這樣，實在是忍受不住。』伊又現出一副感觸深長的神情，接着說：『去，親愛的，做點好事罷，替我到高列賴安特來克那邊去。』

立波，立別瑪拉走到高列賴的屋子裏。他們中間經過什麼談話沒有知道，但過了一刻，有一大羣人橫過天井，向仇老森的小閣去。高列賴在前行走，他的手按住他的帽，雖則那時也沒有風。走僕和廚子緊跟着他；退爾叔父在窗口向外望着，指導計策。——這不過搖搖他的手。後面一羣小孩子奔跳着；其中一半是外面的人，因見人多跑上來的。在小閣的狹樓梯上，坐着一個守衛門口，又站着兩個帶木棍的。他們開始登着扶梯，把扶梯全行堵住了。高列賴先走到門前，用拳敲着，喊道：『開門！』

一種悶住的狗叫聲，是聽得的，可是沒有回答。

他重說道：『我叫你開門。』

司得朋從下面看着說：『高列賴，安特來克，他是聾子，你知道——他聽不見的。』

他們都笑了。

高列賴從上面接應着說：『我們怎麼好呢？』

司得朋答說：『有什麼難呢，門上有一個洞，你可以插進棍子，在裏面搖着。』

高列賴俯下。

『他用衣裳，或什麼東西把洞塞着。』

『好，你把衣裳推進去。』

在這時候，一種悶着的狗叫聲，又聽到了。

人羣中有人說：『你看，看——伊向自己講話呢。』  
他們又笑了。

高列賴搔他的耳朵。

最後他應着說：『不夥伴，要是你喜歡，你來把衣裳撥進去罷。』

『好，讓我來撥。』

於是司得朋爬上去，拿了棍子，推進外衣，便在洞裏把棍子撥動着，說道：『出來，出來！』他儘着撥動棍子，忽然小閣的門，推了開來，全羣人都立時紛紛奔下，高列賴最居先，退爾叔父關了窗子。

高列賴從天井裏喊道：『來，來，來，當心你們自己。』仇老森一點不動，站在他的門口。那羣人在梯腳攢聚着。仇老森撐着臂膀，向下看着那些着德國大衣的可憐動物：他穿着一件鄉人的紅色短衣，宛然一個巨人站在他們前面。高列賴走上了一步。

他說：『當心，夥伴，別妄動。』

隨後他用手勢對他講解，說女主人定要得到他的狗；說他必得立時交給過去，不然他可要更壞了。仇老森對着他看，指了指狗，做出一種動作，用手繞着項頸，彷彿他正抽緊一個活結，隨後像探問似的向總管瞟了一眼。

總管點着頭說：『是，是，正是這樣。』

仇老森斜下眼睛，隨後忽然跳起來，指着唔唔，伊始終站在他的身旁，很天真的搖搖尾巴，很靈敏的聳起耳朵。隨後他重又裝着絞勒的動作，繞了繞頭頸，於是做手勢似的敲敲自己的胸窩，彷彿報告他自己要幹殺唔唔的工作。

高列賴搖手應着說：『你可是欺騙我們！』



仇老森對着他看，輕蔑似的微笑，又敲着自己胸窩。隨後砰的把門關了。他們都默默的彼此相看。

高列賴說：「那是什麼意思，他關進了他自己？」

司得朋勸說：「高列賴，安特來克，由他去罷，要是他應許了，他總去幹的。他像那些，你曉得……他應許了，就可算數了。他不像我們當中別的那麼的。他說真便是真的，一定的。」

他們都點着頭，重覆說：「是，是的——正是這樣——是的。」

退爾叔父開了他的窗，他也說：「是的。」

高列賴應着說：「阿，也許這樣，我們且看着。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撤去守衛，你在這裏守着，歐洛什卡！」他招呼一個穿黃色紫布外衣的窮漢，那漢子打算將來做個園丁的：「你有什麼幹麼？那一根棍子，坐在此地，倘有什麼事情遇着，立時跑到我這裏來！」

歐洛什卡拿了一根棍子，在扶梯底級上坐下。人羣散了，只剩下幾個好事的小孩子。那時高列賴回家去了，叫立波，立別瑪拉，傳話給女主人，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只要臨時着馬夫叫一個警察來。老太太把伊的手帕打了一個結，灑上了幾滴香水，嗅了一嗅，把那手帕揩着伊的太陽穴，又喝了幾口茶，隨後因安眠藥水的藥性還沒有除，又睡去了。

一個鐘頭後，小閣門開了，仇老森出來了。他穿着他頂好的外衣，用一根繩牽着唔唔。歐洛什卡避在一邊，讓他過去。仇老森走到大門口，天井裏一般小孩子都悄悄的看着他。他連頭也不轉，祇走到街心，把帽戴上。高列賴着歐洛什卡跟他去，當一個偵探看守他。歐洛什卡遠遠的看見他帶着狗走進一家飯店，便等候他再出來。

仇老森在飯店裏，很是熟識，他的手勢，店裏人都懂的。他叫了一碟裏面有肉的菜羹，然後坐下把臂

勝放在桌上。唔唔站在他的椅旁，伊靈活的眼睛靜靜的對着他看。伊的毛很是光滑；人就可以看出伊是剛纔梳過的。他們給仇老森端上菜羹。他揉碎麵包，浸到羹裏，把肉割成小塊，把碟子放在地上。唔唔照常斯文的吃法吃了，伊的小嘴只微微觸着食物。仇老森看着他好些時候，兩顆大眼淚忽的從他的眼裏滾了下來；一顆落到那狗額上，還有一顆落進羹裏。他用手遮了他的臉。唔唔吃了半碟，舔舔嘴唇，走開了。仇老森起來，付了羹錢，走了出去，後面店宿很疑惑似的看着。歐洛什卡看見仇老森，忙躲在牆角，讓他走在前頭，便在後跟住他。

仇老森慢慢的走，仍用繩牽着唔唔。他到了轉角上，便靜靜的站住，彷彿回想什麼似的；忽然急步向克里米溪走去。路上他走進一家房子的天井，那邊正造着屋，他便拿去兩塊瓦，敲在臂下。走到溪邊，他便轉身沿着岸過去，到了一塊地方，有兩隻小搖船在樁上繫住，（他從前會注意到這些船，）他便同着唔唔跳進了其中一隻。一個跛足的老人從菜園角一間庇屋裏走了出來，在他的後面喊着。但仇老森不過點着頭，便很猛力的搖了起來，雖是逆流，頃刻便衝到了二百碼外了。老人站了一晌，左右手交換搔着背，便跛着腳回到庇屋裏去了。

仇老森撞了上而又上。莫斯科立時留在後面了。無數草地在河岸菜園廣場矮樹的四邊鋪着；鄉間茅屋漸漸現出了鄉間的幽香起來了。他丟下櫓子，俯了頭接近唔唔，伊正向着他很伶俐的斜歪的坐着。船底滿積着水——一點也不動。他大力的手便捉住了伊的背，同時那船被向着城市的急流衝回去。末後仇老森急急的舉起身子，臉上現出一種怒色，他把拿來的那塊氈，用那根繩繫住，打了一個活結，套在唔唔頸上，提起伊向河面丟去，對着伊最後的看了一看……伊很忠信的看着他，一點沒有怕，很顫弱的搖搖尾巴。他的轉頭皺着眉絞着手……仇老森沒有什麼聽見，既不聽得落下時尖利的哀叫，又不聽得水的大濺聲。頂喧鬧的日子對於他是一無聲響，而且沉靜得比我們對於頂靜的夜還靜。當他第二

回睜開眼，小波沫在河面急急滾着，彼此追着；當那些波沫還沒有衝到船邊，只見後面遠遠的水圈兒擴大起來，直到河岸。

當歐洛什卡看不出仇老森的時候，他立時回了家報告他所見的。

司得朋說：『好，他要沉死伊。如今我們對於這件事可安心了。要是他一次應許了一件事……』

在日間沒有人看見仇老森，他沒有在家吃午飯。夜色來了，他們都聚攏來吃晚飯，只缺了他。

一個肥胖的洗衣女僕尖聲說：『仇老森是怎麼一個怪人！猜着他也和狗一樣投了水……依我說！』

司得朋用匙刮着粥，忽然叫道：『但是仇老森已到了這裏。』

『怎麼那時？』

『二點鐘以前。是的，確實的！我在大門口碰着他；他正要再出去，他從天井裏過來。待我問問他的狗，但是他樣子不高興，我可以看出來。阿，他把我一推；我想他不過叫我走開，彷彿說：『走，讓我過來。』可以他在我頸上這麼的一拍，有這樣利害——噯唷！噯唷！』司得朋忍不住笑，聳起肩胛，摩擦頭的後部。他接下說：『是的，他打了一拳頭，這好像是一個拳頭，那不會錯的！』

他們都對着司得朋笑，吃過晚飯，他們分開了睡覺去。

同時——恰當這時候——一個魁偉的人物，肩上背着一隻袋，手裏執着一根杖，沿着大路，切心而且堅毅的走去。這就是仇老森，他急急的走路，沒有回顧急急的向家去，到他的本村到他的本鄉，在可憐的唔唔沉了之後，他曾跑回小關，急急用一塊舊的馬衣包了一點東西，束了起來成爲一團，投在肩上，這樣算是預備好了。當他來莫斯科的時候，他曾很當心的留意着路；他的本村，不過離開大路二十哩。他沿着路走，心裏存着一種無敵的目的，一種冒險的而且同時夾着愉快的決心。他走着，他的肩胛向着後，他的胸部挺了起來，他的眼在前面很切心的定睛直看。他急急的走，彷彿他老母在家等候他，彷彿伊叫他

到跟前，在漂流異域長久後。夏天的夜，那時正起來了，靜而且熱。這一邊，太陽已落了，地平線上還有光，並且被隱去的日間最末的光線映照着；那一邊青灰的暮色已經起來了。夜從那方向起來。鸚鵡整百隻的飛旋着；老鴉在樹叢裏彼此叫喚着……仇老森聽不見這些；他又聽不見路旁樹林清細的夜嘯，但他嗅到了慣熟的麥香，這些麥正從暗黑黑的田裏打下，他覺着風從前面吹來——從家鄉吹來的風——很親密的打着他的臉，飄動他的髮和鬚。他見着白白的路向家鄉去，箭一般直。他見着天裏無數的星，照着他的路，便像獅子似的有力而且大膽的走去。所以當初升的玫瑰色的太陽光線射在還很壯健還沒疲倦的行人身上時，他和莫斯科已隔開三十哩路了。

在兩日以內，他已經到家裏了。他走進他的小草舍裏，裏面住着的一個兵士的妻見了他大吃一驚。他在聖像前面禱告過了，立即走到村長那邊。村長起初很是詫異，但割稻的時期已開始了，仇老森是個頭等的割稻人，所以他們立即給他一把鐮子，於是他照舊的去割稻，割得這麼有力，甚至他們見了他割稻和堆草的情景個個都很驚異……

在莫斯科那邊，當仇老森逃走的第二天，他們尋不見他。他們跑到他的小閣子裏，搜檢了一遍，便去報告高列賴，高列賴過來，看了一眼，聳一聳肩膀，便斷定這鬻子不是逃走定是同那愚蠢的狗一起溺在河裏了。他們便去報告警察，去報告太太。老太太氣得流淚，吩咐他們無論怎樣必得把他找來，而且聲明伊不會叫他們把這狗處死。這麼一來，把高列賴罵得無法可施，整日的搖頭，低聲說「唉」後來還是退爾叔和他表同情，也說了聲「唉——唉！」終於仇老森住在鄉下的消息報到了。老太太這纔平靜了些。起初伊發命令，叫人趕快把他帶回莫斯科來，但後來呢，伊又說這種忘恩負義的畜生於伊全沒用處了。這件事過後伊不久便去世。伊子孫不會想到仇老森，別的奴僕呢，都准他們年年繳付租銀回復他們的自由。

仇老森仍舊活着一個冷靜的人住在冷靜的草舍裏。他和從前一樣的強健，和從前一樣的做四個人的工作，和從前一樣的嚴重而且正直。但他的鄰居看出自從他從莫斯科回來後，完全和婦女斷絕交際，甚至永不向婦女們瞧看，而且永不養過一隻狗。那些農人說：『雖是這樣，但他能够不和女人合住，實在好算是他的運氣；至於狗呢——他要狗是做什麼用呀？你想總不會有偷兒走進他的天井裏偷錢去的！』這就是這鬚子大力氣的聲名。

## 美人呢？還是老虎？

斯托克敦著  
謝頌羔譯

在極古的時候，某國有一位半開化的國王。他的言行，思想，雖然被他的鄰國希臘所陶鎔，略略改變一些，但是仍然野大，詭異，與放縱。他有豐富的幻想，並且有權威，能使他一切的幻想成爲事實，獨斷獨行，絲毫不容他人置議。在內政外交井然不紊的時候，他似乎很仁慈快樂。若是稍爲有一點阻礙，他更爲快樂，因爲他最喜歡矯枉使正，填崎嶇爲平地。

他善於幻想奇怪的行爲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鬪獸場。場內有勇猛的表演，來啓導他的人民。這個鬪獸場，並非是給人民聽垂死劍客的悲歌，也不是給人民看宗教思想與饑饉的牙牀的決勝。乃是給人民一個發展幻想的機會。場所是半圓形，有環繞的走廊，祕密的地窖，不可思議的地道。用富有詩意的方法，施行公義。有罪的，在裏面受刑罰；有功的，在裏面得獎賞。既公正，又清廉。若是一個人民被人告發犯罪，事無大小，祇要引起國王的興味，國王就示諭臣民，榜文上寫着：

「某月某日某罪人，將在鬪獸場受審。」

到了日期，人民聚集在走廊內。國王坐在走廊的寶座上，大臣分立兩旁。聖旨一下，場旁的門便大開，

放進受審的人。在這個人對面，有兩個門，一般形狀，一般大小。受審的人，直走到門前，任開其中的一門。這是他的義務，也是他的權利，他可任意選擇。如果開了一個藏着老虎的門，他當然被老虎裂為數塊，這便算相當的刑罰。同時，鐵鐘大鳴，場外被國王僱用的哭者，齊聲痛哭。四面淒然，觀者就在這當兒，各自回去垂頭喪氣，嘆息死者可慘的悲劇。

但如果開了那個門，便有一個美女走出來。當場與受審者成婚。即表明這人無罪。即便這人已有了一意中人，或已娶妻生子，都不相干。因為這是國王的意思。這時，另有一門，走出來一位祭司，一隊唱歌班，並有一美女跳舞，漸漸走近新郎新娘，婚禮就算告成。銅鐘鏘然，發出極悅耳的音調，觀衆歡呼不絕，便有一隊小孩，領新郎新娘回家。

這便是國王的審判方法。顯然這是非常公正的，受審人不曉得那一個門內是老虎，那一個門內是美人。有時開出一只兇惡的老虎，有時開出一個美妙的佳人，並且或刑或獎，都在一剎那間，受審人無法趨避，不是很有斷制麼？

這個審判法，國王發明，人民也極歡迎，因為當他們聚集的時候，不知道是看喜劇，或是看悲劇。惟其不定，故能給觀者以莫大之興味。並且使一般臣民不敢反對王，因為是禍是福，完全是受審人自招的。這位國王有一個女兒，性情酷肖其父——熱心詭異，放縱——他是王的掌上珠，王愛她勝過全世界的一切。王的臣子中有一個少年忽然與公主發生戀愛，公主也很愛他，因為這少年美麗而勇敢，全國無能比擬。數月後，這事被王聽見。王就將少年囚在牢裏，定明在鬪獸場審判。這是異乎尋常的事情，所以王和人民都很渴望見這事的結果。因為以前從沒有一個平民敢與公主發生戀愛的。

王選了全國最兇惡的老虎和最美麗的女子，預備做鬪獸場之用。這事為全國人民所歡迎，並且無人反對，因為與公主發生戀愛是從古未有的事情，必須如此審判，方能斷定這事的對與不對。

到了日期，主、大臣、和人民，一齊都聚在鬪獸場內。預備完好，隨即發上號令。門開了，公主的情人進來了，身長貌麗，大衆暗暗喝彩，都未曾見過這樣一個美少年。各人忖度：「這也難怪公主愛他，不過他的命運如何，尚得觀其最後。」因此，都代他捏一把汗。

少年走進場所，向王鞠躬，但一雙閃爍的眼睛，卻注射到王右邊的公主。公主自從少年入牢，日夜思索這事，她較旁人有權威勢力，所以她竟知道了那兩個門的祕密。她曉得那一個門內是虎，那一個門內是美人。

公主不但知道美人在那個門內，並且知道美人是誰，原來是宮中一個最可愛的童女。如果公主的情人能證明自己無罪，便能娶這童女，所以公主恨之刺骨。時時幻想那童女正在窺視他的情人，有時且見她的情人以眉目送情。還有時幻想他倆正在情話，所以將恨那童女的嫉妒心增到百二十分。當少年定睛看公主時，公主亦看着他。就在這一瞬之間，少年便估定公主能知道那一個門內是美人，因為他倆的情愛，使精神合爲一體。少年自從下牢，久已知道公主必設法探知其事。現在一瞬之間，果然證明他的想像是不錯了。

少年凝視的眼睛，分明是問公主：「那一個門？」公主會意，用放在前面的右手，很輕很快的，向右一指。只有公主的情人看見公主的手勢，因為旁人一概都注意在少年的一身。

少年毫不疑慮的轉身，用穩健輕捷的腳步，走向門前。旁觀的屏息凝視，只見少年走到右邊門前，一發而開。

現在來了個問題了：「還是出來了一只猛虎呢？還是出來了一個美人呢？」

我們越猜想這個問題，越不能得一個答案。這是心理學的問題，很難解釋。聰明的讀者，請猜猜看，不用你的心理，須要用那個失望嫉妒到白熱點的公主的心理。她是失了他的情人了，她容許第二個人

得着她的情人麼？

她想到她的情人開那個老虎的門的時候，是何等害怕，抖戰，以至於用雙手蒙她的臉哩！

但是她更常常想到那一個門開了，她那個美麗的童女出來了，銅鐘作悠揚的調子，羣衆開歡樂的呼聲，小孩子散花，領她的情人和情敵——童女——回去。發想到這兒，又何嘗不齧牙切齒，扯斷她那萬千情絲呢？

與其情場失意，何如使情人早歸天府，相期來世呢？

但是，可怕呀！那兇惡的老虎，尖銳的呼聲，和人血她的決定在於頃刻，而她的思慮，不知有幾日幾夜了。她早知他必問她，亦知她必須答覆他。所以說毅然決定向右一指。

是美人出來，還是猛虎出來，這個問題，很有研究的意味。作者不敢斷語。所以讓閱者們解答，還是美人還是老虎？

## 風雪

俄國托爾斯泰原著  
瞿秋白耿濟之同譯

晚上七點鐘，我喝完了茶，從站上出來，那個站名已經不記得了，祇記得是在新柴卡司克附近。董兵地那裏。那時候天色已經發黑，我穿着皮裘同阿萊司卡坐上雪車。在驛站附近覺得天氣還很溫暖。雖然天上並未下雪，頭上卻也見不到一粒星，一片潔白的雪地鋪在我們前面，天空就比較着顯得又低又黑。

水車正張着他那大輪翼在那裏搖揮着，我們剛從他那黑影底下走過，又穿過一個哥薩克村落。覺



得道路比較得要難走了，風兒也開始猛烈的從我左面吹來，把馬的尾巴和鬃毛吹在一邊，又揚起爲馬蹄和橇撐所踐踏的殘雪。車鈴也啞住了，冷氣從袖口直侵到背上，到那時候我纔想起驛吏會勸我不要走，免得徬徨迷路，挨一夜凍；他這個話實在有點道理。

我就對車夫說道：『我們不要迷路啊。』後來見他不回答，我就索性很明顯的問道：『車夫，我們走到驛站麼？我們不會迷路麼？』

他並不回過頭來，就答我道：『這個誰能知道呢！你看，地上堆得這樣厚；一點道路也找不見，真要命啊！』

我又釘下去問道：『你好生說，我們能希望到驛站不能到麼？』

車夫說道：『大概可以到。』以下他又說些什麼話，我因爲風竟聽不出來。

再回轉去自然是不願意；可是在這種不毛之區，風雪連天底下，活挨一夜凍，也實在有點不高興。並且那個車夫，我雖然在黑暗裏沒有把他看得清楚，可是不知爲甚緣故，總有點不喜歡他，不信任他。他盤着腿坐在中間，身材很大，嗓音卻帶着懶氣，帽子不像是車夫戴的——簷之四面，容積很大，並且他趕馬也不是尋常樣式，卻用兩手執着韁繩，彷彿坐在車夫位後的僕人一般，而我所以不信任他的重要原因，也許因爲他的耳朵用手巾紮着的緣故。總而言之，這個橫在我前面的又粗蠢又僵硬的背實在爲我所不喜歡，決定他一無是處。

阿萊司卡對我說道：『據我意思不如回去，真不高興在這裏挨痛！』

車夫喃喃說道：『真要命啊！雪堆得真厚！一點道路都看不見，眼睛都眯住了。……真要命啊！』

剛走不到一刻鐘，車夫就停住馬，把韁繩授給阿萊司卡，從座兒上跳下來，提着雙大靴，走向雪裏去尋找道路。

我趕緊問道：『怎麼你往那裏去迷路了麼？』可是那個車夫並不回答我；風正吹在他眼睛上，他一面避着臉兒，一面離着雪車往前走。

一會兒他回來了，我便問他道：『唔，怎麼樣？有道路麼？』

他斗然對我說道：『一點也沒有。』他說這話，帶着種不可復耐的神氣，並且異常憂憤，彷彿他迷跡的錯處全在於我似的。一會兒他又慢慢的坐在車上，用一雙凍手理那韁繩。

我們又動身了，那時候我又問道：『我們怎麼辦呢？』

『那有什麼辦法聽着天命走罷。』

我們緩緩的走着，不擇道路，一會兒走在融化到四分之一的雪上，一會兒走在光滑的雪冰上面。雖然天氣很冷，雪落在領上，融得還很快；雪花飛得很起勁，一會兒又降下又硬又乾的雪來。

實在我們竟不知道向那裏走去。因為走了一刻多鐘，還見不出一根記里數的柱子來。我又問車夫道：『你以為我們走得到驛站麼？』

『到什麼地方往回走，那些馬也許可以把我們送到原來的驛站去；如果再往下走……一定更要迷路了。』

我就說道：『那末就折回去罷。真的……』

車夫又追問道：『真的折回去處？』

『是的，是的，回去罷。』

車夫就放鬆了韁繩。馬兒跑得十分迅速，我雖然覺不出轉變方向，可是風已經變了而在雪天雪地裏竟能隱隱見出幾座水房。車夫膽子不免又大了，便談起話來。

他說道：『就在這樣雪花裏回到那驛站，在柴堆裏住宿一夜，到明天早晨再走。能够在柴堆上睡覺，

那是很好的了。不然，全身都要凍壞——因為太冷了。凍着一次腿，——三星期內就要爲着這個死去。」

我說道：『但是現在並不冷，風也不大，能够走麼？』

『暖固然很暖，卻還有風雪。現在回頭走，那就好得多了；可是風雪還下得很密。往前走固然也可以，可是要聽天命了；否則，受着凍，也不是遊戲的事情。以後誰負這個責任呢？』

二

那時候後面忽然發出幾輛馬車上的鈴聲，但見有幾輛車在那裏似飛的起來。我那車夫說道：『這是「庫里埃」的鈴，在全站上祇有這樣一個。』果然前面那輛車上的鈴聲異常清脆，並且洪大，不住的在風頭裏搖曳着。我以後纔知道這是獵家用的東西。一共有三個鈴兒——一個大的在中間，發出洪聲，兩個小的發出中聲。這兩種聲音湊在一起，在曠僻寒冷的地方響起來，叫人聽着，精神爲之激越。

當三輛車裏前面一輛同我們那輛車並行的時候，我那車夫說道：『走得真快呀！』一會兒他又對後面那個車夫喊道：『道路有麼？能够走麼？』可是那個人祇朝着自己那幾匹馬喊着，不去回答他。

當郵車剛經過我們的時候，鈴兒一會兒就漸漸聽不見聲音了。我那車夫也就有點慚愧的意思。他對我說道：『老爺，我們也走罷！人家已經走過，——現在車跡還是新鮮的呢。』

我答應了，我們重又逆風而行，順着深雪向前趕着。我從傍邊看着道路，不使那輛車離開前面幾輛車所遺的痕跡。走了兩俄里路，車跡看得異常顯明，後來祇能隱隱約約的辨會出來；等了一會，簡直分不清楚，是車跡，還是尋常吹透的雪層。我屢次往下看着雪橇底下壓着的雪，把眼睛都看鈍了，就向前望去。第三個里柱還能够看得見，第四個卻已經不能找到了；又像原先一般，一會兒順着風行，一會兒逆着風行，一會兒往左，一會兒往右，以後竟使那個車夫說我們在右邊迷路，我說在左邊，阿萊司卡卻說我們簡直往後走着。我們屢次停着車，車夫也屢次下車來尋找道路；可是終歸於絕望。當時我就自己下車看我

所想像的是不是道路；可是我剛千辛萬苦的逆風走上幾步，就相信四面全是一樣的白雪堆，所謂道路也不過在想像裏纔能見出——再走上幾步，忽然自己那輛雪車也竟找不到了。我就喊道：『車夫！阿萊司卡！』可是狂風吹來，我覺得我的聲音竟被風從我嘴裏奪去，喊不出來。我跑回到那停車的地方——可是車已經沒有了；向右走去——還是沒有。我不由得發急起來，便大聲又喊了一下『車夫！』其實他正站在我旁邊兩步遠，現在回憶起來，未免有點抱愧。當時就有一個高身材的人，手裏執着鞭子，頭上戴着大帽，忽然出現在我面前。他就引我到雪車傍邊去。

他說道：『幸虧天氣過暖，不然，天一凍——那就倒霉了……』

當時我就坐上車去。說道：『放着馬，讓他走回去。能够走得麼？喂，車夫！』

『大概可以走得。』

他就放鬆韁繩，用鞭子在馬身上打了二下，車兒又轆轤的走了。我們走了半點鐘，忽然在前面又聽見那熟識的鈴聲，並且有兩個鈴；這一次他們是向我們迎面來的。原來還是那三輛車，現在已經把郵件卸下，所以跑回站上去。前頭一輛庫里埃車，用着三匹雄壯的馬，鈴聲鏘鏘的在前面跑着。裏面坐着一個車夫，在那裏大聲的喊着。後面兩輛空車中間，每輛上坐着兩個車夫，互相在那裏很高興的譚話。其中一個人抽着煙，火星在風裏吹着，照着他臉兒的一部分。

我看着他們，心裏很是慚愧，大概我車夫也受着同樣的感想，因為我們兩人那時候竟異口同聲說道：『跟着他們走罷。』

### 三

最末那輛車還沒有走過，我那車夫就呆呆的把自己那輛車轉過來，直衝在最末一輛車上。馬兒受了驚，都跳起來。把韁繩摔脫，就往旁邊跳走了。

「這個惡鬼！眼睛不生氣，竟往人家車上撞來。這個死鬼！——一個身材不高的車夫氣忿忿的說着；他正坐在後邊那輛車上，依着他的嗓音和身段，決定他是個老人。當時他從車上跳下來，一個惡狠狠罵着我的車夫，一面跑去追馬。」

但是馬竟追不着。車夫跟着追去，一會兒連馬連人都隱在風雪的白霧裏去。還聽見那人的聲音說道：「瓦西里！快把那隻驢馬帶來，恐怕要捉不住呢。」

那時候一個身材很高的車夫就跳下雪車，默默的把自己那輛車卸下。拉起一匹馬來騎着，踏着雪就跑過去了。

那輛「庫里埃」車依舊搖着鈴兒，向前奔跑着。我們那輛車也就同着別的兩輛車跟在後面。我那車夫這纔高興起來。我就問他是那裏的人，做過什麼事情，後來便知道他是我的同鄉。圖里斯克省瓦村人。他家田地很少，自從霍亂病後，五穀也就停止出產。家裏有兩個弟兄，第三個兄弟出去當兵。麵包在復活節以前就不夠吃了，所以只得借債來度日。他兄弟做家裏主人，因為他已經娶妻，但是他自己卻是個繆夫。他說，他們那村裏每年出來當車夫的很多，如果不當車夫，也要到郵政局去，因為不這樣決不能維持他一家的生活。他又說他住在這裏每年有一百二十個盧布進款，其中把一百盧布寄到家裏去，其餘的自己也够用了。

一會他又自己喃喃說道：「唔，這個車夫罵些什麼真討厭！難道我故意驚跑他的馬麼？難道我是惡人麼？並且也不必追過去！那些馬自己會來，不然，不把他們凍死了纔怪呢！」

我看見前面放着什麼烏黑的東西，便問道：「那邊黑的是什麼？」

他說道：「那是貨車。多麼可愛的車呀！」說着，已經走到那輛簾子蓋着的大車傍邊，但見那輛車正慢慢兒軋軋的走着。他又說道：「你看，一個人都看不見——全都睡了。那個聰明的馬卻認得道路，一步

也不會迷失……」

果然很奇怪，這輛大車看着從簾頂到車輪，滿覆着雪，可是好像自己在那裏一步步的動着。當我們那幾輛車走到他跟前，亂響起車鈴的時候，纔看見車前擡起一點簾邊，探出來一隻帽子。一匹大驢馬伸着頭頸，凸着腰背，一步一步在崎嶇的道上走着。

又走了半點多鐘，車夫又對我說道：「老爺，你看我們走得對麼？」我答道：「這個我可不知道啊。」他露着安閒的神氣說道：「以先風兒還對，現在卻又走在暴風底下。不對，我們並不會向那方面去，我們又要迷路了。」

他這個人素性異常膽怯，可是等到我們人又多，並且他又不做那指導人和負責人的時候，他心裏就安靜下來。於是他自然要細心監察着前面那個車夫的錯誤，以脫卸自己的干係。實在我也覺得前面那輛車有時在我們左邊，有時卻在我們右邊；並且我還以為我們竟在極小的範圍裏旋轉着。但是這也許是感覺的錯誤，因為我有時還覺得前面那輛車一會兒升上山去，一會兒爬在山坡上，一會兒又在山腳底下走着，其實那些地方全是平原。

又走了半天，我遠遠裏——在地平線那裏——彷彿看見一條黑長的帶子在那裏走動；過了一會，這纔見出還是那輛被我們趕過去的貨車。雪依舊塞滿在呆笨的車上，人依舊睡在簾子底下，前面那匹驢馬依舊駝着背，垂着耳朵，去嗅那道路。

那時候我的車夫就抱怨着說道：「你看，在那裏轉圈子，又遇見那輛貨車了！庫里埃馬真好，領我們白走這許多路，眼見今天是要走一夜的了。」說到這裏，他咳嗽起來，停了一會，又說道：「老爺，我們還是回頭走罷。」我道：「爲什麼他們往那裏，我們也往那裏？」他道：「跟着他們隨便走麼？恐怕要在曠野裏住宿了。雪這樣堆得厚……真要命！」

前面那個車夫眼見得已經丟失了道路和方向，卻竟不去尋找道路，依舊很高興的喊叫着，沒命的向前奔跑。這個不由得使我納罕，我也不顧一切，決定索性緊跟着他們走去，當時就對車夫說道：『跟着他們走罷。』

車夫只得依命，卻已經不大似原先一般的願意了，所以也就不大和我說話。

四

風雪越發來得利害，又乾又細的雪直從天上落下來；大概開始在那裏結凍了：因為鼻子和兩頰竟冷得發紅，冷氣拚命的鑽進皮裘裏去。雪車有時候撞在光滑結冰的雪岩上面。我提心弔膽的走了許多路，自己覺得疲困異常，便不由得闔上眼睛，打盹起來。等了一會，我張開眼睛來一看，當下使我驚訝異常，原來我覺得有一道明亮的光線照耀着那雪白的平原，地平也擴大了許多，又黑又低的天已經消滅了，四處都是積雪的白斜線，和前面顯顯的黑影，後來我往上一望，覺得黑雲已散，剛落的雪佈滿着天空。原來在我打盹的時候，月亮就升將出來，穿破那不堅固的黑雲和正降的雪，發出一道又冷又明亮的光線。最使我看得清切的，就是我那輛雪車。幾匹馬和三輛在前面走着，的馬車，前面一輛車上依舊坐着那個車夫，在那裏急急的趕路；第二輛車上正坐着兩個車夫在那裏抽煙，因為煙氣和火星一陣陣從車裏裊裊而出，便可見得他們正在那裏吸煙；第三輛車上看不見什麼人，大概車夫正在車中睡覺。前導的那個車夫在我醒來的時候，也時常停着車，下來覓路。當我們停車的時候，聽着風吼越發利害，在空中的雪團下得越發密集。在月光底下看見車夫的低矮影兒，手裏執着鞭子，來撥動前面上的雪，影兒不住的前前後後在白霧裏動着，等了一會，又走回來，猛然跳在車上，於是在單調的風聲裏又聽見那響亮的喊聲和鈴聲了。每逢前面那個車夫爬下來尋覓道路或草堆的標記的時候，第二輛車裏總有一個車夫發出那種爽快的、自信的聲音，對前面那個車夫喊道：『意格拿司卡，聽着應該往左走向右就背着風了。』

或者喊道：『老弟，向右走，向右走！那邊有烏黑的東西，也許是柱子。』或者喊道：『你忙些什麼？你把那匹驢馬駕在前面，他立刻領你上道。事情也就妥當了！』這個出主意的人嘴裏這樣說着，可是自己既不去駕馭前面那匹馬，又不到雪地裏去覓道，並且連鼻子都不從駝毛領裏伸將出來。主意出得不多，那個前導的意格拿司卡自然要討厭起來，便嚷着叫他自己到前面去做領導，那時候出主意的人回答說：『如果他駕着庫里埃車，當然要走在前面，也就能够領到道路上去。他說：『我那幾匹馬天生不會走在前面。因爲不是那類的馬啊。』那時候意格拿司卡就高高興興一面吡喊着馬一面答道：『這樣，你就給我少說話罷！』』

那一個和出主意的人同坐在一輛車上的車夫卻不大對意格拿司卡說話，也不去干預這些事情，可是也不睡覺，因爲他那煙管裏的火老不熄滅，並且當停車的時候，我就能聽見他均齊的、不斷的語聲，所以我可以斷定他並不睡覺。他正在那裏講故事。意格拿司卡時常要停車覓道，因此他的話頭也時常要中斷，到了後來，實在忍不住了，便對他喊道：『怎麼又站住了？又要覓路了！真成了測量師——卻還找不到路；不如隨着馬兒走去罷！也許不至於凍死……往前走罷！』

當時我那車夫在傍邊說道：『去年有個郵差竟凍死了！』

第三輛車上的車夫至終未曾醒過。有一次停車的時候，那個出主意的人喊道：『菲里布！喂，菲里布！』卻並不見他回答，便說道：『莫非凍死了麼？意格拿司卡，你去看一下子。』

意格拿司卡便匆匆忙忙的到那裏去，一面搖那睡着的人，一面說道：『你竟成了喝醉的樣子，如果受着凍，趕快說啊！』

那個睡着的人翻了個身，忽然喃喃的罵將起來。

意格拿司卡說道：『還活着呢！』說着，就向前走了；我們便又起行，並且走得很快，竟使我車上一匹



小馬緊夾着尾巴連跑帶跳的跟着。

五

那個追逃馬的兩人——一個是老人，一個名叫瓦西里——到夜深纔和我們相遇。他們把馬全都找到了，便趕將過來；但是他們怎麼竟會在窮荒僻野，風雪連天的時候把這件事情辦妥，這個真使我千百個不明白。那個老人依舊騎着那匹馬跑來，走到我們那輛車兒面前，便又罵起我的車夫來道：『你真是個促狹鬼！你實在……』

第二輛車上那個愛講故事的車夫喊道：『喂，米脫里奇老丈，你還活着麼？爬到我們這輛車上來罷！』可是老人並不和他答話，依舊嘴裏罵着。等到罵够了，纔走到第二輛車上去了。別人問他：『全捉住了麼？』他道：『難道還會遺漏麼？』那個高身材的瓦西里依舊同意格拿司卡坐在前面那輛車上，一聲也不言語，並且還同他一塊下去覓路。

我那車夫喃喃說道：『這個罵人精……真討厭！』

後來我們又在那白茫茫的沙漠裏走了許久。張開眼睛一看——橫在我面前的依舊是那被雪遮滿着的帽子和背，幾匹馬依舊低着頭一步一步逆着風走着。往下一看——積雪依舊和滑牀相擊着。風兒吹來，地上的雪就飄揚起來。前面幾輛車依舊急急的奔跑着。前面左右依舊是一片白茫茫的曠野。眼睛要想找一個新物件出來，可是柱子，草堆，圍牆——什麼都沒有。四周圍都是白的。地平線一會兒看着無限的遠，一會兒又好比近在兩步以外；忽然又高又白的牆在右邊長出來，沿車輛跑着，忽然又沒有了，停了一會，又好像在前面長出來，跑着跑着，又沒有了。再往上一看——起初顯得十分光亮，在濃霧裏還看得出星兒來；可是一會兒星兒慢慢離開眼界往下逃去了，祇見那經過我眼睛墮在臉上，皮領上的雪；天各處都是光明的，白的，無色的，同樣的和永久不動的。風彷彿時常變動；一會兒迎面吹來，雪便打在眼

睛上，一會兒從傍邊打在皮領上，搗我的臉頰。祇聽見車輪在雪上軋出來微弱的，不靜默的聲音和悲哀的死沉沉的鈴聲。有時當我們逆着風在光滑的凝凍的冰皮上走着的時候，就能很清切聽到意格拿司卡的有力的呼嘯聲，和尖銳的破碎的鈴聲，這些聲音竟破去了曠野裏悲愁的性質，令人聽着，自然而然生出激越的情感。我一隻腳漸漸凍起來了，每逢轉身過來的時候，領上和帽上的雪直鑽到我的頸領裏去，使我戰索不止；但是我穿着厚裘，終究是很溫暖的，而睡魔也就來侵犯我了。

## 六

回憶和思想很迅速的變爲想像。

我想到：「那個在第二輛車上不住叫喊着的，喜歡出主意的人也許是個農人麼？他身體很結實，腿兒很短，正彷彿我們家裏一個管酒食的老人費道爾，菲里潘奇。」我就看見我們家裏的大樓梯和五個僕役，他們正在那裏氣吁吁的從小房裏搬出鋼琴來；又看見菲里潘奇擄起袖口，手裏拿着一個琴上的腳板，跑在人家前頭，開着門栓，在那上面覆着手巾，站在那裏，妨礙着人家，自己嘴裏卻還急匆匆不住的喊道：『前面的人好生搔着。』升上去，升上去，留心着門。這就對了。『內中有個園丁正執着琴的欄杆，用力太過，臉兒都漲紅了；當時他就說道：『菲里潘奇，那末請你來擄罷。』可是菲里潘奇依舊忍不住，依舊要叫喊着出主意。」

當時我就想道：『這是什麼意思？他以為他很有益於公共事情，或者他很喜歡上帝能給他這種自信的辯才，所以很高興去使用他麼？也許是這樣的。』我又看見一個池湖，還有幾個疲乏的僕役沒膝在水中拉着魚網，又是那個菲里潘奇在岸邊跑着，對着大家喊叫，等到快要檢魚的時候，纔下水去一躺。那時候是七月的正午，烈日高射，我正順着花園中方割的草上散步；那時候我年紀還很輕，心裏邊總有點不知足和進取的念頭。我走到池湖傍邊，在野薔薇花台和橡樹林中間一塊素所心愛的地方那裏，將

下去，我一邊躺着一邊從野薔薇樹的紅幹那裏，看望那乾燥的土地，和蔚藍色明鏡似的湖面，不由得發出一種自得和憂愁的情感。圍着我的都很美麗，而這種美景使我受強烈的影響，覺得我自己也是很好的，而惟有一件事情令我發愁，就是沒有人對我發生驚奇之心。這時候天氣正在最熱的時候。我打算閉着眼睛睡一下子，可是那討人厭的蒼蠅竟不給我片刻的安寧，總聚在我附近，嗡嗡的從額上飛到手上，蜜蜂也離我不遠，成羣的飛着；黃翼的蝴蝶從一棵草上移到別棵草上，露出疲勞的樣子。我往上一看，眼睛都痛了——太陽在樹葉縫裏透將進來——覺得越發炎熱了。我便用手巾遮着臉，卻氣悶得很，蒼蠅彷彿都黏在那出汗的手臂上面。雀兒躲在薔薇樹的深處。一隻雀兒跳下地來，離我一尺多遠，兩次假裝着使勁啄那土地，一會兒又啾啾叫着，向天上飛去；還有一隻雀鳥也夾緊着尾巴，跳到地上來，一會兒也似箭一般，跟着第一隻鳥飛去了。池湖那裏聽見砧上擊衣的聲音，一聲聲的傳來。又聽見洗浴的人的笑話聲和分水聲。離我很遠，一陣風吹在橡樹梢上，慢慢的吹近過來，一會兒吹動了地上的亂草，一會兒野薔薇樹的葉子也搖搖欲動，打在枝上，良久一條新鮮的微風纔吹在我身上，揭起手巾邊兒，從汗淋淋的臉上擦過。手巾一揭起來，蒼蠅就趁着這個機會，飛將進來，冒冒失失打在我潮濕的嘴上。有一根乾枝又觸我的背心，裏想着這樣決定躺不着，不如去洗澡去。正在思想的時候，忽聽見一陣急遽的步聲和恐慌的婦女聲音說道：『啊，喲！這個怎麼辦呢？男人一個也沒有！』

我聽着這話，趕緊跑到太陽地裏，看見一個僕婦嘆着氣，從我面前跑過，當時我就問她道：『什麼事？』不料伊僅祇看了我一下，又向四圍望了一望，搖着手，又跑開了一會兒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子，瑪德鄰一手捧着從頭上墮下來的手巾，連跑帶跳的向池畔奔去。兩個姑娘也互相攜着手跑來，十歲的小孩穿着他父親的衣裳，也急急的跑過去。

我又問他們道：『出了什麼事情？』

「鄉下人淹水了。」

「在那裏呢？」

「在池湖裏。」

「那一個鄉下人是我們的麼？」

「不是，是過道的人。」

說語的時候，馬夫意溫拖着雙大靴在草地上跑着，奔向池湖那裏去，肥胖的管事約闊甫也喘着氣跑來，我就跟着他們跑過去。那時候我心裏發生一種感情，那種感情彷彿對我說道：「快投下水去，拉那個鄉人出來，救他的命，那末人家對你就要生出驚奇心來了。」

一羣僕役聚在岸傍，我便向他們問道：「在那裏，在那裏？」

一個洗衣婦正在扁擔上收拾衣裳。當時就說道：「就在那邊，水深的地方，在那邊岸那裏，差不多離浴所不遠。我眼看他沒入水內；忽然伸頭出來，忽然又沉下去，一會兒又伸頭出來，悲悲切切的喊道：『我掉水拉，啊！』喊着，又沉下去了。——祇看見水淹在那裏亂動。那時候我纔看見一個鄉人沉水了。所以我就喊叫起來。」

洗衣婦一邊說着，一邊把扁擔放在肩上，離開池湖，從小道上走去。

那個胖子約闊甫嘆了一口氣，很淒慘的說道：「真罪過啊！現在已經設立了警署，——可是防護的地方竟然一點也沒有。」

那時候有個鄉人背着一柄鐮刀，穿過聚在岸上的一羣老少男女，把鐮刀掛在灌樹枝上，慢慢的脫去靴子。

我也打算投下水去，做些驚人的事業，所以不住的問道：「在那裏？他沉在那裏？」

但是人家指給我，看那池湖光滑的平面，微風吹過，起了一層細波。我真不明白他怎麼會墮下水去，水總是很平滑，很美麗，很冷淡的站在他頭上，日光照着，放出金黃顏色，我覺得我竟不能夠做這件事情，並且也不能夠叫人驚奇，而況我最不善於泅泳一道；可是那個鄉人把汗衫從頭上脫將下來，立刻投下水去。許多人都看着他，露着希望和麻木的神氣，不料他剛下水到肩膀的地方，就慢慢的回來，穿上汗衫，因為他並不會泅水。

聞人漸漸聚集攏來，圈子越聚越大，婦女們都互相攜手看望，但是這一大堆人裏竟沒有一個肯下去救人。有些剛跑來的人出了些個主意，也就嘆息着臉上露出恐懼和失望的神氣，其中早先來的幾個人有的站乏了，便坐在草地上面，有的也就回去。那個老婆子瑪德隣問伊女兒把火爐門關閉了沒有？那個穿父親衣裳的小孩不住的把石子投在水裏。

忽然菲里潘奇的一隻狗名叫脫萊作卡的在山下跑過來，一邊獵獵吠着，一邊屢次回頭看望，露出疑惑的神氣；菲里潘奇自己也就跟在後面，從山上跑下來，嘴裏不知道在那裏嚙些什麼語。

他一邊跑着穿衣裳，一邊喊道：『你們站着做什麼？人快要淹死了，他們還站在那裏！快取一根繩子來！』

大家都望着菲里潘奇，既露希望，又含着恐懼；但見他一手撐在一個僕役肩上，一手在那裏脫靴。有人對他說道：『就在那邊，那個人站立的地方，灌樹的右面。』

他答道：『我知道了，』便皺着眉頭，彷彿答報那婦女羣中所表現的慚愧的意態；當時他脫去汗衫和十字架，交給正站在他面前的園僮，自己就邁開大步，向湖畔走去。

脫萊作卡很疑惑他主人這般匆遽的舉動，究竟爲什麼原因，站在人羣中間，嗅了幾下，吃了幾根岸傍的小草，便看着他主人，忽然很高興的吠了一聲，跟着他主人一塊兒下水去了；那時候浪花紛飛，濺在

岸上許多人的身上；菲里潘奇很勇敢的揮着兩手，背脊起伏不已，猛向對岸泅去。脫萊作卡喝了幾口水，趕緊回轉來，站在衆人傍邊，洒去身上的水。那時候菲里潘奇已經泅到對岸，兩個車夫跑到灌樹那裏，拉着繞在棒上的魚網。菲里潘奇忽然伸出手來，卻屢次沒入水中，每次都從嘴裏放出水泡，四處的人喊着問他，他並不回答。後來他走到岸上來，我望見他僅祇在那裏理那魚網。網兒拉出來，但是裏面除去爛泥和幾條小鮒魚以外，竟一點也沒有。等到又在拉出魚網的時候，我已經移到那一方面去。

但聽見菲里潘奇下命令的聲音，溼繩擊水的聲音和恐懼的嘆聲，擊在右翼上的溼繩蒙着許多草兒，慢慢的從水裏拉將出來。那時候菲里潘奇喊道：『現在一塊兒拉呀！使勁呀！』

內中有一個人說道：『兄弟們，裏面一定有些什麼，拉着很重呢。』

一會兒網葉裏兩三個鮒魚跳躍着。網也慢慢壓着青草，拉上岸來。但見水淋漓的網裏有一種白色的東西。於是一種不高的，在死靜中間聽得使人感動的，恐怖的嘆氣發生在人羣裏了。

祇聽見菲里潘奇果決的聲音說道：『拉呀，使勁的拉呀！』一會兒那個溺水的人就被許多人拉到灌木傍邊。

到這個時候，我忽然遇見我那慈善的老伯母，但見伊身上穿着絲衣，手上捧着華美的日傘——這把傘彷彿和這個恐怖的死景不合宜，——臉上帶着副淒涼欲哭的神氣。伊一見我，就對我說道：『我們走罷，唉，這個真可怕呀！但是你總是一個人去洗澡，泗水。』伊說這話，帶着種愛情的自私心；我一聽，頓時感受着一種愁病的情感。

那時候記得太陽正鮮明的炎熱的烤着乾燥的田地，並且在池湖的鏡面上游戲着，大鯉魚在岸傍跳躍着，湖中小魚成羣的游泳，一隻鸚鳥在天空中飛過，繁茂的白雲聚在地平線上，魚網拉起時帶在岸上的污泥漸漸的飛散開來了，我在堤上走着，又聽見湖畔擊砧的聲音。

這個擊衣杖響着，彷彿兩個杖合在一起打着所發出來的洪聲一樣響，這種聲音使我難受，使我沉痛，因為我又知道——這個擊衣杖就是一隻鈴；而非里潘奇又不讓他不發出聲音來。這個擊衣杖正彷彿拷問的器具一般，壓着我那挨凍的腿——我於是醒了。

我所以醒來的緣故，是因為我那輛車跑得太快，並且我耳邊彷彿聽見有兩個人在那裏說話。一個是我車夫的聲音，他說道：『意格拿司卡，你把這位乘客接去罷，——你總是一樣的走路，我卻白白的趕着你接去罷。』那個意格拿司卡的聲音說道：『我把乘客接去，難道還有什麼喜歡麼？……你能給我半個「司托甫」麼？』（譯者按「司托甫」係量流質器名，農人用以代幣，下文「闊蘇司卡」亦同性質，但較「司托甫」之量略小。）

『唔，怎麼能半個「司托甫」呢？……一個「闊蘇司卡」就差不多了。』

『闊蘇司卡爲着一個闊蘇司卡便把那些馬壓壞麼？』

我張開眼睛來一看，依舊是一片白濛濛的雪，依舊是這個車夫和這幾匹馬，可是在我們車傍邊又看見一輛雪車。原來我那輛車已經趕到意格拿司卡那輛車傍邊，在那裏並排行着，別車裏有人勸意格拿司卡少半個闊蘇司卡不必和他換，可是他竟不聽這個話，把車子停將下來，說道：『搬過來罷，這真是你的運氣走到明天，不過得着一個闊蘇司卡，行李多不多呢？』

我那車夫就很高興的跳到雪地上來，向我鞠躬，請我搬到意格拿司卡那輛車上去。我滿口答應下來；那個膽怯的鄉人不由得異常滿意，說不出那感謝和喜悅的神氣，他朝着我。阿萊司卡和意格拿司卡鞠了好幾回躬，道了許多聲謝。

他說道：『唔，天保佑呀，要不然，走了半夜，自己也不知道往那裏去。老爺，他能够把你老人家送到，我那幾匹馬已經很疲乏了。』說着，他就喜喜歡歡的搬起行李來。

當他們搬運東西的時候，我順着風走到第二輛雪車那裏去，那輛車許多地方已經被雪蓋住，而在迎風掛着毛織物的地方尤多積雪。老人伸着腿躺在裏面，那個愛講語的人依舊在那裏講他的故事。但聽他說道：「在那大將軍藉着國王的名義來到獄舍見瑪麗亞的時候，瑪麗亞對他說道：『將軍我用不着你，也不能夠愛你，你也決不是我的情人；我的情人就是那個親王……』……』說到這裏，他一看見我就停住了，抽起煙來。

那個出主意的人就對我說道：「老爺，你來聽講故事麼？」

我說道：「你們真有趣，真快樂呀！」

「不過解悶罷了！藉此可以不發愁。」

「你們不知道，我們現在在什麼地方了？」

這個問題，我看車夫聽着都不大喜歡。當時那個出主意的人說道：「誰能夠辨別這是什麼地方呢？也許已經走到卡爾梅克人那裏去了。」

我問道：「這個怎麼辦呢？」

他露出不滿意的神氣，說道：「有什麼辦法呢？走到那裏，就算那裏，也就完了。」

「如果馬站在雪裏簡直走不出去，那末怎麼辦呢？」

「什麼這也不要緊。」

「能凍死呢。」

「自然是能的，因為現在草堆一點也不見；這樣說，我們實在已經走在卡爾梅克人地方了。現在第一件事情應該看一看雪。」

老人抖索着說道：「老爺！你還怕凍死麼？」



他說這句話，雖然帶着點嘲笑我的意思，但是可以看出他已經抖擻得利害。我說道：『是很覺得冷了。』

『唉，老爺！你應當像我似的說：不冷，不冷，這就跑過去——那樣也就能使你暖和了。』  
那個出主意的人說道：『這一件事情，怎樣跟着這雪車跑呢。』

七

阿萊司卡在前面那輛車上對我喊道：『預備好了！請罷！』

風雪的勢頭來得很利害，我向前彎着身體，兩手拉住大衣領兒，纔勉強迎着狂風吹得亂飛的雪走了幾步，走到前面那輛車傍。那時候我那個車夫已經坐在空車中間，看見了我，就脫下自己的帽子來，不料風竟很狂暴的把他的頭髮一根根吹直起來，便問我要酒錢。他真想不到我能够給他，因為我的辭卻決不會惹怒着他。他謝了我一聲，戴上帽子，一邊對我說道：『老爺，上帝保佑，再見罷……』一邊拉着繩，離開我們走了。意格拿司卡隨着就搖起全身，吡喊着馬。於是馬啼聲，鈴聲，吡喊聲，隨着並起，代替了風吼聲，因為在停車的時候風聲最容易聽見。

自從搬家後一刻鐘的工夫，我並不睡覺，而以觀察那個新車夫和幾匹新馬為消遣。拿格拿司卡在在那裏露出十分勇敢的樣子，不住的跳躍着，屢次用鞭子抽打那幾匹馬，嘴裏還要呼喝吡罵，又時常踩着腳，爬上前去，整理轅馬上時常亂絞在一起的後鞵。他身材不高，身段也很合適。短裘上面還穿着一件不繫帶子的駝毛大衣，這件大衣領子上的毛，幾乎全已脫光；他的頭頸是很光滑的，他的鞋不是毛靴，卻是皮靴，帽子又很小，他時常把他脫下來，不住的整理。耳朵僅祇為頭髮所掩。在他一切舉動裏，不但可以見出他的勁力，還可以見出他有惹起自己勁力的願望。車兒越走得遠，他就越跳躍得高興，蹀腳得利害，越同我和阿萊司卡多說話。我看他很害怕喪失自己的精神，因為他的馬雖然都很好，可是道路一步步

來得難走，並且那些馬已經顯出不大願意行走的樣子，連那又大又好的轅馬都躓跌了兩次，心裏一害怕，往前一撞，幾乎把腦袋撞在鈴上。風雪這樣的利害，看着實在可怕；馬兒已經疲乏了，道兒顯得艱難了，我們簡直不知道自身在那裏，也不知道往那裏去，能够走到驛站上去一層，已經不敢希望，就是要覓一住宿之地，也就不可得了。但是鈴兒依舊很自然，很高興的響着，意格拿司卡依舊很勇敢，很美麗的喊着，彷彿節期日正午在鄉間大道上走車的情形一般，叫人聽着又奇怪，又發笑，——至於那最使人想着奇怪的就是我們竟會老是很勇敢的向前走。意格拿司卡装着假嚙在那裏唱曲，唱得聲音很高，在間斷的時候還夾之以呼嘯的聲音，聽着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

正在走得異常高興的時候，忽然那個出主意的人說道：「喂，喂，意格拿司卡，爲什麼這樣乾嘍！一下子罷！」

「什麼事情？」

「站……一……下子！」

意格拿司卡把車子停住了。那時候萬籟皆絕，祇聽見風吼的聲音，雪還是旋轉着，打進車裏來。那個出主意的人走到我們那裏來。意格拿司卡就問他道：「什麼事情呢？」

他道：「什麼往那裏去呢？」

「誰知道呢！」

「腿也凍了。你在那裏忙些什麼？」

「我在那裏趕路啊。」

「你也下來看一看那邊搖晃的東西——也許是卡爾梅克人的游牧地。那個地方也許可以烤暖了我們的腿。」

意格拿司卡一邊說道：『好啦！你把馬拉住了罷！』一邊就向着所指的方向走去。出主意的人對我說道：『總要下去走一走，望一望，纔能找見道路；何必這樣傻頭傻腦的跑着把那些馬弄得出了許多汗！』

意格拿司卡去了許多時候，還沒有回來，我很替他擔心，恐怕他要迷路。在他走的這些時候，那個出主意的人總用着自信和安閒的口氣來和我說話；他說在風雪的時候行路應該怎麼辦法。說不如把馬放鬆了，隨他走去，到反能够達到目的地，有時也可以用星來做標準，他又說如果他在前面走，現在早就到了驛站了。

後來意格拿司卡慢慢的回來了，一步步很艱難的走着，膝蓋幾乎沒在雪中。那個人就問他道：『唔，怎麼樣，有麼？』

意格拿司卡嘆着氣答道：『有固然是有，游牧地也看見了，卻還是不認識。我們不概終在波洛爾郭夫司基別墅附近走着。應該往左走去。』

出主意的人始言道：『有點細碎的塵埃！這就是我們的游牧地，在哥薩克村後面的。』

『我說不是呀！』

『我這樣一望，就知道是的；不是他，便是塔梅衰夫司哥。總應該往右走，便能走到大橋那裏——』

共有八俄里路。』

意格拿司卡很憂愁的說道：『人家已經說過不是了！因為我已經看過了！』

『喂，兄弟！還有車夫呢！』

『什麼車夫！你自己看去。』

『我去看什麼！我很知道呢。』

意格拿司卡生氣起來，竟不去回答他，跳上車子，又往下趕路了。

他越走，精神越發煥發，依舊時常跺着腳，把靴脛積着的雪倒去，還對阿萊司卡說道：「你看，走了這些路，靴裏積着這許多雪，怎樣能暖和呢！」

我很打算睡覺了。

## 八

我在夢中想道：「難道我已經受凍了麼？聽人家說，受凍時時常始於做夢時候。如果凍死，不如淹在水裏，讓人家把我從網裏拉出來的好；其實凍死和淹死都是一樣的，都不過背上放着一塊板，什麼全忘了。」

果然一剎那間我什麼全都忘了。

斗然間我張開眼睛，向那白茫茫的大地，心裏尋思道：「這樣就算完結了麼？如果我們再找不到柴堆，馬又站着了，那末大概我們全都要挨凍了。」實在我對於這個很有點害怕，但是我那願望能夠發生些可驚可愕異乎尋常的事情的心理，比些須的恐怕還來得利害，我覺得如果明天果是那幾匹馬把我們幾個凍得幾乎垂斃的人運到一個遠僻荒涼的村莊裏去，這個倒也是件極有趣的事情，這樣的幻想很明顯很迅速的放在我面前。馬也止步了，雪下得越發利害，祇能見出馬的耳朵和頸木；忽然意格拿司卡坐着自己那輛車發現在上面，並且從我們面前經過。我們哀求他，喊着請他帶我們同去，但是聲音被風奪去，竟說不出聲音來。意格拿司卡一面笑着，對那馬喊着，一面吹着哨，在覆着雪的深淵裏離我們而去。老人跳上馬兒，揮着手肘，正想馳去，身體卻竟動彈不得。我那戴着舊帽的舊車夫竟迅步向前，把他拉下地來，摔在雪車，嘴裏喊道：「你這魔鬼！你這喜歡罵人的東西！我們一塊兒凍死在雪裏罷。」但是那個老人竟從雪堆裏鑽過，他竟不是個老人，卻是隻兔子，連躡帶跳的逃走了。許多狗在他後面跟着。

那個出主意的人就是費道爾，菲里潘奇叫我們大家圍在一起坐着，並且說如果雪把我們蓋住，那是不緊的一會兒就可以暖了起來，果然我們暖了，舒服了，不過心裏願意喝水。我就取了一隻茶杯，倒着甜酒分饗大家，自己也一飲而盡，心裏邊異常暢快。那個愛說話的人講起虹的故事——不料我們頭上已經造成了用雪和虹做成的頂棚。我說道：『現在我們自己各人在雪裏做一間屋子，大家都可以睡覺了！』雪果然十分溫暖，和毛皮一般。我爲自己做了一間屋子，正打算進入屋去；忽然菲里潘奇在雪堆裏看見了我的銀錢，便說道：『站着把錢給我罷。一般是死呀！』說着，拉住我的腿，我把銀錢交給他，哀求他放我；可是他們都不信這全是我的銀錢，算計着打死我。我抓住老人的手，上去親他，心裏帶着種莫可形容的快樂。老人的手實在又溫柔，又甜蜜。起初他想極力擺脫，後來忽然又自己把別隻手授給我，對我異常的親近。但是菲里潘奇卻走近來，威嚇着我。我趕緊跑進自己室內；可是這個並不是一間房屋，卻是一條長廊，而有人又在後面拉住我的腿。我極力的擺脫。在那拉我的人的後面竟留着我的衣服和皮的一部，我覺得很冷，並且慚愧——最慚愧的，就是我那伯母，一手撐着日傘，一手挾着那個溺水的人，朝着我迎將過來。他們笑着，一點也不明白我對他們所做的眉眼。我連忙跳到雪車裏去，兩腳還露在雪上，老人已經揮着手，趕將過來。老人已經離開得很近，但是我聽見前面有兩個鈴聲響着，我就知道，如果我能跑到那裏去，我就能遇救了。鈴兒響得越發清楚；老人已經趕到我面前，橫倒在我的臉上，鈴聲也聽不大出來了。我重新拉着他的手，不住的親着，不料這人——並不是老人，卻是溺水的人……但聽見他喊道：『意格拿司卡站住罷，這裏也許就是阿美脫金的草堆！』下去看一看！』這個真是十分可怕，最好醒了吧……

我便張開眼睛。風把阿萊司卡的外套的襟兒吹在我臉上，我的膝蓋也露出來了，我們正走在光禿的雪層上面，死沉沉的鈴聲正不斷的響着。

我向那柴堆的地方看去，卻並不是柴堆，卻看見了一所有平臺的房屋，和豕牙狀的堡牆。我看見這所房屋和圍堡，覺得不大有趣。我還願意看那長廊，聽教堂的鐘聲，親老人的手。於是我又閉着眼睛睡去了。

## 九

我睡得異常香甜；鈴聲不住的響着，我在夢裏有時覺得好像一隻狗狺狺的吠着，奔向我來，有時覺得是我所奏的大風琴，又好像是我所著的法文詩。有時我又覺得這種鈴聲彷彿是拷刑器具在那裏不斷的壓我的右趾。壓得太利害，竟把我弄醒，不由得張開眼睛，摩擦起腿來。腿漸漸凍起來了。夜色依舊濛濛昧昧，分不清天地。意格拿司卡依舊側身坐着，在那裏蹣跚。幾匹馬依舊垂着尾巴，仰着頭頸，在深雪裏走着。可是雪卻越加堆得厚了；但見他在前面旋轉着，在傍邊壓沒着雪橇和馬腿，又從上面打在領上帽上。風或左或右的來，和意格拿司卡的衣領和馬的鬃毛嬉戲。

天氣越發冷了，我剛從領子裏伸出頭來，那凝凍着的雪竟旋轉着打在眉毛，鼻子和嘴上面，又鑽進頭頸裏去。四圍一看——全是白的，光亮的；除去白茫茫的光和雪以外，竟一無所有。我不得異常害怕。阿萊司卡盤着腿在雪車中間睡着；他的背全被雪層蓋住了。意格拿司卡卻並不發愁，他不住的拉着韁繩，嘴裏沒命的喊着，並且不斷的蹣跚。鈴兒響得還是這樣奇怪。馬兒發起駑來，可是還在那裏跑着，那時常在那裏顛躓。意格拿司卡又跳起來，揮着袖子，低聲唱着曲調。曲調還未唱完，他已經停着車，把韁繩摔在座上，便爬下車去。風吹得太利害，雪拼命的射在衣裳上面。我往後一看，第三輛車已經看不見，大概是落在後面了。在第二輛車附近雪霧裏，看見那個老人正在那裏一上一下的跳躍着。意格拿司卡從雪車那裏走了兩三步遠，坐在雪上，解開帶子，脫起鞋來。

我問道：「你這個做什麼？」

他答道：『換一換鞋子，不然，腳就要凍壞了；』說着，依舊繼續他的事情。

我要伸出頭頸來，看他怎樣做法，可又覺得太冷。我就直身坐着，看那轅馬站在那裏，正搖揮自己滿堆着雪的尾巴，露出異常疲乏的樣子。我正癡呆的望着，忽然意格拿司卡跳上車來，車兒未免震盪了一下，便把我驚醒了，問他道：『我們現在在那裏，能夠達到那光明之區麼？』他答道：『請你安心，一定能夠達到。現在最要緊換一換鞋，把那腿弄熱了再說。』

車又動了，鈴聲又響了，風又吼着了。我們又在無邊涯的雪海裏浮沉起來。

十

我睡得很舒服。後來阿萊司卡的腿撞了我一下，這纔醒過來，張開眼睛來一看，已經是早晨了。天氣覺得比晚上還冷，雪已經不下，但是風依舊在田地裏吹起雪泥。東邊天上現出蔚藍顏色；雲也光明，並且輕鬆了。田地裏四圍觸目都是白雪，祇有一二處看得見灰色的邱陵，從那裏很固執的飛過，又細又乾的雪塵。地上一條痕跡都沒有——無論是車跡，人跡，獸跡，車夫和馬的背的形狀和顏色，在白色的天地裏顯得十分明晰……意格拿司卡深藍的帽緣，和他的領子，頭髮，皮鞋，都是白的。車啊，馬啊——總而言之，隨在都是白色。祇有一件新東西惹起人的注意，那就是記里數的柱子。我們走了一晚上，聽那幾匹馬拉了十二小時，竟不知道往那裏了，這個真使我異常的奇怪，可是終究也算快到了。車鈴響得更加高興了。意格拿司卡越發嚷喊得起勁；後面馬兒也在嘶着，鈴聲也在響着；可是那個睡覺的人大概在曠野裏落了後面了。過了半里路，忽然看見雪地上刻着新鮮的車跡，又露出玫瑰色的馬血斑點。意格拿司卡說道：『這是菲里布！可見他比我們先來了！』

一會兒道，傍雪中顯出一所掛着招牌的小房，這間房屋的頂和窗差不多全被雪蓋住。酒店門前停着一輛車兒，那些灰色的馬滿身是汗，腿也彎曲了，頭也垂下了。門傍掃得很整齊，放着一把鏟子。

應着我們車上的鈴聲，從門內出來一個身材高大，臉色紫紅的車夫，手裏持着一隻酒杯，嘴裏不知道在那裏喊些什麼話。意格拿司卡回身向我，請求許他停一下車。我這纔初次見他的面容。

## 十一

他的臉並不是黑的，乾澀的，彷彿我在看他的頭髮身材時候所猜想似的。他是圓臉，扁鼻，大嘴，明亮的圓眼，在在露出喜歡的態度。他的面頰和頸項是紅的；眉毛和臉部下端長着的毫毛爲雪所黏，完全是白的。那地方離驛站祇剩半俄里遠，我們就停下來了。當時我說道：『還是快一點的好。』意格拿司卡從車上跳將下來，一面說道：『一會兒工夫，』一面走到菲里布那裏去。

他從右手上脫下袖子來，同鞭子一塊兒扔在雪裏，說道：『兄弟，給我罷；』說着，就低着頭，一口氣喝盡了那杯燒酒。

那個賣酒人也許是退伍的哥薩克兵，手裏持着一瓶酒，從門裏走將出來，問道：『倒給誰呢？』

高身材的瓦西里，瘦臉上滿着鬍鬚的鄉人，和肥胖的出主意人都聚集攏來，每人喝一杯酒。那個老人也擠到那喝酒的一羣人裏去，可是人家並不端給他酒，他只得退到繫在後面的馬那裏去，摸他的背和後腳。

那個人正和我心裏所想像的一模一樣：又小，又瘦，臉上滿着皺紋，帶着疎稀的鬍子，尖銳的鼻子，和黑澄澄的牙齒。他的帽子到還是完全新的，可是身上穿的皮裘卻已經破舊不堪；肩上，腋下，沒一處不顯出破綻，還蓋不住膝蓋和下垂，那時候他正僵僵着身體，皺着眉毛，在雪車傍走動着，竭力要去弄熱自己的身體。

那個出主意的人對他說道：『米脫里奇，不妨化幾個錢，暖一暖身體罷。』

米脫里奇給他說動了心，遲疑了一會，走到我面前，脫着帽子，露出白頭髮來，深深的鞠着躬，一面含



笑，一面說道：『整晚上同你老人家在一塊兒跑着，急忙忙的找路，請你賜幾個錢給我，讓我暖一暖罷。』我便給了他一個『柴德魏塔』（即二十五哥幣之銀幣）賣酒人取出一杓酒來，授給老人。老人趕緊把帶着馬鞭的袖子脫將下來，去端那酒杯；可是他的大指頭竟彷彿別人家的一般，不去聽他的支使；一個不留神，便把那隻杯子掉在地上，酒全給倒翻了。

許多車夫全笑將起來，說道：『米脫里奇真凍了，連酒杯都拿不住呢。』

米脫里奇看見那杯酒全已倒翻，便十分生氣。後來人家又給他倒了一杯，灌進他嘴裏去。他這纔高興起來，跑進酒店裏去，把煙管點着火，張着黃牙嘻嘻的笑着，說了許多罵人的話。車夫們喝完了酒，便各自散開，坐上車兒，又向前走了。

雪又白又光明，使人看着，眼神爲奪。太陽的紅圈已經慢慢在地平線上從淡藍色的雲裏穿過，現將出來。哥薩克村道傍已經有了明顯的黃色的痕跡；在凝凍的壓迫的空氣裏，感到種有趣的輕爽和涼意。我的車跑得很快。幾匹馬個個精神十分煥發，鈴聲裏夾着繁急的馬蹄得得的聲音。意格拿司卡很高興的呼喊着；後面兩個車鈴也響得很利害，又聽見車夫醉酒的呼叱聲。我回頭一看，菲里布正揮着鞭子，在那裏戴正自己的帽子；老人還是躺在雪車的中央。

過了兩分鐘，車已經停在驛站門首的石階傍邊，意格拿司卡回臉向我，高高興興的說道：『老爺到啦？』

## 她的情人

我有一位朋友，一次把下面的一個故事告訴給我聽。

俄國高爾基著  
謝頌羔譯

那時我還在莫斯科念書呢，偶然和一個來歷不清的女人同時寄宿在一所屋裏。她是一個波蘭人，別人都叫她撒雷沙。她的身子長得很高大，而又強健。臉上的皮膚帶些黑色，雙目特大，眉毛粗黑。只看她生成的一副粗闊的面架，一雙發出慾火的眼珠，和男人的聲氣，已足使我感到恐怖的了。她的行步姿勢活像一個平常的車夫，她的手腕富有強力，倒很配做一個漁夫的妻子。我呢，正住在她所住的樓閣的對面。如果我知道她還住在這裏，我終是不敢開着我自己的房門。但是這也不過偶然是這樣的。已經好幾次我們在無意中遇着，或是在樓梯上，或是在庭園中。那時她終要朝我笑笑，顯出她固有的狡滑，而又冷笑的神氣。有時我撞見她正在獨自喝酒，濕着眼，亂着髮，特別的顯出一種冷笑。在這當兒，她又要和我接談了。

「學士先生！你好麼？」她的一副呆笑的臉，正使我作三日嘔呢。我但望搬到別處去住，免得活活受罪。不過我的小小房間，實在安適得很。從自己窗外望去，我可欣賞一幅美好的風景。臨窗的街道又來得靜肅，所以我終於把這事忍受了。

在一天朝上，我正懶洋洋地躺在自己牀上，滿心想找些不去上課的緣故。不防我的房門忽然被人推開，那可厭的撒雷沙帶着男性的聲氣，已從門戶外很響的傳進來。

「祝你康健，學士先生！」

「你需要些什麼？」我問她說。看她的神氣有些慌忙而又懇切。在她這是一種非常的態度。

「先生！我要求你行個方便。不知道你先生肯許我嗎？」

我兀自靜默地躺着，對我自己思忖說：

「膽大些，我的孩子呀！」

「我不過想寄一封家信回去，煩你替我一寫。」她說道。她的話氣卻帶些懇切，溫柔 and 膽怯。

「被鬼附着的！」我仍是想着。同時我立刻從牀上跳起來靠近桌旁坐定，拿起一張信紙和她說道：「跑來，坐下，且說來吧！」

她就跑了過來，很小心地坐下，又朝我很命一看。

「現在你要我寫給誰呢？」

「寫給包爾斯老夫，凱許卜，在斯維伯城樹沙路。」

「現在快說來吧！」

「我親愛的包爾斯……我的情人……我的至友。願聖母向你祝福！你爲什麼已經這樣久遠，沒有寄信給你擔心的一隻小鴿子，撒雷沙呢？」

險些兒我要停筆大笑了。「一隻小鴿子！」竟有了五尺身材，粗硬的拳頭，和黑漆得像煙囪裏飛出來的鴿子的臉兒，似乎從來不曾洗過呀！我祇得先把我的情感止住，問她說：

「誰是這位包爾斯君？」

「包爾斯學士先生！」她答道，似乎有些怒意，爲了我提起他的大名，「他是包爾斯……我的青年。」

「青年人！」

「先生！你竟這什麼大驚小怪起來！一個女子難道不好有一個青年人？」

她一個女子（指小姐）嚶！

「哦！有什麼不可以呢？」我答道，「什麼事都可以的。他已經長久做了你的青年人嗎？」（指情人）

「已經六年了！」

「哦！我！我自忖說。『現在好寫完這封信吧！』」

我該老實說罷！如果他的通信人不是撒雷沙，卻是一位巧小的女子，我願意和包爾斯易地而處了。『我十分感激先生，爲了你幫我的忙。』她說時，故意做出一種客氣的模樣，『或者我也有地方可以幫你的忙呢？』

『不！我十分感激你的盛情。』

『先生！或者你有短衫褲子要我修補嗎？』

我心裏私忖，這個著着衣裙的『巨象』，竟會使我的老臉泛紅咧！後來我終於決意告訴她，一些也不要她去煩勞她。

他就去了。

一二星期以後。這是一個晚上，我獨自坐在窗旁，口裏發出吹聲，正在思索一個搬屋的計劃。但覺週身疲乏，天氣沉悶。這時我並不願出去，兀自昏昏地胡思亂想。這般的亂想原是乏味之事，但是我一些也不願做別的事情。不料正在這個當兒，房門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

『哦，學士先生，我想你沒有要事了嗎？』

這必定是撒雷沙，嘿！

『真的！你有些什麼事情？』

『我要求先生給我再寫一封信呢！』

『很好！給包爾斯嗎？』

『不！這次要他寫來了！』

『講什麼？』

『我原是呆笨的學士先生，這次不是替我寫的，請你願諒。這是爲了我的一個朋友。不！他不是朋友，』

不過是熟人——一個面熟的男子。他一個情人，湊巧和我同名。所以會這般的。先生現在求你替那個男子寫信給那個撒雷沙吧！」

我只朝她望了一下。她就立刻顯出一種煩惱的神氣，同時她的手指顫動不歇。起先我還有有些莫明其妙，後來細細一忖，就悟到了這是一回什麼事情。

我對她說道：『看吧！你所提起的包爾斯和撒雷沙原來全是憑空捏造，那裏有這種人物呢？以後何必再來胡鬧，我沒有意思要和你接為深交，你明白嗎？』

說也希奇，她立時心慌意亂起來，想要把腳移動，卻已失自主能力。她的嘴裏像要說些什麼，但是已啞啞的說不出話來。看她煞是可憐，又是可笑，我只靜靜地等待她做些什麼，同時我忽然悟到，自己明明誤會了她的意思，反想她要來引誘我咧！那明明是一件絕對不同的事情。

『學士先生！』她開口說道。不料她又立時搖動自己的頭，朝房門外一走，獨自去了。我的腦海中這時留下一些很不快樂的感想。我靜聽着，只聽得她的房門已砰的一聲關上了。我想那可憐的女子定是對我非常懷恨。我再細細一忖，就決意去請她回來，替她抄寫一切罷了。

我就走進她的房間，朝四週一望。只見她正坐在桌旁，兩隻手臂支在桌上，把她的臉兒伏在兩隻手心上。

『聽我說吧！』我說。

每次我說這段故事，終是覺得毛髮森然。

『聽我說吧！』我說。

她立時從椅上跑起，目光炯炯的走近我的身邊。她先用手架在我的肩上，方始用了她特有的男人聲氣對我低聲說道：

「現在靜聽我說吧？實情是這樣的。包爾斯和撒雷沙這二人原是假的。但是那件事對你怎樣？難道把你的黑字寫在白紙上，就算做一件難辦的事嗎？唉！除了我以外，自然沒有什麼包爾斯和撒雷沙，你所猜的，果然不錯。」

我聽了她的一番夢話，心裏倒有些懷疑起來，就問她說：「你說沒有包爾斯那人，是嗎？」

「真是那樣。」

「難道也沒有撒雷沙女士嗎？」

「真是沒有，因為我就是撒雷沙。」

我到底有些不懂。只是朝她定眼看看，要查查那個失了她的或他的理性呢。她又走向那張桌旁，似在找尋一些物件。後來又回到我這兒，帶些怒意，對我說道：

「在你寫信給包爾斯，算做一件難事。這兒放着你的信，你拿去吧。終有別人替我寫的。」

我細細一看，只見她手中有我寫給包爾斯的一封信。

「撒雷沙聽吧！這算什麼意思？你為什麼要別人再替你寫，在我已寫以後，又不把牠寄出呢？」

「寄到那裏？」

「自然寄給那包爾斯。」

「但是沒有這樣的人。」

我一些也不明白她的意思。我祇得空閒地出去了。但是他又替我說明。

「還不懂嗎？」她仍舊有些怒意，「我已經告訴你沒有那樣的人。」同時她又把自己的手臂，朝外一伸，似乎她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沒有那樣的人。「但是我心理偏要他……難道他不是一個人，和別人一般吧！是呀！是我覺悟！我覺悟，自然……照我知道，我並不會連累別人，爲了我寫信給他……」

「願諒我——給誰呢？」

「自然是給包爾斯。」

「但是他並不存在呢！」

「唉！這有什麼關係，如果他並不存住，他原是不存在，但是他或者能存在着！我寫信給他，在我看來，似乎他已存在。他寫回信給撒雷沙——就是我自己。後來我再寫給他……」

我終於恍然大悟了！我自覺得羞愧惶恐。只離我二三碼遠，住着一個人。在這偌大的世界中，竟沒有一個肯好好待她，用愛心來待牠。所以她替自己捏造一個朋友！」

「你看，你起先替我寫信給包爾斯。我呢，再請別人來讀給我聽。在別人讀給我聽的當兒，我只道包爾斯真個存在。後來我想再求你替包爾斯寫信給撒雷沙——就是我自己。在別人寫這封信，後來又讀給我聽的當兒，我又熱烈地覺得包爾斯已活活的存在了。這樣一來，我就人就覺得安心些。」

「你這被鬼玩弄的！」我對自己說道，在我聽見她的癡話以後。

這事以後，我時常替她寫信給包爾斯。又從包爾斯給撒雷沙的信。大約一星期內終需二三次。自然她每次終是默然靜聽，我讀給她聽。同時她又哭了起來，發出嗚嗚的男子哭聲。她也替我修補衣服，作為我替她捏造情書的報謝。大約在這事發生後二三月，她竟被送進瘋人院去。現在她或者早已死去了。

我的朋友把他的雪茄彈去了煙灰，悽慘地朝天望着，這般結束說：

「是呀！一個人愈是吃盡苦頭，他愈是渴望人生的甜味。我們自己早受着一些假道德的範圍，用了自己的一副驕傲的目光，去觀察別人。自己呢，卻把『毫無過失』來欺騙良心。怎樣會懂得這層道理呢？」

她的一生真是充滿了悽慘。人們說她是個落伍者。但是到底那個是屬於落伍隊中的呢？這是我要查考的。他們不都是和我們有一樣的骨肉血脈嗎？雖然我們的耳中，卻不時的聽到這種呼聲，但是人們

只知側耳聽着。祇有那魔王會知道內裏的醜惡吧！人們豈是因爲聽慣了這種人道的高聲呼喊，反而完全麻木了嗎？其實，人們全是落伍的。依我看來，人們早已深深的墮落在他們自滿和自傲的深淵了！

## 克洛特格歐

器俄著  
半農譯

在七八年以前，有一個名字叫作克洛特格歐的苦工，在巴黎生活着。與他同居的，是他所結識的一個女人，和這女人的一個孩子。我現在只是就事記事，至於道德問題，卻要留給讀者們就一路所經過的事實去鑑別出來。他這人是有能力的，聰明的，而且是有技巧的。他在教育上所受到的待遇極壞，在先天上所受到的待遇卻極好。他不能夠讀書，可能夠思想。

一年冬天，沒有工作了。在他那陋室中，既沒有麵包，也就攏不起火。男人，女人，孩子，都在餓着，凍着。結果是做男人的出去偷了人家的東西了。我也不知道他偷的是什麼，也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偷的。我只知道偷的結果，是使女人與孩子，有了三天的麵包與火，使男人有了五年的牢獄生涯。

於是這男人就給人押送到克雷囉福去。克雷囉福原是個教堂。但教堂已改做了監獄教士的寮房。已改做了罪犯的臥室，祭台呢，也已改做了枷號罪犯的地方。當我們說到進步這一句話的時候，當然就有許多人能於懂得而且能於實行。瞧，我們所要記的就是這一類的事。

且讓我們說下去。

到了那邊之後，晚上，人家把他關在牢房裏；白天，就把他帶到工場裏去做工。我所要指斥的，可並不是這工場。



克洛特格歐，不久還是個誠實的工人，從今以後已成了個賊，可有得一副莊嚴而且鄭重的面容。額角是高高的，雖然年紀還輕，可已起了些繃。在一叢黑髮之中，隱隱的包藏着幾絲白的。一雙和藹的眼睛，深深的嵌在那生長得很合式的眼眶裏。鼻孔是寬大的，下頷是突出的。嘴唇的形態是很高傲的。這是個生得很美的頭。我們且看社會要它有什麼用處。

他說話的時候很少。說話時也幾乎從不裝腔作勢。好像是他全身中都裝滿着什麼高抗的東西，使他服從，使他的神情富於思想而嚴重，像是並沒有什麼苦惱，雖然他早已是苦惱得够了。

在克洛特格歐囚禁的地方，有一個工場監督。這是獄吏的一種。他總管一切。他一方面是個牢頭禁子，一方面又是個工主。一方面他可以把你當工人指揮，一方面又可以把你當罪犯威嚇。一方面他做做工的器具放在你手裏，一方面又把腳鐐套在你腳上。就他自己說，卻是個隨時變化的人。一方面他很專制，他態度很簡峭，只知道服從自己的意思，只知道使用他的威權。另一方面，他有時也可以做得人家的好同伴，也可以受到人家的推崇；他也能愉快，也能談笑得很有韻致。他是個硬心的人，不是穩健的人。他不但不用理性對人，而且也竟可以不用理性對己。他在家庭中，是個慈父，而且當然還是個賢夫；這可就職任說，不是就道德說。總而言之，他不是個混蛋，是個壞蛋。他這樣的人，是不能顫動的，而且是沒有彈性的。他全身用無機分子組織成功。無論是怎樣的一個意識去打動他，無論是怎樣的一種情感去和他接觸，總不能使他發生共鳴作用。他有的是冷冰的憤怒，陰毒的仇恨，無情的奮激。他可以不須燒熱就發出火來。他所含的溫素是等於零。人家說這樣的人是木頭做成的一端，燒得火焰熊熊；一端還冷着。這人性格中的一條主線——一條對角的斜線——就是強韌。他強韌得發狂，而且自比於拿破崙。這也只是光學上的幻象罷了。世間真有不少的人像這樣的自己，被自己欺蒙着。他們把強韌看做了意志，而

實際可相差得很遠。他們真把一支蠟燭看做了一顆星了。當這樣的人在什麼一件沒道理的事上自以為是意志已經固定了，他就昂頭走去，經過了一切荆棘，直走到那件沒道理的事的盡頭。這樣頑愎而沒有智慧，只是在愚昧之上再鐸接了一段迷妄，而自以為是才具增長了。這樣要說到遠處去了。就普通說當我們碰到了一件公眾的或私人的禍事臨頭的時候，若然我們仔細去考究它所遺留下來的灰燼，並審查它前後經過的情形，我們可以說，這裏面十分之八九是由於什麼個庸愚而固執的人從中盲目胡鬧，由於他的自信，由於他的自贊。這種不顧死活的小頑固黨，世界上真有得不少，而他們還自以為大有功勞呢。

瞧，這就是克洛特格歐的監獄裏的工場監督。這就是社會上把他用作火石，向罪犯身上去敲取火星的。

同樣的火石所敲出的火星，有時候也就可以鬧成了火警。

克洛特格歐一到克雷囉福，自然就得編起號來，而且指定了一種工作給他做。工場監督也認識了他了，而且承認他是個良好的工人，對待他也還不壞。一天，大約是這位監督心情很好的時候，他看見克洛特格歐容色非常悲苦（因為他老是想着他所稱爲『妻』的一個女人）就走過來和他說話，一半像是爲着高興，一半像是爲着消遣。他告訴克洛特，而且還安慰他說他那不幸的女人，已去做了公娼了。克洛特冷冷的向他問起他那孩子是怎麼着，他可不知道。

到幾個月之後，克洛特已經吸慣了監獄裏的空氣，再也沒有什麼夢想的了。他這時候的神情，是嚴重而暢快；這種的神情，原是他天性中所有的。

大約也就在同時，克洛特已變成了全監獄中一切同伴所仰望的一個人。這也是莫名其妙的一件

事非但別人不知道，所以然，就連克洛特自己也不知道，而大家就好像訂結了一宗默約一般：大家都同他商量，都聽他的話，都贊頌他，都模倣他；——模倣就是贊頌的最後的一個階級。

這樣能於被天性不肯服從的人的全體所服從，可並不是個平凡中等的光榮。這樣的一種境地，克洛特非但沒有強求，而且從來就沒有夢想到。但究竟爲着什麼他能得到的呢？這就要說到他的目光了。人的眼睛，就好比是個竅洞。所有在腦海中來來往往的思想，都可以從這竅洞中被人家看出。

你若是把一個有意識的人，放在許許多多沒意識的人的中間，到過了相當的時候，那一條不可抵抗的吸引律，就自然而然的發生作用了。那許許多多的蒙昧的腦子，一定像被大地的吸力吸着一般，向着那一個光明的腦子輻湊上去，謙卑而且恭順。

世界上的人，有的是鐵，有的是磁。克洛特就是磁。

這樣過了三個月之後，克洛特就變成了全工場中的靈魂，與法律，與秩序；他好比是鐘表上的磁面，所有的針都在這磁面上轉。有的時候，他自己也不禁懷疑：究竟他做的是罪犯呢？還是帝王呢？實際，他也竟像什麼個教王被人囚禁了，而身旁有許多紅衣大教主跟隨着。

但是，這就引起了一種極自然的，而且影響於全體的反應了。克洛特一壁爲囚犯們所愛戴，一壁就爲牢頭禁子們所仇恨。這也是常有的事。只要是衆意之所向，就從沒有不遭到嫌憎的。所以，對於奴隸們所用的愛，常使奴主們的恨加倍。

×  
×  
×  
×  
×  
×

克洛特的食量極大。這是他身體組織上的特別處。他的胃竟要用普通兩個人的食料才能勉強裝得滿。

當先郭打的拉有過這樣的一個胃他自己快樂得發笑了。但是，在於他，做的是公爵，有西班牙國那

樣的偉大，有五十萬頭的綿羊的產業，這自然是個可以笑樂的機會。要是換在一個工人身上，就是個特別擔負；換在一個罪犯身上，卻是個大不幸了。

當克洛特自由的時候，他整天的做工，每天所喫的麵包是四磅。現在他做了罪犯，也還是整天的做工，而所得到的麵包只有一磅半，再加上四兩的肉。這分量是限定的，是無可變更的。所以，他在這克雷囉福監獄裏老是餓着。

他餓着就餓着。他從沒有向別人說起這份話。他的天性是如此。

一天，克洛特已經吞完了他那一份清苦的食物，正想回去工作，心上以為工作昏了，也就可以把饑餓驅過去了。

那時衆囚犯們正在歡歡喜喜的喫着。在克洛特身旁，有一個面色灰白，身體瘦弱的年輕罪犯。他那份食料還沒有動。他只是一手握著刀，一手撫摸着麵包。他靠着克洛特站着，看他神氣，像是有話要說，而又不敢說出。

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份食料，竟使克洛特懷疑起來了。結果他就突然的問

『你要什麼？』

『我要你幫幫我的忙，』那年輕的罪犯說，面上似乎很慚愧的。

『幫什麼呢？』克洛特問。

『幫我喫這個，我實在喫不了。』

一大滴眼淚從克洛特的高傲的眼眶中滾了下來。他立刻拿起刀來把那份食料分成了兩等分，自己取過一份來喫。

『多謝你，』那年輕人說，『要是你願意的話，我們每天都是這樣分着喫便了。』

「你叫什麼名字？」克洛特問。

「我叫阿爾班。」

「你犯的是什麼案？」

「是竊案。」

「那我也是。」

自此以後，他們倆每到喫飯時，就照樣的分着喫。

克洛特的年紀是三十六歲。但是，因為他平時的思想，老是很嚴重的，看上去好像已是五十來歲的人了。阿爾班呢，實在的年紀雖然是二十歲，人家可當他只有十六七歲，因為他還沒有脫掉了那猥頭猥腦的孩子氣。

從此他們兩人做了要好的朋友了。他們間的友誼，與其說是兄弟般的，還不如說是父子般的。阿爾班實在穀不上算大人，只是個孩子；克洛特可已幾乎能算得一個老人了。

他們白天在同一個工場裏做工，晚上在同一個屋頂下睡覺，休工時在同一個院子裏散步，喫飯時喫的是同一塊麵包。他們彼此相依為命，他們很快樂。

我們已經說過那工場監督了。這是個罪犯們所仇恨的人。有時候，他眼看得罪犯們要不肯服從了，他就不得求助於克洛特，因為克洛特是罪犯們所愛戴的。

有好多次，罪犯們無端的起哄，或者是有意要搗亂，工場監督覺得雖然用了官廳的威力，還仍舊禁壓不住，就不得不乞靈於克洛特的全無名義的威力。只須克洛特向罪犯們說十句話，其效力就可以抵得到招十個憲兵來彈壓。

克洛特在這種的事上，幫過了工場監督好多次的忙，工場監督就不免切齒的恨他了。他做了工場監督，竟要妒忌着一個做竊賊的，他對於克洛特，心底裏懷着一種祕密的，熱烈的，不能和解的毒恨，——這是法定的威權者對於事實的威權者所懷的毒恨，是物質方面的威力對於精神方面的威力所懷的毒恨。

最糟的就是這種的毒恨。

克洛特和阿爾班很好，他夢也不會做到工場監督要在這上面出他的花樣。

一天早晨，正是守牢房的，禁子開了門，把罪犯們兩個兩個的從牢房裏放到工場裏去，忽然另外來了一個禁子，要把阿爾班叫走，說道是監督分付的。

克洛特正在阿爾班旁邊，就問：

「叫你去有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阿爾班說。

那禁子把阿爾班帶走之後，整整的過了一個早半天，就沒有看見他回來。到休工的時候，克洛特總以為可以在院子裏見到他的，院子裏卻並沒有他。到再回到工場以後，工場裏還是沒有他。

這一天，就這樣的過去了。

到晚上，克洛特被禁子領回到了囚房裏，仍是連阿爾班的影子也看不見。這時候的克洛特，真是苦惱得可以了。他平時從不和禁子說話的，現在卻不免要向他打聽打聽：

「阿爾班病了麼？」

「沒有。」

「那麼爲什麼不見了？」

「唔！」那禁子有氣無力的說，「調到那邊去監禁了。」

克洛特手中正拿着一支蠟燭。這樣一句答語說出之後，燭上的火光也就隨同着他的身體微微顫動了。但他又連忙鎮靜着問：

「是誰發的命令？」

「是M D。」

M D就是工場監督的名字。

第二天也是照樣的過去，沒有看見阿爾班。

晚上，工作完了的時候，工場監督照例要到工場裏來稽查一回。克洛特遠遠的看見他來了，就連忙把他那頂粗羊毛的帽子脫了下來，把他那件灰色的衣服——就是克雷囉福的囚衣——紐了一紐，因為在監獄中有這樣的一種習慣：把衣服紐好了去見上官，總要佔便宜些。他手裏拿着帽子，走到他做工時所坐我一行板櫬的嘴上，靜靜站着，專等工場監督到來。到監督走近了，他說：

「先生！」

監督停住了腳，把身體打了半個旋。

「先生，」克洛特接着說，「聽說阿爾班已調到那邊去監禁了，真的麼？」

「是。」

「先生，沒有阿爾班，我就不能活。你要知道，這牢獄裏的飯食，實在不穀我喫。阿爾班在這裏的時候，他每天都把麵包分一半給我的。」

「那也由得他！」

「先生，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阿爾班調到這邊來呢？」

「那做不到。這是已經決定的事。」

「是誰決定的？」

「是我。」

「先生，這就完全靠托在你身上了。這是有關於我的死活的一件事。」

「我決定了的事，從來沒有更改過。」

「先生，我有什麼對你不起的地方沒有？」

「那沒有。」

「既然這樣，你爲什麼要把阿爾班調去呢？」

「爲的是——」

工場監督把這「爲的是」一句話做了解釋，隨即放開步子，踱到外面去了。

克洛特低着頭，並不答辯。

關在牢籠裏的苦惱的獅子啊，人家又奪去了你的狗了！

事情雖然是這樣，克洛特的近乎病態的食慾，卻並不因此就改變了。非但食慾不改，其餘一切也完全不改。他從沒有向同伴們提起過阿爾班的名字。到休息時，他就獨自在院子裏散步。只是他餓着。此外什麼都沒有了。

有些能於深知他的人，卻可以看出他面容上已經有了一層幽暗的兇光，而且一天天的在加厚。此外，他爲人可比往常分外的溫和了。



有些同伴們願意分勻出一部分食物來給他喫，他都笑了一笑謝絕了。

自從那天晚上工場監督把『爲的是』一句話給他做了解釋以後，他天天晚上都要做同樣的一件蠢事；以這樣一個嚴重的人而做這樣一件蠢事，可真有些奇怪了。

工場監督是每到那時間，就要走到克洛特做工的地方來的。克洛特每見他來了，就擡起頭來，定着眼睛看着他，隨後用一種一半痛苦一半憤恨，聽上去一半像禱告一半像威嚇的聲調，向他說：

『阿爾班呢？』

工場監督裝作好像沒有聽見似的，或者是，只微微聳了一聳肩膀就走遠了。

他聳一聳肩膀，這就是他的大錯了。因爲，在旁人眼中，卻早已看得明明白白他們料到克洛特心中，必定已經決定要做什麼一件事了。他們都等得不耐煩，急着想要看一看這一方的意志，與彼一方的決斷。兩下交戰的結果如何。

有一次，克洛特向工場監督這樣說：

『先生，聽着，把我的同伴調回來我相信你一定能做這一件好事。請你注意我這句話。』

又有一次，是禮拜日，他坐在院子裏的一塊石頭上，兩手捧着頭，動也不動的坐了幾點鐘。一個名叫非也脫的罪犯，走到他面前，笑着向他說：

『克洛特，你在這裏搗什麼鬼？』

克洛特慢慢的擡起他那鄭重的頭來，說：

『我在這裏裁判一個人。』

最後這一次，是在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

工場監督又來巡查了。克洛特把他那天早上在夾道中拾到的一塊錶面上掉下的玻璃，鏽的一聲向地下擲去。工場監督聽見了，就問這聲音是那裏來的。

「沒有什麼。」克洛特說，「這是我。監督先生，請你把我的同伴調回來罷。」

「做不到。」監督說。

「然而非做到不可。」克洛特用低穩的聲音說；接着又把目光向監督的面上正注着說：「請你想想。今天是十月二十五日，我等到你十一月四日就是了。」

旁邊的一個禁子聽了這句話，就向監督說：他這樣恫嚇上官，該把他關到地牢海去才是。「那用不着。」監督說，帶着輕蔑的態度笑了一笑，「這一類的人，應當好好的對他的。」

明天，當衆犯人們都在院子裏有太陽光的一端嬉戲的時候，克洛特卻獨自在彼一端走來走去，好像正想着什麼心事似的一個名叫貝囉諾的罪犯走過來，衝着他問：

「克洛特，你在這裏做什麼夢？」

「我怕的是不久就要有什麼禍事臨到這位好M D的頭上罷！」

從十月二十五日到十一月四日，共有九天的工夫，克洛特一天都沒有錯過：他每天總把他自從沒有了阿爾班以後所受到的，而且還在逐天增進的痛苦，用誠懇悲切的態度向監督說。結果，監督有些厭煩了，罰他坐了二十四點鐘的地牢，爲的是他這請求，太像了一種強者對於弱者的勸告了。

瞧，這就是克洛特所得到的。

十一月四日了。

這一天克洛特醒來的時候，面上就表露出一副很高興的神情；這種的神情，自從M D下了決心把他的朋友調開以後，人家就從沒有看見過。

他起了牀，就把牀腳旁邊的一個安放破衣零物的白鐵箱子打了開來，似乎要找尋些什麼。他從箱子裏掏出了一把縫紉用的剪刀。這一把剪刀和一部已經散脫的厄米爾，都是他從前有家的時候的家用東西，也就是他所愛的一個女人——他兒子的母親——所遺留給他的東西。這兩件東西對於他是全無用處的，因為剪刀只有女人要用，書只有識字的人要讀。他可是不能縫紉，也識不得字。

當他走過那從前的窠廊——現在已經受了侮辱，塗上白堊，改做了罪犯們的冬季散步處——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名叫費叻哩的罪犯，正對着一座棚欄上的粗大的格子，瞧着出神，他就走上前去，把手中所握的那把剪刀給他看，而且說：

『今天晚上，我就用這把剪刀來剪斷這格子。』

費叻哩不相信他，笑了；克洛特自己也笑了。

這一天早晨，他做工比平時分外認真，他從來沒有做得這樣的好，這樣的快。他做的是一頂草帽，是脫羅亞地方的一位名叫柏囉西厄的老實先生預付了錢叫他做的；他好像是要儘着這一個早晨的工夫，把那頂草帽做完了，去向買主領什麼一個獎。

到將近正午的時候，他託言有事，從樓上走下樓去。他自己做工的地方在第一層樓，樓下平地上，就是木工場。他是人人都愛的一個人，所以木工場裏的罪犯們也和別處的罪犯一樣，都很愛他。可是他並不常到這木工場裏來。現在他一到，只聽得一聲。

『瞧！克洛特來了！』

衆罪犯就把他團團的圍了起來，像是開什麼歡迎會的。他溜着眼睛向四面瞧了一瞧，看見並沒有

什麼禁子看守着，就說：

「誰有斧頭的借一把給我？」

「有什麼用？」

「預備今天晚上砍死那工場監督。」

於是大家就拿出許許多多的斧頭來，聽他自己揀擇。他揀中了一把頂小的，可是很鋒利的，把它往褲子裏一插，就走出門去了。他並沒有要求大衆替他守祕密，卻沒有一個人不替他守祕密。

而且，他們彼此間也不再談起這一件事。

他們只是各自的靜等着，看有什麼結果出來。他們知道這件事是可怕的，逕直的，簡單的。這裏面斷沒有中途變化的可能。因為克洛特是不能勸阻的，而且是不能告發的。

一點鐘以後，他和一個十六歲的年輕罪犯同在散步處，正在勸導他，叫他要好好的學習讀書，忽然又有一個拘留犯，名叫費耶脫的，走過來問他：褲子裏藏的是什麼鬼東西，他說：

「這是一把斧頭，預備今天晚上砍死M D的。」

又接着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麼？」

「略略看出一點兒，」費耶脫說。

餘下的半天工夫是照常的過去了。到了晚上七點鐘，工場的門就關鎖了，——把做工的囚犯，都關鎖在原來做工的場所，關門之後，禁子們就離開工場，而且好像已經成功習慣的了，要到工場監督來巡查之後才回來。

克洛特格歐也就像其餘的罪犯一樣，被關在他自己的工場裏，和他的同伴們在一起。

於是一幕非常的戲劇，就在這工場裏開始了。這並不是一幕沒有威嚴沒有恐怖約戲劇；這是自有歷史以來同性質的戲劇中的最獨特的一幕。

在這工場裏，連克洛特在內，共有八十二個賊，——就是自從有了司法以後才發明的所謂賊。

一到禁子們出了門，克洛特就立了起來，站在他自己的板櫬上，向大眾們說：有話要說。大眾們就靜了。

於是克洛特就提高了嗓子說：

『你們都知道，阿爾班是我的兄弟。這裏給我喫的食，不够我喫。即使我把我自己賺到的幾個錢也買了麵包，也就是不够。阿爾班把他自己的食分給我喫，我愛他，一層是因為他能分食給我喫，二層是因為他也愛我。可是監督 M D，硬把我們倆分開了。我們倆同在一起做工，對於他並沒有什麼不好；無如他是個壞蛋，他偏要叫我們吃苦。我已經向他要求過，要他把阿爾班調回。不是你們都看見的麼，他只是不肯。我跟他十一月四日以前把阿爾班還給我。他因為我說了這句話，就罰我坐地牢。我呢，在這幾天以內，已經裁判了他，已經判決了他的死刑。今天就是十一月四日。他在兩點鐘之內就要來巡查了。我預先向你們說明：我要殺死他。你們有什麼意見沒有？』

大家都不做聲。

克洛特就繼續着往下說。他這時候好像是個極有口才的人，而這口才之於他，可是十分自然的。他說明他要做的的一件事是兇暴的，但他相信這樣的事做了也並不錯。他從種種方面證明這一句話，使八十一個聽他說話的賊都能明瞭。

他說他現在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位；

他說人到了走頭無路的時候，只有實行個人裁判的一法；

他說就真理上說，他結果了監督的性命，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性命去抵償；但是，他以為爲了做一件正當的事而犧牲性命，是很好的；

他說他在這件事上，已經考慮得很成熟的了，而且自從兩月以來，就只在這件事上考慮；他說他做這一件事，自信並不是由於簡單的仇恨，但是，假使是的，他很願意有人告訴他；

他說他用誠實的態度，把他的理由陳述給公正的，聽他講話的人聽；

他說他本此理由，所以要把M D殺死；但是，假使有人提出反對的話來，他也願意聽。

他這樣說了，只聽得有一個人說：在殺死工場監督之前，應當向他下一個最後的警告，看他能不能屈服。

克洛特說：「不差，準是這樣辦便了。」

這時候，大時鐘已敲了八點，工場監督可要到九點才來。

克洛特所提出的一件死刑判決狀，現在已由這奇怪的大理院批准了，因此克洛特就照常的高興起來了。他把他的衣服及襯衣之類——舉凡一個做罪犯的人所有的一些不值錢的遺物——全都攤在一張棹子上，把所有和阿爾班最要好的幾個罪犯，一個個的叫了來，把東西一樣樣的分送給他們直到分完爲止。他自己所留的，只是那一把剪刀。

於是，他和全工場中所有的罪犯一一擁吻了一回。有許多人對着他哭，他可對着他們笑了。

在這最後一點鐘之內，他和人家談話，竟有幾次談得如此其恬靜，如此其歡欣。據他的同伴們後來說，他們中竟有人暗暗希望着他亦許就此把他的決心改變了。甚至於他還自尋笑樂，把他做頑童時所

學到的劣戲重演一回他呼出他鼻孔中的氣把工場中所點的蠟燭——當然只點了很少的幾枝——吹滅了一枝。這是因為他所受的教育不好，所以有時候要把他的惡習慣流露出來，破壞了他天性中原有的莊嚴。他本是個耍街的野孩子，你要他身上不時透出些巴黎的陽溝水的臭味來。那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

他看見一個年青的罪犯，面色灰白着，瞪着兩眼向他看着，全身在抖着，——這當然是因為即刻就要看見一幕殺人的慘劇，所以嚇呆了。

克洛特輕輕的向他說：『少年人，有點兒勇氣！這是一霎那就做完的事。』

他把他的衣服分完了，和同伴們也一個個的都說過『再會』了，一個個的都拉過手了；他看見同伴中也有三三五五，躲到工場的幽暗處去紛紛談論的，他也一一招呼，一一阻止了；於是他說：大家可以做工了。大家都依從他的話，立時靜靜的做工。

這一個工場是長方形的。左右兩道長牆上，都開了許多的窗；南北兩頭，各有一個門。做工的桌子，就一行行的放在左右兩壁近窗處；工人坐的板櫬，與牆壁相接，作直角。在這左右兩排的桌櫬中間，空出一條長路；路的兩端，就是南北兩門。這條長路是很直的；平時工場監督來巡查的時候，就循着這條路走。他是從南門進來，從北門出去。他一壁走，一壁向左右兩旁的做工的人略略看看，看過了就出去，並不停留。

這時候克洛特又重新坐到了他自己的板櫬上，又重新做起工來，像是 Jacques Clément 在暗殺亨利三世以前又重新祈禱起來一樣。大家靜靜的等着。時候快要到了。

忽然聽見大鐘打了一下。克洛特說：『這是九點缺一刻了。』

他立了起來，悄悄的走過了工場的一部分，走到緊靠南門旁邊的，左首第一行桌子的轉角處。他的面色仍舊是十分安靜而且表示着好意。

打了九點鐘了。門開了。監督進來了。

這時候，工場中所有的人都寂靜得像彫塑的偶像一樣。

監督是和平常一樣，是獨自一個人進來的。

他進來時，面色是快活的，滿意的，威嚴的。他並沒有看見站在門左的，右手藏在褲子裏的克洛特。他一進門就匆匆的走過了第一行的桌檯，頭是一搖一搖的，嘴裏是喃喃的像在說什麼話，一壁走，一壁東張西望，始終沒有看出環繞着他的全場的人的目光，都注射在一個可怕的意念上。

他忽然發現背後有人跟着他走，心上吃了一驚，就突然的旋過身來。

這跟他走的就是克洛特。他已悄悄的跟他走了一會了。

『你做什麼，你？』工場監督說，『你這東西爲什麼不坐到你位置上去？』

因爲人到了此地就不是個人，是隻狗，所以人家可以說：『你這東西。』

克洛特格歐，恭恭敬敬的作答：

『監督先生，我有話要向你說。』

『要說什麼呢？』

『要說阿爾班。』

『還是說這一件事！』



「當然永遠是這一件事！」

「這件事啊！」監督一面說，一面回頭往前走，「難道你坐了二十四點鐘的地牢還不發麼？」

克洛特跟着他走，向他說：

「監督先生，把我的同伴還給我罷。」

「做不到！」

「監督先生，」克洛特用一種魔鬼聽了也要感動的聲音說，「我求你把阿爾班調回來給我罷，你將來可以看得見，我總好好的做工就是了。你是個自由人，有沒有朋友，於你沒有關係，所以你也知道，有了朋友有什麼好處；而我，我所有的只是監獄裏的四壁罷了。你可以來，可以去，你是很自由的；而我，我所有的只是阿爾班。把他還了我罷，你也知道，他是分食給我吃的人。這在你一方面，並不費什麼事，只須說一聲「可以」就是了。在同一個工場裏，有一個人叫做克洛特格歐，又另有一個人叫做阿爾班，這樣簡單而並不複雜的事，對於你有什麼關係呢？監督先生，我的好D先生，我真正的懇求你，用上天的名義懇求你。」

亦許克洛特從來也沒有向一個獄吏一連說過這麼些的話。到說完了，他就覺得再沒有什麼話可說得，只是靜等着。而工場監督可仍舊用一種不耐煩的態度對答他。

「做不到！我說做不到！你不用多說。你這人真討厭！」

監督是很忙的，所以兩步改做了一步走。克洛特也照樣的跟着。

這時候他們倆已經走到了近門的地方了。全工場中的八十個賊，都看着他們，聽着他們，熱切切的守候着。

克洛特輕輕的在監督的手臂上拍了一拍，說：

「可是，至少你也該把爲什麼要把我餓死的理由告訴我。說罷，你爲什麼要把我和阿爾班分開？」

「我早已說過了。」監督說，「爲的是——」

說着，回轉身子，伸出手去開門上的鎖插。

克洛特聽了這個回答，就向後退了一步。於是在場的八十個偶像，就看見他把他那握着斧頭的手，從褲子裏抽了出來。這隻手舉起之後，連工場監督叫也沒有能叫得一聲，就是接連的往下砍了三斧，而且說起來也很可怕，這三斧是砍在同一條裂縫裏的，結果就把他的腦蓋砍開了。當他翻身倒下的時候，克洛特又給他劈面的加上一斧，接着又在他右股上砍一斧。其實，這末後的一斧是沒有用的，因爲工場監督已經砍死，只是克洛特動了怒，一時收不住手罷了。

於是克洛特拋去了斧頭，大聲呼喚道：

「現在挨到了另一個人了。」

所謂另一個人，就是他自己。他從坎肩袋中掏出了「他的妻」的那一把剪刀，連旁人還沒有夢想着要去阻止他，他就把它向着自己的胸膛直刺。剪刀頭是短的，胸膛是深厚的。他亂刺了好久，一連刺了二十多刺，口中高呼着：

「你這判定了死罪的心，我竟找不到你麼！」

最後，他跌倒了；他滿身都給他自己的血濕透；他昏絕了跌下去，正壓覆在旁邊的死人身上。

這兩個人，誰做了誰的犧牲呢？

到克洛特格歐醒來時，他已躺在一張牀上，身上有被單蓋着，有綳帶綳着，而且有人調護着。在他牀前的，除看護他的貞姑們之外，還有一位法官。他對於他一面施行檢察的任務，一面還很關切的向他問：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好點了麼？」

他的血流去了不少，可是他所迷信爲可以結果他自己的性命的那把剪刀，實在沒有能履行它的職務；他雖然亂刺了一陣，實際卻沒有一刺是致命傷。所以他的致命處，並不在於他自己身上所受到的傷，而在於他所給與M D的傷。

到了可以調取口供的時候了。人家問他：這克雷囑福監獄裏的工場監督是不是你殺死了他？是。再問他爲什麼。他說爲的是——

可是，在相當的期間以內，他的傷創常有暴烈的變動，因此他發熱發得很利害，時時要昏暈過去。因此，由十一月而十二月，而一月，而二月，所有這四個月的時間，都在調護與預備中過去了。醫生與法官，都來環繞着這克洛特，獻殷勤；醫生的目的是要治好他的傷，法官的目的是要送他到斷頭台上去。

我們說得簡短些罷。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克洛特的傷創已經完全好了，已經捱到了脫洛阿市的重罪法庭裏來聽審。看審的人極多：所有全市中能去的人都去了。

克洛特到庭時的態度很好。臉上的鬍子是薙得乾乾淨淨的，頭是科的，身上穿的是克雷囑福監獄裏的罪衣，就是用兩種灰色布一邊兒一半拼做起來的。

檢察廳長把本區的刺刀隊都調了來，把一座法庭擠塞得滿滿的，據她向看審的人們說，「這是爲了要調集所有的兇犯來做證人，所以要有這樣的戒備。」

到了開始審判的時候，可就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問題了。所有十一月四日的當場人證，誰都不肯把不利克洛特的話直說出來。主席法官使用了他的臨時處分權，要想誘騙他們說，他們只是不肯說；後來還是克洛特命令他們說了，他們才一致答應。他們就把當場目覩的事，照實說了出來。

克洛特對於他們的陳述，都聽得很仔細。要是有什麼一個人忘去了些什麼，或者是爲了愛護克洛特的緣故，省略了些什麼，克洛特都給補充完全了。

到所有的證人一個個的都問過，我們所記述的一段事實，就完全在法庭上展露了。

有一個時候，聽審的女人都聽得哭了起來。

接着是挨到阿爾班來做證人了。執行吏叫了他的名字，他一拖一拖的走上庭來，一面還在哭着。他一見克洛特就投身到他的懷抱裏去，連憲兵們也無從禁止他。克洛特一壁扶住了他，一壁微微笑着，向檢察廳長說：

「瞧！這就是把麵包分給餓的人吃的一個兇犯啊！」

說着，他在阿爾班手上親了一個吻。

到所有的證人都已照單審問之後，檢察廳長就站了起來，說了這樣的一套話：

「諸位陪審員先生：若然公家的刑罰不能達到這種樣的大兇大惡的人的身上，社會就免不得要有根本搖動的一天了……」

這樣一個可以紀念的演說說過以後，接着是克洛特的辯護人站起來說話。接着是辯護的辯護，反抗的反抗，各自各的挨着次序鬧了一陣，像賽馬的時候的手續一樣，這就是所謂刑庭上的審判手續了。克洛特覺得這種的話都是無關重要的，到輪到他說話時，他就站起來說了。他的話說得這樣的好：連在場的知識階級中人聽了，也都異常驚奇。看上去，似乎這可憐的工人並不是個殺人的兇犯，而是個雄辯家。他站在那裏說話，他的聲音調節得很好，能够清清楚楚的送到人家耳朵裏；他的眼光是清澈的，誠懇的，堅定的；他的面容裏好像充滿了一種的威權，而且始終一致。他把所有的話照直說出，又簡明，又嚴密；無論是怎樣的一句話，他說來都能恰合分際；他與刑律第二百九十六條面對着面說話，他把他的

頭顱交付給這一條刑律。有些時，他表現出他真正的高等的雄辯才能，使聽衆們感動，使聽衆們耳朵裏聽到之後，還在不住的環迴着，還在不住的玩味他話中的意義。

有時他停一停，透一口氣，他把他的高慢的目光向聽衆們看一眼，聽衆們便趁此機會，交頭接耳的談論他。

有時候，這一個一字不識的人的態度是溫和的，有禮貌的，高尚的，像是個讀書人一樣；有時候，他是謙恭的，有斟酌的，謹慎小心的，便是在辯論得很紛亂的時候，還是井井有條的說，對於審判官們還表示着好意。

他自始至終，只有一次的禁不得動了怒。這是因為檢察廳長的演說詞中——就是前文說過的那一個演說——有這樣的一段話：

『克洛特格歐把工場監督殺害死了。在殺死之前，並沒有經過什麼事實；工場監督也並沒有什麼暴烈的行爲。所以，這種的殺害，並不由於對方面的挑激。』

克洛特聽了這話大叫道：

『什麼！不由於對方面的挑激？！是的！的確！不錯！我懂了！要是有什麼人喝醉了酒，打了我一拳，我把他殺死了，那麼，我的殺人，是由於對方面的挑激，你就可以從寬發落，你只須罰我做些苦工就完了。但是，現在是一個沒有喝醉的人，是一個神智清醒的人，他在這四年之中天天的壓迫着我的心，他在這四年之中天天的叫我受委屈，他在這四年之中沒一天，沒一點鐘，沒一分鐘不拿着一只針子對着我心上的沒有防禦的部分刺！我有一個女人，爲了有這女人我才做了賊；而他，他因此就把酷刑加到了我身上，同時也就加到了我女人身上。我有一個孩子，爲了有這孩子我才做了賊；而他，他因此就把酷刑加到了我身上，同時也就加到了我孩子身上。我的麵包不夠吃，我有一個朋友分給我吃，而他，他把我這朋友拆開

了，同時也就把我的麵包奪去了。我向他回這朋友，他可罰我坐地牢。我要探察他的意思，同他好好的說話，他可用極壞的臉嘴來對付我。我向他訴我的苦，他可說我討了他的厭。那麼，你說我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就殺了他。不差，我是個怪物，我殺了這樣的一個人，我並沒有受到他的挑激，因此你要砍我的頭！罷！」

據我們的意思，無形的挑激，還遠在於有形的挑激之上，而法律上的挑激，總是就有形的說，其餘的都得以減等論；因此，所謂道德上的挑激，這一個理論，在法律上竟完全遺忘了。

到辯論終結時，主席法官就把他的公正而且光明的結論宣布出來。他這樣說：克洛特格歐是個怪物；他的生活是下流的，他起初是和一個公娼拼識了；其次是做賊；其次是殺人。凡此種種，都是真確的。到陪審員將要退席商量的時候，主席法官向被告問：在這些問題上，你還有什麼要說的話沒有？

克洛特說？

「也沒有什麼了。可是，還有這麼一點兒。我是個賊，我是個兇手，因為我偷了東西，我殺了人。不過，我為什麼要偷？為什麼要殺人陪審諸先生，請把這兩個問題和其餘的問題一起討論罷！」

於是，經過了一刻鐘的討論，由那十二個香檳省的鄉下人——即所謂陪審諸先生者——議決：克洛特格歐以死刑。

在開始審判的時候，這裏面早已有幾個人注意到被告的名字「格歐」這一個字（*Чужак* 意謂無賴），而且這一個觀念，早已深深的印在他們心中了。

克洛特聽見判決書已經宣讀完了，他心上覺得很滿意，說：

「這很好。可是我這人為什麼要做賊？為什麼要殺人？這兩個問題他們並沒有回答啊。」

x

x

x

x

回到了監獄以後，他暢暢快快的吃了一餐晚飯，而且說：『三十六年就這樣的過去了！』

他不願意上訴。有一個貞姑當先替他調理病創的，含着眼淚苦苦的勸他。他爲使她滿意起見，才答應了。但是，他似乎堅持到了最後一刻才答應的，因爲法定的上訴時限只有三天，到他上註冊處去在上訴簿上簽名的時候，三天的期限已經過去了幾分鐘了。

那可憐的貞姑滿心歡喜，給了他五個法郎。他受了她這錢，而且向她表示感謝。

在上訴期中，脫洛河監獄裏的罪犯，都願意幫助克洛特，使他設法逃遁，因爲他們對於他，沒有一個不是心悅誠服的。克洛特卻並不願意逃。

他們找到了一隻釘，一段鐵絲，一個鐵桶的柄，分次從氣孔裏投到克洛特的地牢裏。以克洛特那樣聰明的人，這三種東西中只須有得一種，就很可能可以磨斷了鐐拷走路了。他可把這三樣東西全都交給了蔡子。

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六月八日，卽肇事以後的七個月零四天，克洛特要斷頭了，卽所謂犯法的要正法了。

這天早晨七點鐘，註冊吏走進克洛特的地牢，向他說：他只還有一點鐘可以活得，因爲他的上訴已經駁回了。

克洛特冷冷的說：

『這很好。我這一夜睡得很舒服，明天夜裏一定睡得更舒服。』

強硬的人到死要臨頭的時候還說強硬話，好像是這樣說了，就一定可以接受得到什麼一種尊榮的。

一會兒，教士到了，接着是劊子手也到了。他對於教士很謙恭，對於劊子手也很和氣。他並不吝惜他的靈魂，也不吝惜他的身體。

他還保持着他十分自在的神情。當人家替他剪頭髮的時候，有人在地牢的一角，談起目下脫洛阿地方，虎列刺症正是流行着，他就笑了一笑，接上去說：

『什麼虎列刺！我是不怕的。』

他對於教士所說的話，聽得非常仔細；他說出許多自己譴責自己的話，悔恨當初沒有能受到宗教上的訓育。

爲了他要求的緣故，禁子們把他當初用以自殺的那一把剪刀也交還了他。這把剪刀已經缺少了一個頭，就是他自殺時掘斷在胸膛裏的。他請獄吏替他這一把剪刀交付給阿爾班，而且說，在這一項遺產之外，他願意把他當天應吃的一份食料，也同一交付給他。

到他的兩手已經細綁好了，他請細綁他的人把當初那位貞姑給與他的一個五法郎的銀幣，放在他的右手裏；到了此一刻，他所有的就只是這一樣東西了。

到八點缺一刻，他就走出牢門來；所有監押的人，自然和通常執行死刑的時候一樣，冷森森的在他前後左右簇擁着。他的面色是白的，目光是注射在教士所拿的十字架上，走路的样子，卻也很安穩。

這一天是市集期。官廳中人特地選了這一天行刑，爲的是觀看的人可以多一點。似乎直到現在，法國還有些半野蠻的地方，每當處決了一個人，社會上便自以爲是一件光榮的事。

克洛特默默的走上斷頭台，目光是始終注射着那耶穌的標幟——那十字架。他願意先和教士擁吻一回，表示他的感謝；接着再和劊子手擁吻一回，表示他的宥恕。但是，據說那劊子手把他輕輕的一推推開了。



到幫手們把他綁上那醜陋的斷頭機上去的時候，他把教士招呼到近旁，把右手裏所握的一個五法郎的銀幣給了他，向他說：

『這是給苦人們的。』

這時候，大鐘上正打着八點，鐘聲皇皇，阻蓋了他的嗓音，使教士沒有能聽得見他說的是什麼。他就只得再候中了鐘聲的間歇處，用淒苦的聲音向教士說：

『這是給苦人們的。』

鐘聲還沒有打到第八下，這一個高貴而且聰明的頭顱已經落了下來了。

這刑人於市的效果是大可頌揚的！就在這一天，斷頭機還矗立在羣衆的中間，機上的血還沒有洗淨，市集裏的人忽然爲了稅則上的爭論大起鬨，幾乎把一個收市稅的人打死，柔和的民衆，你可定下了這樣的法律啊！

×

×

×

×

我們相信這克洛特格歐的故事，應當詳細的講述出來，因爲，就我們的意思說，如果有人要著一部書解決這十九世紀裏的重大問題，這一段故事裏的無論那一節，都可以用作篇章的標目。

在人生的遞變之中，有兩個時期是很重要的：第一，在墮落之前；第二，在墮落之後。因爲有這兩個時期，所以就有兩個問題：第一是教育問題，第二是刑罰問題。在這兩個問題的中間，就是社會的全體。

這一個人，當然，生養出來的時候是很好的，身體上的組織也是很好的，天賦的才能也是很好的。那麼，他缺少的是些什麼呢？大家想想罷。

在這上面，就有了一個重大的比例問題，必須設法把它解決了，才能有得世界的平衡。這問題是社會對於個人所給與的，應當和自然所給與的一樣的多。

你就看克洛特格歐罷。他的腦生長得很好，心也生長得很好，這是無須疑感的。但是，命運把他放到了這樣的一個惡劣的社會裏去，所以他結果就做了賊；社會把他放到了這樣的一個惡劣的牢獄裏去，所以他結果就殺了人。

當真誰是兇犯呢？

是他麼？

是我們麼？

嚴刻的詰問，刺心的詰問，它在目下這一刻，正向一切有知識的人請願；它正拉住了我們一切人的衣裾向另一條路上走；它總有一天要把我們現在所走的路完全堵塞住——因此，我們應當用正眼看它，應當明瞭它對於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麼。

寫這一段文字的人，亦許不久就可以把他自己的見地說出來。

當我們實際碰到了這樣的事的時候，或者是當我們夢想着這樣的問題發生的時候，我們總不要揣問要是政府中人不肯在這些事上用思想，那麼，他們所思想的是什麼？

上下兩議院，年年都是忙得要不得。譬如要裁汰閒員，要減縮預算案——這當然是很重要的。又如要規訂了法律，叫我穿起兵的衣服來，跑到我所不認得，而且我也不願意認得的什麼個洛卜伯爵的家裏去看門，於以表示我的愛國心——這也是很重要的。或者，要強迫我到馬哩尼校場裏去演武，而叫我家隔壁雜糧舖子裏的掌櫃做了我的上官，叫我聽他的命令，承他的意旨——這當然也是很重要的。

（原註）我們在這里所攻擊的並不是市民所組織的巡查隊，因為這是保護道路與住戶的安全的，是有用的東西；我們所攻擊的，只是無聊的演武，奇怪的裝飾，虛妄的榮典，以至於儀式上的山呼等等。這些都是很可笑的事，其作用只是叫做老百姓的也模倣着兵士們的樣，胡鬧一回便了。

議員也罷，閣員也罷，你們要把這一個國家裏的所有的事與所有的意見一起討論，討論得精疲力竭，爬動不得，終而至於一場無結果，流產了了結——這也是很重要的。又如，你們把這十九世紀裏的藝術，看做了罪大惡極，把它放到了被告的位置上，由你們狂呼亂噪的審它，問它，它本是好好的，它不願意回答你們，而你們還只是要問——這也是很重要的。你們做立法人員的也好，做行政人員的也好，沒事做了要消遣，就開會演講國故，演講的結果，只是使鄉村裏的小學教師發幾發肩——這也是值得的。你們要宣布現代戲劇的罪狀，說所有一切亂倫，姦穢，弑長，賊幼，虐毒等等，都是它發明的，又說自從有了它，人家連 Phèdre, Jocaste, OEdipe, Medee, Rodogune 等都不知道了——這也是很有用處的。你們全國的政治雄辯家，爲了規訂預算案，整整的辯論了三天，你們所贊成的是 Cornelle 與 Racine，你們所反對的可不知道是誰，你們利用了這大逞文才的機會，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譏刺，互相競爭，把法語中很不堪的話也都說出，直到衛兵們不答應的時候爲止——這也是萬不可少的。

凡此種種，都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們相信，總還能於有得些更重要的事罷。

當議院裏爲了些雞零狗碎的事糾纏不清的時候（這是常有的事，往往爲了這樣的事，做閣員的要抓起議員的衣領來拚命，做議員的也要抓起閣員的衣領來拚命），若然忽地有人從議席上或講台上（這有什麼關係呢？）站了起來，說出這種嚴正的話。

『閉你的嘴，無論你是誰，此刻說着話的都得閉嘴！你以爲你抓到了一個問題了，實在那裏能算得問題呢？』

這個人這樣說了，議員們接着往下說的，又是些什麼問題呢？

讓我說罷，這就是問題：在不到一年以前，在 Pamiers 地方，法律用一把木柄的小刀，剛剝了一個男人的皮，在 Dijon 地方，它又砍去了一個女人的頭，在巴黎的 Saint-Jacques 城門口，它又執行了許多

的莫須有的死刑。

這就是問題。你們研究研究罷。

你們將來有了空，儘可以爲了研究禁衛軍的衣鈕應紅應白而打架，或者是爲了研究「擔保」與「保證」兩個名詞之孰美孰醜而打架。

執吏派的先生們，極端派的先生們，大多數的民衆正在受苦啊！

你說這國家是共和也好，是專制也好，反正民衆們總在受苦，這是事實。

民衆們餓着，民衆們凍着，痛苦把他們推挽着，使他們依着性別之不同，犯罪的犯罪，無恥的無恥。你就可憐可憐這民衆罷，監獄在奪取他們的兒子，娼寮在奪取他們的女兒。你們所有的軍犯已經太多了，你們所有的娼妓已經太多了。

這兩種膿瘡所證明的是什麼呢？

它所證明的是：在這社會的本體的血液裏，有一點毒質存在着。

你們大家都聚集在這病人的牀頭商量辦法，你們就在這病症上研究研究罷。

這一個病症從前你們把它醫治壞了，現在應當研究出一個較好的治法來。你們所訂的法律，當你們訂定時，就只是個治標的，敷衍門面的下策。你們的一部部的法典，一半是沿用了古老的習慣，一半是根據於所謂經驗，卻全沒有顧到事理。

當初的烙刑，是一種化瘡癰爲腐潰的灸治法；叫人受這種樣的瘋狂般的痛楚，其結果只是永遠的把罪惡釘牢在，鑄牢在罪犯們的身上！只是把罪惡與罪犯結合成功了兩個朋友，兩個同伴，兩個不可分解的東西！

充軍是一種荒謬絕倫的發散法；它可以把它所提出的壞血一起吸收完，同時還可以把原來的血

化得更壞。至於死刑，那是一種野蠻的割治法。

烙刑與充軍與死刑，這是三種互相連結的東西。你們既然把烙刑廢止了，若然你們懂得邏輯，就把其餘的也廢止了罷。

烙鐵與鐵球與刀，相合了才能成功一個三段論法。（法國當年的軍犯，身上要掛一條兩米與半長的鐵鍊，鍊端有一個八磅重的鐵球。這惡例是直到一八五七年才廢止的。）

現在你把烙鐵拿走了，餘下的鐵球與刀，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Pariaeo 是個殘酷的人，可並不是個胡塗蛋。

你給我把這古老而且踐酷的罪與罰間的處分法拆毀了，重新改造起來。你給我改造你的刑律，改造你的法典，改造你的監獄，改造你的法官。你給我依據了人民的風習，把法律重新編訂起來。

先生們，在法國國境之內，每年所殺的頭太多了。你們既然要講經濟，就在這上面經濟些罷。你們既然有興致要裁撤這樣，裁撤那樣，就把你的劊子手也裁撤了罷。你那八十個劊子手的餉，可以做得六百個小學教師的俸。

想想大多數的民衆罷。想想孩子們的學校與大人們的工廠罷。

在歐洲各國之內，不識字的人以法國為最多，你知道麼？瑞典人識得字，比國人識得字，丹麥人識得字，希臘人與愛爾蘭人也識得字，而你法國人不識得，這還不丟盡了你的臉？

你到囚徒流戍所去看看。你把那些罰做苦工的罪犯們一起叫了來。你把他們這些被人類的法律判定了罪的人一個一個的用心考查一下。你測算一下他們的側面的傾斜度，你摸一摸他們的腦蓋。你就此可以看得出他們這些墮落的人，在原有的人相之下，已經各有各了一種的獸相，好像他們已經處於人類與某種或某種獸類的交切點。這一個有些像山貓，那一個有些像貓，那一個有些像獼猴，那一

個又有些像禿鷲，那一個又有些像狼。這種可憐的頭顱所以生成了這樣的惡相，第一是不消說，由於自然；第二呢，就由於教育了。

自然把草稿起壞了，教育又把這草稿修改壞了。你把你的注意點轉向這一方面來罷。對於大多數的人民，該有一種良好的教育。你該盡你的力，把這種不幸的頭顱好好的啟發，使它中間所包有智慧能夠生成滋長。

一個國家所有的頭顱是好是壞，就完全依靠在教誨這一件事上。

當初羅馬人和希臘人有的是高大的額顱，你現在也應當盡力把人民的『面角』開展到最大度。到將來法國人識了字了，你也不該聽任着這你所啟發出來的智慧而不加以指導。要不然，必定另有一番的擾亂。與其有不良的知識，還不如沒知識。你應當記得……

（這裏是提倡宗教的話，說世界上最好的一本書是聖書，我實在不願意譯，只得請鷲原諒我。）

無論你做怎樣的事罷，他們做老百姓的，他們你推我擠的老百姓，他們大多數的老百姓，總是比较的可憐些，不幸些，痛苦些。他們做的是堅苦的工，他們有笨重的東西要推，有笨重的東西要挽，有笨重的東西要擔負。

你就在這樣的一個天平上去考察一下罷：所有的快樂，都在富人們的戲盤裏；所有的苦惱，都在窮人們的戲盤裏。這兩方面不是不均平麼？不均平，不是天平就要傾側麼？不是國家就要跟着它傾側麼？

要老百姓們受了苦而仍舊肯安心樂意的做工，只得把宗教的信仰灌輸給他們，使他們個個人都希望着將來可以進得天堂去。平心而論在沒有正確的解決方法以前，這未嘗不能算得一種方法，而且總比『不教而殺』好得多。不過，就根本上本說，這仍是『神道設教』的愚民政策，不必譯出。

老百姓們的頭，這是個問題啊！這個頭裏裝滿着有用的細胞，你應當好好的利用它，使它成熟，使它發揮，於以使社會的德業，愈見光明，愈見協和。

在大道上殺人越貨的人，要是指揮得好，就是個最優良的爲公衆服務的人。

這老百姓們的頭，你應當開墾它，培植它，灌溉它，肥沃它，使它放光明，使它有用途，你沒有把它割去的必要啊！——

（此上五節，大意是既

# 不得已的犯人

法蘭特列·希勒原著  
劉思行譯

在人類生活的全史上沒一章比得上人類過失的紀錄對於心靈更有啓迪的了。無論那一樁大罪總是有着一種相稱的大勢力在裏面活動着的。這種私慾的勢力的潛隱活動在平常感情方面或許是看不出來，但在一種狂烈熱情的情形裏面便就很顯著很巨大而觸目了；研究人性比較精細些的人——他知道在什麼一個相當範圍內可以真靠着自由主意去從類推中提出結論來——得在這點問題上發現許多東西，以充實他的心靈學說，並且可以把牠應用到生活和行爲上去。

人心就是這麼一件簡單同時也是這麼複雜多樣的東西。單單一種機能或慾望就能够變換成千百種的形式和方向去活動，能够產生出千百種相反的現象，能够在千百種不同的性格裏面不同地結合起來，而這千百種不同的性格和動作又得從一個單獨的慾望裏面輾轉演化，雖然是身當其任的人也毫不顧慮到這種合化力。如男人種方面和其他自然界方面一樣，有一個力納斯（註一）出來，依着動機和慾念把人心分析起來，那末，要是人們發覺有許多人——他們的罪惡目下還得壓抑在他們日常生活的範圍和法律的阻止着的樊籬以內——所處的地位是完全和那惡怪白鷄惡同在一等級的，那末人們將怎樣憂心地驚訝呀！

從這方面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對於普通歷史的著述就可得到許多反對的理由；並且我疑心這里就正藏着『爲什麼研究歷史於日常生活毫無益處』的這問題的悶葫蘆了。在操動作的人的心靈激奮和讀這動作的讀者的平靜情態之間有着一個絕對相反的鴻溝存在着，使得讀者難於不能想起一個搆聯來。在一個歷史人物和讀者之間，總是有着一個裂罅的，這裂罅阻斷了所有的比較和施用的



可能性，而讀者彷彿是不明了那對於虛張太過的健康有益的恐怖，這恐怖倒反使他很驚駭地搖起頭來。比如說起一個壞人，他畢竟是和我們具有同樣的熱情，但自從他犯法到受法律制裁為止，我們總把他看作具有奇特血液的一個人物，彷彿他血液的流動是和我們同樣的，他意志所循從的規律也和我們異樣的，因此他的命運感動不得我們什麼，因為感情是只能從同樣危險的模糊知覺中產生出來的，而我們對於這種同樣連夢中也不會想到的。這裏面啓迪和構聯是同樣沒有了，因此歷史就非惟不能做一個培養性格的學院，卻祇以能卑下的投合我們的好奇心就滿足了。倘使我們以為歷史還不止這麼一點，倘使歷史要想獲得它偉大的使命的話，那就不能不選擇下面的兩個方法的任何一個：不使讀者變成和那歷史上的英雄一樣的熱烈，就得叫那英雄變成和讀者一樣的冷靜。

我知道古今來第一流的史家都採納了前面的一種方法，並且在文字上用了一種動人的風格，取得了讀者的心服。但這是作者的一種侵奪的行爲，對於讀者們的民主主義的自由算得是一種觸犯，因為他們的特權是要坐定了去批判的，況且那種方法在現在也祇有演說家和詩人才用，所以到現在的用處也和從前變了。現在史家方面是只有那後面的一種方法是可以用得。

後面的一種方法就是要使英雄變成和讀者一樣的冷靜，或者換一種在這事上也是相同的方法，就是我們必得在那英雄未曾操作以前就相識了他，我們不特在他實行動作的時候並得在他計劃動作的時候就必得看見他。他的思想所關係我們的比較他的行爲爲大，而他的思想的來源所關係我們的更比他的行爲的結果所關係我們的要大得多。人們要察勘了維修浮司 (Vesuvius) 火山的泥土才得能够明了它的各種火，那末爲什麼他們對於道德的現象就不能像對於物質的現象那麼注意的呢？爲什麼人們對於某某個人的週遭的許多東西的情況當他那命脈裏面積疊着的引火物未曾着火以前就不加以充分的注意呢？引動那歡喜怪突東西的幻想者的就正是這麼一個現象的新穎

和奇異，但是愛好真實的人便要尋出這些棄兒的母親來，在那不變動的人心的結構裏面去找她，在從外界決定那結構的種種全變動的條件裏去找她，在這兩方面他是一定能夠找到她的。他到了這種時候，不怕就是在本來發生着有益的花草的地方看見了毒的茵蘚也茂盛地長着，或找着了智愚善惡同混在一個出處，他也再不會驚訝起來的了。

且不說心理學得從這樣一種歷史著述方面得到的任何益處，這一種方法是始終值得採取的，如果沒有他種理由，它的理由就是這方法既可以把那種天真無瑕的德性輕視不幸人用的殘酷的侮慢和那過分的自信根本掃除淨盡，又得把那容忍的溫和和精神宣揚廣大，這容忍的精神要是沒有，那亡命者是決不全歸來的，那法律和罪犯也決不會復和的，社會上沾染病毒的人也決不會從疾病總源的腐疽裏面去救治起來了。

我所要來敘述的那個罪犯曾經有沒有請求那種容忍精神的權利呢？他曾經是不是真的無可挽回地失去了公民的資格嗎？我將不來預料讀者諸君的判決。我們縱然有寬恕他的心，但我們的寬恕在現在於他也是無補的了，因為他早已在行刑吏的手裏死去了——但是他的劣蹟的解剖或許於人道上有點教訓——或許於公道上也有點教訓的。

克立司與·華爾夫是一個鄉鎮的一個小旅店主人的兒子（那鎮和省的名字因為後面述的理由一定得隱掉。）他的父親已經死了，他襄助他的母親營業一直到他二十歲的時候。可是旅店營業並不好，所以他很有點閒空的時間，他自小在讀書的時候就是一個出名的浪蕩子。成長的女子們都要埋怨他的魯莽，那小城裏的男孩子們卻都佩服他那設計敏捷的創造的頭腦。但是老天沒有顧念到他的身體，使他長得異常醜陋。一個矮小而不雅觀的身材，一頭令人惹厭的黑色的羊毛似的頭髮，一個肥壓的鼻子，一張厚厚的上唇又給馬蹄踢得翹起來了的，使他的人相生出一種驅散性，使得女子們都驚嚇

的要避開他在男子方面則從他的形相上取得不少滑稽的資料。

凡是拒絕他的什麼他總得硬使它贊成，他的人是討人厭的，可他決意要想法使人歡喜。他是貪色的，並且硬說他自己是和人發生着戀愛。他選擇的女人待他不好的時候他總相信那女人待他的情敵比待他要好得多；可憐那女子卻又並不好。女人對他沒有什麼意思的，或許他倒有意思想要去買東西送給她，但他很窮，他竭力修飾他的外表，把他所有的收入完全化費在化粧上，他自己既沒有一點做事業的心，又太不知道想法去救濟他破爛了的境遇；他太驕同時也很懦弱，所以難於變換他從前享受的那店小主的地位而做一個工人。他又不肯放棄他那慣養成的自由，所以他想他的許多困難之中只有一個方法——這個方法在他以前已有千百人比他成功地做過了——就是『規規矩矩地偷』。他的家鄉是在德國的一個森林的邊界處，所以他於是做起一個私行打獵盜了，他所劫奪來的進款，卻都是很忠實地化費到他情人的手中。

他的情人嬌安的許多傾慕者中有一個叫勞勃脫的，是森林的看管人。他不久就看出他的情敵用寬宏闊綽從情人那裏得來的便宜，他便帶着惡意的眼睛開始去探尋這個變化的本源。他因此就到那太陽旅店去得更勤，他那因嫉妒而銳利的偵察的眼睛不久便發覺華爾夫的錢的來處。碰巧不久以前官廳裏重揭了制裁私行打獵盜的嚴厲的布告，說是要把罪犯判送自新所去的。勞勃脫自然不辭辛苦地追蹤着他的敵人的祕密行蹤了；最後他竟能趁華爾夫不提防的時候把他當場拿住。華爾夫被捕後，經過不少麻煩並且犧牲了他所有的些少的財產，才得由監禁改爲罰款的。

勞勃脫勝利了。他的敵人被他打出了情場，嬌安也不再對一個乞丐加青睞了。華爾夫知道誰是他的敵人，並也知道這敵人就是嬌安的快樂的所有者。這時候他那和被衝犯了的自負心的緊壓着的窮念頭，需要和嫉妒，都合着攻打他的破碎了的感情，饑餓本該驅他四處去奔走的，但是復仇心和熱

情又把他扣留住了。於是他就第二次去做私行打獵盜，可是這第二次勞勃脫的加倍的留神使他太難了。這次他既無錢可贖罪，所以他纔整個的體驗到法律的嚴峻，幾星期後他便關禁到縣獄裏去了。

他的徒刑受滿了，但他溺愛之情卻並沒有稍減，反見增加了的，在不幸的重壓之下他的固執是增長了的。所以他一得到自由就急急溜到故鄉去看嬌安，可是他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沒有一個人不要遠避他的。這時候他那窮困的壓迫終於打破了他的高貴的思念，克制了他身體的孱弱——他便到那地方上富戶人家去做了一天吃一天的散工。但是農人對於這無力的軟弱東西都要聳肩搖頭起來，不能信任，所以那無感情的主人終於錄用了他的強壯健碩的競爭者。他再作最後一試，因為還有着一件事情可幹，最後的是有尊敬名譽的被人捨棄的落腳事情，這就是他想去做那小城裏的牧人，可是農人都又不相信他那豬樣的東西能有些用處，所以又不果。他所有的計劃是都失敗了，各處都拒絕了，於是他便第三次做私行打獵盜了。第三次又是命運不佳，竟被他那留意的敵人親手捉住了。

這重複的犯法增加了他的罪命。法官是只顧到法典，沒有一人顧到犯人的心境的。處置私行打獵盜的法令要有一種嚴厲的做榜樣的刑罰。華爾夫就被判了絞刑，並在未行刑前還罰做三年苦工。

罰刑期也滿了，他從重犯獄裏出來——但他這時候和他入獄時完全變了樣了。從這時候起開始了他的生活的一個新時代，現在請聽他在法庭上對神父述說的懺悔詞罷——

『我是以一個犯過的人入重犯獄的，而是以一個惡棍出獄了，到那時為止，我還覺得世間有一點可愛的東西，那時候我的自負心是因羞慚而下降了。當我被解到重犯獄的時候，他們把我關在二十三個犯人一起，其中有兩個是謀殺犯的，其餘的都是些著名的竊賊和流氓。他們嘲笑我當我說起上帝的時候，他們又引我說醜污的褻瀆耶穌基督的話。他們在我身邊唱粗鄙的歌，我雖是一個淫棍，卻不能不聽了厭惡和恐怕；至於我在那里見到的種種行為那就更背叛了我的禮儀了。沒有一天沒有一些可

恥的事情做出來，沒有一天沒有一些邪惡的策劃打算出來的。我最初竭力避開那羣人，竭力不和他們接談；但我卻又需要些活的動物，不料獄吏的凶暴竟把我的狗也拒絕了。工作是又苦又虐，我的身體又不好；我需要幫助，老實的說一句，我是需要同情，而這幫助和同情我是不得已地終於用我的良心的最後的餘剩來購買了的。我就是怎麼樣地把我自己習慣於那最恐怖的邪惡行爲的，在我最後一部分的刑期內，我的惡劣竟超過了我的教師們了。

「從那時候起我就渴望着我釋放的日子，正如我渴望着復仇一樣。世上的人們都會傷害過我，因為他們都比我快樂。我把我自己看作一個天賦權利的犧牲者和一只法律的贖罪羊。當太陽從我牢獄所在的山後吐露出來的時候，我總是磨牙切齒磨磨着我的鍊鏈；一種廣大遼闊的風景對於犯人是一個雙重的地獄。閒散自主的微風從我獄室的牆壁上習習地吹進來，燕兒駐在欄柵的鐵梗上，都彷彿是用他們的自由在嘲弄我，使我的被囚顯得最可怕不過的。所以我曾代誓對人類所愛好的一切東西下一種不可協合的，熱烈的怨恨，而我所發的誓我都忠實地實行了的。」

「當我一得到自由我的第一個思念就是我的故鄉。但那兒對於我的前途的希望愈少，則我報復的慾念也就愈急，當我看見教堂的鐘擺露出在遠遠的樹梢上時，我的心就劇烈地跳動地來——這並不是我第一次進教堂得到的銘心的安慰——我曾經一度受過的一切辛苦一切虐待的回憶都從一回可怖的的神迷中驚醒了起來，所有的創傷都重新流起血來，所有的傷痕都重新破裂開來，於是我就加速我的腳步，因為我興奮着預先想到我的突然的出現定使我所有敵人會吃驚，加之我那時奮力窮追新的侮辱的心並不稍減當初在他們面前戰慄的時候。」

「當我站在大街的中央時晚禱的鐘聲響了。居民都擁入教堂。他們立刻就認出我來，但是遇見我的人，莫不驚恐地把背轉向着我。我先前總是很喜歡小孩們的，到這時還能不知不覺地把半辨士遞給

那從我身傍跳躍過的小孩。但是那小孩向我注視了一回，便把那半個辨士丟上我的臉來。假使我那時的血液能够稍些冷一點，我總會記得我那從重犯獄裏帶出來的鬚鬚把我的人相改變得確實可怕啊——可是我的良心上的邪惡影響了我的知解，我從未流過的眼淚從我的雙頰上傾倒下來了。

「這孩子並不知道我是誰，也不知道我從那裏來的。」我半高聲地對我自己說着，但是他卻要躲避我好像我是什麼討厭的畜生。我的眉毛上有什麼記號嗎？或者我看來已不像人的樣子了嗎？那我现在豈不是不能再愛什麼嗎？那孩子對我的輕視刺激得我比在小戰船上做三年苦工還要過分，因為我對他是和善的，而他對於我又沒有一點私怨。

「我到教堂對面的木料場上坐下了，我那時確實要些什麼，我不知道；但我卻知道當我所有的相識者連頭也不對我點一點的走過我時我是傷心地立起身來。我是帶着不良的意志離開了我的座位，去找一個宿所當我在街角灣轉過去的時候，恰恰撞在我嬌安的身上。」太陽店主呀！她提足了聲音喊，並要來抱我。「你回來了，親愛的太陽店主呀，謝天你回來了！」貧乏和辛苦的衣裝上自己昭示了出來。臉上生着可恥的病，她的容態宣示她已淪為一個極下賤的人物了。我立時猜想到他所遭遇的什麼；我剛才遇見的幾個騎兵使我猜度到這小城裏有一個衛戍軍營。「丘八們的淫婦呀！我喊着一笑的把背背向她。這倒好，使我想到世間活的東西之中尚有一個比我還卑下的動物。我是從不曾愛過她的。」

我的娘死了。我的債主們自動把我的小屋去抵債。我是沒有一人一物留下的了。世人都看我似瘋癡般避開我，但到後我終於把羞恥也忘了，先前我老是要避開世人的眼睛，因為他們的輕視是難忍受的，但到這時我反要故意衝到他們面前去，如果他們因此而駭走了，那我就非常的快樂。我既沒有什麼東西可損失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保存，這於我倒是一個大樂。我也不再要有什麼善良的品性，橫豎人們

對我不再能放一點信用。

『世界各處於我原是通達無阻的，或許在另一省裏我也還能重做一個善良的人；但我竟連吐頭露面的勇氣也沒有了。失望和羞辱終於逼着我成就這樣的思念，就是我最後的一條生路是學做不要光榮的事，橫豎這光榮我是不能再享受的了。假如我的虛榮心和自負心不曾跟着我的墮落而消逝了，那我早就不得不把我自己毀滅了的。』

『那時候我確實決定了些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現今能模糊地憶起的是我要作些惡事。我要使我的厄運爲我所應得的。我想各種法律對於人世是作良好的東西，所以我要破壞它們；我先前的犯罪都是由於環境的壓迫和無心，到這時候我卻要由我自己的主意和爲了自己快樂而犯罪了。』

我第一步是重操我那私行打獵的生涯。這打獵不論如何是逐漸成爲我的一種熱情的了，何況我是藉此生活。但是我的動機還不僅此；我還爲要蔑視君主的敕令並盡我的力量極度傷害我的皇上的意念所鼓動而作的。這時候我將被拘的問題倒不困惱我什麼，因爲我對於我的發覺者備有一粒彈丸，並且我自知我的槍彈是不會不中它的人的，凡是我遇見的野獸我總能打下它的頭來的；只是我把來邊界去換錢卻只有幾個，大多數我都拋棄了讓它腐爛去的。我爲要節省下錢來買火藥和彈丸我就過着困苦的生活。所以我好幾回的較大野獸的蹂躪雖爲人所共知的，可是這時候人家決不會疑心到我。這是因爲我的外貌不能引人起疑的原故。我的名字也就被人忘卻了。

『我幹這樣的生活幹下了幾個月。一天的早晨，我照舊徘徊在樹林裏追尋一只牡鹿的蹤跡。我盡力追尋了二個鐘頭沒有尋得到，當時我就以爲失去了也就把我的探尋放棄了，不料這時驟然發覺那只牡鹿竟正在我鎗射的範圍以內。我於是瞄準了去扳那鎗的開放機——但這時在我面前幾步的地面上出現了一只帽子，叫我突然吃了一驚。我仔細的察看，認得是看管人勞勃脫，他也從一株櫟樹的粗

厚軀幹的後面瞄準着我。我要射擊的那個牡鹿。我一見到他，我就四肢流遍了一陣死般的冰冷。這個正就是我在一切東西中最酷虐痛恨的一個人呀，但這人是已來在我槍彈的權力之下了。在那時這世界的全部猶如都在我擊射的範圍以內，我一生所有的怨恨都擁入了我用以致人死地的一個手指的輕握裏面了。一隻看不見的可怕的手在我上面揮舞着，我命運的計時針不可挽回地指着那個凶惡的時辰時，我的手臂顫抖着，好似我已允許了我那槍作這個可怕的選擇了——我的牙齒好似在病時發冷時相震得發出聲音來，我的氣喘迂迴在我的肺部像是窒死我似的，我的槍桿在人與鹿之間搖幌着一分鐘——一分鐘——一分鐘——又一分點。復仇心和良心又堅決又不決地在相撲鬪着，但到後終於是復仇心佔勝了，那看管人因而就死倒在地上了。

「我的利器開射後便落下地去……」殺人的兇手呀……我慢慢地吃舌說——四下森林如塚地般沉寂——所以我清楚地聽我說「殺人的兇手呀。」當我移近去看時，那人是死透了的我默默地站在屍體傍好一回，最後一聲大笑使我有了一生氣。「你現在好把你的嘴閉上了，我的朋友！」我說，並大膽地走上前去把被殺者的臉扳轉過來。他的眼睛直瞪地大張開着。我因此又嚴肅起來，又忽然的靜默着了。這時我開始感到奇怪。

「我先前作惡可是當作我的羞辱的一個對銷而作的；到這時卻發生了些我還不曾償罪的事情。一小時前，我相信，沒有人能夠說得我相信天下還有比我再歹的東西；到這時我才覺到一小時以前我自己也彷彿是很可羨慕的。」

「我在這時候沒有上帝審判的思念——但有一些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一種複雜的回憶，憶起我讀書時從人叢中看到的一個謀殺孩子的女人的繩、刀和行兇。但我思念起從此我的性命總得抵罪的了，這里面就有一點十分特殊可怖的東西存在。我現在不能再憶起什麼。其次我只企盼着仍舊活著。」



我強制着自己清晰地憶起那死人活在時候對我的種種惡處，但奇怪！我的記憶如似死掉了。我竟連一刻鐘前驅使我發瘋的許多事中的一件也重召不起來了。我再也不想不起我怎會幹出這殺人的事的。我仍舊站在屍體的前面，仍舊站着的。行過森林的馬車的急行聲和馬鞭的抽打聲使我回復了我的知覺。肇事地點離大路不過一里的四分之一的距離。我當然要顧慮到我的安全的。

我就自然而然地深藏到那森林裏去了。一路上我想起那被殺者平常帶着一只錢的。我到邊境去又需要錢——但是我卻沒有勇氣再回到死人躺在的所在。我這時因為魔鬼的思想和上帝的無處不在而恐怖起來了。我喚起我的全部的膽量來，決意完全忽視地獄，我就重回到那地方去。我找到了我所希望的東西和一個藏着一元多現錢的綠色錢袋。當把這些東西放入我自己的袋里去時，我忽然停住了，並思索了一回。我就把那錶丟了，取了不過一半的錢，使我這麼做的原故，並非因為取了那些東西會增加羞恥，也不是因為怕因剝取屍體而增加我的罪命，這只因為悔慢的原故。我想，我冀望人家把我看作被我槍殺了的人的一個私敵，並不是他的強盜。

「這時我奔逃到森林裏去。我知道這森林向北巨延有四德里之遙，那兒是接到這省的邊陲的。我氣息不轉地一直奔到正午。遁逃的倉卒分散了我良心的悔痛，可是到了我的氣力愈是竭缺的時候，則我良心上的悔痛的回復就更來得可怕。千百種可怕的形式從我的心頭溜過，好似無數雙口的刀刺到我的胸膛裏。一種充滿着死的不斷的恐怖的人生，或是我的人生的一種劇烈的摧殘，這是這時候所留給我的可怕的选择，而我必得選擇一種的。我雖沒有以自殺而離世的心，但說要希求存留到這世界裏卻也要使我驚恐的。在人生的確實的痛苦和永久的不確實的恐怖的——不適於生也不適於死——的狹道裏，我完成了我六個鐘頭的逃遁。每一個鐘頭的逼來都是充滿着痛苦的，這痛苦是沒有活着的。人能够說得出來的。」

我慢慢地沉溺在思索裏，我的帽子低低地壓到我的面上，好似能使我不被死的自然認出的樣子，我不自知地循着一條引我到最黑暗的森林處去的狹窄的小路上走去——那時我前面忽然有一種粗暴的，威逼的聲音喝道：「停住！」這聲音來得很近，但我的專心的思索和低壓着的帽子使我一時不會回顧。當我擡起眼來：我看見一個形狀很粗野的人走近我來，手裏拿着一根粗大的繩編的鞭竿。他的樣子真是驚人的——至少我的第一驚使我這樣想——他的皮色是一種黃黑的黑白人的雜種的顏色，加上一隻斜視着的眼睛的眼白相映得可怕。他不用腰帶，他用一根繩在他的綠色羊毛的外套上纏了兩轉，這繩上塞着一把闊口的屠刀和一手槍。他的命令又重復唱了幾遍，一只有力的臂膀把我緊緊地扣住。到這時候一個人的聲音是可使我吃驚的，但是一個暴徒的出現倒反使我安心些。照我這時的情形，我是應該在一個善良的人的面前戰慄的。但在一個強盜的面前是不再會發抖的了。

「誰在那兒？」這個怪魔說。

「像你一樣的一個人。」我回說，「倘你真是你那麼的東西。」

「這路是不通的。你到此來想幹什麼的？」

「你問它怎甚？」我輕視地回答。

「這人把我從頭到腳看了兩回。好像在把我的身材和他的在比較，把我的答語和我自己的身材在比較。」你說得凶，像是個乞丐。」他最後說。

「那倒還像。我昨天本是一個乞丐。」

「那人笑了，「我明白，」他說，「你這時還要人當你是個乞丐不是。」

「當我更壞些的還好說。」——說着我就要走。

「慢着，朋友，爲甚這樣急？你沒有時間稍待的嗎？」

「我付了一回。我不知那時怎會說出這些話來。」我活時短了，要末地獄倒是長久的。

「他凶凶地望倒我。」啊，我明白了，「他最後說，原來你是該受死刑的不是！」

「那還不會呢。要受時，我們再碰頭吧，同志！」

「好吧，同志！」他說着，從他的獵囊裏取出一個錫壘來，自己呷了一大口，就提給了我。遁逃和憂慮早耗盡了我的精力，那可怖的一天上我的嘴唇是又沒有嘗過一點東西。我早就想到不要在週遭之內找不到吃食的森林裏疲倒了。這時你們可以想到我是怎樣快樂地祝福着我的健康。喝了復活的水，我的四肢就添了新的力氣，心頭也就添了新的勇氣，我的希望和慾念又都活轉了。我這時覺到我畢竟還不是最不幸的；這所歡迎的水是很有力的呀。是的，我承認，我的境況又快樂起來了，因為在千百個絕望以後我最後還找到了一個和我自己一樣的一個人。照我先前所淪入的境況看來，我只能和地獄的一個鬼卒交一個知心友的了。

「那人把身子伸展在草地上。我也照樣做了。」

「你的水我喝了覺得好過，」我說「我們得做個好朋友。」

「他打火點着了他的煙斗。」

「你幹這生涯長久了不？」

「他朝我看了看——」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生涯總是要流血的嗎？」我從他腰束抽下刀來。

「你是幹什麼的？」他凶狠地說，並把煙斗放下。

「像你一樣的一個殺人的人——不過只是一初學者罷了。」

「那人凶凶地看到我，重又把他的煙斗提起。」

「那是你不住在這里的。」他最後說。

「雖此有三哩遠。太陽旅店的主人乙——你或許也會聽到過的吧。」

「那人好似發了瘋似的跳了起來。」私獵盜華爾夫呀！他急忙叫了起來。

「正是。」

「歡迎，同志，歡迎！」他喊，並猛烈地握搖着我的手。「好好，畢竟得到了你，太陽店主。我想找到你很久了。我很知道你。你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依靠了你很久了。」

「依靠我爲甚麼？」

「這鄉間沒有人不知道你。你有不少仇人，那縣官也會壓迫過你，華爾夫。他們都會傷害過你，他們對你的待遇乃是一種令人觸目的羞恥呀！」

「那人這時十分熱烈。」爲了你在我們的囚場牧場上彈死了一兩只皇上蓄養的野豬，他們便把你拘押到自新所和監獄裏去好幾年，搶了你的房屋和生意，使你做了一個乞丐，這豈不是，老哥，一個人的價值還不能抵得一只野兔嗎？我們不是不如田裏的一只牛嗎？——像你這麼一個人能够忍耐嗎？」

「你看有法補救嗎？」

「我們總得等着你。決不可害怕。你倒告訴我你現在是打甚麼地方來的，你幹了些甚麼勾當的？」

「我把我故事的全部告訴了他。他不待我說完就帶着高興的不耐煩的情態跳了起來，把我也拉了起來。」來吧，太陽店主老哥，」他說，「你現在是够程度了；我現在得到了你，正是我用得到你的時候。我將靠你得到一點光榮呢，跟我來吧！」

「你打算把我帶上那裏去？」

「不必多問費時間的，跟我走！」——他用死力拉了我走。

「我們走了短短的一里的四分之一的路，樹林漸來漸峻峭了，路是越走越無路跡而且荒蕪；我們兩個都不說一句話，到後來，我的嚮導者吹了一聲叫，把我從深思裏驚覺起來。我擡頭看時，原來我們已站到一個峭壁的險峻的斜坡上，這斜坡往下傾斜直通到一個深深的石隙。第二次吹叫時，這峭壁的半腰最深處也就回了一叫，接着有一把梯子好似自動的從那深處慢慢地升上來。我的嚮導者先爬了下去，叫我等待他回來。「我先去把狗用鏈扣起來」他說「不然將把你這個陌生客要咬碎了的。」他說罷就下去了。

「這時候我獨個兒站在這深窟的邊頭，我明明知道只有我一個人。我這時就看到我的嚮導者的預戒能力的缺乏。只要我下得決心把那梯子揉上來，我便得自由並且一定可以逃了的，我承認我當時明明看到那點。我向那將來迎我進去的深窟裏探望去；這一望使我昏暗地想起那沒有回還的地獄的深窟來。我因此對着我那將走入的路途發抖；只有急速的遁逃還可以救得我。我於是決意要遁逃了——我已把手臂伸出到那梯子上——但驟然間一陣聲音在我的耳邊響了起來。這聲音在我的週遭響着像是地獄裏的譏笑聲，「殺人犯可還要冒險嗎？」——我的手臂因而又癱瘓似的縮了回來。我的罪孽也造定了，追悔的時間也是過了，我殺人的完滿的行爲在我背後疊着像一個絕壁，永遠阻止着我的遁返。那時恰值我的嚮導者回上來了，他告訴我我得下去了。到這時我再沒有別的主意。我便爬了去。

「當我們在峭壁腳下走了幾步，地面便寬闊開來，並現出幾所房子來。在這些房子中央有一席草地，上面有約莫二十個人圍聚着一個梓炭火。「這里是，同志們，」我的嚮導者說着，把我放入人圈的中央。「我們的太陽店主啊！歡迎他啊！」

「太陽店主啊！」他們都同聲喊着，不拘男女都跳上來擁圍着我。現在如果我要承認的話，他們的快樂都是率直的天真的，他們各人的臉都露着信任甚至尊敬；這個來捏我的手，那個來親熱地握着我的衣服搖，那全盤的景象像是歡迎一個崇敬的老友的歸來。我的到來打斷了他們將開始的酒宴。這時候他們又重新張宴起來，強我喝一頓歡迎酒。各式各樣的野味充當了吃食，酒瓶互相遞傳斟酌不稍呈一點憔悴的樣子，快樂和親愛彌漫了全場，每一個人都爭着儘量地對我顯露快樂。

「他們把我坐在二個女性的中間，這是他們酒宴席上的上座。我先前總只想找到些女性的殘物，想不到在這一羣不名譽的烏合之衆裏頭竟發現了我從未見過的最美的女性，這不由得使我吃了一大驚。馬卡里，是兩人中漂亮而年長的一個，她說她還是一個處女，年齡不過二十五歲。他說話來很是很放浪，他的姿態尤見得放浪。瑪利是比較年輕一點，是已嫁過的一個女子，因為丈夫待他不好而逃出來的，性格頗為溫和，但容顏清癯而脆弱，眼睛也不像她那熱情的鄰座。騾動有神。兩個女子都爭着激起我的慾望來。那美麗的馬卡里說了一半放浪的笑話，我就要面頰起來了，但是不怕我多麼嫌厭所有的女性，那怕羞的瑪麗卻是永遠迷住了我的心的。

「你看，太陽店主老哥。」領我到那兒去的人開始說，「你看我們這夥人怎樣生活，每天都是如此的。是不是，同志們？」

「每天都是如此的。」全數人跟着說。

「所以，倘使你能打定主意，對於我們這樣的生活滿意的話，你就加入了做我們的領袖。這領袖先前是我做的，但我要讓給你。你們都贊成嗎，同志們？」

「一陣高興的「好末」從每人的喉中喊出來。

「我的頭熱了我的腦昏了，我的血液和着酒和慾念而湧騰起來了。人世是早把我當做一個瘋病

人般透了出來的了——而到這里卻還能得到熱烈的歡迎，人生的歡樂和光榮呀。我這時候什麼事都做得，橫豎死總是等着我的了；而在這裏至少我得把我的性命換到一點較高的代價。色慾本是我的劇烈的癖性；前此女性可給我的只有輕侮，到這里則好意和無檢束的快樂卻等候着我了。我的決心就不費躊躇地下定了。「我跟你們留在一起，同志們——我決斷地高呼着，一面步入人羣中去。」我跟你們留在一起——我又喊，倘使你們肯把我的美好的鄰座讓於我。」——大家都允許了我的要求，我於是就被稱做一個賤婦的所有者和一夥強盜的首領了。」

這故事的以下部份，我把它完全略去不述。因為只是些令人煩厭的東西對於讀者是沒有什麼啓迪的。像那樣深墮的一個不幸的沉淪早晚總得使那人幹出些違背人道的故事情來——可是據他拷打時的口供，他卻不會再犯過第二次的殺人罪的。

這人的名氣不久就傳遍了全省。於是大路上變得不太平，夜夜的竊案使市民們都起了不安，太陽店主的名字竟成了一般人的恐怖，官方偵緝他並還懸賞捉拿他。但他卻很幸運地能夠消除一切要妨礙他的嘗試，並還很狡黠地能夠利用那般易欺的鄉民的迷信以保全他的安全。他叫他的同黨去宣傳說他是與魔鬼爲伍，能够施妖術的。那時候他所滋事的所在算是屬於德國開明的部分，可還不如今日的開明，所以謠言得到了相信，他自己自然是安全了。人們都沒有二人敢和這個危險的人物計較，因爲他有魔鬼在差喚着的。

他幹這慘淡的生涯幹了一年便就覺得難幹下去了。他所領頭的那夥暴徒不能夠滿足他的美妙的期望。從前他酒醉酩酊時迷住了他的乃是一種誘惑的外表，到這時候他才可怕地覺到他是多麼傷心地被欺了的。這時全夥中飢餓貧乏代替了當他被誘入夥時的富裕；他常常是拚着性命去找得一餐僅足一飽的吃食。那「親愛的」結合的幻景消滅了，在那羣下賤人的自夥中也產生了妒嫉，猜疑和傾

軌了；官方對於能活拿到他的人懸有價格，同黨中把他拿到的，更可得到正式的赦罪——這是對於世上殘餘物的一個有力的誘引呀！這不幸人知道他自己的危險，不忠於上帝和人類的人，的光榮對於他的人生是一個無力的保證。他從此也覺睡不着了；永久的致死命的憂愁使他不能夠安泰，他不論到什麼地方他總有着可怕的疑懼的怪象跟着他，不拘他醒着或在夢中這怪象總是纏擾着他的。而同時他那拋棄了的天良又能使他說起話來，一種痛悔之心也又還復了，使他的胸中不安。他所有的怨恨已不再注向着人類，他只怨恨他自己。他現在恕赦一切的自然，他覺到現在只有他自己是可咒罵的。

罪過在這不幸人的身上完成了它的懲罰。他的本心的良知最後佔勝了那邪惡多災的誘念。這時覺到他墮落得多麼深，一種和平的悲哀接替了他那苛刻的失望。他哭巴巴地想把他的過去回憶起來。他這時候確實知道他得和前此很不同地生命重新起來。他又開始希望他得做一個良好的人，因為他心上有能如此做的能力。在他惡到極點的時候，他或許比他未犯過前還得近於善良呀！

這時候正是七年戰爭爆發的時候，國家招募新兵孔急。這不幸人便從他的環境裏面找到了希望，他便寫了一封信給皇上，我把那信上的要點錄在下面——

「倘殿下肯屈尊些，倘你肯憐惜我不以為我這麼個犯人會講謊話，就請聽我一下吧。至高明的殿下呀。我是一個殺人犯，並且一個賊，法律該判我死刑，官方現在是正在偵緝我的——我現在來自首了。但我同時要對殿下呈上一個不平常的呈文。我厭惡我的生活，我是不怕死的，可是不活了而死我倒又以為是可怕的。我希望活着去補償我的過失，我要活着去補償我所損害的這個國家。我這樣的實行對於世界是可假一個榜樣的。但對於我的行為卻是不必有所酬報的。我怨恨邪惡，我對於誠實和德性卻有着一種熱烈的願望。我曾對於我的故鄉暴露了我作一個恐怖的才能，我希望我還有點才能為故鄉做一點事業。」



『我所在要求的是一點無前例的事情。我的性命總是抵罪的了，所以並不是想來做抵償正義公道的的事情。可是我卻不要帶了腳鐐手拷來見你——我仍是自由的——我在這個呈文裏面並不帶上一點怕懼。』

『我所要懇求你是寬仁。至於那公道的要求，就是我還有的話，我也不再敢啓齒的了。——可是我對於那法官卻還得要提起一件事來。我的罪過的時代是從那定下永久損壞我的光榮的罪命開始的。假使那時候原諒我去做一點好的事業，或許我現在就不要再請求什麼寬仁了。』

『請讓寬仁上路吧，不要讓正義上路啊，殿下！倘使你有權在我與法律之間做一個和事老，那末請你把我的性命賜與我吧。這性命以後將全用來替你做事業了。倘你能够的話，請你把你的至美的意志宣露到報紙上使我知道，那我就得靠着你皇上的話的力量到京城裏來自首。倘你對於我這件事情另懷決斷，那末，就讓正義做它的事，而也必將幹我的事的。』

這個呈文沒有得到回應，第二次第三次的也沒得到回應，在這些呈文中這個應募者是要求在皇軍中充一個步兵。他那恕赦的希望是完全消滅了，因此他決計想逃出本國，去到普魯士皇軍中去充當一個勇敢的士兵。

幸運幫助了他逃開了他的盜夥，於是開始他的路程。他中途要經過一個小鄉鎮，他本想到這城裏去過夜的。可是不久以前因為本邦的君主也加入了戰事，所以嚴查旅客的加緊命令，頒滿了全國。這類的命令也早就到了這小鎮上的稅關徵收員，當太陽店主騎馬到來的時候，這徵收員正坐在稅關口的一張櫬子上。這來人的衣着有點滑稽同時也是粗野得可怕的。他騎的那匹愁苦的馬及一望去便知道是偷來的不適合他的身子的幾部份可笑的服裝，很奇突地和他那滿是像遭劫場上堆積着的屍體般的深重的愁緒的面容相對照着。這稅務徵收員便很注意這位奇怪的旅客。他在這城的稅關上服務得

已很久，四十年的服役使他熟悉了匪類的面相。所以他這時候他那雙鷹眼就不能放過這個來人。他馬上把城門關起，要這騎馬人的護照，一面把那人的馬韁繩帶住。華爾夫對於這些不測的事情，早就有了預備，他卻當真帶了一張護照的，這護照是他不久前從他所搶劫的一個商人那里偷來的。不過單這一點憑證還不足制服這雙四十年的慧眼，或使這稅務聖人收回成命。這徵收員對他自己的一雙眼睛，卻比對於那張護照有着更多的信任，因此華爾夫不得不跟着他到裁判所去了。

那地方的官長檢驗了那護照，聲稱是對的。但他是一個歡喜研究新聞的人，他最愛一邊喝酒，一邊討論新聞紙上的事情。那護照使他知道那持照人是來自對敵國的。他希望能從這陌生人那裏發現些秘密的消息來。因此他便叫一個署員去還那張護照，並請那人去嗑杯酒。

當時太陽店主在裁判所門前等着，他那可笑的样子引得那城裏的亂人都聚集來圍攔着他。他們互相細語着，一時指着那匹馬，一時指到那個騎馬人；這羣人的侮慢到後竟變成了高聲。最不好的就是那匹這時人人手指着的馬是一匹偷來的馬。他私下想那馬不要是告示寫明着的，人家都認識的。那官長的不盼想到的款待確定了他的種種疑竇。他這時想起事情是已經發覺了，護照的假冒也穿榜了，那官長的延宕只不過是使他無抵抗的生擒他的一個詭計。他那惡劣的良心使他變得呆了，他於是跨上馬背，不作回答就馳開了。

這個驟然的遁逃乃是使羣衆一齊高喊的一個記號。

『一個賊』諸人都喊，並都衝上去追他。這於那騎馬人乃是一件生死關頭的事情。他領了頭，他的追趕的人在�他的背後氣息不轉追着，他差不多是可以逃掉的了——但有一只重重的手看不出地在擋住着他，他的命運的時間是完了，那不可勸喻的奈米西士(Nemesis)抓住了他的債戶了。原來他無奔逃的那條街沒有出路，所以他一定得要掉轉頭來，面向到他的追趕者。

衆人的叫喊聲使全城都鼓噪了起來，一羣一羣地聚集攏來，所有的街衢也都被阻塞了，一大隊敵人還在向着他追趕上來。這時他拿出一把手鎗來，衆人退了，他想從人羣中排出一條路來逃走。『這鎗擊』他喊『是打那膽敢來捉我的愚人的！』驚恐使衆人停住了——最後卻有一個膽大的鐵匠師傅從後把他的手臂捏住，抓住了他那正在捱放的手指並使之慌亂起來。那手鎗落下了，這時這無防護的人就被拉下馬來，衆人是勝利的把他拖回到裁判所去。

『你是什麼人呀？』法官用決斷的粗聲問。

『我是一個在人家未客氣地待我前決不置答話的人。』

『你是誰？』

『我就是這麼樣的我。我走遍了德意志從未遇到過如這里這麼的無理的。』

『你急切的逃遁是可疑的。你先前爲何要逃？』

『因爲我受不了你們亂民們的擲槍。』

『你竟要開槍示威。』

『我的手鎗並沒有裝子彈。』他們驗手鎗，確是沒有裝鎗彈在裏面。

『你爲甚麼私藏手鎗呢？』

『因爲我帶着些貴重的東西，因爲人家警告我防備一個太陽店主，他說是常到這些地方來的。』

『你說的話很有點厚顏，但你總不是一個好東西。等到明天再看你能不能對我說些老實話。』

『到明天我還是這樣的說話。』

『把他下獄。』

『下獄好，我希這里有點公道。我要求滿意。』

「如把你審理清楚了，我就給你滿意。」

第二天早上，長官想這陌生人或者是無辜的；威嚴的口調等於他的固執是無用的，我得以禮貌和客氣待他才好。他於是聚集了本地的法官，把那囚人帶出來。

「先生，倘我昨天是待囚了你，那你就原諒我第一次的動怒。」

「我很喜歡，你是這樣的待我。」

「我們的法律是嚴峻的，你的事情引起了紛擾。如我沒有盡了我的責任，我是不能把你釋放的。你如有對他們辯難的事情，我很樂於聽你說。」

「要是我不知什麼的話呢？」

「那末我一定要把這事報告政府，其間你還得關禁起來的。」

「那就什麼呢？」

「那你或得放逐到國邊界去，要是法律寬仁的話，就把你交給那招募新兵的士官去當兵去。」

「他不做聲了一回，現出像是經驗着一種劇烈的苦楚的樣子；於是他又猝然對法官說：

「我可不可同你私談一刻鐘的話？」

「你想要做什麼呀？」

「你昨天的脾氣，老爺，是決不會使我供實話的，因為我對於威是輕侮的呀！你今天待我的客氣使我對你起了信任，使我尊重你。我相信你是個可敬的人。」

「你要對我說什麼話呢？」

「我覺到你是個可敬的人。我很久就希望遇到像你一樣的一個人。准許我握你的右手。」

「這樣你算是什麼道理嗎？」  
 「你的頭是白了是可崇敬的了。你在世上很久了——經過了許多患難的，無疑的——是不是？是很近人情的了。」

「先生，你這樣和你的事情有甚關係呀？」

「你離那永恆是只一步了。不久——不久你便需要上帝的寬仁了。你對於人們也不會不給寬仁的了。——你不猜想什麼嗎？你想你是和什麼人在談話啊？」

「什麼呀？——你驚嚇我。」

「你還不猜？——你得寫一封信給皇上告訴他我已找到了我，告訴他我是我自主的做了我自己的叛逆——告訴他上帝要在將來照着他現在對我多麼寬仁才給他對他多麼仁慈的——請爲着我請求他，老人，並在你的報告上流上點眼淚：我就是太陽旅店的主人。」

選自德國名家小說集

## 二年花月的故事

法朗士著  
 李玄伯譯

監獄守門的從法妮達窩乃前伯爵夫人進來以後，將門關上。據獄內的簿子上說，因爲保全公共治安，將她捕來，但其實是因爲她收存被驅逐的人在家居住。

在監獄的書記寫她名字的時候，她坐在板凳上想道：「這回事爲甚麼？我的蒼天！你要我作甚麼？」  
 管鑰匙的人的面色，雖然不凶惡，卻是鹵莽。他的女兒——長的很好看——戴着上面有國旗色的

總子同結子的帽子，非常令人羨慕。他將保麗娜引到一個大院子內。院子的中間，有一棵很好的槐樹。在那裏等着他預備牀同桌子，在一個已關住五六個女囚犯的房內那監獄已滿了。雖然每天將過多的送到革命裁判處同行刑廠，也是無用，分處每天送新的來。

在院子裏，法妮看見一個少婦方在樹皮上刻字，她認是昂豆乃特，豆利亞，她小時間的朋友。

「你在這哪，昂豆乃特？」

「你在這哪，法妮？請你教他們將你的牀置在我的旁邊，我們有很多的話要說呢。」

「很多的話？豆利亞先生呢，昂豆乃特？」

「我的丈夫麼？阿我親愛的朋友，我有點將他忘了。這是很不對，他平素待我很好。我想他現在不定在這個監獄裏呢。」

「你在這裏作甚麼呢，昂豆乃特？」

「低聲點說！幾點鐘啦？若已經五點鐘了，我將他的名字同我的一齊刻在這樹皮上的那個朋友，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他從晌午就到革命裁判處去了。他名字叫致斯藍，是個自告奮勇到北方軍隊裏去的兵。我是在監內認識他的，在這樹底下，我們曾過快樂的時候。這是一個很可敬的人……但是我應當將你在這裏安置妥當，我的美麗的朋友。」

她挽着法妮，將她引到她有一個牀的屋子內。又得了看監的不將她們兩個朋友分開的准許。

她們商量好，從第二天起，同刷洗她們屋內的地磚。晚飯是由一個小飯舖裏做來的，大家一齊吃。每個囚犯拿着他的碟子同木叉木勺，（監內禁用五金的）來領那些應得的白菜、炖肉。法妮見那粗桌上圍着好些婦女，她們的歡樂，很教她驚怪，她們同豆利亞夫人一樣，梳裝的甚整齊，穿着新鮮的衣服。臨死她們還要留住教人喜歡的念頭。她們的談話同她們的人一樣的漂亮。不久法妮就全知道了那些在監

獄內——在那因為死更覺着愛情感刺的黑暗廠蓬內——直起直伏的暗幕。她在一個不能說明的震驚內，覺得握住隻手是一個大快樂。

她想起來那個愛她而她未答應的人，像懺悔一樣痛苦的後悔，直教她心碎。像狂樂似的熱淚，在她兩腮流下。在那照着桌子煙騰騰的燈光內，她留心看見她的同伴，眼內發狂熱的亮光。她自想道：

『我們同一同死了。為甚麼我很憂愁，而且我的心驚駭，在這時候，為這些女人着想，覺得生死同是一樣的輕。』

她在她的牢牀上哭了一夜。

二

甚閒的二十長天，又悶悶的過了。那些情人去尋找安靜及黑暗的院子，這天晚上是空的，法妮被那小過道內的濕氣悶住，去坐在那圍住槐樹——院子滿被這樹遮住——的草地上。槐樹滿開着花。吹入樹的微風出來的時候，也全帶着香氣。法妮看見在昂豆乃特別的字的上面，釘在樹皮上一個字牌。在這字牌上，她讀出詩人非埃——同她一樣的囚犯——的詩。

在此，無罪無疑的心，

溫愛的無辜者，

因為保護的樹的枝葉，

才能想着愛情，忘了他們的苦惱。

他是他們的溫柔的驚恐的密友，

不止一次，他被眼淚的洗濕，

你們，較少嚴烈的時間，

引到這院子內來，

敬愛，保護這恩惠的樹。

他安慰憂愁，他鎮定驚駭，

在他的葉子底下，人曾經過快樂。

看完了這些詩句，法妮還是呆呆的想着。她自己想起她的溫和及清靜的生活，無愛情的結婚，她的心全被音樂及詞章流連住。她一天價只照應友情，她是莊嚴沒有一點驚駭，後來一個漂亮男子的愛情將她繞住，但是未能達到她。她在監獄內更覺着他這愛情。想到她將死了，她又甚自己失望。一種將死的冷汗，一直的沁到鬢角上來。在這難過的時間，她仰看着多星的天。一邊自轉胳膊，一邊低聲說道：

『我的天呀！還給我那希望！』

在這個時候，一陣輕輕的腳步聲音，漸漸的走近了她。這是羅濟娥看監獄的女兒，來同她密談。

『女國民』這個好看的女子對她說：『明天晚上一個愛你的人，同着一輛車，在天文臺街等着你。』  
 拿住這包裹，這裏邊是同我所穿的一樣的衣服。在吃晚飯的時候，你在你的屋內將他穿上。你是同我一樣的身量，而且有一樣金黃色的頭髮，在黑影內，可以將我們兩人誤認。是我的那個看獄的情人——而且我們已將他連在密謀之內——到你屋子內，給你送去我買物用的那個籃子。

『你同他從那個通到我父親住房的樓梯下來，他有這個鑰匙——在那邊，門也未鎖住，也未守住，但是只要別教我父親看見。我的情人拿後背攔住屋子的窗戶。他像對我說的似的對你說：「再見啊，女國民羅思，以後不要再這麼狠了。」你就安安穩穩的走出門去。在這個時候，我從大門出去，我們再同找那個應當拉我們的車去。』

法妮聽了這話，如飲自然同春天的悠風，用着充滿人生的胸膛的力量，去吸自由空氣。



事。前她就知她的救。援。因為裏面攙着愛情的思想。她將兩手攔在心上。為的保護她的福樂。但是一點點的細想——他素未甚利害的——制住了感情。她向着看監的女兒細看了一眼。說道：

「我的美娃，你為的甚麼事，這樣為我——你素來不認識的——盡力？」

「這是因為，」羅思回答的，「你的情人給我許多錢。等到你自由了，我就嫁了我的情人李朝單。你看，這是為我自己出力。但是我救你比救旁人高興。」

「我謝謝你這個，我的娃娃。但是為甚麼這樣呢？」

「因為你使人可愛，而且你的好朋友離開了你甚是悲傷。就這樣定規了，是不是？」  
法妮伸出手來，想抓住羅思向她伸着的那包衣服。但是立刻又縮回手去。

「羅思，你知道麼，將我們察出來，為你就是死刑？」

「死刑！」那小女兒叫道，「你教我害怕。呵，我不知道。」

少停又鎮定了。

「女國民啊，你的好朋友可以藏起我來。」

「巴黎沒有穩當的地方。我很感謝你的誠意，羅思，但是我不答應這個。」

羅思呆瞪着。

「你要斷頭了，女國民，我也不能嫁李朝單了！」

「鎮定些，羅思，我可以給你出力，一面不答應你所對我說的。」

「呵，那就是偷來的錢了。」

看監的女兒求了，哭了，懇求了許久。她跪下了牽住法妮的裙子。

法妮用手推開她，回過頭去，一線月光，正照着那美麗的面上的鎮靜。

那時夜色很是可愛。一陣微風吹過，那棵槐樹搖着他帶着香氣的枝，散布淡色的花在那自願的囚犯的頭上。

## 知事下鄉

都德著  
謝冠生譯

知事先生出巡去了。馭者導前，僕從隨後，一輛知事衙門的四輪輕車，威風凜凜地，一直奔向共阿非的地方勸業會去。因為這一天，是個大大的紀念日，不比等閒，所以知事先生，打扮的分外莊嚴。你看他身披繡花的禮服，頭頂摺疊的小冠，褲子兩旁，貼着銀色的徽帶，連著一把嵌螺鈿柄的指揮刀，閃閃地在那裏發光……在他的膝上，還安著一個皮面印花的大護書。知事先生端坐在四輪車內，面上堆着些愁容，目不轉睛地只管向那護書出神。

知事先生，面上堆着些愁容，只管向那皮面印花的大護書出神；他一路想，幾時他到了那共阿非，見了那共阿非的百姓們，總免不了要有一番漂亮而動聽的演說。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知事先生，把這兩句話，周而復始地，足足念了二十餘次：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可是總生不出下文。

這兩句話的下文，差不多斷絕了……四輪車內的空氣，熱的至於不可當……那共阿非道上的灰塵，在正午的太陽光線底下，與會淋漓地跳舞，甚至於對面的人，都被他障了……那道旁的樹林，一齊遮着白灰，只聽得整千整萬的蟬聲，遙遙地在那裏互相問答……知事先生，正在納悶的當兒，忽然之間，擡頭一望，瞥見了一叢小的檜樹林，在那山坡的腳下，招展着樹枝，笑嘻嘻地歡迎他。

一叢小的楮樹林，招展着樹枝，在那裏歡迎，他好像說：

「快來，快來，知事先生，你是不是要籌備演說嗎？那末何弗請到我們這樹林下來，包管你要強得多

……」

知事先生，居然中了他的誘惑了。他一面把他的意思，吩咐給僕人們；一面就從四輪車裏，跳了下來。逕自走進那小的楮樹林裏，去籌備他的演說。

在那小的楮樹林裏，有成羣的鳥兒，在頭上唱歌；有紫堇花，在旁邊發香；還有那無數的清泉在草地上流……他們瞧見知事先生和他一條這樣體面的褲子，一個皮面印花的護書，登時大起恐慌。那些鳥兒們，一齊停止了唱歌；那鳥兒也不敢再作聲了；那紫堇花們，更是急的抵着頭，向地下亂躲……這些小東西們，自從出世以來，從沒有見過一個縣知事，在這光景裏，大家都私下地互相猜度，這樣體面的褲子的主人，究竟是一位什麼人物。

在一叢茂盛的葉子底下，聚集了一種極細微的聲音，大家都在那裏互相猜度，這樣體面的褲子的主人，究竟是一位什麼人物……知事先生，對於如此寂靜而清涼的樹林，心裏着實賞識。他撩起了衣裳，摘下了帽子，在一塊小楮腳的草地上，舒舒徐徐地坐下；隨手把他的皮面印花的護書，張開了放在膝上，又向那護書裏面，抽出一張四六開的大紙。

「這竟是一位美術家呀！那秀眼鳥先開口說。

「否，否，」接着說的是一隻鴛鳥，「這那裏會是美術家，你不看見他褲子上的徽帶嗎？照我看來，十有七八，還是一位貴族哩。」

「十有七八，是一位貴族哩。」那鴛鳥把自己的主張，重新覆了一遍。

「也不是美術家，也不是貴族，」一隻老黃鶯搶着來打斷他們倆的辯論，他曾經在那知事衙門的

花園裏，足足唱了一個春天的歌……『只有我知道，這是一個縣知事呀。』

這時候那些細微的語聲，不知不覺地漸漸地放縱起來了：

『這原來是一個縣知事！這原來是一個縣知事！』

一會兒，那紫堇花發問道：

『他可含有什麼惡意？』

『一點兒沒有，』那老黃鶯兒接着答覆。

因為有了這老黃鶯兒的保險，於是那些鳥兒們，重新一個個地，去恢復他的唱歌；那些泉兒們，照常  
在草地上，汨汨地流；那些紫堇花們，也依舊放着膽去發他們的香氣；好像那知事先生沒有在那裏一般  
……

在這喧譁而又恬靜的中間，知事先生，又起了念頭，要繼續去籌備他的演說了：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知事先生，用一種極有禮貌的聲音，發出這幾個字……

不料霎時之間，從背後來了一陣笑聲，把他的文思，又打斷了。知事先生回頭看時，只見一隻黃綠色的啄木鳥，歇在他的帽子頂上，嬉皮癩臉地，向着他笑。知事先生，把肩胛一聳，露出不屑睬他的意思，剛想  
回轉頭來，繼續去籌劃他的大演說；那知道那啄木鳥很不知趣，他笑的不算數，索性大聲地喊將起來：

『這又何苦來！』

『怎麼！這又何苦來！』知事先生，氣噓噓地漲紅了臉，一面隨手做個手勢，趕開那頑皮的畜生；一面

加上些氣力，回頭來重新幹他的本行：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們……」知事先生，加了些氣力，回頭來重新幹他的本行。

但是事有不巧，那啄木鳥方面的交涉，剛才結束，這裏一叢小弱的紫堇花們，顯着知事先生意思撩亂的當兒，也一齊翹起了他們的梗兒枝兒，和着一種甜而且軟的語氣，到他的面前來獻殷懃了：

「知事先生，你可覺得香嗎？」

於是一唱百和，那些泉兒們，登時就在他的腳下，潺潺地奏起一種文雅的音樂；那些秀眼鳥兒，也在他頭頂的樹枝上，使盡畢生的本領，唱出一闕怪美麗的調子，來給他聽；其餘樹林周圍，上下左右一切的東西，沒有一個不是效尤着，全體一致地來阻止知事先生演說的起草。

那樹林周圍的東西，全體一致地，來阻止知事先生演說的起草……知事先生，鼻觀裏薰醉了香味；耳朵裏充滿了歌聲；他未始沒有意思，想擺脫這些妖媚的蠱惑，可是他辦不到了。他偃仰在草地上，徐徐解去他華美的裝飾，把他已成的演說，艾艾……艾艾地，重頭又述了兩三回：

「諸位先生，諸位同事……諸位先生，諸位同事……」

## 牀邊的協定

莫泊桑著  
李青崖譯

一堆光彩煥發的火，在英國式的壁爐內燃燒。兩只茶杯，在一張日本式的小桌子上，分在一把熱氣騰騰的茶壺，糖缸和一瓶胡姆酒的兩邊擺着。

沙柳伯爵已經把他的帽子，手套和皮圍巾都除去了，伯爵夫人正對着鏡子，整刷自己的頭髮，他們都剛好從一個跳舞會回來。夫人用腳尖微微在地上拍着，一面對着自己的鏡子內的寶光燦爛的十指尖尖和捲壓在鬢角上頭髮微笑。一會兒伊轉身瞧着伊的丈夫，原來他本已凝神看着他的妻子，恍惚精

神上有一點障礙，發生不舒暢的神情。

他末了說道：

——人家今晚對着你，情話講够了嗎？

伊用得意的神情和不信任的樣子，瞧着他說道：

——我很希望這樣。

伊向伊的位子坐下。他和伊相對坐着，手中拿着一件點心向伊說道：

——這差不多是件可笑的事，難道我……

伊問道：

——這就是一幕戲嗎？你想譴責我嗎？

——不是，我的朋友，我只說布呂爾先生在你身邊是不大合宜的。倘若……倘若……倘若我那時

有權……我就有話發了。

——我的朋友，你放明白點罷，你現在的和去年的不一樣，沒有別的哪，那個時候，你有你的情婦，你心愛的情婦，你何曾顧及人家和我講不講情話。我會對你訴過我的傷心之事，我說過的話和你今晚一樣，不過我的理由充足些。我的朋友，你把色爾菲夫人放到危險的地方，你使我嘔氣，你向我做了許多可笑的事。你從前怎樣回答我呢？你完全使我悟到我是自由的了，你說在有智識的階級中，結婚之事，不過是利益的組合和社交的連絡，並非精神的聯合。這是真的嗎？你使我知道你的情婦比我超過無量的倍數，伊是比我值得留戀些的，比我合於女性些的。你說：合於女性些一點也不含糊，這是圍繞你這種受過教育的家庭的現狀，這是我受的好稱贊。我簡直一點不懂。

後來約好，我們依然同居，但是完全斷絕關係，我們只有一個做我們連絡線的小孩子了。

你使我悟到你只求敷衍面子。我承認；並且倘若合我意思的時候，我可以祕密地有一個情人。你對於婦女的狡猾心理和處置事務的習慣等等，是很有研究的呀。

我明白了，我的朋友，我完全明白了，你很愛色爾菲夫人，我的合乎法律的溫存，有點礙你，或者因為我曾經破壞了你的法門之一個。以後我們就分離着生活。我們到酬酢場中，同去同歸，不過一到家就行分手。

唉！這一兩個月以來，你忽然取了一種醋興的態度。這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的親愛的朋友，我一點醋興也沒有呀，但是我恐怕你自己走到危險的地方去。你是年少的，活潑的，冒險的……

對不住，慢點罷，倘若我們談到冒險這層，我請你把我二人的賬算一算罷。

你看！不要開玩笑了，我求你。我用朋友的地位，很正派的朋友的地位和你說話。一切你剛纔所說的，不免過甚呀？

一點也沒有。你已經招了，你已經向我把你們的關係供了，這就是和你給我一個學你做事的允許令一樣。不過我沒有做……

請你讓我說……

還是請你讓我說罷。我不曾學你的樣子。我沒有情夫。到如今依然沒有……我等……我尋然而我得不到。我應該找一個好的……比你好一些的……這就是我給你的和你彷彿不留意的稱贊。

我的親愛的朋友，這種玩笑簡直說愈遠了。

但是我對於甚麼人從不開玩笑。你會對我說過十八世紀的事，使我晤到你以前是個暫時的

攝政王，我完全沒有忘記。只要我的時機一到，我就停止我現在的樣子，你就舒服了。聽見嗎？一定會變成有角的人呀（法語：婦有外遇，則其夫為有角的人——譯者）。

——哼！你能說這種不堪的字眼嗎？

——不堪的字眼！但是那回余爾士夫人說色爾菲先生有點像有角的人尋他的角的時候，你笑得同瘋子一樣。

——這種字眼，在余爾士夫人口中只覺得奇，一到你的口中，便覺得不合宜了。

——一點也沒有！但是你聽見『有角的人』這個字眼和色爾菲先生有關係，你就以為可笑，如果和你有關係，就以為不好聽了。這都是一偏之見，並且我不堅持這個名詞，不過說他出來，看你是否成熟罷了！

——成熟……為甚麼？

——就是為得做有角的人。人家聽見說這字眼便生氣時，是因為他有點燒耳朵。等到兩個月以後，倘若我說這一種化裝，你一定先笑。是的，於是你就做成了這種人了，你也不覺得他燒耳朵了。

——今晚你竟有點像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樣子！我從沒有見過你是如此。

——哈哈！果然我變壞了。這是你的錯處。

——慢慢我的親愛的呀，我們說話放正經點罷。我請求你，我哀求你不再答應布呂爾先生那種不合禮節的請求，如同今晚你所做的一樣。

——你很有醋興了。我果然說得不錯。

——到底不是，不是，不過我只想這事不要成笑話。並且倘若我看見這個先生在你的肩上或你的胸前講話，我……



——他大概應該用號筒傳話。

——我就要扯他的耳朵了。

——難道偶然你也許是有情於我的人嗎？

——我只能做不大俊俏的女子的意中人。

——呵，你是這樣，我自然不是你的意中人了，我呀！

伯爵站起來，繞着小桌慢慢地走。在他夫人身後經過時，陡然向伊的項頸上親了一個吻。伊起立相避，兩眼深深地瞅着他，說道：

——在我們中間，請你莫再開這樣的玩笑了。我們分開着過生活，簡直完了。

——且慢，別生氣。我覺得你是惹人動火的，這有一回了。

——那末我是變了樣子了，你也覺得我是成熟了的。

——我覺得你是惹人動火的，我的親愛的人；你的胳膊，顏色和肩膀都……

——這都是合布呂爾先生的口味的……

——你的口勁真是鋒利。真的，我從來不曾知道像你這樣浪漫的女子。

——你整天沒有吃東西了。

——你說甚麼。

——我說你整天沒有吃東西了。

——這是怎樣講呢？

——人家整天沒有吃東西的時候，自然就餓了；一經餓了，就是向來不愛吃的東西，也願意吃。我好像是一樣久已不被人注意的菜，不過今晚放在你的牙門前面，你也不生氣。

——呵，我愛！那個告訴你講這樣的話。

——你且慢自從你和色爾菲夫人斷絕後，據我所曉得的，你有過四個外室和許多娼妓及許多女

戲子，你想我怎樣能够懂得，由你驟然饑餓所產出今晚這種不爭氣的樣子呢？

——打開窗子說亮話罷。我又變了有情於你的人了，這是真的！

——這是奇談。那末你願意老店重開嗎？

——是的，夫人。

——今晚！

——是的，我愛！

——好，你又要出醜了。我愛，我們商量罷。我們彼此都是毫無隔閡的，是不是呢？我是你的妻子，是真的；但是你的自由的妻子，我去到別面結一個契約，由你選擇罷，我就把這個照相等的價值給你。

——我一點也不懂。

——我來解釋。我不是和你的娼妓一樣好呢？你要直說！

——比伊們好千倍。

——那頂好的娼妓還有好些嗎？

——比伊好千倍。

——那末頂好的，你每三個月爲伊要花多少錢？

——我記不清楚了。

——我說你每三個月，爲你的頂妖冶的外婦要花多少錢，譬如包價和首飾，吃館子看戲等類都包

括在內。

我知道嗎？

你應該知道。我想用平均的省儉數目計算，大約五千佛郎一個月；這是差不多嗎？

是的……差不多。

那末，我的朋友，請你就給五千佛郎，我從今晚起歸你管一個月。

你瘋了。

你這樣想，我們明天會呀。

伯爵夫人走出客廳，向伊的臥房進去。牀上被褥，已經舖好，香氣撲鼻。

伯爵也跟着進來，站在門口，說道：

——這裡真香。

——真的嗎？這是向來如此的，我一直用的西班牙香水。

——奇怪，這個真香。

——這也許是有的事，請你給我做好事，你快去罷，我就要睡覺了。

——我愛！

——請你去罷。

伯爵爽性走到房中，在一張圍椅上坐着。伯爵夫人說道：

——這樣呀！那末於你並沒有好處。

伊把跳舞的衣卸了，露着雪白沒有遮蓋的胳膊。伊舉起兩手向着鏡子折卸伊頭上的裝飾；在伊的

柔軟波動的花邊裙子下面，有些粉紅色的東西微微露着。

伯爵活潑地起立，向着伊走去。伊說道：

——不要近我，不然可就要生氣了。

他把伊抱住，找伊的嘴唇。

於是伊極力躲避，把身子都拳曲了，拿了一瓶香水，遮住了伊的口，向伊的丈夫臉上倒去。他於是就撒手，滿身都是香水，氣憤憤地說道：

——這纔是無聊。

——這是可以的……但是你曉得我的條件，五千佛郎。

——這是癡話。

——那個說的！

——怎麼爲甚麼呢？丈夫花錢睡他的妻子！

——呵，你用光棍口腔的字眼！

——這是許有的。我再說在自己的妻子，自己的髮妻身上給身價，是句癡話。

——那些有了髮妻，還要給娼妓錢的人，更要癡一些呀。

——我承認的，我不願弄成笑話。

.....

伯爵夫人向躺椅上坐着。伊慢慢地脫伊的襪子，把他捲成蛇皮一樣。伊的粉嫩的腿子在短裙下露出，腳赤着踩在地毯之上。

伯爵走近幾步，柔聲說道：

——你有一種甚麼新奇的理想？

——甚麼理想？

——問我要五千佛郎的新奇理想。

——再沒有比這還要自然的。我們彼此都是沒有關係的人，是不是呢？現在你想我了，然而我不能娶我，因為我們都是有配偶的人。於是你只能買我了，也許比別人要便宜一點。

——你想想罷！這個錢與其送到一種我不知道做甚麼事的輕佻女子家中，這一來倒留在你的家中了。並且對於有智識的人，向他的妻子出身價，是一件有趣的事。不合法的愛情，自然要貴些，並且很貴。你現在不過對於你的合法的愛情，給一種新價值和不規則的滋味，使他變成別樣的愛情呵。這難道不是真的嗎？

伊隨即起立，差不多完全赤條條的，一步一步向更衣室走去。說道：

——先生，現在真請你走了，不然我就按鈴，把女僕叫來，扶你出去呀。

伯爵只好站起，抱着疑惑不悅的神情看着伊，陡然取去一個票夾子向伊擲去。說道：

——拿去罷，小鳥兒！這裏六千佛郎。但是你知道嗎？

伊從地下拾起票夾子一面慢慢地數一面說道：

——但是甚麼？

——但是你不要吃慣了嘴。

伊笑着向他的身邊走去，說道：

——每月五千呀！先生，不然我就仍舊送你到娼妓家中去。並且倘若你覺得合口味……我還要問

你加價……

## 鶯和薔薇

王爾德著  
愈之譯

那少年學生哭着說：「伊說過的，要是我送伊一朵紅薔薇，伊便和我跳舞了。可是我的花園裏沒有紅薔薇呵。」

鶯兒在櫛樹裏的巢上聽着，從樹葉中間向外張望，心裏很是詫異。

他美麗的眼睛充滿了淚水，哭着說：「沒有紅薔薇在我那花園裏！幸福是靠這麼一件小事呵！一切聖賢人寫下的我都讀過，一切哲學的祕密我都知道，但沒有一朵紅薔薇花，竟會得把我的生活傷壞呢。」

鶯兒說：「這倒是一個真正的「有情人」了。我雖沒認得「有情人」，可是每日晚上歌詠他，每日晚上把他的故事說給星兒聽，現在我居然見着他了。他的頭髮和風信子一樣黑，他的嘴唇和他所要的薔薇花一樣紅；可是「傷感」使他面龐像一塊蒼白的象牙，「憂愁」又在他額上蓋了個印子。」

少年學生自語道：「明天晚上王子開跳舞會，我那愛的是在場的。要是我送伊一朵紅薔薇，伊便同我跳舞到天明。要是我送伊一朵紅薔薇，我便好把伊抱在臂上，伊的頭靠着我的肩，伊的手握着我的手。可是我的花園裏沒有紅薔薇，所以我只有孤零零的坐着，伊將在我旁邊走過，全不理會我，於是我的心將要碎了。」

鶯兒說：「確實是個真正的「有情人」了。他所吃苦的，是我所歌詠的；他當作苦痛的，是我當作歡樂的。「愛情」確是一件奇異的東西。這東西比碧玉更寶貴，比貓眼石更值錢。這不是珍珠和石榴所能

買得的，也不是陳列在市上的。這不是可以向店家去買的，也不是秤黃金的天平所能秤的。」

少年學生說：「奏樂的人坐在廊下把絲絃奏着，我那愛的合着鑾篋胡琴的聲音跳舞着。伊跳舞起來這樣輕捷，甚至於起不着地，那些穿華服的獻媚的人聚在伊周圍。可是我呢，伊將不同我跳舞，因為我沒有紅薔薇送給伊。」於是他倒在草地上，手捧着頭大哭起來。

一隻小綠蜥蜴豎着尾巴在他旁邊跑過，問道：「他為什麼哭呵？」

一隻蝴蝶在太陽光下飛着說：「真的為什麼呵？」

一枝延命菊用和緩低弱的聲調，向鄰居說：「真的為什麼呵？」

鶯兒說：「他是爲着紅薔薇哭。」

他們都叫起來：「爲紅薔薇麼！真是笑話！」小蜥蜴是喜歡嘲笑的，便大笑起來。

但鶯兒知道學生的心事，伊靜靜的坐在櫛樹裏，心裏想着「愛之神祕。」

伊忽然展開棕色的翅膀向空中高飛，像影一般的飛越過叢林，又像影一般的橫過花園。

在草地中央栽着一株美麗的薔薇樹，伊見了便飛到上面棲在枝上。

伊叫道：「給我一朵紅薔薇花，我唱頂好聽的歌給你聽。」

但樹搖搖頭。

樹答說：「我的花是白的和海水泡沫一樣白，比山上的雪更要白。但請你到我兄弟那邊去。他生在

那舊日晷的周圍，說不定他會把你所要的給你的。」

於是鶯兒飛到生在舊日晷周圍的那薔薇樹上頭。

伊叫道：「給我一朵紅薔薇花，我唱頂好聽的歌給你聽。」

但樹搖搖頭。

樹答說：『我的花是黃的；和坐在琥珀座上的 Mermaid 的頭髮一樣黃，比在刈草的人拿鎌子過來之前開在草場上的水仙花更要黃。但請你到我兄弟那邊去。他生在那學生的窗子下面。說不定他會把你所要的給你的。』

於是鶯兒飛到生在學生的窗子下面的那薔薇樹上頭。

伊叫道：『給我一朵紅薔薇花，我唱頂好聽的歌給你聽。』

但樹搖搖頭。

樹答說：『我的花是紅的；和鴿子的腳一樣紅，比在海窟裏飄來飄去的珊瑚的大扇子更要紅。但我的脈管被寒天凍凝了，我的嫩芽被霜雪摧殘了，我的枝葉被風雨打壞了，我今年不會開花了。』

鶯兒叫道：『我只要一朶紅薔薇就夠了。只要一朶紅薔薇！有什麼法子想麼？』

樹答說：『法子是一個，但這法子太可怕了，我不好和你說。』

鶯兒說：『和我說了罷，我不會害怕的。』

樹說：『你若是要一朶紅薔薇，你可以在月光下用音樂做出來，再把你心裏的血染上去。你一邊向着我歌唱，一邊把你的胸膛貼在我的刺上。你整夜的唱着，那刺刺着你的心，你的命血流進我的脈管裏，便變成我的血了。』

鶯兒叫道：『拚着死換得一朶紅薔薇，這價錢太大了。生命是什麼都可貴的。坐在碧綠的樹林裏，看看駕着金車的太陽，又看看駕着珠車的月亮，多少快活！山檀的氣味多少香，躲在谷裏的百合，和開在山上的灌木又是多少香，但愛情總比生命更好些，而且鳥的心那裏比得人的心呢？』

於是伊展開棕色的翅膀飛到空中。像影一般的掠過花園，又像影一般的飛過叢林。那少年學生還是照舊的躺在草地上，他美麗的眼中的淚還沒有乾。



鶯兒叫道：『不要悲傷，不要悲傷，你不久便有你的紅薔薇了。我將在月光下用音樂做出來，再把我心裏的血染上去。我不要你的酬勞，只要你是個真的「有情人」便好了；因為「哲理」雖智慧，愛情卻比「哲理」更智慧，「權勢」雖強大，愛情卻比「權勢」更強大。愛情的翅膀是火焰色；愛情的本體也是像火焰的。他嘴唇和蜜一般的甜，他呼吸和香料一般的芬芳。』

學生在草地上仰着首看，又靜靜的聽；可是他不懂得鶯兒說的是什麼，因為他懂得的只有書本上寫下的那些事。

但那柵樹卻聽得明白了心裏憂慮着，因為在他枝上做窠的那小鶯兒，是他很愛惜的。

柵樹低聲說：『唱一齣最後的歌給我聽，你之後我是很寂寞的了。』

於是鶯兒給柵樹唱歌，聲音好像水從銀瓶裏滿出來似的。

伊唱完了歌，學生便立起來，從衣袋裏摸出一本抄簿和一支鉛筆。

他向叢林走去，自語道：『伊形態頗為美麗，這是不能否定的，但伊有沒有感情呢？恐怕是沒有。伊誠然像個藝術家；但只有外貌，沒有一點的心術。伊不見得能為別人犧牲自己。伊只知音樂，藝術是利己的東西，個個知道的。但無論如何，伊總能唱出美麗的調子。這些調子，可是全沒有意義，全沒有實際的用處，這才可惜呢。』於是他走進屋子裏，躺在一張鋪草的小牀上，重又想起他的情人來，過一會兒他便睡着了。

月光照在天上的時候，鶯兒便飛到薔薇樹那邊，把胸膛貼在刺上。伊胸膛裏刺着刺，整夜的歌唱；冰冷的水晶般的月兒，低下頭靜聽。伊唱了整夜，刺漸漸的刺入胸腔裏，伊自身的命血，也漸漸的衰下去了。伊起初唱着小兒女心裏的戀愛。在紅薔薇樹頂峯上便開了一朵奇異的薔薇花；歌一首一首的唱着，花也一瓣一瓣的開着。花起初是蒼白的，像江上煙霧那樣的蒼白——青像『晨光之足』，白像『黎

明之翼。」那樹頂上開着的薔薇花，好像是銀鏡裏照見的薔薇花影，又好像是池水中照見的薔薇花影。

可是那樹叫鶯兒在刺上再壓緊些。樹叫道：「小鶯兒，壓得緊些罷，要是不然，花沒做成，天卻要亮了。」

鶯兒在刺上越壓越進了；歌也越唱越響了，因為伊正唱着成年男女的情感。

於是薔薇花的瓣上，漸漸的泛出紅色——一種嬌嫩的紅色，正像新郎和新婦接吻時臉上泛出的紅色那般。可是刺還沒有刺到伊的心坎，所以薔薇花的心還是白的；因為祇有鶯兒的心血，能把花心染紅呢。

樹又叫鶯兒壓緊些。樹叫道：「小鶯兒，壓得緊些罷，要是不然，花還沒成，天卻要亮了。」

鶯兒在刺上越壓越進了，刺刺到了伊心坎了。伊覺着一陣劇痛了。痛越痛得利害，歌越唱得響亮，因為伊正唱着到死才完成的愛情。伊正唱着在墳墓裏永遠不朽的愛情。

於是奇異的薔薇花，變成深紅色了，像東方天色那樣的紅。花瓣的柄上變成深紅，花心也變成紅寶石那樣的深紅。

但鶯兒的聲音漸漸的弱了，伊的小翅膀拍着，伊眼上有一層皮蓋下，伊歌聲漸漸的衰弱，伊覺得有東西哽住咽喉。

於是伊奏着最後的調子。白色的月兒聽了，忘了天明，還留戀在天上沒回去。紅薔薇花聽了，顛來倒去的顫着，在寒冷的早晨的空氣中展開那花瓣。山神聽了，回到山上紫色的洞裏，把睡着的牧人們從夢中喚醒。江上的草聽了，飄流下去，把這消息送給大海。

樹叫道：「看看哪！那花現在做成了。」但鶯兒沒有回答，已躺在豐草上死了，刺還刺在伊的心上。中午時候，學生開了窗子向外張望。

他嚷道：「噢！奇怪的運道！此地有一朵紅薔薇了！我生平永沒見過這樣的薔薇花。這花多少美麗，我

可以決定他一定有個很長的拉丁名。」於是他俯下身子把這花摘下。

於是他戴上帽子，跑到教授家裏，手裏拿着一朵薔薇花。

教授的女兒正坐在門口，在機上紡着藍絲，一隻小狗躺在伊的足旁。

學生嚷道：「你不是說過的，要是我送給你一朵紅薔薇，你便和我跳舞了。現在我拿了全世界最紅的薔薇花來了，你今晚把這花佩在心上，那麼我們倆跳舞的時候，這花會告知你我怎樣愛你呢。」

但是那女兒繚繚眉頭。

伊答說：「我怕這花不能和我的服飾相配；還有一層侍衛官的姪子已經送給我許多真的寶玉，寶玉比花貴得多，誰都知道的呵。」

學生怒着說：「好！依我說來，你是忘恩負義的。」於是他把花擲在街道上。那花落在水溝裏，不久便給街上的車子輾碎了。

那女兒說：「什麼叫忘恩負義！老實說，你是個極粗鄙的人。況且講到底，你算個什麼東西？不過是個學生罷了。我敢說像侍衛官的姪子鞋上繫着的銀扣子，你都買不起。」於是伊從椅上立起，走進屋子裏去了。

學生一邊走一邊說：「愛情是何等愚笨的東西！他的用處比起邏輯來，一半都趕不上。他連什麼都不能證明；他說的事情，都是不能遇到的。他教人相信全不真實的事情。總而言之，愛情是全然不切實用的。現在的時代，什麼都講實用，我還是歸到哲理上頭，研究研究形而上學罷。」

於是他回到屋子裏，抽出一本又大又積着灰塵的書，開頭念下去。

## 無名作家的日記

紫池寬作  
查士元譯

五月十三日

結果還是到了京都。在山野和桑田，或者會想我是受不了他們的壓迫，纔來京都的。但也只好由他們想，這也沒有什麼要緊。我總得不想起他們便是。

今天才見了文科的研究室，在那裏意外的好書，卻有不少。我打算和蠶食桑葉般，從頭起讀完這些。在研究上，我也總得勝過在東京的這一批人。我看了那研究室後，不禁堅決的這般打量。

這京都的本身，我也中了意。今天我走過大學前時，我見了清麗的水淙淙響着望下流的那小溝中，像是白河山來的全紅的樹葉，不知淌來了多少。在東京的街頭，連在夢中也難見到的那麼新鮮的光景，把我的心黏上了初秋的京都了。京都已是我的所愛了。我決不後悔我的來到京都。

但是，我近來漸漸的被某種不安所襲住了。這也不是別的，就是我將來果有做作家立身的充分的天才嗎？這便是我感到的不安。我平心不自傲的一想，我不像有那樣的天才。在東京時，我爲了對山野、桑田和杉野等的競爭心，我也曾表示出了有充分的自信的樣子。只是現在棄了一切成見，公平的把自己自身一想，我似乎並沒有何等做創作家的天資。

我憂着，我也不要也犯了一般有志於文學的青年所多犯的天分的錯認。想起了這事，我便感到不很樂意。在青年的時代，在談着對於文學的熱烈的志望，燃着對文壇的野心的青年，只是等着，卻總不能出世。世上那會有比這再無聊的事。我想我怕不要也是這些青年中的一個。有志於人生的其他方面的人，就算稍認了自己的天分，但總不可以勉強過去。因爲金錢或親戚的勢力，會給你補足你的天分之缺陷。只有有志於藝術的人，他們的天分的錯認，便會他們的致命的失策。因爲世上並沒有補足他們的天分的缺陷的材料。我曾自以爲我的天資是和黃金一般的，但跟着時日的過去，我明白了我的天資只不過是銅一般鉛一般的了。罷了，罷了，天分的錯認，即刻會鑄成一生的大錯；只能過一回的人生，也就白白

送了。自來爲了天分的錯誤，誤了終身的無名藝術家，不知有了多多少少。榮生了一個莎士比亞，在後便不知有多少的小戲曲家，繼續寫了許多無價值沒生命的戲曲。一個歌德，沈浸在德國全土的賞讚之中，同時就有不少無名詩人，耽於平凡的詩作中。無名而終的藝術家，在作曲家中有，在俳優中也有無數。爲了一個天才的當選，就有許多無名藝術家做了他腳下的埋草。其實無名藝術家在對於藝術的向上心和良心上，決無劣於天才之士的道理。他們只有一個缺點，便是他們的天分，任你怎樣去研磨，總也發不出光，他們的天分比如是銅是鉛。

這樣想來，我自己太難堪了，我覺得自己的可厭了。爲什麼我當初會立志想做創作家，爲什麼當初我又決心向文學方面走，想到了這些，我常覺得自己的愚不可及。我的選了文科，並沒有崇拜文學者的情緒；只不過爲少年時代的感情所支配着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因爲在中學時代，我的作文是很得意的，這真更是一個愚到極點的原因。爲了少年時代這麼的一時高興，使選定了這個生涯的進程；到了如今，至於非去實行不可了的我，實在也太悲慘了。

但在高等學校的時候，我卻稍有些自信。這所謂自信，實也不過是那時自己的真實的天分和境遇，能叫我自欺自罷了。或者更因爲山野和桑田，他們的燃燒一般的對文壇的野心和近乎自傲的自信，多少傳染給了我幾分的緣故。在高等學校的時候，在寢室中大家一同並着枕睡着的時候，除了關於文壇的話外，全無別話可說。尤其是川崎純一郎氏的生動的風格，常常成爲我們的話題。川崎氏是我們最接近的目標。他的燦然光耀的出世，曾怎樣的唆使了那時的我們的心啊！桑田君一提起這些，他的眼便燒一般熱起來。

「算得什麼！且看我們這許多人中，即刻會有人叫大家仰識！只要不論誰，有一個得了名，便已好了。只要他來把其他諸人提拔起來便得。」桑田這般說時，他很有「最先成名的便是他自己」那麼的自

信。

「對的，對的！在文藝部做過委員的，都已在文壇上負了盛名。且看矢部君，小山君，還有和田君，近藤君，不都是文藝部的老前輩嗎？會上文壇，這並沒什麼意外。」表示出天才的樣子傲岸着的山野和桑田，合夥打鑼。我每回聽到他們這樣的交談的時候，總似乎山野和桑田的熱烈的希望和堅強的自信的一部，直移到了我的心中。我也不覺的似很可靠的。但同時也就受得了一種不安，不要將來在文壇上成名的是桑田和山野；自己則常在他們的蔭影下，終身便以無名作家完事。在這時，山野已經寫過了一篇轟動全校的深諷尖刺的小說，登在文藝部的雜誌上；桑田也同在雜誌上發表了幾個腳本。他的腳本，在老練的技巧和聰明的構思上，完全顯出了水平線以上的好成績。他們兩人便做了文藝部的委員。山野說「做過文藝部的委員的，都已在文壇上享了名。」正好比說「現在做着委員的山野，將來便也很容易的能在文壇上成名。」

我常常對於山野的以自己的人格的堅強為可靠，便無端去傷害別人的那麼的態度，覺得不快。只是那東西的天分，我倒也不得不承認他。山野桑田，他們到底已經踏出了第一步。但我呢，在那時可不必講。就是現在，也還不會踏出；更獨自離開了這一批人，來到了要上文壇是非常不利的京都了。這雖也有為了經濟上的理由，但其他尚有有力的理由，便是在山野和桑田之間，我實在不堪受他們的秀出的天分所常給予我的不快之壓迫了。更是那山野，他總故意來壓倒我。那東西把自己的優秀的天資和比自己不如的人相比，便以那裏所發生的「優勝感」來培植自己；他是那樣惡劣的男子。他所取作比較的對象的，又往往是。我。有一次我讀了芳田幹三的潮，覺得很可佩服時，那東西便來嘲笑道：「什麼！這潮也以為好？真是難矣哉！」他的嘲笑，是把人墜落般的壓制人的辛辣的嘲笑。每當我讀着稍有味的書時，他必定來說出許多使人懊惱的話，但同時我若讀易卜生的普倫得，那樣難解的作品時，他便又

「啊，普倫得嗎？你也懂得？」的那麼說起來。在那樣的時候，我真想立起來把他痛毆一頓；但見到了他的白皙的額和聰明的明眸，便感到一種難犯的尊嚴。在體格的比較上，他比我弱多了。可是對於這比我弱的他，我像也無可如何。他當桑田，我，杉野，川賴等有創作作家志願的人們聚集在一塊的時候，常常這樣說：

「我們大家都將漸被文壇所公認了；可是總好像有一個要賸落似的。大家做了新進作家而盛極一時的時，只有我一個人被賸落着。有些奇怪罷！但這個苦運，或者會輪着我的。」

他嘴上這麼說，卻總充滿了自信的哄笑而終。於是即刻便似暗指着我的樣子，我也的確很不樂意。大家都以創作家出世獨有一個人定得賸落，這是何等的譏刺。若做了這被賸落的本人，當然是很難堪的。這樣的遭逢又是很容易的。對於天分最沒自信的我，努力想避去遭逢這樣的機會的想像。但山野，他討厭我和還有一個與我一樣的自信力很薄弱的杉野，所以他每回想像到我們會遭逢這樣的不幸的機會時，反會歡樂着的。

只有一個人得賸落；這事單想想，已是多麼悲慘淒涼！在東京時和山野，桑田競爭，我實在已覺不愉快得難堪的了。只要能逃出了他們的沒間斷的不快的壓制，在我已是很幸福的了。到了京都，住在和他們完全不同的境遇中，就是終被賸落，也還有一理可說。況且我還有一種模糊的希望爲了我到了京都，或者反能使我提早走上文壇。原來中田博士是京都文科的教授，博士雖則已經脫離了文壇的中心，但與文壇上一部份人，也還存着一種關係。苟得博士知遇，意外的把我早日介紹進文壇，使會極端輕蔑着我的天分的山野「噉」的吃驚，這卻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在這點上，也存着我來到京都的理由。

十月一日

×

×

×

×

無端的安心不下來。到了傍晚越如此。像密舖着青色絨毯的廣闊的比叡山山腹，蒼茫轉入了暗灰色，到這麼天將暮的時候，我就坐立不安的難熬，困惱在寂寞之中。孤獨是我自願來尋的。但孤獨即刻反噬我了。在我的孤獨寂寞中，潛居着強烈的焦燥心。我想着東京的山野和桑田的如何的每天都有前進的時候，自己就一瞬也不敢呆等起來了。在研究室中我找得了蕭伯訥的全集時，即刻便想起桑田說還要寫的三幕的社會劇，如今或已寫成。在教室中不停的記着筆記的時候，便又想起山野的譯已成一半以上的哈普德曼的織工的出版書店，或已被他找得。這麼想時我越難堪了。今年年內，山野和桑田，他們或能在文壇上留下一些足跡。我怎還可以呆等起來？

我爲了要對抗他們，現在正在寫我的戲曲夜之脅威。但我的腦力，全在高等學校時代的放肆生活中消耗完了。對於戲曲的主題，我雖略有自信，只是由我的筆所寫出來的臺辭，卻只有陳腐的文句。在中學時代我自己也都誇口着的想像之富贍，已無絲毫存在我現在腦袋中。可是我總得把這一個腳本寫成。腳本寫成之後，再去訪問中田先生罷。說不定先生的好意，會把我的前途，變成意外的光明的前途。今天我偶然遇到了吉野辰三君。在高等學校他比我高一級；現在也在京都的文科裏。和吉野一談才知道爲了要現身文壇苦鬪着，決不止我一人；因此我也稍能安心了。吉野辰三以前我曾不知怎樣的崇拜他過。在明治四十年光景的文壇的讀者中，他的名字曾帶着過怎樣的光輝和魅力！那時屢次應徵田山花袋主選的懸賞小說終於失敗了的我，曾怎樣的羨慕過吉野君的活躍的狀況。

但是被激賞爲天才的吉野君，在後停止了投稿文學世界，已不知好幾年了，文壇上的他的名字，便此一去不返。難道他已棄了文學的志望？這也不然。他現在正在文科中等待着重上文壇的機會。但這種機會，不似輕易的會給他。和他細談時，知道吉野君也正非常焦急的等着。當他說：『但以前我總算也會被稱過新進作家的了。』的時候，我就起了一些寂寞之感。吉野還很誇張着他昔日的夢。那時候確會出



過只收集文學世界中當選小說的短篇集。還記得好像在標題上附註着『新進作家』字樣。我對於這一位自以爲一流作家般的在幻想中歡樂着此種投稿者的榮事的吉野，覺得很可憐的樣子。但我自從遇到了吉野君之後，我便似有了靠一般的。原來少年時代曾充分顯示出非常的才華過的他，尙且不能走進文壇半步。我想起了這些，便又稍稍安了心。

這裏大學文科的人啊，爲什麼都是些難以救治的人混在一起？尤以我這一班裏的人壞得利害。從廣島高師來的那男子把昨天教師在黑板上寫出的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名字，故意用德語的發音來念作『包獨來阿』自己還得意着的樣子。還有一個回答中田博士的問道：『莫娜凡娜是梅脫林克的小說。』這一班人，我簡直看不入眼。在高等學校的時候，教室寄宿舍，一切都以文藝至上主義來一貫統了一了的；在藝術的名義下，一切都被允許；在藝術的名義下，學業和教室都可不理。可是這裏文科的教室的空氣，卻是極度的散文式的。談談藝術的一個人也沒有。高等學校出身的他們，有的爲病體才選入了文科；也有的在哲學科落了一年第，纔轉到文科來的。高師出身的人，也有入學的資格，於是這些人只不過爲了得學士號。才熱心的記筆記。在教室中到處都沒有文科氣象的自由新鮮空氣。在這些人前，講文學怎樣，藝術又怎樣，中田博士，真完全是把真珠撒向豬糞中間去了。我覺得博士有些可憐。

十一月五日

今天我偶然和同班的佐竹談了天。我至今對於同班的人，一個個都看不入眼；但如今看來，只有這人，決不該受我的瞧不起。我們便談起關於創作的話。

『我昨天實在寫成了一篇只百五十張的短篇，但總覺得還不是够充足的好作品。』他用了很鎮

靜的態度說着。百五十張的短篇！我已威服了。我現在寫着的戲曲夜之脅威，雖則是三幕劇，也還不過是七十張的預定。並且我已覺得這是相當的長篇了。現在這人竟以百五十張的小說作爲一個短篇還說：

「我現在實在正寫着約六百張和千五百張的兩長篇。六百張的現在已寫成了二百張左右。現在我只打量着兩個都寫成後，我得以如何的方式去發表。」這樣大事，他也是怎樣的鎮靜的說着。他對於他自己的努力於創作，頗有自信。決不似我那麼着急。我受他的威服，同時我也感到了一種可靠。原來京翻竟也有這樣真摯的作家。大概這人的名字，至少便是六號的小字，總也會在什麼文藝雜誌上見過罷。但這人總是沉毅默默的專心從事創作。他寫的我還一行都沒拜讀過，我不能說及關於他的創作的質的方面。但從六百張千五百張等的量的方面說來，他確有他的偉大性。他又這樣說：

「我認識小說家林田草人，他是我那地方的前輩。這回我的入文科，我也曾特意上京去和他相商了的。他很高興的接見了我，他的說話也真有趣，他也是很能了解人家的說話的人。現在我所寫的百五十張的短篇，便是預備寄給他的。因爲他當會給我介紹到什麼地方去。」這裏我開始尊敬這一位佐竹君了。只是我聽了他的這一番話，又覺得這人也有一些可憐。去委托只不過和他同縣，有一面之識的林田草人，就算得了他那不知事故的氣慨，也略有一些可憐。完全是無名作家的佐竹君，去把百五十張的小說托了林田草人的介紹，就算一旦採用了，但難道那雜誌便定會是中央文壇上的雜誌的嗎？又不是自己的門弟子，什麼也不是的佐竹君，林田草人會真心誠意的去給他介紹嗎？林田草人當然有不少投稿者把稿寄請他讀，便此使他讀厭了的名人。我對於把不可靠的事認了真，想即刻闖入熱鬧的文壇的佐竹君的不知人情世故，覺得有些可憐。實在說時，以粗心有名於文壇的林田氏，會把這百五十張的小說來讀一讀，這事已可說是難解的。一切果能如佐竹所想的那麼容易辦到嗎？

十二月二十九日

今天接到東京山野那裏來的一封極不愉快的信。這信中充滿着向我挑戰，侮辱我中傷我等惡意。信中說道：

「怎麼哪！怎的這般沉默着！京都也有略像文字的東西嗎？我們在這裏的諸人，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只是茫然的搬弄着外國文學的書本，現在倦乏了。在高等學校時代，我們曾重看了的文學研究，想來實在也難免是劣品。我們非自己來創作不可。創作才是黃金，此外一切，不過是銀。不，此下還有銅和鉛。我們不能再呆等起來，我們已不能再像高等學校時代那麼的大意着了。我們已定下了計劃，在來年三月擬出一同人雜誌。主持者桑田、岡本、杉野、川瀨，還有我，此外又加入了比我們高一級的井上君和芳島君。雜誌名大概取×××。三月一日出創刊號。出版者爲日本橋的文耕堂。現在大家都忙着做創刊號的稿子。截止期爲一月三十日。好，請刮目看我們的活躍罷。我們確覺得我們的黎明期到了。」

把這信從頭至尾讀完了的我，感到了強烈的嫉妬和憤恨外，同時也不感到被踐落了一番的可憐。

在此信中，如足下亦請加入如何，足下亦請寫些如何等字樣完全沒有。顯然是一封完全出於山野戲弄人的惡意的信。用了凱旋的氣勢，來告我同人雜誌之發行，使在孤獨中苦悶着的我，受他們的中傷。這怎會不是山野的惡意的戲弄。在不能加入他們同人中的我，全無知道必要的創刊號截止期，他偏來告訴我，想使我焦燥。這惡意我看得完全透澈明白。

這信竟超過了山野所預期那般的把我傷了。到京都還不上半年，與留在東京的朋友們，早已造成了一層隔膜，這使我不得不悲傷。同人雜誌的出版，何等熱鬧的事！努力向文壇上去的我們的前輩川崎，

矢部、辻田，當初也以雜誌×××的同人資格，漸漸在文壇上得了名。山野和桑田的將爲文壇所認，在順序上看來已在不遠了。山野和桑田倒還是當然的，便是大家以爲在天分上與我沒甚差別的剛本、川賴和杉野確也在打上文壇，踏上第一步了。在山野信中受了輕視的文學研究雜誌，我本以之爲自己的園地的，如今也被棄了。

我的被山野和桑田擯出同人之外，那也不去說它。與我尙算有相當交情的川賴和杉野，竟也不給我什麼好意，這卻叫我如何不怨憤。

我把山野的信撕成一片片，同時便在絕望中振起了勇氣。他們若以同人雜誌打出了路來，我便獨個兒也得打出去。好使他們也擡不起鼻來，也要「啾」的吃驚。但這般決心着的時候，深深的悲哀又來襲上了我的身。單獨的打出去，我有這樣的力嗎？我能對我的天分的信仰，信仰到這程度嗎？我對山野和桑田抱有反感。但我越遠離了他們，不也就是越遠離了上文壇的機會了嗎？即我還是去向杉野哀求，叫他使我也加入同人中；這在我不是得策嗎？只是把我欺侮到了極點的山野，他一定會說：「如果富井那麼的人也給加入了同人，那還是把我開除罷。」若竟如此，不反把自己恥辱嗎？還是容我單獨的打出去罷。夜之脅威，寫成時，即刻去給田中先生過目。等他們在同人雜誌上努力時，我的作品卻已一躍而被介紹到了相當的文學雜誌上了。這般打量下來，讀信時受得的辛酸全都走消了。

這時無意中吉野來訪了。我即刻把東京那一班人要出同人雜誌的話說了。我的語氣，完全欠平氣靜止了。吉野卻還是不變的，透着一口悠長之氣說道：

「哼，這算不了什麼在什麼的同人雜誌上，任你寫多少，也要不到什麼地方去。不寫給大雜誌去，到底是无益的，也罷，看桑田君他們去做罷。這樣便宜的代價，有誰願意賣給掇客。要是我有好作品，我總得拿到文學世界那裏。因爲和他們在以前總算有過一些因緣，當不會說不要的。」

我聽了吉野君把同人雜誌貶斥了，多少感到了些安心，並且在心中祈禱着山野等的×××雜誌，早日好一日的廢刊了罷。又祈禱這×××的不受文壇的注目。我實欲以我的全人格來呪這×××同人雜誌。

一月三十日

今夜我初次上中田博士私邸去訪問，我充滿了感激。但一想這樣便感激了的我真有些痴，在中田博士看來，不過是受了一個學生的訪問而已。

應酬話完了，我即刻提出了我的腳本來。

「總得請先生過目一下。成績雖不好，但這是因為處女作的緣故。」

「自然，自然。」博士面不動色的說了略略翻轉二三張看了看。

「啊，容緩緩全部拜讀罷。」他靜靜的這般說了。我的爲了要與山野等的同人雜誌對抗，下了全力的苦作，博士竟從我手中，不稍感動的接了去。我真好不悲傷。

我也沒有勇氣說：「如尙可以請介紹到不論什麼雜誌罷。」我不得要領的想回去了。當轉身預備走時，我問道：

「先生對於英國近代劇的研究，以那幾本書爲最好？」博士道：「馬利波爾查的好罷。」我聽了略有些吃驚。馬利波爾查的書是我在高等學校時讀過了，不過是一本入門的書罷了。

我常聽到博士熱心於詩，對戲曲淡薄的風評，但淡薄到這般，卻也想不到。我對於博士給我的夜之脅威的待遇，已完全失望了。

二月二十日

在教室中常常和中田博士見面，但關於我的戲曲，他什麼也沒有說。中田博士在講書的時候，把易卜生的羣鬼、幽靈，大大的斥罵了一番。我寫成的那篇戲曲，其實就是受了幽靈的暗示寫的。所以博士把對於易卜生的斥罵，罵得我也相當的中了傷。難道博士是故意在我面前罵了的嗎？總之，使我不愉快了。遇到了佐竹，他爲了寄到林田草人那裏的小說，林田一些回答都不會給他，心裏很不舒服。他的以爲自己的小說，當即可以得到林田的好意的介紹，這原是出於他的無智的自傲。

三月五日

同人雜誌×××終於出版了。卻也有一部寄來送我。我拆開一看，即刻感到了一直所從未有過的不快之壓制。比那回由山野處受到的不快，更利害也是更現實的了。我看同人的連署中，我的名字到底賸落了。我真怎樣的燃着嫉妬啊！天分比我只有劣的岡本，現在也忽的似比我偉大了。怎好，怎好！

我把載在卷頭的山野的小說顏戰戰慄慄的讀了。我但願這會是他的沒成就的愚作，也願這全然爲他的失敗而讀着。但他的沒隙可乘緊湊的寫法中，我就已被威服了。尤其是每句都蛛絲般的黏絡性似的，是那麼有光彩的文章；在表現出山野的一流的具有異樣色彩的思想處，更使我對他起了強度的反感。同時我可被他的魅力，壓住了我的頭腦了。尤其是那顏那麼的主題，是現文壇上尚未見過的，奇拔而有深切味的哲學。如果顏不是山野的，是我的友人的作品時，我將會怎樣的驚喜。爲了這是我的對敵，是常來侮辱我的山野的作品，我便極力排除我讀了這作品後的感佩。但我又不能不承認山野的作品的價值。我又想了下去，怕山野便從此一躍而爲文壇所公認。想到了這裏，總難免有些不樂意。山野那東西如果一旦被公認了時，我想他不知更將如何的輕視我哩。決不會仍和我來報告同人雜誌出版般

比較的好，輕視。我這麼想時，就不覺黯然生悲。壓倒我的，不單只山野的作品，便是登在第二篇的桑田的小說。闖入者，也是渾然有力的小品。看了他的流利的筆風，我想我竟桑田都敵不過哩。但我得努力不去承認。只是實際，若拿我的夜之脅威來和顏及闖入者比，便是怎樣的偏袒，他們的作品，還是比我的好。這般想來，就有些絕望了。不單是山野和桑田的作品尚不錯，便是杉野和岡本的，也是完全的成就。我一向對於杉野和岡本，以為他們的天分不及我，因此安心着；但現在這「安心」不知怎的也從根底動搖了起來。我手中拿了這雜誌，從午后三時至七時，晚飯也不吃的茫然想着。這時忽然吉野來訪了。

我從不會這樣的感到吉野的有力可靠過。因為我想和吉野君同聲罵一下這×××雜誌。或者吉野也就抱此目的來訪我的。「哈，你也讀着那×××雜誌嗎？我今朝在書店中買了一冊來，真是失望得很，一篇像樣的東西也沒有。」吉野坐下靜止後，便嘲諷起這×××雜誌來這般說了。吉野君的這一個總括的貶法，我實在是中了意的。但我卻也不會說一句「誠然如此」的去助他聲勢。因為我對於那裏的作品實在都有些佩服。我帶着戰慄之心問他道：「山野的顏怎樣？」

「那倒有些輕妙！但那麼的作品，不是誰都能寫嗎？至少是日本人都會寫。」是日本人的吉野君昂然而說。我的良心，對於吉野君所說的實在是完全反對的；但我的感情對吉野君所說的表示了滿懷的贊同。

「桑田的闖入者也太不成東西了！陳腐還不會出自然主義一步！至是我漸漸的意志堅強起來了。我從未今日般尊敬過吉野君。吉野在後又添說了這樣的話：

「總之，在學校中所出的雜誌，不免都是些帶毛的作品，那麼的便想上文壇，到底是太妄爲了。給什麼的同人雜誌，任你寫多少，總無補於事。若不在有相當地位的雜誌上發表，會有什麼用呢？」吉野最後反覆的說他的主見。聽受了吉野君的不客氣的批評，我好像得了救了。

但是吉野回去了，我便又被困於寂寞中了。仔細看時，受了吉野痛斥一番的雜誌×××在燈光暗淡的光下，重來了生氣。我想起了說過創作是黃金的山野的。任是怎樣的小雜誌，總之既已用活字印出來時，便已經是美滿的完成的一個表現形式，便已有為文壇所認的充分的機會。尤其是因為是文科大學生的同人雜誌，更將如何的使文壇的一部份感到新鮮的趣味。前程真不可限量，至於無名作家們的肆意對文壇上的流行作家作惡罵，那我想一方面原因為在肚內覺得自己的不被文壇所認的不平。我和吉野君的談話，便分明近於這一類。這真是弱者的無力的反抗。我這般想來，便又為空虛之感所困住了。中田博士把我的夜之脅威，不知怎的已棄了罷。對於博士的大意，叫我如何能不懷反感？

三月十日

今天在校中碰到佐竹君的時候，我問他：

『噲，你的長篇小說怎的了？』他聽了，在暗然的臉上，便稍微露出一些明亮道：

『已寫了四百五十張了。再寫百五十張使得。這一向創作熱異常的旺盛，每夜都寫了三十多張。』他說得十分昂然。

『送到林田草人那裏去的小說怎樣了？』我這般問時，他便即刻沉了他的臉。

『退回來了啊。說什麼雜誌嫌此篇太長了哩。專登一段段短篇的這些雜誌，究竟是什麼存心哩！所以日本總不見有勞力的長篇出現。』

我早就料到佐竹君的小說會被送回，所以這時也毫不奇怪。百五十張的長篇，而是無名作家的作品，本也不會這般容易的便給介紹。但這人的創作熱，確是我永遠覺得可敬的。我會去訪問他的寓所，他已給看過了。他已寫成的三百張的草稿，還有他在少年時代一直寫着的，已積到近三尺高的稿子也堆



在我的面前。

『一百張左右的作品，差不多有七八個。其中最長的是五百張的一個長篇，寫的是我少年時代的初戀的故事。太幼稚，總不願去發表。哈哈……』他突然的笑了。我對於他的多作佩服，對於他的「自在」處也佩服了。他說不願去發表，他竟那麼自在的想着，好像只要他願發表時，便即刻會有給他出版的書店似的。我驚服他那麼的對於發表，上文壇等事的無稍苦惱的心理。他或者只要寫了，便就滿足了罷。

三月十五日

雜誌×××的批評異常的好。尤其是山野的顏更好。我總想不去看報紙上的文藝欄。因為×××受得批評，會使我心痛。但無意中總是看着×××的批評，真覺得將沒有辦法我現在自由，我實在已接連三天上圖書館去了。爲的還是去讀×××的批評。最初見I報用了雖則不過是六號的小活字，但總也在那裏祝福了這×××雜誌的創刊號。並更激賞了山野的顏。我讀了這些，心頭不禁燃起嫉妬，至於無可奈何。我想結果我還是被那東西威服了。在這二三年間我所憂慮着的運命，已經真確的實現。在眼前了。山野和桑田將被捧爲文壇上的花朵，我則永遠做了無名作家而被埋沒。這事已因了×××之發行，達到了實現之第一段。

我對於山野的天分之力，將何以對抗之山野之天分被認的越確，我的反抗也就越變成無價值可憐了。我實在已除了閉目耐看着他轟轟烈烈的出世，別無他法了。這樣想來，我又想及了我的創作夜之脅威。這是太不可靠的作品，但總不以為是在文壇的水平線以下的作品。今晚我出了圖書館後，即刻去訪了中田博士。滿心想去聽了他對於夜之脅威的批評後，再請托他推薦到什麼雜誌上去。

幸運得很，中田博士在家。  
我和博士對面後，便問道：

『不知怎樣，上回拜托了的那腳本，先生已過目了否？』

『啊，』博士略作思索：『那個腳本嗎？竟忙得還只讀了頭等。我全部讀了，再總括的批評罷。』他還是和往日一般悠然自在的這般答了。我便直覺到博士實在一頁都沒還給我看過。我在這般焦急之中，努力寫成的作品，竟在一月之間，一讀都不讀的擱置着；我不覺對這位博士吃驚發呆的看了。但博士卻也不以為這事的不自然般的，又改換了話題說了：

『法國的近代劇中，倒有很好的作品呢。一說及近代劇，總好似是北歐的專有品般，這真也很為難呢。無論如何說，劇總以法國為元祖，便是易卜生，在作劇術上，也分明是受了法國劇的影響的。』

我似空懸着的，還有什麼心思去聽他的法國劇的話。只在心裏憂着中田博士手中的我的夜之脅，感從此不知何日得重見光明。我又想還是要回來了罷？只是若不經中田博士之手，要在文壇上屈一指，在我實是辦不到的難事。

我沒奈何的聽了一句鐘的法國劇的話之後，便辭出了博士之家，我已完全絕望了。想經過博士，希望去上文壇，這又是我的第二個誤算了。我惟有束手看着山野和桑田的轟轟烈烈的出世之外，簡直沒有別法。歸家後什麼也沒做。我覺得除了突發一個偶然的機會外，我便什麼機會也沒有了。

四月五日

×××第二號也發行了。山野發表了一個短篇邂逅，我又急急的讀了。因為我心想好作品不會繼續有罷。可是我的安心又被攪亂了。緊湊於前號的顏確是有光彩不壞的作品。我意想還是息了對山野

的抗爭罷，我對於山野的反抗完全是凡才對天才的無意思的反感。這不是我自身的失策嗎？我想改正我的想念。但山野那取笑人的笑臉浮想起時，即刻熱妬又困住了我全身。我對於他的作品，總難低頭平氣。

四月十六日

山野的邂逅又得了好評。尤其是文壇老大家的K氏激賞了他的邂逅。我在報紙上讀着這消息時，我就想好了，什麼都完了，他的身價已經確定了。要不是他無端的死了，他的將為文壇所公認，是已定了的事實。我才澈悟了我的可沒奈何他。棄了我的妬嫉思想，他的被公認，實在也是理當的事。是理當還是怎樣早已不成問題，只是他的被公認，實是太不愉快的事。山野一被公認，那輪下來，桑田也就不遠了，岡本、杉野、川瀨也都不久會得到相當地位。『只有一個要賸落，』任怎樣想，坐定是我的了。

今天我將一篇短稿寄到了將出創刊號的羣衆去了。是只七張的一個小品。我和此羣衆的主幹，會有一面之緣。我的小品若被採用了，對山野等也能略吐一口氣。

五月三日

今天早上看報上廣告的時候，見了本月的雜誌××××的小說欄內登載着山野的小說癡人。我不禁「唉」的吃驚。便茫然了一會。我好似被人用鐵錘來打了；又懷疑了我的視覺。我的以為任是得到怎樣的好評，要走進文壇的中心，總得還有些時候；但這種不把人高瞧的心思是錯了。他已叫我的預想失望了。他的是流行作家，我只不過是無名作家。這已是不能動搖的事實。我好似看到了眩眼的東西般的看完了那廣告。「山野，敏夫」——這幾個三號的活字，正像在笑我。題名癡人，我因此想不要他把

這「想做作家是近於癡人」的我，作了他小說中的模型。抱有這樣可怕的反感的他的作品，反要及早去讀，這真有些不可解。我因想讀山野的作品，去買××××換言之，爲了他的作品，使××××多售去了一本，這事越想越高興。只是我還是急欲讀他的作品。

我抱了不欲看的東西仍去偷偷的去看。讀完了他的作品，讀後感到他的作品實在是打退了我的妬嫉和競爭心，緊緊的向我逼迫過來似的。我感到了慚愧。我對於他的反感，已爲他的作品之力所打消；我已不覺的佩服他了。對他本無什麼反感的一般批評家，他們的佩服，確也是應該的。這麼想來，我就可憐了。我一邊手中拿着××××，一邊明透的感到我已絕對的被他征服了。

我和××××同時也把羣衆雜誌購了來。我的小品總算編輯者的好意，雖則是在第二項中，已給我登了出來。但是羣衆與××××他們在雜誌的勢力上，有無限大的相差。我歷歷然的想見了山野，偶然也拿到了一冊羣衆時他的露出哼哼的微笑的臉。

好像勝負已經分明。我的負，我自己也明白。什——麼！當初我們是不分着勝負的啊！但××××上他的小說的第一頁，我重去細看時，我的灰心和絕望之淚，流上了我的頰了。

我正看着××××，偶然佐竹君來了。還是老樣的談起了創作的話。

『六百張的一篇，已於前日完成了，這二三日來，我真非常的爽快。再靜養一會後，便得開始寫我的千五百張的一篇，這篇寫成了，我不就得了嗎？』他不減故興的說。不覺××××給他見了。

『山野君的癡人也登着呢。那也不足憂，那不過是技巧的作品。在藝術上，這是邪道。』他這麼說了。但我已不能在他的罵倒中得到安慰。不管是技巧是藝術上的邪道，總之爲文壇所認，到底是好的。寫好了六百張的長篇，再來開始千五百張的大作的佐竹君和僅以三十張的有用的短篇，一躍而被公認的山野一比，我是多羨慕山野啊！

我此外可發覺了一件意外之事，我無意的把羣衆給佐竹君看，指着我自己的只七張的小品，這是我見看了這書的佐竹君的眼眶中帶了異樣的光。

『什麼，這麼短的短篇！』他吐一般的說出了。

『這雜誌究竟是誰在辦的忙碌的人，不是都不會有文章嗎？草田花子嗎？他嗎？這是你了！哦，這不是和名叫山本的一男子，同聲賞贊賞贊作品，便獸一般結合起來了的女子嗎？那樣的女子也寫小說？』佐竹君把羣衆的寄稿者一個個都罵倒了。還結論出羣衆雜誌是下流雜誌；爲它寫的都是些閒手。我的僅僅七張的小品，也值得佐竹君這般激昂起來，真叫我吃驚不小。他想貶斥了這羣衆，從而蔑視我的作品。但事實是相反的，我的七張小品用活字印了出來，這在佐竹君決非愉快之事。我爲了山野的作品所感到的反感和焦燥，如今佐竹君也感到了。寫成了六百張的長篇，該得走上堂堂小說大道的佐竹君，由我的已印成的一篇僅七張的小品，也會受到壓迫，真不可解。

但我決不懷恨小視我的作品的佐竹君。因爲我自己對於明知自己的天分不及他的山野，尚且也還呪着他的出世。所以難怪對自己的作品頗有自信的佐竹君，在自己的作品未印行時，對於我的短短的作品，反能先印出來自然會感到不快。這是當然的。

但我又想了：創作若果如有些人所想的，是絕對的話，何以一個人又不能單以創作了爲滿足呢？像佐竹君那樣既寫出了六百張的長篇，照理他的創作慾就該滿足了；但以什麼爲了發表，又不得不這樣的苦悶。尤其是我們爲了創作，卻先爲了「發表」煩悶起來，所謂真正的藝術慾，其實還是被文壇的名聲慾所占住。像佐竹君那樣的長篇也寫了的人，尙會爲了見我的不過七張的小品被印出而煩悶，則我爲了山野的作品的出世而眼熱，或也是當然的事了。

×

×

×

×

五月十五日

今天接到了久違了的山野的信。我想一定又是來嘲笑揶揄我的信，便不欲拆閱。一直到了晚上，方把信拆開來看。這回倒是比較親切的一封信：

「想足下當也知道同人雜誌×××創刊以來，頗惹世人注目。如能繼續努力，至某程度時，我們大家便可從此出世。從而大家會發着光輝。對於足下獨居京都，同人等都深表同情。×××發刊時，本應請足下加入同人；但因足下不在東京，頗多不便，不得已未請加入。對於此事，我們十分抱憾。至於近來，弟因各處雜誌，都來索稿；桑田近亦爲外面雜誌寫稿，故×××便有餘裕的篇幅；而覺得介紹足下之作品的機會，也可常有了。足下如有佳作，幸毋客氣，源源賜下。太說不過去的稿子，那當然使我們也爲難。只要在水平線以上的，我們都願介紹。」

讀此信後，竟使我覺得以前對山野所懷的嫉忌和反感都是可恥的了。我正在咒罵山野的出世的時候，山野卻爲了我存着好意的打量，這使我永不能忘。對他們反目，倒還是和他們接近，把作品在×××上發表的好多了。讀了山野的信，以前在我面前是遮沒了的光線，這時便似溫和的包上了我的身子。我即刻寫了一封回信。太高興了，不將被他笑嗎？我竟那樣的寫了一封充滿昂奮，充滿感激的信。末後還附言，不久即將寄上稿子。在我的信中，分明交混着可卑視的哀求的調子。我感到自己的態度，好似被征服了的弱者去阿諛強者那樣的卑鄙的態度。以前呪咀着他的的轟轟烈烈的上台，現在也連連下了賞讚之詞。我不能覺到這是可卑視的，因而停止我的這般念頭。山野的給我以好意，在現在的我，可說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信寄出之後，即刻去訪問中田博士。這回是去拿回我的腳本夜之脅威的。此稿送至博士那裏去後，已經三月以上了。博士看來早已忘了我的腳本。有時我和他談話時，但腳本之事，他總含糊說過。這回要

寄給山野稿子，這夜之脅威當然是最先得輪到的。我仔細一想，我實在只不過着了想發表的迷，實質的創作竟是怠意着。想到了在悶寫千五百張的大作的佐竹君，我真有些慚愧。

中田博士和往日一樣，在家裏。我即把來意述了。

『啊，你的腳本還存在這裏哩。』他說着走了起來。到書架去找尋了一下。於是依然和我拿來時一樣的不曾翻過的我的腳本，給我找了出來。我見了這夜之脅威的題目，立即如逢舊友，倍覺親熱。在此三四日中，我焦慮上加上焦慮的急着之間，想不到我的作品卻在中田博士的書架的一角裏，過着悠悠的幽閒日月。

『已決定發表嗎？那是很好；印出後容我總括的批評罷。』他說了幾句敷衍話。我對於中田博士的極端不在心上的自在態度，還是起了尊敬。後前自己校讀了一遍，即刻掛號寄給了山野。

× × × × ×

五月二十五日

山野處的信來了。我不能再加何等感情。只有把此信直抄在這冊日記中罷。因為讀了此信後我的感情，實在是不能用什麼來表現了。

『足下之夜之脅威弟等均經拜讀，且都不約而同的，感到非常的失望。弟欲不客氣的說一說；世間的客套，暫時避免。弟等一對此作的主題失望。此題不是完全是襲來的嗎？當非足下自己想出來的罷。弟能確指此題的來處。但主題的借用也罷；即作品全體上的不值錢的感傷主義，這算什麼呢！足下自高等學校一年生時代至今，思想上竟無一步進步嗎？弟等在當時的此項思想，如今早已畢業了。弟實不能在足下的腳本中找出可過得去的地方。但恐這是弟個人的不公平的評價；因叫桑田、岡本、杉野等一讀。但他們對於足下此作之評語，啊，這裏且不給足下知道罷。因恐過分的傷痛足下之心。弟等咸抱憾不安。此

作只好不給在×××上發表矣。幸足下對弟此番苦言，從此憤慨振作起來，從此便有傑作寄我，幸甚，幸甚。」

圈套啊，我實在陷入了山野這東西的圈套了。這東西在自己的滿意的成功中，要提高此意識，便打量量中傷我，他定對桑田等這樣說過了：『如何！富井那東西定在京都寫什麼哩。定在寫些什麼的。還不過是老套的脚本哩。如何，我僞說給他在×××上披露，使他把作品寄來罷。大家便可拿他考試考試。』我又想像好人的杉野和岡本擔心着去勸阻他時，他一定更加樂意的要實行了。不像是出於他的上回的那親熱的信，定是他出於這樣的動機寫了的。對於山野的憎惡，永久沒有妥協餘地的憎惡，我感到了比以前加烈十倍之勢，來攻上我的心了。但又想到了自己的落進了山野的圈套，便得意的把夜之脅威寄了去的我的弱點，我感到了怨憤我自身之淚，已濕上了我的雙頰了。

○月○日

×××出了二年半了，×××已停刊了。但山野和桑田、岡本、杉野都已定了他們的作家的登記了。他們現在正以×××同人的資格，在文壇上闊步着哩。尤其是山野，他每出一作，必騷動文壇。現在他已占有了打也打不倒的地位了。

我和他們之間相距已遠到了極點。反而到了這地步，競爭心姊妹都不起了。我反能平心靜氣的，看着他們的成爲流行作家而盛極一時的事實。爲了產生一個天才，一百個凡才苦悶着，這是必要的。在山野和桑田盛極一時之蔭下，我一個人犧牲，更是理所當然。但永久以無名作家而終的，決非只我一人。千五百張的長篇，不知已否完成，因未去問過，不得而知，但這位佐竹君依然是慘暗的容色。他依然是每一新進作家出世，便下猛烈的貶斥。痛罵了同人雜誌的吉野君亦仍健在。但他的創作，還是從未能任相當



的文藝雜誌上發表。

在文壇上也一樣：在某時期，這「命運」也在起重要的作用。我一想到了這裏，便平心靜氣了。文壇上的事，此後不去想了罷。我的以為除了作家生活以外，便沒有更有意義的生活了，這是我的迷妄。

近來讀魏爾倫 (Paul Verlaine) 的傳記，知道這位頹廢的詩人，在晚年痛切的希望過平民人的平靜的生活的事實。我的心頗受打擊。我那麼天分低的人，平民人的生活，才是我的卻好的安住地。出學校後，我得去做鄉村教師之類，去走進平靜的生活罷。

流行作家新進作家！我的憧憬於此種空名中，現在想來是可恥的了。明治、大正間的文壇上，留下來的名作，光能有多少？我曾在讀法郎士 (A. France) 的作品時，見到他這樣的寫着。

「太陽的熱漸漸冷卻時，地球也就冷卻。終於人也便死完了。可是在地下的蚯蚓，或能意外的苟延其生命。於是莎士比亞的戲曲和米蓋洛安真樂的彫刻，或被蚯蚓所嗤笑哩。」啊，何等痛快的譏刺！就是天才的作品，也會有被蚯蚓所笑的時候。何況不過是山野君的作品，恐怕過了十年後，連蚯蚓也不會去笑了。

此篇爲菊池寬出世的處女作，其結構之精密，文章之流暢，詞意之深切尖刺，有使人感動之淒涼的幽默，已充分的表現出氏之才力並豐，此篇曾經譯過一次，登某雜誌；此處爲最近重譯，譯筆間詳加考慮，使不脫原文本色本味。

## 從墳墓中歸來

意大利馬奈著  
謝頌羔譯

少年安東尼熱愛美人琪妮佛拉，從一三九六年起與她私情纏綿了年餘，女父卻極力從中梗阻，他

要把她配給一個執袴子弟——法蘭西斯哥，因為他的門閥和財富都遠勝於安東尼。琪妮佛拉雖然看不中法蘭西斯哥，卻礙於父母之命，就勉強嫁了他；安東尼大失所望，但是此心不死，始終忍痛等待破鏡重圓的一日。他發誓不與第二個女子發生愛情，每逢有公共慶祝集會和教堂中舉行禮拜，他必定到場，一睹芳澤，聊慰苦思。

事有湊巧，一四〇〇年癘疫大作，意大利許多城市無一倖免，而尤以佛羅梭薩城中最為猖獗，美人琪妮佛拉也感染着了，而且竟做這疫癘中的一個犧牲者。實在的情形是如此：原來她在病中觸起舊情，不勝感傷，兼之病體不支，就暈厥過去，在場的人看見她氣閉住了，只當她已經死了，又因時疫這樣厲害，就立刻把她埋葬。當下幾個教士把她擡到了祠廟裏去，草草行過葬禮，就把她放下墓穴。她的丈夫，她的朋友，和一切知道她的賢慧的人都痛悼着她；但是安東尼聽得她暴亡的消息，他的悲痛尤逾於一般人。琪妮佛拉平日為上下三等人所敬愛，而且纔做了幾個月的新婦，所以她的噩耗一傳出來，人人為之墮淚；不知她在墓中躺了不多幾個鐘頭，卻已悠悠醒了轉來。她睜開眼睛來，看見月光朗朗，這時正是十月天氣，兼之在陰森森的墓穴裏面，所以她冷得索索發抖，掙扎着站了起來，一回就認出身在何處。她先謝了上天和衆位聖者的厚恩，第二步就把那不是活人着的衣服脫掉。她看見門縫中有一縷光透入，就跌跌衝衝的摸索到墓穴的入口來。她登上梯級，推開幾塊磚頭，爬了出來。

她心中又驚恐又失望，而且衣衫單薄，寒風砭骨，一路向她丈夫的家中走來。她的丈夫這時正孤凄淒淒的坐在那兒烘火，聽得門上剝啄的聲音，就跑出去開門，驟然看見這樣一個形像，又聽見她低幽的語聲，以為是鬼，連忙關上了門，戰慄着上牀去，口中發願：「一天多唸些經，多做些善舉，以慰幽魂。」

琪妮佛拉悲泣起來，她號着道：「你對我的恩情就是這個樣子麼？啊啊！啊啊！我怎樣呢？我真要在街上凍餓而死不成？」忽然她記起了她父親的家來，就跌跌衝衝的跑到那兒去；但是他不在家，她的母

親在樓上聽得幽微的語聲，夾着隱隱啜泣聲，心中害怕，說道：『你好好的去罷，有福的幽魂。』說了就關上窗子，恐怕鬼進來，可憐的女子拗着手走過去，到了她一個叔父的宅前，但是跑來跑去，都得着『你好好的去罷』一個回答，而飽嘗閉着門羹。

最後，她疲乏極了，就在一個人家的屋簷下倒下睡了，——可就是等死，——剛要闔上眼睛，忽然想起了最後的一線希望，原來，她想起了他從前的情人就在近頭。但是她的心中實在擔憂，心中說着『想起那些平日說疼愛我的，人都把我趕走，那末，他受了我和我家裏的人種種的奚落和惡待，不知要如何對待我呢？』當她敲安東尼家裏的門的時候，就懷着這種疑懼。

不知還是他膽子特別大呢，還是他愛她過於她一些至親總之，他當下看見了她，非但沒有害怕，反而大膽地走上前去，對她凝視了一回，然後用一種又驚又喜的聲音叫了出來，『你可真是琪妮佛拉，還是她的聖潔的靈魂！』說了，把她抱入懷中，明明是個有氣息的活人！

安東尼高喊着叫家人過去幫忙，他的母親和幾個僕人聞聲奔來觀看發生了甚麼事情，許多人一看見她，比跑來時更快的跑去了。安東尼卻喜極了，把他裹在一條毯子裏，抱她到一張睡榻上去，夾在他母親和另一個婦人中間，使她回轉原有的溫暖。他還怕她不能回轉來，施了種種的手術，投以種種良藥。當他看見她悠悠回轉來的時候，他那種不可言喻的快樂比他聽到她的噩耗時的悲痛是大，真是難說。他一刻不離她的床邊，親奉湯藥，連向來最親信的僕人這時他都不信任了。

後來，她能坐起來了，便去跪在她的恩人而又情人面前，聲泣俱下，表示她那說不盡的感激，又懇求他，恕她以前種種得罪他的地方。他又說，她受了他再生之恩，情願替他為牛為馬，從今以後，就做他的侍婢。可是他希望他尊重她的貞操與名譽，不然，她還是情願死，又說，她現在知道了真正愛她的人只有他一個，別的人以前滿口說愛她，都是假的，只要看她的丈夫父母和一些親戚都拒絕她，只有他毅然

收容她，並且愛護備至，情意惓惓。

安東尼聽着她絮絮的說下去，聽得着迷了，等她說完，然後自己跪倒在她的面前，懇求她說，如果他萬一有唐突美人之處，萬望願宥。她要用話回答，可是喉間梗塞了，只管把他的手盡力的接着，心頭和嘴唇都顫動不已，眼中又湧了一股淚出來。安東尼安慰着他，叫她不必謝他，他看見她身體回復了轉來，已經不勝快樂了。

他還怕她意志不定，便道：『你可要立刻回到你丈夫那裏去，你說你已經死而復生了。不要遲疑，別顧到我。』他慷慨激昂的喊着：『我死都不打緊。』

『啊！決不！決不！那可憐的女子極叫着：『我們雖做過夫婦，但是我不要再看見他，不願再和他同處了。讓我遁入空門，重新活埋一世。再則，一死』已經把我們的關係解除了，他當我死了，他埋了我，而且剛纔還驅逐了我。別再提起他』她說下去：『如果必要，我可以向法堂訴請，到世界各處的法堂上去訴請，更進一步說，他們那些人不是都當我死了麼！我從墳墓裏復活了到他們那裏去，他們不是都拒絕我麼？』

安東尼看見他這樣的決心，心中大喜，重新又跪在她的面前，感極流淚；不過這是喜淚。不久，就破涕為笑，擁抱她熱吻起來。真也是天意成全他們倆心中的私願，原來美人的丈夫亞高來底（按此爲其姓）生心貪婪，自從埋了她之後，就把她的首飾衣服一概變賣，安東尼一路留心着她的家人和親戚的行動，所以那些東西就給他買了去。不久，亞高來底遇着一個有錢的婦人，與她定了情，當下，安東尼和美人琪妮佛拉就不再遲疑，完了他們的心願，共嘗甘苦起來。

當下他們簽定了新婚約，連她的至親一概都不知道，他們正在連日的做彌撒，原來他們看見了她『鬼出現』以爲她在冥中亟需人家替她做彌撒哩。一個禮拜日早晨，她一早就出發到教堂裏去和安

東尼結婚她的未來阿婆同着一個僕人，和後面跟着的就是安東尼婚禮中的一行人，好像是去做彌撒的。他們到了教堂門前，看見另一行人也預備到教堂裏去，那是她的前夫亞高來底，她的母親和別的親友原來他們也是爲着同樣的目的而來的。

那一些人看見琪妮佛拉，驚而卻步，安東尼卻胸有成竹，上去招呼了她的母親。因爲是在白晝，而且琪妮佛拉又是盛裝着，他們就有八九分相信她確是生人了。她跑過去招呼他們，簡括地說了一番話道：那時醫生說她不救了，教士就替她行了臨終膏禮，家人親友爲她發了喪，從此她與他們永訣了，不再是他們之中的人了；他們顯然也否認了她是他們之中的人，只須看她復活以後到他們門上去，他們非但毫不理睬她，反把她趕掉；倒是她最不希望會救她的人，竟大有「良善的撒馬利亞人」（註一）之風，收留了她，到他的家中去，使她得慶再生，所以無論講天道，講法律，她都應該歸他了，因爲如果沒有他救她，她是必死無疑了；她秉着良心反覆的思想着，決定從他說罷，她和安東尼等與她母親和親友們告別了，因爲不欲在同一教堂裏同時舉行婚禮。

他們請過婚宴回家之後，忽然主教差着使者來通知他們到那邊去，一方面主教也去傳了她的前夫來，當他面前朗誦着教會判文道：「琪妮佛拉永爲安東尼之妻，她的丈夫應把她的嫁妝全數歸還她，因爲那貴婦明明是死過了，而且業經理葬，她的復活是全賴神力，教堂也與有光榮。」

（註一）良善的撒馬利亞人，意即肯爲路人出力者。新（新約路加十章三十至三十五節）